

隋唐兩京坊里譜

楊鴻年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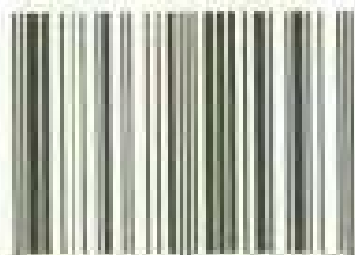
隋唐兩系坊里譜

楊 鴻 年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K·282 定價：29.20 元

ISBN 7-5325-2539-2



9 787532 525393 >



隋唐兩京坊里譜

楊鴻年 著



隋唐兩京坊里譜

楊鴻年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56 1/32 印張 17 插頁 5 字數 424,000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ISBN 7-5325-2539-2

K·282 定價: 29.20 元

23

13/12/14

序

前人記述隋唐兩京坊里者，韋述有《記》，宋敏求有《志》，程大昌有《錄》，徐松有《考》，呂大防、李好文並有《圖》。徐《考》成書較晚，又得見前賢諸書，質量均超過前人，長期被學界認為是這方面集大成的權威著作。學也無涯，徐《考》問世不久，程鴻詔即有《校補記》之作，海外學者亦頗有著述，當代學人高敏、張忱石等，又分別作了不少補遺工作，成績斐然。我多年來注意這方面的問題，常憾有關隋唐兩京坊里的古籍，編排不很科學，以致檢索困難，遂不自量力，編製此譜。限於學力，誤漏必多。衷心希望後來者再補我之不足。

本書編印期間，在體例擬定和材料搜集方面，承上海古籍出版社江建忠同志予以幫助，又湖北省圖書館、武漢大學圖書館在我借讀珍藏古籍時，都盡量給予方便，謹此致以謝忱。此外，親友夏群燕、彭惟珍、楊秀平、黃祥柱等，都出力不少，書此以作紀念。使我最不能忘懷者，在搜集此書資料時，我既病且困，耄耋老母陸太夫人為我煎藥煮飯。今日書成而母逝，更添我春暉之思。

楊鴻年

一九八七年八月書于珞珈山麓之困廬，
時年虛齡七十有六。

例 言

一、爲求全面，凡遇史料載有某一坊名者，即爲列出。

二、坊名排列，以繁體字首字筆畫少多爲序，筆畫相同者，以起筆、一丨ノㄣ爲序；首字相同者，以第二字爲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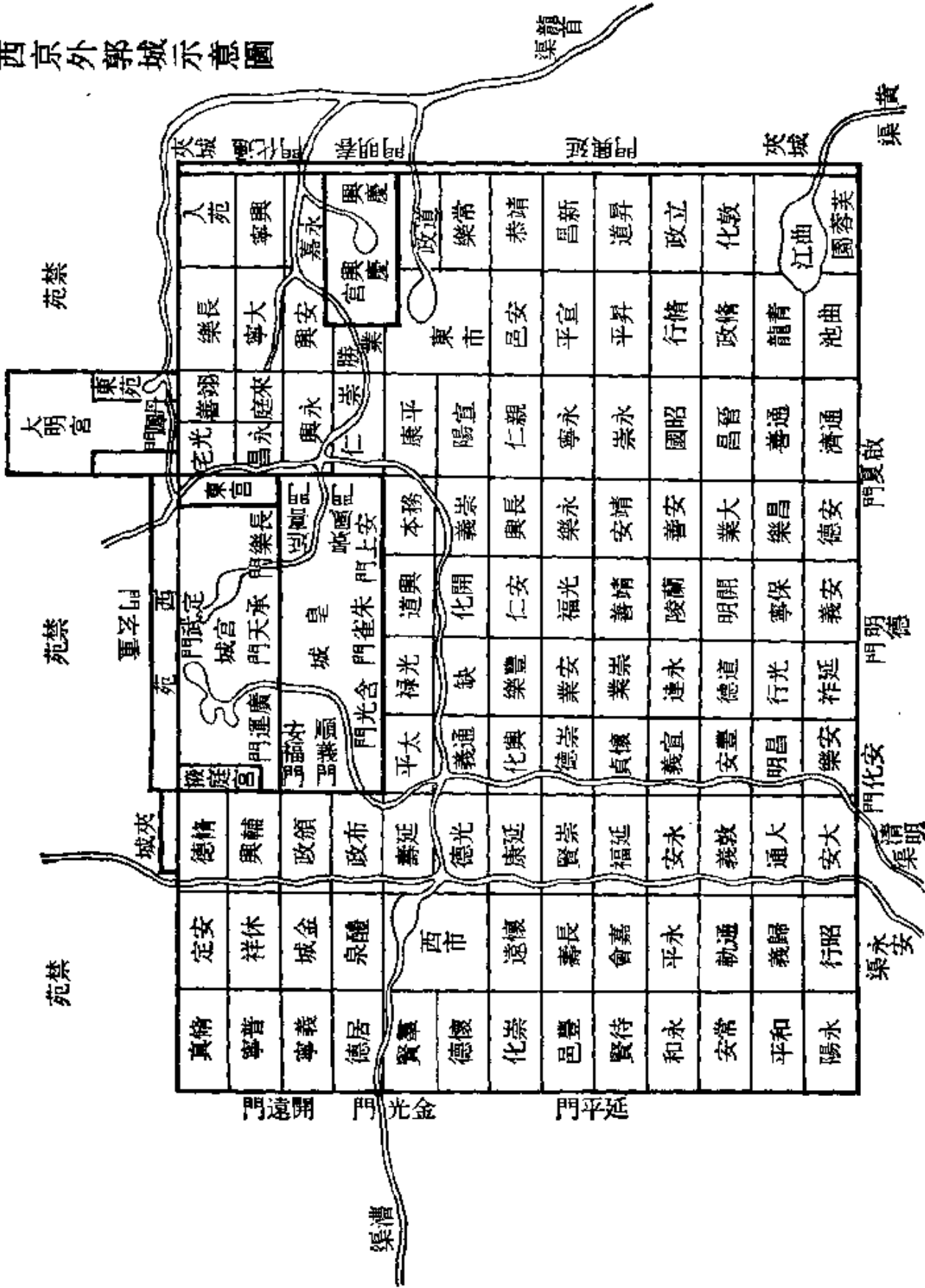
三、書中所謂“五圖”，在記述朱雀門街以東諸坊時，指《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徐松《長安城圖》、足立《長安城圖》、福山《長安城圖》及《咸寧縣志·長安坊里圖》；在記述朱雀門街以西諸坊時，則以《長安縣志·長安坊里圖》代《咸寧縣志·圖》。

四、《長安與洛陽》以羅馬數字 I、II、III 排比敘事，I、II、III 之下，又分以阿拉伯數字 1、2、3。爲避免中、外混雜，全用漢字，本書寫“ I ”作“一章”，寫“ 1 ”作“一節”，以下類推。類似問題，亦本此原則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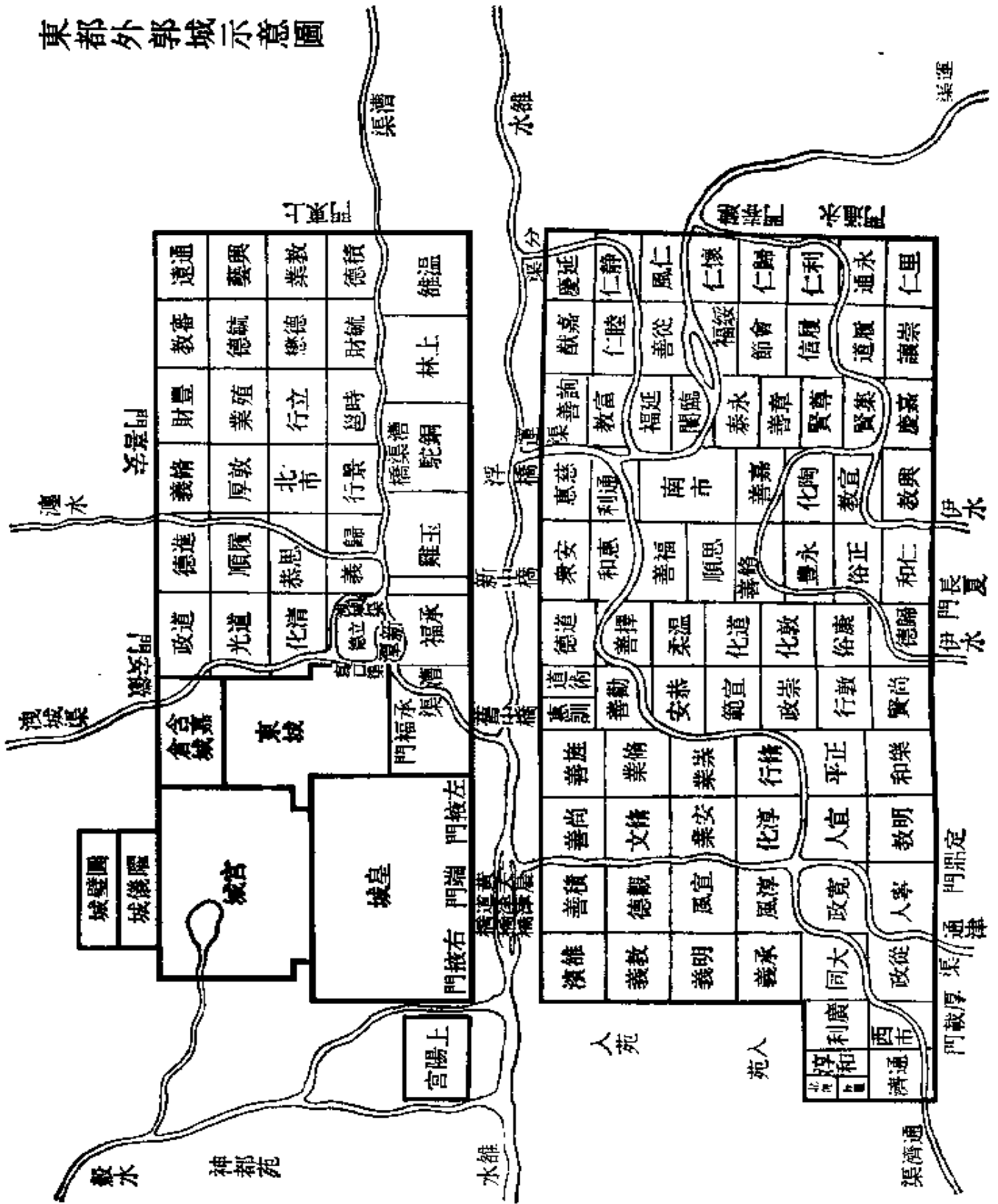
五、隋唐兩京圖，諸家畫法大同中有小異，茲將《城坊考》內所載兩圖，列于卷首，供觀覽焉。

六、書中長安諸坊方位以朱雀門街爲基準，表述方法與《長安志》、《城坊考》略異。即《志》、《考》作“西”、“東”，本書則作“之西”、“之東”，所以街的序數相差一個數字。如“大安坊”，《志》、《考》標爲“朱雀門街西第三街”，本書則標作“朱雀門街之西第二街”。

西京外郭城示意图



東都外郭城示意圖



坊里目錄

二 畫		仁和.....	14
人和.....	1	仁風.....	16
三 畫		仁豐.....	18
三真.....	1	丹鳳.....	18
大平.....	1	五 畫	
大安.....	1	立行.....	18
大同.....	3	立政.....	20
大通.....	4	立德.....	21
大業.....	4	永平.....	24
大寧.....	5	永安.....	26
上好.....	9	永昌.....	27
上林.....	10	永和.....	28
四 畫		永命.....	29
元吉.....	10	永泰.....	29
太平.....	10	永康.....	31
太和.....	14	永崇.....	31
太寧.....	14	永通.....	36
		永陽.....	37
		永義.....	38

永達	38
永隆	39
永寧	39
永福	46
永嘉	46
永樂	49
永穆	54
永興	54
永豐	59
平康	61
平樂	67
玉樓	67
玉鷄	67
正平	68
正俗	69
布政	70
北市	75
北里	75
白象	76
民和	76
弘化	76
弘光	76
弘教	76
弘敬	77
弘業	77
弘德	77

六 畫

守政	78
安仁	78
安民	81
安邑	81
安定	87
安宜	89
安國	89
安善	89
安衆	90
安義	92
安業	92
安德	96
安樂	96
安興	97
安豐	102
西布櫃坊	103
光仁	103
光宅	103
光行	106
光福	106
光祿	108
光德	110
光顯	115
曲江	115
曲池	116
同德	117

朱崇	117	宜民	138
朱崖	118	京兆	138
朱陽	118	青龍	138
休祥	119	芙蓉園	139
行修	121	林祥	140
七 畫		來庭	140
冶成	122	來遲	143
孝水	122	招國	143
孝義	122	尚善	143
杜翟	123	尚賢	145
吳兒	123	長安	146
里仁	123	長和	146
利仁	123	長壽	146
利俗	124	長樂	148
延平	124	長興	150
延政	125	昌化	155
延祚	125	昌平	155
延康	125	昌明	156
延福	130	昌樂	156
延壽	133	昇平	157
延慶	136	昇道	161
八 畫		明教	164
治成	137	明義	164
宗賢	137	固本	165
宜人	137	和平	165
宜仁	138	和善	166
		和會	166
		依仁	166

侍賢	166	昭行	194
金谷	167	昭國	195
金城	167	思恭	198
居德	171	思順	201
承明	173	胄貴	204
承義	173	信義	204
承寧	173	保寧	205
承福	173	待賢	205
		建春	206

九 畫

宣仁	174
宣平	174
宣風	179
宣教	180
宣陽	182
宣義	188
宣範	190
客戶	190
洪陂	191
洛陽	192
洛濱	192
政平	192
政俗	192
南里	193
南市西坊	193
貞安	193
昭化	194
昭列	194

十 畫

病坊	207
班政	207
晉昌	207
晉陽	207
恭安	208
恭儉	209
振德	209
時泰	209
時邕	210
修文	213
修仁	213
修行	214
修政	218
修真	219
修善	219
修義	221
修業	223

修榮	224	崇德	267
修德	224	崇慶	269
徒坊	227	崇賢	269
十一畫		崇讓	273
淳化	227	從政	275
淳和	227	從善	275
淳風	228	通化	278
清化	228	通利	279
章善	232	通洛	281
翊善	234	通政	281
康俗	237	通軌	281
康裕	239	通善	282
旌善	239	通義	282
啓業	241	通達	284
教化	241	通遠	284
教義	241	通濟	286
教業	241	務本	288
基化	243	張方	291
常安	243	陶化	291
常和	244	十二畫	
常樂	244	溫洛	293
崇仁	250	溫柔	294
崇化	257	富教	296
崇政	259	富義	296
崇教	261	敦化	296
崇義	261	敦行	300
崇業	264	敦厚	301

敦教	304	靖恭	343
敦義	304	靖善	348
敦業	305	新昌	349
善和	305	新書	356
普寧	305	新寧	356
尊賢	307	詢善	357
植業	310	義城	357
惠和	311	義寧	357
惠訓	312	遊藝	360
惠節	313	道化	360
殖業	313	道光	362
景行	317	道政	363
進昌	319	道訓	368
進業	326	道術	368
進德	326	道義	369
集賢	327	道德	369
御里	328	萬歲	372
循政	329	熙光	372
循善	329	睦人	372
勝業	329	睦仁	372
開化	335	睦民	373
開明	338	會節	373
隆化	338	頒政	375
隆政	339	群賢	378
隆慶	339	綏福	379
十三畫		十四畫	
靖安	339	寧人	380

寧仁	381	廣化	404
寧民	381	廣利	404
寧遠	381	廣恩	404
寬政	382	廣德	404
彰善	382	敷化	405
福善	383	樂成	405
瑤林	386	樂和	406
嘉祥	386	德懋	407
嘉善	387	履信	409
嘉猷	389	履順	411
嘉會	390	履道	412
嘉慶	391	隣德	415
慈惠	392		
輔國	393	十六畫	
輔興	393	龍首	415
嘗樂	396	龍慶	416
鳴珂	396	親仁	416
銅駝	396	遵化	422
毓才	397	遵教	422
毓材	397	靜仁	423
毓財	397	靜安	423
毓德	400	靜恭	423
與藝	402	擇善	423
十五畫		積善	424
審政	402	積德	426
審教	402	興仁	427
談寧	404	興化	428
		興安	430

興教	430	懷遠	453
興道	431	懷德	455
興敬	433	懷賢	457
興寧	433		
興慶	436		二十畫
興藝	437	勸善	457
	十七畫	醴泉	458
臨德	438	籍坊	461
臨關	439	騰業	461
徽安	439		二十一畫
	十八畫	蘭陵	462
禮泉	440		二十三畫
歸仁	440	驛坊	464
歸義	441	顯行	464
歸德	442	顯國	464
豐安	445	顯義	465
豐邑	445		二十五畫
豐財	446	觀善	465
豐樂	448	觀德	465
	十九畫		
懷仁	449		附 錄
懷直	450	□陽	467
懷貞	450	□修	467
懷真	452	利□	467
懷義	452		

□光	468	□仁	470
□善	468	道□	471
□善	468	□德	471
□善	468	□□	471
□善	469	三□	472
□善	469		
□化	469	隋唐兩京各種建築所在坊	
□化	470	里索引	473
□賢	470		

二 畫

人和坊

詳仁和坊。

三 畫

三真坊

《全唐文》卷二二七張說《元城府左果毅贈郎將葛公碑》：“(夫人)薨於京兆之三真里。”據其他史料，唐代京城之內，並無三真里。

太平坊

見太平坊。

大安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十三坊，《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惟《長安志》卷十列為自北向南之第十二坊，誤。詳見頌政坊。

《長安志》在坊名下注云：“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城坊考》

照錄《志》注，未動一字。

【坊內建築】

大安亭

《長安志》：“大安亭。”

《城坊考》注云：“《通鑑》：吐蕃劫盟，李晟大安園多竹，有為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為變，晟遂伐其竹。按晟蓋有園在此坊。呂溫有《春日遊郭駙馬大安亭子詩》，按汾陽王園在大通坊，兩坊相連，故園地得至大安。詩有‘借賞彩船輕’之句，蓋引永安渠水為池。”

越王臺

《長安志》：“越王臺。”

《城坊考》刪此臺不載。

永安渠

《長安志》：“西街永安渠。”《注》：“隋開皇三年，引交水西北流入城，自此流經大通、信義、永安、延福、崇賢、延康六坊之西，又北流入芳林園，又北流入苑，注之於渭。”

《城坊考》刪此渠不載。

按：上引《長安志》注在列舉永安渠所經諸坊時，在大通、永安二坊之間，列有信義坊。惟其他諸家連《長安志》在內，均言大通、永安之間乃敦義坊，與注不同。若從衆，則《長安志》注中所云信義坊，乃敦義坊之誤。

清明渠

《長安志》：“東街清明渠。”《注》：“開皇初，引沱水西北流，又屈而東北流，入城，當此坊南街，又屈而東流，之安樂坊之西南隅，屈而北流，經安樂、昌明、豐安、安義、懷真、崇德、興化、通義、太平九坊之西，又北流經布政坊之東右金吾衛之東南，屈而東南流入皇城，經大社北，又東至含光門後，又屈而北流，經尚食局東，又流經將作監、內侍省東，又北流入官城。”

《城坊考》刪此渠不載。

按：《長安志》在此言引沱水作清明渠，但在卷首城市制度渠水條却將“沱”作“坑”，在卷一二所引《太平寰宇記》中又將“沱”作“沈”；《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作“沱”，六章二節又作“坑”；前後所記不一。又《長安志》注在列舉清明渠所經諸坊時，在豐安、懷真（貞）二坊之間，列有安義坊。惟其他諸家包括《長安志》在內，皆云豐安、懷貞之間為宣義坊，而無宣義亦名安義之說。“宣”“安”形近，《長安志》此處《注》中之安義，或是宣義之誤。

韋臯家廟

《長安志》：“南康郡王韋臯家廟。”

《城坊考》注：“權德輿《南康郡王韋公先廟碑》，作新廟於京師大安里。”

按：權德輿文見《全唐文》卷四九七。

大同坊

徐松《洛陽城圖》在洛水之南定鼎門街之西第一街街西自南向北第二坊處標有大同二字，可見大同乃洛陽之一坊。《城坊考》卷五列有此坊，並在坊名下《注》中云：“本曰植業坊，隋大業六年，徙大同市于此，凡周四里，市開四門，邸一百四十一區，資貨六十六行，因亂廢。唐顯慶中，因舊市以名坊。”李劍農先生《經濟史稿》隋唐部分二三三頁，曾述及此坊。

【坊內建築】

洛內府

《城坊考》：“洛內府。”《注》：“見《地理志》。”

旅館

《全唐文》卷二一六陳子昂《率府錄事孫君墓誌銘》云：“卒于洛陽植業里之客舍。”按《城坊考》常稱客舍為旅館，據此，大同坊當有

旅館。

按：此當指洛陽大同坊。又，長安常樂坊又名大同坊，故長安亦有大同坊，其詳可見常樂坊。

大通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十二坊，《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惟《長安志》卷十列為自北向南之第十一坊，誤。詳見頌政坊。

【坊內建築】

竇連山宅

《長安志》：“東南隅左羽林將軍竇連山宅。”

郭子儀園、岐陽公主別館、杜悰別館

《長安志》：“尚父汾陽郡王郭子儀園。”《注》：“後為岐陽公主別館。”

《全唐文》卷七六五杜牧《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郭后所生，穆宗胞妹）冊封岐陽公主，下嫁于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悰。由西朝堂出節、幡、鼓、鐸，饌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主外族（郭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王大通里亭沼為主別館。”《新書·岐陽公主傳》、《玉海》卷七二《唐光順門冊禮》均有類似記載，可見公主得館于大通坊，且館內有亭有沼。

查據《長安志》卷十、《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及徐松《長安城圖》等所記，永安渠由南向北，流經該坊西部。

大業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一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七坊，《長安志》卷七、《城坊考》卷二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如此。

《長安志》在坊名之下《注》中云：“本名宏業，神龍中，避孝敬皇帝諱改。”《城坊考》照錄。《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宏”作“弘”，《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亦作“弘”。

【坊內建築】

太平女冠觀、宋王元禮宅、楊慎交山池、徐王元禮山池。

《長安志》：“東南隅太平女冠觀。”《注》：“本宋王元禮宅，儀鳳二年吐蕃入寇，求太平公主和親，不許，乃立此觀，公主出家為女冠。初以頌政坊宅為太平觀，尋徙於此，公主居之，其頌政坊觀改為太清觀。公主後降薛紹，不復入觀。西有駙馬都尉楊慎交山池，本徐王元禮之池。”（按《注》上云宋王，下云徐王，據兩《唐書》，元禮未曾封宋，因此以徐為是。）《唐會要》卷五〇亦有太平觀記載。

新昌觀

《長安志》：“新昌觀。”

昭成觀

《唐會要》卷五〇：“昭成觀（原在）頌政坊，本楊士建宅。尋移於大業坊。”

大寧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二坊，《長安志》卷八、《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如此，呂大防《長安城圖》亦同。

按：“大寧”亦有作“太寧”者，如《舊唐書·禮儀志》、《唐會要》卷四八、《太平廣記》卷三九八、《冊府元龜》卷一三三、《玉海》卷一五七、《長安志》卷八、《咸寧縣志·長安坊里圖》等是。

【坊內建築】

寧王憲宅、岐王範宅

《長安志》：“南門之東寧王憲宅，宅以東岐王範宅。”《注》：“沅

按，《唐書·憲傳》，憲于勝業東南角賜宅，範于安興坊東南賜宅。”

陸象先宅

《長安志》：“西門之北戶部尚書陸象先宅。”《注》：“沅按，《唐書》傳，象先歷工、刑二部尚書，無戶部。”

宋璟宅

《長安志》：“（陸象先宅）次北開府儀同三司宋璟宅。”《注》：“《譚賓錄》曰，璟宅中造屋，悉東西正陽。”

王同暉宅

《長安志》：“亳州刺史致仕王同暉宅。”《注》：“同故從父兄。”

李巖宅

《長安志》：“尚書兵部侍郎李巖宅。”《注》：“天寶中人。”

查《城坊考》對於諸坊坊內建築，大抵據《長安志》所記損益。因《長安志》上述大寧坊坊內建築所記均誤，故《城坊考》所載亦全異。

興唐寺

《城坊考》：“東南隅興唐寺。”《注》：“神龍元年，太平公主為武太后立為罔極寺，窮極華麗，為京都之名寺。開元二十年，改為興唐寺，明皇御容在焉。《西陽雜俎》，長安興唐寺，有牡丹一棵，元和中著花二千一百朵。《名畫記》，興唐寺有吳道元、楊廷光、周昉、尉遲乙僧、董諤、尹琳、楊坦、楊喬、李生畫，又有韓幹畫一行大師真，徐浩書《讚》。”《城坊考校補記》在考注增曰：“寺有御注《金剛經》院，見《唐畫斷》。”

太清宮

《城坊考》：“西南隅太清宮。”《注》：“《禮閣新儀》，開元二十九年，始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依道法醮。天寶元年正月，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見於丹鳳門之通衢，以天下太平聖壽無疆之言，傳於玄宗，仍告賜靈符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桃林縣函谷關令尹臺西得之。於是置廟於大寧坊中，東都於積

善坊。九月，改廟為太上玄元皇帝宮。二年正月，加號大聖祖。三月，勅西京改為太清宮，東都為太微宮，諸州為紫極宮。十二載二月，加號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每歲四時及腊終行廟獻之禮。初建廟，取太白山白石為真象，袞冕之服，當宸南向，玄宗、肅宗、德宗侍立於左右，皆朱衣朝服。官垣之內，連接松竹，以象仙居。殿十二間，四柱，前後各兩階，東西各側階一。其宮正門曰瓊華，東門曰九靈，西門曰三清。御齋院在宮之東，公卿齋院在宮之西，道士雜居其間。天寶五載，詔刻石為李林甫、陳希烈像，列侍於聖容之側。林甫犯事，又刻楊國忠形而磨塵林甫之石。及希烈、國忠敗，又盡毀之。八載，立文宣王像，與四真人列左右。殿內有吳道子畫玄元真，見《名畫記》。常袞《賀連理木表》：太清宮道士陳岳等狀，稱聖祖殿院東廊九靈門北，有柰樹連理，異枝道合。按其地，本臨淄舊邸。”

陸敦信宅

《城坊考》：“西門之南左侍御兼右相陸敦信宅。”

孫伏伽宅

《城坊考》：“（陸敦信宅）次南大理卿孫伏伽宅。”

許圜師宅

《城坊考》：“南門之東戶部尚書許圜師宅。”

陸餘慶宅

《城坊考》：“北門之南太子詹事陸餘慶宅。”

按：“北門之南”不辭。校之呂大防《圖》，“南”應作“東”。

元載別宅

《城坊考》：“前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別宅。”《注》：“《舊唐書》本紀，焚元載私廟主於大寧里。又本傳，載得罪，以載大寧里、安仁里二宅，充修百司廡。”

乙速孤行儼宅

《城坊考》：“右武衛將軍上柱國乙速孤行儼宅。”《注》：“劉憲

《乙速孤行儼碑》，薨於大寧里第。”

按：劉憲文見《全唐文》卷二三四及《金石萃編》卷七五。

王庭瓌宅

《城坊考》：“行內侍省內侍員外置同正員王庭瓌宅。”《注》：“《扶風郡夫人馮氏墓誌》，終於京大寧里之私第，按夫人即庭瓌之妻。”

按：《唐文拾遺》卷二三及《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六六均載有《馮氏墓誌》。

渾瑊宅

《城坊考》：“河中節度使兼中書令渾瑊宅。”《注》：“異元元年賜，兼賜女樂五人，錦綵銀器等，宰臣節將會送，有司備饌，次於李晟焉。《西陽雜俎》，上都渾瑊宅，戟門外一小槐樹，樹有穴大如錢，每夏月霽後，有蚓大如巨臂，長三尺餘，白頸紅斑，領蚓數百條，如索緣樹枝幹，及曉悉入穴。白居易有《看渾家牡丹花詩》，疑渾令之宅也。路巖《義昌軍節度使渾侖神道碑》，薨於大寧里私第，按侖即瑊之孫。”

按：路巖文見《全唐文》卷七九二。

義章公主宅、張茂宗宅

《城坊考》：“義章公主宅。”《注》：“德宗第三女，降張茂宗，賜第。”

李元素宅

《城坊考》：“鳳閣侍郎李元素宅。”《注》：“李嶠《為李元素進冬榷表》，京兆萬年縣大寧坊宅內，有桑樹一株，暮秋生子，初冬榷熟。”

張幹居

《城坊考》：“力者張幹居。”《注》：“《西陽雜俎》，大寧坊力者張幹，割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

按：張幹事亦見《太平廣記》卷二六三所引《西陽雜俎》文。

王立傭居、旅館

《太平廣記》卷一九六賈人妻(出《集異記》)云：“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王立曾傭居大寧里，《城坊考》常將此類住處記為旅館。

任自達宅

《冊府元龜》卷一八〇：“(寶曆元年)閏七月壬申，賜教坊樂官任自達大寧坊宅一區。”

姚崇寓、罔極寺、興唐寺

《通鑑》卷二一一玄宗開元四年：“姚崇無第，寓居罔極寺。”《注》：“《唐會要》，神龍七年，太平公主為天后立罔極寺於大寧坊，開元二十年改為興唐寺。”

王公素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八《王公素墓誌銘》：“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廿九日終於大寧里私第，享年七十有一。”

查呂大防《長安城圖》缺殘甚多，但大寧坊存。該圖在坊內畫有十字街，將坊分為四部。西北部為太清宮；東北部偏西為陸餘慶宅；東南部偏東為罔極寺，偏西為許圜師宅；西南部偏東為孫伏伽宅，偏西為陸敦信宅。又據《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所記，貞元三年五月曾引龍首渠水自北門入至太清宮，可知龍首渠流經大寧坊。又，《長安志》關於大寧坊記載錯亂，《長安與洛陽》五章三節和六章三節肯定《咸寧縣志·長安坊里圖》及呂大防《長安城圖》，曾指出《長安志》之誤。

上好坊

《全唐文》六八〇白居易《大唐故賢妃京兆韋氏墓誌銘序》：“(元和四年)詔葬萬年縣上好里洪平原。”據其他史料，萬年城區並無上好里，此上好里當是萬年郊區一里，故可作墓葬之地。

上林坊

乃洛陽洛水之北漕渠之南自西向東之第四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城坊考》不載，他處亦未見。

四 畫

元吉坊

在洛陽，詳道政坊。

太平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一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城坊考校補記》“太”作“大”。

【坊內建築】

趙士茂宅

《長安志》：“坊內有隋尚書左僕射趙士茂宅。”

溫國寺、實際寺、寶際寺、長孫覽妻鄭氏宅、崇聖寺

《長安志》：“西南隅溫國寺。”《注》：“本實際寺，隋太保薛國公長孫覽妻鄭氏捨宅所立。景龍元年（公元七〇七年），殤帝為溫王，改溫國寺，大中六年（公元八五二年）改崇聖寺。”

《城坊考》除改“實際寺”為“寶際寺”外，又云：“寺內淨土院，

為京城之最妙院，有尹琳、吳道玄畫。”

定水寺、楊紀宅

《長安志》：“西門之北定水寺。”《注》：“隋荆州總管上明公楊紀以宅立寺。”

《城坊考》除在“隋”下加“開皇十年”四字。“楊紀”下加“為慧能禪師”五字外。并補注：“《名畫記》，定水寺有王羲之之題額，又有張僧繇、解傳、孫尚之畫。”

《城坊考校補記》又增云：“《摭言》，賈島遇武宗皇帝於定水精舍，侮慢，謫長江尉。”

舒王元名宅、京兆府學、唐思貞宅

《長安志》：“東南隅舒王元名宅。”《注》：“後為京兆府學，又為戶部尚書唐思貞宅。”

節愍太子妃楊氏宅

《長安志》：“節愍太子妃楊氏宅。”

《城坊考》注云：“張說作《墓誌》云，開元十七年，中宗節愍太子妃楊氏，薨於京師太平里第之內寢。”

按：張說文見《全唐文》卷二三二。

王銍宅

《長安志》：“御史大夫王銍宅。”《注》：“天寶中，銍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銍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白雨亭子，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鈿井，不知其價。”

武成王廟

《長安志》：“武成王廟。”

《城坊考》加注云：“《續定命錄》：馮蕪、韓臬同任太常寺奉禮，時元佐任協律郎，三人同約上丁日釋奠武成王廟行事，蕪住常樂，臬住親仁，元佐住安邑。蕪鼓動拉二官同之太平（鴻按，此處應添一“至”或“經”等字樣），興道西南角。按常樂坊最在東，安邑坊次之，親仁坊又次之。蕪蓋先約元佐，次約臬，同西行，歷興道坊，至

太平坊也。”

王源中宅

《長安志》：“戶部尚書王源忠宅。”

《城坊考》注云：“《摭言》：王源中，文宗時為翰林承旨。暇日，與諸昆季蹴鞠於太平里第。毬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命賜酒二盤。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許，宣令并碗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容。”

羅立言宅

《長安志》：“京兆尹羅立言宅。”

《城坊考》在“尹”上有“少”字。

裴垣宅

《長安志》：“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裴垣宅。”

《城坊考》除改“垣”作“坦”外，又注：“按釋子蘭有《太平坊尋兵部裴郎中故宅詩》，坦曾為職方郎中。”

樂官院

《城坊考》：“樂官院。”《注》：“見安興坊下。”

袁夫人宅

《城坊考》：“袁夫人宅。”《注》：“按《墓誌》，夫人袁氏，洛州永昌縣人，卒於乾封縣太平里第。”

按：《唐文拾遺》卷六五及《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五均載有《夫人墓誌》。

鄭雲遠宅

《城坊考》：“給事中鄭雲遠宅。”

王彥伯宅

《城坊考》：“（鄭雲遠）宅東國醫王彥伯宅。”《注》：“《乾牒子》：貞元中，蕭儵新及第。時國醫王彥伯住太平里，與給事中鄭雲遠比舍住。儵忽患寒熱，早詣彥伯求診候，誤入雲遠第。會門人他適，

雲逵立於中。俛前趨曰：‘某前及第，有期集之役，忽患。’具說其狀。逵命僕人延坐，為診其臂曰：‘據脈候，是心家熱風。雲逵姓鄭，若覓國醫王彥伯，東鄰是也。’俛赧然而去。”

《城坊考校外記》在《考》文“雲逵立於中”下，校云：“中下脫‘庭’字，依本書增。”

薛良佐宅

《城坊考》：“騎都尉薛良佐宅。”《注》：“《騎都尉薛良佐塔銘》：龍集協洽，君奄然卒於西京太平里之第。”

陸氏夫人宅

《城坊考》：“陸氏夫人宅。”《注》：“柳宗元《叔妣陸氏夫人誌文》：終於長安太平里第。”

按：柳宗元文見《全唐文》卷五九〇。

王定保宅

《城坊考》：“邕管巡官王定保宅。”《注》：“定保《摭言》自序云：雖舊第太平里，而跡未嘗達京師。”

王崇宅、竇賢宅

《城坊考校補記》：“王崇、竇賢宅。”《注》：“《摭言》：太平王崇、竇賢二家，以科目為資，足以昇沈後進。故科目舉人相謂曰：‘未見王、竇，徒勞慢走。’”

法壽寺

《太平廣記》卷二一五《滿師》：“西京太平坊法壽寺有滿師，善九宮，大理正王璿尚問之。師云：‘公某月當改官，似是中書門下，甚近玉階。’璿自問黃門侍郎未可得也，給、舍又已過矣。後果改為金吾將軍，常侍玉階。”據此，太平坊應另有法壽寺，寺中有滿師。福山《長安城圖》於寺觀極為注意，但未畫出此寺。蓋福山所畫，要為開元三至十年中事故也。

趙芬宅

《金石萃編》卷三八《隋蒲州刺史淮安公趙芬墓誌銘并序》：“薨



猶子，與中書令郝處俊鄉黨親旅。兩家子弟，類多醜陋，而盛飾車馬，以遊里巷。京洛為之語曰：‘衣裳好，儀觀惡，不姓許，即姓郝。’”

按：許欽明宅在仁和坊，《太平御覽》卷一八〇《宅》亦有記載。此外《太平廣記》卷四四二《許欽明客》引《西京雜記》文：“唐東都仁和坊，有許欽明宅。嘗有人於許氏廳事，冬夜燃火讀書，假寐。聞蟲鼠行聲，密視。見一老母，通體白毛，上牀就爐炙肚搔癢，形容短小，不類於人。客懼，猝然發聲大叫。妖物便撲落地，絕走而去。客以宅舍墻高，無從出入。乃一呼奴持火，院內尋索。於竹林中，見一大石。發石，得一白蝟，便殺之。”

裴寬宅

《城坊考》：“禮部尚書裴寬宅。”《注》：“子孫最衆盛。柳玘《戒子孫文》云：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天后時宰相魏元同選尚書之先為婿，未成昏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為衣食資，願下髮為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豐，必有令匹，子孫將徧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齋裝以迎矣。”

按：柳玘文亦見《全唐文》卷八一六及《新書·柳玘傳》。

裴隣宅

《城坊考》：“兵部侍郎裴隣宅。”《注》：“按白居易《裴常侍薔薇架詩注》：裴君所居，名仁和里，蓋亦裴氏之族也。諸城劉氏云，大和題名有裴隣，則‘隣’當作‘隣’。”

杜行敏宅

《城坊考》：“益州長史南陽公杜行敏宅。”《注》：“杜牧六代祖，賜宅在仁和里。”

按：“《宰相世系表》，行敏為牧之六代祖。”

李府君宅

陸心源《唐文續拾》卷三李宅心《大唐故監察御史趙郡李府君

夫人博陵崔氏墓誌銘并序》：“府君之沒世也，夫人纔廿九矣。天寶十載正月遭疾，十二日終於東京仁和里之私第，春秋六十。初府君之殯也，近在洛陽，距夫人之喪，卅餘年矣。”

按：《陶齋臧石記》卷二四及《東都冢墓遺文》均載有《崔氏墓誌》。

仁風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八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六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同。《城坊考》在坊名下注云：“‘風’或作‘豐’，非。”

【坊內建築】

魏元忠宅

《城坊考》：“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齊國公魏元忠宅。”

裴榮期宅

《城坊考》：“濟王府錄事參軍裴榮期宅。”《注》：“杜甫《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碑》，終堂於東都仁風里，即河東裴榮期之夫人也。”

按：《杜碑》載《全唐文》卷三六〇，《碑》云夫人卒時為天寶元年。

運渠

《城坊考》：“坊南運渠。”

李著作園

《城坊考校補記》：“李著作園。”《注》：“元稹《仁風李著作園醉後寄李十詩》：朦朧春月照花枝，花下音聲是管兒。卻笑西京李員外，五更乘馬趁朝時。又《琵琶歌寄管兒兼誨鐵山詩》云：段師弟子數十人，李家管兒稱上足。管兒不作供奉兒，拋在東都雙鬢絲。著作曾邀連夜宿，儘日聽彈無限由。自今聽後六七年，管兒在洛我朝天。去年御史留東臺，今年制獄正擦亂。暫輟歸時尋著作，著作

南園花坼尊。”

蕭齋

《全唐文》卷六九五張諗《蕭齋記》：“蕭字俱載舟還洛陽仁風里第，思所以盡其瞻玩，藏置之宜。謂箱櫝臨視不時，又有緘啓動搖之變，遂建精室，陷列於垣。復本書之意，得遙觀之美。寂對虛牖，勢若飛鷲。雖烟露交飛，龍鸞縈動，輕旒翻揚，微雲卷舒，不能狀也。蓋壁字奇蹤，乃為希寶。意象所得，非常域也。故異而室之，文而志之。夫蕭之為言也，切然而清；於文也，蔚然而整。宜乎銘壁，宜乎命齋，蕭齋之名，與此字傳矣。”

按：《唐文拾遺》卷二五亦載《蕭齋記》。

元子上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七〇《唐□□州參軍元子上妻滎陽鄭氏(八娘)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廿六年二月六日寢疾終於仁風里之私第。”

王秦客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〇九《大唐故朝散大夫譙郡司馬琅琊王府君(秦客)墓誌銘并序》：“以天寶二年四月寢疾歸真於洛陽仁風里私第。”

王承裕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六一張瑗《唐故榆林郡都督府長史太原壬府君(承裕)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廿六載冬十一月十五日，終於連山郡之官舍。夫人渤海高氏，以天寶九載三月十三日，終於東京仁風里。”

韋行素外族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三一崔周冕《唐故鄉貢進士京兆韋府君(行素)墓誌銘并序》：“大和元年十月二日，鄉貢進士韋行素卒於外族仁風里之私第。”

崔勗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五七《唐故清河郡崔府君(勗)墓誌銘并序》：“薨於洛陽縣仁風里私第，以大和八年仲冬月有十四晷運吉日，合祔邙山。”

仁豐坊

詳仁風坊。

丹鳳坊

實無此坊，詳永興坊。

五 畫

立行坊

乃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三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宇文述宅

《城坊考》：“隋有宇文述宅。”

大聖真觀

《城坊考》：“大聖真觀。”

上東門草場

《城坊考》：“上東門草場。”《注》：“其東北有土台，俗傳云晉石崇寵姬綠珠墓，《河南志》言，韋述《記》不載，疑非是。”

李敬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四《大唐故李君(□[敬])墓誌之銘》：“以永徽二年，終於立行坊私第，殯於洛陽縣清風鄉芒山之左。”

王協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五《唐故隋左龍驤驃騎王公(協)墓誌銘并序》：“以永徽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寢疾卒於洛陽縣立行里之私第。”

姚思忠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七《唐故姚君(思忠)墓誌銘并序》：“以永徽四年五月十日，終於立行坊私第。”

張義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四一《唐故隋并州司兵張君(義)墓誌銘》：“以顯慶四年七月十日，終於立行坊私第。”

田惠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七八《唐故田君(惠)墓誌銘并序》：“(龍朔中卒,)遷靈於立行坊私第。”

按：《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卷中亦載《田惠墓誌》。

張寬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二七《大唐故張府君(寬)墓誌銘并序》：“(麟德二年)卒於立行里。”

楊升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二七《大周左監門長上弘農楊君(升)墓誌銘并序》：“以萬歲登封元年一月四日寢疾終於立行坊之私第。”

南玄暎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六八《大周故朝請大夫行鄧州穰縣令上護軍南君(玄暎)墓誌銘并序》：“終於洛陽立行里之私第。”

崔揆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七七崔膺《申州刺史崔君(揆)故側室上黨樊氏墓誌銘并序》：“以咸通己丑歲六月廿三日，疾歿於河南府洛陽縣立行里第。”

楊道綱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上《楊道綱墓誌》：“以顯慶三年，終於立行里私第。”

田通宅

《芒洛遺文》卷上《大唐故田君(通)墓誌銘并序》：“以顯慶四年五月廿六日，終於立行里私第。”

李護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卷中《李君(護)墓銘》：“以貞觀廿年五月十二日終于洛陽之立行里。”

立政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十坊，《城坊考》所記與五圖中除福山《圖》外之其他四圖均同。《長安志》卷九因將修德坊誤列于該街自北向南第十坊處(詳修德坊)，故立政坊遂成自北向南之第十一坊。而與上述各家所說不符。又，《唐會要》卷一九有云：“(開元二十九年)太尉寧王薨，追諡曰讓皇帝。立廟於京城啓夏門內立政坊。”《禮閣新儀》亦有類似記載。按：啓夏門乃長安城南面東頭之一門，係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南出城外之門。因此福山即以此為據，謂立政坊當在啓夏門內，倘不在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即在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西，決非朱雀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故其《圖》未在朱雀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繪立政坊。此亦與以上各家所說不合。坊名下，《長安志》注云：“按《長安圖》，此坊分為談寧坊，非是。”《城坊考》照錄《志》文。《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所繪立政坊，謂又曰廣德、談寧。是談寧乃立政之別名，立政別名除談寧之外，尚有廣德。然《類編長安志》則將廣德單作一坊而列于朱雀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昇道坊之南。福山既否認立政坊在朱雀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北向南第十坊處(即昇

道坊之南),故亦疑此坊似應是廣德。

【坊內建築】

宏化寺

《長安志》：“隋有宏化寺，大業七年廢。”

《城坊考》照錄《志》文，一字不易。

讓皇帝廟

《長安志》：“讓皇帝廟。”《注》：“《禮閣新儀》曰，開元二十九年（公元七四一年），建廟於啓夏門內立政坊，上元二年（公元七六一年），禮儀使杜鴻漸請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焉。”

韋湊家廟

《長安志》：“河東節度使韋湊家廟。”《注》：“大中五年，湊孫武昌軍節度使捐請重修廟。”

按：《唐會要》卷一九《百官家廟》記載，湊乃捐之四代祖，《志》稱孫係泛指。

立德坊

乃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四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在宣仁門外街南。”

【坊內建築】

胡祆寺

《城坊考》：“胡祆寺。”《注》：“《四庫提要》西學下云引宋敏求《東京記》載，寧遠坊有祆神廟。《注》曰：《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或曰，石勒時立。比按東京無寧遠坊，而《會要》與此皆有祆寺。未識所引《東京記》見於何書，俟考。”

按：《太平廣記》卷二八五《河南妖主》引《朝野僉載》文：“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妖神廟。每歲，商胡祈福，烹豬殺

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醉神之後，募一胡爲妖主，看者施錢並與之。其妖主取一橫刀，利同霜雪，吹毛不過。以刀刺腹，刃出於背，仍亂擾腸肚流血。食頃，噴水呪之，平復如故。此蓋西域之幻法也。”引文中所謂“妖神廟”即《考》中“胡祿祠”。祠前每年有盛會，表演歌舞雜技。又《考》云“東京無寧遠坊”，其實西京亦無，是唐世兩京諸坊，皆無名寧遠者。

王本立宅

《城坊考》：“王本立宅。”《注》：“後為都水監，吏部選院。”

裴氏宅

《城坊考》：“監察御史裴氏宅。”《注》：“穆員《裴府君墓誌》，終於立德里之第。”

按：穆員文載《全唐文》卷七八四，文中言裴氏卒於貞元六年。

孟郊宅

《城坊考》：“水陸轉運判官孟郊宅。”《注》：“孟郊有《立德新居詩》。”

寫口渠

《城坊考》：“寫口渠。”“《通鑑》：陳懷文引梁刺(王)世充，世充衷甲，不能入。懷文走趨唐軍，至寫口，追獲殺之。”

按：上述文字，未詳寫口渠與立德坊關係。但檢閱徐《圖》，即可見該渠自北向南經立德坊西部流過。

陳仲躬宅

《太平廣記》卷二三一《陳仲躬》：“天寶中，有陳仲躬（自清化坊遷居）至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

新潭

《舊唐書·食貨志》：“大足元年六月，於東都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諸州租船。”是立德坊南有新潭。檢閱徐松《洛陽城圖》，確然。

中橋

《舊唐書·韋機傳》：“上元中，遷司農卿，檢校園苑。造上陽宮，

并移中橋從立德坊曲徙於長夏門街，時人稱其省功便事。”《冊府元龜》卷一四：“嘗機為司農少卿，受詔檢校東都營田園苑之事。於是機始造宿羽、高山等宮，并移洛水之中橋自立德之西街，徙於長夏之通衢，遂廢利涉橋，公私以為便。”以上兩段文字，以《冊府元龜》所記較明。又《舊書》之“曲”字，應是“西”字之誤。

按：《舊書·高宗紀》：“永淳元年五月，自丙午，連日澍雨，洛水溢，壞天津及中橋、立德、弘教、景竹諸坊。”《五行志》：“（永淳元年）洛水大漲，漂損河南立德、弘教、洛陽景竹等坊二百餘家，壞天津橋及中橋。”據此，立德坊屬河南，永淳元年，曾與中橋同遭水災。又《全唐文》卷八三九載朱守殷《上玉璽表》云：“臣修洛陽月波（似應作陂）隄，至立德坊南古岸，得玉璽一面，上進。”查守殷少事後唐莊宗為奴，名會兒。莊宗即位，以為長直軍使，稍遷馬步都虞候。同光二年，領振武節度使兼蕃漢馬步軍。天成初，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授河南尹。此表之上，蓋在為尹之時。

効姬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八《唐故洛陽縣淳俗鄉君効夫人（姬）墓誌銘并序》：“以永徽六年正月十九日，終於立德里。”

成朗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三八《唐故處士洛州河南縣成君（朗）墓誌銘》：“以顯慶四年二月二日，卒於立德坊之第。”

秦義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八三《唐故昭武校尉秦君（義）墓誌銘并序》：“夫人張氏，以龍朔二年十二月廿四日，終於立德坊私第。”

權豹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一〇《唐故隋金谷府鷹揚權公（豹）墓誌銘并序》：“以麟德二年二月三日，卒於立德之里第。”

永平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三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十坊(西市作兩坊計算),《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之下,《長安志》注云:“本名永隆,明皇即位改。”《城坊考》照錄《志》文。《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亦謂永平又名永隆,《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并說明諱改因由。

【坊內建築】

宣化尼寺、昌樂公主宅、王安宅

《長安志》:“東門之北宣化尼寺。”《注》:“隋開皇五年,周昌樂公主及駙馬都尉王安捨宅所立。”

《城坊考》在《志》《注》中增云:“寺門金剛,上人雍法雅所制,頗有靈跡,有一尼常傾心供養。”

另據《長安志》卷九《安豐坊》所記,宣化尼寺隋時本在安豐坊,武德中纔移永平。

宣城公主宅

《長安志》:“東南隅宣城公主宅。”《注》:“公主薨後,太子太師竇希球居之。”

高安公主宅

《長安志》:“高安長公主宅。”《注》:“高宗女,降潁州刺史王勣。”

《城坊考》在《志》注中加“蘇頲《高安長公主碑》:薨於長安永平里第。”

按:蘇頲文見《全唐文》卷二五七。

殷侗家廟

《長安志》:“天平軍節度使殷侗家廟。”《注》:“沅按,廟太和甲寅歲立,馮宿撰碑文。”

《城坊考》改《志》注為:“按碑,廟在永平里之東北隅。”

按：馮宿文見《全唐文》卷六二四。

寇鄜宅

《城坊考》：“日者寇鄜宅。”《注》：“《乾牒子》：元和十二年，上都永平里西南隅有一小宅，懸榜云：但有人敢居，即傳元契奉贈，及奉其初價。大曆年，安太清始用二百千買得，後賣與王均，傳受凡十七主，皆喪長。布施與羅漢寺，寺家賃之，悉無人敢入。有日者寇鄜詣寺求買，因送四十千與寺家，寺家乃傳契付之。有堂屋三間，甚庠，東西廂共五間，地約三畝，榆、楮數百株。門有崇屏，高八尺，基厚一尺，皆炭灰泥焉，鄜又與崇賢里法明寺僧普照為徒，其夜婦堂獨止，至四更，聞一人哭聲，至曙遂絕。鄜乃命照公與作道場，滿七日，崇屏之下四尺開土忽頽圯，中有一女人，鄜送葬渭水之沙洲，自後更無恐懼。郭汾陽有堂妹出家永平里宣化寺，汾陽王夫人之□謁其姑，從人頗多，從買此宅，往來安置。或聞有青衣不謹，遂誅青衣，夫人令高築崇屏，此宅或因是焉。亦云青衣不謹，洩漏遊處，由是生葬此地焉。”

按：寇鄜事，見《太平廣記》卷三四四錄《乾牒子》文。《城坊考》注中所缺，為“頂”字。

崔氏宅

《城坊考》：“崔氏宅。”《注》：“《紀聞》：鄜城尉范季輔未娶，有美人崔氏，宅在永平里，常依之。開元二十八年二月，崔氏晨起下堂，有物死在階下。身如狗，項九頭，皆如人面，面狀不一。有怒者，喜者，妍者，醜者，老者，少者，鬻者，夷者，皆如大拳。尾甚長，五色。崔氏恐，以告季輔。問諸巫，巫言焚之五道，災即消矣。乃於四達路，積薪焚之。後數日，崔氏母殂。又數日，崔氏死。又數日，季輔亡。”

張源宅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二《左龍武將軍張源墓誌》：“大和十二年二月，薨於永平里之私第。”

與永平坊有關者尚有：《冊府元龜》卷一五三：“（元和四年）五月，長安縣令鄭易，以擅於永平坊開渠，貶汴州刺史。”按開渠必須有水，檢閱徐松《長安城圖》，可見永安渠由南向北緊挨永安坊西部流過，而永平在西，永安在東，中祇隔一街，故永平坊距渠亦僅稍逾一街，鄭易當欲引渠水至永平，以致受貶。又《類編長安志》卷二列舉諸坊坊名時，誤將永寧記為永平，應予糾正。

永安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十坊，《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惟《長安志》卷十將其列為自北向南之第九坊，實誤。詳見頌政坊。

【坊內建築】

高仙芝宅

《長安志》：“右羽林大將軍高仙芝宅。”

薛苹家廟

《長安志》：“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薛苹家廟。”

《城坊考》將《志》文“薛苹家廟”改為“薛苹家廟水亭。”并注云：“白居易有《和楊尚書罷相後夏日遊永安水亭詩》。”

按：《全唐文》卷四九七權德輿《大唐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河東郡公薛公先廟碑銘序》：“古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廟在其國。聖朝以官品制室數，侯伯理外，而廟在京師。（元和五年）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潤州刺史大夫河東郡公薛公苹，建先廟於長安縣永安里，其祠三室。”

永壽寺

《城坊考》：“永壽寺。”《注》：“《寺塔記》：寺三門東吳道子畫，佛殿名會仙，本是內中梳洗殿。”

李孝同宅

《城坊考》：“右衛將軍淄川縣公李孝同宅。”《注》：“《李孝同碑》：薨於京師永安之里第。”

按：《李孝同碑》全名為《右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代州都督柱國淄川公李府君碑》，碑中叙孝同“以總章二年十二月，薨於京師永安之里第。”碑文載《全唐文》卷九九二，作者闕名。

史料涉及永安坊可供參考者，有《唐會要》卷四八等。另據《長安志》卷十《大安坊》、《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及徐松《長安城圖》等所記，永安渠由南向北，流經該坊西部。又據一九八三年五月西安史蹟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唐永安坊遺址，當在今西安市丁白村北。

永昌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二坊，《長安志》卷八、《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本坊所記，《長安志》僅“坊東丹鳳門街”六字。《城坊考》將《志》文改成《注》文，置於坊名之下，前著“舊本有”三字。

【坊內建築】

李伏奴宅

《城坊考》：“給事郎李伏奴宅。”《注》：“《李府君夫人王氏墓誌》，夫人諱琬，字令璣，卒於萬年縣永昌里第，伏奴即氏之子。”

茶肆

《城坊考》：“茶肆。”《注》：“《舊書·王涯傳》：李訓事敗，涯與同列歸中書會食，未下筯，吏報有兵自閣門出，逢人即殺，涯等倉皇步出，至永昌里茶肆，為禁兵所擒。”

按：《通鑑》卷二四五大和九年亦載有王涯事。

李府君宅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三《大唐故李府君之夫人王氏(琬)墓

誌銘并序》：“大唐咸亨元年歲次庚午十二月庚午朔一日庚午因疾卒于萬年縣永昌里第。”

梁守謙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十七《唐故右神策軍護軍中尉贈揚州大都督安定梁公墓誌銘并序》：“以其年（大和元年）冬月廿日暴薨于永昌里之私第。”

查《舊書·禮儀志》載：“至天寶元年五月癸丑，陳王府參軍田同秀稱，於京永昌街空中見玄元皇帝。於是置玄元廟於太寧坊，東都於積善坊舊邸。”按唐街常不記名，每以坊名冠之。引文中之永昌街，乃永昌坊附近之街。今呂大防《長安城圖》已殘缺，然即此殘圖，仍標出永昌坊。至於該坊因辟丹鳳門街而分及該坊分辟後之東西寬度與位置，可詳翊善坊。

永和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四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十坊，《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下，《長安志》在注中云：“本名淳和，元和初，避憲宗名改。”《城坊考》照錄《志》《注》。《長安與洛陽》第一圖《長安城圖》亦謂淳和即永和，《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并提及改名原因。

【坊內建築】

隱太子廟

《長安志》：“東北隅隱太子廟。”

尹大簡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十二《唐故寧遠將軍□王府左典軍上柱國尹府君（大簡）墓誌銘并序》：“開元廿三年閏十一月五日遵疾終於淳和里之私第。”

永命坊

《全唐文》卷四九七權德輿《唐故東都留守東都汝州防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國伯贈太子少傅杜公神道碑》：“扶風公以病就第，考終命於京師永命里，追命爲太子太傅。歸全於萬年縣少陵原。公諱亞，字次公。”據此，唐世京師應有永命坊，坊內有杜亞宅。但其他史料未見。

永泰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六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五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貞觀九年，析南市置。”

【坊內建築】

張敬詵宅

《城坊考》：“鴻臚少卿張敬詵宅。”《注》：“薛長孺《張敬詵墓誌》：卒於洛陽永泰里之私第。按《雲麾將軍河南府押衙張府君夫人上黨樊氏墓誌》云：公諱詵，終於洛陽永泰里之私第。疑是敬詵之族，俟考。”

按：薛長孺所作《張敬詵墓誌》，載《全唐文》卷六一五。內云：“東都副留守河南尹裴公謂，命公爲押衙。以貞元十年，卒於洛陽縣永泰里之私第。”又《樊氏墓誌》乃至咸所作，載《全唐文》卷九一六。內云：“公諱詵。以貞元十年八月二十日，終於洛陽永泰里之私第。”對照兩誌，兩人同爲押衙，同卒於貞元十年。故當爲一人，名字偶誤耳。

又《金石萃編》卷一〇三、《芒洛冢墓遺文補遺》均載有《敬詵墓誌》，《萃編》卷一〇五、《補遺》亦有《樊氏墓誌》。

某氏宅

《城坊考》：“率府郎上柱國某氏宅。”《注》：“徐珙《某夫人墓誌》，□君壽耶（鴻按，此字原書漶，或當作“壽邱”）夫人，疾終於洛陽永泰里之私第。”

張府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七六《大唐故張府君夫人喬氏（娥）墓誌銘并序》：“以龍朔元年十月廿日，終於永泰里第。”

劉善寂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〇一《大周上柱國劉府君（善寂）墓誌銘并序》：“以如意元年八月十一日，卒於永泰坊之私第。”

王恩惠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二五《大周朝諳郎行戎州南溪縣丞上護軍太原王恩惠妻清河孟夫人墓誌銘并序》：“卒於□庭縣永泰坊里第。”

按《舊唐書·地理志》云：“天授三年，又分（洛陽）置來廷縣，治於都內之從善坊，龍朔元年，廢來廷縣。”據此，缺字當是“來”字。

房有非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六二《大唐故房府君（有非）墓誌銘并序》：“以天寶十載七月十□日，卒於洛陽永泰里。”

趙府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七六趙元戮《唐故試太子通事舍人趙府君夫人南陽張氏玄堂記》：“維開成四年孟春之二日，夫人隱化于洛陽縣永泰里私第。”

邱夫人宅

陸心源《唐文拾遺》卷二一徐珙《唐故使持節上柱國□君夫人邱氏墓誌銘》：“□□□□壬午元祀季□月六□□故率府郎上柱國□君妻邱夫人疾終於洛陽永泰里之私第。”

盧子驚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中《唐故鄉貢進士范陽盧府君(子鷲)墓誌》：“有唐長慶四年五月十八日，鄉貢進士范陽盧君寢疾卒於東都永泰里私第。”

李表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三編《大唐故李君(表)墓誌并序》：“乾封二年三月廿八日薨於私第永泰里。”

永康坊

乃長安一坊，惟《長安志》、《城坊考》均未載，五圖亦闕，故不詳所在。

【坊內建築】

梁肅宅

《全唐文》卷五二三崔元翰《右補闕翰林學士梁君墓誌》：“梁君諱肅，字寬中。貞元五年，以監察御史徵還臺。九年冬十有一月旬有六日，寢疾於萬年之永康里(卒)。”

麻宇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三編《唐故三品孫慕容君(知禮)墓誌銘并序》：“以顯慶四年七月七日卒於永康之麻宇。”

永崇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九坊，《長安志》卷八、《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七太子廟

《長安志》：“東南隅七太子廟。”《注》：“其地本萬，夔六州之邸。總章中以為明堂縣，後徙縣於永樂坊。神龍初立懿德太子廟，即中

宗之長子。《禮閣新儀》曰：天寶六載詔：章懷、節愍、惠莊、惠宣、惠文太子，雖官為立廟，比來子孫自祭，或時物有缺，禮儀不備。宜與隱太子及懿德太子，列次諸室，同為一廟。遂於永崇坊東街，就懿德太子同立廟，呼為七太子廟。寶應二年停享，大曆三年又加靖恭太子一室。”

靈應觀

《長安志》：“(七太子)廟西靈應觀。”《注》：“隋道士宋道標所立。”

按：《長安志》卷十《醴泉坊》載：“西南隅三洞女冠觀。”《注》：“本靈應道士觀，隋開皇七年立，貞觀二十二年自永崇坊換所居於此。”可知貞觀二十二年，靈應、三洞兩觀曾互換觀址。

韋抗宅

《長安志》：“街西之南刑部尚書韋抗宅。”

《城坊考》：“十字街西之南，刑部尚書韋抗宅。”

楊銛宅

《長安志》：“祕書監楊銛宅。”《注》：“明皇貴妃之兄。沅按，《太真外傳》云，銛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潛擬官掖，每造一堂，費逾千萬。”

《城坊考》除刪去《志》注“沅按”文字外，另加釋文：“《舊書·楊貴妃傳》，貴妃以微譴送歸楊銛宅，比至亭午，上思之不食，高力士奏請迎貴妃歸院，是夜開安興里門入內。按明皇時在南內，故(自)永崇北行入自安興里門也。”蓋不取小說家言也。

宗道觀

《長安志》：“宗道觀。”《注》：“本興信公主宅，賣與劍南節度使鄭(應作郭，《考》已糾。)英入，其後入官。大曆十二年為華陽公主追福，立為觀。”

《城坊考》在《志》注中又增按文云：“按觀為華陽公主立，故亦曰華陽觀。歐陽詹《玩月詩序》：貞元十二年，甌閩君子陳可封遊在

秦，寓於永崇里華陽觀是也。白居易《華陽觀詩》注：觀即華陽公主故宅，有舊內人存焉。”

李晟宅

《長安志》：“司徒兼中書令李晟宅。”《注》：“興元元年，賜晟永崇里甲第，詔宰臣諸節將會送。是日特賜女樂八人，錦綵銀器等。令教坊、太常備樂，京兆府供具，鼓吹迎道集宴，京師以為榮觀。”

《城坊考》在《注》中又增文云：“《乾驥子》，李晟太尉宅前有一小宅，相傳凶甚。直二百十千，賣又買之。築園打墻，折其瓦木各塚一處，就耕之。太尉宅中有小樓，常下瞰焉。晟欲併之為擊毬之所，他日乃使人向又欲買之。又確然不納，云：‘某自有所要。’候晟休沐日，遂具宅契書請見晟。語晟曰：‘某本置此宅，欲與親戚居之，恐俯逼太尉甲第，貧賤之人，固難安矣；某見此地寬闊，其中可以為戲馬，今獻元契，伏惟俯賜照納。’晟大悅。杜牧有《題永崇西平王宅太尉愬院六韻詩》。”

杜亞宅

《長安志》：“東都留守杜亞宅。”

李巽宅

《長安志》：“吏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李巽宅。”

《城坊考》在《志》文下添注云：“權德輿《李巽墓誌》：寢疾，薨於永崇里。”

按：權德輿文見《全唐文》卷五〇五。

韓宏宅

《長安志》：“司徒兼中書令韓宏宅。”《城坊考》在《志》文下注云：“韓愈《韓宏碑》：薨於永崇里第。”

按：韓文見《全唐文》卷五六二。

放生池

《長安志》、《城坊考》均言此坊有放生池。

龍興觀

《城坊考》：“龍興觀。”《注》：“坊有龍興觀，見李商隱《為馬懿公郡夫人王氏黃篋齋文》。”

按：李商隱文見《全唐文》卷七八〇。

陳巖宅

《城坊考》：“孝廉陳巖宅。”《注》：“《宣室志》：潁川陳巖，景龍末舉孝廉，至京師，居永崇里。”

王湛宅

《城坊考》：“瀘州都督王湛宅。”《注》：“楊炯《王湛碑》，薨於京師永崇里。”

按：楊炯文見《全唐文》卷一九三。

呂崇粹宅

《城坊考》：“諫議大夫呂崇粹宅。”《注》：“《廣古今五行記》：唐開元中，呂崇粹宅在京永崇坊。”

薛夔宅

《城坊考》：“驍衛將軍薛夔宅。”《注》：“《集異記》：貞元末，驍衛將軍薛夔居永崇龍興觀之北，多妖狐。或謂曰：‘妖狐憚獵犬，西鄰李太尉第中，鷹犬頗多，何不假其駿異者向夕以待之？’夔即詣西鄰述其事，李氏羈三犬以付焉。是夕月明，夔縱犬與家人輩密覘之。見三犬皆被羈勒，三狐跨之，奔走庭中。及曉，三犬困殆，寢而不食。才暝，復為乘跨。犬稍留滯，鞭策備至。夔無奈何，竟徙焉。”參見永寧坊薛夔宅條。

蕭昕宅

《城坊考》：“兵部尚書蕭昕宅。”《注》：“《宣室志》：唐故兵部尚書蕭昕為京兆尹，京師大旱，時天竺僧不空三藏居靜住寺，善以持念召龍。昕詣寺，請致雨。三藏命其徒取華木皮僅尺餘，續小龍於其上，而以罏甌香水置於前，轉咒。食頃，以續龍授昕曰：‘可投此於曲江中。’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龍才尺餘自水出，俄而數丈，倏忽亘天。昕鞭馬疾驅，未及數十步，雲物凝晦，暴雨驟降。比至永崇，

道中之水，已若决渠。”

沈聿宅

《城坊考》：“庶子致仕沈聿宅。”《注》：“《集異記》：貞元中，庶子沈聿致仕永崇里。”

韓慎宅

《城坊考》：“溫縣主簿韓慎宅。”《注》：“柳宗元《韓慎墓誌》：卒於長安永崇里。”

按：柳宗元文見《全唐文》卷五九〇。

崔塗宅

《城坊考》：“前進士崔塗宅。”《注》：“崔塗有《上巳日永崇里言懷詩》。”

旅館

《城坊考》：“旅館。”《注》：“顏真卿《元結表墓碑》：大曆七年朝京師，薨於永崇坊之旅館。《宣室志》：大曆中有呂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僑居永崇里。”

按：顏真卿文見《全唐文》卷三四四。

崔氏女宅

《太平廣記》卷三四二《華州參軍》（出《乾驥子》）：“華州柳參軍，罷官於長安閒遊。上巳日，曲江見一車子，柳生鞭馬從之，即見車子入永崇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亦有母，有青衣輕紅。”據此，永崇坊應有崔氏女宅。

皮日休寓

《全唐文》卷七九八皮日休《內辨》：“日休自布衣受九江之薦，與計偕，寓止永崇里。”據此，皮日休應舉時，曾寓永崇里。

高中丞宅

見《全唐文》卷八二三黃滔《與王雄書》。

某宅

《全唐文》卷四二五載有于邵《代謝賜永崇宅并賜酒食錦綵器

物等狀》，所代不知為誰，待考。

郝居士宅

《城坊考校補記》：“郝居士宅。”《注》：“《宣室志》：郝居士在里中，有符籙呵禁之術。”查《宣室志》祇云“在里中”，并未確定在永崇里中。《補記》或當有所據，姑錄以備考。

李璆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三編崔瑛《唐故河兩府司錄參軍趙郡李府君(璆)墓誌銘并序》：“以會昌元年閏九月十日終於永崇里第。以其年冬十一月廿四日歸葬河南府洛陽縣平陪鄉之北原從祔。”

李璋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五六《范陽盧夫人墓誌》：“以咸通二載九月廿七日，疾歿於上都永崇里所從李氏(璋)之私第。”

永通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八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二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本曰依仁。《河南志》引韋述《記》云：此坊東出外城之永通門，其後門塞，又改坊名。按《河南志》於外郭城條下，言(永)通門廢於宋初，則言韋述《記》誤。”

【坊內建築】

崔元亮宅

《城坊考》：“魏州刺史崔元亮宅。”《注》：“《白氏長慶集》有《聞崔十八宿於新昌敞宅時予亦宿崔家依仁新亭詩》，其詩有曰‘依仁萬莖竹’。又有《崔十八新池詩》，蓋宅有水竹之勝。”

王智言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八一《唐故處士太原王府君(智言)墓誌銘并序》：“(夫人張氏)以開元廿六年五月九日，薨于洛城依仁里。”

井

《城坊考校補記》：“西北有井。”《注》：“李商隱《井泥詩》云：‘皇都依仁里，西北有高齋。昨日主人氏，治井堂西郵。’按此齋不知何人所宅，永通本名依仁。”

永陽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四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十三坊，《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因係該街最南之一坊，故《長安志》即於坊名下注云：“坊之西南，即京城之西南隅。”又在坊之末尾謂：“右皇城西第三街（鴻按，即朱雀門街西之第四街）之十三坊。”《城坊考》照錄《志》文。

【坊內建築】

大莊嚴寺

《長安志》：“半以東大莊嚴寺。”《注》：“隋初置宇文改別館於此坊，仁壽三年（公元六〇三年），文帝為獻皇后立為禪定寺。宇文愷以京城之西有昆明池，地勢微下，乃奏於此寺建木浮圖，崇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大業七年（公元六一一年）成，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改為莊嚴寺。天下伽藍之盛，莫與於此。《考》文同。寺內有佛牙，長三寸，沙門法獻從烏踵國取以歸，豫章王暕自揚州持入京，隋文帝改置此寺。大中六年（公元八五二年），改聖壽寺。”

《城坊考》於《志》《注》中加：“《名畫記》：寺有盧梭伽、尹琳畫。”

《城坊考校補記》補云：“大莊嚴寺《注》：隋仁壽三年立禪定寺，武德元年改為莊嚴寺，大中六年改為聖壽寺。按《異苑》記大莊嚴寺釋智興鳴鐘感應事，在隋大業五年，猶稱禪定寺也。”（鴻按，改名莊嚴，事在武德元年，大業五年自猶稱禪定，《補記》無謂）

大總持寺

《長安志》：“半以西大總持寺。”《注》：“隋大業三年（公元六〇七年）煬帝為文帝所立，初名大禪定寺，內制度與莊嚴寺正同。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改為總持寺，莊嚴、總持即隋文、獻后宮中之號也，寺中常貢梨。范密《景龍文館記》曰，隋主自立法號，稱總持，呼蕭后為莊嚴，因此名寺。”

《城坊考》於《志》《注》“正同”之下，加“亦有木浮圖，高下與西（似應作東）浮圖不異”。另於“之號也”之下加“二寺門額，并少詹事殷令名所書”。又於“梨”下加“花蜜”二字。末加“《名畫記》：寺有孫尚子、吳道玄、尹琳、李昌畫”。

恭僖、貞獻二太后廟

《長安志》、《城坊考》均記二廟在此坊。

查《文獻通考》卷九五及《唐會要》卷一四，將永陽誤記為朱陽，應正。詳見朱陽坊。

永義坊

詳承義坊。

永達坊

乃朱雀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六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華陽池度支亭子、永達亭子

《長安志》：“華陽池度支亭子。”《注》：“《輦下歲時記》：新進士牡丹宴，或在永達亭子。”

王龜宅

《城坊考》：“左拾遺王龜宅。”《注》：“《舊唐書·王播傳》：（王）

起子龜，少以詩酒琴書自適。起兄弟同居光福里，龜意在人外，倦接朋遊。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中，自為半隱亭。”

按：王龜事見《新書·龜傳》及《太平御覽》卷五四。

永隆坊

詳永平坊。

永寧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八坊，《長安志》卷八、《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明覺寺

《長安志》：“隋明覺寺，大業七年廢。”

京兆府籍坊

《長安志》：“東南隅京兆府籍坊。”

《城坊考》添《注》：“按此《長安志》文，籍坊未詳，或徒坊、病坊之類。”

《咸寧縣志·長安坊里圖》在京東南隅畫有京兆府，府南，西畫蘇威宅，東畫籍坊。查京兆府在光德坊，在永寧者祇是京兆府所屬之籍坊，《咸志》所畫不確。

蘇威宅

《長安志》：“南門之東，隋尚書左僕射蘇威宅。”

《城坊考》所記與《志》相仿，但置於坊名下《注》中。當因《城坊考》以唐冠名，蘇威宅既係隋物，故祇於《注》中一提。

田弘宅

《長安志》：“西門之北，隋兵部尚書田弘宅。”《注》：“弘子仁恭、德懋及孫元基并以孝義旌表，時論美之。”

《城坊考》所記略同，但置於坊名下《注》中，其理與前條蘇威宅同。

裴行儉宅

《長安志》：“南門之西，禮部尚書裴行儉宅。”

王仁皎宅

《長安志》：“東門之北，贈太尉、祁國公王仁皎宅。”《注》：“本禮部尚書鄭善果宅，後臨江王暹買之。神龍初，宗正卿李晋居焉，繕造廊院，稱為甲第。晋誅後，勅賜仁皎。沅按，太宗第十一子江王暹，非臨江王也，此誤。”

《城坊考》除改“沅按”作“畢氏曰”及糾正錯字外，照錄《志》文。

裴炎宅

《長安志》：“西北隅，中書令裴炎宅。”《注》：“炎死後沒官，後為徒坊。”

永寧園

《長安志》：“永寧園。”《注》：“賜祿山永寧園為邸，又賜永穆公主池觀為遊燕地。”

司天監

《長安志》：“司天監。”《注》：“乾元元年，改太史監為司天監於永寧坊張守珪宅，置官六十人，其地即安祿山所賜永寧園也。”

李輔國宅

《長安志》：“開府儀同三司、博陵郡王李輔國宅。”《注》：“沅按，《唐書》輔國封博陵王。”

《城坊考》刪去沅按語，另釋云：“按《杜陽雜編》，肅宗賜輔國香玉辟邪，輔國碎之為粉。所居安邑里，芬馥彌月，是輔國宅又在安邑矣，俟考。”

徐浩宅

《長安志》：“彭王傅徐浩宅。”

《城坊考》所記較詳：“贈太子少師、彭王傅、上柱國會稽郡公徐浩宅。”并注云：“張式《徐浩碑》，薨於長安永寧里。”

按：張式文見《全唐文》卷四四五。

· 高郢宅

《長安志》：“尚書右僕射致仕高郢宅。”

《城坊考》在宅下加《注》云：“白居易《高相宅詩》云：‘青苔故里懷恩地，白髮新生抱病身，涕淚雖多無哭處，永寧門館屬他人。’謂高郢也。”

王鐔宅

《長安志》：“河東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鐔宅。”《注》：“鐔子稷進永寧里第、宣義亭子，時議以鐔因緣累居大鎮，營第華侈，既歿而入於官，固其所也。”

《城坊考》在《注》中復加：“《盧氏雜記》載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坊西是玉盞地。’後永寧為王鐔宅，安邑為北平王馬燧宅。後王、馬皆進入官。王宅累賜韓宏正、史憲誠、李載義等，所謂金盞破而成也。馬燧宅為奉誠園，所謂玉盞破而不完也。”

楊憑宅

《長安志》：“前京兆尹楊憑宅。”《注》：“憑治第，工役叢興，又幽妙妾於永樂別舍，訛議頗謹，坐是貶臨賀尉。沅按，《窮幽記》：‘白樂天得楊憑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因為《池上篇》。’”

《城坊考》刪去《志》注“沅按”文字，另按云：“按柳宗元《亡妻宏農楊氏誌》：以謁醫救藥之便，來歸女氏永寧里之私第。蓋楊氏即禮部郎中楊凝之女，凝即憑之弟。”

按：柳宗元文見《全唐文》卷五九一。

王涯宅

《長安志》：“前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涯宅。”

《注》：“乃楊憑故第，家書與祕府侔，名書畫以金玉為奩軸，鑿垣貯之，重複祕固，若不可窺者。及被誅，為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籍田宅入于官。”

《城坊考》照錄《志》文。《校補記》則加注云：“《宣室志》：王涯字仲翔，避暑於山亭。《酉陽雜俎》：永寧王相涯，宅南有一井，水腐不可飲，又內齋有禪牀，柘材絲繩，工極精巧。”

李載義宅

《長安志》：“河東節度使兼侍中李載義宅。”《注》：“太和五年，載義自幽州入朝，文宗賜以居第及米麵、錢帛、芻籍極厚。”

李聽宅

《長安志》：“太子太保、涼國公李聽宅。”

《城坊考》在宅下加《注》：“按李晟宅在永崇，而聽在此坊者，蓋其時各立第宅，故李愬又宅於興寧。”

李有裕宅

《長安志》：“衛尉卿李有裕宅。”

白敏中宅

《長安志》：“太傅致仕白敏中宅。”《注》：“沅按，《唐書》傳云太子太師致仕。”

《城坊考》改《志》注為：“按李商隱《白居易墓誌》：其曾祖弟今右僕射平章事敏中，仲冬南至，備宰相禮物，槃跪齋立，給事寡嫂永寧里中。蓋白公有楊憑舊宅，敏中所居，即樂天第也。”

按：李商隱文見《全唐文》卷七八〇。

張直方宅、裴休宅

《長安志》：“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宅。”《注》：“自幽州入朝居此。沅按，《唐書》傳直方為金吾時，以幽州節度副使入朝也。”

《城坊考》刪去《志》注“沅按”文字，另注云：“《舊書·黃巢傳》：宰相崔沆、豆盧瑑扈從不及，匿之別墅。所由搜索嚴急，乃微行入永寧里張直方之家。朝貴怙直方之豪，多依之。既而或告賊云：

‘直方謀反，納亡命。’賊攻其第，直方族誅，沉、瓚數百人皆遇害。按《北夢瑣言》：張直方好接賓客，歌妓絲竹甲於他族，與裴相國休相對。是裴休宅亦在此坊也。”

王鐸宅

《長安志》：“義成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宅。”《注》：“《三水小牘》曰：第中別立書齋，退朝獨處其中，欣欣如也。”

楊仲宣宅

《城坊考》：“吏部郎中楊仲宣宅。”《注》：“席豫《楊仲宣碑》：遭疾終於萬年永寧里之私第。”

按：席豫文見《全唐文》卷二三五。

獨孤公宅

《城坊考》：“右豹衛大將軍、贈益州大都督、汝陽公獨孤公宅。”《注》：“張說《獨孤公燕郡夫人李氏墓誌》：永寧里，先人之舊廬也，有通渠轉池，巨石嶽嶻，噴險淙澗，洄潭沈沈，殊聲異狀而為形勝遊衍之處者十四五。前夫人之孫蘇氏之婦，弱歲嬉而墮焉，舉家環流，憚莫能救，夫人投身赴水，或沉或浮，久之提挈僅免。”

按：張說文見《全唐文》卷二三二。

李固言宅

《城坊考》：“太子太傅分司東都李固言宅。”《注》：“《唐語林》，李固言宅在永寧。按羅隱有《投永寧李相公啓》，當是固言。”

按：羅隱啓見《全唐文》卷八九四。

羊士諤宅

《城坊考》：“資州刺史羊士諤宅。”《注》：“羊士諤有《永寧小園即事詩》、《永寧里園亭休休悵然成詠詩》，又《永寧里小園與沈校書接近悵然題寄詩》。”

竇鞏宅

《城坊考》：“御史中丞充武昌軍節度副史竇鞏宅。”《注》：“鞏有《永寧小園與校書接近因寄詩》，是宅在此坊，但不知校書為誰，疑

即羊士諤詩所謂沈校書也。”

殷保晦宅

《城坊考》：“校書郎殷保晦宅。”《注》：“《三水小牘》：廣明庚子，關輔烽飛，郊人大潰。故祕省校書殷保晦，自永寧里所居盡室潛於蘭陵里蕭氏池台。地鄰五門，以為賊不復入。明日，群凶霧合，祕校遂為所俘。夫人封氏諱詢字景文，天官侍郎敖孫也。賊酋將叱後乘載之，夫人奮袂罵賊，遇害。賊酋即去，祕校脫身來歸，大慟良久，長號而絕，三婢子相攜投浚井而死。”

薛夔寓、龍興觀、李太尉第

《太平廣記》卷四五四引《集異記》載《薛夔》：“貞元末，驍衛將軍薛夔寓永寧龍興觀之北，多妖狐。或謂曰，妖狐最憚獵犬，西鄰李太尉第中鷹犬頗多，何不假其駿異者，向夕以待之。”據此，永寧坊應有薛夔寓、龍興觀及李太尉第。查永寧坊所住李姓高官，據《城坊考》凡有李輔國、李載義、李聽、李固言等人，《考》叙其官，皆未言及太尉。其一贈太尉者，又非姓李，而是王仁皎。此李太尉究係何人，頗費思索。《冊府元龜》卷一三三：興元元年，賜李晟永寧里第。查晟曾官拜太尉，此李太尉豈指晟歟！果然，則《城坊考》晟、聽各立第宅之說（見上述李聽宅），又頗可疑。然李晟賜第，《城坊考》載於永崇坊內，《舊書·德宗紀》（興元元年）、《舊書·李晟傳》，《新書·李晟傳》，《冊府元龜》卷三八五，《玉海》卷一七五《唐賜甲第》、卷一九四《唐東渭橋紀功碑》等咸同。是晟宅之在永崇，乃無疑問。晟宅既在永崇，與晟宅相連之薛夔宅與龍興觀，自當亦皆在永崇，反證《太平廣記》卷四五四及《冊府元龜》卷一三三所記，均係誤永崇為永寧，應予糾正。《城坊考》將薛夔宅和龍興觀列於永崇坊內，不誤。本條則錄備查考。

李瑄宅

《太平廣記》卷四五八《李黃》條：李瑄自永寧里出遊，於安化門外遇一美女乘車，隨二女奴，瑄遂策馬尾之，至安邑里女處息焉。

據此，永寧坊仍似有李瑄宅。惟據安邑坊奉誠園條，瑄乃李聽從子，是瑄宅或即是聽宅。

李符彩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〇二《李符彩墓誌》：“以開元二十有九年冬十二月終於西京永寧里之私第。”

寇錫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三七《寇錫墓誌》：“以大曆十二年十月廿五日終於京師永寧里之私第。”

李纓宅

《唐文拾遺》卷三二《唐魏王府參軍李纓亡妻楊氏墓誌銘并序》：“以咸通癸巳歲九月廿二日，以疾終於永寧里之私第。”

韋頊宅

《陝西金石誌》卷一一《大唐故魏國太夫人河東裴氏墓誌并序》：“夫人諱覺字寶真空，河東聞喜人。衛御卿京兆韋公之內子。景龍三年二月廿六日薨於永寧私第之適寢。”按裴氏有子駙馬都尉韋鑑。《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七四上有韋鑑，其父為頊，官工部尚書，此京兆韋公即指頊也。

楊政本宅

毛鳳枝《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三《大唐故幽州范陽縣令楊府君(政本)》《夫人韋氏墓誌銘》：“夫人諱擅特字毗耶梨，……以永隆二年八月一日終於永寧里。”

旅舍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趙郡李氏殤女墓石記》：“殤女，小字孫孫年十六，貞元十七年十一月廿二日遺疾終於長安永寧里之旅舍。”

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六七、《陶齋臧石記》卷二八、《唐文拾遺》卷二三均有《殤女墓石記》。

查《舊書·昭宗紀》大順二年載，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既

誅李順節，“其部下知順節死，大譟出延喜門。是日天威、捧日、登封三都亂，剽永寧里，至晚方定。”《新書·楊復恭傳》亦有類似記載。是大順二年，因兵變，永寧坊曾遭洗劫。此外，《類編長安志》卷二在列舉長安諸坊時，將永寧記為永平，當是誤記，《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亦提及此。據一九八三年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唐永寧坊遺址當在今西安市魯家村北。

永福坊

《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在記述朱雀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一坊時云：“依《呂氏(大防)題記》，說這坊本來叫永福坊，可是再沒有其他資料可參證。”同書六章二節又云：“外郭東北隅永福一坊，築入苑，先天以後，為十六王內宅。”六章二節中并謂：“永福坊的名稱，僅在他(指呂大防)的《題記》上看到，也是應當注意的事。這《題記》對於想研究長安城的任何人，都是最重要的依據，決不是偶然的。”同書八章三節又稱《雲籠漫鈔》亦有“外郭東北隅永福一坊”之說。

綜上可見，記長安朱雀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一坊名永福者，僅諸城坊書中呂大防一家。若無呂說，則該坊即缺名。惟因呂書向為人所重，故不應漠視。又《雲籠漫鈔》亦有“外郭東北隅永福一坊”之說，是呂氏之說亦非孤證。

永嘉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三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下，《長安志》無注，《城坊考》《注》云：“此坊，隋末方士云貴氣特盛，自武德、貞觀之後，

公卿王主居之，多於衆坊。”

【坊內建築】

龍首渠

《長安志》：“坊南龍首渠。”《注》：“一名漚水渠，隋開皇三年開，自東南龍首堰下，支分漚水北流至長樂坡西北，分為二渠。東渠北流入苑。西渠曲而南流，經通化門南西流入城，經此坊，又西南流，經興慶宮，入（應作又）西流，經勝業坊、崇仁坊景龍觀，又西入皇城，經少府監南，屈而北流，又經都水監、太僕寺內坊之西，又北流入成橋下。”

按：龍首渠，《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曾兩次提及此渠流經該坊，《通鑑》卷二〇九睿宗景雲元年《注》亦云。

李綱宅

《長安志》：“東北隅，太子太保李綱宅。”《注》：“綱子孫茂盛，四代總麻服同居，朝廷美之。沅按：《唐書》傳，綱以武德時為太子少保，貞觀時進太子少師，非太保。”

《城坊考》刪去《志》注“沅按”一段。

張文瓘宅

《長安志》：“東門之南，侍中張文瓘宅。”《注》：“後併入興慶宮。”

韋元琰宅

《長安志》：“（張文瓘）宅東，兗州都督韋元琰宅。”《注》：“薛王妃父。”

申王撝宅

《長安志》：“西南隅，申王撝宅。”《注》：“本中書令許敬宗宅，後為無量壽寺，寺廢賜申王撝（為）宅。沅按：《唐書》《傳》云，申王於安興坊東南賜宅，即此是也。”

《城坊考》刪去《志》注中“沅按”文字，增按云：“按申王宅已見安興坊，蓋永嘉之西南即安興之東南，宅毘連二坊也。又按太宗有

《許敬宗家小池賦》云：引涇渭之餘潤，繫咫尺之方塘。蓋引龍首渠水為之也。”

虞世南廟

《長安志》：“（申王搆）宅南，贈禮部尚書、永興公虞世南廟。”
《注》：“廟北（似應作南）近於興慶宮。及廣宮地，明皇以世南盛德之祠，特勅不許毀廢。”

成王千里宅

《長安志》：“街南之西，成王千里宅。”

蔡國公主宅

《長安志》：“南門之東，蔡國公主宅。”《注》：“沅按：本書通義坊下有九華觀，云開元十八年蔡國公主捨宅立。《新唐書》玄宗女無封蔡國者，未詳何人。”

《城坊考》改《志》注為“睿宗女，降王守一，後降裴巽。”

竇希玠宅

《長安志》：“（蔡國公主宅）次東，禮部尚書竇希玠宅。”

《城坊考》在《志》文下注：“李义《和幸禮部尚書竇希玠宅應制詩》曰：家住千門側，亭臨二水傍。”

涼國公主宅

《長安志》：“西北隅，涼國公主宅。”《注》：“此坊隋末有方士云貴氣特盛，自武德、貞觀之後，公卿王主居之多於衆坊。公主睿宗女，降薛伯陽，碑云嫁溫彥博孫曦。沅按：《新唐書》祇言伯陽，蘇頌《神道碑》云公主終永嘉里第。”

《城坊考》刪改《志》注為：“睿宗第六女，降薛伯陽，後降嫁溫彥博孫曦。蘇頌作碑云：公主終永嘉里第。”

按：蘇頌文見《全唐文》卷二五七。

馬存亮宅

《城坊考》：“開府儀同三司、行右領軍衛上將軍馬存亮宅。”
《注》：“李德裕《馬存亮碑》：薨於永嘉里第。”

按：李德裕文見《全唐文》卷七一一。

查呂大防《長安城圖》缺殘頗多，但仍存永嘉坊。據該圖，永嘉坊正中有南北街，但無南門；東西街逼近坊南牆，東西兩端有門。因南北東西四街構成十字，故將全坊分成四部分。但此四部分大小不一，東西兩街均北大南小，乃因東西街偏南之故。《呂圖》在東北隅畫有李綱宅；在西北隅畫有涼國公主宅；東北隅又畫有成王千里宅。呂大防當係據《唐六典》卷七：“興慶宮在皇城之東南，東距外郭城之東垣。”《注》：“即今上（玄宗）龍潛舊宅也。開元初以為離宮，至十四年又取永嘉、勝業坊之半以置朝，自大明宮東夾羅城，複道經通化門磴道潛通焉。”《長安志》卷九《興慶坊》、《玉海》卷一五八《興慶宮》及《長安與洛陽》七章一節均有類似記載。查永嘉坊在興慶宮正北，所謂取半以為朝，當是取近宮之南半部，《呂圖》所畫乃開元十四年取坊擴宮以後事，故成南面無門及東西街緊貼坊南牆。逆料未擴宮前，永嘉坊南面似應有門，而坊內東西街亦應在坊之正中；南北東西四街所分辟之區，亦應大小相等。又《咸寧縣志·長安坊里圖》所示為擴宮前情況，所繪宅第較詳。其餘徐松、福山之《長安城圖》，均為擴宮後之永嘉坊；《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及足立之《長安城圖》則為未擴宮前情狀。

永樂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一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四坊，《長安志》卷七、《城坊考》卷二所記和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之下《志》注云：“坊內橫街之中有古冢，不詳姓氏。”《考》刪《誌》注，另注云：“按永樂《舊書·裴度傳》作平樂。”《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亦謂永樂又曰平樂。《舊書·裴度傳》裴度所居為平樂里者外，《新書·裴度傳》、《通鑑》敬宗寶曆二年《注》、文宗開成三年《注》，皆持

此說。且居處以平樂為名者亦不止裴度一人，《全唐文》卷一五三李義府《大唐故蘭陵長公主碑》即有公主薨於萬年縣平樂里第之說。

【坊內建築】

廢明堂

《長安志》：“西南隅，廢明堂。”《注》：“總章元年（公元六六八年）分萬年縣置，其廡地本越王貞宅，長安三年（公元七〇三年）廢還萬年後，以其廡地賜駙馬都尉裴巽。”

《城坊考》改《志》文“廢明堂”為“廢明堂縣廡”。

按：《志》文欠明，《考》改是。

清都觀、寶勝寺

《長安志》：“（明堂）縣東清都觀。”《注》：“隋開皇七年，道士孫昂為文帝所重，常自開道，特為立觀，本在永興坊，武德初徙於此地，本隋寶勝寺。”

《城坊考》除改《志》文“清都觀”為“宅都觀”外，別無更動。

永壽寺

《長安志》：“（清都）觀東永壽寺。”《注》：“景龍三年，中宗為永壽公主立。”

《城坊考》在《志》注中增云：“按光福坊有永壽公主廟。元稹《答姨兄胡璽之詩》注：璽之寓居永樂南街廟中。疑即此寺也。

《名畫記》：永壽寺有吳道玄畫。”

資敬尼寺

《長安志》：“坊內橫街之北資敬尼寺。”《注》：“隋開皇三年，大（鴻按應作太）保薛國公長孫覽為其父立。”

《城坊考》在《志》注下加按云：“按《舊唐書·元載傳》：載得罪，其女資敬寺尼真一，收入掖庭。又《韓遊瓌傳》：李廣宏者，落髮為僧，舍於資敬寺尼智因之室，以酒食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同謀為逆。”

張說宅

《長安志》：“東南隅，左丞相燕國公張說宅。”《注》：“本侍中王德真宅，說大加修葺焉。《常侍言旨》曰：洪師與說置永樂東南第一宅有永巷者，戒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於此取土。’越月，洪又至，謂燕公曰：‘此宅氣候忽然索漠，恐必甚有取土於西北隅者。’公與洪偕行至宅西北隅，果有取土坑三數，坑皆深丈餘。洪大驚曰：‘禍事，令公富貴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諸郎君皆不得天年。’燕公大駭曰：‘填之可乎？’洪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相連，亦猶人有瘡痛，縱以他肉補之，終無益也。’燕國公子均、均皆為祿山委任，克復後，均賜死，均長流之。沅按：《唐書》傳，均與陳希烈為賊宰相，死於賊中。”

《城坊考》除刪去《志》注中“沅按”及改“瘡痛”為“瘡瘡”外，照錄《志》文。惟《校補記》則云“永巷”二字應作“求土”。

王璿宅

《長安志》：“東門之南，夏官尚書王璿宅。”

王紹宅

《長安志》：“兵部尚書、判戶部事王紹宅。”《注》：“沅按：李絳《神道碑》云，紹終永樂里私第。”

《城坊考》改《志》注為“李絳《王紹碑》：終永樂里私第。”

按：李絳文見《全唐文》卷六四五。

裴度宅

《長安志》：“司徒、中書令晉國公裴度宅。”《注》：“《唐實錄》曰：度自興元請朝覲，宰相李逢吉之徒百計隲阻。有張權與者，既為嗾犬，尤出死力。乃上疏云：‘度名應圖讖，宅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蓋嘗有人與度作讖詞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曾征討淮西，平吳元濟也。又帝城東西橫亘六岡，符《易象》乾卦之數。度永樂里第，偶當第五岡，故權與以為詞。盡欲成事，然竟不能動搖。沅按，《唐書》傳所載與此同。”

《城坊考》刪去《志》注“沅按”文字。

李思忠宅

《長安志》：“右監門衛上將軍李思忠宅。”《注》：“武宗會昌二年，溫彥斯內屬，賜李姓，名思忠，命為左監門衛上將軍，兼撫王傅，賜第永樂坊。”

《城坊考》改《志》正文中“右”為“左”，是。

蕭寔宅

《長安志》：“尚書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寔宅。”

崔昇宅

《城坊考》：“大理卿崔昇宅。”《注》：“《崔昇妻鄭氏墓誌》：終於京兆府永樂里私第。”

按：《唐文拾遺》卷一八有《鄭氏墓誌》，云氏卒時為長安三年八月廿四日。

蘇過宅

《城坊考》：“冀州刺史蘇過宅。”《注》：“《博異志》：天寶中，長安永樂第（似應作里）有一兇宅，居者皆破，後復無人住其舍宇，惟堂廳存。有扶風蘇過，苦貧窮，乃以賤價與本主質之。自夕，自攜一榻，當堂鋪而寢。忽見東牆下有赤物如人形而叫曰：‘咄！’西牆下有物，應曰：‘諾。’過乃於西牆下掘入地三尺，見一朽柱，當心木如血色，其堅如石；又於東牆下掘近一丈，見一方石，闊一丈四寸，長一丈八寸，上以篆書曰：‘夏天子紫金三十斤，賜有德者。’又掘丈餘，得一鐵甕，開之，得紫金三十斤。送爛木於昆明池，遂閉戶讀書。三年，為范陽請入幕，七年內獲冀州刺史，其宅更無事。”

楊憑別宅

《城坊考》：“前京兆尹楊憑別宅。”《注》：“詳下永寧里。”

王珪家廟、唐安寺

《城坊考》：“侍中王珪家廟。”《注》：“《南部新書》：貞觀六年，文皇為王珪置廟於永樂坊東北角。”

按：《唐會要》卷一九《百官家廟》：“（王珪家）廟在永樂坊東北角，貞元八年修唐安寺，移於寺西。”據此，永樂坊應有唐安寺，且因修寺，曾移王珪家廟。

查珪廟乃貞觀六年（公元六三二年）所立，至貞元八年（公元七九二年）仍移而未廢。

趙嘏宅

《城坊考》：“趙嘏宅。”《注》：“按趙嘏有《下第後歸永樂里自題》二首。”

崔生宅

《城坊考》：“崔生宅。”《注》：“《博物志》：博陵崔書生住長安永樂里。”

古冢

《城坊考》：“古冢。”《注》：“在坊內橫街之中。李濟翁《資暇集》云：永樂坊內古冢，今人皆呼為東王公墓，有祠堂加其上，俗以祈祀，稱造化東王公，實大謬也。按韋氏《兩京新記》云：未知姓名，時人誤為東方朔墓也。當時人已誤，今又轉東方朔為東王公，後代必更轉為東里子產矣。”鴻按，古冢，《長安志》在坊名下《注》中也曾提及，但所記不如《考》詳耳。

崔侍郎宅

《全唐文》卷八二四黃滔《代陳獨謝崔侍郎啓》有“新除永樂崔侍郎”句，唐人常將居坊與官職合稱，可知永樂坊應有崔侍郎宅。

梁府君宅

《全唐文》卷九九九闕名《唐易州上谷郡故安定梁府君墓誌銘》云，梁某卒於永樂坊之私第，是永樂坊尚有梁府君第。

蕭嵩宅

《城坊考校補記》在永樂坊下補蕭嵩宅，云係《長安志》所記如此。惟《長安志》列在永樂者乃蕭寔宅，嵩宅實在布政。《補記》誤。

旅舍

《城坊考校補記》云裴度宅旁有旅舍，出自《玉堂閒話》。

李石宅

《城坊考校補記》云“相國李石宅”亦在永樂坊，并注云：“據《廣記》四百七、《舊書》，在親仁坊。”查石宅應在親仁坊，在永樂之說可商。

王同人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二《大唐故泗州刺史琅耶王(同人)妻河東郡裴夫人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廿九年五月六日奄棄背於永樂私第。”

按：永樂乃皇城以南之第四坊，并非“圍外”僻地，觀《志》、《考》所記，達官貴人府第相望，位處京都中心，而《類編長安志》却無永樂之名，甚不可解。另據西安文物史跡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唐永樂坊位置當在今西安市草場坡一帶。

永穆坊

《太平廣記》卷八四《義寧坊狂人》(出《西陽雜俎》)：“元和初，上都義寧坊有婦人瘋狂，俗呼爲五娘，常止宿於永穆墻下。”此“永穆墻”，係義寧坊中一墻？抑是永穆坊之墻，待考。

永興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三坊，《長安志》卷八、《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善果寺

《長安志》：“隋有善果寺，大業中廢。”

長孫晟宅

《城坊考》：“隋右驍衛將軍長孫晟居於此，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晟之女，大業中，后常歸寧。”

左金吾衛

《長安志》：“西南隅左金吾衛。”《注》：“神龍中，自崇仁坊徙。”

荷恩寺

《長安志》：“街西之北荷恩寺。”《注》：“景雲元年睿宗立。”

《城坊考》改《志》“街西之北”為“十字街西之北”，并注云：“按十字街，《長安志》皆刪‘十字’二字，今從《兩京記》增，後倣此。”按唐坊有東、西、南、北四面皆有門者，此類坊由北門至南門有南北縱街，由東門至西門又有東西橫街，交叉處即構成十字街。《長安志》所謂“街西”，即指南北街之西，所謂“之北”，即指東西街之北，本極清楚，改否無關宏旨。

按：福山《長安城圖》在坊內畫有荷恩寺，程大昌《長安城圖》作慈恩寺，誤。詳下魏徵宅條。

魏徵宅

《長安志》：“西門之北，太子太師、鄭國公魏徵宅。”《注》：“本隋安平公宇文愷宅。封演《見聞錄》曰：徵所居室屋卑陋，太宗欲為營構，徵謙讓不受。洎徵寢疾，太宗將營小殿，遂撤其材為造正堂，五日而就。開元中此堂猶在，家人不謹，遭火燒之。子孫哭臨三日，朝士皆赴弔。後裔魏謩相宣宗，居舊第焉。”

《城坊考》照錄《志》文，又在《注》中增云：“按《通鑑》、《會要》并云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于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憲宗命出內庫錢二千緡贖賜魏稠，仍禁質賣。故謩之作相，仍居舊第。崔瑀《魏公先廟碑》，舊宅永興里肇卜貞觀是也。”

按：呂大防《長安城圖》雖殘缺甚多，但仍留存永興坊，坊內并畫有南北街及東西街，坊西北隅有荷恩寺，東北隅有魏徵宅，橫街之南偏西有左金吾衛。惟所畫寺、宅、衛地點與《志》、《考》所記不

無出入。荷恩寺、金吾衛出入尚小，魏徵宅則不合。《志》、《考》言徵宅在西門之北，亦即坊之西半部，呂《圖》却在坊之東北隅，即坊之東半部。記述魏徵宅之史料，除上述者外，尚有《通鑑》卷二三七憲宗元和四年《注》、《太平御覽》卷一八〇《宅》、《冊府元龜》卷一四一、《雍錄》十卷《魏徵宅》、《十七史商榷》卷九一《魏謩世系》等。此類材料不僅相互矛盾，且有錯誤。中華書局本《資治通鑑》元和四年《注》說：“程大昌曰：魏徵宅在丹鳳坊，直出南面永興坊內。”按程大昌乃《雍錄》作者，“程大昌曰”即《雍錄》所記。按景明刻本《古今逸史》所收《雍錄》十卷《魏徵宅》原文為：“魏徵宅在丹鳳門直出南面永興坊內。”查丹鳳門乃大明宮南面之正門，由門向南有丹鳳門街，此街至永興坊而止。可見《通鑑》注將“門”字誤寫成“坊”字。因此之誤，不僅生造出一丹鳳坊，且文意亦晦。又《雍錄》十卷《魏徵宅》云：“封演《見聞錄》曰：‘徵所居室屋卑陋，太宗欲為營造，輒謙不受。洎徵寢疾，太宗將營小殿，遂輟其材為造正堂，五日而就。開元中此堂猶在，家人不謹，遺火燒之，子孫哭臨三日，朝士皆赴弔。’《唐》傳所載亦同。惟百官赴弔，出於詔命，則與封說差異耳！然唐世君臣共知欽重正直，於此可見矣。至《白居易傳》，則又有異焉。曰：‘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徵孫贖故第。居易時為拾遺，當元和四年。建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世不能守，陛下宜為賢者子孫贖而還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若如居易所言，則是太宗殿材所造之寢，至元和猶在，開元中不嘗遭火也。特子孫不能保有，而遂貨鬻之耳。予詳思其理，開元中所火，當是殿材之為正寢者耳，而他屋不嘗皆火也，直以清貧之故，子孫盡舉其有而鬻之，居易深探太宗重徵之意，欲其還贖，使事出朝廷，而不出臣下也。至《會要》所載又異於是曰：‘元和四年，上嘉魏徵諫諍，詔訪其故居，則質賣已更數姓，析為九家矣。上出內庫錢二百萬，贖之以還其家，禁其質賣。’據此所記與《居易傳》略同，當是《會要》欲歸美憲宗，不欲自臣下建請耳。”《雍錄》不僅列舉諸說分

歧之處，且揭櫫其分歧之由，特轉錄以供參考。又《雍錄》三卷有一幅《唐都城內坊里古要跡圖》（即程大昌《長安城圖》），亦有永興坊，坊內除列魏徵宅外，還標有慈恩寺。此慈恩寺或即《志》、《考》等所記荷恩寺之訛。崔瑛文見《全唐文》卷七四一。

戴休顏宅

《長安志》：“左龍武軍統軍咸寧郡王戴休顏宅。”《注》：“賜第。沅按，《唐書》傳，但言為左龍武將軍，不及咸寧郡王。”

《城坊考》除改《志》《注》中“沅按”兩字為“畢氏曰”外，全錄《志》文。

風翔陳許湖南進奏院

《長安志》、《城坊考》均有此院在坊內之記載。

任丹宅

《城坊考》：“右豹韜衛長史贈丹州刺史任丹宅。”《注》：“王維《任丹碑》，寢疾，卒於永興里第。”

按：王維文見《全唐文》卷三二六。

劉感宅

《城坊考》：“雲麾將軍左龍武將軍劉感宅。”《注》：“李震《劉感墓誌》，薨於永興里之私第。”

太常樂工宅

《城坊考》：“太常樂工宅。”《注》：“《新書》：讓皇帝之子瑀知音。嘗早朝過永興里，聞笛音，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他日識之，曰：‘何故卧吹？’笛工驚謝。”

民家

《城坊考》：“民家。”《注》：“《酉陽雜俎》：唐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鷄聲喧鬧。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令塞之。”

清都觀

《長安志》卷七永樂坊下清都觀《注》云：“隋開皇七年，道士孫

昂為文帝所重，常自開道，特立為觀，本在永興坊，武德初徙於此地。”據此，永興坊內本尚有清都觀。

福林寺、太原寺

《長安志》卷十《安定坊》下福林寺《注》云：“武德元年置太原寺於永興坊，以義師初起太原，因以名寺。後移於此，咸亨三年改為福林寺。”據此，永興坊內原尚有太原寺。

神策軍捧日都軍營

《舊唐書·昭宗紀》乾寧二年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等）縱火剽東市，請上出幸。上聞亂，登承天門，遣諸王率禁兵禦之。捧日都頭李筠率本軍侍衛樓上。矢及御座之樓扉，上懼下樓，與親王、公主、內人數百，幸永興坊李筠營。”《太平御覽》卷一一六《唐昭宗》亦有同樣記載。按捧日是當時神策軍諸都之一，都頭是一都之首。據引文，永興坊乃有神策軍捧日都軍營。

閻志和宅

《冊府元龜》卷六六五：“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壬申即位，（辛丑）賜品官閻志和永興坊宅一區。”據此，永興坊當有品官閻志和宅。

許儼宅

《太平廣記》卷一一一《許儼》引《法苑珠林》文：“唐龍朔、麟德中，京師永興坊許儼，取魚為業，後患疾，冥然若死。”據此，永興坊當有漁人許儼宅。

孫迴璞宅

《城坊考校補記》：“殿中侍醫孫迴璞宅。”注：“《冥祥記》，孫迴璞與魏徵鄰家。”

開休元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三三《開休元墓誌》：“以開元廿一年五月七日遇疾卒於西京永興里之私第。”

按：史料與永興坊有關之可參考者尚有：《舊唐書·太宗文德皇

后長孫氏傳》、《新書·李瑀傳》、《太平御覽》卷七二八、《太平廣記》卷二〇四《漢中王瑀》等。

另據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唐永興坊遺址當在今西安市解放路南段。

永豐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三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王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三〇《大唐故臨清縣令琅邪王君妻李氏墓誌銘并序》：“以顯慶二年七月卅日，終於河南縣永豐坊。”

王俱夷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四八《唐常州無錫縣令楊府君夫人王氏(俱夷)墓誌銘》：“以光宅元年九月十八日，卒於洛陽永豐里家第。”

馬延徽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一七《大唐故鶴台府果毅扶風馬府君(延徽)墓誌銘并序》：“以天寶三載四月十五日寢疾終於東京永豐里之私第。”

裴公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九四李翼《唐太子左贊善大夫裴公故夫人隴西縣君李氏墓誌銘并序》：“以天寶十三載正月四日，怛化於永豐里之私第。”

裴銑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九九《唐故原城府別將裴君(銑)墓誌銘并序》：“以天寶十三載六月寢疾終於永豐里之私第。”

李惟一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〇八陳圓《唐故天平軍節度隨軍將仕郎左內率府兵曹參軍李府君(惟一)墓誌銘并序》：“大中四年五月一日遇疾終于東都永豐里之私第。”

楊再思宅

《城坊考》：“尚書右僕射楊再思宅。”

崔泰之宅

《城坊考》：“戶部尚書崔泰之宅。”

吳師道宅

《城坊考》：“吳師道宅。”

陰公宅

《城坊考》：“邠王府長史陰公宅。”《注》：“張均《陰府君碑》：寢疾東都，終于永豐第。按陰君夫人即燕公之妹。”

按：張均文，見《全唐文》卷四〇八。

杜氏宅

《城坊考》：“太子賓客杜氏宅。”《注》：“《唐詩紀事》：蔣防有《杜賓客永豐里新居詩》。”

柳樹

《城坊考》：“西南隅，柳樹。”《注》：“盧貞《和白尚書賦永豐柳詩序》：永豐坊西南角，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

按：《太平廣記》卷一九八《白居易》引《雲溪友議》云：“唐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楊柳詞》以通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廣記》云柳樹在“東南角”，與《考》記不同，似應以《雲溪友議》說為準。

平康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五坊，《長安志》卷八、《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菩提寺、保唐寺

《長安志》：“南門之東菩提寺。”《注》：“隋開皇三年，隴西公李敬道及僧惠英所奏立寺。《酉陽雜俎》曰：寺之制度，鐘樓在東。惟此寺緣李石座宅在東，故建鐘樓於西。寺內有郭令玳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寶帳。大中六年，改為保唐寺。”

《城坊考》除改《志》注“李石座”為“李林甫”外，增注云：“《寺塔記》：佛殿東西障日及諸柱上圖畫，是東廊舊鄭法士畫；開元中，因屋壞移入大佛殿內槽北壁。食堂前東壁上，吳道玄畫《智度論色傷變》，偈是吳自題；筆蹟道勁，如磔鬼神毛髮。次堵畫禮骨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佛殿內槽後壁，吳道玄畫《消災經》事，樹石古險。元和中，上欲令移之，慮其摧壞，乃下詔擇畫手寫進。佛殿內槽壁《維摩變》，舍利弗角膝而轉，元和末，俗講僧文淑裝之，筆蹟盡矣。故興元鄭公尚書題此壁僧院詩曰：‘但慮彩色污，無虞壁脾肥。’置寺碑陰，雕飾奇巧，相傳鄭法士所起樣也。初會覺上人以利施起宅十餘畝，工畢，釀酒百石，列餅饗於兩廊下，引吳道玄觀之。因謂曰：‘檀越為我畫，以是賞之。’吳生嗜酒且利賞，欣然而許。中三門內東門，張希復云是吳生弟子王耐兒之手也。《名畫記》：菩提寺有吳道玄、楊廷光、董諤、耿昌言畫。按祿山之亂，王維禁在菩提寺。顏魯公《坐位帖》，言菩提寺行香，當即此寺。”

《城坊考校補記》補云：“《紀聞》：開元十八年，西京菩提寺長生猪死，焚之得舍利百餘粒。”

《太平廣記》卷九八《東草師》（出《酉陽雜俎》）：“長安平康坊菩

提寺，先有僧，不言姓名。常負束藁，坐卧於寺西廊下，不肯住院。經數年，寺綱維或勸其住房，曰：‘尔厭我耶？’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燼耳，無血腥之臭。衆方知其為異人，遂塑灰為僧於佛殿上，世號為束草師。”據此，平康坊菩提寺佛殿上，當有束草師塑像。

按：菩提寺之所以鐘樓在西，《長安志》云“緣李石座宅在東”，《城坊考》云“緣李林甫宅在東”。證之《太平廣記》卷四〇三《寶骨》（亦出《西陽雜俎》）及事實，當以《考》說為是。

陽化寺

《長安志》：“街之北，陽化寺。”《注》：“隋內史舍人于宣道為父建平公義、母獨孤夫人所立。”

《城坊考》改《志》文“街之北”為“十字街之北”。

李穆宅、長寧公主府

《長安志》：“西北隅隋太師申國公李穆宅。”《注》：“其地景龍中為長寧公主府及鞠場，景雲中廢，併毬場散賣與居人。”

褚遂良宅、褚亮宅

《長安志》：“西門之南尚書左僕射河南郡公褚遂良宅。”《注》：“自遂良父太常卿亮居焉。沅按，《唐書》傳云代張行成為尚書右僕射。”

《城坊考》刪《志》注中沅按文字。

韋澄宅

《長安志》：“西南隅，國子祭酒韋澄宅。”

蘭陵公主宅、竇懷哲宅

《長安志》：“蘭陵公主宅。”《注》：“太宗女，降兗州都督竇懷哲。”

《城坊考》除改《志》注“太宗女”為“太宗第十九女”外，其餘全錄《志》文，并申述云：“李義府《蘭陵長公主碑》：遺疾，薨於雍州萬年縣之平康里第。”

萬安觀、永穆公主宅、姚元崇宅、太平公主宅、郭虔瓘宅、華封觀

《長安志》：“萬安觀。”《注》：“天寶七載，永穆公主出家，捨宅置

觀。其地西南隅，本梁國公姚元崇宅。次東，即太平公主宅。其後勅賜安西都護郭虔瓘。後悉併為觀。”

《城坊考》：在《志》《注》中加“《名畫記》：觀內公主影堂，李昭道畫山水。”

按：《唐會要》卷五〇載平康坊有華封觀，所記建觀始末，與《志》、《考》所說萬安觀全同，可見萬安當又名華封。

李林甫宅、李靖宅、陸頌宅、李令問宅、嘉猷觀、廢蠻院

《長安志》：“東南隅右相李林甫宅。”《注》：“本尚書左僕射衛國公李靖宅，景龍中韋庶人妹夫陸頌所居。韋氏敗，靖侄孫散騎常侍令問居之，後為林甫宅。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擠大臣，即處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又說其宅有妖怪。東北隅溝中，至夜每火光起，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奏分其宅東南隅，立為嘉猷觀。”

《城坊考》除錄《志》文外，又在《注》中增云：“《宣室志》：泓師者，以道術聞。常過李靖宅，謂人曰：‘後之人有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李林甫為奉御，居焉。泓師曰：‘如果是，十有九年居相位。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及矣。’林甫果相玄宗，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痺，不可乘以過，遂易舊製。既毀其簷，忽有蛇十數萬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即罷而不復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開天傳信記》：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即李林甫舊第。”

嘉猷觀

《長安志》：“嘉猷觀。”《注》：“見上。明皇御書金字額以賜之，林甫奏女為觀主。觀中有精思院，王維、鄭虔、吳道子皆有畫壁。林甫死後改為道士觀，擇道術者居之。”

王志愔宅

《長安志》：“南門之西刑部尚書王志愔宅。”

崔泰之宅

《長安志》：“(王志愔宅)次北，戶部尚書崔泰之宅。”

按：《千唐誌齋藏誌》六三〇崔沔《大唐守工部尚書贈荊州大都督崔公(泰之)墓誌銘并序》記有泰之卒時，但因文字不全，只能推測為開元十至二十年間，月是六月，日不詳。

裴光庭宅

《長安志》：“侍中裴光庭宅。”

《城坊考》於《志》文下添《注》云：“張九齡《裴光庭碑》：薨於京師平康里之私第。”

按：張九齡文見《全唐文》卷二九一，又王昶《金石萃編》卷八〇亦載《裴碑》，并云玄宗御書。

張宏靖宅、崔融宅

《長安志》：“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張宏靖宅。”《注》：“本國子司業崔融舊第，有融題壁處。沅按……(鴻按，以下所云為宏靖官爵，從略)”

《城坊考》刪沅按之文。

進奏院

《長安志》：“同華河中河陽襄魏涇原靈武夏州昭義浙西東容州進奏院。”

孔穎達宅

《城坊考》：“太子右庶子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護軍孔穎達宅。”《注》：“于志寧《孔穎達碑》，薨於萬年縣平康里第。”

按：于志寧文見《全唐文》卷一五四。

臧懷亮宅

《城坊考》：“左羽林大將軍臧懷亮宅。”《注》：“李邕《臧懷亮碑》，薨於京師平康里之私第。”

按：李邕文見《全唐文》卷二六五。

王哲宅

《城坊考》：“虔州刺史王哲宅。”《注》：“《酉陽雜俎》：唐虔州刺

史王哲，在平安里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石子。”

《太平廣記》卷一四四亦記有《西陽雜俎》文，較為詳備。

王備宅

《城坊考》：“汧陽郡太守王備宅。”《注》：“王維《汧陽郡太守王公夫人安喜縣君成氏墓誌》，薨於長安平康里之私第。安喜縣君乃王濡之母，濡之父名備，官至定州刺史，備之祖，即石泉公方慶。”

按：王維文見《全唐文》卷三二七。

霍國夫人王氏宅

《城坊考》：“霍國夫人王氏宅。”《注》：“楊綰《汾陽王妻霍國夫人王氏碑》，終於平康里之私第。”

按：楊綰文見《全唐文》卷三三一。

陳萇宅

《城坊考》：“校書郎陳萇宅。”《注》：“柳宗元《伯祖妣李夫人墓誌》，終於平康里。按，館於第三壩校書郎渭南尉穎川陳家。又宗元《亡姑陳夫人權墓誌》，前渭南縣尉穎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終於平康里。”

按：柳宗元文見《全唐文》卷五九〇。

趙虔章宅

《城坊考》：“河南府錄事趙虔章宅。”《注》：“孫溶《趙虔章墓誌》：告終於平康里私第。溶，一作容。”

按：《唐文拾遺》卷三二、《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七均載《虔章墓誌》。

馮震宅

《城坊考》：“馮震宅。”《注》：“《續玄怪錄》：扶風馬震居長安平安里坊（坊似應作第或宅），正晝聞叩門，往看，見一賃驢小兒，云：‘適有一夫人，自東市賃某驢至此入宅，未還賃價。’其家實無人來，且付錢遺之。經數日又聞扣門，亦又如此，乃置人於門左右候之。是日果有一婦人從東乘驢來，漸近識之，乃是震母，亡十一年矣，葬

於南山，其衣服尚是葬時者。”

按：《城坊考》正文作馮震，《注》中又云馬震，校之《太平廣記》卷三四六所引《續玄怪錄》文，當以作“馬”爲是。

邢鳳宅

《城坊考》：“邢鳳宅。”《注》：“沈亞之《異夢錄》：邢鳳帥家子，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得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櫺來。”

按：沈亞之文見《全唐文》卷七三七。

三曲

《城坊考》“三曲”。《注》：“《北里志》云：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墻一曲，卑屑妓所居。”

按：三曲乃妓女所居，叙平康里妓女生活及狎妓情況者以孫榮《北里志》爲詳。《通考》卷二九所引《容齋隨筆》均有記載，可以參閱。

鳴珂曲、李娃宅、舉子友朋住處

《太平廣記》卷四八四《李娃傳》：“（天寶中）鄭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毘陵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坊）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

張堪宅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三《大周朝散大夫上柱國行司府寺東市署令張府君（堪）妻田雁門縣君墓誌文》：“以天授二年五月十六日薨於萬年縣平康坊之私第。”

按：《唐文拾遺》卷六五、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〇、武樹善《陝西金石志》卷一〇、端方《匋齋臧石記》卷一九均載《張妻田氏墓誌》。

楊執一宅

《文物雜誌》一九六一年第八期《楊執一墓誌》：“夫人李氏，隴西成紀人，以開元四年三月三十日終於平康里第，春秋四十有八。”

按：楊執一在安邑坊亦有宅。

張府君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志》卷一五《唐故游擊將軍行蜀州金堤府左果毅都尉張府君夫人吳興姚氏墓誌銘并序》：“貞元四年五月八日寢疾終於上京平康里之私第也。”

查殘缺之呂大防《長安城圖》，對平康坊繪示甚詳。標出十字街。東西街街北，偏東陽化寺，偏西李穆宅。街南東部繪李靖宅，宅西菩提寺，西部有王志愔宅，宅西褚遂良宅。所畫位置大致與《志》、《考》所記相近。又福山《長安城圖》在坊西北隅有陽化寺，南門之東有菩提寺，亦與《志》、《考》所記大致相合。福《圖》對寺、觀之標示極為注意，平康祇有兩寺而未出萬安觀與嘉猷觀，或因福《圖》所繪是開元三至十年間事，當時尚無兩觀。又《長安志》卷一記萬年縣說：“社壇在縣東南二十里平康坊。”此乃記後日之事，非復唐舊矣。另據一九八三年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唐平康坊遺址當在今西安市和平門南。

平樂坊

詳永樂坊。

玉樓坊

詳務本坊。

玉鷄坊

乃洛陽洛水之北漕渠之南自西向東之第二坊，《城坊考》卷五

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繪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按《水經注》，含始受玉鷄之瑞于洛水，故坊以爲名。李庾《東都賦》：左掖通東，右掖洞西，籠故地之銅駝，抱舊里之玉鷄。”

按《城坊考》卷五《歸義坊》坊名之下《注》云：“坊南即玉鷄坊，漣水自北來，東南合洛河。”由徐松《洛陽城圖》可見，漣渠由東向西流經歸義、玉鷄兩坊交界處；漣水自北而來，中分歸義，至玉鷄西北角會漣然後入洛。

正平坊

《長安志》卷十列有正平一坊，但“疑改易坊名”，難以確定位置。坊內建築，《志》云：“安國觀。”《注》：“本太平公主宅，長安二年（公元七〇二年），睿宗在藩，公主奉焉。至景雲元年（公元七一〇年），立爲觀，乃以本封爲名。開元十年（公元七二二年），玉真公主居之，改爲女冠觀。”《城坊考》以玉真公主所居之玉真觀在輔興坊，因“疑輔興即正平改名也”。

按：徐松《洛陽城圖》在定鼎門街之西第一街街西自南向北第二坊處，繪有正平坊，是洛陽有正平坊。《城坊考》卷五在坊名下注云：“正或作政，非。”至於坊內建築，《城坊考》載：一、“孔子廟。”二、“國子監。”《注》：“開元初，祕書監吳道師撰碑立廟前。《舊書·儒學傳》，尹知章卒，門人孫季良等立碑于東都國子監之門外，以頌其德。”（鴻按，廟監分立，《注》中兩句，一注廟，一注監，應將上句注在廟下方合。）三、“安國女道士觀。”《注》：“本太平公主宅。安慶緒囚甄濟于安國觀，見《舊書·忠義傳》。李商隱爲《馬懿公郡夫人王氏黃籙齊文》（齊應作齋，因二字形近致誤，見《全唐文》卷七八〇李商隱文），妾某，住河南府河南縣正平坊安國寺內。”四、“常州刺史平貞育宅。”《注》：“張說《平貞育碑》，薨於河南之正平里第。”五、“兵部尚書李迥秀宅。”《注》：“《舊書》本傳，所居宅中生芝草數莖；

又有猫，爲犬所乳；中宗以爲孝感所致，使旌其門閭。”六、“左散騎常侍襄陽郡王路應宅。”《注》：“韓愈《路應碑》：薨於東都正平里第。”此外史料與洛陽正平坊有關可供參考者，有《唐會要》卷五〇《觀》、《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等，其張說、韓愈碑文，則見《全唐文》卷二二九、卷五六二。

綜上有關正平坊記述，洛陽之有正平坊，當無問題。長安有否，則俟考。如將以上引文中關於玉真公主材料與輔興坊有關玉真公主材料合而觀之，可推斷玉真公主在長安居輔興坊玉真觀，在洛陽居正平坊安國觀，此外又居王屋山靈都觀。倘不能因公主居靈都而疑王屋乃輔興之改名，自亦不應因公主居安國，而疑正平係輔興之改名。故長安本無正平坊。《長安志》誤認玉真僅居長安，遂將洛陽的正平坊移置長安城內，但長安實無正平也。《長安志》祇述長安，不記洛陽，將正平列於諸坊之尾，此誤已不當。《城坊考》兼記長安洛陽兩京，創“疑輔興即正平改名也”之說，是又踵其誤，益誤後人矣。

正俗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二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說：“按《宣室志》：長慶初，洛陽利俗坊有民，行車數輛，將出長夏門。有一人負布囊，求寄囊於車中，因返入利俗坊。疑利俗即此正俗也。”

按：《太平廣記》卷三四六錄自《宣室志》之《利俗坊民》記述利俗坊民事較詳，可參閱。

【坊內建築】

玄元觀

《城坊考》記該觀在此坊。

李固言宅

《城坊考》：“太子太傅分司東都李固言宅。”

李從遠宅

《城坊考》記從遠宅在此坊。

盧氏宅

《城坊考》：“盧氏宅。”《注》：“竇從直《盧公夫人崔氏墓誌》：元和甲午，終於東都正俗里之私第。”

按：竇從直文載《全唐文》卷四三八，全名為《唐故河南府司錄盧公夫人崔氏墓誌銘》。

元素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〇二《大唐故朝議郎前行魏州司法參軍事上柱國元府君(素)墓誌銘并序》：“以開元七年三月廿二日，終於東都正俗里。”

張惠則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五六《唐故金明縣令上柱國張府君(惠則)墓誌銘并序》：“終河南府河南縣正俗里之私第。以開元廿四年十月九日，與夫人□氏同窆于北邙山金谷鄉之原。”

布政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四坊，《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惟《長安志》卷十，將此坊列為自北向南之第三坊，實誤，詳見頌政坊。坊名下，《長安志》注說：“本名隆政，避明皇名改。”《城坊考》照錄《志》《注》。《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亦云布政又名隆政，《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同，并述“隆”改“布”之由。

【坊內建築】

明法寺、道覺寺

《長安志》：“隋有明法、道覺二寺，大業、武德中并廢。”

法海寺

《長安志》：“西門之南法海寺。”《注》：“本隋江陵總管清海公賀拔業宅，開皇九年，為沙門法海捨宅立寺，因以法海為名。”

《城坊考》改“賀拔業”為“賀拔華”。

濟法寺

《長安志》：“北門之東，濟法寺。”《注》：“隋開皇二年，沙門法藏所立，地本梁邨之佛堂及武侯將軍韋和業宅。其佛殿隋光德太子之寢堂。太子薨後，捨施於此造西禪院，房國公蘇威所立。”

明覺尼寺

《長安志》：“街東之北明覺尼寺。”《注》：“本隋御史大夫裴蘊宅，開皇中大保河間王宏立為寺，本名顯，避中宗諱改。”

右金吾衛

《長安志》：“東北隅右金吾衛。”《注》：“隋曰右武后府。”

胡祆祠

《長安志》：“西南隅胡祆祠。”《注》：“武德四年立，西域胡祆神也。祠內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職。沅按，胡祆神始末，見《北魏書》，靈太后時立此寺。”

《城坊考》改《志》注中“薩寶”為“薩寶”，是；又改“胡祆神也”為“胡祆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并改“沅按”為“畢氏曰”。

鎮國公波若寺

《長安志》：“東南隅廢鎮國公波若寺。”《注》：“本蔣王暉園地，景龍三年立為寺，景雲中廢。”

《城坊考》改《志》文“公”字為“大”字。

魏知古宅

《長安志》：“東門之北侍中魏知古宅。”

蕭嵩宅

《長安志》：“中書令蕭嵩宅。”

《城坊考》在《志》文之下添《注》：“張說《贈吏部尚書蕭灌碑》：夫人京兆韋氏，逝於京師布政里。按即蕭嵩之父母。”

按：張說文見《全唐文》卷二二九。

竇瑰宅

《長安志》：“開府儀同三司竇瑰宅。”《注》：“賜第，昭成太后之弟。沅按，瑰即希瓘，後改名。”

《城坊考》全錄《志》列坊內建築，惟獨刪去瑰宅，蓋因下文福祥觀下有《注》之故。

福祥觀

《長安志》：“福祥觀。”《注》：“即（竇）瑰宅，天寶十三載立為觀。”

《城坊考》改《志》《注》為：“本畢國公竇瑰宅，天寶十三載立為觀。”

《唐會要》卷五〇《觀》：“福祥觀。（在）布政坊，本開府竇瑰宅。”此記竇氏名，與《志》、《考》均不同。

舍利澄宅

《長安志》：“左神武大將軍河間郡王舍利澄宅。”

善果寺

《長安志》：“善果寺。”《注》：“《舊圖》，西南隅。”

梁君宅

《城坊考》：“功曹參軍梁君宅。”《注》：“《梁君故夫人成氏墓誌》：夫人諱淑，雍州渭南縣主簿第三女，成肅公之後也，卒於隆政里第。”

按：《陝西金石誌》卷九、《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三七、《唐文拾遺》卷六四均載有《梁君夫人墓誌》，惟《拾遺》將成淑作程叔。

權自挹宅

《城坊考》：“朝議郎行尚書倉部員外郎集賢院侍制權自挹宅。”《注》：“權德輿《權自邑墓誌》，終于布政里私第。”

按：權德輿文見《全唐文》卷五〇二。

王璿宅

《城坊考》：“尚書都官令史王璿宅。”《注》：“《冥報記》：永徽二年六月九日，尚書都官令史王璿暴死，吏驅行出金光門，令入坑。璿拜謝，放歸乃甦。買白紙作錢，併酒食，自於所居隆政坊西渠水上燒之。按渠謂永安渠，渠經布政坊之西。”參見本坊永安渠條。

旅館

《城坊考》：“旅館。”《注》：“《李娃傳》：天寶中，鄭生自毘陵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北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立。生停驂久之，密訊其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扣其門，一姥延生遷賓之館，命娃出烹茶斟酒。久之，日暮，鼓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給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俄徙坐西堂，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家于李之第。歲餘，資財僕馬蕩然。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尚無孕嗣。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耐求之，可乎？’生與娃同謁祠宇，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息而覲之。’生如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曰：‘至矣。’娃引生偕入西戟門偏院中。食頃，有一人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宜速歸。’娃前往，其姨留生議喪事。日晚，生往之舊宅，門扃鑰甚密。生詰其鄰，曰：‘姥徙居且再宿矣。’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賃榻而寢，質明乃去。既至，連扣其扉，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曰：‘此崔尚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三日，遵疾甚篤。邸主懼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

竇希球宅

《全唐文》卷二九七裴耀卿《太子賓客贈太子太師竇希球神道碑》：“以開元二十一年正月，薨於長安布政里之賜第。”據此，布政

坊當有竇希球賜第。

按：《長安志》卷一二《長安》：“義陽鄉，在縣西南二里，管布政里。”《注》：“沅按，裴耀卿撰《冀公希球神道碑》云：薨于長安布政里賜第。”據此可見，唐代市區一坊，宋代已成郊區一鄉矣。

仗內教坊

《唐會要》卷三四《雜錄》：“（元和）十四年正月，詔徙仗內教坊於布政里。”是布政坊乃有仗內教坊。

張無是宅、王富翁宅

《太平廣記》卷一〇〇《張無是》：“唐天寶十二載冬，有司戈張無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絕，門閉，遂趨橋下而跽。夜半，忽有數十騎至橋駐馬言。使乙至布政坊，將馬一乘，往取十餘人。其二人，一則無是妻，一則同曲富叟王翁，無是聞之大驚。俄而取者至，云諸人盡得，唯無是妻誦《金剛經》，善神護之，故不得。因喝所得人名，皆應曰：‘唯。’無是亦識王翁，應聲答曰：‘畢。’俄而鼓動，無是歸家，見其妻猶誦經坐待。無是既至，妻曰：‘汝常不外宿，吾恐汝犯夜，故誦經不眠相待。’天曉，聞南鄰哭聲，無是問之，則王翁死矣。無是大懼，因以具告其妻，妻亦大懼。因移出宅，謁名僧發誓，願長齋，日則誦經四十九遍，由是得免。”據此，布政坊當有張無是及王富翁宅，南北相鄰，同在一曲。

王常散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志》卷一八《唐故文林郎守江州彭澤縣尉王府君（常散）夫人清河郡張氏合祔墓記》：“夫人大中二年戊辰四月十二日終布政里。”

永安渠、清明渠

據《長安志》卷十及《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與有關地圖，永安渠自南向北流經該坊西部，清明渠自南向北曲折由該坊東南角流過，故該坊之內，凡有兩渠，永安在西，清明在東。前《城坊考》所記王璠於西渠水上燒紙，西渠即指永安渠。

波斯胡寺

《長安志》卷十《醴泉坊》記載，該坊西南隅祆祠之西，尚有波斯胡寺。

查史料與布政坊有關可供參考者有《太平廣記》卷三八〇《王璵》、卷四八四《李娃傳》等。

北市坊

按《城坊考》圖、文均無此坊，茲據《千唐誌齋藏誌》補，所在不明。

【坊內建築】

田少直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五八郭夷簡《唐故田府君(少直)墓誌銘并序》：“以大和七年六月九日遘疾終于洛陽北市之里。”

衛義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六七《唐故衛公(義)夫人渤海高氏墓誌銘并序》：“以開成三年六月十七日寢疾終于洛陽北市里之私第。”

北里坊

乃洛陽洛水之南自西向東第一條南北大街(亦即是定鼎門街之西第四條南北大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一坊，徐松《洛陽城圖》即按此而繪，《城坊考》卷五所記亦同。

【坊內建築】

吳少微宅

《城坊考》：“吳少微宅。”《注》：“吳少微《哭富嘉謨詩序》：河南富嘉謨卒，予時寢疾于洛陽北里。”

白象坊

程鴻詔《唐兩京城坊考校補記·洛渠》條補注云：“《伽藍記》，洛水橋南道東，後魏時有白象坊。”據此，白象乃後魏之坊，非隋唐所有。

民和坊

詳仁和坊。

弘化坊

詳崇化坊。

弘光坊

《城坊考校補記》在列舉長安外郭城諸坊坊名時云：“崇化本弘光。”但《長安志》在崇化坊坊名下《注》中說：“本名宏化，避孝敬皇帝諱改。”《城坊考》照錄《志》注。可見《補記》所記全誤，隋唐諸坊，無名弘光者，僅有宏(弘)化。

弘教坊

《舊書·五行志》：“(永淳元年)洛水大漲，漂損河南立德、弘敬、洛陽景行等坊二百餘家，壞天津橋及中橋。”

《舊書·高宗紀》永淳元年“(五月)自丙午連日澍雨，洛水溢壞天津及中橋、立德、弘教、景行諸坊。”

以上所記明係一事，但一作弘教，一作弘敬，顯有一誤。無論

弘教抑或弘敬，《城坊考》及徐松《洛陽城圖》均無此坊，僅在立德、景行二坊之間，有歸義坊，豈弘教或弘敬乃歸義之別名歟？

【坊內建築】

王夫人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五二《大唐故王夫人墓誌銘》：“以總章□年正月三日，卒於弘敬里私第。”

許行本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九二《大唐故滄州東光縣令許君（行本）墓誌銘并序》：“以上元二年二月寢疾終於洛陽弘教里之私第。”

司馬寔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上《□唐故襄州長史司馬府君（寔）墓誌銘并序》：“垂拱二年四月十二日歿於□都弘教里第。”

孫阿貴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八五《大周遊騎將軍左武威衛永嘉府左果毅都尉長上直營繕監上柱國孫阿貴夫人故成都縣君竹氏（須摩提）墓誌銘》：“以大足元年三月一日，卒於神都弘敬里之私第。”

弘敬坊

詳弘教坊。

弘業坊

詳大業坊。

弘德坊

詳崇德坊。

六 畫

守政坊

按《城坊考》圖、文均無此坊，茲據《千唐誌齋藏誌》補，惟不詳所在。

【坊內建築】

王瑾宅

詳清化坊王瑾宅。

安仁坊

乃朱雀門街東側從北向南之第三坊，《長安志》卷七、《城坊考》卷二所記及五圖所畫均同。關於坊名，《長安志》注云：“本名安民門（鴻年按：“門”應作“坊”），永徽元年改。”《城坊考》除刪去《志》注錯字“門”字外，仍錄《志》文。

《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載，永徽元年為避太宗諱，將坊名“安民”改為“安仁”。

【坊內建築】

薦福寺浮圖院

《長安志》：“西北隅，薦福寺浮圖院。”《注》：“院門北開，正與寺門隔街相對，景龍中，官人率錢所立。”

《城坊考》在《志》注中加文云：“柳宗元《鶴說》：有鶯曰鶯者，巢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

劉延景宅、王昕宅

《長安志》：“東南隅，贈尚書左僕射劉延景宅；坊西南，汝州刺

史王昕宅。”《注》：“延景，即寧王憲之外祖；昕，即薛王業之舅；皆是親王外家，甲第并列，京城美之。”

萬春公主宅

《長安志》：“萬春公主宅。”《注》：“明皇女，降楊錡。沅按，公主初降楊肱，又嫁楊錡。”

《城坊考》改《志》注為：“玄宗第二十五女，初降楊肱，又嫁楊錡。”

章仇兼瓊宅

《長安志》：“戶部尚書兼殿中監章仇兼瓊宅。”

元載宅

《長安志》：“前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宅。”《注》：“《談賓錄》曰：元載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又於近郊起亭榭，帷帳什器，皆如宿設。城南別墅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二百餘人。《杜陽編》曰：載宅有芸輝堂，芸輝，香草名也，出于闐國。《唐實錄》曰，毀元載祖及父母墳墓、斲棺棄柩及焚毀載私廟木主。并毀大寧、安仁里二宅，充修葺百官廡宇，汙官之義也。又貶同州刺史宋晦為澧州員外司馬，晦嘗任魏州刺史，率百姓採盧氏山木，為載造東都私第故也。”

張孝忠宅

《長安志》：“義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谷郡王張孝忠宅。”《注》：“沅按，權德輿《孝忠夫人鄧國夫人谷氏神道碑》云：夫人終於安仁里私第。”

《城坊考》除刪去《志》注中“沅按”二字外，照錄原文。

按：張茂昭乃張孝忠長子，張茂宗乃茂昭弟，茂昭承父職為義武軍節度使在鎮，茂宗尚主，居京師。據《全唐文》卷五〇一權德輿《鄧國夫人谷氏神道碑銘序》及卷五〇四權德輿《鄧國夫人谷氏墓誌銘序》：夫人於德宗貞元十一年來京，十二年終於安仁里第。此安仁里第蓋即孝忠故第，當時為茂昭所住。另《新唐書·張茂昭

傳》：“入朝，爲帝（德宗）從容言河朔事，帝竦聽。賜良馬、甲第。順宗立，復遣之鎮。賜女樂二人，固辭，車至第門，茂昭引詔使辭。復賜安仁里第，亦讓不受。”《舊書·張茂昭傳》、《冊府元龜》卷四〇九亦有類似記載。據此，是順宗又欲另賜張茂昭第於安仁里，但未接受耳。

崔造宅

《長安志》：“太子右庶子崔造宅。”

《城坊考》於《志》文之下加《注》：“權德輿《崔公夫人柳氏祔葬墓誌》：故相國安平公夫人河東縣君，考終命於京師安仁里。”

按：權德輿文見《全唐文》卷五〇四。

于頔宅

《長安志》：“太子賓客燕國公于頔宅。”

《城坊考》在《志》文下加《注》：“權德輿《衛國夫人李氏墓誌》：薨於安仁里第。夫人即于公之妻。”

按：權德輿文見《全唐文》卷五〇四。

杜佑宅

《長安志》：“太保致仕岐國公杜佑宅。”

《城坊考》在《志》文下加《注》：“《舊書·杜佑傳》：甲第在安仁里。權德輿《杜佑墓誌》：啓手足於安仁里。按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啓》：某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開元末，有屋三十間而已。元和末酬償息錢，爲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奔走困苦，無所容歸，於延福私廟支柱敝壞而處之。然牧自撰《墓銘》云：某月某日終於安仁里。是其後仍得舊居也。”

按：權德輿文見《全唐文》卷五〇五，杜牧《上宰相第二啓》見《全唐文》卷七五三，自撰《墓誌》見《全唐文》卷七五四；此外尚有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啓》，載《全唐文》卷七五三，亦可參考。

元稹宅

《城坊考》：“武昌軍節度使元稹宅。”《注》：“按《唐詩紀事》：元

稹《贈毛仙翁詩序》：仙翁謂余曰：‘入相之年相候於安仁里。’余拜而言曰：‘果如仙約，然香拂榻，以俟雲駕焉。’《雲溪友議》亦言安仁元相國。是元稹入相時居此里。”

鄭綱宅

《太平廣記》卷一三七《鄭綱》：“唐丞相鄭綱宅在昭國坊南門，忽有物來投瓦礫，五六夜不絕。及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久之復遷昭國。鄭公歸心釋門，宴處常在禪室。及歸昭國，入方丈，蟾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翌日拜相。”據此，安仁坊當有宰相鄭綱宅。

小雁塔

《長安與洛陽》十章載，小雁塔即在安仁坊浮圖院內。

龐某宅

陸心源《唐文拾遺》卷一三虞世南《左武侯將軍龐某碑序》：“今貞觀二年六月八日遘疾薨於雍州長安縣之安仁里宅。”

查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一九八三年五月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載，安仁坊今址當在西安市南稍門十字西南。

安民坊

詳安仁坊。

安邑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七坊，《城坊考》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所謂第七坊，是將東市作為兩坊計入，實則安邑之北並無六坊，而是四坊一東市，東市所占凡二坊之地，故安邑遂成第七坊。自此以南諸坊亦依此計算。言第八者其北實僅五

坊，言第九者其北邊僅六坊，如此類推，所缺坊數均係東市當二坊計入之故。惟《長安志》謂係自北向南之第六坊，實誤。詳見勝業坊。

【坊內建築】

賀若弼宅

《長安志》：“隋有右武衛大將軍宋國公賀若弼宅。”《城坊考》照錄《志》文。

元法寺

《長安志》：“街之北元法寺。”《注》：“本隋禮部尚書張穎宅，開皇六年立為寺。《西陽雜俎》曰，安邑坊元法寺者，本里人張穎宅。穎賞供養一僧，僧念《法華經》為業。積十餘年，張門人譖僧通其侍婢，因以他事殺之。僧死後，閤宅嘗聞經聲不絕。張尋知其冤，慚悔不及，因捨宅為寺。”

《城坊考》改《志》注中《西陽雜俎》為《寺塔記》，文字略作增益。又加：“東廊南觀音院廬奢那堂內槽北面壁畫《維摩變》，屏風上有虞世南書。西北角院內有懷素書，顏魯公序，張謂侍郎、錢起郎中讚。曼殊院東廊，大曆中畫人陳子昂畫，簷前額上有相觀法，西廊壁有劉整畫雙松。”

張延師宅、張況宅、張植宅

《長安志》：“西南隅左衛大將軍范陽公張延師宅。”《注》：“延師兄太師銀青光祿大夫華州刺史況，兄植金紫光祿大夫營州都督，兄弟三人同時二品，甲第宏敞，高門洞開，一宅之中，榮戟齊列，時人榮之，號‘三戟張宅’。其地景龍中司農卿趙履溫居焉。沅按，履溫，安樂公主駙馬。”

《城坊考》除改《志》注中“沅按”為“畢氏曰”外，又加一段：“按延師兄弟皆不載於《世系表》，而《張嘉祐墓誌》云：終於安邑里私第。則延師蓋亦河東房也。”

按：《張嘉祐墓誌》，乃柳賁所作，見《全唐文》卷三五八。

楊執一宅

《長安志》：“(張延師宅)次東金吾大將軍楊執一宅。”

太真觀

《長安志》：“太真觀。”《注》：“天寶五載，貴妃姊裴氏請捨宅置太真女冠觀，寶應元年，與肅明觀換名焉。”

奉誠園

《長安志》：“奉誠園。”《注》：“司徒兼侍中馬燧宅在安邑里。燧子少府監暢以賞甲天下，暢亦善殖財，貞元末神策中尉申志廉諷使納田產，遂獻舊第為奉誠園。”

《城坊考》在《志》注中加一大段：“《國史補》曰：暢以第中大杏饋賣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頗怪之，令中使就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為奉誠園，屋木皆拆入內。韓愈《馬繼祖墓誌》：始予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北平王，即燧也。竇牟《奉誠園聞笛詩》《注》：園，馬侍中故宅。元稹詩注同。杜牧《過田家宅詩》：安邑南門外，誰家板築高，奉誠園里地，墻缺見蓬蒿。《博異志》：元和中鳳翔節度李聽從子瑄任金吾參軍，自永寧里出，及安化門外，遇一車子，通以銀裝，頗極鮮麗，從二女奴，皆乘白馬。瑄隨之，日暮及奉誠園。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以東，郎君且此回翔，某即出奉迎耳。’良久，見一婢出門招手。瑄乃下馬，入坐於廳中，令人馬入安邑里寄宿。黃昏後，方見一女子，素衣，姿艷若神仙。瑄自喜，心所不能論。及別而歸，才及家，即覺腦疼，斯須益甚，腦裂而卒。家人於昨夜所止之處復驗之，但見枯槐樹下，有大蛇蟠屈之跡。乃伐其樹，發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數條，盡白，皆殺之而歸。按自永寧至安邑甚近，無由至安化門。其時李愬宅興寧，永寧或興寧之訛。自興寧至安邑，先經通化門，訛為安化耳。”（鴻按：此按殊多事。李瑄出永寧，未必逕赴安邑，及在安化門外遇車，才尾之而至安邑耳，何必曲為設想。《太平廣記》卷四五八《李黃》言

瑄自永寧外出，係屬出遊，即為明證。）

按：《新書·馬暢傳》、《全唐文》卷五〇七權德輿《馬公行狀》，均記馬燧宅或奉誠園事。韓愈所作《馬繼祖墓誌》見《全唐文》卷五六三。

李吉甫宅、李德裕宅

《長安志》：“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趙國公李吉甫宅。”
《注》：“《盧氏雜說》曰：李吉甫宅，洪師謂其地形為玉杯，牛僧孺宅為金杯。云：玉杯一破無復全，金杯或傷重可完。僧孺宅在新昌里，本天寶中將作大匠康翬宅。翬自辨圖阜，以其地當出宰相。每命相，翬必引頸望之，宅卒為僧孺所得。吉甫宅至德裕貶，其家滅矣。”

《城坊考》在《志》《注》中加：“《劇談錄》：李德裕宅在安邑坊東南隅。”

《太平廣記》卷四九七《王鐔》（出盧氏雜說）謂：“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盞地。’後永寧為王鐔宅，安邑為北平王馬燧宅。後王、馬皆進入官，王宅累賜韓弘正、使（應作史）憲誠、李載義等，所謂金盞破而成焉。馬燧（應作宅）為奉誠園，所為玉盞破而不完也。”按引文記金、玉盞與《誌》不同，但指安邑為玉盞無殊。

《新唐書·李德裕傳》：“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此段對安邑李宅之描述，為《志》、《考》所未有，錄以備考。此外《舊書·呂渭傳》、《寶群傳》、《新書·李吉甫傳》、《太平廣記》卷二〇三、《冊府元龜》卷一四九、卷五二二、《長安志》卷九、《玉海》卷一六七、《全唐文》卷四八二，均提及安邑李宅，亦可參考。

《城坊考校補記》在李宅下補云：“《尚書故實》：李師晦得落星石一片，如斷磬，端刻狻猊，首有孔，穿條處光漏滑，此石流轉到安邑李吉甫宅中。”

劉貞白宅

《城坊考》：“太子賓客劉貞白宅。”《注》：“《因話錄》：劉貞白，父曰老彭，有道術，兼號知人。元和初，宗人宏宣、簡辭、宏正、簡求俱候焉。留坐，目之甚久，命貞白亦序坐，又目之。曰：‘一行五節度使，可謂盛矣。’族子錯初舉進士，亦就安邑所居謁之。”

劉伯翳宅

《城坊考》：“刑部侍郎劉伯翳宅。”《注》：“按《嘉話錄》載從伯伯翳居安邑巷里口（鴻按，似應作安邑里巷口）與鬻餅者萬錢事，是伯翳宅在此坊也。”

封敖宅

《城坊考》：“戶部尚書封敖宅。”《注》：“《唐語林》，封侍郎知舉，首訪能賦人盧駢。駢告羅邵輿，羅曰：‘主司安邑住，邵輿居宣平，彼處愛賦，無由得知。’”

常偕宅

《城坊考》：“司農卿常偕宅。”《注》：“柳宗元《故祕書少監陳京行狀》：終於安邑里妻黨之室。韓注：京娶常衰兄女。按常衰之兄名偕，為司農卿。”

按：柳宗元文見《全唐文》五九一。

吳丹宅

《城坊考》：“饒州刺史吳丹宅。”《注》：“《白氏長慶集·酬吳七見寄詩》云：‘君居安邑里，左右事徒喧。竹藥閉深院，琴尊開小軒。誰知市南地，轉作壺中天。’按安邑坊正在東市之南，其時樂天住昭國里，故又曰隔街如隔山。吳七即吳丹。”

陸氏宅

《城坊考》：“陸氏宅。”《注》：“《河東記》，上都安邑坊十字街東有陸氏宅，制度古醜，人常謂凶宅。後有進士臧夏，僦居其中，與其兄咸，嘗晝寢夢魘，良久方寤。”

李娃宅

《城坊考》：“李娃宅。”《注》：“《李娃傳》，鄭生巡於里間，以乞食為事，一旦大雪，至安邑東門，循里垣北轉第七八有門，獨啓左扉，即娃之第也。”

《太平廣記》卷四八四所錄《李娃傳》所記與《考》微異，可參考。

臧希晏宅

《全唐文》卷二六四張孚《金紫光祿大夫右金吾衛將軍贈揚州大都督臧府君神道碑銘序》：“有唐廣德二年八月五日朔，左金吾衛將軍臧公薨於□（鴻按，原文此處缺一字，當是“上”字）都安邑里之私第。公諱希晏，字恭靖。”據此，安邑坊當有臧希晏宅。

按：《金石萃編》卷九五亦有《希晏碑》。

李輔國宅

《太平廣記》卷四〇一《玉辟邪》引《杜陽雜編》云：“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工巧殆非人工。其玉之香，可聞數百步，雖鑊之於金函石櫃中，亦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悞拂，芬馥經年，縱瀚濯數四，亦不消歇。輔國常置之坐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號。輔國驚愕失據，而驟然者不已，悲號者更涕泣交下。輔國惡其怪，遂碎之如粉，沒於廁中，自後常聞冤痛之聲。其輔國所居安邑里，芬馥彌月猶在，蓋春春之粉，愈香故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由此可見李輔宅亦在安邑坊。

時元佐宅

《太平廣記》卷一五五《韓臬》載云，前進士時元佐德宗末年任協律郎時，曾住安邑坊，并在此由馮荒邀約與韓臬等同謁武成王廟。

劉補闕宅

《全唐文》卷八二三黃滔《與王雄書》中提及安邑劉補闕，是安邑坊當有劉補闕宅。

邢思賢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四編卷五《大唐故忠武將軍行右領軍

衛涇州純德府析衝都尉上柱國邢君(思賢)墓誌銘并序》：“以先天元年九月七日薨於京兆安邑里私第。”

李誕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中《大唐故敷城公豪鄂二州別駕贈徐州刺史李君(誕)墓誌銘并序》：“追贈公為徐州刺史，封夫人(王氏)為北海太夫人，開元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六日薨於京師安邑里。”

李煒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八五《趙郡李氏女墓誌》：“趙郡李氏(煒)女懸黎，以咸通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卒於安邑里第。”

按：懸黎即李德裕孫女，李吉甫曾孫女。卒時年僅十三。

查一九八三年五月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載，唐安邑坊遺址，在今西安市祭臺村北。

安定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三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一坊，《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千福寺、興元寺

《長安志》：“東南隅千福寺。”《注》：“本韋懷太子宅，咸亨四年(公元六七三年)，捨宅立為寺；大中六年(公元八五二年)，改興元寺。”

《城坊考》於《志》《注》後加：“按《唐畫斷》：千福寺西塔院，有王維掩障，一畫楓樹，一畫朝川。《名畫記》：千福額，上官昭容書。東塔院額，高力士書。又有楊惠之、僧懷素書，楊廷光、盧稜伽、韓幹、吳道玄、李綸、尹琳畫。又置太宗《聖教序》碑，楚金和尚碑，顏魯公、張芬、吳通微、韓擇木所書諸碑。魯公所書，即《多寶塔碑》

也。塔在寺中，造塔人木匠李伏，橫石作張愛兒。塔院有石井，闌上有李陽冰篆書。”

律藏寺、太原寺、福林寺

《長安志》：“西南隅福林寺。”《注》：“其地本隋律藏寺，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置太原寺於永興坊。以義師初起太原，因以名寺，後移於此。咸亨三年（公元六七二年），改為福林寺。”

五通觀

《長安志》：“東北隅五通觀。”《注》：“隋開皇八年，為道士焦子順所立。子順能驅役鬼神，傳諸符籙，預告隋文膺命之應。及即位，拜為開府永安公。立觀以五通為名，旌其神術。”

《唐會要》卷五〇《五通觀》下云：“（子順）常咨謀軍國，帝恐其往來疲困，每遣近官置觀，以五通為名。”按安定為近官之坊，見圖即知。為子順立觀原因，除預告隋文膺命之應外，尚因“常咨謀軍國”。

第五守進宅

《長安志》：“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第五守進宅。”

功德尼寺

《長安志》卷十《懷遠坊》載，武德之前，安定坊內有功德尼寺。

索思禮宅

端方《匄齋藏石記》卷二四《大唐故左清道率忠武將軍敦煌索公（思禮）墓誌》：“以天寶三載二月十二日，不佞化于長安安定里之私第。”

按：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二亦載《索思禮墓誌》。

呂大防《長安城圖》殘存之安定坊。坊內有十字街，分坊為四部。東北部偏東五通觀，東南部偏東千福寺。坊之西半部（包括西北部和西南部），則有缺殘。

安宜坊

詳安業坊。

安國坊

《全唐文》卷七八四穆員《驃騎大將軍劉公墓誌銘序》：“公諱海賓，夫人雁門郡太夫人田氏，棄養于東都安國。”查唐人作墓誌慣例，文末概有卒于某某坊之私第。引文“安國”之下必有脫漏，然洛陽諸坊，無名安國者。姑錄以待考。

安善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一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六坊，《長安誌》卷七、《城坊考》卷二所記及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教弩場、隋明堂，威遠軍

《長安志》：“盡一坊之地為教弩場。”《注》：“隋明堂在此坊，高宗時併此坊及大業坊之半立中市署，領口馬牛驢之肆，然已偏處京城之南，交易者不便，後但出文符於署司而已，貨鬻者并移於市。至武太后末年，廢為教弩場，其場隸威遠將軍。”

《城坊考》在《志》《注》中加：“按威遠軍當在此坊。元稹詩注：予宅又南鄰弩營。”

查《長安與洛陽地圖》第八圖福山之《長安城圖》與《志》、《考》相同，在安善坊標有弩場，《長安與洛陽》五章三節并作說明。但《唐會要》卷五〇《觀》載：“玄都觀本名通達觀，周大象三年于故城中置，隋開皇二年移至安善坊。初宇文愷置都，以朱雀門街南北盡

郭有六條高坡，象乾卦。故於九二置宮闕，以當帝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觀、興善寺以鎮之。”《雍錄》所記與《唐會要》同。而與上述《志》、《考》“盡一坊之地爲教弩塲”之說不符。《城坊考》卷四在崇業坊下《注》中云：“按《會要》言，移玄都觀至安善坊，疑安善爲此坊之舊名。”所疑甚是。蓋一、依《考》所疑，玄都觀在崇業坊，則與上述《志》、《考》一致。二、按興善寺在靖善坊，靖善坊是朱雀門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五坊。崇業坊是朱雀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五坊，與靖善坊處於東西同一綫，言玄都觀在此，便於解釋“六條高坡”之說。因此，《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即明白標出崇業坊又曰安善坊。《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亦謂安善是崇業舊名。

安衆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八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北至洛水。”

【坊內建築】

尹思貞宅

《城坊考》：“工部尚書尹思貞宅。”

于志寧宅

《城坊考》：“尚書右僕射燕國公于志寧宅。”《注》：“令狐德棻《于志寧碑》：薨于東都安衆里之第。”

按：令狐德棻文載《全唐文》卷一三七，文中載志寧卒於麟德二年十月二十日。

竇庭芝宅

《城坊考》：“竇庭芝宅。”《注》：“《唐語林》：李鄴侯居憂于河清縣，騎驢入洛。至中橋南，遇大尹。避道，驢驚逸而走，徑入分司竇

庭芝員外宅。鄴侯與僕者共造其門，庭芝出，降階而拜，延接信宿，贈送甚厚，但云：‘貴達之日，願以一家為託。’及朱泚之亂，庭芝降賊，德宗首命誅之。鄴侯累白以舊事，乃原其罪。按言中橋之南，即安衆坊也。”

楊正本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六四《大周故中散大夫行澤州長史楊正本妻歸義縣君韓(令德)墓誌銘》：“以聖曆二年六月十日遭疾終于安衆之里第。”

崔氏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五二張恒《唐故夫人博陵崔氏墓誌銘并序》：“(天寶九載五月)廿八日，終於東京安衆坊之私第。”

中橋

《城坊考》：“坊北中橋。”《注》：“此新中橋也。《舊書·李昭德傳》：初，都城洛水天津之東，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橋及利涉橋。上元中，司農卿韋機，始移中橋，置於安衆坊之左街，當長夏門，都人甚以為便。因廢利涉橋，所省萬計。然歲為洛水冲注，常勞治葺。昭德創意，積石為脚，銳其前以分水勢，自是竟無漂損。”

《唐會要》卷八六載，韋機移橋，事在上元二年，橋成，高宗大喜，令於橋南刻一方石，記其經過。《玉海》卷一七二有相同記載。又李昭德事《冊府元龜》卷九〇八亦有記載，并云昭德時任內史。

胡蘆生居

《城坊考校補記》：“卜筮胡蘆生居。”《注》：“《逸史》：中橋胡蘆生善卜，聞人聲即知貴賤。《原化記》：宰相李蕃嘗寓東洛，時胡蘆生在中橋，李往候之，生曰：‘郎君兩紗籠中貴人也。’《感定錄》：中橋有卜者胡蘆生，神之久矣。”

席氏旅社

《城坊考校補記》：“席氏旅社。”《注》：“《集異記》：王瑤姪四郎，停中橋逆旅席氏家。”

安義坊

乃朱雀門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九坊，《長安志》卷七、《城坊考》卷二所記和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下《長安志》《注》云：“坊南抵京城之南面，西南通明德門。”《城坊考》所記全同。

【坊內建築】

貞順武皇后廟

《長安志》：“貞順武皇后廟。”《注》：“《禮閣新儀》曰，開元二十五年立廟，乾元之後祀享遂絕。”

查《長安志》卷十《大業坊》條《注》，在記述清明渠所經諸坊時，誤書宣義爲安義，應糾正，詳見大安坊。

安業坊

乃朱雀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四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資善尼寺

《長安志》：“西南隅資善尼寺。”《注》：“隋蘭陵公主捨宅立。”

濟度尼寺

《長安志》：“東南隅濟度尼寺。”《注》：“隋太師申國公李穆之別宅，穆妻元氏立為修善僧寺。其濟度尼寺本在崇德坊，永徽中置官，乃徙於此。其額太子少詹事殷令名所題。”

《城坊考》除改“今名”作“令名”外，又將《志》注中“永徽中”以下一段改為“貞觀二十三年，徙於此。武后為尼，即此寺也。其額殷令名所題。《通鑑》作感業寺。

按：《通鑑》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

爲尼。”《注》：“《長安志》曰：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太宗上仙，其年即以安業坊濟度尼寺爲靈寶寺，盡度太宗嬪御爲尼以處之。”據此，改濟度爲靈寶之後，安業坊僅有靈寶而無濟度寺矣，大謬。《長安志》原文本非如此，詳見崇德坊。故《城坊考》所改《長安志》濟度尼寺《注》中云“武后爲尼，即此寺也”亦誤。蓋濟度尼寺本在崇德坊，貞觀二十三年太宗死後，乃將此寺移至安業坊之修善寺，而將崇德坊該寺舊址改爲靈寶寺，盡度太宗嬪御處之。故武后爲尼之靈寶寺在崇德坊，非安業坊。《城坊考》改訂《長安志》文字甚少，此處顯係誤改。又《雍錄》十卷《感業寺》：“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太宗上仙，其年即以安業坊濟度尼寺爲靈寶寺，盡度太宗嬪御爲尼以處之。”此段與上引《通鑑》所轉引《長安志》文字全同。又程大昌在此節後又注云：“以《通鑑》、《長安志》及《呂圖》參定，《通鑑》言武氏在感業寺，《長安志》云在安業寺，惟此差不同，然《志》能言寺之位置及始末，則安業者是也。”程大昌之言，《通鑑》《注》全引。可見胡三省注《通鑑》此事時，皆錄《雍錄》文字，而未核對《長安志》原文，却冒然以“長安誌曰”冠之，實一大疏忽。又因《雍錄》文字有誤，故《通鑑》注亦以訛致訛。論者或謂程大昌《雍錄》不及宋敏求《長安志》，此亦一證。

鄆國公主宅

《長安志》：“橫街之地（《考》作北）鄆國公主宅。”《注》：“睿宗女，降鄭孝義。沅按，公主初嫁薛徽，又嫁孝義。”

《城坊考》除改正錯字外，又改“睿宗女”爲“睿宗第八女”，改“沅按”爲“畢氏曰”。

唐昌觀

《長安志》：“（鄆國公主宅）次南唐昌觀。”《注》：“《劇談錄》曰：觀有玉蕊花，花每發，若瓊林玉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若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繡衣，垂髻雙環，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婉，迥出于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僕皆髀髻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于數十

步之外。觀者疑出自官掖，莫敢逼以視之。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顧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峰之期，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或覺煙飛鶴喚，景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時嚴休復、元稹、劉禹錫、白居易俱有詩。休復曰：‘終日齋心禱玉宸，魂銷眼冷未逢真。不知滿樹瓊瑤藥，笑對藏花洞里人。’又曰：‘羽車潛下玉龜山，塵世何由覩薜蘿。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緩綠雲鬟。’元稹曰：‘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詩人覺，祇有巖郎卜得知。’劉禹錫曰：‘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曰：‘雪蕊瓊枝滿院春，羽衣青步不生塵。君平簾下徒相問，長伴吹簫別有人。’白居易曰：‘羸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城坊考校補記》在《志》注中補：“程瑤田《釋草小記》引《長安志》，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蕊花，乃唐昌公主手植也。”鴻年按：《長安志》未有此記，程氏所引，不知何據。

張去奢宅、張去逸宅

《長安志》：“京兆尹張去奢宅。”《注》：“弟去逸、去盈同時三品，亦號‘三戟張家’。”

程懷直宅

《長安志》：“左龍武軍統軍歸誠郡王程懷直宅。”《注》：“貞元十年賜懷直甲第一區，妓女一人，令歸滄州。初懷直自滄州歸朝，德宗賜務本里宅，又賜安業里別宅，有池榭林木之勝。”

查《舊唐書·禮儀誌》(二)：“隋文帝開皇中(《通鑑》作開皇十三年)，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造明堂木樣以獻。帝令有司於京城安業里內規兆其地，方欲崇建。而諸儒爭論不定，竟議罷之。”據此，是隋文帝曾擬在安業坊建造明堂。

徐松《洛陽城圖》在洛陽定鼎門街街東自南向北第四坊處，繪

有安業坊。可見長安、洛陽皆有安業坊。《城坊考》卷五於坊名之下《注》云：“《廣異記》：開元末，東京安宜坊有書生，夜中理書，鬼邀之出坊，至寺門鋪，俄至定鼎門內。安宜當即安業之訛。”按：書生事亦見《太平廣記》卷三三一錄《廣異記》文。

(洛陽安業坊)

【坊內建築】

薛道衡宅

《城坊考》：“隋有薛道衡宅。”

太僕寺典廐署

《城坊考》載該署在此坊。

霍王元軌宅

《城坊考》載該宅在此坊。

李懷遠宅

《城坊考》載該宅在此坊。

薛迅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七五《唐故河南府密縣丞河東薛府君(迅)墓誌銘并序》：“以貞元十七年七月廿二日，終於東都安業里之私第。”

王翼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五三《唐故正議大夫守殿中監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太原王公府君(翼)墓誌銘并序》：“以大和七年四月廿八日，終於東都安業坊安業里之私第。”

按：此《誌》乃盧蕃所撰，上云安業坊，下云安業里，似里屬於坊，安業坊內有安業里。查唐坊即是里，盧氏所記令人滋疑。又《誌》題稱王翼曰“王公府君”，既云公又云府君，亦不文。

安德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一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九坊，《長安志》卷七、《城坊考》卷二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下，《長安志》注云：“坊南抵京城之南面，東即啓夏門。”《城坊考》注全引錄《誌》注。

【坊內建築】

蘇方宅

《長安志》：“右武衛將軍蘇方宅。”

桑道茂宅

《長安志》：“術士桑道茂宅。”

安樂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九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下，《長安志》注云：“坊南街，據京城之南面，西即安化門。”《城坊考》除改“據”為“抵”外，餘同《誌》文。

【坊內建築】

李希烈宅

《長安志》：“判臣李希烈宅。”

《城坊考》改“判”為“叛”，是。

王鉷宅

《城坊考》：“戶部侍郎兼殿中監王鉷舊宅。”《注》：“王鉷《請捨宅為觀表》：臣舊宅在城南安化門內道東第一家，祖父相傳，竹樹猶茂，已更數代，垂向百年。同蕭何之買田，誠為偏僻。異晏嬰之近市，稍遠囂塵。臣於此中，選其勝處。減兼官之祿俸，回累賜之金帛，盡除遺堵，創建遵堂。”

《城坊考校補記》謂“遵堂”宜改作“道堂”。

查《長安志》卷十及《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載，清明渠由大安坊南街，屈而東流，至此坊之西南隅，屈而向北，流經該坊西側。

安興坊

《長安志》卷八謂位於進昌坊之南，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十二坊，唯《城坊考》、呂大防《長安城圖》、《雍錄》《唐都城內坊里古要跡圖》即所謂程大昌《長安城圖》及五圖，均云其為朱雀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三坊。如從衆，則《長安志》之記載宜誤。坊名下，《長安志》注云：“後改廣化坊。”《城坊考》除照錄《誌》《注》外，又云：“《舊書·裴度傳》，度出通化里，盜以三劍擊度。按度自永樂里入朝，必經安興之西，其曰通化者，安興東抵通化門也。”《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有一段與以上內容相似：“廣化，舊名為安興，後變為這名字。通化，這名見于《舊唐書·裴度傳》，由前後的事情想，認為是這個坊，因北邊街路是通化門的路，大概就這樣叫起來了。”又《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在繪安興坊時注云，又名廣化、通化。據此，安興坊有別名二。廣化、通化，三者均係一坊。

【坊內建築】

淨住寺

《長安志》：“街之西北淨住寺。”《注》：“本隋吏部尚書裴（鴻按，應作‘裴’）宏齊宅，開皇七年立為寺，有石塔，本姚萇之浴室。”

韋安石宅

《長安志》：“街北之東尚書左僕射郇國公韋安石宅。”

朱泚宅

《長安志》：“叛巨朱泚宅。”《注》：“建中中，群盜夜分數百騎，取泚于晉昌。先泚號其宅為潛龍宮，徙珍寶實之。人曰：‘潛龍勿用，亡兆也。’”

以上爲《長安志》有關安興坊坊內建築記載。查《長安志》既將安興坊方位置錯，則對坊內建築遂亦淆亂。總之，對諸坊建築，《城坊考》多以《志》文爲據而損益之。安興建築既然爲《長安志》錯置，則《考》所記述隨而乖謬。《考》的記述如次：

玉山營

《城坊考》：“玉山營。”《注》：“見楊復恭宅下。”

樂官院

《城坊考》：“樂官院。”《注》：“《樂府雜錄》，廣化里、太平里，各署（似應作“置”）樂官院一所。”

申王搆宅

《城坊考》：“南門之東申王搆宅，宅以東岐王範宅。”《注》：“《長安誌》，南門之東，寧王憲宅（鴻按，《長安誌》原文載在大寧坊）。按《舊書·讓皇帝傳》，憲於勝業東南角賜宅，申王搆，岐王範于安興坊東南賜宅，則寧王憲爲申王搆之訛，今正。”

按：《考》注云寧王憲宅不在安興，并云《長安志》所記有誤。記憲宅在安興者尚有《雍錄·唐都城內坊里古要跡圖》，亦即是程大昌《長安城圖》與呂大防《長安城圖》。《長安志》既誤，各家自亦相沿致誤。

韓良宅

《城坊考》：“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韓良宅。”《注》：“于志寧《潁川定公碑》，遺疾薨於安興里第。”

按：于志寧文見《全唐文》卷一四四。

陸象先宅

《城坊考》：“西門之北戶部尚書陸象先宅。”

宋璟宅

《城坊考》：“開府儀同三司宋璟宅。”《注》：“《譚賓錄》曰，璟宅中造屋，悉東西正陽。”

郭揆宅

《城坊考》：“河南府參軍贈祕書丞郭揆宅。”《注》：“顏真卿《郭揆碑》，終於安興之私第。”

按：顏真卿文見《全唐文》卷三四一。

殷踐猷宅

《城坊考》：“曹州司法參軍祕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踐猷宅。”《注》：“顏真卿《殷踐猷墓碣》，終於京師通化坊之私第。”

按：顏真卿文見《全唐文》卷三四六。

恒安郡王宅

《城坊考》：“恒安郡王宅。”《注》：“張說《鄭國夫人神道碑》。終於通化里。按夫人楊氏，開元皇帝惠妃之母，恒安郡王之妻。”

按：張說文見《全唐文》卷二三〇。

李巖宅

《城坊考》：“尚書兵部侍郎李巖宅。”《注》：“天寶中人。”

王同暉宅

《城坊考》：“亳州刺史致仕王同暉宅。”《注》：“同皎從父兄，孫逖《王同暉碑》，終於京兆安興里之私第。”

按：孫逖文見《全唐文》卷三一三。

仇士良宅

《城坊考》：“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仇士良宅。”《注》：“鄭薰《仇士良碑》，終廣化里第。”

按：鄭薰文見《全唐文》卷七九〇。

孫常楷宅

《城坊考》：“內侍省內侍孫常楷宅。”《注》：“于邵《孫常楷碑》，卒於廣化里之私第。按權德輿《孫榮義碑》云，內省少監致仕孫公寢疾薨於京師廣化里私第，榮義即常楷之猶子。”

按：于邵、權德輿文分見《全唐文》卷四二九、四九八。

王文幹宅

《城坊考》：“內侍省內給事員外同正員王文幹宅。”《注》：“趙造

《王文幹墓誌》，終於京兆萬年縣廣化里私第。”

按：趙造文見《全唐文》卷七六四及《金石萃編》卷一一三，俱云王文幹卒時爲會昌四年四月五日。

楊復恭宅

《城坊考》：“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楊復恭宅。”《注》：“《舊書·楊復恭傳》，第在昭化里，近玉山營。復恭假子守信爲玉山軍使，或告云謀亂。詔李順節率禁軍攻之。昭宗御延喜樓。守信以兵拒之。際晚，守信、復恭挈其族出通化門，趨興元。《長安志》云：昭化即廣化之誤，《新書》作昌化。”

同昌公主宅、酒亭

《城坊考》：“同昌公主宅。”《注》：“懿宗長女，降宰相韋保衡。《杜陽編》曰，其宅房櫳戶牖，以衆寶飾之，金銀爲井欄。又曰：大會韋氏一族于廣化里，暑氣特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掛於南軒，（全座覺涼）。”

《太平廣記》卷二三七引《杜陽編》：“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於廣化里。時有中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也？’因顧問當壚者，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質酒於此。中貴人共請示之，益歎異焉。”可見安興里當有賣酒旗亭，但據《長安志》卷十《昌化坊》，言同昌公主宅不在廣化（即安興），而在昌化（即崇仁），則此賣酒旗亭，亦應在昌化里（即崇仁里）矣。

李從證宅

《城坊考》：“行內侍省內僕局丞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李從證宅。”《注》：“尹震鐸《李從證墓誌》：終於廣化里私第。”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唐故宣義郎行內侍省內僕局丞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李府君（從證）墓誌銘并序》：“以大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終于廣化里私第。”

按：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八亦載《李從證墓誌銘》。

總化寺

《長安志》：“隋有總化寺，大業七年廢。”《城坊考》對《長安志》所記安興坊內建築，一概不錄，惟此寺照錄原文。

李府君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一《大唐太上皇三從弟朝議大夫行右衛長史上柱國李府君之夫人太原縣君王氏墓誌銘并序》：“以開元二年閏二月十五日遘疾終於京兆府萬年縣安興坊之私第。”

蘇思勗宅

《文物》一九六〇年第一期《蘇思勗墓誌》：“天寶四載三月十四日內遘疾薨於安興里私第，春秋七十。”

查《舊唐書·玄宗楊貴妃傳》：“（因譴送歸兄錡宅，玄宗思之，過午不食。高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是夜開安興里門入內。”《新書》亦有類似記載。此事亦與安興坊有關。又殘缺之呂大防《長安城圖》安興坊部分保存完好。坊內畫有十字街；東北部偏東淨住寺；西北部正中偏北宋璟宅，偏東南陸象先宅，東南部岐王宅，偏西南寧王宅。其中淨住寺、寧王宅為《城坊考》所無，餘三宅《城坊考》皆有，位置稍有差異。又福山《長安城圖》安興坊內亦有淨住寺。此外，《長安與洛陽》五章三節云：“《咸寧縣誌》根據《長安志》寫的，但對於《長安志》的錯誤用批判的接受，沒有盲從。比如《長安志》置廣化坊在永興坊以東，置安興坊在進昌坊以南，是錯亂的。經過考證，安興與廣化本是一坊前後相異的名稱，位置在朱雀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北向南第三坊上，因而這圖就沒有盲從。”又《長安與洛陽》六章三節：“《長安志》把廣化坊放在永興坊東邊，把安興坊放在進昌坊的南邊，把自西向東第八列作為十四坊，把第九列作為十二坊，第二圖（鴻按，指呂大防《長安城圖》）訂正了這些大的錯誤，是值得注意的。丹鳳門街把自西向東第八列北端兩坊分成東西兩半，沒涉及到永興坊，《長安志》上廣化坊的記事，分明是混入的。但《長安志》自己也記載安興坊以後變名為廣化坊，混入的兩個坊，實際是由於一個的記錄分散開的原故。第九列也不合理的成為十

二坊，因《長安志》明白的缺着一個坊。由於東市和興慶宮的位置關係，這不足的一坊是在第九列自北向南第三坊的位置上，第二圖正確的在這位置安頓了安興坊。”兩文將《長安志》安興坊即廣化坊有關錯誤指出，頗能豁清原委。據一九八三年五月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唐安興坊遺址，當在今西安市東北內外北側。

安豐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七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惟坊名則互有不同。《長安志》與《長安縣志》《長安坊里圖》以為名安豐，《城坊考》以為名豐安，并云“俗本作安豐”。《類編長安志》、徐松《長安城圖》、足立《長安城圖》、福山《長安城圖》、《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亦均云名豐安，但又有亦名安豐意。《長安志》卷十《大安坊》中提及此坊時，忽又名曰豐安，前後不符，無怪《城坊考》譏之矣。

【坊內建築】

宣化尼寺

《長安志》：“隋有宣化尼寺，武德中徙永平坊。”

裴寬宅

《長安志》：“戶部尚書裴寬宅。”

蘇郎中宅

《城坊考》：“蘇郎中宅。”《注》：“劉禹錫有《和蘇郎中尋豐安里舊居寄主客張郎中詩》。”

王相宅

《城坊考》：“王相宅。”注：“溫庭筠有《題豐安里王相林亭詩》。”

查《長安志》卷十《大安坊》及《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載，清明渠自南向北，流經該坊之西。

西布櫃坊

《太平廣記》卷二四三《寶貨》引錄《乾臞子》云：“又西布櫃坊，鑲錢盈餘。”按《寶貨》一文，所叙的均長安事，據引文，則長安當有西布櫃坊。惟《廣記》在布字下《注》云：“明鈔本、許本、黃本，布作市。”意者，櫃坊乃西市內機構，而非坊名。因其他史料，皆未言長安有西布櫃坊，故將布作市，似亦合理。一九五四年八月出版尚鉞編的《中國歷史綱要》一五八頁：“隨着商業的發展，又出現了櫃坊、飛錢和質舉。櫃坊代客商保管財物，收相當的保管費。”由此可知西市櫃坊，即設在西市之櫃坊，而非坊里名稱。

光仁坊

詳光行坊。

光宅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一坊，《長安志》卷八、《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下，《長安志》《注》云：“本翔善一坊之地，置大明宮後，開丹鳳門街，遂分爲一坊。大和元年鳳翔獻鄭注首，詔懸於光宅坊西北角，三日而去之。”

《城坊考》除改《志》注“遂分爲一坊”爲“遂分爲二坊”外，全錄《志》文。

按丹鳳門街既闢之後，遂將光宅坊分切，街西部仍名光宅，街東部另稱翊善，自此遂分爲二，因此《志》《注》“一”字，《考》改爲是。

又懸《鄭注》首，乃甘露事變後之事，大和元年，當作九年，《誌》誤，《考》亦未能糾。

【坊內建築】

光宅寺、七寶臺寺

《長安志》：“橫街之北光宅寺。”《注》：“儀鳳二年望氣者言，此坊有興氣。勅令掘得石函，函內有佛舍利骨萬餘粒，遂立光宅寺。武太后始置七寶臺，因改寺額焉。《西陽雜俎》曰：寶臺甚顯，登之四極眼界。其上層窗下殿是畫下層窗下吳道玄畫，皆非其得意也。丞相韋處厚自居內庭至相位，每歸輒至此塔焚香瞻禮。普賢堂，本天后梳洗堂。”

《城坊考》除改《志》注“興氣”為“異氣”及將“其上層”以下一句改作“其下層窗下，有吳道玄畫。”外，又增云：“《寺塔記》：光宅寺本官蒲萄園中禪師影堂，師號惠中，肅宗上元二年徵至京師，初居此寺。《羯鼓錄》：宋沈為太常丞，一日早，于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風鐸聲，傾聽久之。朝回復至寺舍，謂寺主僧曰：‘塔鈴有一是古製，此姑洗之編鐘耳。’”

《城坊考校補記》在《注》中又補云：“《唐畫斷》：光宅寺七寶臺後面，尉遲乙僧畫《降魔象》，千怪萬狀。”

呂大防《長安城圖》亦畫有光宅坊，並於坊之西北隅畫寺，寺名作七寶臺寺。

《長安與洛陽》四章一節云：“光宅寺是則天武后所尊崇的寺，武后在寺內築有七寶臺，因而這寺有七寶臺寺的別名。這七寶臺也是惹人注目的高聳的建築物，《西陽雜俎》（續集卷六二頁）說登七寶臺四面都沒有遮擋視野的東西。光宅寺原來也有塔，寺的大小，由于包容這樣高的臺和塔，也容易想象它的規模了。”據此，亦可證光宅寺又名七寶臺寺，合上述呂《圖》之說。該寺規模，亦可由引文中推知。

待漏院、太僕寺車坊

《城坊考》：“待漏院。”《注》：“元和初置。”

《長安與洛陽》四章一節：“唐的官吏，未明時到建福門外，要等五更五點的開門。為等待開門時間，元和二年六月一日，在建福門外設置了百官待漏院。光宅坊太僕寺的車坊，由至德年間，已經為寄放上朝宰相的車馬而設置起。這樣的設備，在其他的門、其他的街道、其他的坊都沒有。”據此，光宅坊前已有太僕寺車坊，待漏院未設前，已是宰臣候朝之所。

右教坊

《城坊考》：“右教坊。”《注》：“崔令欽《教坊記》：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按自大明官觀之，則光宅在右，延政在左也。”

李揆宅

《城坊考》：“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左僕射李揆宅。”《注》：“《李揆謝賜光宅坊宅表》云：奉宣聖旨，知臣無宅，以光宅坊去內最近，賜臣宅一道。”

按：李揆表見《全唐文》卷三七一。

民家

《城坊考》：“民家。”《注》：“《酉陽雜俎》：元和中，光宅坊民，其家有病者，將困，迎僧持念，妻兒環守之。一夕，見一人入戶。衆驚逐，乃投於甕間。其家以湯沃之，得一袋，蓋鬼間取氣袋也。”

官第、王涯居

《新唐書·王涯傳》：“再為翰林學士。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稿定。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不敢望。”據此，光宅坊有官第，翰林學士王涯曾詔令假居。

金吾鋪

《新唐書·鄭注傳》記鄭注梟首處但作“光宅坊”，《長安志》與

《城坊考》作“光宅坊西北角”，《冊府元龜》作“光宅坊西北角鋪”，三者相較，以《冊府元龜》所說最詳。“鋪”乃金吾士卒所居之處，金吾職司京都諸街治安，將犯人首級懸於鋪所，乃事之常理。由此可知光宅坊西北角有金吾鋪。

《長安與洛陽》一章，記光宅坊東西寬三百八十步，詳見翊善坊。另據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唐翊善坊位置在今西安市火車站東，光宅與翊善相接，其位置可以推見。

光行坊

乃朱雀門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八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下，《長安志》《注》云：“行字本犯中宗諱，長安中改，一作光仁。”《城坊考》照錄《志》文。其改名經過，《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云：“光顯是舊名，為避諱中宗的名字，長安年間改為光行，還有記載為光仁的。”

【坊內建築】

文經野宅

《長安志》：“東南隅華州刺史文經野宅。”

魚朝恩宅

《長安志》：“觀軍容使魚朝恩宅。”

光福坊

乃朱雀門街東側從北向南之第四坊，《長安志》卷七、《城坊考》卷二及五所記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聖敬寺

《長安志》：“隋有聖敬寺，大業七年廢。”

《城坊考》照錄《誌》文，僅改“敬”作“經”。

永壽公主廟、姜皎鞠場、竇懷貞宅、竇庭芳宅

《長安志》：“坊東南隅舊有永壽公主廟。”《注》：“公主中宗女，景雲中廢廟，賜姜皎為鞠場，皎宅在廟北。隔街舊竇懷貞宅，懷貞誅後，賜皇后妹夫竇庭芳。”

《城坊考》於永壽公主注釋較詳，云：“中宗第五女，降韋鍼，早薨。”

竇參宅

《長安志》：“驩州流人竇參宅。”

《城坊考》在《誌》文下加《注》：“《唐語林》：相國竇參居光福里第。”

賈耽宅

《長安志》：“檢校司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國公賈耽宅。”《注》：“沅按，鄭餘慶《神道碑》云耽終光福里第。”

《城坊考》刪去《志》注中“沅按”二字，其餘文字照錄。

按：鄭餘慶文見《全唐文》卷四七八。

伊慎宅

《長安志》：“右衛上將軍南充郡王伊慎宅。”《注》：“沅按，權德輿《伊慎神道碑》云薨于光福里。”

《城坊考》刪去《志》注中“沅按”二字，其餘文字照錄。

按：權德輿文見《全唐文》卷四九七。

李泌宅

《城坊考》：“翰林學士李泌宅。”《注》：“《通鑑》，徵李泌於衡山，賜第於光福坊。”

劉禹錫宅

《城坊考》：“太子賓客劉禹錫宅。”《注》：“劉禹錫有《酬鄭州權舍人見寄詩》注。舍人舊宅光福里，時忝東鄰。”

權德輿宅

《城坊考》：“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宅。”《注》：“權德輿《殤孫進馬墓誌》：夭於光福里。又《獨孤氏亡女墓誌》：故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郁妻天水權氏寢疾終於京師光福里。蓋終於母家也。”

按：權德輿文見《全唐文》卷五〇四、五〇六。

周皓宅

《城坊考》：“周皓宅。”《注》：“白居易有《宴周皓大夫光福宅詩》，又《題周皓大夫新亭子》二十二韻。”

王起宅

《城坊考》：“興元尹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王起宅。”《注》：“《舊書·王播傳》：京城光福里第，王起兄弟同居，斯為宏敞。”

大興寺

《太平御覽》卷六五七引《西京記》曰：“光福坊大興寺有阿育金像，隋文帝載入長安，內中供養，後移置此寺。”據此，光福坊當有大興寺，《長安志》、《城坊考》均未列入。

據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一九八三年五月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光福坊位置當在今夏家莊一帶。

光祿坊

乃朱雀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一坊，《城坊考》卷四所記與《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徐松《長安城圖》、足立《長安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說：“《長安志》於此處缺二坊，別無善本可證。李濟翁《資暇集》永樂坊古冢下注云：光祿坊內亦有古冢，《新記》不載，時以之與永樂者對，遂目為王母臺。張郎中譙云：常於雜鈔中見光祿者，是漢朝王陵母墓，以資，呼為王母，所

以東呼爲王公。按光祿坊之名，不見《長安志》，既云與永樂相對，又云東呼爲王公，是在永樂之西。恐兩缺坊內有一名光祿者，今注於第一坊下以俟考。”

又《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云：“《長安志》沒有記這兩坊（鴻按：指朱雀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一和第二坊）的名稱，這一段《長安志》的紀錄太亂，《咸寧縣志》也說這段無處着手。徐松把二三文獻上見的光祿坊和殖業坊，想安頓在這兩坊上，因注意到附近一些坊名，多附業字的原故。《類編長安志》認爲，善和與通化兩坊應當是這兩坊。善和的名稱，見於《冊府元龜》卷九三八、《雲仙雜記》卷四《石蓮匣》條引用的《大唐龍髓記》、《國史補》卷下《善和里御井》條等。通化坊的名稱，見於《舊唐書·裴度傳》、《太平御覽》卷一八〇等，《太平御覽》記着這坊也叫作吳兒坊。但是這些名稱的坊，不一定能夠決定在朱雀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一和第二坊的位置。而且通化坊的名稱，也有作安興、敦化坊的。《長安懸志》沒有記第一坊的坊名，却把第二坊作爲敦化坊。”

福山《長安城圖》與《類編長安志》相同，將此兩坊畫作善和與通化。

又《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并謂光祿坊又名善和。

綜上所述，朱雀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一坊坊名爲何？《長安志》未載，《城坊考》稱光祿以俟考，其他諸家意見紛歧，故無法定論。

【坊內建築】

鄭注宅

《舊唐書·鄭注傳》：“起第善和里，通於永巷，長廊複壁。”是善和坊有鄭注宅。

孔緯宅

《舊唐書·孔緯傳》：“賜天興縣莊，善和里宅，各一區。”是善和

坊有孔緯宅。

柳宗元舊宅

《新唐書·柳宗元傳》載宗元《與京兆尹許孟容書》曰：“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是善和坊曾有柳宗元舊宅。

按：柳宗元文見《全唐文》卷五七三。

御井

《太平廣記》卷三九九《御井》引《國史補》云：“善和坊舊御井，故老云非可飲之井，地卑水柔，宜用濯。開元中以駱駝數十，馱入大內，以給六官。”是善和坊有御井一口。

王府君夫人宅

《全唐文》卷三二七王維《唐故潯州刺史王府君夫人榮國夫人墓誌銘：“薨於長安善和里。”是善和坊有王府君夫人宅。

下殤女子宅

《全唐文》卷五八一柳宗元《下殤女子墓碣記》：“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願以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髮為尼，號之為初心。”是善和坊有下殤女子宅。

林簡言寓

《全唐文》卷七九〇林簡言《言贈》：“長慶壬寅歲，簡言賃居善和里。”可知長慶中林簡言曾居善和坊。

查徐松言此坊名應光祿，但史料提及光祿者甚少。《類編長安志》云此坊名應善和，史料對善和記載頗多。是善和之說，差強於光祿。至於《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光祿又名善和之說，實周旋於二者之間為調停之說耳！

先德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六坊，《城坊考》卷

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惟《長安誌》卷十將其列為自北向南之第五坊，實誤，詳見頌政坊。無獨有偶，《雍錄》三卷所載《唐都城內坊里古要跡圖》即所謂程大昌《長安城圖》，亦誤將其列為自北向南之第五坊。

【坊內建築】

常法寺

《長安志》：“隋有常法寺，大業七年廢。”

《城坊考》照錄《志》《注》。

京兆府廡

《長安志》：“東南隅京兆府廡。”《注》：“府內廡宇、并隋開皇中制度，其後隨事改作。開元元年，孟溫禮為京兆尹，因奏請以賦（《考》作贖）贖錢修繕。玄（《考》作宣）宗時，韋澳為尹，又賜錢加葺之。”

《城坊考》在《志》《注》之首增云：“府廡先為雍州廡舍，見《雍錄》。”既而照錄《志》《注》後又加：“《東觀奏記》：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郢為京兆尹，囚徒逸獄，始命造京兆尹廡宅，京兆尹不得離府。京兆府有東西士曹；東士曹號念珠廳，言事多判案至一百八道也；西士曹號莎廳，廳前有莎，周回可十五步。見《太平廣記》引《聞奇錄》。”

《通鑑》卷一八九唐高祖武德四年：“詔赦（王）世充為庶人，與兄弟子姪處蜀。世充以防夫未備，置雍州廡舍。獨孤機之子定州刺史修德帥兄弟至其所，矯稱敕呼鄭王；世充與兄世暉趨出，修德等殺之。詔免修德官。其餘兄弟子姪等，於道亦以謀反誅。”對“雍州廡舍”則《注》說：“按《雍錄·都城坊里圖》，雍州廡舍後為京兆府，在光德坊。”可知王世充被俘後，曾被押在光德坊京兆府廡。

勝光寺、燕營宅

《長安志》：“西南隅勝光寺。”《注》：“本隋幽州總管燕營宅，大業元年，自豐樂坊徙勝光寺於此。”

《城坊考》在《志》《注》中加：“寺西院有畫行僧及團花，貞觀初，中書令王定所寫，為京城所重。《名畫記》：勝光寺有王定、楊仙喬、尹琳畫塔，東南院有周防畫水月觀自在菩薩，又有劉整畫掩障菩薩圓光及竹。”

慈悲寺

《長安志》：“街東之北慈悲寺。”《注》：“武德元年，高祖為沙門曇獻立。屬隋末饑饉，常賑給貧乏為事，故寺以慈悲為名。”

劉仁軌宅、柴氏宅、光德寺

《長安志》：“南門之東尚書左僕射劉仁軌宅。”《注》：“仁軌薨後，尚官柴氏居之，後立為光德寺，柴便度為尼。景雲初，追柴氏入宮，寺遂廢。”

鄱陽公主邑司、孫思邈宅

《長安志》：“鄱陽公主邑司。”《注》：“孫思邈常居於是，庭前有病梨木，盧照鄰為賦紀之。”

《城坊考》照錄《誌》文，惟《校補記》則在《志》注外詳叙：“盧照鄰《病梨賦序》云：余卧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

按：盧照鄰文見《全唐文》卷一六六。

裴珀宅、裴均宅、裴光庭宅

《長安志》：“太子賓客裴珀宅。”

《城坊考》除改“裴珀”為“裴均”外，又加《注》：“按裴光庭亦居此坊，光庭為中眷，裴均為東眷，裴自別為宅也。”

《城坊考校補記》又加“元稹《西歸詩》：斷腸裴家光德宅，無人掃地戟門深。”

按：裴均甚知名，裴珀唐史未見，“裴均”為是。

崔邠宅、崔郾宅、崔郾宅、崔郾宅

《長安志》：“吏部尚書崔邠宅。”《注》：“邠與弟浙江觀察使郾、金吾大將軍郾及宰相進（《考》作淮）南節度使郾皆貴顯，同居光德

舊第。鄆嘗構便齋，宣宗聞而嘆曰：‘崔氏一門孝友，可謂士族之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為德星社云。”

劉崇望宅

《長安志》：“兵部尚書劉崇望宅。”

《城坊考》在《志》文下加《注》：“《唐語林》稱崇望為光德劉相。按李洞有《題劉相公光德里新構茅亭詩》，蓋即崇望宅也。又按仁軌為尉氏房，崇望為河南劉氏，故別為宅。”

裴稹宅、裴倩宅、裴封叔宅、裴瑾宅

《城坊考》：“朝議郎行尚書祠部員外郎裴稹宅。”《注》：“裴肱《裴稹墓誌》：終於長安光德里私第。按稹即光庭子。權德輿《裴倩神道碑》：考終命於長安光德里第。倩即光庭孫。柳宗元《梓人傳》云：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封叔名瑾，子厚，姊夫，即稹之從孫。宗元《亡姊裴君夫人墓誌》：終於光德里。”

按：裴肱、權德輿、柳宗元文，分見《全唐文》卷三九七、五〇〇、五九〇、五九二。

孔緯宅

《城坊考》：“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贈太尉孔緯宅。”《注》：“《舊書》本傳：緯從駕至莎城，疾漸危篤，先還京城，卒於光德里第。緯又有賜宅，在善和里。《舊書·朱玫傳》：玫有第在善和里。《新書》作玫居孔緯第，按緯之賜宅，在平朱玫之後，言玫居孔緯宅，誤也。蓋善和里，本朱玫宅，平玫後，即以玫宅賜孔緯耳。”

按：中華書局本《舊唐書·朱玫傳》載，玫有第在和善里，諸書皆云在善和，疑倒。

《城坊考校補記》在《考》《注》“緯又有賜宅在善和里”下加按語：“《摭言》：善和韋中令在閣下，中和初隨駕西川命相。又《雲仙雜記》引《大唐龍髓記》：許芝有妙墨八厨，巢賊亂，瘞於善和里第，事平取之，惟石蓮匣存。又《國史補》：善和坊舊御井，故老云非可飲之井，地卑水柔，宜用濯，開元中，以駱駝數十馱入大內，以給六

官。以上皆言善和里。檢《圖》、《考》，皆無善和，僅見此注，因附記其事。又《雲溪友議》崔涯、張祜《贈李端詩》：善和坊裏取端端。下云：揚州今日渾成錯。又云涯、祜久在淮揚。則又揚州之善和坊也。”

潘將軍宅

《城坊考》：“潘將軍宅。”《注》：“《劇談錄》：京師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常寶玉念珠一串，貯之以繡囊玉合。一旦，開合啓囊，已亡珠矣。主藏者常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他日過勝業坊北街，有三鬟女子、穿木屐，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超獨異焉。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超因以他事熟之。從容徐謂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曰：‘偶遇朋儕為戲，終却送還，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如期而往，寺門始開，塔戶猶鑰，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歛然攜念珠而下。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張氏宅

《城坊考》：“張氏宅。”《注》：“白行簡《紀夢》云：‘長安西市百肆，有販粥求利而為之平者，姓張，不得名，家富於財，居光德里。’”

按：白行簡文見《全唐文》卷六九二。

劉司農第

《全唐文》卷二五七蘇頌《司農卿劉公神道碑》：“（景龍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薨於長安光德里之私第。”據此，光德坊當有劉司農第。

趙懷正宅

《太平廣記》卷四〇〇《趙懷正》（出《西陽雜俎》）云：“汴州百姓趙懷正，住光德坊。大和三年，妻賀常以女工致錢。一日，有人攜石枕求售，賀一環護焉。趙夜枕之，覺枕中如風雨聲。因令妻及子各枕一夕，則無所覺。趙枕輒復舊，或喧悸不得眠。其子請碎視之。趙言：‘脫碎之無所見，是棄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後，爾必破之。’經歲

餘，趙病死，妻令毀視之。中有金銀各一錠，如模鑄者。所函錠處，其模似預曾勘入，無絲髮隙，不知從何而入也。錠各長三寸餘，濶如巨指。遂貨之，辦其殮及償債，不餘一錢。賀今住洛惠節坊，段成式家人雇其紉針，親見其說。”據此，光德坊應有趙懷正宅。

漕渠

《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漕渠》：“天寶元年(公元七四二年)，引漕河的水，由金光門入城內，在西市作潭，貯材木。永泰二年(公元七六六年)，把這渠延長，由西市通過光德坊的京兆府，由開化坊薦福寺東向北，經行務本坊國子監以東，流到皇城東，經過景風門和延喜門，入了內苑。渠寬八尺，深十尺。”徐松《長安城圖》等有闡地圖所畫同。據此，漕渠應由西向東經該坊北部。

查一九八三年五月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載，唐光德坊遺址，當在今西安市邊家村十字西北。

光顯坊

詳光行坊。

曲江

與芙蓉園合占朱雀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北向南第十二和第十三兩坊之地，《城坊考》卷三及五圖所記所畫亦同。《長安志》所記有出入，《城坊考》有釋云：“《長安志》以曲江在昇道坊，考《太平寰宇記》，曲江與芙蓉園相連，則其中不容隔立政、敦化二坊，今移於此。”

《城坊考》叙曲江，除全錄《長安志》在昇道坊之記載外，又增注云：“《南部新書》：曲江池，天祐初因大風雨，波濤震盪，累日不止。

一夕，無故其水自竭。自後宮闕成荆棘矣。”在龍華尼寺《注》中，《城坊考》除錄《志》文外，亦云：“《白氏長慶集》有《龍華寺主家小尼詩》，《注》云：郭代公愛姬薛氏，幼嘗爲尼，小名仙人子。”《考》於紫雲樓、綵霞亭《注》，亦照錄《志》注之外，另增云：“《摭言》：乾符二年，韋昭範登弘詞科，宴於曲江亭子。飲興方酣，俄覩一少年跨驢而至，驕悖之狀，旁若無人。衆皆致怒，瓦礫亂下。當此之際，紫雲樓門軋然而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馬來救。左右從而俱入門，門亦隨閉。”此外關於貞元普濟寺，侍中李日知宅、崖州司馬楊炎家廟，其正文、注文，《考》皆沿《志》舊。但刪去鄭畋宅及《注》，另加“太保致仕岐國公杜佑家廟”。并注云：“《石林燕語》：文潞公知長安，得唐杜佑舊廟於曲江，一堂四室，旁爲兩翼。按杜牧《上宰相書》有歸於延福私廟之語，是杜氏有廟在延福坊，而《長安志》亦不載。”

《城坊考校補記》補兩條，一補“曲江亭子”。《注》云：“《摭言》：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有，列於岸澚。幸蜀後，皆燼於兵火。唯尚書省亭子存焉，進士開讌，每寄其間。”二補“校書郎李周南宅”。《注》云：“《國史補》：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

曲池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十三坊，《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長安志》卷八將其列爲自北向南之第十二坊，誤，說見勝業坊。又所謂第十三坊，亦另有解釋，詳見安邑坊。坊名下《長安志》注云：“坊南街抵京城之南而，以近芙蓉園，因以名。”《城坊考》照錄《志》注。

【坊內建築】

建福寺、天寶寺

《長安志》：“東北隅廢建福寺。”《注》：“龍朔三年爲新成公主

所立，其地本隋天寶寺，寺內隋彌勒閣，崇一百五十尺，開元二年廢。”

殯宮

《城坊考》：“坊北有殯宮。”《注》：“《秦州都督府士曹參軍□瑤墓誌》：殯於雍州萬年縣曲池坊之北一百步。”

《長安志》記述曲池坊後云：“右皇城東第二街（鴻按：即朱雀門街之東第三街）之十一坊及東市。”《注》：“沅按，實十坊及東市，‘一’字當衍。”畢沅所說是。《長安志》之所以前列十坊，而文末又云十一坊，蓋因在列舉時遺漏一坊，故所言前後不符。其詳已見勝業坊，此不贅。《城坊考》於《志》文，刪去《志》文中“之”字及全部《注》文。又，《城坊考》在列舉該街諸坊時，未蹈《長安志》之脫誤，故沅按與之無關。

同德坊

《全唐文》卷二六五李邕《唐東都福唐觀鄧天師碣》：“（開元二十四年，）扈從西京，勅安置同德興唐觀。”據文意，同德當是坊名，興唐觀又在同德坊。唯長安諸坊無名同德者，而興唐觀據《唐會要》卷五〇《觀》所記，則在長樂坊。豈同德乃長樂之別名歟！不然，即“同德”“興唐”俱係觀名，或另有他解。待考。

朱崇坊

《唐會要》卷五〇《觀》言三洞觀於貞觀二十三年由朱崇坊移至醴泉坊。查實無朱崇坊。“朱”乃“永”之誤，讀醴泉坊所記可知。

朱崖坊

《太平廣記》卷二〇四《李蔚》(出《桂苑叢談》):“公(指蔚)喜其(指薛陽陶)姓名有同曩日朱崖李相左右者。”同書卷二二四《龍復本》:“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中,凡有象簡、竹筊,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縉紳之士無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真,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筊。復本執蕭公筊,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筊。’次至宋補闕者,曰:‘長官筊。’宋聞之不樂。蕭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鎮朝野。未見問,佇立閑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朱崖目之。”查唐人稱宰相,往往以坊名冠之,引文中“永樂蕭相真”,因真宅在永樂坊,即為其例。據此,則引文中“朱崖李相”、“李朱崖方秉鈞軸”等,或均因李相居于朱崖,故以名坊。實則引文中李相,乃指李德裕,德裕於大中二年貶崖州司戶,至三年正月達朱(《舊唐書》本傳作珠)崖郡,十二月卒。故“朱崖李相”之朱崖,係指貶所,而非坊名。唐世并無朱崖一坊。

朱陽坊

《文獻通考》卷九五《后妃廟》:“昭宗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廟。三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皇帝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皇帝母),正獻皇太后韋氏(文宗皇帝母)。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曰:且恭僖、正獻二廟,比在朱陽坊,祔赴太廟,皆須備法駕。”《唐會要》卷一四除“比”字作“以”字外,餘所記同。據此,是長安當有朱陽坊。惟其他史料均無朱陽坊之名。視永陽坊圖,該坊有恭僖、正獻二太后廟。可知朱陽乃永陽之誤。

休祥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三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二坊，《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右龍武軍地

《長安志》：“太和二年，休祥坊百姓接宰相，訴當坊右龍武軍地賜百姓，經四十餘年不納稅，今被辟仗使田全操并却徵索。時久操令角抵者五十人，分捕所訴者。遂鬥於通衢，久之方散。文宗以地為百姓業久矣，不欲收奪，因賜左右三軍錢各一千五百貫，其休祥地，盡歸百姓。”

《城坊考》除將《志》注中“時久操”改正為“時全操”外，全錄《志》文。

《長安與洛陽》五章二節中亦載有田全操事，依其說，辟仗使田全操之用角抵者逮捕休祥坊百姓，似田全操出身角抵。殊不知辟仗使乃右龍武軍監軍，派軍中角抵者捉人，乃其職權，未必其本人為角抵者。

漢顧成廟餘址

《長安志》：“坊內有漢顧成廟餘址。”

漢奉明園

《長安志》：“漢顧成廟北漢奉明園。”《注》：“宣帝父悼皇考墓園也。”

漢奉明縣

《長安志》：“漢奉明園北漢奉明縣。”

崇福寺、楊恭仁宅、太原寺、魏國寺

《長安志》：“東北隅崇福寺。”《注》：“本侍中觀國公楊恭仁宅，咸亨元年（公元六七〇年），以武皇后外氏故宅，立為太原寺。垂拱

三年(公元六八九年)又改為崇福寺，寺額武太后飛白書。”

《城坊考》於《志》《注》中增云：“《名畫記》：崇福寺有吳道玄、劉整、牛昭、王陀子畫。裴休《玄祕塔碑銘》：大達法師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為沙彌。又曰：稟持犯於崇福寺昇律師。”

《冊府元龜》卷三〇三：“(武)皇后請休祥坊宅置僧寺，追福(其母)。”文中所謂僧寺，即指崇福寺。可知該寺之建，蓋出自武后為其母追福，故武后為作飛白書額耳。

萬善尼寺

《長安志》：“東南隅萬善尼寺。”《注》：“本在故城中，周宣帝大象二年(公元五八〇年)立，開皇三年(公元五八三年)，移於此。盡度周氏皇后、嬪御以下千餘人為尼以處之。”

昭成尼寺、慈和寺、道德寺

《長安志》：“(萬善尼)寺西昭成尼寺。”《注》：“隋大業元年(公元六〇五年)，元德太子為尼善惠、元懿立為慈和寺。永徽元年(公元六五〇年)，廢崇德坊之道德寺，乃移額及尼於此寺。先天二年(公元七一三年)，又為昭成皇后追福，改為昭成寺。”

武三思宅、周道務宅、安樂公主宅、安樂佛寺、武崇訓宅、周勵言宅、武延秀宅

《長安志》：“南門之西武三思宅。”《注》：“本駙馬都尉周道務宅，神龍中，三思以子崇訓尚安樂公主，大加彫飾。三思誅後，主移於金城坊。開元中，道務子勵言復居之。”

《舊唐書·武延秀傳》：“神龍初，時武崇訓為安樂公主婿，即延秀從父兄，引至主(休祥坊)第。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語，常於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及崇訓死，延秀得幸，遂尚公主。主，韋后所生男女中最小。所營第宅并造安樂佛寺，擬於宮掖，巧妙過之。出降之時，以皇后仗發於官中，中宗與韋后御安福門觀之，燈燭供擬，徹明如晝。延秀拜席日，授太常卿，兼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改封恒國公，實封五百戶。廢休祥宅，於金

城坊造宅。”

延唐觀

《長安志》：“延唐觀。”

茹守福宅

《城坊考》：“京苑總監上柱國茹守福宅。”《注》：“《茹守福墓誌》：卒於長安休祥里第。”

按：《茹守福墓誌》全名為《大唐故朝散大夫京苑總監上柱國茹府君墓誌銘》，載《全唐文》卷九九五內，作者缺名。文中言守福卒時為開元十一年六月八日。

皇甫文欽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九《唐故吉州廬陵縣丞皇甫君（文欽）墓誌銘并序》：“以顯慶四年十月十五日終於休祥坊之第。”

按：端方《匋齋臧石記》卷一七亦載《皇甫君墓誌》。

宋運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一《大唐故右金吾衛翊衛宋府君（運）夫人墓誌銘》：“夫人王氏，以開元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卒於京第休祥之里。”

按：端方《匋齋臧石記》卷二二亦載《宋運妻王夫人墓誌》。

查呂大防《長安城圖》殘存此坊東北角，惟未書坊名，此殘存部分繪有崇福寺，可以推知缺名必是休祥二字。又據一九八三年五月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唐休祥坊遺址當在今西安市大慶路北，漢城路東。

行修坊

詳修行坊。

七 畫

冶成坊

《太平廣記》卷三三〇據《廣異記》錄載之《楊元英》：“楊元英則天時爲太常卿，開元中，亡已二十載。其子因至冶成坊削家，識其父墳中劍，心異之，問削師何得此劍。云有貴人形狀衣服，將令修理，期明日午時來取。子意是父授，復疑父冢爲人所開。至日，與弟同往削師家室中伺之。至時，取劍乃其父也。騎白馬，衣服如生時。子隨騎出上東門，遙望入邙山中。”按上東門，乃洛陽城東面北頭之一門，邙山乃城外之山。據引文，是洛陽應有冶成坊。惟其他材料無徵，待考。程鴻詔《補記》有說，詳興化坊，惟程氏坊名作“冶成”。

孝水坊

按：《城坊考》圖、文均無此坊，茲據《千唐誌齋藏誌》加，但不詳所在。

【坊內建築】

王府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四二王縉《唐故文安郡文安縣尉太原王府君夫人渤海李氏墓誌銘并序》：“以天寶七載十一月四日遭疾終於河南縣孝水里私第。”

孝義坊

《太平廣記》卷三六一《牛成》：“京城東南五十里，曰孝義坊。

坊之西原，常有怪。”此雖非京內坊里，但因近京，故附記於此。

杜翟坊

《城坊考》圖、文均無此坊，茲據《千唐誌齋藏誌》補，不詳所在。

【坊內建築】

王府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九〇王讓《唐故常州武進縣尉王府君夫人武功蘇氏墓誌銘并序》：“會昌四年八月七日寢疾終於河南縣杜翟里之別墅。”

吳兒坊

詳敦化、光祿二坊。

里仁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八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一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利仁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八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三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慕容詢宅

《城坊考》：“慕容詢宅。”

張擇宅

《城坊考》：“和州刺史張擇宅。”《注》：“白居易《張擇碑》：終於東都利仁里私第。居易《利仁北街詩》云：‘草色斑斑春雨晴，利仁坊北面西行。踟躕立馬緣何事，認得張家歌吹聲。’按所謂張家者，疑即擇之後人，擇終於天寶十三載，不與白傳同時。”

按：白居易文載《全唐文》卷六七八，題為《唐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銘》，前有序，序文亦云擇卒於天寶十三載。

裴珣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四〇《唐故處士河東裴府君(珣)夫人祖氏墓誌銘并序》：“以天寶七載四月十日，(終)於洛陽縣利仁里之私第。”

利俗坊

詳正俗坊。

延平坊

《城坊考》未列此坊，《長安志》卷十列舉諸坊後，記有此坊，但未指明何處，注云“疑改易坊名”。《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曾兩次提及此坊，但皆複述《長安志》，無法確定其位置。《城坊考》卷十《豐邑坊》條云該坊有李晟林園，并注云：“《舊書·李晟傳》，賜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查延平門乃長安城西面三門中之最南一門，當門有東西大街橫貫全城，進門街北即為豐邑坊。《舊書》云賜延平林園，《城坊考》謂在豐邑坊，豈豐邑因近延平門，世俗即目為延平坊乎？俟考。

【坊內建築】

刑人處

《長安志》：“其街乃刑人之所。”《注》：“元和五年，斬成德軍逆將一十五人于延平坊街，范陽所獻也。”查唐長安刑人常在獨柳樹及兩市，餘則偶一為之。此次斬逆，似屬偶為之類，《長安志》即據之以云此坊為刑人之所，未諦。

延政坊

詳長樂坊。

延祚坊

乃朱雀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九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下，《長安志》《注》云：“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城坊考》全錄《志》文。

《城坊考》在延祚坊之後結語云：“右朱雀門街西第一街（鴻按：即朱雀門街街西）九坊。”《注》云：“宋張禮《遊城南記》云：入明德門，歷延祚、光行、道德、永達四坊。至崇業坊，覽玄都觀之遺基。過岡，論唐昌觀故事（鴻按：唐昌觀在安業坊，位於崇業坊之北）。既而北行數里（鴻按：當指經由安樂、殖業、光祿三坊之地。），入含光門，即此九坊地也。”《長安志》亦云九坊，但經檢核，屬於該街者祇列舉七坊，故《長安志》漏列兩坊。參酌有關史料，所漏者乃自北向南之第一第二兩坊。畢沅知此有脫文，亦不知所脫者為何。

延康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七坊，《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惟《長安志》卷十則列為自北向南之第六坊，顯誤，詳見頌政坊。

【坊內建築】

明輪寺

《長安志》：“隋有明輪寺，大業七年廢。”

西明寺、福壽寺

《長安志》：“西南隅西明寺。”《注》：“顯慶元年（公元六五六年）高宗為孝敬太子病愈所立，大中七年（公元八五二年）改為福壽寺。”

楊素宅

《長安志》：“（西明寺）本隋尚書令越國公楊素宅。”《注》：“大業中，素子玄感謀反，誅後沒官。武德中，為萬春宮（《考》“官”作“公”）主宅。貞觀中，以賜濮王泰。王薨後，官市之立寺。”

《城坊考》將《志》文及《注》全納入西明寺《注》中作為首句，改濮王為魏王。首句之後，全錄《志》《注》，又加：“寺內僧厨院有楊素舊井，玄感被誅，家人以金投井，後人窺見，鈎汲無所獲，寺衆謂之靈井。《名畫記》：西明寺額，唐玄宗朝南薰殿學士劉子皋書；入西門，南壁楊廷光畫神兩鋪；東廊東面第一間，《傳法者圖讚》，褚遂良書；第三間利防等，第四間曇柯迦羅，并歐陽通書。《盧氏小說》：德宗微行西明寺，宋濟在僧院過夏，上忽入濟院，方在窗下積鼻葛巾鈔書。上曰：‘茶請一碗。’濟曰：‘鼎水中煎，此有茶味，請自盪之。’上又問曰：‘作何事業？’兼問姓行。濟云：‘姓宋，第五，應進士舉。’又曰：‘所業何？’曰：‘作詩。’又曰：‘聞今上好作詩，何如？’宋濟云：‘聖意不測。’語未竟，忽從筆遞到曰：‘官家，官家。’濟惶懼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後禮部放榜，上命內臣看有濟名（似脫一‘否’字），使回奏無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章懷太子有《西明寺鐘銘》。陳玄奘曾居此寺，寺有牡丹，見《白氏長慶集》。”

《城坊考校補記》在《考》《注》中又補云：“《廣異記》：則天時西國獻青泥珠，後以施西明寺布金剛額中。胡人云：‘西國青泥泊多珍寶，泥深不可得，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寶可得。’又《玉堂閒話》：長安西明寺鐘，貧民竊鑿鬻之，後盜鐘者抱鑿坐枯。”

《通鑑》卷一九五太宗貞觀十四年：“上幸（雍州牧）魏王泰第，赦雍州長安繫囚大辟以下，免延康里今年租賦，賜泰府僚屬及同里老人有差。”《注》：“魏王泰第在長安城中延康里。按雍州二赤縣，長安、萬年皆治長安城中，今止赦長安囚，蓋延康里屬長安縣管。”此事《舊書·漢王泰傳》、《新書·太宗紀》、《漢恭王泰傳》、《冊府元龜》卷四七、卷八〇，卷八四、卷二七七均有類似記載。蓋泰宅在延康而使延康居民受惠也。

《全唐文》卷二五七蘇頲《唐長安西明寺塔碑》：“明慶元年仲秋癸酉，詔於京兆延康里，置西明寺。賜田園百頃，淨人百房。”《通鑑》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九月庚寅朔，置百高座於資聖、西明兩寺，講《仁王經》。內出經二寶輿，以人為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於光順門外，從至寺。”文中“百高座”，胡《注》云：“百尺高座也。”《通鑑》卷二二八德宗建中四年：“（朱泚攻奉天，）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冲。”將《通鑑》文與《城坊考》所載德宗微行至西明寺一事參閱，可見西明寺當時常與皇帝有關，頗為延康坊增色。又倘法堅所造攻具，果用寺內材料，則該寺似遭破壞。《通鑑》卷二〇八中宗景龍元年稱：“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長樂坡作大象，府庫為之虛耗。上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奸贓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于家。”權僧主管三寺，其一竟是西明，此又為西明與政事相涉之一證。

靜法寺、竇抗宅

《長安志》：“東南隅靜法寺。”《注》：“隋開皇十年，左武侯大將軍陳國公竇抗所立，寺門折抗宅柴戟門所造。西院有木浮圖，抗弟遜為母成安公主建，重疊綺麗，崇一百五十丈（《考》作尺），皆伐抗園梨木充用。其園本西魏大統寺，周武帝廢佛教，以其寺賜抗為宅焉。”

《城坊考》除易《志》中若干字（已見上段括弧）外，又在《志》

《注》中加：“靜，一作淨。《名畫記》：淨法寺有張孝師、范長壽畫。”

閻立本宅

《長安志》：“北門之西中書令閻立本宅。”《注》：“後申王傅符太玄居之，西亭有立本所畫山水。”鴻按：《太平御覽》卷一八〇《宅》引韋述《兩京記》言立本宅在延壽坊。延康、延壽僅一字之差，或係傳寫之誤。

馬璘池亭

《長安志》：“邠寧節度使馬璘池亭。”《注》：“璘卒，池亭入官，貞元後，群臣多賜宴於中。”

《冊府元龜》卷一一〇載：“（貞元）十八年二月朔，賜群臣會宴于延康坊故馬璘池亭；三月上巳，賜宰臣及兩省官會宴於故馬璘池亭；九月重陽節，賜宰臣及中書門下兩省官會於故馬璘池亭，御制《豐年多慶九日書懷詩》賜群臣。十九年二月朔，賜宰臣、兩省供奉官會宴于馬璘池亭；三月上巳，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會宴於馬璘池亭。二十年二月朔，罷中和宴，歲儉故也；九月九日，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會宴於馬璘池亭。”可見延康坊馬璘池亭，確係賜宴之所，一年間或多至三次。

諸王府、閻令琬宅、張良娣宅

《長安志》：“諸王府。”《注》：“寶歷二年，以延康坊官宅一區為諸王府。唐朝故事，王府在京師，即今有曹局。自天寶以後，王不出闕，所置寮案，過於閑冗，其胥吏數司方共一員。至是瓊王府長史斐簡求奏論，遂創官府。”

《城坊考》除改《志》注中“寶歷二年”作“寶歷三年”、“斐簡求”作“裴簡求”外，又在《志》注中加：“按諸王府，本閻令琬之宅，見《唐會要》。又按蘇頲《章懷太子良娣張氏碑》，良娣張氏，遘疾，棄養於京延康第之寢。蓋即居於諸王府也。”

按：《城坊考》注據蘇頲碑而疑張良娣所居蓋延康坊之諸王府，查延康坊諸王府之設，事在寶歷二年（公元八二七年），據《舊

書·蘇頲傳》，頲卒於開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焉有死後百年之人更爲他人作碑之理。且頲碑明言良娣卒於景龍二年(公元七〇八年)，頲碑見《全唐文》卷二五七)，故良娣所居乃係己第，而非諸王府。又《城坊考》《注》中之“裴簡求”，《唐會要》卷六七作“裴簡永”。又，《長安志》云建諸王府在寶歷二年，《城坊考》繫於三年，校之《舊書·敬宗紀》，以二年爲是。

張籍宅

《城坊考》：“水部郎中張籍宅。”《注》：“白居易《酬張十八訪宿見贈詩》：遠從延康里，來訪曲江濱。按籍有宅在靖安，已見。”

馬鎮西宅

《城坊考》：“馬鎮西宅。”《注》：“《玄怪錄》：太常協律郎韋生，有兄，自云平生無懼憚。聞延康東北角有馬鎮西宅，常多怪物，具酒肉，夜獨於大池之西孤亭中宿。夜半，見一小兒，長尺餘，自池中出，循階而上。韋生以手摸之，則一古鐵鼎子，已欠一脚。明旦，杵碎其鼎，染之，有血色。”

王靜信宅

《城坊考》：“王靜信宅。”《注》：“《唐故義興周夫人墓誌》：夫人，義興人也。為太原王府君靜信之妻，終於延康之私第。”

趙智偁宅

詳會節坊趙智偁宅。

張懿宅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三《大唐故朝請大夫張君(懿)墓誌銘并序》：“薨於延康斯里，春秋八十，即以永淳二年癸未二月己未朔十五日癸酉遷於長安縣龍首鄉之原。”

按：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三九、端方《匋齋臧石記》卷一九均載《張懿墓誌》。

楊迥宅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唐故太府寺主簿宏農楊府君(迥)

墓誌銘》：“以大和七年十月十七日寢疾終於延康里之私第。”

按：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七、端方《匋齋臧石記》卷三二、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二、陸心源《唐文拾遺》卷二八均載《楊迴墓誌》。

永安渠

據《長安志》卷十《大安坊》、《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及徐松《長安城圖》等地圖所記，永安渠自南向北流經該坊西部。

延福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九坊，《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惟《長安志》卷十將其列為自北向南之第八坊，乃誤，詳見頌政坊。

〔坊內建築〕

神通寺

《長安志》：“隋有神通寺，大業七年廢。”

紀國寺

《長安志》：“西南隅紀國寺。”《注》：“隋開皇六年，獻皇后獨孤氏為母紀國夫人崔氏所立。”

《城坊考》又在《誌》《注》中加：“《名畫記》：紀國寺有鄭法輪畫。”

玉芝觀、越王貞宅、乾封縣廡、新都公主宅、新都寺、郊王府

《長安志》：“東南隅玉芝觀。”《注》：“本越王貞宅，後乾封縣權治於此，又為新都公主宅，施為新都寺，寺廢乃為郊王府，天寶三年，立為玉芝觀。”

宣平府

《長安志》：“街東之北宣平府。”

《城坊考》在《誌》文下《注》：“按《地理志》不載。”

瓊山縣主宅

《長安志》：“西北隅瓊山縣主宅。”《注》：“縣主開元中適慕容氏，即吐谷渾之苗裔，富於財產。宅內有山池院，溪磴自然，林木蔥鬱，京城稱之。”

真化府

《長安志》：“真化府。”《注》：“《舊圖》。”

《城坊考》改《誌》《注》為“《長安誌》引《舊圖》，按《地理誌》屬京兆府”。

黃滔宅

《城坊考》：“御史黃滔宅。”《注》：“《黃御史集》有《延福里居和林寬何紹餘酬寄詩》，附載從弟蟾《和從兄御史延福里居詩》。”

何氏宅

《城坊考》：“進士何氏宅。”《注》：“趙嘏有《宿何書記先輩延福新居詩》。”

張喬宅

《城坊考》：“進士張喬宅。”《注》：“張喬有《延福里秋懷詩》。”

孫秦宅

《城坊考》：“進士孫秦宅。”《注》：“鄭谷有《訪題進士孫秦延福南街居詩》。”

楊發宅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唐故嶺南節度使右常侍楊公(發)女子書墓誌》：“乾符五歲夏，京師癘疾。以六月七日終於延福里第。”

按：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九、端方《匄齋臧石記》卷三五、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七均載《楊發女子書墓誌》。又長安、洛陽皆有延福坊，《誌文》既有“京師”二字，自以列入長安延福坊為宜。

沈氏家廟

《城坊考》：“沈氏家廟。”《注》：“《河東記》：大和四年十二月初九日，邊上從事魏式暴卒於長安延福里沈氏私廟中。前二日之夕，勝業里有司門令史辛察者，忽患頭痛而絕。初見有黃衫人就其牀以手相就而出，良久，謂察曰：‘但致錢二千緡，便當相捨。’因令達語求錢，於是其家果取紙錢焚之。察見紙燒訖，皆化為銅錢。又謂察曰：‘請兼致脚直。’察悟其所居之西百餘步有一力車傭載者，遂與黃衫俱詣其門。察曰：‘有客要相顧載錢至延平門外。’車曰：‘諾。’即來，裝其錢訖。黃衫曰：‘請相送至城門。’三人相引部領歷城西街，抵長興西南而行。時鐘鼓將動，黃衫曰：‘天方曙，不可往矣，當且止延福沈氏廟。’遂巡至焉。按城西街，西字疑誤。”

《太平廣記》卷三八五《辛察》據《河東》記載其事。

旅邸

《城坊考》：“旅邸。”《注》：“《宣室誌》：元和中，博陵崔穀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

《太平廣記》卷三七〇《崔穀》條記穀在旅邸事較詳，可參考。

杜牧私廟

《全唐文》卷七五三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啓》：“某啓：某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開元末，某有屋三十間而已。元和末，酬償息錢，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止有一豎，戀戀憫嘆，挈百卷書，隨而養之，奔走無所容，歸死於延福私廟，支柱欹壞而處之。長兄以一驢遊丐於親舊。某與弟顛舍野蒿藿，寒無夜燭，默念所記者，凡三周歲。遭遇知己，各及第得官。”據此，杜牧當有私廟在延福坊，且曾在廟中索居也。

永安渠

據《長安志》卷十、《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及徐松《長安城圖》等載，永安渠由南向北流經該坊西部。

查徐松《洛陽城圖》在長夏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南向北第七坊處，標有延福坊。是延福坊長安洛陽均有。洛陽延福坊坊內建

築，據《城坊考》卷五所記，有“福仙寺”。《注》：“有水磴，四輪齊轉。《名畫記》：福先寺吳道玄畫《地獄變》，有病龍，最妙。《舊書·德王裕傳》，昭宗至洛下，一日，幸福先寺。”

王夫人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三七《大唐故王夫人墓誌銘并序》：“以顯慶三年九月廿七日，卒於延福里。”

按：長安、洛陽均有延福坊，自此以下四條《誌》文，均只書延福坊而未詳長安或洛陽，特以《千唐誌齋藏誌》所載諸人，大多卒於洛陽，故繫於洛陽延福坊內，以待再考。

周師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八二《唐故周君(師)墓誌銘并序》：“夫人張氏，龍朔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終延福里私第。以龍朔三年正月卅日，與君合葬於邙山平原鄉之原。”

成夫人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八四《唐故成夫人墓誌銘并序》：“(咸亨四年)六月十四日，卒於延福里第。即以其廿三日，殯於邙山之陽。”

蕭符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二一八蕭蓮《梁檢校尚書右僕射蕭府君(符)墓記銘》：“(龍德二年)七月十八日，啓手足於延福里之私第，(次年)八月一日，窆於河南縣金谷鄉。”

延壽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五坊，《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惟《長安志》卷十將其列為自北向南之第四坊，乃誤，詳見頌政坊。坊名下，《城坊考》注云：“《杜陽雜編》：咸通十四年四月八日，佛骨入長安，自開遠門、安福樓，夾道佛聲振地。上御安福寺，親自頂禮。場市豪家，相與為無遮齋大會，競聚

僧徒，廣設佛象，吹螺擊鈸，燈燭相繼，而延壽里推爲繁華之最。”

【坊內建築】

惠覺寺

《長安志》：“隋有惠覺寺，大業七年廢。”

懿德寺、慈門寺

《長安志》：“南門之西懿德寺。”《注》：“本慈門寺，隋開皇六年（公元五八六年）刑部尚書萬安公李圓通所立，神龍元年（公元七〇五年），中宗爲懿德太子追福改名加飾焉。”

《城坊考》於《志》注中增云：“禪院內有大石白，重五百斤。《名畫記》：懿德寺西廊東，靜眼畫山水。”

裴巽宅、盧賁宅、裴行儉宅、武懿宗宅、宣城公主宅

《長安志》：“東南隅駙馬都尉裴巽宅。”《注》：“其地本隋齊州刺史盧賁宅；高宗末，禮部尚書裴行儉居之。武太后時，河內王武懿宗居之。土地平敞，水木清茂，爲京城之最。沅按，巽尚中宗女宣城公主。”

《城坊考》除改《志》注“沅按”爲“畢氏曰”外，又加注云：“張說《裴行儉碑》：薨於京師延壽里。”

按：張說文見《全唐文》卷二二八。又《太平御覽》卷一八〇《宅》引韋述《兩京記》曰：“延壽坊東隅駙馬裴巽宅，高祖末，裴行儉居之。自行儉以前，居者輒死。自儉卜居，有狂僧突入，髡其庭中大柳樹，中有豕走出，徑入北鄰。其家數月暴死盡，此宅清晏。”據此，行儉居前，其處本係凶宅，行儉居後始清晏。又《城坊考》言高宗末行儉居之，《兩京記》則謂高祖末行儉居之，校之《唐書》本傳，應以高宗末爲是。

咸安公主宅

《長安志》：“咸安公主宅。”《注》：“中宗女，降韋捷。”

《城坊考》改《志》注“中宗女”爲“中宗第八女”。

寶應經坊、李重倩宅

《長安志》：“寶應經坊。”《注》：“大曆十二年，淮西節度兵馬使李重儂敗汴州李靈輝，請捨所居延壽里宅為佛經坊。許之，仍賜名寶應經坊。”

楊志誠宅

《城坊考》：“贈太州刺史楊志誠宅。”《注》：“張說《楊志誠碑》：夫人趙氏，終於長安之延壽里。”

按：張說文見《全唐文》卷二二九。

賈島精舍

《城坊考》：“賈島精舍。”《注》：“賈島有《延壽里精舍寓居詩》。又有《延康吟詩》云：‘寓居延壽里，為與延康鄰，不愛延康里，愛此里中人。’延康在延壽之南，中隔光德一坊，故得言鄰也。”

王薰宅

《城坊考》：“王薰宅。”《注》：“《宣室誌》：天寶初，有王薰者，居長安延壽里。里中常一夕有三四輩挈食，會薰所居。既飲食，燭前忽有巨臂出燭影下。外有語曰：‘君有會，不能一見呼耶？願得少肉置掌中。’薰莫測其由，即與之，其臂遂引去。少頃，又伸其臂，又置肉於掌中，已而又去。於是相與謀曰：‘此必怪也，俟其再來，當斷其臂。’頃之，果來。拔劍斬之，臂既墮，乃一驢足，血流滿地。”

李員宅

《城坊考》：“進士李員宅。”《注》：“《宣室誌》：李員，河東人，居長安延壽里。于堂北垣下得一金缶，上有小篆崔子玉《座右銘》。”

《太平廣記》卷四〇〇《李員》（出《宣室誌》）亦載有此事，頗詳，可以參考。

趙某宅

《城坊考》：“趙某宅。”《注》：“沈魯撰《趙夫人張氏墓誌》：夫人雲陽人，歸于天水趙公，終於長安延壽坊之私第。”

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三、《匋齋臧石記》卷三二、《陝西金石記》卷一八均有《趙夫人張氏墓誌》。

李處士宅

《城坊考》：“李處士宅。”《注》：“《唐闕史》：延壽里有水墨李處士，以精別畫品遊公卿門。”

古池

《城坊考》：“古池。”《注》：“吳融有《題延壽坊東南角古池詩》，按池，蓋永安渠、漕渠所匯也。”

閻立本宅

《太平御覽》卷一八〇《宅》引韋述《兩京記》云：“延壽坊北門之西有中書令閻立本宅，宅內西亭，有立本畫山水之跡。”是知延壽坊當有閻立本宅。

鬻金銀珠玉者宅

《太平廣記》卷八四錄自《闕史》之《王居士》：“有延壽坊鬻金銀珠玉者，女歲十五，遭病甚危，衆醫拱手不能措，願以（三百千請居士）療之。”

梁令珣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中《唐故昭武校尉右金吾衛司戈梁府君（令珣）墓誌銘并序》：“以天寶七載七月十七日奄終于西京延壽里之私第。”

玉工居

《太平廣記》卷二四三《寶玉》條載胡人米亮勸又召延壽坊玉工觀玉事。按唐世職業相同者常聚居一坊，故延壽坊或是玉工聚居處。

延慶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八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八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北至洛水。”

八 畫

洽成坊

詳洽成坊。

宗賢坊

《太平廣記》卷二四三錄自《乾闥子》之《寶笈》條有又“僱日傭人於宗賢(坊)西門水澗，從水洗其破麻鞋”事。據此，長安當有宗賢坊。惟據《城坊考》記載，洗鞋乃崇賢坊西門水澗，兼之其他史料未曾見有宗賢記載，可見所謂宗賢者，乃崇賢之誤。

宜人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二坊，徐松《城坊考》卷五及《洛陽城圖》中所記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本曰宜民，避唐太宗諱改，或作仁者，非。”查長安有宜仁坊，乃勝業坊之舊名；據《城坊考》《注》，宜人自是宜人，在洛陽；宜仁自是宜仁，在長安。“人”或作“仁”之說誤。

【坊內建築】

太常寺葯園、齊王暕宅

《城坊考》：“半以東太常寺葯園。”《注》：“本隋齊王暕宅。”

《太平御覽》卷一八〇《宅》有一條云：“韋述《兩京記》曰，東京宜人坊，其半本隋齊王暕宅，煬帝愛子，初欲盡坊為宅。帝問宇文

愷曰：‘里名為何？’愷曰：‘里名宜人。’帝曰：‘既號宜人，奈何無人？可以半為王宅。’此為“半為王宅”之由來。

荷澤寺

《城坊考》：“西南隅荷澤寺。”

《唐會要》卷四八《寺》亦載荷澤寺在該坊。

宜仁坊

詳勝業坊。

宜民坊

據《城坊考校補記》，宜民坊乃宜人坊之原名。

京兆坊

乃洛陽一坊，惟《城坊考》圖、文均無此坊，茲據《千唐誌齋藏誌》加，不詳所在。

【坊內建築】

鄧過真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八二蘇玄賞《唐聖真觀觀主故鄧尊師（過真）誌銘并序》：“尊師河南府河南縣京兆里人也。”

青龍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十二坊，《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長安志》卷八列為自北向南之第十一坊，誤，詳見勝業坊。又所謂第十二坊，事出有因，詳見安邑坊。

【坊內建築】

廢普耀寺

《長安志》：“東南隅廢普耀寺。”《注》：“隋開皇三年，獨孤皇后為外祖崔彥珍所立，開元二年廢。”

廢日嚴寺

《長安志》：“西南隅廢日嚴寺。”《注》：“隋煬帝為晉王仁壽元年施營第材木所造，因廣招名僧以居之，貞觀六年廢。”

芙蓉園

與曲江合占朱雀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北向南第十二及第十三兩坊之地，曲江在北，園在南；曲江範圍較大，占地一坊有零，園不廣，占地不足一坊，《城坊考》及有關諸圖大體亦如此記述。

此園《城坊考》注云：“考《太平寰宇記》，曲江與芙蓉園相連；李肇《國史補》謂芙蓉園即秦之宜春苑；《漢書·元帝紀》注謂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同為苑地，不容中隔立政、敦化二坊，今移於此。（鴻年按：《長安志》言曲江在昇道坊，昇道乃自北向南之第九坊，中隔立政、敦化二坊方至十二、十三坊，《考》之此論，乃對《志》而發。）”

《考》注又云：“《大唐新語》，貞觀末房玄齡避位歸第時，天旱，太宗將幸芙蓉園以觀風俗。玄齡聞之，戒其子弟曰：‘鑾輿必當見幸，亟使灑掃備饌。’俄頃，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載入宮。按房玄齡宅在務本坊，其時未築夾城，故幸芙蓉園，自西而東也。（鴻按：其時不僅未築夾城，且無大明宮，太宗住太極宮，幸園固應自西而東。）”

《考》注又云：“《通鑑》貞觀七年十二月，上幸芙蓉園。胡三省《注》引《景龍文館記》，芙蓉園在京師羅城東南隅，本隋世之離宮也。青林重複，綠水瀟漫，帝城勝景也。《舊書·穆宗紀》，長慶二

年，先有詔廣芙蓉苑，南面居人廬舍墳墓并移之，群情駭擾，降敕罷之。”

林祥坊

《唐會要》卷四八《寺》載崇福寺在林祥坊，“本侍中楊恭仁宅，咸亨二年（公元六七一年）九月二日，以武后外氏宅，立太原寺。垂拱三年（公元六八七年）十二月，改為魏國寺。載初元年（公元六八九年）五月六日，改為崇福寺。”據此，唐坊有名林祥者。但別無可考。查《長安志》、《城坊考》均云崇福寺在休祥坊，“林祥坊”或是“休祥坊”之誤。

來庭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二坊，隔丹鳳門街與永昌坊相對，《長安志》卷八、《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下，《長安志》注說：“本永昌一坊之地，與翊善坊同分。”城坊考除全錄《志》注外，又按云：“按翊善、來庭皆逼近東內（鴻按：即大明宮），故多闍人居之。”

【坊內建築】

仁法寺

《長安志》：“隋末有仁法寺，大業七年廢。”

王仁祐宅

《長安志》：“特進王仁祐宅。”《注》：“永徽時人。”

高延福宅、保壽寺

《長安志》：“內侍高延福宅。”《注》：“力士父。沅按，孫翌《墓誌銘》、張說《神道碑》，并云延福終來庭里第。”

《城坊考》除刪去《志》注中沅按二字外，又按云：“按高力士本

馮衡之子，延福以為假子，衡妻麥氏亦來依之，皆居來庭里。開元十四年延福卒，十七年麥氏卒，至天寶九年乃捨宅為保壽寺。”

按：據《全唐文》卷二三〇及卷二三一張說《贈廣州大都督馮府君神道碑》及《贈潘州刺史馮君墓誌銘》，高力士確馮氏子，其生母麥氏亦確卒於來庭里，特馮名君衡耳。又張說有《唐故高內侍碑》，載《全唐文》卷二二七，碑中亦言延福卒於開元十四年。孫翌文則載《全唐文》卷三〇五、《金石萃編》卷七四、《匄齋臧石記》卷二二、《陝西金石誌》卷一一，均云延福是字，名福。

梁守謙宅

《長安志》：“右衛上將軍致仕梁守謙宅。”

按：王昶《金石萃編》卷一〇七《邠國公功德銘并序》亦云守謙宅在來庭坊。

莊宅司

《長安志》：“莊宅司。”《注》：“坊西北。”

《城坊考》在《志》《注》中復云：“按《大達法師塔碑》陰，有大中五年敕內莊宅使牒一通，載安國寺僧價賣莊地之事，惟莊宅使之名不見《唐志》。《宋史·職官志》云：唐設內諸司使，悉擬尚書省。如京、倉部也，莊宅、屯田也，皇城、司門也，禮賓、主客也。此坊所載，蓋其廡舍。”

鄭敞宅

《城坊考》：“洛陽縣令鄭敞宅。”《注》：“薛稷《鄭敞碑》：終於萬年縣之來庭里第。”

按：薛稷文見《全唐文》卷二七五。

孫志廉宅

《城坊考》：“內侍孫志廉宅。”《注》：“申堂構《孫志廉墓誌》：終於咸寧縣來庭里之私第。”

按：申堂構文載《全唐文》卷四〇五及《金石萃編》卷九〇，云志廉卒於天寶十二載十一月十一日。

劉宏規宅

《城坊考》：“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知內侍省劉宏規宅。”《注》：“李德裕《劉宏規碑》：薨於長安來庭里第。又按周遇《劉氏太原縣君霍夫人墓誌》、劉瞻《劉遵禮墓誌》，皆言卒於來庭里私第；蓋霍夫人當是宏規長子行立之妻，遵禮則行深之子也。”

按：劉瞻文見《全唐文》卷七四七，周遇文見《全唐文》卷七九一。

李氏宅

《城坊考》：“李氏宅。”《注》：“《廣異記》：上都來庭里婦人李氏者，晝坐家堂，忽見其夫亡姊，身衣白服，戴布幘巾，逕來逐己，李氏繞牀避去。乃出門絕騎，有北門萬騎卒，以馬鞭擊之，隨手而消，止有幘頭巾奄然至地，其下得一髑髏骨焉。”

劉仲邱(立)宅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大唐故淨住寺智悟律上人墓誌銘并序》：“公俗姓劉諱仲邱，年六十有五殞于來庭坊之私第。以大曆六年十二月廿日葬于藍田縣鍾劉村之東原禮也。”

按：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四亦有《智悟上人墓誌》。惟“仲邱”作“仲立”。

霍夫人宅

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一四《唐故劉氏太原縣君霍夫人墓誌銘并序》：“以大中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終於來庭里之私第。”

劉遵禮宅

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一七《唐故內莊宅使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省內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左監門衛大將軍劉公(遵禮)墓誌銘并序》：“咸通九年孟夏遺疾，以其年六月十四日薨於來庭里私第。”

殘缺之呂大坊《長安城圖》，來庭坊仍存。來庭坊事可參閱翊善坊。又此坊或又名來遲，詳來遲坊。

來遲坊

《全唐文》卷七一一李德裕《唐故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知內侍省事劉公神道碑》：“公諱宏規，薨於長安來遲里第。”據此，長安當有來遲里。惟他處無考。來庭坊圖內果有劉宏規宅。故來遲或為來庭之誤，抑來庭亦名來遲，俟考。

招國坊

詳昭國坊。

尚善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六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太史監、崇賢館

《城坊考》：“太史監。”《注》：“本崇賢館。”

宗正寺

《城坊考》：“宗正寺。”

內僕局

《城坊考》：“內僕局。”

阿史那忠宅

《城坊考》：“右驍衛大將軍阿史那忠宅。”《注》：“《阿史那忠碑》：薨於洛陽尚善里之私第。”

岐王範宅、武三思宅、武崇訓宅、安樂公主宅

《城坊考》：“岐王範宅。”《注》：“本武三思宅，宅有薛稷畫鶴。

《舊書·外戚傳》：武崇訓尚安樂郡主，時三思用事于朝，欲寵其禮。中宗為太子，在東宮，三思宅在天津橋南。自重光門內行親迎禮，歸於其宅。”

《太平御覽》卷一八〇《宅》所引韋述《兩京記》，亦有岐王範宅記載，言宅在坊之東南隅，又云薛稷畫鶴，“世稱絕妙”。

薛王業宅、太平公主宅

《城坊考》：“薛王業宅。”《注》：“本太平公主宅。”

沈齊文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七二韋承慶《唐故右金吾衛胄曹參軍沈君（齊文）墓誌銘：“以垂拱四年五月三日，卒于神都尚善里第。”

高琛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四七邢宙《唐故南充郡司馬高府君（琛）墓誌銘并序》：“天寶八載七月十六日，終于東京尚善里所。”

天津橋

《城坊考》：“坊北天津橋。”《注》：“《元和郡縣志》：天津橋在河南縣北四里，隋煬帝大業元年（公元六〇五年），初造此橋，以架洛水。用大船維舟，皆以鐵鎖鉤連之，南北兩路，對起四樓，其樓為日月表勝之象。然洛水溢，其橋輒壞。貞觀十四年（公元六四〇年），更令石上累方石為脚。《爾雅》：斗牛之間為天漢之津，故取名焉。按唐人由西京至東都，皆由天津橋，高宗還東都，百官見于天津橋是也。白居易詩：‘津橋東北斗亭四，到此令人詩思迷。’”

《城坊考校補記》改“更令石上”之“上”字為“工”字。

天官寺

《城坊考校補記》：“天津橋天官寺。”《注》：“《續玄怪錄》：李愬登天津橋，因入息天官寺。《原化記》：華嚴和尚在洛都天官寺，弟子三百餘人。《兩京記》：洛都天官寺秀師元鑑，默識中若符契。《獨異志》：天官寺有吳道玄畫。”

尚賢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一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張錫宅

《城坊考》：“天官侍郎張錫宅。”《注》：“父子五人列戟，時號‘萬石張家’。”

武攸宜宅

《城坊考》：“建安王武攸宜宅。”

狄仁傑宅

《城坊考》：“檢校納言兼肅政臺御史大夫狄仁傑宅。”

裴談宅

《城坊考》：“大理卿裴談宅。”

崔明登宅

《城坊考》：“崔明登宅。”

韋湊宅

《城坊考》：“河東節度使韋湊宅。”

張知騫宅

《城坊考》：“左衛將軍范陽郡公張知騫宅。”

信安縣主宅

詳惠和坊元思忠宅。

高慤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〇一《唐故銀青光祿大夫行光祿少卿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高府君(慤)墓誌銘并序》：“開元十七年，薨于河南之尚賢里。”

長安坊

詳常安坊。

長和坊

詳敦化坊。《類編長安志》誤“長”爲“常”，詳見常和坊。

長壽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三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八坊（西市作兩坊計算），《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惟《雍錄》卷三所載《唐都城內坊里古要跡圖》亦即程大昌《長安城圖》中位于自北向南之第七坊（西市亦作兩坊計算），誤。

《長安志》在坊名之下《注》云：“隋曰廣恩坊，避煬帝諱改。”

【坊內建築】

願力寺

《長安志》：“有願力寺，大業七年廢。”

長安縣廡

《長安志》：“西南隅長安縣廡。”《注》：“去府六里。”

《城坊考》除照錄《志》文外，又按云：“按縣治隋開皇三年所立，見《長安志》。”

永泰寺

《長安志》：“南門之東永泰寺。”《注》：“本梁太尉吳王蕭岑宅，隋開皇四年帝為沙門曇延立為延興寺。寺東院苕公蕭琮宅，嘗隋亡，捨入寺。神龍中，中宗為永泰公主追福，改為永泰寺。”

《城坊考》除照錄《志》文外，在《注》中增云：“寺內東精舍，有隋

中大夫鄭法士畫釋迦滅度之變，左廊有滕王庫直李雅畫聖僧之跡，又有楊契丹畫。”

大法寺

《長安志》：“北門之東大法寺。”《注》：“本宏法寺，武德中光祿大夫李遠所立，神龍元年改。”

崇義寺、于詮宅

《長安志》：“街西之北崇義寺。”《注》：“本隋延壽公于詮宅，武德二年，桂陽公主為駙馬都尉趙慈景所立。”

楊温宅

《長安志》：“街北之西鄴國公楊温宅。”

尉遲敬德宅

《長安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宅。”

閻立本宅

《長安志》：“中書令閻立本宅。”

《城坊考》在《志》文下加《注》云：“按閻令宅在延康坊，《太平御覽》引作延壽，誤。《長安志》載在此，恐又因延壽而誤也。”

元載家廟

《長安志》：“前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家廟。”《注》：“大曆四年，有虎止於載之私廟，命將軍薛岌、周皓發弩手射殺之。”

梁寺宅

《城坊考》：“朝議郎行澤王府主簿梁寺宅。”《注》：“詳懷德坊下。”

按：梁未賓有《大唐故朝議郎行澤王府主簿上柱國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誌銘》，載《全唐文》卷二三四，文中亦言梁宅在長壽坊。

查《太平廣記》卷四八五及《全唐文》卷七二〇所載陳鴻祖《東城老父傳》，老父賈昌之子，安史亂後曾省昌於長壽坊。另據一九八三年五月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唐長壽坊遺址當在今西安市徐家莊蔣家寨北。

長樂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三街即皇城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一坊，《長安志》卷八、《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及呂大防《長安城圖》所畫均同。

《長安志》在坊名下注云：“後改延政坊。”《城坊考》除照錄《志》文外又增云：“按坊之北即延政門，故以門名坊。”《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亦云長樂坊又名延政。

按該坊或又名同德，詳同德坊。

【坊內建築】

大安國寺、睿宗舊宅

《長安志》：“大半以東大安國寺。”《注》：“睿宗在藩舊宅，景雲元年立為寺，以本封安國為名。憲宗時吐突承瓘盛營安國寺，欲使李絳為碑文，絳不肯撰。後寢摧圯，宣宗欲復修，未克而崩。咸通七年，以先帝舊服御及孝明太皇太后金帛，俾左神策軍再建之。《西陽雜俎》曰：紅樓，睿宗在藩時造，元和中廣宣上人住此院，有詩名，時號為《紅樓集》。”

《城坊考》在《志》注中加：“《寺塔記》：東禪院亦曰木塔院，院門西北廊五壁，吳道玄弟子釋思畫釋凡八部，不施彩色，尚有典型。《名畫記》：安國寺有吳道玄、楊廷光、尉遲乙僧畫。《南部新書》：長安名德多聚安國寺。《唐語林》：劉相國瞻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餐。段成式《寂照和尚碑》：自長慶中，寶曆末，大和初，皆駕幸安國寺。”

《城坊考校補記》又在《注》文《睿宗在藩舊宅》下補云：“即尊位，乃建道場，施一珠鎮常住庫，見《紀聞》。”

按：《通鑑》卷二一〇玄宗先天元年：“（寶）懷貞懼，請解官為安國寺奴。”據此可知安國寺尚有為“奴”者。

興唐觀、司農園地

《長安志》：“西南隅興唐觀。”《注》：“本司農園地，開元十八年造觀。其時有勅令速成之，遂拆興慶宮通乾殿造天尊殿，取大明宮乘雲閣造門屋樓，白蓮花殿造精思堂屋，拆甘泉殿造老君殿。元和初年，命中尉彭忠獻帥徒三百人修興唐觀，賜錢千萬，使壯其舊制。其觀北拒禁城，因是開複道為引幸之所，以內庫絹千匹，柴千斤為夫役之賜，莊宅錢五千萬，雜穀千石充修齋醮之費。”

《城坊考》除改《志》注中“柴千斤”為“茶千斤”外，又加：“按權德輿有《興唐觀新鐘銘》。”

教坊

《長安志》：“教坊。”《注》：“元和十四（鴻按：當缺一“年”字）徙仗內教坊於延政里。”

《城坊考》在“教坊”上加“左”字。

水館

《城坊考校補記》：“水館。”《注》：“李商隱有《長樂水館送趙滂詩》。”

傳舍

《城坊考校補記》：“傳舍。”注：“《摭言》：崔郾侍郎拜命於東郡（鴻按，似應作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

按：長安城東有長樂坡，此傳舍當在該處，《補記》繫於長樂坊，誤。

錢方義宅、王直方宅

《太平廣記》卷三四六《錢方義》（出《續玄怪錄》）云：“殿中侍御史錢方義，故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徽之子，寶曆初獨居長樂第，（為怪所迷，服藥稍愈。）父門人王直方者，居同里，久於江嶺從事，飛書求得生犀角，又服之，良久方定。”

查呂大防殘缺之《長安城圖》，長樂坊仍留存。長樂附近諸坊

例有東、南、西、北四面皆有門，連結南、北門者為南北縱街，連結東、西門者為東西橫街，二者交叉處乃一十字街，坊內建築分布於街之南北東西。呂《圖》所繪長樂坊異於是，無南北街，亦無東西橫貫全坊之街，或乃因坊東大半為大安國寺之故，呂《圖》在坊內也繪有此寺。又《全唐文》卷七四七奚敬玄《唐左羽林軍大將軍史公神道碑》：薨於昇平里之私第，葬於京兆府萬年縣長樂鄉宋侯之西原。似萬年縣除城區有長樂坊外，郊區尚有長樂鄉。另據《太平廣記》卷二八六載，長樂坊門曾有百姓刺臂事。

長興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一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三坊，《長安志》卷七、《城坊考》卷二所記與五圖所繪并同。坊名下《長安志》注云：“唐會昌五年，詔皇城六坊內不得置私廟；其朱雀街緣是南郊御跡，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江側近，亦不得置；餘‘園外’深僻坊，并無所禁。初武宗行禮南郊，見天街左右諸坊有人家私廟，遂令禁斷。中書門下奏，朱雀門至明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興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便有朝官私廟，實則逼近宮闕，自威遠軍向南三坊，俗稱‘園外’，地至閑僻，於此置廟，無所妨礙。從之。”

《城坊考》除照錄《志》注外，又增云：“《南部新書》：貞元元年十一月，京兆奏有人於長興坊得玉璽，文曰天子信璽。”

【坊內建築】

靈感寺

《長安志》：“隋有靈感寺，武德初廢。”

楊師道宅、韓琦宅、崔玄童宅、崔光意宅、長廣公主宅

《長安志》：“東北隅侍中駙馬都尉楊師道宅。”《注》：“其地後分裂，左監門大將軍韓琦、尚書刑部侍郎崔玄童、荊府司馬崔光意等居。”

《城坊考》除照錄《志》文外，又增云：“師道尚高祖第五女長廣

公主。”

張嘉貞宅、崔日知宅

《長安志》：“坊內橫街之南，中書令張嘉貞宅。”《注》：“本太常少卿崔日知宅。《唐書》曰：貞元中裴延齡為德陽郡主治第，時將降郭縱，延齡令嘉貞之子徙所置廟，德宗不許。按韋述《記》載嘉貞宅，延齡所徙乃是廟，而《嘉貞碑》：宅在思順里。今無思順坊，未詳。”

元行冲宅、王邱宅、馬璘宅

《長安志》：“（張嘉貞）宅西太子賓客元行冲宅。次北隔街，禮部尚書致仕王邱宅，邠寧節度使馬璘宅。”《注》：“《德宗實錄》曰：大曆十四年七月，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自天寶中，京師堂寢已極壯麗，而第宅未甚逾制；然衛公李靖廟，已為嬖人楊氏廐矣。及安、史二逆之後，大臣宿將競崇棟宇，無復界限，力窮乃止，人謂之木妖。而馬璘之堂尤盛，計錢二千萬貫，他室稱是。璘卒於軍，以喪歸京師，士庶欲觀之，假名于故吏，投刺會弔者數十百人，故命撤毀之，自是京師樓樹之踰制者皆毀。沅按，《唐書·璘傳》亦載其事。”《城坊考》刪去與馬璘宅有關文字及《注》，祇將其事載於乾元觀（見後）《注》中。

乾元觀

《長安志》：“乾元觀。”《注》：“《代宗實錄》曰：大曆十三年七月，以涇原節度使馬璘宅作乾元觀，道士四十九人，其地在皇城南長興里。璘初創是宅，重價募天下巧工營繕，屋宇宏麗，冠絕當時。璘臨終獻之。代宗以其當王城形勝之地，墻宇新潔，遂命為觀，以追遠之福，上資肅宗。加乾元觀之名，乾元，肅宗尊號也。然則與《德宗實錄》相戾。”

《城坊考》除刪去“然則”以下九字外，餘照錄《志》《注》，并加按云：“按《代宗實錄》以為璘獻為觀。《德宗實錄》與《德宗紀》，皆云帝命毀之，未詳孰是。”

紀國大長公主宅、鄭沛宅

《長安志》：“紀國大長公主宅。”《注》：“肅宗女，降鄭沛。”

《城坊考》除改《志》《注》為“肅宗第五女，始封宜寧，降鄭沛”外，復增云：“呂溫《公主墓誌》：肅宗第二女，薨於長興里之私第。”

按：呂溫文見《全唐文》卷六三一。又《注》文為“第五女”，呂文為“第二女”，必有一誤。

辛京果宅

《長安志》：“工部尚書致仕辛京果宅。”

杜鴻漸宅

《長安志》：“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鴻漸宅。”《注》：“鴻漸於長興正源第崇飾門館，賦詩曰：‘常願追禪侶，安能挹化源。’朝士多和之。沅按，侶，《唐書》《傳》作理。”

《城坊考》刪《志》《注》中“正源”二字及“沅按”以下八字。

按：《志》《注》“正源”二字費解，故《城坊考》刪之。惟“正源”或與詩中“挹化源”有關，志文或有闕訛，俟考。

韋聿宅

《長安志》：“太子右庶子韋聿宅。”

《城坊考》除照錄《志》文外，又加《注》云：“權德輿《韋聿墓誌》，以官壽歿于長興里第。”

按：權德輿文，見《全唐文》卷五〇六。

漢陽大長公主宅

《長安志》：“漢陽大長公主宅。”《注》：“即德陽郡主也，順宗長女。”

《城坊考》又在《志》《注》末加“降郭鏞”三字。

鄭伸宅

《長安志》：“國子祭酒鄭伸宅。”《注》：“貞元時人。”

禮賓院、禮會院、教坊

《長安志》：“禮賓院。”《注》：“元和五年，置院坊之北街。”

《城坊考》改《志》《注》為：“院在坊之北街，元和九年六月置。按院即禮會院，自崇仁坊移此，敬宗初又廢，以賜教坊。”

路隋宅

《長安志》：“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路隋宅。”《注》：“沅按，《唐書》作隨。”

《城坊考》錄《志》文，刪《注》。

王璠宅

《長安志》：“河東節度使王璠宅。”

《城坊考》加《注》云：“《舊書·王璠傳》：李訓敗之日，璠歸長興里第，為禁軍所捕。”

史憲忠宅

《長安志》：“右神武統軍史憲忠宅。”

鄭顥宅、萬壽公主宅

《長安志》：“河南尹駙馬都尉鄭顥宅。”

《城坊考》加《注》云：“《舊書·鄭網傳》：鄭顥嘗為《詩》，序曰：‘去年壽昌節赴麟德殿上壽，回息于長興里第。’按顥尚宣宗長女萬壽公主。”

于宗宅、廣德公主宅

《長安志》：“尚書右僕射駙馬都尉于宗宅。”《注》：“沅按，《唐書》有于琮，尚廣德公主者，應即其人，然不言其官尚書右僕射，但云乾符中平章事而已。”

《城坊考》改《志》文為：“同平章事駙馬都尉于琮宅。”《注》：“琮尚宣宗第四女廣德公主。”

鎮州進奏院

《長安志》：“鎮州進奏院。”

房仁裕宅

《城坊考》：“左領軍府大將軍房仁裕宅。”《注》：“房仁裕母《李夫人碑》：薨於長興坊之第。”

按：《唐文拾遺》卷六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三六均有《李夫人碑》。

裴士淹宅

《城坊考》：“禮部侍郎裴士淹宅。”《注》：“《酉陽雜俎》：開元末，裴士淹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陽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當時明公有《裴給事宅看牡丹詩》。”

太原郡夫人王氏宅

《城坊考》：“贈太原郡夫人王氏宅。”《注》：“王維《工部楊尚書夫人王氏墓誌》：奄歸大寂於長興里之私第。”

按：王維文見《全唐文》卷三二七。

李峘宅

《城坊考》：“戶部尚書李峘宅。”《注》：“《舊書·李峘傳》：峘為戶部尚書知政事；嶧為戶部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兄弟同居長興里第，兩國公，門十六戟；一三品，門十二戟，榮耀冠時。”

慕容君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四編卷四《夏官郎中慕容君唐故夫人費氏(琬)墓誌銘并序》：“夫人姓費氏諱婉字德，以上元三年八月廿九日卒於雍州長興里第。”

范傳正宅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大唐故范氏女(阿九)墓誌銘并序》：“皇光祿卿贈左散騎常侍順陽公(傳正)次女字阿九年十六，以長慶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疾終于京兆長興里。”

按：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一，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七均載《范氏女墓誌銘》。惟《金石誌》“傳”作“傅”。又據《舊唐書·范傳正傳》，傳正字西老，鄧州順陽人，官至光祿卿，贈左散騎常侍。因此順陽公者，即傳正也。

崔夫人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三六盧緘《崔夫人墓誌》：“大和甲寅歲之

除日，獲新迎於長安長興里夫人之私第。”

畢羅店

《城坊考》：“畢羅店。”《注》：“《西陽雜俎》：柳璟知舉年，有國子監明經晝夢倚徙於監門，有一人負衣囊，訪問明經姓氏，明經語之，其人遂邀入長興里畢羅店常所過處。夢忽覺，見長興店子入門曰：‘郎君與客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直而去也？’明經大駭，解衣質之。”

按：《西陽雜俎》文，亦見《太平廣記》卷二七八。

旅館

《城坊考》：“旅館。”《注》：“《西陽雜俎》：段成式元和中假居在長興里。”

查《太平廣記》卷三八五言辛察與所雇車夫送鬼出京途中，曾“抵長興里西南而行”，亦與長興坊有關。

昌化坊

《長安志》卷十載有此坊，但未指明位置，《城坊考》推定其為崇仁坊之別名，將有關該坊之事全載入崇仁。可參閱崇仁坊。

又《城坊考》卷三《安興坊》記述坊內建築時，列有楊復恭宅，《注》引《舊書·楊復恭傳》，云宅在昭化里，又引《長安志》云：“昭化即廣化之誤，《新書》作昌化里。”查長安有安興坊，又名廣化坊。綜觀以上文字，安興別名廣化，廣化誤為昭化，《新書》又作昌化，輾轉致誤。直言之，則楊復恭宅即在安興坊。

昌平坊

《咸寧縣志·長安坊里圖》云此坊為朱雀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八坊，足立《長安城圖》云此坊為該街自北向南之第九坊，兩說均與信而有徵之說不符。

按：第八坊爲宣平坊，第九坊爲昇平坊。《咸寧縣志》之誤已經證實，詳見宣平坊。足立之說亦無可徵信。唐坊名之中初無昌平。《舊書·劉怱傳》云，朱滔不軌，怱與滔書曰：“司徒位崇太尉，尊居宰相，恩寵冠藩臣之右，榮遇極矣。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爲太尉卿、司徒里，此亦大夫不朽之名也。”初視之，似長安有一昌平里。實則朱泚、朱滔兄弟乃幽州昌平人，此昌平故里係指幽州昌平，非長安之一坊也。

昌明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八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漢王諒宅

《長安志》：“全一坊，隋漢王諒宅。諒敗後，賜零官，屬家令寺。”《城坊考》除改“零”作“伶”外，均錄志文。

家令寺園、日南王第

《長安志》：“家令寺園。”《注》：“貞觀中，日南王入朝，詔於此營第。尋還國，宅遂廢，復為園。”

查《長安志》卷十《大安坊》及《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載，清明渠自南向北流經該坊西側。

昌樂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一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八坊，《長安志》卷七、《城坊考》卷二所記和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魏徵家廟

《長安志》：“太子太師鄭國公魏徵家廟。”《注》：“大中中，來（此字疑誤）孫蕃為相，再新舊廟，以玄成為封祖。沅按：玄成，徵之字。”

《城坊考》增注云：“崔瑛《魏公先廟碑》：立家廟於長安昌樂里。”

按：崔嶼文見《全唐文》卷七四一，惟缺字頗多，其意難明。又《十七史商榷》卷九一《魏蕃世系》載：“碑首言特進侍中贈太尉鄭國文貞公魏氏（徵）家廟在昌樂里，而其後又言葺故廟於舊宅永興里。蓋魏徵家廟在昌樂，蕃所葺則在永興也。”是魏氏家廟凡有二處，一在昌樂，一在永興。

屈突通宅

《長安志》：“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宅。”《注》：“沅按：《唐書》《傳》，通拜陝東大行臺右僕射卒，贈尚書右僕射。”

《城坊考》改《志》文為“行臺右僕射屈突通宅”，改《志》《注》為“舊本作左僕射”。

蔣係家廟

《長安志》：“山南東道節度使蔣係家廟。”

官園

《長安志》：“官園。”《注》：“坊西官園供進梨花蜜。”

昇平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九坊，《城坊考》所記與五圖中除足立《長安城圖》外之其他四圖所畫均同。須注意者：一、所謂第九坊，解見安邑坊。二、如依《長安志》，則該坊乃自北向南之第八坊，漏却一坊，說見勝業坊。三、《雍錄》三卷所載《唐都城內坊里古要跡圖》亦將該坊繪作自北向南之第八坊，并誤。四、足立《長安城圖》在其他各家定為昇平坊之處標《昌平坊》，不

知何據。五、福山《長安城圖》將“昇”作“升”(見《長安與洛陽》五章三節),《新書·柳仲郢傳》、《全唐文》卷三三一所載楊綰《裴遵慶碑》亦均作“升”。

【坊內建築】

漢樂遊廟

《長安志》：“東北隅漢樂遊廟。”《注》：“漢宣帝所立，因樂遊苑為名，在高原上，餘址尚有。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賜寧、申、岐、薛王。其地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寬敞，京城之內，俯視指掌。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就此登賞拔禊。”

《城坊考》對《志》文未作更易。《校補記》則在《志》《注》中增云：“《兩京新記》：樂遊廟一名樂遊苑，亦名樂遊原，基地最高。”

東宮藥園

《長安志》：“西北隅有東宮藥園。”

裴遵慶宅

《長安志》：“尚書右僕射裴遵慶宅。”《注》：“《國史補》曰：遵慶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榜引士子以及東市兩街，時人以為盛事。遵慶子向為吏部尚書致仕，所居內外支屬百餘人，所得祿俸，必與同費，稱其孝睦。沅按，《唐書》云：向以吏部尚書致仕于新昌里第，內外支屬百餘人，向所得俸祿，必同其費，然則向第在新昌坊也，此事不應附遵慶宅下，亦敏求之誤。”

《城坊考》刪去《志》注中有關裴向事及沅按外，乃云：“楊綰《裴遵慶碑》：薨于萬年縣昇平里之私第。”

按：楊綰文見《全唐文》卷三三一及《金石萃編》卷一〇〇。

魏少遊宅

《長安志》：“刑部尚書魏少遊宅。”《注》：“沅按，《唐書》，少遊為刑部侍郎，非尚書也。”

《城坊考》改魏少遊官銜為“洪州刺史趙國公”，刪去《志》《注》。

潘孟陽宅

《長安志》：“左散騎常侍潘孟陽宅。”《注》：“孟陽盛葺第舍，伎媵用度過侈。憲宗徵行，至樂遊原望見之，以問左右。孟陽懼，不敢治。”

柳公綽宅

《長安志》：“兵部尚書柳公綽宅。”《注》：“公綽字（應作子）仲郢，自拜諫議大夫後，每遷（《考》作遷）官，群鳥大集於第之庭木，戟架皆滿，比五日而散，家人以為候。除天平軍節度，鳥不復集，遂卒於鎮。”

劉沔宅

《長安志》：“太子太傅致仕劉沔宅。”《注》：“沔按，《唐書》傳作太子太保致仕。”

《城坊考》駁《志》注云：“按畢氏據《唐書》傳，謂當作太子太保，非也，今從石刻。”

按：《陝西金石誌補遺》上、《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四、《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二均有《劉沔神道碑文》，云沔卒時為大中二年十一月七日。

劉從周宅

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七《劉氏（從周）幼子（阿延）墓銘》：“（乾符二年）四月廿日，彭城劉氏幼子，終於昇平里之私第。”

查從周為阿延父，劉沔子，據《墓銘》，劉沔祖孫三世皆住昇平坊。

劉氏女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補遺》上《劉氏女墓誌》：“唐乾符二年歲次乙未七月十日庚寅彭城劉氏室女享年二十終於昇平里之私第。”

按：《唐文拾遺》卷三二亦載《劉氏女墓誌》，乃劉從周撰，女父名德章，與從周均為劉沔之子，女名定師，乃從周姪女。

崔寧宅

《城坊考》：“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寧宅。”《注》：“《唐語林》：茶拓子，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注》云：蜀相即昇平崔家。”

元崇簡宅

《城坊考》：“京兆府少尹元崇簡宅。”《注》：“《白居易集》有《和元八侍御昇平新居》四絕句，元八即宗（正文作崇）簡，《元稹集》所謂居敬兄也，楊巨源亦有《和元員外題昇平里新齋詩》。按白居易詩每言與元八卜鄰，其後《哭元尹詩》云‘水竹鄰居竟不成’，是終未結鄰也。”

史用誠宅

《城坊考》：“左羽林軍大將軍史用誠宅。”《注》：“奚敬元《史用誠碑》：薨於昇平里之私第。”

按：奚敬元文見《全唐文》卷七四七。

柳元方宅

《城坊考》：“萬年縣丞柳元方宅。”《注》：“柳宗元《柳元方墓誌》：終於長安昇平里之私第。”

按：柳宗元文見《全唐文》卷五九〇。

杜行方宅

《城坊考》：“同州司兵參軍上柱國杜行方宅。”《注》：“《杜府君墓誌》，啓手足于上都昇平里之私第。”

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二、《唐文拾遺》卷二六均有《杜府君墓誌》。

張喬宅

《城坊考》：“進士張喬宅。”《注》：“按許堂有《題張喬昇平里居詩》。”

李峴宅

《城坊考》：“前進士李峴宅。”《注》：“《摭言》：李峴及第在偏侍下，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遣賃油幕以張之。峴先人舊廬昇平里，

凡用錢七百緡，自所居連亘通衢，殆及一里餘。車輿闐咽，門巷來往，無有露濡者。而金碧照耀，頗有嘉致。”

柳知微宅

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五柳知微《唐故穎川陳氏(蘭英)墓記》：“陳氏諱蘭英，大和_中歸於我，以大中四年十二月三日，終于昇平里余之私第。”

柳仲郢宅

毛鳳枝《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柳仲郢《唐故柳氏長孀女墓誌銘并序》：“我家之孀妹名曰老師是也，會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夭于昇平里第。”

按：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八，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四、端方《匋齋臧石記》卷三二均載《柳氏長孀女墓誌》。

按，柳仲郢爲公綽子，其宅當即前柳公綽宅。

包陳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三三《包陳墓誌》：“國子祭酒致仕包陳，終於西京昇平里第。”

鬻餅舍、棄地

《城坊考校補記》：“坊北門旁鬻餅舍。”《注》：“見《任氏傳》。”

《任氏傳》載《太平廣記》卷四五二，據該傳，坊內尚有棄地一塊。

昇道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九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龍華寺

《長安志》：“西北隅龍華尼寺。”《注》：“高宗立，尋廢，景龍二年

復置。”

《城坊考》刪此寺不載。

李日知宅

《長安志》：“(龍華)寺東侍中李日知宅。”

《城坊考》刪此宅不載。

曲江

《長安志》：“(龍華)寺南曲江。”《注》：“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其深處下不見底。司馬相如賦曰‘臨曲江之隄州’蓋其所也。張揖曰：‘隄，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中有長州也。’師古曰：‘曲岸頭曰隄，隄即碕字耳，言臨曲江之州，今猶謂其處曰曲江隄，鉅依反。’《劇談錄》曰：‘曲江池本秦時隄洲，唐開元中疏鑿為勝障，南即紫雲樓、芙蓉苑，西即杏園、慈恩寺，花卉周環，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即錫宴臣僚，會於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池備綵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焉。傾動皇州，以為盛觀。’”

《城坊考》刪而不載。

紫雲樓

《長安志》：“紫雲樓。”

《城坊考》刪而不載。

綵霞亭

《長安志》：“綵霞亭。”《注》：“文宗太和九年，發左、右神策軍各一千五百人，淘曲江池，修紫雲樓、綵霞亭。內出二額，仇士良以百戲迎之，帝御日營門觀之。仍勅諸司，如有力要創置亭館者，宜給與閒地，任營造。先是鄭注言秦中有災，宜以土工厭之，故濬昆明、曲江二池。帝又曾讀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遂思復昇平事而加修創焉。”

《城坊考》刪而不載。

楊炎家廟

《長安志》：“崖州司馬楊炎家廟。”《注》：“開元中，蕭嵩將於曲江池側置廟，或言近遊幸之所，遂止。後楊炎置之為私廟，俄有飛語，言炎知此地有王氣，故取之。”

《城坊考》刪而不載。

貞元普濟寺

《長安志》：“貞元普濟寺。”《注》：“貞元十三年，勅曲江南彌勒閣賜名。”

《城坊考》刪而不載。

鄭畋宅

《長安志》：“太子太保鄭畋宅。”《注》：“見《劇談錄》。沅按，《唐書》作太子少保。”

《城坊考》刪去《志》注中“沅按”及以下語。

李雍宅

《城坊考》：“太原府司錄事參軍李雍宅。”《注》：“權德輿《李雍墓誌》：歿於長安昇道里。”

按：權德輿文見《全唐文》卷五〇三。

張庾宅

《城坊考》：“進士張庾宅。”《注》：“《續玄怪錄》，張庾舉進士，居長安昇道里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

《太平廣記》卷三四五亦錄載庾事。

謝翱宅

《城坊考》：“進士謝翱宅。”《注》：“《宣室志》：陳郡謝翱舉進士，寓居長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霽，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終南峯，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雙鬟高髻，色甚殊麗。降拜曰：‘願郎歸所居。’翱即回望其居，見青衣三四人，皆立其門外。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閒麗，入門與翱相見於西軒。謂翱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

《太平廣記》卷三六四據《宣室志》錄載此事。

明教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一坊，徐松《洛陽城圖》及《城坊考》卷四所叙均同。

【坊內建築】

龍興觀

《城坊考》：“龍興觀。”

宋璟宅

《城坊考》：“西南隅尚書右丞宋璟宅。”《注》：“《太平御覽》：璟造宅，悉東西相對，不為斜曲，以避惡名。顏魯公《宋璟碑》：薨於東都明教里第。”

按：《考》中所引《太平御覽》為卷一八〇文，源出韋述《兩京記》。又顏魯公文見《全唐文》卷三四三及《金石萃編》卷七九，文名《有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考》所記官稱等有缺誤。文中言璟於開元二十一年告老，二十五年卒。

崔融宅

《城坊考》：“南門之東清河縣子國子司業崔融宅。”《注》：“《太平御覽》：融為《則天哀冊》，用思精苦，下直，馬過其門不覺，文就而卒。”

按：《考》中所引，為《太平御覽》卷一八〇所記，源出韋述《兩京記》。

明義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西第一街街西自南向北之第四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

云：“本曰顯義，避中宗諱改。”

【坊內建築】

蜀王秀宅

《城坊考》：“隋有蜀王秀宅。”

左右教坊

《城坊考》：“左右教坊。”《注》：“崔令欽《教坊記》云：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西門外，即苑之東也，其間有頃餘水泊，俗謂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韋安石宅

《城坊考》：“尚書左僕射鄒國公韋安石宅。”

固本坊

《玉海》卷一〇〇《隋天經宮》：“《志》：大業元年，於東都固本里北，起天經宮，以遊高祖衣冠，四時致祭。”《冊府元龜》卷二九有同樣記載。據此，隋時洛陽有固本坊，至唐則無聞。或坊名已改，待考。

和平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四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十二坊，《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莊嚴寺、總持寺

《長安志》：“坊內南北街之東築入莊嚴寺，街之西築入總持寺。”

和善坊

《舊唐書·朱玫傳》：“乾符末，領邠寧節制。時行在出令，有能斬朱玫首者，則授以邠帥。賊將王行瑜，徑入京師。時玫有第在和善里，行瑜率兵仗入見，玫猶責以擅還。行瑜曰：‘我要代爾領邠州節制，何復多言。’遂斬之。”據此，長安當有和善坊，坊內有朱玫宅。其他史料均未見，待考。

和會坊

《太平廣記》卷二四三《寶父》錄《乾驥子》文云：“父卒時，年八旬餘。京城和（鴻按：原書《注》“八旬餘京城和”六字原空闕，據黃本補。）會里有邸，弟姪宗親居焉。諸孫尚在。”據此，是寶父宅在和會里。惟唐坊以“會”為名者，僅嘉會坊，《太平廣記》亦言父伯於嘉會坊有廟院，不知何據而云父宅在和會坊？惟程鴻詔《兩京城坊考補記》亦云長安有和會坊，但不詳位置何在。程氏之說不知是否出自上引黃本，抑另有所據，俟考。

依仁坊

詳永通坊。

侍賢坊

《唐會要》卷五〇《觀》云天長觀在侍賢坊。查唐無侍賢坊，而有待賢坊。侍賢當是待賢之形誤，待賢坊坊內建築有天長觀，《會要》亦記之。云：“本名會聖觀，隋開皇七年（公元五八七年），文帝

爲秦孝王俊所立。開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〇年),改千秋觀。天寶七載(公元七四八年),改名天長觀。”

金谷坊

《全唐文》卷七三六沈亞之《歌者葉記》：“至唐貞元元年，洛陽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歌於柳巷之下，初與其曹十餘人居，獨葉歌無等。後爲成都率家妓，及率死，復來長安中。”據此，洛陽當有金谷里。惟未見他處史料，待考。

【坊內建築】

皇甫政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一二《故處士皇甫府君(政)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廿九年□月二日寢疾，卒于金谷鄉之私第。夫人淳于氏，以天寶二年九月九日，卒于金谷里。”

按：金谷鄉非金谷坊，或是附郭一鄉。墓銘中兩出“金谷”，一曰鄉，一曰里，不知是否上下文相涉而誤，俟考。

金城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三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三坊，《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惟《雍錄》三卷所載《唐都城內坊里古要跡圖》亦即程大昌《長安城圖》，將此坊繪爲自北向南之第二坊，其坊置特大，約占兩坊之地。坊名下，《長安志》注云：“本漢博望苑之地，初移都，百姓分地版築，土中見金聚，欲取便沒。隋文帝曰：‘此收金城之兆。’因以金城爲坊名。”

《通鑑》卷二一六天寶十一載《注》亦云金城坊係自北向南之第二坊。胡三省常引《雍錄》作《注》，有時標明《雍錄》書名，有時則云“程大昌曰”，此處雖未提及《雍錄》或“程大昌曰”，但亦當出自《雍

錄》。故《通鑑》《注》之誤，實沿襲《雍錄》而來。

【坊內建築】

釋梵寺、法衆寺

《長安志》：“隋有釋梵、法衆二寺，大業七年廢。”

匡道府、漢思后園

《長安志》：“西南隅匡道府，即漢思后園。”《注》：“漢武帝衛皇后墓園也，宣帝追諡，改葬于此。地本長安故城之杜門外大道東也。”

《城坊考》在《志》《注》中加：“按匡道府，見《地理志》。”

漢戾園

《長安志》：“北門有漢戾園。”《注》：“戾太子史良娣墓。”

《城坊考》在《志》注中加：“宣帝改葬于此，其地本曰亭。”

漢博望苑

《長安志》：“（漢戾）園東南漢博望苑。”《注》：“本在門外道之東。”

開善尼寺

《長安志》：“東南隅開善尼寺。”《注》：“隋開皇中，官人陳宣華、蔡容華二人所立。”

太清觀、安樂公主宅、武崇訓宅、武延秀宅

《長安志》：“（開善尼）寺北廢太清觀。”《注》：“本勃（《考》作悖）逆庶人宅，初封安樂公主，出降武三思子崇訓。（《考》重複“崇訓”二字）誅後，自休祥坊移宅於此，改適武承嗣之子建（《考》作延）秀。及誅後，勅太清觀道士史崇玄居焉。崇玄以先天二年謀逆伏法，其觀遂廢。（“伏”下六字，《考》改為“復誅觀遂廢”五字）

《舊唐書·武延秀傳》：“（延秀既尚安樂公主，遂）廢休祥（坊）宅，於金城坊造宅。窮極壯麗，帑藏為之空竭。公主產男滿月，中宗、章后幸其第，就第放赦，遣宰臣李嶠、文士宋之問、沈佺期、張說、閻朝隱等數百人，賦詩美之。”《冊府元龜》卷三〇六亦有類似記述。

會昌寺、賀若誼宅

《長安志》：“西南隅會昌寺。”《注》：“本隋海陵公賀若誼宅，義寧元年（公元六一七年），義師入關，太宗領（《考》作頓）兵于此，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立為寺。”

樂善尼寺、舍衛寺、溫國寺

《長安志》：“街南之東樂善尼寺。”《注》：“本名舍衛寺，隋開皇六年（公元五八六年），尉遲迥孫太師為其祖所立。景龍元年（公元七〇七年），改為溫國寺。二年，又改為樂善寺。”

瑞聖寺

《長安志》：“瑞聖寺。”《注》：“《舊圖》。”

許洛仁宅

《城坊考》：“冠軍大將軍代州都督上柱國許洛仁宅。”《注》：“《許洛仁妻襄邑縣君宋氏墓誌》：夫人諱善主，字令儀，定州安喜人，薨於金城坊里第。”

按：《匄齋臧石記》卷一八、《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三八、《唐文拾遺》均有《宋氏墓誌》，云宋氏卒時為儀鳳元年。

劉元尚宅

《城坊考》：“云麾將軍劉元尚宅。”《注》：“《劉元尚墓誌》：薨於金城里之私第。”

按：《劉元尚墓誌》乃竇忻所作，見《全唐文》卷四〇三。

陳義宅

《城坊考》：“昭武校尉守左驍衛將軍上柱國陳義宅。”《注》：“侯鈺《陳公墓版文》：卒於上都金城里之私第。”

按：《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陝西金石誌》卷一六、《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六七、《唐文拾遺》卷二三均有《陳義墓版》，云義卒時為永貞元年。

柳參軍宅

《城坊考》：“華州參軍柳生宅。”《注》：“《乾牒子》：華州柳參軍，於長安閒遊。上巳日，曲江見一車子，後簾徐舉，女子容色絕

代。柳生鞭馬從之，即見車子入永崇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有母。有青衣字輕紅，柳生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有疾，其舅執金吾王請為子納焉。崔氏女不允，其母乃命輕紅于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令兩三日就禮。柳生自備財禮，期內結婚。後五日，柳生挈妻與輕紅于金城里居。無何，王氏歿。柳生挈妻與輕紅赴喪，金吾之子告父擒柳生。王氏既歿，無所明，遂訟於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王氏。經數年，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兄，時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乃與輕紅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群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群賢里住，與訟奪之。柳生長流江陵。”

按：柳生事《太平廣記》卷三四二。亦據《乾闥子》錄載。

邢緯宅

《城坊考》：“邢緯宅。”《注》：“《通鑑》：王鉷弟戶部郎中鯉所善邢緯謀作亂，鉷命賈季鄰捕緯。緯居金城坊，季鄰等至門，緯帥其黨突出。鬪且走，至皇城西南隅。會高力士引飛龍禁軍至，擊斬緯。”

《舊唐書·王鉷傳》亦有類似記載。

薛義宅

端方《匄齋臧石記》卷二四《大唐故冠軍大將軍行左龍武軍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薛府君(義)墓誌》：“天寶八載閏六月十日，薨于西京長安金城里私第。”

按：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三亦載《薛義墓誌銘》。

張毗羅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三《唐故定遠將軍守左武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內長入供奉張府君(毗羅)墓誌銘并序》：“以天寶十四載八月廿七日薨於金城里之私第。”

按：毛鳳枝《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陸心源《唐文拾遺》卷六六亦載《張府君墓誌》。

空宅

《城坊考》：“空宅。”《注》：“《朝野僉載》：中書舍人郭正一，失一高麗婢，于金城坊中空宅搜得之。”

《太平廣記》卷一七一亦據《朝野僉載》錄此事。

民宅

《城坊考》：“《大唐新語》：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為胡所劫，司法參軍尹伊請追禁西市胡，俄而獲賊，蓋金城近于西市也。”

《太平廣記》卷二四九也有據《大唐新語》載錄。

居德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四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四坊，《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載與五圖所畫均同，《雍錄》三卷所載《唐都城內古要迹圖》即程大昌《長安城圖》所畫亦同。坊名下，《長安志》《注》云：“南街出西，通金光門。”

【坊內建築】

依法寺、寶岸寺、凝觀寺

《長安志》：“坊內隋有依法、寶岸、凝觀三寺，并大業廢。”

漢圓丘餘址

《長安志》：“漢圓丘餘址。”

先天寺、寶國寺、寶昌寺

《長安志》：“東南隅先天寺。”《注》：“本寶國寺，隋開皇三年（公元五八三年），勅太興，長安兩縣各置一寺，因立寶昌、禪林二寺，東西相對，時人謂之縣寺。其地本漢之圓丘。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改為先天寺。”

按：《志》《注》上言“寶國”、下言“寶昌”，前後不符，《城坊考》亦未能糾正。

普集寺、鮮于遵義宅

《長安志》：“西北隅普集寺。”《注》：“隋開皇七年，突厥開府儼同三司鮮于遵義捨宅所立。”

奉恩寺、尉遲樂宅、興福寺

《長安志》：“南門之西奉恩寺。”《注》：“本將軍尉遲樂宅，神龍二年（公元七〇六年）立為寺，大中六年（公元八五二年）改興福寺。”

劉祥道宅

《長安志》：“南門之東司禮大常伯劉祥道宅。”《注》：“宅接先天寺，兼據漢圓丘舊址，因基高築亭焉。”

《城坊考》改“大常”作“太常”。

杜元徽宅

《城坊考》：“房州刺史杜元徽宅。”《注》：“劉太真《杜元徽碑》：終於長安居德里私第。”

按：劉太真文見《全唐文》卷三九五，全名為《房州刺史杜府君神道碑》。

折氏宅

《城坊考》：“左驍衛將軍折氏宅。”《注》：“《曹夫人墓誌》：夫人曹氏，諱明照，年十有八，適左驍衛將軍折府君為命婦，終於居德里之私第。”

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二、《唐文拾遺》卷六五均載《曹夫人墓誌》，云夫人卒時為開元十一年一月八日。

蘇玉華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七歐陽詢《蘇玉華墓誌銘》：“以大唐武德二年五月九日終於居德里之私第。”

按：陸心源《唐文拾遺》卷一四亦載《玉華墓誌》。唯《金石誌》於該《誌》附記中云：“按此石有云係作偽漁利，然亦無從徵實，姑存以俟考。”據此，該誌真偽未定。

承明坊

詳醴泉坊。

承義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西第一街街西自南向北之第三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說：“承，或作永，非。”

【坊內建築】

申王搆宅、王毛仲宅

《城坊考》：“申王搆宅。”《注》：“後為王毛仲宅。”

韋抗宅

《城坊考》：“刑部尚書韋抗宅。”《注》：“蘇頌《韋抗碑》：薨于洛之承義里第。”

按：蘇頌文載《全唐文》卷二五七，題為《刑部尚書韋抗神道碑》，碑云：“開元十四年八月某日，薨於洛之永義里。”永義里當即《考》之所非者。

承寧坊

《舊書·肅宗紀》至德三載：“改太史監為司天臺，取承寧坊張守珪宅置，仍補官員六十人。”據此，長安當有承寧坊，惟未見他書，待考。《長安志》、《城坊考》均云張守珪宅在永寧坊，豈“承寧”乃“永寧”之誤歟！

承福坊

乃洛陽洛水之北漕渠之南自西向東之第一坊，《城坊考》卷五

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坊南新中橋，南當長夏門。”

按：《唐會要》卷八六《橋梁》：“天寶元年二月，廣東都天津橋、中橋石脚兩眼，以便水勢，移斗門自承福東南抵毓財坊南百步。”據此，永福坊南之中橋天寶元年曾加工修建。

九 畫

宣仁坊

詳宣陽坊。

宣平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八坊，《城坊考》所記與五圖之中除《咸寧縣志·長安坊里圖》外之其他四圖均同。惟有數事：一、坊序第八，解見安邑坊。二、依《長安志》，該坊乃自北向南之第七坊，實誤，說見勝業坊。三、《雍錄》三卷《唐都城內坊里古要迹圖》亦將該坊繪作自北向南之第七坊，亦誤。四、《咸寧縣志·長安坊里圖》另立新幟，在各家均視為宣平坊處，標作昌平坊，亦誤，《長安與洛陽》五章三節分子辨證。惟據文意，似言《咸寧縣志》之圖係據《長安志》而作，故其誤亦係沿襲《長安志》而來。查《長安志》之坊名不誤。又《咸寧縣志·長安坊里圖》雖誤宣平為昌平，但坊內所列義陽府、法雲尼寺、鼓吹局、李琇宅，俱係宣平坊內建築。該圖之誤僅在坊名。坊名下《長安志》《注》云：“平或作政。”

《城坊考》除錄《志》注外，加注：“《南部新書》：寶曆二年六月，京兆府奏法曹參軍獨孤謂蹤跡得去年十月於宣平坊北門外殺人并

剝人面皮賊熊元果等三人。”

《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亦云宣平坊又名宣政坊。

【坊內建築】

法雲尼寺、法輪寺、翊聖寺、長孫覽宅

《長安志》：“西南隅法雲尼寺。”《注》：“隋開皇三年，本傳（《考》無本傳二字）郎國公韋孝寬所立。初名法輪寺，睿宗在儲，改法雲寺。景龍二年，韋庶人改翊聖寺。景雲元年，復舊。”此注下，《長安志》又云：“寺本隋太保薛國（《考》在國下有一公字）長孫覽宅。”《考》將《志》之正文皆併入注中。

義陽府

《長安志》：“（法雲尼寺）東義陽府。”《注》：“貞觀中置。沅按，《唐書》《志》京兆下無義陽府，此可以補史之缺。”

《城坊考》改“沅按”為“畢氏曰”而錄其文。

鼓吹局教坊

《長安志》：“街南之西鼓吹局教坊。”

《城坊考》在街字前加“十字”二字，又加《注》云：“按左、右教坊已見光宅、長樂二坊，或元和前未徙時在此也，俟考。”

李琇宅、李琬宅

《長安志》：“街東宗正卿李琇宅。”《注》：“又有琇弟左監門將軍琬宅，二人齊居。”

嚴綬宅

《長安志》：“尚書左僕射嚴綬宅。”《注》：“見《乾闥子》。”

羅珣宅

《長安志》：“太子賓客羅珣宅。”

《城坊考》加《注》：“權德輿《羅珣墓誌》：啓手足於宣平里之私第。”

按：權德輿文見《全唐文》卷五〇〇。

鄭朗宅

《長安志》：“太子少師鄭朗宅。”

《城坊考》加《注》：“《東觀奏記》：宰臣鄭朗自中書歸宣平私第，內園使李敬實衝路衝之。”

宣慈寺

《長安志》：“宣慈寺（在坊內。）”

劉遵古宅

《長安志》：“大理卿劉遵古宅。”

諸王府、高霞寓宅

《城坊考》：“東南隅舊諸王府。”《注》：“《唐會要》，寶曆三年六月，瓊王府長史裴簡求狀云：伏見諸王府本在宣平坊東南角，摧毀多年，因循不修，至元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莊宅使收管，其年八月廿五日，賣與邠寧節度使高霞寓。”

按：《注》中裴簡求，《唐會要》卷五七原文作裴簡永，《全唐文》卷六九五亦作裴簡永，是“求”乃“永”之誤，該狀兩書均謂出自簡永，《全唐文》卷七四五又云出自孫革，其中必有一誤。

盧鈞宅

《城坊考》：“尚書右僕射盧鈞宅。”《注》：“《尚書故實》載宣平太傅、相國盧公應舉事，按盧公謂鈞也，其宅當在宣平。”

劉太白宅

《城坊考》：“劉太白宅。”《注》：“白居易《過劉三十二故宅詩》：‘朝來惆悵宣平過，柳巷當頭第一家。’按劉三十二，即太白。”

白居易宅

《城坊考》：“刑部尚書白居易宅。”《注》：“白居易《襄州別駕府君事狀》：夫人潁川陳氏，歿於長安宣平里第。按夫人即居易之母。《舊書·白居易傳》：居易奏曰：‘臣聞姜公輔為內職，求為京兆府判司，為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例。’于是除京兆府戶曹參軍。元和六年，丁母陳夫人之喪。《長慶集》有《初除戶曹喜而言志詩》，是陳夫人就養於居易之第。”

按：白居易文見《全唐文》卷六八〇。

高武光宅

《城坊考》：“御史中丞、晉州刺史高武光宅。”《注》：“盧虔《高武光碑》：遭癘虐疾，歸休於宣平私第。”

按：盧虔文見《全唐文》卷四四四。

姚南仲宅

《城坊考》：“贈太子太保姚南仲宅。”《注》：“權德輿《姚南仲碑》：感疾，薨於宣平里第。”

按：權德輿文見《全唐文》卷五〇六。

竇牟宅

《城坊考》：“國子祭酒竇牟宅。”《注》：“褚藏言《竇牟傳》：告終于宣平里之私第。”

按：褚藏言文見《全唐文》卷七六一。

顧況宅

《城坊考》：“著作郎顧況宅。”《注》：“劉太真有《顧著作宣平里賦詩》，《序》云：宣平里環堵之宅，嘉木垂陰，疏篁孕清，友生顧君寓之所也。”

按：劉太真文見《全唐文》卷三九五。

劉瑑宅

《城坊考》：“戶部侍郎判度支劉瑑宅。”《注》：“《東觀奏記》：高湜自集賢校理為蔣係鳳翔從事，湜即劉瑑舊僚也，辭瑑於宣平里私第。”

李柳宅

《城坊考》：“祕書郎李柳宅。”《注》：“柳撰其妻《宇文氏墓誌》：夫人得疾長安宣平里。”

按：《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六、《匄齋臧石記》卷三四均有《宇文氏墓誌》，云氏卒時為咸通八年四月。

王生宅

《城坊考》：“王生宅。”《注》：“《前定錄》：京師宣平里王生，善

《易》筮。”

相者宅

《城坊考》：“相者宅。”《注》：“《定命錄》：開元中，有相者，不知姓名，自言衡山來，人謂之‘衡相’，在京舍宣平里。”

旅館

《城坊考》：“旅館。”《注》：“《前定錄》：京兆尹趙郡李敏求應進士，八就禮部試不利，旅居宣平里。”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一五《楊字墓誌》：“以大中五年八月丁巳終於長安宣平里之旅舍，時年四十有五。”

官人宅、大宅、古藤

《城坊考》：“《西陽雜俎》：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馱桶不避道，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門，官人隨入，至一大槐樹下，遂滅。張蠟有《和許棠題宣平里古藤詩》。”

賀知章宅、王老宅

《太平廣記》卷四一《賀知章》：“賀知章西京宣平坊有宅，對門有小板門，常見一老人乘驢出入其間。積五六年，視老人顏色衣服如故，亦不見家屬。詢問里巷，皆云是西市賣錢貫王老，更無他業。”據此，宣平坊當有賀知章宅與王老宅。

鄭餘慶宅

《太平廣記》卷一八六《鄭餘慶》載劉禹錫言，有“宣平鄭相掌銓衡”之說，是宣平坊有宰相鄭餘慶宅。

李蟾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五二《李蟾墓誌》：“以大和七年五月四日啓手足於長安宣平里第。”

盧就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一八《盧就墓誌》：“大中五年五月不幸有疾，月六日終於上都宣平里。”

盧當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二六《盧當墓誌》：“以大中八年十月十三日終於京兆府萬年縣宣平里之私第。”

查有關宣平坊者尚有：《城坊考校補記》云裴遵慶宅亦在宣平坊，所據為《國史補》所記：“遵慶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榜引士子，以及東市兩街。”查遵慶宅在昇平坊，昇平之北為宣平，宣平之北為安邑，安邑之北為東市，遵慶在昇平私第注官，選人自北向南由東市列隊至宣平，候至遵慶處辨事。《補記》見《國史補》祇及宣平未及昇平，即云遵慶宅在宣平，甚誤。遵慶事《太平廣記》卷一八六、《長安志》卷十《昇平坊》均有記載。此外《太平廣記》卷四五二《任氏》條有韋九與其從妹壻鄭六偕行於宣平坊之南為女妖任氏所見事；《冊府元龜》卷六七〇有文宗時王守澄誣告宰相宋申錫謀反，謂其同謀朱訓、晏敬則、王師文等曾多次在宣平坊商議。以上諸事均與宣平坊有關。又據一九八三年五月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唐宣平坊遺址當在今西安市祭台村及迤南。

宣風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街西自南向北之第四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衛文昇宅

《城坊考》：“隋有衛文昇宅。”

安國寺、楊文思宅、樊子蓋宅、宗楚客宅、節愍太子宅、崇因尼寺、衛國寺、安國寺

《城坊考》：“安國寺。”《注》：“寺舊在水南宣風坊，本隋楊文思宅，後賜樊子蓋。唐為宗楚客宅，楚客流嶺南，為節愍太子宅。太子升儲，神龍三年（公元七〇七年），建為崇因尼寺。復改衛國寺。

景雲元年(公元七一〇年),改安國寺。會昌中廢,後復葺之。改為僧居,諸院牡丹特盛。”

李嶠宅

《城坊考》：“檢校文昌左丞東都留守李嶠宅。”

蘇味道宅

《城坊考》：“北街之西中書令蘇味道宅。”《注》：“有三十六柱亭子,時稱絕巧。”

《太平御覽》卷一八〇《宅》所引韋述《兩京記》亦有蘇宅三十六柱亭一節。

宣教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五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二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本名宏教,神龍初,避孝敬皇帝諱改。”

【坊內建築】

懷音府

《城坊考》：“懷音府。”《注》：“詳《地理志》。”

全真觀

《城坊考》：“全真觀。”

陸孝斌宅

《城坊考》：“齊州司馬陸孝斌宅。”《注》：“張說《陸孝斌碑》：夫人盧氏,終於洛陽之宣教里。”

按：張說碑原名《唐故齊州司馬陸公神道碑》，載《全唐文》卷二三〇，云夫人卒時為開元六年十一月丁未。

黃攜宅

《城坊考》：“安鄉郡長史黃攜宅。”《注》：“劉庭玲撰《故安鄉郡長史黃府君夫人彭城劉氏龕銘》云：夫人歸江夏黃攜,寢疾,終於

東京宣教里之私第。”

按：《唐文拾遺》卷二一、《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八、《芒洛冢墓遺文》卷中均收《劉氏龕銘》。

皇甫鏞宅

《城坊考》：“太子少師皇甫鏞宅。”《注》：“白居易《皇甫鏞墓誌》：薨於東都宣教里第。少師，《墓誌》作少保。”

按：白居易文原名《唐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安定皇甫公墓誌銘》，載《全唐文》卷六七九，云皇甫卒時為開成元年。

李紳宅

《城坊考》：“淮南節度使趙國公李紳宅。”《注》：“李紳廉察東洛，初到洛陽，寓居宣教里。”

《城坊考校補記》在《考》《注》中又補云：“紳有《初到洛陽寓居宣教里時已春暮而四老已洛中分司詩》。”

安國寺、節愍太子宅

《唐會要》卷四八《寺》條言安國寺在宣教坊，并注云：“本節愍太子宅。”

裴摛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一七《大唐故通議大夫使持節寧州諸軍事寧州刺史上柱國裴公(摛)墓誌銘并序》：“以太極元年三月廿六日寢疾，薨於東都宣教里之私第。”

王平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七三溫雅《唐故太原王府君(平)墓誌銘并序》：“貞元五年五月六日，卒於宣教坊私第。”

崔彥溫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四四彥佐《唐故博陵崔府君(彥溫)墓誌銘并序》：“以大中十一年六月八日，終於東都宣教里之第。”

陳諸宅

端方《甸齋藏石記》卷二八《唐故朝散大夫河南(府)戶(曹參

軍)陳府君(諸)墓誌銘并序》：“以貞元十年九月廿二日，寢疾終于宣教里之第。”

按：《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卷下，亦載《陳諸墓誌》。

宣陽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六坊，《長安志》卷八、《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萬年縣廡

《長安志》：“東南隅萬年縣廡。”《注》：“去府七里，縣門屋宇文愷所造，太平公主降薛紹，於縣舍設婚席。初以縣門隘窄，欲毀之。高宗勅，宇文愷所造，製作多奇，不須毀拆也。”

《通鑑》卷一八五唐高祖武德元年載萬年縣法曹武城孫伏伽上表云：“周明帝二年分長安為萬年縣，與長安并居京城。隋改為大興縣，唐受禪，復為萬年，與長安并為赤縣。萬年縣治宣陽坊，領朱雀街東五十四坊。長安縣治長壽坊，領街西五十四坊。”言萬年縣設置經過及轄地，可資參考。

福山《長安城圖》在坊內亦繪有縣廡。《雍錄》三卷載有程大昌《唐都城內坊里古要跡圖》，較粗略，唯仍繪有宣陽坊，并標有“萬年縣”三字。景明刻本《古今逸史》所收《雍錄》則將宣陽作“宣楊”，《長安與洛陽地圖》所收程圖亦作“楊”，蓋字誤。

淨域寺

《長安志》：“坊西南隅淨域寺。”《注》：“隋文帝開皇五年立，恭帝禪位，止於此寺薨焉。《酉陽雜俎》曰：本太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階院門外，是神堯皇帝射孔雀處。佛殿內西座蕃神甚古質。貞元已前西蕃兩度盟，皆載此神立於壇而誓，相傳當時頗有靈。按此寺興造，與韋述《記》不同。”

《城坊考》在《志》《注》中增云：“《寺塔記》：王昭隱畫門西里和修吉龍王有靈。門外之西，火目藥叉及北方大王甚奇猛。門東里面賢門野叉部落鬼首上蟠蛇汗煙可懼。東廊石險怪，高僧亦怪。西廊萬菩薩院門里南壁，皇甫軫畫鬼神及鷗形，勢若脫軫，與吳道玄同時。吳以其藝逼己，募人殺之。萬菩薩堂內有寶塔，以小金銅塔數百飾之。大曆中，將作劉監有子合手出胎，七歲念《法華經》，及卒焚之，得舍利數一粒，分藏於金銅塔中。佛殿東廊有古佛堂，其地本雍村，堂中象設，悉是石作，相傳隋恭帝終此堂。《名畫記》：淨域寺三階院東壁，張孝師畫《地獄變》，杜懷亮書榜子。院門內外鬼神，王韶應畫，王什書榜子。”

福山《長安城圖》亦在坊內繪有淨域寺。

李誨宅、韋溫宅、恩國公主宅

《長安志》：“街之西北秋官尚書譙國公李誨宅。”《注》：“後為韋溫宅，韋氏誅後，賜恩國公主。沅按，唐有兩韋溫，此乃韋庶人從父兄。”

竇毅宅、杞公廟

《長安志》：“南門之西杞國公竇毅宅。”《注》：“毅即太穆皇后之父，宅西有皇后歸寧院，後施淨域寺。宅南有杞公廟。”

韋巨源宅、劉希進宅、楊務廉宅、韋叔夏宅、單思遠宅

《長安志》：“西門之北尚書左僕射舒國公韋巨源宅。”《注》：“宅東有陝州刺史劉希進、少府監楊務廉宅，次西北隔巷有國子祭酒韋叔夏、光祿卿單思遠宅。”

《城坊考》將《志》注中劉、楊、韋、夏、單等宅，全改為正文，并在楊宅下加《注》：“按《新書·長寧公主傳》云，擢務廉將作大匠。又云：務廉卒，坐贖數十萬，廢終身。是務廉終於將作大匠也。”

李乂宅、李袞宅、鄭惟忠宅

《長安志》：“街東之北刑部尚書李乂宅。”《注》：“次西有益州長史李袞、太子賓客鄭惟忠宅。沅按，蘇頌《李乂神道碑》云：終宣陽

里第。”

《城坊考》將李袞、鄭惟忠宅改為正文。

按：蘇頌文見《全唐文》卷二五七。

郭元振宅

《長安志》：“東北隅兵部尚書郭元振宅。”

《城坊考》在《志》文下加《注》云：“張說《郭元振行狀》：舊於宣陽里居二十餘年，不至諸院馬廐。每朝回，對二親言笑。歸室，儼如也。杜甫《過郭代公故宅詩》注云：郭元振宅在京師宣陽里。”

按：張說文見《全唐文》卷二二三。

奉慈寺、魏國夫人楊氏宅、馬周宅、郭曖宅

《長安志》：“奉慈寺。”《注》：“本開元中魏國夫人楊氏宅，魏國即貴妃之姊，其地本中書令馬周宅。《津陽門詩》曰：‘八姨新起合歡堂。’《注》曰：魏國構一堂，價費萬金。堂成，工人償價之外，更邀賞技之值，復與絳羅五千段，工者嗤（《城坊考》作投，是。）而不顧。魏國問其由。工曰：‘某平生之能殫於此矣，苟不以信，願得螻蟻蜥蜴蜂蠶之類，數其目而投於堂中，使有間隙得亡一物，即不論工直也。’於是又以繒綵珍具與之。又《明皇雜錄》曰：貴妃姊魏國夫人恩傾一時，大治第宅，棟宇之盛，世無與其比。所居本韋嗣立舊宅，韋氏諸子亭午方偃息於堂廡間，忽見一婦人，衣黃被衫，降自步輦，有侍婢數十，笑語自若。謂韋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韋氏降階言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人數十登西廂，掘其瓦木。韋氏諸子既不能制，乃率家童，挈其琴書，委於衢路而自嘆曰：‘不才無為，勢家所奪，古人之戒將見於今日乎？’而與韋氏隙地十畝餘，其他一無所酬。魏國中堂既成，召匠圻墁，以二百萬償其直，而復以金盆二、瑟瑟三斗為賞。後曾有暴風拔樹，委於堂上，已而視之，略無所傷。既撤瓦以觀，皆承以木瓦。其制精妙，皆此類也。按嗣立宅在歸德坊，與上文不同，又諸坊亦無名歸德者。《酉陽雜俎》（《城坊考》作《寺塔記》）曰：安祿山僞命百

官，以田軛（《城坊考》作乾）真為京兆尹，取其宅為寺（《城坊考》作府），後為駙馬都尉郭曖宅。今上即位之初，太皇太后為昇平公主追福，奏立奉慈寺，賜錢二千萬，繡幘三千軸（《城坊考》作三車），左衛（此二字《城坊考》作抽左街）十寺僧四十人居之。”

楊國忠宅

《長安志》：“前司空兼右相楊國忠宅。”《注》：“虢國夫人居坊之左，國忠第在其南。沅按，《唐書》云：國忠山第在宮東門之南，與虢國相對，韓國、秦國薨棟相接。”

《城坊考》改“沅按”為“畢氏曰”而錄其文，刪去“國忠山宅”中“山”字。又加《注》云：“《集異記》：天寶末祿山初陷西京，王維、鄭虔、張通等皆處賊庭。洎剋復，俱囚於宣陽里楊國忠舊第。”

按：《長安志》《注》中“沅按”文字已誤，《城坊考》刪“山”則更誤矣。據《舊唐書·楊國忠傳》云：“貴妃姊虢國夫人，國忠與之私，於宣義里（鴻按，應作宣陽里）構連甲第。”下文繼以“玄宗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鴻按，指長安）。國忠山第在宮東門之南，與虢國相對，韓國、秦國薨棟相接。”《舊書》所述，上段係長安事，故云國忠第在宣陽里。下段指驪山事，故云國忠山第在宮（鴻按：指華清宮）東門之南。畢沅將驪山國忠第注為長安國忠第已誤，但尚有“山”字可引人探索。至《城坊考》刪“山”則更易使人誤二為一矣。

高仙芝宅

《長安志》：“西門之南右羽林軍大將軍高仙芝宅。”

李齊物宅

《長安志》：“東門之北京兆尹李齊物宅。”

薛平宅

《長安志》：“司徒致仕薛平宅。”

韓公武宅

《長安志》：“右驍衛大將軍韓公武宅。”《注》：“沅按，《唐書》《傳》：公武居宣陽里之北門，官右驍衛將軍。”

韋文恪宅

《長安志》：“將作監韋文恪宅。”《注》：“文宗時人。”

張議潮宅

《長安志》：“右神武統軍張議潮宅。”《注》：“咸通六年，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自沙州入覲，詔除統軍，賜第一區。”

邠寧東川振武鄂州進奏院

《長安志》：“邠寧東川振武鄂州進奏院。”

《城坊考》加《注》：“柳宗元有《邠寧進奏院記》。”

權鹽院

《長安志》：“權鹽院。”

獨孤明宅

《城坊考》：“駙馬獨孤明宅。”《注》：“《寺塔記》：淨域寺畫金剛有靈，天寶初駙馬獨孤明宅與寺相近，獨孤有婢名懷香悅西鄰一士人，宵期於寺門，有巨蛇束之，俱卒。”

陳子昂宅

《城坊考》：“麟臺正字陳子昂宅。”《注》：“《獨異記》：京師東市有賣胡琴者，陳子昂千緡市之。語衆曰：‘余居宣陽里，明日專候。’來晨集者凡百餘人。”

常無名宅

《城坊考》：“禮部員外郎常無名宅。”《注》：“常袞《叔父無名墓誌》：薨於西京宣陽里之私第。”

賈昌宅

《城坊考》：“賈昌宅。”《注》：“陳鴻祖《東城老父傳》：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以鬪雞得幸玄宗。祿山朝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及太上皇歸興慶宮，昌還舊里，居室為兵掠。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焉。”

按：陳鴻祖文見《全唐文》卷七二〇。

柳誨友人宅

《太平廣記》卷三一二《柳誨》：“柳誨河東人，少有文學。始以蔭補，咸通末官至拾遺。因上書不納，乃去官，廬於終南山。一日入城，訪故友於宣陽里。忽遇一人求食，誨與之。此人但三嗅而已，誨怪而問之。答曰：‘我陰府掌事者，蒙君設食，深愧於心，君自此三年當為相。’言訖不見，誨未之信也。及黃巢犯關，求能檄者。或薦誨，巢乃馳騎迎之，逼為檄。巢命誨為中書舍人，尋授偽相。”柳誨見鬼事固不可信。但宣陽有誨友人及誨來宣陽探友，當不虛。

某氏宅

《太平廣記》卷四八四《李娃傳》載，李娃誑鄭生至宣陽里北門某宅，言為李娃姨宅，乃擺脫鄭生，後鄭生往詢，云為崔尚書宅，恐亦為托詞。據此則宣陽里當有某氏宅，并曾供人臨時稅居。

楊銛宅

《長安志》卷八《永崇坊》云楊銛宅在永崇坊。惟畢沅《注》引《太真外傳》一段云：“銛與國忠五家于宣陽里，甲第洞開，僭擬官掖，每造一堂，費逾千萬。”按國忠與虢國、秦國、韓國三夫人宅在宣陽坊史料屢見，據《太真外傳》此條所記，則楊銛在宣陽坊亦有宅。

崔敦禮宅

該坊或有敦禮宅，詳見附錄。

崔尚書宅、蕭餘宅

據諸家所記，宣陽坊之北為平康坊，之南為親仁坊，同在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而程鴻詔《城坊考校補記》則另立新說，於宣陽坊處標宣仁坊名，未知何據。在宣仁坊條下，《補記》凡二條，一為崔尚書宅，敘述時又書宣仁為宣陽。另一條為蕭餘宅。《補記》《注》云：“《雲仙雜記》，蕭餘於上元夜宣陽里第酒盤下，得一物，類美石，光彩射入。”《補記》上二事均將坊名誤“陽”為“仁”。

源光乘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三三柳芳《唐故通議大夫守太子詹事上柱國

源府君(光乘)墓誌銘并序》：“(天寶)五載二月庚戌，薨於宣陽里第。”

張翔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四一《張翔墓誌》：“大曆十四年十一月三日終於長安宣陽里之私第，時年五十六。”

嗣曹王李皋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七二《嗣曹王(李皋)妃清河崔氏墓誌銘》：“貞元十三年夏六月廿二日遘禍於長安宣陽里私第。”

楊公宅

端方《匋齋臧石記》卷三六《楊公夫人隴西縣李氏墓誌銘》：“(大順二年正月)廿三日，捐館于宣陽里。”

王定宅

《文物雜誌》一九六五年第八期《王定墓誌》：“公諱定，以總章二年四月十四日卒於雍州萬年縣宣陽里之私第。”

按：另有太子右庶子王定，為興元間人，宅在新昌坊。

查與宣陽坊有關者尚有《文獻通考》卷三一—《毛蟲之異》載：“德宗建中三年九月己亥夜，白虎入宣陽里，傷三人，詰朝獲之。”《新書·五行志》亦有類似記述。查宣陽本係闢區，竟然有虎闖入，可異。又《通鑑》卷二〇二高宗開耀元年載：“(太平)公主適薛氏，自興安門南至宣陽坊西，燎炬相屬，夾路槐木多死。”

宣義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六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應法寺、寶積寺

《長安志》：“隋有應法、寶積二寺，并廢。”

張說宅

《長安志》：“東門之北燕國公張說宅。”《注》：“按說宅在永樂坊，此乃別宅。”

安祿山池亭

《長安志》：“叛臣安祿山池亭。”

《城坊考》照錄《志》文，《校補記》加注云：“劉得仁有《宣義亭子詩》，備言池島菰蒲竹鶴之勝。又姚合有《題宣義池亭詩》。”

李逢吉宅

《長安志》：“司徒致仕李逢吉宅。”《注》：“園林甚盛。”

楊國忠宅

《城坊考》：“前司空兼右相楊國忠宅。”《注》：“《舊書·楊國忠傳》：貴妃姊虢國夫人，國忠與之私，於宣義里構連甲第，土木被綈繡，棟宇之盛，兩都莫比。”

按：坊內建築《長安志》未列楊國忠宅，《城坊考》則據《舊唐書·楊國忠傳》增補。楊國忠及虢國等宅在宣陽坊，有衆多史料可證，《舊唐書》所謂宣義，或是宣陽之訛。

王郎中宅

《城坊考》：“王郎中宅。”《注》：“劉禹錫有《題王郎中宣義里詩》云：愛君新買街西宅。”

王稷亭子

《冊府元龜》卷一六九載：“（元和）十三年四月，荆南節度使王諤之子稷進永寧里宅及宣義里亭子。”據此，宣義坊當有王稷亭子。

清明渠

《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謂清明渠流經宣義坊西側。

一九八三年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載，唐宣義坊遺址當在今西安市吉祥村西南。該表亦謂楊國忠宅在宣義坊，當是因《舊唐書》之訛而《城坊考》未加糾正所致。

宣範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四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河南府廡

《城坊考》：“半坊為河南府廡。”《注》：“西北去官城七里，古監洛城，即古之甘城也。隋置都，平之。按《禹貢》豫州之域，秦始立三川郡。三川者，伊、洛、河也。漢改河南郡。曹魏時，以司隸校尉所掌置司州，領河南等五郡。晉穆帝時，桓溫入洛陽。復置河南郡。宋武帝復置司州。後魏都洛陽，為河南尹。隋文帝置河南道行台省。煬帝建新都，改洛州為豫州，大業三年，罷州為河南郡，十四年復置洛州。王世充又為司州。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復為洛州。開元元年（公元七一三年），改洛州為河南府。”

《舊唐書·地理志》河南府載，宣範坊屬河南縣。河南府治移入該坊，乃在貞觀八年。

元行沖宅

《城坊考》：“太子賓客元行沖宅。”

鄭黨五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六一鄭紀《唐故滎陽鄭氏女（黨五）墓誌銘并序》：“以大和九年二月廿□日，夭於河南府宣範里。”

李肱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六二李肱《前邢州刺史李肱兒母太儀墓誌》：“咸通四年四月十三日，終于東都宣範里私第。”

客戶坊

《太平廣記》卷二六三《飛騎席人》：“則天之廢廬陵也，飛騎十

餘人於客戶坊同飲。有一人曰：‘早知今日無功賞，不及扶豎廬陵。’席上一人起，出北門進狀告之。席未散，并擒送羽林，鞠問皆實。告者授五品，言者斬，自餘知反不告，坐絞。”同書卷三八四《牛生》：“牛生自河東赴舉行至華州，（既遇鬼使，鬼使與書三封，囑其難時次第開拆。）及至京，止客戶坊，饑貧甚，絕食，忽憶此書，故開第一封，題云：‘可於菩提寺門前坐。’自客戶坊至菩提寺，可三十餘里。饑困且雨雪，乘驢而往，自辰至鼓聲欲絕，方至寺門。”同書卷三四九《段何》：“進士段何賃居客戶里，太和八年夏，卧疾逾月，小愈。晝日因力櫛沐，憑几而坐。忽有一丈夫自所居壁縫中出，裳而不衣，嘯傲立于何前，熟顧何曰：‘疾病若此胡不娶妻俾侍疾？忽爾病卒，則如之何？’何知其鬼物矣。”同書卷四八六《無雙傳》：“（王仙客）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舅母安否？’鴻云：‘并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曰：‘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上引各條分別提及客戶坊，是長安之有此坊，似可不疑。惟此坊位置不明。《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亦有關於客戶坊之記載：“《類編長安志》中，沒有保寧、永樂的名稱，却有客戶坊的坊名。這坊名程鴻詔也注意到，說是見于《會昌解蹟錄》和《河東記》。可見這坊名是肯定的，但不能決定其位置。”程鴻詔之說，參見興化坊。

洪陂坊

《全唐文》卷九〇四元覽文云：“貞觀初，入京師，住宏福寺，十八年捨身渭陰洪陂坊。”據此，因此洪陂坊當在渭水之南。惟長安諸坊無名洪陂者，該坊或爲長安郊區之一坊。

洛陽坊

《舊唐書·五行志》：“(永淳元年)洛水大漲，漂損河南立德弘敬、洛陽景行等坊二百餘家。”引文中河南、洛陽均係縣名，故不能因引文而定唐有洛陽坊。《全唐文》卷八一二鄭仁表《左拾遺魯國孔府君墓誌銘序》：“(公諱紆，字持卿，)於洛陽里第始(與仁表)相與定交，(咸通中卒。)”引文中所謂“洛陽里第”，當指洛陽某里第中，故亦不能據以定唐坊有名洛陽者。

洛濱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西第一街街西自南向北之第六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說：“北至洛水，垂拱中，築入苑。”

【坊內建築】

賈珉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補·賈珉墓誌銘》：“大業六年歲次庚午閏十一月廿六日終於東都之洛濱里舍。”

政平坊

詳正平坊。

政俗坊

按此坊《城坊考》圖、文均無，今據《唐文續拾》加，不詳所在。

【坊內建築】

蕭令臣宅

陸心源《唐文續拾》卷一五《唐故太原府太原縣丞蕭府君(令臣)墓誌銘并序》：“以久視元年正月九日遇疾，啓足於太原之官舍，春秋五十六。夫人南陽張氏，以開元八年六月十三日，終於河南縣政俗里之私第，春秋六十四。以開元廿三年二月十日，遷祔於清風鄉安樂里之舊塋。”按《匄齋臧石記》卷二三、《芒洛冢墓遺文》卷中都有《令臣墓誌》。

南里坊

乃洛陽洛水之南自西向東第一條南北大街(亦即定鼎門街之西第四條南北大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二坊，徐松《洛陽城圖》及《城坊考》卷五所記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河南志》引韋述《記》，南里、北里在淳和之西。”《考》未記坊內建築。

南市西坊

《太平廣記》卷二八五《河南妖主》：“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妖神廟。”據此，似洛陽有南市西坊。惟無其他史料可據。查洛陽南市西北有修善坊，坊內有波斯胡寺，或即胡妖神廟。說詳立德坊條。然則“南市西坊”者，或指南市以西之一坊，即修善坊。

貞安坊

詳修德坊。

昭化坊

《長安志》卷八《廣化坊》中云坊中有“玉山營”。《注》謂：“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楊復恭宅在廣化坊，近玉山營。復恭假子守信爲玉山軍使，每（鴻按：《城坊考》卷三《安興坊作或。）告云謀亂，詔李順節率禁軍誅之，守信拒戰，昭宗御延喜樓。際晚，守信挈其族出通化門趨興元。本傳誤作昭化坊，按坊無名昭化者，今以延喜及通化門證之，即是廣化坊也。”據此，隋唐坊無名昭化者。唯言楊復恭宅在昭化者，不止《舊書·楊復恭傳》一處，《新書·楊復恭傳》、《通鑑》卷二五八昭宗大順二年《注》數處均作如此語。因疑昭化與廣化或係安興之別名，俟考。

昭列坊

《冊府元龜》卷七八一：“蕭復，代宗時爲太子僕。屬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復家累百口，無以自給，將鬻昭列別業。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統誘焉。統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職，姑以別業奉吾兄，吾兄當以要地處足下矣。’復對曰：‘僕之鬻舊業，以極孀孤，儻以美職售之，姑姊弟姪受凍餒，非鄙夫之願也。’縉既憾之，受廢者數年，復處之自若。”據此，似長安有昭列一坊。惟無他書可證，待考。

昭行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三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十三坊（西市作兩坊計算），《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下，《長安志》《注》云：“本名顯行，避中宗諱，長安中改。坊南街，

抵京城之南面。”《城坊考》改“避”爲“犯”餘全錄《志》注。《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亦云昭行又名顯行。《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并述改名之由。

【坊內建築】

王昕園

《長安志》：“街之南汝州刺史王昕園。”《注》：“引永安渠爲池，彌亘頃畝，竹木環布，荷荇叢秀。”

查《長安志》叙此坊後，因其爲此街最南之坊，故有結語云：“右皇城西第二街（鴻按：即朱雀門街之西第三街）之十一坊及西市。”甚是。因上所列舉共十一坊，即西市之北四坊，西市之南七坊。在述西市時，首句即爲“南北盡兩坊之地”，前後清楚。畢沅在《長安志》結語之後，又加按語云：“沅按，實十二坊，疑字誤。”則以昏昏使人昭昭矣。《城坊考》錄《志》文而棄“沅按”之文，別裁至當。

昭國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十坊，《長安志》卷八、《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下《長安志》注云：“按此坊本犯中宗廟諱，長安中改，唐中葉後多云招國，招字殊無義，理未詳。”《城坊考》《注》刪去《志》注中“唐中葉”以下十六字，改爲“昭或作招，誤。”又《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在記昭國里時謂又曰招國、顯國。按顯乃中宗名，所謂“犯中宗廟諱”即指此。《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有坊名更改原因與經過之記述。

【坊內建築】

香海寺

《長安志》：“隋有香海寺，大業七年廢。”

崇濟寺、慈恩寺、本宏寺

《長安志》：“西南隅崇濟寺。”《注》：“本隋慈恩寺，開皇三年魯

郡夫人孫氏立。貞觀二十三年，以尼寺與慈恩僧寺相鄰，而騰業坊甘露尼寺又比于崇濟僧寺，勅換所居為本宏寺。神龍中改。《酉陽雜俎》曰：寺內有天后織成蛟龍被複子及繡衣六事。”

《城坊考》改《志》注《酉陽雜俎》曰為《寺塔記》曰，并在“六事”下增文云：“東廊從南第二院，有宣律師製袈裟堂。”

裴子餘宅

《長安志》：“太府少卿裴子餘宅。”《注》：“即廢香海寺之地。”

鄭綯宅，鄭縕宅

《長安志》：“太子太傅致仕鄭綯宅。”

《城坊考》於《志》正文開端加“南門內”三字，又注云：“一作東門”。并加注：“《祥異記驗》：唐丞相鄭綯宅在昭國坊南門，忽有物來投瓦礫，五六夜不絕，乃移於安仁西門避之，瓦礫又隨而至，久之復還昭國。又《靈怪集》：鄭綯罷相，自嶺南節度入為吏部尚書，居昭國里第。縕為太常少卿，皆在家。厨饌將備，其釜忽如物於灶中築之，離灶尺餘，連築不已。其旁有鑄十餘所，皆兩耳慢搖，良久悉能行，乃止灶上。每三鑄負一釜而行，出厨東過水渠，往少卿院，堂前大小排列定。乃聞空中轟然如屋崩，其鑄釜悉為黃埃黑煤。數日少卿卒，相國相次而薨。”

庾敬休宅

《長安志》：“尚書右丞庾敬休宅。”《注》：“《國史補》曰：敬休宅屋壁有畫《奏樂圖》。王維嘗至其處，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沅按，《唐書》傳作尚書左丞。”

《城坊考》刪去《志》《注》“沅按”以下文字。《校補記》則在《志》《注》中補注云：“《唐畫斷》云：庾右丞宅有壁，王維圖山水兼題記，亦當時之妙。”

李寰宅

《長安志》：“夏綬宥等州節度使李寰宅。”《注》：“寰監守博野

鎮，穆宗賜其子方回宅。”

崔瑄宅

《長安志》：“山南西道節度使崔瑄宅。”《注》：“柳玘云：崔氏居昭國宅，子孫昌盛，衣纓不絕。”

按：柳玘文見《全唐文》卷八一六。

李蒙宅

《城坊考》：“前進士李蒙宅。”《注》：“《獨異志》：開元五年，進士及第李蒙者，貴主家壻，主居昭國里。”

《太平廣記》卷一六三亦據《獨異志》載錄，始末較詳。

鄭餘慶宅

《城坊考》：“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師鄭餘慶宅。”《注》：“《唐語林》：司徒鄭貞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絰居昭國坊，太傅第在南，司徒第在北，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

韋青宅

《城坊考》：“將軍韋青宅。”《注》：“《樂府雜錄》：大曆中，有才人張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裏，青於街牖中聞其歌，即納為姬。”

白居易宅

《城坊考》：“刑部尚書白居易宅。”《注》：“白氏《長慶集》有《昭國里閒居詩》，時為左贊善大夫。居易《與楊虞卿書》云：僕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按白居易始居常樂，次居宣平，又次居昭國，又次居新昌，今於各坊備載之。”

按：白居易《與楊虞卿書》見《全唐文》卷六七四。

程修己宅

《城坊考》：“集賢直院官榮王府長史程修己宅。”《注》：“溫憲《程公墓誌》：遘疾，歿於昭國私第。”

按：《陝西金石誌》卷一八載有《修己墓誌》，惟“國”上缺一“昭”字。

段祐宅

《城坊考》：“涇原節度使段祐宅。”《注》：“《酉陽雜俎》：涇帥段祐宅在昭國坊。”

韋應物宅

《城坊考》：“按韋應物有《過昭國里故第詩》，又有《昭國里第聽元老師彈琴詩》，皆未知何人之第。”鴻按：應物詩既未云他人之第，當即為其私宅。

李家南園

《城坊考校補記》：“李家南園。”《注》：“李商隱有《過昭國李家南園詩》，又《病中訪昭國李十將軍、遇挈家遊曲江詩》，又《送李千牛將軍赴闕五十韻》，注者以千牛為李西平之孫。”

錢氏祖廟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九《唐故吳興錢氏女墓誌》：“乾符五年歲次戊戌十一月壬辰朔廿九日庚申，錢氏女烏娘終于長安昭國里祖廟之東。”

查與昭國有關者尚有：《通鑑》卷二二八德宗建中四年載：“（叛兵）乃遣數百騎迎（朱）泚于晉昌里第。”《注》引《考異》曰：“舊《泚傳》作招國里，今從《寶錄》。”查中華書局本新、舊《唐書》，《新書》未言泚住址，《舊書》亦作晉昌里，是《考異》之說無據。另據《太平廣記》卷四八五《東城老父傳》，老父賈昌出家前夕，曾與妻兒告別於昭國。

思恭坊

乃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之東第一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三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說：“《河南志》引韋述《記》，思恭在歸義之北。”

【坊內建築】

張大安宅

《城坊考》：“張大安宅。”

李多祚宅

《城坊考》：“右羽林大將軍遼陽郡王李多祚宅。”

王守一山亭院

《城坊考》：“駙馬都尉王守一山亭院。”

邢群宅

《城坊考》：“歙州刺史邢群宅。”《注》：“杜牧《邢群墓誌》：卒於東都思恭里。”

唐參軍宅

《城坊考》：“唐參軍宅。”《注》：“《廣異記》：洛陽思恭里，有唐參軍者，立性修整，簡於接對。”

《太平廣記》卷四五〇《唐參軍》亦錄《廣異記》文較詳。

王廣宅

《城坊考》：“三廣宅。”《注》：“杜牧《故平盧軍節度巡官李戡墓誌》：卒於洛陽友人王廣思恭里第。”

按：杜牧《李戡墓誌》載《全唐文》卷七五五，文中言戡自平盧府解組西歸，道中得病，於開成二年卒於洛陽友宅。

朱七娘宅

《城坊考》：“朱七娘宅。”《注》：“《廣異記》：東都思恭坊朱七娘者，倡姬也。有王將軍，素與交通。開元中，王遇疾，卒已半歲，朱不知也。其年七月，王忽來朱處，久之日暮，曰：‘能隨至溫柔坊宅否？’不獲已，以後騎載去。入院，歡洽如故。明旦，王氏使婢收靈牀被，見一婦人在被中。問其故，送還家焉。”

《太平廣記》卷三三一亦錄《廣異記》此文，較詳瞻。

蓋夫人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〇《唐故蓋夫人墓誌》：“以永徽三年八月廿一日，終於□恭里第。”

按：坊名恭上缺一字，參考下文，夫人似終於洛陽，洛陽有思

恭坊，姑列于此。

皇甫璧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〇二《唐驍騎尉皇甫君(璧)墓誌銘并序》：“以麟德元年五月十九日，終於思恭坊私第。”

賈信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一九《唐故賈君(信)墓誌銘并序》：“以麟德二年六月廿七日寢疾，卒於思恭之第。”

馮貞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二六《大唐驍騎尉故馮君(貞)墓誌銘并序》：“以麟德二年十二月八日，卒於河南縣思恭坊私第。”

張騷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四《大唐故張君(騷)之墓銘》：“以貞觀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薨於河南縣思恭之里第。”

余君當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六《大唐故處士余君(當)墓誌銘并序》：“以貞觀廿年八月十一日寢疾，卒於思恭里。”

關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八一《唐河南□□安邑關君夫人(王氏)墓誌銘并序》：“咸亨□八年，終於思恭里。”

丁範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五三《唐故登仕郎丁君(範)墓誌銘并序》：“以上元二年五月十五寢疾，終於思恭里舍。”

張復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七〇《大唐故左□□□監察御史張府君(復)墓誌銘并序》：“以垂拱四年七月四日，終於思恭里之私第。”

皇甫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九〇《大周朝散大夫行鳳閣主書皇甫君故妻南陽縣君張夫人墓誌銘并序》：“以天授二年八月廿五日，終於思

恭里之私第。”

崔夔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一一裴穎《大唐宣義郎行左衛騎曹參軍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四鎮節度判官崔君(夔)墓誌銘》：“維唐乾元二年秋七月八日，清河崔君諱夔字光遠，終于東京思恭里之私第。”

裴簡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〇四裴簡《唐亡妻清河崔氏墓誌銘并序》：“元和九年春遘疾，其夏五月廿七日□夭於東都思恭里。”

孫恪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六四《唐故富春孫府君(恪)夫人廣平郡程氏墓誌銘并序》：“以開成丙辰歲七月七日，薨于洛陽縣思恭里之私第。”

王頊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八四韓述《太原王府君(頊)墓誌銘》：“公以會昌二年十月三日，暴薨於東都思恭里之私第。”

申恭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補·大唐申處士恭墓誌并序》：“以咸亨元年五月日卒於思恭里第。”

李懷宅

詳道政坊李懷宅。

思順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東第四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五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洛陽縣龍門三龕，有貞觀二十一年思順坊老幼等造彌勒像，即此坊也。”

【坊內建築】

諸葛穎宅

《城坊考》：“隋有諸葛穎宅。”

楊纂宅

《城坊考》：“戶部尚書長平公楊纂宅。”

張嘉貞宅

《城坊考》：“中書令張嘉貞宅。”《注》：“嘉貞子延賞，延賞子宏靖，皆為相。其居第亭館之麗，甲于洛城。子孫五代，無所加工。時號‘三相張家’。”

按：記述“三相張家”在思順坊及其豪華情狀者尚有《舊書·張延賞傳》、《新書·張弘靖傳》、《太平御覽》卷一八一《第》。又《長安志》卷七《長興坊》在“中書令張嘉貞宅”下《注》云：“《唐書》曰：貞元中，裴延齡為德陽郡主治第，時將降郭鏗。延齡令嘉貞之子徙所置廟，德宗不許。按韋述《記》載嘉貞宅；延齡所徙，乃是廟；而《嘉貞碑》：宅在思順里；今無思順坊，未詳。”《長安志》此注，因不知思順坊在洛陽，故將該坊注於長安張嘉貞宅下。而斷稱長安“無思順坊”。《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云：“徐松在長興坊張嘉貞宅一條中，成為問題的思順坊，大概應在洛陽方面研究找尋。”思順坊在洛陽甚明，無需“研究找尋”。又《長安與洛陽》言係徐松首立此說，其實已有《長安志》在先，徐松複述而已。《長安志》詳於長安，不記洛陽，其誤可宥。徐松兼究兩京而襲《長安志》之誤，是其疏略。

張舒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四《唐故鄧州司倉張君(舒)墓誌銘并序》：“以貞觀廿三年八月五日，終於思順里第。”

張才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二二《唐故汴州封丘縣令張君(才)墓誌銘并序》：“(顯慶二年□月廿二日)卒於河南思順之里。”

韓承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三五《大唐故韓君(承)墓誌銘并序》：“以顯慶三年七月廿八日，卒於思順之私第。”

王孝義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七七《唐故太原王君(孝義)墓誌銘并序》：“以龍朔元年十一月十三日遵疾，卒於思順里。”

張府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三二《唐故處士張府君夫人梁氏墓誌銘》：“以乾封元年八月六日寢疾，薨於思順里第。”

王君德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六〇《唐相州湯陰縣故令王君(君德)墓誌銘并序》：“咸亨□年(八月廿六日)，終思順坊之第。”

董軸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九〇《唐故洛汭府隊正董君(軸)墓誌銘并序》：“咸亨二年三月廿五日，終於思順里之私第。夫人劉氏，上元元年八月十五日，遷神於思順之里，即以上元元年(十月十四日)，合葬於河南縣平樂鄉邙山之陽。”

張達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三九《大唐故涼國公府長史上騎都尉張君(達)墓誌銘并序》：“以永淳元年十月一日，卒於思順里。”

楊陶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八三《大周故常州無錫縣令楊公(陶)墓誌銘并序》：“卒於思順坊之里第。”

安懷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一〇《大周故陪戎副尉安府君(懷)夫人史氏合葬墓誌銘并序》：“(府君以永淳中,)終於思順坊□第。”

康智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一七《大周故康府君(智)墓誌銘并序》：“長壽二年二月廿三日，終於神都思順坊之私第。”

姚思玄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三八《大周上騎都尉姚君(思玄)墓誌并

序》：“以萬歲通天二年三月某日，化於洛城思順里之私第。”

崔澤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三六《大唐將帥舉文武及第前振威副尉守右武衛蒲州永安府左果毅都尉崔澤夫人張氏(端)墓誌銘并序》：“開元癸酉祀十二月廿九日，逝于河南思順里。”

崔恕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八五《唐故朝議郎前行括蒼縣令崔府君(恕)墓誌銘并序》：“開元廿八年十二月廿六日遘疾，終於東都思順里第。”

某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四七《唐殘墓誌》：“終於思順坊私第。”

關氏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二二五楊敏升《晉故隴西郡夫人關氏墓誌銘并序》：“終於洛京思順坊私第，葬于河南縣平樂鄉。”

栢虔玉宅

詳通利坊栢虔玉宅。

胄貴坊

《全唐文》卷五九一柳宗元《唐故祕書少監陳公行狀》：“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胄貴里。(貞元二十一年)，終於安邑里妻黨之室。”據文推測，似京兆萬年有胄貴坊者。惟乏別證，俟考。

信義坊

詳大安坊。

保寧坊

乃朱雀門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八坊，《長安志》卷七、《城坊考》卷二所記及五圖所畫同。

【坊內建築】

昊天觀

《長安志》：“昊天觀盡一坊之地。”《注》：“貞觀初為晉王宅，顯慶元年為太宗追福，立為觀，高宗御書額，并制《歎道文》。”

《城坊考》在《志》《注》中增補云：“《唐語林》：京中昊天觀厨後井，俗傳與惠山泉脉通，李衛公取諸流水稱量，惟惠山與昊天等。

獨孤及《新平長公主故季女姜氏墓誌》：姜氏卒於京師昊天觀。”

查：福山《長安城圖》及《咸寧縣志·長安坊里圖》均在該坊繪有昊天觀。《類編長安志》卷二於列舉長安諸坊時，未列保寧，與諸家記載不同。該書關於長安坊名，頗多訛誤，此亦其一。

待賢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四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九坊，《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長安志》於坊名下注云：“此坊隋初立天下諸州朝集使邸，改以待賢為名。”

《城坊考》糾《志》注中“改”字為“故”字，甚是。

【坊內建築】

史萬年宅

《長安志》：“隋又有左鎮軍大將軍史萬年宅。”

《城坊考》除改“年”為“歲”外，又加《注》：“按《兩京記》：史萬歲宅，初常有鬼怪，居者輒死。萬歲不信，因即居之。夜見人衣冠

甚偉，來就萬歲，萬歲問其由。鬼曰：‘我漢將軍樊噲，墓近君廁，幸移他所，必當後報。’萬歲許諾，掘得骸柩，因為改葬。後萬歲為隋將，每遇賊，便覺鬼兵助己，戰必大捷。”

《太平廣記》卷三二七亦錄載史萬歲事。

李才仁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九《大唐故正議大夫李府君(才仁)墓誌銘并序》：“永淳元年六月廿六日，終于乾封縣待賢坊之私第。”

按《唐文拾遺》卷一四亦有《才仁墓誌》。

天長觀、會昌觀、會聖觀、千秋觀

《長安志》：“東北隅天長觀。”《注》：“本名會昌觀，隋開皇七年(公元五八七年)，文帝為秦孝王俊所立。開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〇年)，改千秋觀。天寶七載(公元七四八年)，又改天長觀。”

《城坊考》改“會昌觀”為“會聖觀”。

節愍太子廟

《長安志》：“節愍太子廟。”

建春坊

乃洛陽一坊。按《城坊考》圖、文均無此坊，今據《千唐誌齋藏誌》加，不詳所在。

【坊內建築】

司馬齊卿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四六劉震《唐故汝州魯山縣丞司馬府君(齊卿)墓誌銘并序》：“夫人太原王氏，……以貞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竟終于建春坊私第。”

毛氏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七五楊知玄《故滎陽郡夫人(毛氏)墓誌銘》：“開成五年十二月廿七日，終於東京建春里。”

韋府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四八齊孝曾《唐故京兆韋府君夫人高陽齊氏(孝明)墓誌銘并序》：“有唐大中十四年八月十八日，韋公夫人高陽齊氏終于洛都□春里私第。”

按《志》文“春”字上缺一字，據現有材料，隋唐兩京諸坊以春爲名者，唯建春一坊，因暫附此待考。

十 畫

病坊

性質當與籍坊相類，詳籍坊。

班政坊

詳頒政坊。

晉昌坊

詳進昌坊。

晉陽坊

《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中云：“徐松提到的晉陽坊，不能夠決定它們的位置。”查《長安志》卷七《開化坊》尚書左僕射令狐楚宅下《注》云：“按《酉陽雜俎》、楚宅在開化坊，牡丹最盛，而李商隱詩多言晉陽里第，未詳。”可知言晉陽坊者，不僅徐松。又《酉陽雜俎》言

令狐宅在開化，而李詩則多言晉陽，豈晉陽爲開化別名歟？若然，則坊址不難確定。

恭安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五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太子僕寺

《城坊考》：“太子僕寺。”

褚無量宅

《城坊考》：“右散騎常侍舒國公褚無量宅。”

賈曾宅

《城坊考》：“禮部侍郎賈曾宅。”

魏奉古宅

《城坊考》：“魏奉古宅。”

王怡宅

《城坊考》：“王怡宅。”

李知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六八《唐故居士李公(知)誌石文并叙》：“開元廿五年十月十六日，絡(終)於河南府恭安里之私第。”

王冷然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九七《唐故右威衛兵曹參軍王府君(冷然)墓誌銘并序》：“以天寶元年正月十九日寢疾，終於都恭安里之私第。”

李孔明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一三李三復《前河南福昌縣丞隴西李君(孔明)故夫人廣平劉氏(媛)墓誌銘并叙》：“以元和戊戌四月一日

寢疾，終于河南縣恭安里之私第。”

吳孝恭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一二《唐故光祿苗卿家人吳孝恭墓誌》：“大中五年四月廿六日染時疾，亡于東都恭安坊宅內。”

陳府君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補遺·大唐故河南府戶曹參軍陳府君夫人河內縣君隴西獨孤氏墓誌銘并序》：“夫人以元和四年八月十四日寢疾卒於恭安之里第。”

按《匄齋臧石記》卷二九亦收獨孤墓誌。

恭儉坊

詳履信坊。

振德坊

詳臨德坊。

時泰坊

《城坊考》卷五云其為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四坊，並云該坊之東為時邕坊，惟徐松《洛陽城圖》於第四坊處標為時邕坊，無時泰坊。坊名下，《城坊考》注說：“隋有通遠橋，跨漕渠，橋南通遠市，周六里，市南臨洛水，有臨寰橋。”

【坊內建築】

放生池

《城坊考》：“放生池。”《注》：“其南即上林坊之地。”

《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〇年第三輯載有高敏《唐兩京城坊考

東都部分質疑》一文，文中以元《河南志》為據，推定時泰乃宋時一坊，《城坊考》誤作唐坊列入書內，乃疏於檢校所致。上述《城坊考》於時泰坊文圖本有矛盾，圖中無此坊，而文則有之。高文所論近是。

時邕坊

乃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四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基本相同。惟《城坊考》又云該坊之西有時泰坊，與此坊共占自北向南第四坊之地；徐《圖》則但畫時邕，不言時泰。詳時泰坊。

【坊內建築】

蘇威宅

《城坊考》：“隋有蘇威宅。”

鄭王宅、鄭貴妃宅

《城坊考》：“鄭王宅。”《注》：“本鄭貴妃宅，其南即上林坊官園之地。”

崔俊宅

《城坊考》：“戶部尚書致仕崔俊宅。”《注》：“按元稹有《贈太子少保崔俊墓誌銘》，云薨于洛陽時邕里，疑俊即俊之誤。”

按：元稹文載《全唐文》卷六五三，云俊卒時為長慶三年二月四日。

張義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六《唐故處士張君(義)墓誌銘并叙》：“以永徽二年五月廿四日，卒于時邕之里第。以永徽二年，歲次辛亥，八月壬戌朔，廿三日甲申，(与夫人)合葬于北邙之山。”

張伯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一《唐故谷水鄉君張夫人(伯)墓誌銘并

序》：“以永徽四年十月廿五日，終於時邕里私第。”

支敬倫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二二《大唐故文林郎支君(敬倫)墓誌并序》：“麟德二年九月八日，卒於時邕里。”

韓暹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三五《唐故游擊將軍信義府果毅都尉韓暹夫人苑陵縣君靳氏(肥)墓誌銘并序》：“以大唐乾封二年六月九日，卒于時邕里。”

索行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五六《唐故處士索君(行)墓誌銘并序》：“以咸亨元年九月十六日，終於時邕坊私第。”

王則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八六《唐故飛騎尉王君(則)墓誌銘并序》：“以貞觀十五年四月廿□日，卒於時邕坊私第。”

張貴寬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四〇《唐故文林郎柱國張君(貴寬)墓誌銘并序》：“以永淳元年十月六日，終於洛陽縣時邕里私第。”

成綸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四四《大唐故上柱國成府君(綸)墓誌銘并序》：“以(文明元年)五月廿二日遘疾，卒於時邕里之私第。”

柳順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五五句茂《大唐故朝議郎行衛尉寺丞柳府君(順)墓誌銘并序》：“景龍四年五月二日，暴終于時邕里第。”

談昕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八九《唐故朝散郎行蘇州嘉興尉談君(昕)墓誌銘并序》：“開元十七年三月廿日，終於時邕里第。”

李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三四《大唐故揚州海陵縣令李君墓誌銘并

序》：“妻郭氏開元廿一年九月八日，終於時邕之宅。”

陸豐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四六《唐安定郡參軍陸豐妻胡夫人墓誌銘并序》：“以天寶八載八月八日遘疾，終於（鴻年按：原文多一“於”字）洛陽縣時邕坊之私第。”

邢倨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四七邢倨《大唐河南府汜水縣丞邢倨夫人景氏墓誌銘并序》：“以貞元三年六月十一日，終於時邕里之私第。”

李宏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五六李宰文《大唐故朝議郎前行曹州司法參軍上柱國李府君（宏）墓誌銘并序》：“以（貞元八年）冬十月十七日，逝于時邕里。”

王翱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九六王愷《唐故處士太原王府君（翱）墓誌銘并序》：“以會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終於東都時邕里之私第。”

李潘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八一崔瞻《光州刺史李潘崔夫人玄堂誌銘》：“以咸通十一年夏六月十九日，違代于東都時邕里第。”

索玄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三編《唐故開府索君（玄）墓誌銘并序》：“夫人左氏，龍朔二年四月寢疾，六月十二日終於時邕里私第。”

旅舍

《城坊考》：“旅舍。”《注》：“張說《故瀛州河間縣丞崔漪碑》：奉使上都，遘疾，終於時邕里之旅館。”

按：張說文見《全唐文》卷二二九，云漪卒時為垂拱元年。

修文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五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之下，《城坊考》注云：“隋立國子學于此，因曰修文。”

【坊內建築】

隋國子學

《城坊考》：“隋立國子學于此。”

麥鐵杖宅

《城坊考》：“有麥鐵杖宅。”

宏道觀、雍王宅

《城坊考》：“宏道觀。”《注》：“顯慶二年(公元六五七年)，盡併一坊之地，為雍王宅。王升儲，立為宏道觀，因改坊名曰宏道。按《會要》，章懷太子于咸亨三年(公元六七二年)徙封雍王，則顯慶時不得有雍王宅也，《河南志》原《注》誤。《名畫記》：宏道觀《東封圖》，是吳道玄畫，《兩京記》乃云非名手，誤也。”

修仁坊

《城坊考》無此坊，《長安志》卷十記述諸坊後，列有此坊，但未言位置，僅注云：“疑改易坊名”所致。《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曾兩次提及此坊，皆重複《長安志》所云。

【坊內建築】

宏道觀、隋國子學、麥鐵杖宅、雍王第

《長安志》：“宏道觀。”《注》：“坊內舊有隋國子學及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宅。顯慶二年(公元六五七年)，盡併一坊為雍王第。王升儲，永隆元年(公元六八〇年)，立為觀。”

《唐會要》卷五〇《觀》所記同。

按：此坊所記坊內建築與洛陽修文坊全同，疑係《長安志》將洛陽此坊誤植於長安。既為洛陽之坊，長安焉能有其位置？或“仁”乃“文”之誤耳。《長安志》之所以致誤，其源或出於《唐會要》。

修行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十坊，《城坊考》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長安志》將其列為自北向南之第九坊，係少載一坊之故，解見勝業坊。又所謂第十坊，亦有解說，詳見安邑坊。坊名下，《長安志》《注》云：“本名修華，武太后時避諱改修行坊，景雲元年復舊，後又改之。”《城坊考》照錄《志》文。《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亦云修行又名修華，《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之記述同。惟《類編長安志》將修華誤作修業，應予糾正。

【坊內建築】

通法寺

《長安志》：“隋有通法寺，大業七年廢。”

鄭宜尊宅

《長安志》：“贈太子少保鄭宜尊宅。”

杜從則宅

《長安志》：“蒲州刺史杜從則宅。”

李建宅

《長安志》：“工部尚書李建宅。”《注》：“沅按，白居易有《唐善人墓碑》：建終於修行里第。”

《城坊考》改《志》注為：“按白行簡《三夢記》云：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為監察御史，奉使劍外，去踰旬，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遊曲江，詣慈恩佛舍，徧歷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對酬，甚歡暢。”

按：《城坊考》以杓直注李建，杓直當是建字。又按白行簡文見《全唐文》卷六九二。

胡證宅

《長安志》：“嶺南節度使胡證宅。”《注》：“證在鎮，好聚斂自奉。修行坊第連巨閭巷，車器奢侈，議者非之。李訓敗，衛軍利其財，聲言賈餗匿其家，爭入剽劫，執其子殷，內左軍斬之。沅按，殷，《唐書》《傳》作激。”

《城坊考》刪去《志》注中“沅按”以下文字，逕改“殷”作“激”。

楊收宅

《長安志》：“端州司馬楊收宅。”《注》：“收兄發、假弟巖皆顯貴，號‘修行楊家’，與‘靖恭諸楊’相比。沅按，《唐書》傳：貶端州司馬。”

《城坊考》刪去“沅按”以下文字。

段成式宅、段郎中宅、段將軍宅

《城坊考》：“太常少卿段成式宅。”《注》：“《酉陽雜俎》：段成式修行里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兩株。又云：開成元年，段成式修行里私第書齋前有枯紫荊數株，伐之，餘尺許，至三年秋，枯根上生一菌，大如斗，下布五足。又云：段成式修行里私第，果園數畝，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膠土為巢於前簷。劉得仁有《初夏題段郎中修行里南園詩》。顧非熊有《夏日會修行段將軍宅詩》，未知誰宅，俟考。”

《城坊考校補記》補云：“《酉陽雜俎》段成式城南別墅，有水耐冬。”又原《注》“顧非熊有《夏日會修行段將軍宅詩》，未知誰宅，俟考”下補曰：“《雜俎》記秀才顧非熊見壞裙化蝶事，知顧、段有往還也，惟段官太常少卿，不得稱將軍。”逕以顧詩之段將軍屬成式，恐泥。

馬氏宅

《城坊考》：“刑部員外馬氏宅。”《注》：“姚合有《題刑部馬員外修行里南街新居詩》。”

張氏宅

《城坊考》：“張氏宅。”《注》：“白居易《松聲詩》注：修行里張家宅南作亭。”

尉遲勝宅

《舊唐書·尉遲勝傳》：“本于閩王珪之長子，少嗣位。”又云：“至德初，閩安祿山反，勝乃命弟曜行國事，自率兵五千赴難。”繼謂“廣德中，拜驃騎大將軍，毗沙府都督，于閩王，令還國。勝固請留宿衛，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都王，實封百戶。勝乃於京師修行里盛飾林亭，以待賓客，好事者多訪之。”據此，修行坊當有尉遲勝宅。

劉晏宅

《新唐書·劉晏傳》：“所居修行里，粗樸卑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據此，劉晏亦曾居修行坊。

鄭易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六〇鄭易《夫人范陽盧氏墓誌銘并序》：“鄭氏婦范陽盧氏，終於長安之修行里。”

按：鄭易官試大理評事。

鄭直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六一鄭紀《榮陽鄭氏女墓誌銘并序》：“鄭氏女小字黨五，列考直，河南縣主簿，代居長安修行里。”

按：徐松《洛陽城圖》在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一街街東自南向北第三坊處亦標有修行坊，是西京長安東都洛陽均有修行坊。洛陽修行坊坊內建築凡有：

奉國寺、張易之宅、奉國夫人宅

《城坊考》：“奉國寺。”《注》：“本張易之宅。白居易有《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唐會要》卷四八《寺》記述：“（奉國寺在）修行坊，本張易之宅，未成而易之敗。後賜太平公主乳母奉國夫人，舉奏為寺。”所記較《考》為詳。

按：白居易文見《全唐文》卷六七八。

豆盧欽望宅

《城坊考》：“豆盧欽望宅。”

李義琰宅

《城坊考》：“銀青光祿大夫李義琰宅。”《注》：“《舊書》本傳，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璉市堂材送焉。義琰竟不營構，及將歸東都田里，公卿已下相餞於通化門外，時人以比漢之二疏。”

按：《舊書》本傳未言李義琰宅在洛陽修行坊，且通化門乃長安城東面北頭之一門，亦可反證義琰宅不在洛陽。《考》竟據之云義琰宅在洛陽，大誤。

劉軻宅

《城坊考》：“劉軻宅。”《注》：“劉軻《陳玄奘塔銘》：歲丁巳，開成紀年之明年，有具壽沙門曰令檢，自上京抵洛師。以繆囊盛三藏遺文傳記，訪余柴門於行修里。行修，即修行之訛。”

按：劉軻文原名爲《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載《全唐文》卷七四二，確誤修行爲行修。

杜氏宅

《城坊考》：“太常少卿杜氏宅。”《注》：“溫庭筠有《和太常杜少卿更都修行里嘉蓮詩》。”

唐大節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八六《唐大節之女墓誌銘》：“以龍朔三年，卒於行修坊之里第。”

按“行修”乃“修行”之誤（詳見修行坊劉軻宅）。查長安、洛陽均有修行坊，《誌》文僅云修行，未言長安或洛陽，唯因《千唐誌齋藏誌》所載諸人多數卒於洛陽，故記之於此以待考。下同。

鄭氏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〇七《唐故鄭氏嫡長孀墓記》：“唐元和十有一年（三月廿四日），鄭氏之嫡長孀夭於修行里私第。”

韋頊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〇三《故京兆韋氏(頊)夫人(張氏)墓誌銘》：“以大中二年十月十四日，終于東都行修里之私第。”

支訢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九六支謨《檢校尚書屯田員外郎支訢妻榮陽鄭氏墓誌銘并序》：“(以咸通)辛卯二月六日，捐生世於行修之里第。”

修政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十一坊，《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長安志》卷八將其列為自北向南之第十坊，蓋因為漏列一坊之故，解見勝業坊。又所謂第十一坊亦有其解說，詳見安邑坊。

《城坊考》於坊名下《注》云：“按《文安縣主墓誌》作循政里，循、修雙聲，古通用。”《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及《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皆云修政又名循政。

【坊內建築】

張九齡宅

《長安志》：“尚書右丞相張九齡宅。”

尚書省亭子

《長安志》：“尚書省亭子。”

宗正寺亭子

《長安志》：“宗正寺亭子。”《注》：“《輦下歲時記》曰，新進士牡丹宴或在於此。”

文安縣主宅、段儼宅

《城坊考》：“文安縣主宅。”《注》：“巢刺王女，降段儼。”

修真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四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一坊，《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同。

《城坊考》在記述該坊時注云：“韋述曰：今坊之南門門扉，即周之太廟門板也。”

【坊內建築】

積善寺

《長安志》：“隋有積善寺，武德中，徙義寧坊。”

漢靈臺餘址

《長安志》：“坊有漢靈臺餘址。”《注》：“崇五尺，週一百二十步。《述徵記》曰：‘長安官南靈臺，上有相風銅鳥，或曰此鳥遇千里風乃動。’”

葛威德宅

《城坊考》：“郎將葛威德宅。”《注》：“張說《葛威德墓誌》：夫人郭氏，薨於京兆之修真里。”

按：張說文載《全唐文》卷二三一，全名為《贈郎將葛君墓誌銘》，云夫人卒於開元八年十一月。

修善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四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同。

【坊內建築】

蔡王智積宅

《城坊考》：“隋有蔡王智積宅。”

車坊、酒肆

《城坊考》：“《河南志》引韋述《記》云：坊內多車坊、酒肆。”

波斯胡寺

《城坊考》：“波斯胡寺。”

盧正己宅

《城坊考》：“太子賓客盧正己宅。”《注》：“常袞《盧正己墓誌》：薨於東都循善里之私第。按循、修雙聲，古多通用。”

按：常袞文原名《太子賓客盧君墓誌銘》，載《全唐文》卷四二〇。文云大曆五年七月癸酉，制贈已故太子賓客盧正己太子少保。又云正己字子寬，本名元裕，以聲協代宗尊稱，避諱改名。

王延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二九《大唐故處士王君(延)墓誌銘并序》：“以乾封元年，卒於修善里第。”

王氏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一四《大周王氏劉夫人墓誌銘并序》：“以長壽二年二月十五日，終於修善里。”

王則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〇四《大唐故處士王君(則)墓誌銘并序》：“以聖曆三年六月一日，卒于修善里之私第。”

張顏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二八趙植《唐故吏部常選中山張府君(顏)墓誌銘并序》：“終於東都修善里之私第，以大曆八年，窆于先塋。”

王公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六六《有唐太原王公妻上谷侯氏(僧娘)墓誌銘并序》：“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廿□日，終於河南府修善里。”

李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八七《有唐左武衛翊衛中郎將隴西李君夫人玉田榮氏(脩)墓誌銘并序》：“以貞元廿年九月十五日，奄終於東都修善里之私第。”

崔廷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二四崔咸《唐故朝散大夫光祿卿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公(廷)墓誌銘》：“至長慶三年七月廿八日，薨于修善里第。”

胡宗約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八九徐備《唐宣議郎前行亳州永城縣丞胡宗約尊夫人弘農楊氏墓誌銘并序》：“維會昌三年三月十七日，終于東都修善里私第。”

劉彥融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二三一王德成《大周守太子左贊善大夫劉彥融墓誌銘并序》：“以顯德元年二月二十六日，遘疾，啓手足於洛陽修善坊之私第。”

修義坊

乃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一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北抵城坊(應作墻)。”

【坊內建築】

裴楷墓

《城坊考》：“有晉司空裴楷墓。”

王感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四八《大唐故通直郎行鴻臚掌客王君(感)墓誌銘并序》：“以神龍元年六月二日遘疾，終於修義坊之私第。”

李景祥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二〇《唐故上柱國李府君(景祥)墓誌銘并序》：“以開元九年十一月，終于修義里之私第。”

范崇禮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八五《故燉煌范府君(崇禮)墓誌銘并序》：“終於修義里，以開元十六年七月三日，歸窆於北邙。”

呂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〇二《大唐登仕郎行河南府洛陽縣錄事呂君故夫人李氏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十九年正月廿七日，終於洛城修義坊第。”

王令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〇九陳利見《大唐故朝議郎前行薛王府兵曹參軍上柱國太原王府君(令)墓誌銘并序》：“開元十九年十一月廿七日，終於洛陽修義里之私第。”

賈元恭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一五《大唐故朝議郎行幽州會昌縣令上柱國賈府君(元恭)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十年七月廿四日，考終於洛陽修義里之私第。”

武幼範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六三《唐故深州司戶參軍武府君(幼範)墓誌》：“以開元廿五年四月十六日，終于河南修義里之私第。”

崔公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八四《故尚輦直長崔公故夫人滎陽鄭氏(敏)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廿八年七月廿五日，怛化於修義里私第。”

鄧威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卷中《唐故鄧君(威)墓誌銘并序》：“夫人施氏，龍朔□年三月十一日卒于修義之里。”

賈楚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九五《大周賈府君(楚)墓誌銘一首并序》：“以聖曆元年六月廿三日，終于洛陽修義里之私第。”

修業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一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五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同。

【坊內建築】

景雲女道士觀

《城坊考》：“景雲女道士觀。”

《唐會要》卷五〇《觀》亦載景雲觀在修業坊。

按：王昶《金石萃編》卷六九《景龍觀鐘銘》條內按語云“按《鐘銘》本在景龍觀，銘文可據。《曝書亭集》以爲景雲觀在修業坊，見宋次道《長安志》。今檢《長安志》并無修業坊”云云。不知《萃編》按語中之景雲觀是否即景雲女道士觀？

鄆國公主宅、許敬宗宅、薛敬宅、鄭孝義宅

《城坊考》：“鄆國公主宅。”《注》：“本許敬宗宅。張說《鄆國長公主碑》：薨於河南縣之修業里。按公主為睿宗第八女，降薛敬，後降鄭孝義。”

按：張說文見《全唐文》卷二三〇。

又《金石萃編》卷七五、《唐文粹》、《文苑英華》均有說文，惟“修業”皆作“修榮”，蓋係傳寫之誤，實無修榮坊。

代國公主宅、陸頌宅、鄭萬鈞宅

《城坊考》：“代國公主宅。”《注》：“本陸頌宅。鄭萬鈞《代國長公主碑》：薨於河南修業里第。按公主為睿宗第五女，降鄭萬鈞。”

按：鄭萬鈞文見《全唐文》卷二七九及《金石萃編》卷七八。

爾朱義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九七《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定州刺史上柱國爾朱府君(義琛)墓誌》：“(上元三年)正月廿三日，薨於東都修業坊之私第。”

查《類編長安志》將長安之修華亦即修行坊誤作修業坊，長安無修業坊。

修榮坊

詳修業坊鄜國公主宅。

修德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一坊，《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下，《長安志》注云：“本貞安坊，武太后改。”《城坊考》照錄《志》文。《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亦言修德坊又名貞安坊。《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記改名之由云：“武后尊號她母親為太貞夫人，避諱‘貞’字，改為修德。”

【坊內建築】

德明興聖廟

《長安志》：“德明興聖廟。”《注》：“《禮閣新儀》曰：天寶二載（公元七四三年按，天寶三載始改年稱載，稱天寶二載誤）建，在安化門內道西，貞元十九年（公元八〇三年），祔獻祖、懿祖神主于廟。”

興福寺、王君廓宅、宏福寺

《長安志》：“西北隅興福寺。”《注》：“本右領軍大將軍彭國公王君廓宅，貞觀八年（公元六三四年）太宗為太穆皇后追福，立為宏福寺。神龍（公元七〇五—七〇七年）中，改為興福寺。寺北有果園，復有萬花池二所。太宗時，廣召天下名僧居之。沙門玄奘於西域回，居此寺西北禪院翻譯。寺內有碑，面文賀蘭敏之寫《金剛經》，陰文寺僧懷仁集王羲之寫太宗《聖教序》及高宗《述聖記》，為時所重。《政要》元和十二年（公元八一七年）詔築夾城，自雲韶門，過芳

林門，西至修德坊，通興福佛寺。沅按，今懷仁書《聖教序記》，碑後并無賀蘭敏之《金剛經》。”

《城坊考》除改《志》注“神龜中”為“神龍元年”，“萬花池”為“藕花池”，“大宗”為“太宗”及刪去《政要》以下一段文字外，加注云：“《宣室志》：長安興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極壯麗，云是隋所制。裴休《圭峯禪師碑》：會昌元年，坐滅于興福塔院。”

《通鑑》二四三敬宗寶曆二年：“（六月）己卯，上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淑俗講。”興福寺，《注》云在修德坊。俗講，《注》云：“釋氏講說，類談空有，而俗講者，又不能演空有之義，徒以悅俗邀布施而已。”按憲宗築夾城至修德坊（詳下夾城），為便于來往興福寺。至敬宗猶幸興福寺，足見唐帝去興福寺之頻繁。

右神策軍營

《長安志》：“右神策軍營。”《注》：“昭宗自華還京，以輔興、修德二坊，別設右神策軍營。”

夾城

《城坊考》：“夾城。”《注》：“憲宗元和十二年，中尉第五守進，以象二千築夾城，自雲韶門過芳林門，西至修德里，以達興福寺。又詔所築夾城，別開門曰光化，造樓曰晨暉。”

按：徐松《長安城圖》於坊北畫有憲宗詔修之夾城，《長安與洛陽》三章七節亦提及此事。

李抱玉宅

《城坊考》：“河西隴右副元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抱玉宅。”

西門珍宅

《城坊考》：“朝議郎行宮闈令充威遠軍監軍上柱國西門珍宅。”《注》：“《西門大夫墓誌》：遘疾，終於修德里之私第。”

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〇有《珍墓誌》，云珍卒時為元和十二年七月一日。

袁公宅

《城坊考》：“軍器使內寺伯袁公宅。”《注》：“王孟諸《故軍器使內寺伯袁公夫人太原郡夫人王氏墓誌》：終於長安縣修德里。”

按：《全唐文》卷七九二及《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五均有《王氏墓誌》，云氏卒時爲大中十四年正月十二日。

陳士棟宅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詹事守右神策軍正將兼殿中侍御史上柱國潁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陳府君(士棟)墓誌銘并序》：“(夫人)終於修德里第即元和十一年四月廿六日，(公)以開成四年八月廿一日終於修德里第。”

按：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八亦載《陳士棟墓誌銘》。

郭雲宅

陸心源《唐文拾遺》卷一六郭漢章《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涼州刺史定遠縣開國子郭公(雲)墓誌銘》：“以貞觀五年六月廿有七日，終於修德里第。以其年十月六日，葬於縣西龍首原。”

鄴王元真廟

《城坊考》：“坊內有韋庶人父鄴王元真廟，韋氏敗後毀。”

查呂大防《長安城圖》仍殘存修德坊。坊內畫有十字街，將坊分成四部，西北部偏西，畫有興福寺。又《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永安渠也叫交渠，因爲是引交水進城的。這渠是隋開皇三年開的，由大安坊的西街入城內，通過大通、敦義、永安、延福、崇賢、延康等六個坊的西邊，過西市以東，通過布政、頒政、輔興、修德四坊和興福寺以西入芳林園，更北流入禁苑，注入渭水。”據此，交渠當流經修德坊，其流向，呂大防《長安城圖》、徐松《長安城圖》和《長安縣志·長安坊里圖》所繪各異。又《長安志》卷九，在該街自北向南第十坊處，列有修德坊。坊名下《注》云：“坊內有韋庶人父鄴王元真廟，韋氏敗後毀。”坊內建築載有一、“興福寺。”《注》：“本王君廓宅，貞觀八年，太宗爲太穆皇后追福，立爲宏福寺，神龍元年改名。”二、“夾城。”《注》：“憲宗元和十二年，中書第五守進以衆二千築夾

城，自雲韶過芳林門至修德里，以達興福寺。又詔所築夾城，別開門曰元化，造樓曰晨暉。”三、“河西隴右副元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抱玉宅。”將《長安志》所載修德坊事，與前述諸記載對照，小異而大同。可知《長安志》將修德坊一坊兩記，前後重複。故《城坊考》以及五圖所記所繪，均與《志》文不同。《長安與洛陽》五章三節在稱述《咸寧縣志·長安坊里圖》時云：“《咸寧縣志》根據《長安志》寫的，但對《長安志》的錯誤，用批判的接受，沒有盲從。《長安志》把修德坊記在昇道坊（鴻按：即該街自北向南之第九坊）以南，《縣志》考證，這是錯誤，也沒有載在圖上。”

徒坊

性質大概與籍坊相類，參閱籍坊。

十一畫

淳化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三坊，《城坊考》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同。

【坊內建築】

王仁皎宅

《城坊考》：“祁國公贈太尉益州大都督王仁皎宅。”

淳和坊

乃長安永和坊之舊名，詳見永和坊。此外徐松《洛陽城圖》在

洛陽洛水之南自西向東之第二條南北大街(即定鼎門街之西第三條南北大街)街西自北向南第一坊處,標有淳和坊,是洛陽亦有淳和坊。《城坊考》卷五亦列有此坊名,唯未記坊內建築。

淳風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街西自南向北之第三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圓行寺

《城坊考》：“隋有圓行寺。”

楊宏武宅

《城坊考》：“同東西臺三品贈汴州刺史楊宏武宅。”

王守一宅、武嗣宗宅

《城坊考》：“駙馬都尉王守一宅。”《注》：“本武嗣宗宅。”

王慶祚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五八盧備《大周□州雍縣尉太原王君(慶祚)墓誌銘并序》：“咸亨四年九月廿五日遺疾,終於洛州淳風里第。”

清化坊

乃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三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通鑑》：(隋末)羅士信帥勇士,夜入洛陽外郭,縱火焚清化里。”

【坊內建築】

楊慶宅、許道進宅

《城坊考》：“隋有鄒王楊慶宅、許道進宅。”

紀洪政宅

《城坊考》：“《河南志》引《河洛記》曰：越王侗即位，李密遣李儉送降款，以清化里紀洪政宅為賓館以處儉。”

左金吾衛

《城坊考》：“左金吾衛。”《注》：“按《朝野僉載》，永昌中，有宿衛十餘人，于清化坊飲，當即金吾衛士也。”

《太平廣記》卷一六三《飲酒令》亦錄載此事較詳。

宏道觀

《城坊考》：“宏道觀。”《注》：“有老君像，明皇、肅宗二像侍立。”

王義童宅

《城坊考》：“恒州刺史建昌公王義童宅。”《注》：“楊炯《王義童碑》：薨於洛陽之清化里。”

按：楊炯文載《全唐文》卷一九三，云義童卒於貞觀十五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

廢宅

《城坊考》：“廢宅。”《注》：“《博異志》：天寶中，金陵陳仲躬攜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甚大，常溺人。仲躬命匠淘之，得一古鏡。次日，移居立德坊。三日後，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隅東廂，一時陷地。”

《太平廣記》卷二三一亦據《博異志》載此事。

旅舍

《城坊考》：“旅舍。”《注》：“《定命錄》：袁天綱初至洛陽，在清化坊安置，朝野歸湊，人物常滿。”

《太平廣記》卷二二一亦據《定命錄》載有袁天綱事。又該書卷一七九《閻濟美》條尚有舉子居清化旅店事。

都亭驛

《城坊考》：“都亭驛。”

太微宮

《唐會要》卷九記述：天祐二年，太微宮使柳璨奏，其玄元觀請

拆入都城，於清化坊內建置太微宮。從之。《冊府元龜》卷五四亦有類似記載，《全唐文》卷八三〇亦載有柳璨奏文。據此，唐亡前夕，清化坊曾建太微宮。

劉忽宅

《全唐文》卷一七三載有張鷟判文，云“右金吾郎將韋謙，於清化坊屠兒劉忽索肉不得，決四十，禁經一月。”據此，清化坊當有屠戶劉忽家。

張嘉福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四〇《大唐故朝散郎行薛王府國令上輕車都督張君(嘉福)墓銘并序》：“以開元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感疾卒於河南府清化坊之里第。”

毛鳳敬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八六《大唐河南府河清縣毛府君(鳳敬)墓誌》：“(開元十六年)終於清化坊之私第。”

皇甫賓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五五《大唐皇甫賓亡妻楊氏(麗)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廿四年六月十七日，終於河南縣清化里之私第。”

楊擇文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九二張莒《唐故左屯營進奏判官游騎將軍守左武衛中郎將賜紫金魚袋左龍武軍宿衛弘農郡楊府君(擇文)墓誌銘并序》：“以元和元年六月十二日寢疾，終於清化里之私第。”

魏叔元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六二《唐故東都留守北衙右屯營軍押衙宣節副尉守右威衛沁州□儁府折衝都尉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鉅鹿魏府君(叔元)墓誌銘》：“(大和八年)七月十八日，終於河南縣清化里之私第。”

張君秀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四《唐故武騎尉張君(秀)□[墓]誌銘》：“以

貞觀貳拾貳年歲次戊申，正月壬午朔貳拾貳日寢疾，□於清化里第。”

楊夫人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九《唐故楊夫人墓誌銘并序》：“以永徽四年八月十八日寢疾，卒於清化坊私第。”

李辯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八七《唐故許州長葛縣丞李君(辯)墓誌銘并序》：“以龍朔三年十二月五日寢疾，終於清化之私第。”

王客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八九《大唐故潞州禮會府果毅王府君(客)墓誌銘》：“以咸亨五年七月十六日遭疾終於清化里之私第。”

劉胡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七〇《大周故文林郎彭城劉府君(胡)墓誌銘并序》：“以聖曆二年七月九日，終於清化里第。”

王瓘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〇七《大周王府君(瓘)件夫人墓誌銘并序》：“(瓘)咸亨(中)終清化之私第。夫人以長安三年卒於守政里之私第。”

魏仲達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〇四薛承彪《唐故鉅鹿魏公(仲達)墓誌銘記》：“於大中二年秋九月十八日傾歿于清化里之私第。”

魏儔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六六李球《東都北衙右羽林軍副使魏儔墓誌銘并序》：“以咸通六年七月十九日歿于清化里之私第。”

按：《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七三李球《魏府君夫人張氏墓誌》說儔妻張氏亦於咸通七年九月十日，終於清化里私第。

張朗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卷中《唐故張君(朗)墓銘并序》：“貞觀九年四月十六日終於清化里私第。夫人樊氏以乾封二年閏

十二月二日終於清化坊私第。”

燕君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卷中《唐故文林郎燕君墓誌銘并序》：“以龍朔元年九月五日終於清化里之私第。(夫人張氏)顯慶三年十一月六日終於清化里之私第。”

章善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六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四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竇希城宅

《城坊考》：“太子少傅幽國公竇希城宅。”《注》：“昭成太后之弟，賜第。”

按：云竇希城宅在章善坊者，尚有滕王湛然所作《太子少傅竇希城神道碑》，載《全唐文》卷一〇〇，文云開元五年，希城暴卒於東都章善里之私第，玄宗爲之舉哀于洛陽南門，并輟朝三日。

殷子恩宅

《城坊考》：“洛州錄事參軍殷子恩宅。”《注》：“顏魯公《康希銑碑》云：夫人陳郡殷氏，太子中舍人闕禮之曾孫，右清道率令德之孫，洛州錄事參軍子恩之第五女。公薨之年，歿于東都章善坊私第。按康公爲會稽人，是年卒於會稽，夫人蓋依母家也。”

按：顏公所作《康碑》爲《銀青光祿大夫海濮饒房睦台六州刺史上柱國汲郡開國公康使君神道碑》，據碑文，康氏夫婦當卒在開元初。

顏瓌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一《唐故顏君(瓌)墓誌銘并序》：“(永徽三年九月)廿三日丁丑寢疾，卒於洛州洛陽縣章善里私第。”

段金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四五《唐故段夫人(金)墓誌銘并序》：“以顯慶四年(十一月廿一日)，終於章善里私第。”

康武通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七三《唐故陪戎副尉康君(武通)墓誌銘并序》：“以貞觀廿三年五月□□日終於章善坊私第。”

羅甌生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二一《唐故陪戎副尉羅府君(甌生)墓誌銘并序》：“(夫人康氏)以儀鳳二年二月終於章善里宅。”

韓德信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三七《大唐左威衛洛汭府隊副上柱國韓德信妻程夫人墓誌銘并序》：“夫人以永淳元年七月十二日遇疾終於章善里。”

樂達宅

端方《匭齋臧石記》卷一八《大唐故瀛州河澗縣令樂府君(達)墓誌之銘并序》：“以咸亨元年六月二日遘疾終於章善坊私第。”

按《芒洛冢墓遺文》卷上亦收《達墓誌》。

焦寶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上《大唐故焦君(寶)墓誌銘并序》：“以麟德元年正月三日遘疾卒於章善坊私第。”

何氏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卷中《唐故夫人何氏墓誌銘并序》：“咸亨五年三月廿五日歿於章善里之第。”

楊君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卷中《故舒州司法楊君夫人賈氏墓誌銘》：“以證聖元年三月十二日以疾卒於章善里之私第。”

查《通鑑》卷二〇八中宗景龍元年載：“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三省《注》云：“《唐會要》，聖善寺在長安城中章善坊。”按《唐會要》卷四八《寺》條載聖善

寺在章善坊，並無章善坊在長安城之說。三省云章善坊在長安，當誤以《唐會要》所記皆長安諸寺，今聖善既在章善則章善亦應在長安。殊不知《唐會要》所載，既有長安諸寺，亦有洛陽諸寺。《通鑑》已明指“於東都作聖善寺”，且長安諸坊亦無名章善者，胡《注》失考。

翊善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一坊，《長安志》卷八、《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保壽寺、高力士宅

《長安志》：“保壽寺。”《注》：“《西陽雜俎》曰：翊善坊保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載捨為寺。初鑄鐘成，力士設齋慶之，舉朝畢至，一擊百千，有窺其意，連擊二十杵。經藏閣規構危巧，二塔火珠受十餘斛。河南從事李琢性好古，與僧善、嘗俱至此寺觀庫中舊物。忽於破瓮中得物如被，幅裂污塗，觸而塵起。琢徐視之，乃畫也，因以州縣圖三及縑三十換之。令家人裝治，大十餘幅。訪於常侍柳公權，方知張萱所畫《石橋圖》也，玄宗賜力士，因留寺中。後為鬻畫人宗牧言於左軍，尋有小使領軍卒數十人至宅宣勅取之，即日進入。文宗見之大悅，命張於雲韶院。”

《城坊考》除改《志》注中“尋”為“尋”外，又加：“按《唐書》，高力士於來庭坊造寶（似應作保）壽寺，段成式謂在翊善坊者，蓋二坊南北毗連也。高力士捨宅詳來庭坊下。《寺塔記》：寺有先天菩薩幀本，起成都妙積寺。開元初有尼魏八師者，常唸《大悲咒》。雙流縣民劉乙名意兒，年十一，自欲事魏尼，遣之不去，常于奧室立禪。嘗白魏云：‘先天菩薩見身此地。’飾灰于庭，一夕有巨跡數尺，輪理成就。因謁畫工，隨意設色，悉不如意。有僧楊法成，自言能畫。意

兒常合掌瞻仰，然後指授之。以近十稔，工方就。後塑先天菩薩，凡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峇勢，分臂如意蔓。其榜子，有‘一百四十日鳥樹，一鳳四翅水肚樹’，所題深怪，不可詳悉，畫樣凡十五卷。柳七師者，崔寧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時魏奉古為長史，進之。後因四月八日賜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

《長安與洛陽》四章一節：引日本人文“翊善坊有保壽寺，光宅坊有光宅寺，大概都保有很大的必要的空地。保壽寺原來是高力士的家，推想是隔街道也連接着來庭坊，是個很大的寺院。根據《酉陽雜俎》（續集卷六），這寺有兩個塔，各有‘火珠’，都能裝‘十餘斛’米。則天武后證聖元年再建明堂時，也用火珠裝飾了屋頂。火珠是貞觀四年五月林邑國貢獻的，大概是這一類的火珠吧！假若是的，那是水晶質卵形的東西，到正午日中時，珠受陽光反射，發出像火那樣的光輝，因而名叫火珠。唐的一斛，合我們（日本人自稱——譯者注）三斗九升八合，所以‘十餘斛’就超過四石的量。塔頂載這樣大的火珠，就可想象塔有多大。內有這樣兩個大塔的保壽寺，更可想象寺的規模有多大了。”此係由珠及塔，由塔及寺，以推保壽規模者。因寺在翊善，又可由寺推及該坊情狀。

《長安與洛陽》五章二節說：“翊善坊有高力士、彭獻忠的家，在來庭坊有高延福、孫志廉和劉遵禮的家，這些人都是內侍。劉公夫人霍氏歿於來庭坊私邸（《金石萃編》卷十一），她的丈夫劉公也是一個內侍。高延福死於開元十一年，孫志廉死於天寶十二載，霍夫人死於大中九年，劉遵禮死於咸通九年，由開元到咸通一百五十年中，這坊是宦官住家的地方，因距離大明宮最近，同時也可顯示他們的權勢，可說是這些坊的一個特點。”按自高宗以後唐帝即有住居大明宮者，肅宗後，唐帝定居大明宮，因此內侍住宅，多在近宮諸坊。查翊善較來庭猶為近宮，而宦宅却少於來庭，或因保壽寺占地過多之故。

《長安與洛陽》十章載：“《咸寧縣志》說，今日的華嚴寺是唐翊

善坊保壽寺的遺址。”

任冕宅

《城坊考》：“益州溫仁縣令任冕宅。”《注》：“杜（應作楊）炯《任冕碑》，夫人姚氏，終於西京翊善坊之私第。”

按：楊炯文見《全唐文》卷一九四。

楊思勳宅

《城坊考》：“驃騎大將軍虢國公楊思勳宅。”《注》：“張說《潁川郡太夫人陳氏碑》：太夫人羅州大首領楊歷之妻，驃騎大將軍兼左驍騎大將軍虢國公思勳之母也，薨於長安之翊善里。”

按：張說文見《全唐文》卷二二七。

彭獻忠宅

《城坊考》：“內侍護軍中尉彭獻忠宅。”《注》：“張仲素《彭獻忠碑》：薨於翊善里之私第。”

按：張仲素文見《全唐文》卷六四四。

韋蒙宅

《城坊考校補記》：“韋蒙宅。”《注》：“《仙傳拾遺》：東京翊善里韋蒙妻許氏。按東京無翊善，當是西京此坊。”

李臻宅

《冊府元龜》卷一八〇載：“（長慶四年）十一月丁未，賜教坊樂人李臻緋，并賜翊善坊宅一區。”據此，翊善坊應有樂人李臻宅。

查《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二圖呂大防《長安城圖》亦畫有此坊。又高宗未建大明宮前，翊善坊本與附近諸坊相同。大明宮建成後，宮南正門丹鳳門面對該坊，為闕丹鳳門南下通道丹鳳門街，即將翊善坊從中一分為二，東部仍名翊善坊，西部另名光宅坊，兩坊中隔丹鳳門街。《長安與洛陽》一章中說：“丹鳳門街的寬度是一百二十步，是根據《長安志》的。翊善坊和光宅坊的東西寬度沒有記錄。本來這一系列的坊的東西寬度是六百五十步，減去丹鳳門街寬度一百二十步，成為五百三十步。丹鳳門在大明宮的南面中央，由丹鳳

門的中點，到大明宮的西牆壁，是五百四十步。由這內減去丹鳳門街二分之一寬度六十步和皇城東側南北街寬一百步，就成爲三百八十步。這是光宅坊的東西寬度，因而翊善坊的寬度成爲一百五十步了。”據此，闢丹鳳門街後，翊善坊寬度遠小於光宅坊，從足立《長安城圖》、福山《長安城圖》及《咸寧縣志·長安坊里圖》均可見此差異。此外記丹鳳門街分原翊善坊爲二者，尚有《長安與洛陽》四章一節。另據一九八三年五月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唐翊善坊遺址當在今西安市火車站東。

康俗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二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之下，《城坊考》《注》云：“俗或作裕，非。”

【坊內建築】

張說宅

《城坊考》：“左丞相燕國公張說宅。”《注》：“張說《先府君張隲碑》：夫人長樂縣太君馮氏，傾背於東都康俗里第。按隲即燕公父，馮氏即燕公母。張九齡《張燕公墓誌》：薨於東都康俗里第。又張說《李氏張夫人墓誌》：臨淄李伯魚妻，范陽張氏女，伯魚卒，夫人寡居無子，以歸宗焉，傾逝於康俗里。按，張夫人即燕公之姊。”

按：張說所撰碑文，除《考》列二篇外，尚有《府君墓誌銘》，分別載於《全唐文》卷二二八及二三二。李氏張夫人卒時，文中記爲長安二年，得年四十有八。

陸餘慶宅

《城坊考》：“太子詹事陸餘慶宅。”

劉知柔宅

《城坊考》：“尚書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劉知柔宅。”

按：李邕有《唐贈太子少保劉知柔神道碑》載《全唐文》卷二六四，碑文云知柔“以開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薨於東都康俗里之私第。”

盧瑗宅

《城坊考》：“前亳州刺史盧瑗宅。”《注》：“《通幽記》：貞元九年，前亳州刺史盧瑗，家於東都康俗坊。瑗父正病卒，後兩日正晝，忽有大鳥，色蒼，飛于庭，巡翔空間，飛入西南隅井中，久而飛出。人往視之，井水已竭，中獲二卵，大如斗，將出破之，血流數斗。至明，忽聞堂西奧有一女人哭，出就東間，卻往西間。拽其尸，如糜散之，出門而滅。”

蕭公宅

《城坊考》：“成都功曹蕭公宅。”《注》：“穆員《蕭公墓誌》：終於康俗里第。”

按：穆員所寫碑載《全唐文》卷七八四，云蕭公“貞元八年，歸故國於洛汭，終於康俗里第。”

源光俗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一六源惠津《大唐故鄭州刺史源公(光俗)故夫人鄭氏誌銘》：“以開元廿年五月五日，疾終于河南縣康俗里(源公)之故居。”

李謙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九三趙向《唐大中大夫行定州長史上柱國李府君(謙)墓誌銘并序》：“以景雲二年九月廿六日，終于河南府康俗之里第。”

孫府君

《千唐誌齋藏誌》九八九裴拍《唐故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孫府君故夫人范陽郡君盧氏墓誌銘并序》：“以永貞元年九月八日，傾背于洛陽之康俗里。”

鄭鍊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九四《唐許州長葛縣尉鄭君(鍊)亡室樂安孫氏墓誌銘并序》：“(鍊)以元和二年六月□□□歿於東都康俗里第。”

盧直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二二盧方《唐故太常寺太祝范陽盧君(直)墓誌銘并序》：“長慶三年七月癸丑八日庚申，試太常寺太祝范陽盧公卒於東都康俗里。”

按：《千唐誌齋藏誌》一〇四八《崔夫人墓誌》云直夫人崔氏以大和辛亥歲十月己巳，亦卒於康俗里第。

鄭瓊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七九楊牢《滎陽鄭夫人(瓊)墓誌銘》：“(會昌元年)五月，歿于東都康俗里。”

盧陟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二〇一《唐范陽盧氏(陟)室女樂娘墓誌》：“乾符五年五月七日抱疾，終于東都康俗里第。”

查史料有將“俗”作“裕”者，如《太平廣記》卷三六三《盧瑗》、《全唐文》卷七八五所載穆員碑即是。兩說難定是非。

康裕坊

詳康俗坊。

旌善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一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六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北至洛水。”

【坊內建築】

崇化寺

《城坊考》：“崇化寺。”

溫彥博宅

《城坊考》：“特進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溫彥博宅。”《注》：“《虞恭公碑》：薨於旌善里第。”

寧王憲宅、安樂公主宅

《城坊考》：“寧王憲宅。”《注》：“本安樂公主宅。”

梁待賓宅

《城坊考》：“明威將軍梁待賓宅。”《注》：“楊炯《梁待賓碑》：終於東都旌善里私第。”

按：楊炯文載《全唐文》卷一九五，原題為《大周明威將軍梁公神道碑》，云待賓卒於長壽二年正月初六。

李翱宅

《城坊考》：“李翱宅。”《注》：“李翱《來南錄》：元和四年正月，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于漕，乙未，去東都。”

《城坊考校補記》於《考》《注》“四年正月”下加“己丑”二字。

按：李翱《來南錄》載《全唐文》卷六三八，文云：“元和三年十月，翱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六月）癸未，至廣州。”另翱《題桃榔亭》一文，亦載《全唐文》同卷，文云：“翱與監察御史韋君詞，皆自東京如嶺南。翱以正月十八日上舟於漕以行，韋君期以二月，策馬疾驅，追我於汴宋之郊。”

古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二二《大周唐故左戎衛右郎將古君夫人匹妻氏（煥德）墓誌并序》：“終於洛陽旌善里第。”

廣福官舍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一四李蜀《檢校太子賓客南陽張季戎墓誌銘并序》：“（大中五年）六月十五日，捐館於河南縣旌善坊廣福官舍。”

啓業坊

《城坊考校補記》教業坊條，誤將“教業”書作“啓業”，實無此坊。

教化坊

《類編長安志》卷二在長安列有此坊，惟《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謂是教化之誤。長安實無此坊。

教義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西第一街街西自南向北之第五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武后母榮國夫人宅、太原寺

《城坊考》：“武后母榮國夫人宅。”《注》：“後立太原寺，武后登上陽宮遙見之，輒悽感，乃徙于積德坊。此坊與禁苑連接。”

教業坊

乃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之東第五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三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長孫熾宅

《城坊考》：“隋有長孫熾宅。”

天女尼寺、景福寺

《城坊考》：“天女尼寺。”《注》：“貞觀九年建景福寺，武后改天

女，會昌中廢。”

按：將上述天女尼寺紀載與觀德坊景福寺所叙合觀，可知貞觀九年，建景福尼寺於教業坊，武后垂拱中，移之於觀德坊千金公主宅，後又改爲天女尼寺，至會昌中廢。

裴休貞宅、裴元素宅

《城坊考》：“金吾將軍裴休貞宅。”《注》：“《紀聞》：休貞微時，與弟元素居教業里。”

《太平廣記》卷三六一《裴休貞》錄《紀聞》文字較詳。

王式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〇八《大唐故上騎都尉王君(式)墓誌銘并序》：“夫人孟氏，以今儀鳳三年二月廿日寢疾，卒於教業里。”

董希令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四四《大周故朝議大夫上柱國行隆州西水縣宰董府君(希令)墓誌銘并序》：“以萬歲登封元年□月□日，終於洛陽縣教業里第。”

鄭公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〇六《唐吏部常選滎陽鄭公故夫人廣平宋氏(練)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十九年九月廿二日遺疾，終於教業里第。”

王韶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一二《大唐故萬州司法參軍王君(韶)墓誌銘》：“開元廿年三月十二日，終於洛陽縣教業之里第。”

程冬笋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六二崔愿《程公(冬笋)墓誌并序》：“以開元廿五年四月□日，終於東都教業里之私第。”

崔洧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六四崔耿《唐故邕管招討判官試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清河崔公(洧)墓誌銘并序》：“以開成元年春正月廿日，終於東都教業坊之私第。”

崔芑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一七崔倬《守江陵府江陵縣尉清河崔芑墓誌銘并序》：“大中五年四月□日，終於東都教業里。”

趙庭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補》《唐故衛尉寺主簿趙府君(庭)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廿七年夏四月卅日遘疾，怛化於河南洛陽教業里之私第。”

基化坊

詳敦化坊。

常安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四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十一坊，《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章懷太子廟

《長安志》：“東北隅章懷太子廟。”《注》：“神龍中立。”

《城坊考》照錄《志》文，惟於“東北”下加《注》：“按《兩京記》作東南。”

郭宅

《全唐文》卷四二〇常袞《咸陽縣丞郭君墓誌銘》：“（開元十八年）終於長安里第。”

楊媼宅

《太平廣記》卷四九一《楊媼傳》：“楊媼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似楊媼居長安里。

文敬太子廟

《唐會要》卷一九《諸太子廟》：“貞元十五年（公元七九九年）九月，置文敬太子廟於常安坊，祭令各一人，四時獻奠，太子家令為祭主，牲牢樂饌，所司供備，太常博士一人相禮。至太和四年（公元八三〇年）四月，太常寺奏，文敬太子廟，准太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勅，停裸獻；從太和二年，四時享獻并停；伏准七太子及靖恭太子例，廟享既絕，神主理合理瘞。從之。”又同書同卷所載寶曆二年（公元八二六年）二月太常奏文，亦云文敬太子廟在常安坊。《冊府元龜》卷五九一也有類似記載，惟“常安坊”作“長安坊”。據上述，常安坊當有文敬太子廟。唯《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云：“《唐會要》卷一九和《冊府元龜》卷五九一內說的常安坊或長安坊，都不能夠決定它們的位置。”常（長）安坊之設本為諸家公認，豈能云其位置不能決定？另據《長安志》卷十《通軌坊》條，文敬太子廟貞元十七年置，初在長安坊，後徙通軌坊。

常和坊

《類編長安志》卷二列有此坊，《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云係長和之誤。

常樂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六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呂大防《長安城圖》所畫亦同。坊名下，《長安志》《注》云：“坊內街之東有大冢，俗誤以為董仲舒墓，亦呼為蝦蟇陵。曲中出美酒，京都稱之。《國史補》曰：董仲舒墓，門人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諺訛為蝦蟇陵。”

《城坊考》但錄《志》文“曲中出美酒，京都稱之”一句，餘均刪。另加：“《寺塔記》言大同坊靈化寺，疑此坊亦名大同。”《冊府元龜》：

“貞元四年四月，韋士元與盧寧等四人，白晝挾弓操劍，於萬年縣常樂坊盜。縣吏捕之，士元等突殺吏步相，自延興門逸焉。”

按：《長安志》於坊名無說，《城坊考》疑此坊亦名大同。《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則明言常樂又名大同。《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亦言該坊又名大同。另《冊府元龜》（中華書局本）卷九三〇記述韋士元事時，常樂又作嘗樂。莫究其實，并存諸說，俟考。

【坊內建築】

趙景公寺、宏善寺

《長安志》：“西南隅趙景公寺。”《注》：“隋開皇三年，獨孤皇后為父趙景武公獨孤信所立。《酉陽雜俎》曰：隋本曰宏善寺，至開皇十八年。南中三門裏東壁上，吳道玄畫《地獄變相》，筆力勁悠，變狀陰怪，觀之不覺毛戰，吳道玄得意處。”

《城坊考》在“開皇十八年”下加一“改”字，又刪去“南中”以下一段，另補云：“《名畫記》：景公寺西門內西壁有吳畫帝釋，其南廊亦有吳畫。東廊南間東門南壁有畫行僧，轉目視人。《寺塔記》：景公寺三階院西廊下，范長壽畫西方變及十六對事，觀寶池猶絕妙，諦視之，覺水入深壁。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閻立德。西中三門裏門南，吳生畫龍及刷天王鬚，筆蹟如鐵，有執鐘天女，竊眸欲語。”

靈花寺、竇毅宅、大慈寺、靈光寺、靈化寺

《長安志》：“南門之東靈花寺。”《注》：“本隋大司馬竇毅宅，開皇六年捨宅為寺。《酉陽雜俎》曰：本曰大慈，大曆初，僧儼講經，天雨花至地咫尺而滅，夜有光燭室，勅改為靈光寺，儼即康藏之師也。”

《城坊考》改“勅改為靈光寺”為“勅改為靈花寺”，又加《注》：“《寺塔記》：佛殿西廊立高僧一十六身，天寶初自南內移來。聖畫堂中，有于闐鑰石立像，甚古。《名畫記》，靈花寺有趙武端、王知慎畫。”

按：《長安志》文中云靈花寺，《注》文又云靈光寺，《城坊考》於坊名下《注》中則云靈化寺。參之呂《圖》及《咸寧縣志》《長安坊里圖》，應以稱靈花為是。

來濟宅

《長安志》：“街南之東戶書令來濟宅。”

張九皋宅

《長安志》：“殿中監張九皋宅。”《注》：“九齡之弟。”

《城坊考》在《志》中又加：“蕭昕《張九皋碑》，薨於西京常樂里之私第。”

按：蕭昕文見《全唐文》卷三五五。

和政公主宅

《長安志》：“和政公主宅。”《注》：“肅宗女，降柳潭。”

《城坊考》在《志》注中加：“顏真卿《和政公主碑》：薨於常樂坊之私第。”

按顏真卿文見《全唐文》卷三四四。

郭敬之宅

《長安志》：“壽州刺史郭敬之宅。”《注》：“子儀父。沅按，苗晉卿《神道碑》：敬之終常樂里第。”

《城坊考》改“沅按”為“畢氏曰”而錄其文。

按苗晉卿文見《全唐文》卷三五三。

渾釋之廟

《長安志》：“贈太子太師渾釋之廟。”《注》：“瑊之父也。”

錢徽宅

《長安志》：“吏部尚書錢徽宅。”

《城坊考》加注：“按《續玄怪錄》：殿中侍御史錢方義，故華州刺史吏部尚書徽之子，寶曆初，獨居常樂第。”

洞靈觀

《長安志》：“洞靈觀。”

豆盧遜宅

《城坊考》：“豆盧遜宅。”《注》：“《故駙馬都尉衛尉少卿息豆盧君墓誌銘：字貞順，衛尉少卿第三子，以顯慶四年，卒於雍州萬年縣之常樂里。”

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三六、《唐文拾遺》卷六四均有《遜墓誌》，惟《拾遺》作“長樂里”。

于知微宅、于大猷宅

《城坊考》：“兗州都督于知微宅。”《注》：“姚崇《于知微碑》：薨於長安常樂里第。”

按：于知微《雍州明堂縣令于大猷碑》亦云終於萬年縣常樂里之私第。大猷即知微之弟。

按：姚崇文見《全唐文》卷二〇六。于知微文見《全唐文》卷二三七。

馬實宅

《城坊考》：“輔國大將軍兼左驍衛將軍御史中丞馬實宅。”《注》：“歐陽詹《馬實墓誌銘》：終於京師常樂里之私第。”

按：歐陽詹文見《全唐文》卷五九八。

關播宅

《城坊考》：“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關播宅。”《注》：“見《白氏長慶集》。”

白居易宅

《城坊考》：“刑部尚書白居易宅。”《注》：“白居易有《常樂里閒居詩》。又有《養竹記》云：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按樂天始至長安，與周諒等同居永崇里之華陽觀，至選授校書郎，乃居常樂里，蓋此為卜宅之始也。”

按：白居易文見《全唐文》卷六七六。

盧佩宅

《城坊考》：“渭南縣丞盧佩宅。”《注》：“《河東記》：貞元末，渭南縣丞盧佩，性篤孝，其母先病腰脚，佩棄官奉母歸長安，寓於常樂里之別第，竭產以求國醫王彥伯治之。候望於門，忽見一白衣婦人，乘一駿馬，從一女僮，自曲之西，疾馳東過；有頃，復自東來，至佩處駐馬，曰：‘觀顏色憂沮，又似有所候待，請問之。’具以情告。婦人曰：‘妾有薄技，請一見太夫人，必取平差。’佩引婦人至母前，婦人才舉手候之，其母已能自動矣，於是一家歡躍。婦人曰：‘但不棄細微，許奉九郎巾櫛，常得在大夫人左右，安敢論功乎？’即具六禮納為妻。然每十日，即請一歸本家。佩頗以為異，潛往窺之。見乘馬出延興門，馬行空中。佩驚問行者，皆不見。”

蝦蟇陵

《城坊考》：“蝦蟇陵。”鴻按《長安志》記此陵於坊名之下，《考》刪之而移於坊內建築之中。《注》中所引《國史補》所記亦與《志》文不同，其說云：“李肇《國史補》曰：漢帝幸芙蓉園，每於此墓下馬，時人謂之下馬陵，歲月深遠，誤傳為蝦蟇陵。”關於陵之位置及俗誤為董墓，均與《志》同。

八角井

《城坊考校補記》：“八角井。”《注》：“此井與渭通。《西陽雜俎》：景公寺前街中有巨井，俗呼八角井。元和初，有公主令婢以銀椀盛水，椀誤墜井，出於渭河。”

王直方宅

《城坊考校補記》：“江嶺從事王直方宅。”《注》：“《續玄怪錄》記錢方義事云：王直方居同里，久於江嶺從事。”《補記》并“附校一條”，云：“錢徽宅《注》所引《續玄怪錄》常樂第，《廣記》三百四十六引作長短之長，長樂又別一坊矣。”查唐長安既有常樂坊，又有長樂坊，各有所在，互不相涉，徽宅既在常樂，即不得以長樂注方義事，《補記》所校為是。

王居士宅

《城坊考校補記》：“王居士宅。”《注》：“《闕史》：常樂王居士老年持誦施藥，有危病不救者，能活之。”

尉遲將軍宅、王麻奴寓

《太平御覽》卷五八四《鬻篋》引《樂府雜錄》曰：“篋者，本龜茲國樂也，亦名悲篋，有類於箏也。德宗朝有尉遲青，官至將軍。大曆中，有幽州王麻奴者，解吹鬻篋，河北推為第一手，頗踞傲自負，除戎帥外，莫敢有輕易請者。時有從事姓盧，不記名，台拜將入京，臨歧把酒請麻奴吹一曲子相送。麻奴偃蹇，大以為不可，盧乃怒曰：‘汝藝亦未足稱者，殊不知上國有尉遲將軍，冠絕今古。’麻奴大怒曰：‘某以此藝，海內豈有及者耶？今即往彼，定其優劣。’不數月到京，訪尉遲所居，即常樂里也。乃於側近僦居，日夕加意吹之。尉遲每經其門，過如不聞。”據此，常樂坊當有尉遲將軍宅。王麻奴僦居所，或亦在此坊內。

馮芄寓

《太平廣記》卷一五五《韓皋》載，德宗末年，太常寺協律郎馮芄，曾在常樂坊居住。

李氏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七〇《順節夫人(李氏)墓誌銘并序》：“天寶辛卯載，終于常樂里私第。”

查呂大防《長安城圖》常樂坊圖，在坊內畫有十字街，將坊一分為四。東南部偏西繪來濟宅，西南部偏東靈花寺，偏西趙景公寺。又《長安與洛陽》五章二節：“常樂坊以做好酒出名，聲價滿長安。但常樂坊却有吃水困難的人。姚合《詠新昌里詩》，叙他由常樂坊移住到新昌坊，找到了清而且甜的井水時的快樂心情。他并在《街西居》一詩中，還寫了去井汲水困難的情狀。”另據一九八三年五月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常樂坊遺址當在今西安市沙坡村及其西北。

崇仁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四坊，《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在序列諸坊時，《長安志》、《城坊考》係以街為準，自北而南，依坊論列。記第一坊後，下云次南某某坊，即第二坊。如此類推。直至將該街所有諸坊叙畢，再自北而南另叙他街諸坊。因崇仁坊係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第四坊，故在記述該街街東自北而南第三坊永興坊後，照慣例，即應接“次南崇仁坊”。《長安志》却在永興坊後，破例云“次東廣化坊”，廣化坊叙畢方接云“次南崇仁坊”，自亂其例，甚不可取。

《長安志》於坊名下《注》云：“北街當皇城之景風門，與尚書省選院最相近，又與東市相連，按選人京城無第宅者多停息此。因是一街輻湊，遂傾兩市，晝夜喧呼，燈火不絕，京中諸坊，莫之與比。大曆中，魚朝恩於坊之南街設齋會，奏內坊音樂。”

《城坊考》除照錄《志》注外，又增注云：“《長安志》載昌化坊而不知所在，按坊內有禮賓院及岐陽公主宅，禮賓院舊在崇仁坊，岐陽宅內云疏龍首池為沼，崇仁坊正龍首渠所經，蓋昌化即崇仁之異名，故以昌化各宅附此坊下。”

按《城坊考》云昌化為崇仁之異名，《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上亦然。該圖在畫崇仁坊時，明言又曰昌化。此外《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亦云，《長安志》未能定出昌化位置及《城坊考》推定昌化為崇仁別名一事。

【坊內建築】

玄真觀、高士廉宅、左金吾衛、長寧公主第、長寧公主山池別院、東陽公主亭子、景龍觀

《長安志》：“西南隅玄真觀。”《注》：“半以東本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宅，西北隅本左金吾衛，神龍元年併為長寧公主第，東有

山池別院，即舊東陽公主亭子。韋庶人敗，公主隨夫為外官，遂奏請為景龍觀，仍以中宗年號為名。初欲出賣，官估木石當二千萬，山池仍不為數。天寶十二載改為玄真觀，肅宗時設百高座講。沅按，《唐書》傅士廉為右僕射申國公，非左僕射。《新書》《長寧公主傳》：公主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衛故營合為宅，右屬都城（鴻按，蓋指皇城），左頰大道，行（鴻按，原《傳》作作）三重樓以憑觀、築山浚池，又併坊西隙地廣鞠場。”

《城坊考》刪去《志》注中“沅按”及以下文字，加注云：“《名畫記》：玄真觀有陳靜心、程雅畫。”

資聖寺、長孫無忌宅

《長安志》：“坊東南隅資聖寺。”《注》：“本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宅，龍朔三年（公元六六三年）為文德皇后追福，立為尼寺。咸亨四年（公元六七三年）改為僧寺。長安三年（公元七〇三年）七月火焚之，灰中得經數部，不損一字。百姓施捨，數日之間，所獲鉅萬，遂營造如故。寺額申州刺史殷仲容所題，楷法端妙，京邑所稱。《西陽雜俎》曰：淨土院門外，相傳吳生一夕秉燭醉畫，就中戟手，視之惡駭。院門裏盧陵伽畫。盧常學吳勢，吳亦傳以手訣，乃畫摠持三門寺，方半，吳大賞之。謂人曰：‘稜伽不得心訣，用思太苦，其能久乎？’果畫畢而卒。”

《城坊考》在《志》注中增云：“中門窗間吳畫高僧，韋述贊，李嚴書。中三門外兩面上層不知何人畫人物，頗類閻令。寺西廊北隅，楊坦畫近塔天女，明睇將瞬。團塔院北堂有鐵觀音，高三丈餘。觀音院兩廊四十二賢聖，韓幹畫，元載贊。東廊北頭散馬，不意見者如將嘶喋。聖僧中龍樹、商那和修絕妙。團塔上菩薩，李真畫。四面花鳥，邊鸞畫，當藥師菩薩頂上戎葵尤佳。塔中藏千部《妙法蓮花經》。《名畫記》：資聖寺有吳道玄、檀章、姚景仙、楊廷光、李琳畫。”

《城坊考校補記》又增云：“《西京記》：秀禪師長安中入京，在資

聖寺，忽戒弟子滅燈燭，因說：‘火災不可不備，佛殿、鐘鼓樓、經藏可惜。’至夜果焚佛殿、鐘樓、經藏三所。”

寶刹寺

《長安志》：“北門之東寶刹寺。”《注》：“本邑里佛堂院，隋開皇中立為寺。佛殿後魏時造，四面立柱，當中構虛，起兩層閣，椽棟屈曲，為京城之奇妙，故天子以寶刹為名。”

《城坊考》在《志》注中增云：“按《名畫記》，寶刹寺有楊契丹、陳靜眼、楊廷光畫。”

蘇瓌宅、薛元超宅

《長安志》：“東門之北尚書左僕射許國公蘇瓌宅。”《注》：“本中書令薛元超宅。沅按，《唐書》傳亦作右僕射。盧藏用《神道碑序》云：瓌終崇仁里第。”

《城坊考》刪《志》注中“沅按”二字及“唐書”以下八字，餘全錄《志》文。

按：盧藏用文見《全唐文》卷二三八。

褚無量宅

《長安志》：“右散騎常侍舒國公褚無量宅。”《注》：“賜第。沅按，《唐書》傳作左散騎常侍，蘇頌《神道碑》云：終崇仁里第。”

《城坊考》刪《志》注中“沅按”以下十一字外，全錄《志》文。

按：蘇頌文見《全唐文》卷二五七。

禮會院、楊奩宅、楊慎交宅

《長安志》：“坊南門之西禮會院。”《注》：“本長寧公主宅，及（《城坊考》“及”字前有一“主”字）駙馬楊奩（《城坊考》作慎）交奏割宅向西一半，官市為禮會院。每公主、郡縣主出降，皆就此院成禮。《德宗實錄》曰：初開元中置禮會院於崇仁里，自兵興以來，廢而不修。”

《城坊考》對《志》注文字略作修飾，又於“廢而不修”下加“後移於長興坊”一句。并增注云：“《舊紀》：至德元載，逆胡害霍國長公

主、永王妃侯莫陳氏、義王妃閻氏、陳王妃韋氏、信王妃任氏、駙馬楊肅等八十餘人於崇仁之街，疑因在院而被害也。”

東都等地進奏院

《長安志》：“東都、河南、商、汝、汴、淄青、淮南、兗州、太原、幽州、鹽州、豐州、滄州、天德、荆南、宣歙、江西、福建、廣、桂、安南、邕州、黔南進奏院。”

太華公主宅、楊鈞宅

《長安志》：“太華公主宅。”《注》：“明皇女，降楊鈞。”

《城坊考》改《志》注“明皇女”為“明皇二十五女。”

義陽公主宅、王士平宅

《長安志》：“義陽公主宅。”《注》：“德宗義陽公主，降王士平，宅在昌化坊。”

《城坊考》改《志》注“德宗義陽公主”為“德宗第二女。”

禮賓院、教坊

《長安志》：“禮賓院。”《注》：“敬宗初，廢禮賓院賜教坊。”

此條《城坊考》刪。

韓滉宅、韓洄宅

《長安志》：“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滉宅。”

《城坊考》加注：“顧況《韓滉行狀》：薨於昌化里私第。又權德輿《韓洄行狀》：終昌化里私第。按洄即滉之弟。”

按：顧況、權德輿文見《全唐文》卷五三〇、卷五〇六。

岐陽公主宅、杜悰宅

《長安志》：“岐陽公主宅。”《注》：“憲宗女，降宰相杜悰，疏龍首池為沼。”

《城坊考》改《志》注為：“憲宗第六女。《舊書》：公主下嫁杜悰，帝為御正殿臨遣，由西朝堂出。復御延喜門止主車，大賜賓從金錢。開第，疏龍首池為沼。杜牧有《岐陽公主墓志》。”

按：杜牧文見《全唐文》卷七五六。

同昌公主宅、韋保衡宅

《長安志》：“同昌公主宅。”《注》：“懿宗女，降宰相韋保衡。《杜陽編》曰：其宅房櫳戶牖以衆寶飾之，金銀為井欄，(製)水精、火齊、琉璃、珠瑁等牀，悉搆以金龜銀螿，百寶為圖案。大會韋氏一族於廣化里，暑氣特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掛於南軒，滿座則皆思挾纈。澄水帛似布，明薄可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按保衡宅在昌化里，此云廣化，誤也。”(鴻按，以上建築十餘幢，《長安志》分繫崇仁、昌化兩坊之下，七以上是原繫崇仁坊者，八以下是原繫昌化坊而移就此者。)

《城坊考》在列舉崇仁坊坊內建築時，全錄《長安志》所列，唯刪去同昌公主宅。

王立儻居

《城坊考》：“餘干縣尉王立儻居。”《注》：“《集異記》云：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儻居大寧里，窮悴頗甚，每勺食於佛寺。徒行晚歸，偶與婦人同路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妾居崇仁里，資用稍備，儻能從居乎？’立遂就焉。婦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遑遑。謂立曰：‘妾有冤仇，為日深矣；伺便復仇，今乃得志，便須離京；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言訖，收淚而別。”

論莽熱宅

《城坊考》：“吐蕃內大相論莽熱宅。”《注》：“《韋皋傳》：生擒論莽熱，遣使獻於朝，德宗數而釋之，賜第於崇仁里。”

柳渾宅

《城坊考》：“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柳渾宅。”《注》：“柳宗元《柳渾行狀》：薨於昌化里。”

按：柳宗元文見《全唐文》卷五九一。

造樂器趙家

《城坊考》：“造樂器趙家。”《注》：“《樂府雜錄》：文宗朝有內人

鄭中丞，善胡琴。內庫二琵琶，號大小忽雷，偶以匙頭脫，送崇仁坊南趙家修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趙家最妙。”

裴六娘家

《城坊考》：“裴六娘家。”《注》：“《通幽記》：哥舒翰少時有志氣，長安交遊豪俠，宅新昌坊。有愛妾曰裴六娘者，容範曠代，宅於崇仁。”

阿來宅

《城坊考》：“師婆阿來宅。”《注》：“《朝野僉載》：唐 韋庶人全盛日，好厭禱，并將昏鏡以照人，令其迷亂，與崇仁坊邪俗師婆阿來專行厭魅，平王誅之。又云：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填門。”

岐州佐史寓

《太平廣記》卷三三四《岐州佐史》記述：岐州佐史因事至京，在興道里被鬼差追捉，佐史求免，允輸紙錢萬張為酬。鬼差許諾。五日後無事，佐史就燒化紙錢，因移居崇仁里。據此，岐州佐史曾寓崇仁里。

短婦人宅、李僖伯同選人宅

《太平廣記》卷三四三《李僖伯》：“隴西 李僖伯元和九年任溫縣，常為予說元和初調選時，上都興道里假居，早往崇仁里訪同選人，忽於興道東門北下曲，馬前見一短女人，服孝衣，約長三尺已來，言語聲音若大婦人，咄咄似有所尤。即云：‘千忍萬忍，終須決一場，我終不放伊！’彈指數下，云：‘大奇！大奇！’僖伯鼓動後出，心思異之，亦不敢問。日晡，及廣衢，車馬已闌，此婦女為行路所怪，不知其由。如此兩日，稍稍人多，祇在崇仁北街。”所敘文義恍惚，然猶可見李僖伯同選人住崇仁坊。選人京中無住宅者多住崇仁坊之說由此可證。短婦人則似亦住崇仁（北街）。

鄔那昇宅

《冊府元龜》卷一五二：“（開元）十一年，帝謂宰臣曰：‘昨聞萬年縣界崇仁坊有黃衣長上斫殺人，不見州縣奏來，是何道理？’時左

金吾衛黃衣長上楊駱持刀入鄔那昇家，傷昇妻女，僅而免死，有司懼罪將掩之。及是，張說等且以實奏曰：‘陛下至明，無幽不燭，臣等聞劣，誠負聖朝。’帝曰：‘事在有司，非卿之過，宜令京兆尹孟溫即收駱，集衆杖殺。’”據此，崇仁坊當有鄔那昇家。

沈蟻、宣城公主宅產

《冊府元龜》卷三〇三：“沈蟻尚憲宗女宣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敬宗寶曆元年十二月，賜蟻錢一萬併城南泉墅、昌化坊買區各一所。”是崇仁坊當有沈蟻宅產。

張師儒宅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唐故朝議郎前行宣州南陵縣尉柱國張府君(師儒)墓誌銘并序》：“先域在於馮翊，近載緣諸子從職多在諸方，南北驅馳，離鄉日久，遂逐便移家於上都崇仁之里。”

按：《唐文拾遺》卷三三亦載《張師儒墓誌》。

劉守忠宅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三《大唐故秘閣曆生劉君(守忠)墓誌銘并序》：“以咸亨五年七月廿一日遘疾，終於崇仁里第。”

按：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九、端方《匋齋臧石記》卷一八及《唐文拾遺》卷六四均有《劉守忠墓誌銘》。

石忠政宅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唐故石府君(忠政)墓誌銘并序》：“府君曰忠政字不邪，生于京兆府，萬年縣人也，邑崇仁里，清閑不仕，自居其家，終於長慶二年七月十日。”

按：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八、端方《匋齋臧石記》卷三〇、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七及《唐文拾遺》卷六六均載有《石忠政墓誌》。

查《長安志》卷九《永嘉坊》：“坊南龍首渠。”《注》：“一名漚水渠，隋開皇三年開。自東南龍首堰下，支分漚水，北流至長樂坡西北，分爲二渠。東渠北流入苑。西渠曲而西南流，經通化門南西流

入城，經此坊，又西南流，經興慶宮，入（鴻按：似應作又。）西流經勝業坊、崇仁坊景龍觀，又西入皇城。”據此，龍首渠確流經崇仁坊內之景龍觀，亦即玄真觀。又殘缺之呂大防《長安城圖》所存崇仁坊圖甚詳。除坊內十字街外，在東北部并畫有寶刹寺及蘇瓌宅，東南部畫有資聖寺，西南部畫有景龍觀，位置與《志》、《考》所述，大體不差。《長安與洛陽》五章二節：“最繁華的地方是東城的崇仁坊。這坊近皇城的景風門，也近尚書省的試場，準備考試而沒有家的人，大概都住在這地方。在這坊緊南邊的平康坊，有南、中、北三曲的妓樓街，就是所謂‘風流藪澤’的所在。東南緊接着東市。有這些條件的崇仁坊，當然保持着長安第一的交通量，車馬喧闐，通夜燈火不絕，是自然的趨勢。”又福山《長安城圖》，亦有寶刹寺、資聖寺及景龍觀，位置與《志》、《考》所記亦相類。

崇化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四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七坊，《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同。坊名下，《長安志》《注》云：“本名宏化，避孝敬皇帝諱改。”《城坊考》照錄《志》《注》。《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則言崇化又名弘化，《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并提及改名之因，但亦作弘化。

【坊內建築】

龍興觀、西華觀、金臺觀、中興觀

《長安志》：“東南隅龍興觀。”《注》：“本名西華觀，貞觀五年（公元六三一年），太子承乾有疾，勅道士秦英祈禱獲愈，遂立此觀。垂拱三年（公元六八七年），以犯武太后祖諱，改為金臺觀。神龍元年（公元七〇五年），又改為中興觀。三年，改為龍興觀。”

《城坊考》在《志》注“改為金臺觀”句下加：“其時道士成玄英住此觀內。”又在注末加：“《名畫記》：觀有吳道玄、董誥畫。”

《唐會要》云該觀在崇化坊，詳見崇教坊。

經行寺、屈突蓋宅、龍興寺

《長安志》：“東門之北經行寺。”《注》：“本隋長安令屈突蓋宅，開皇十年（公元五七〇年），邑人張緒市之，立為寺。大中六年（公元八五二年），改為龍興寺。”

靜樂尼寺

《長安志》：“西南隅靜樂尼寺。”《注》：“隋開皇六年所立。”

烏重允家廟

《長安志》：“河陽節度使烏重允家廟。”

《城坊考》加注云：“韓愈《烏氏廟碑》：營廟于京師崇化里。”

按：韓愈文見《全唐文》卷五六〇。

蕭思亮宅

《城坊考》：“朝議郎行長安縣丞蕭思亮宅。”《注》：“《蕭思亮墓誌》：終於京崇化里第。”

按：《蕭思亮墓誌》原名為《朝議郎行雍州長安縣丞上柱國蕭府君墓誌銘》，顏惟貞撰，載《全唐文》卷二五九，文云思亮卒于景雲二年。

祆寺、大秦寺、波斯寺

《城坊考校補記》：“祆寺。”《注》：“《西溪叢話》：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奏聞，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天寶四載七月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在中國。爰初建寺，因此為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并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縣有者準此。”

楊忠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三《大唐故大內皇城判官右衛率大明長史弘農郡楊公始平郡馮夫人墓誌銘》：“（君諱忠）天寶元載夏六月六日卒於崇化里。”

房惠琳宅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三《大唐故苑西面副監孝子房公（惠

琳)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廿年五月十六日遘疾卒于崇化里第也。”

按：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二亦載《房惠琳墓誌銘》。

房懷亮宅

端方《匊齋臧石記》卷二〇《大周故將仕郎房君(懷亮)之墓誌銘并序》：“卒于弘化之第，以延載元年十月廿三日，窆於龍首之原。”

按：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〇亦載《房懷亮墓誌銘》。

崇政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三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杜景佺宅

《城坊考》：“秋官尚書杜景佺宅。”

王志愔宅

《城坊考》：“刑部尚書王志愔宅。”

李伯潛宅

《城坊考》：“李伯潛宅。”《注》：“李伯潛未知何人，常袞有《贊善大夫李君墓誌銘》云，君諱某，天寶十四載，終於東京崇政里之私第，載此俟考。”

按：常袞文見《全唐文》卷四二〇。

崔沔宅

《城坊考》：“太子賓客贈禮部尚書崔沔宅。”《注》：“顏魯公《崔孝公宅陋室銘記》：公既留司東都，遂鬻所乘馬，就故人監察御史張法子深河南府崇政坊，置宅以製居。建宗廟于西南，維先太夫人安平郡夫人堂在宅之中，儉而不陋，淨而不華，六十餘年，榱棟如故。堂東，嫂盧夫人所居。堂之東北，鄭氏、李氏姊歸寧所居。堂之北，五步之外，建瓦堂三間以居之。”

按：顏魯公文載《全唐文》卷三三八，全名為《通議大夫守太子賓客東都副留守雲騎尉贈尚書左僕射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銘記》，云賣馬買宅事在睿宗太極、延和年間。

公宅

《全唐文》卷三六〇杜甫《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父日休，皇朝左監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開元二十三年）薨於東都某官院。厥初權殯於崇政里之公宅。有子曰鄂王，諱瑤，兼太子太保使持節幽州大都督事。有女曰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主子榮陽潛曜，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都尉。”據此，崇政坊當有公宅一所，曾厝一親王，一妃之柩。

元玄慶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八六《大周故朝議大夫行婺州武義縣令元府君（玄慶）墓誌銘并序》：“以大足元年四月七日寢疾薨於崇政里第。”

鄧府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五〇《大唐中大夫故楚州刺史鄧府君夫人太原王氏太原郡君之銘誌》：“薨於河南府崇政坊之私第。”

廡舍

《千唐誌齋藏誌》七九一《大唐故相州林慮縣尉邢公（超）墓誌文并序》：“以開元廿九年九月十八日遘疾終於崇政坊之廡舍。”

某舍

《千唐誌齋藏誌》七九四閻琪《大唐河南府洛陽縣錄事樂安蔣敏故妻清河張氏墓誌并序》：“以開元廿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寢疾卒於崇政里之□舍。”

按：某舍所指，豈為上條之廡舍歟！

崔植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二〇〇崔翦《唐故壽州司馬清河崔府君（植）墓銘并序》：“夫人范陽盧氏，以大中戊寅歲六月九日，奄終於洛陽崇政里。”

崇教坊

《唐會要》卷五〇《觀》載龍興觀在崇教坊云：“貞觀五年（公元六三一年），太子承乾有疾，勅道士秦英祈禱，得愈，遂立為西華觀。垂拱三年（公元六八七年），改為金臺觀。神龍元年（公元七〇五年），又改為中興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復改為龍興觀。”據此，唐世當有崇教坊。

按龍興觀，《長安志》、《城坊考》均記在崇化坊內，其觀名更動幾與《唐會要》所述相同，豈崇教乃崇化之別名歟！

崇義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一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二坊，《長安志》卷七、《城坊考》卷二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招福寺、正覺寺、睿宗宅

《長安志》：“坊內橫街之北招福寺。”《注》：“乾封二年，睿宗在藩立。本隋正覺寺，寺南、北門額并睿宗所題。《酉陽雜俎》曰：正覺寺國初毀之，以其地立第賜諸王，睿宗在藩居之。乾封二年（公元六六七年），移長寧公主錦堂重建此寺。長安二年（公元七〇二年），內出等身金銅像一鋪并九部樂，南、北門額上題，岐、薛二王親送至寺，綵乘象輿，羽衛四合，街中餘香數日不散。景龍二年（公元七〇八年），詔寺中別建聖容院，是睿宗在青宮真容也。先天二年（公元七一三年），勅出內庫錢二千萬，巧匠一千人，重修之。”

《城坊考》改《志》注《酉陽雜俎》為《寺塔記》，“錦堂”為“佛堂”，文末又增云：“聖容院門外，鬼神數壁，自內移來，畫跡甚異。鬼所執野鷄，似覺毛起。庫院鬼子母，貞元中李真畫。”

按：崇義坊之有招福寺，見呂大防《長安城圖》及福山《長安城圖》及《唐會要》卷四八《寺》，惟呂《圖》繪寺址較小，限於橫街之北西半部，與《志》、《考》所記似有出入。

蘇勣宅、英王園、南昌公主宅

《長安志》：“西南隅太子左庶子駙馬都尉蘇勣宅。”《注》：“後為英王園，其地湫下無人居。沅按，勣尚高祖女南昌公主。”

《城坊考》刪“沅按”二字而錄其文。

崔元暉宅、馬懷素宅、韋堅宅

《長安志》：“南街之北，博陵郡王崔元暉宅。宅西祕書監馬懷素宅、工部尚書韋堅宅。”《注》：“沅按，《唐書》傳堅為刑部尚書，非工部。”

《城坊考》照錄《志》文，刪去“沅按”以下文字。

段秀實宅

《長安志》：“贈太尉段秀實宅。”《注》：“德宗所賜。宣宗大中十年，詔。秀實崇義坊宅諸院典在人，上計錢三千四百七十五貫，宜賜莊宅錢收贖，仍令鴻臚少卿段又楚追帖舍人計會。”

鹽鐵常平院

《長安志》：“鹽鐵常平院。”

《城坊考》加注：“按司空圖避賊常平倉下，蓋即此常平院也，詳下司空圖宅。”

按：記司空圖事者，有《太平廣記》卷二七五《段章》及《全唐文》卷八〇九司空圖《段章傳》。

竇易直宅、崔圖宅、崔圖宅

《長安志》：“尚書左僕射竇易直宅。”《注》：“《明皇雜錄》曰：本中書令崔圖宅，祿山盜國，王維、鄭虔、張通皆處於賊庭。洎克復，俱囚於宣陽里楊國忠之舊宅，崔圖因召於私第令畫，各有數壁。當時皆以圖勳貴無二，望其救解，故運思精巧，頗極能事。其後皆得寬典，至於貶謫，悉獲善地。其第鬻於易直，大和中畫尚存。”

《城坊考》改《志》注“崔圖”為“崔圓”，甚是。

按：記崔宅畫壁者，尚有《太平廣記》卷一七九《王維》。

王承業宅

《長安志》：“劍南東川節度使王承業宅。”《注》：“武俊之孫，士貞子也。”

《城坊考》加注云：“王楚材按：《舊書》王武俊四子：士真、士清、士平、士則。然則士貞蓋即士真。士真五子，承宗、承元、承通、承迪、承榮。承宗惟為成德軍節度使，未嘗節度劍南，承業蓋承榮傳寫之譌。”

興元廊坊進奏院

《長安志》：“興元廊坊進奏院。”

蕭勝宅

《城坊考》：“蜀王西閣祭酒蕭勝宅。”《注》：“見《勝墓誌》。”

按：《陝西金石誌》卷九、《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三、《唐文拾遺》卷六四均有《勝墓誌》，云勝卒於永徽二年八月十五日。

李賀宅

《城坊考》：“太常寺協律郎李賀宅。”《注》：“見賀集《申胡子鱗栗序》：申胡子朔客李氏之蒼頭也，李氏亦世家子，吾與對舍於長安崇義里。”

司空圖宅

《城坊考》：“前進士司空圖宅。”《注》：“司空圖《段章傳》：廣明庚子歲冬十二月，寇犯京，圖寓居崇義里，九日，自里豪楊瓊所轉匿常平倉下。”

王金吾子宅

《太平廣記》卷三四二《華州柳參軍》：“金吾之子既見（已訂婚之逃妻崔氏，乃告官斷為己有，）移其宅於崇義里。”

杜子休宅

《太平御覽》卷六五八《寺》載京兆人杜子休宅在崇義坊。

夏侯思泰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三編申諫臣《大唐故朝議郎行尚書都事上柱國夏侯府君(思泰)墓誌并序》：“以開元廿六年七月廿九日卒於京兆府萬年縣崇義坊私第。以開元廿六年歲次戊寅十一月甲午朔八日壬寅歸殯於河南府河南縣平樂鄉之北原，禮也。”

查《城坊考》載：“《通鑑》，甘露之變，右神策軍獲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於崇義坊，斬之。”《冊府元龜》卷九五三亦有類似記述。《舊唐書·五行志》載：“貞元二年夏，京師通衢水深數尺，吏部侍郎崔縱自崇義里西門爲水漂浮，行數十步，街鋪卒救之獲免。”《太平廣記》卷一五二《薛少殷》載：“河東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卒於長安崇義里。”此皆與崇義坊有關。另據《全唐文》卷七四七劉瞻《唐故內莊宅使劉公(名遵禮，字魯卿)墓誌銘序》，長安萬年縣除有崇義坊外，附郭尚有崇義鄉，劉公即葬此鄉。又據一九八三年五月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崇義坊當在今西安南稍門十字東北。

崇業坊

乃朱雀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五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長安志》在坊名下注云：“街前爲選場。”

《城坊考》於照錄《志》注後，又加注：“按《會要》言，移玄都觀至安善坊，疑安善爲此坊之舊名。”

《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亦云崇業又名安善。唯朱雀門街之東第一街街東自北向南第六坊，亦名安善，似長安有兩安善坊者，可疑。唯《城坊考》云疑係舊名，較洽。

【坊內建築】

玄都觀、通道觀

《長安志》：“玄都觀。”《注》：“隋開皇二年，自長安故城徙《通道觀》於此，改名玄都觀，東與大興善寺相比。初宇文愷置都，以朱雀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高坡，象乾卦。故於九二置官殿，以當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此觀及興善寺以鎮之。劉禹錫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又《再遊玄都觀絕句》曰：‘余貞元二十一年為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復為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惟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大和二年三月日。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獨(又)來。’”

《城坊考》除改《志》注“九五貴位”為“九五貴位”外，又加一句：“《名畫記》：玄都觀殿內有范長壽畫。”

福唐觀、新都公主宅、武延暉宅

《長安志》：“福唐觀。”《注》：“本新都公主宅。景雲元年，公主生子武仙官（《考》亦作官，但似應作官），出家為道士，立為觀。沅按，公主中宗女，嫁武延暉。”

《城坊考》“景雲”作“景元”，“武仙官”作“五仙官”；又刪“沅按”二字，改“中宗女”為“中宗長女”。

按：《考》作“景元”，誤；至“五仙”抑“武仙”，待考。

新昌觀、新昌公主宅、蕭衡宅

《長安志》：“新昌觀。”《注》：“天寶六載，新昌公主因駙馬都尉蕭衡卒，奏請度為女觀，遂立此觀。”

《城坊考》在《志》《注》中加：“公主為玄宗第十一女。”

王涯家廟

《長安志》：“前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涯家廟。”

《城坊考》加注：“按廟碑，劉禹錫撰。”

按：劉禹錫文見《全唐文》卷六〇八。

崔群家廟

《城坊考》：“檢校左僕射兼吏部尚書崔群家廟。”《注》：“牛僧孺《崔群家廟碑》：元和十四年，詔右相中書侍郎平章事清河郡公，立家廟於長安崇業里。”

按：牛僧孺文見《全唐文》卷六八二。

(洛陽崇業坊)

徐松《洛陽城圖》在定鼎門街之東第一街街東自南向北第四坊處，亦標有崇業坊。是長安、洛陽均有崇業坊。

【坊內建築】

福唐觀

《城坊考》：“福唐觀。”《注》：“李邕有《東京福唐觀鄧天師碣》。”

中王搆宅

《城坊考》：“申王搆宅。”

裴度宅

《城坊考》：“守司徒同平章事充東都留守裴度宅。”

因崇業坊兩京皆有，故如遇崇業坊而未注明地址時，得視具體情況定其所在。《新唐書·李嗣真傳》：“字承胄，趙州柏人人。調露中，為始平令，風化大行。擢太常丞，知五禮儀。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官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事亦見《玉海》卷一〇九《唐崇業里黃鐘》。查長安崇業坊乃所謂“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未有常人第宅。又調露為高宗晚年及武后執政時期，常駐洛陽。可知李嗣真所居之崇業坊，乃洛陽之崇業坊。

崇德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四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下，《長安志》注說：“本名宏德，神龍初改。”《城坊考》照錄《志》注。《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亦云崇德坊又名弘德。改名原因，據《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與弘化坊改名崇化坊同，均為避孝敬皇帝諱。

【坊內建築】

崇聖寺、濟度尼寺、楊俊宅、道德尼寺、靈寶寺、崇聖宮、太宗別廟

《長安志》：“西南隅崇聖寺。”《注》：“寺有東門、西門，本濟度尼寺。隋秦孝王楊俊捨宅所立。東門本道德尼寺，隋時立。至貞觀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年），徙濟度寺於安業坊之修善寺，以其所為靈寶寺，盡度太宗嬪御為尼以處之。徙道德寺額於嘉祥坊之太原寺，以其所為崇聖宮，以為太宗別廟。儀鳳二年（公元六七七年），併為崇聖僧寺。《輦下歲時記》：進士櫻桃宴在崇聖寺佛牙閣上。”

《城坊考》除照錄《志》文外，在《注》末加：“《唐詩紀事》：崇聖寺有徐賢妃妝殿。《名畫記》：崇聖寺西殿有董伯仁畫，東殿有展子虔畫，又有鄭德文畫。”

《雍錄》十卷末亦有此寺記載。

證果尼寺、月愛僧寺

《長安志》：“東北隅證果尼寺。”《注》：“本隋月愛僧寺，貞觀九年，徙豐樂之證果於此，改為尼寺。”

廢報恩寺、嗣魏王邕宅

《長安志》：“西北隅廢報恩寺。”《注》：“嗣魏王邕，景龍中娶韋庶人妹，捨宅立寺，韋氏敗，寺廢。”

鑄錢院

《長安志》：“鑄錢院。”

豆盧寬宅

《城坊考》：“特進芮國公豆盧寬宅。”《注》：“《芮定公碑》：薨於京城之宏德里第。按寬之孫豆盧欽望，移宅於頌政坊。”

按：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三五亦有《寬碑》，云是李義府撰，卒時為永徽元年六月四日。又毛鳳枝《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一亦有《寬碑》，所記與《補正》同。

周渭宅

《長安志》：“朝散大夫守祕書少監周渭宅。”《注》：“權德輿《周渭墓誌》：君已感疾，拜章請老。先築室於崇德里，有嘉樹修竹，休沐吟詠，以文自娛。”

按：權德輿文見《全唐文》卷五〇六。

竇鞏宅

《城坊考》：“司勳員外郎竇鞏宅。”《注》：“劉禹錫《秋日題竇員外崇德里新居詩》云：‘長愛街西風景閒，到君居處暫開顏，清光門外一渠水，秋色牆頭數點山，疎種碧松通月朗，多栽紅葯待春還，莫言堆案無餘地，認得詩人在此間。’盧藏言《竇鞏傳》：公北歸，道途遘疾，迨至鞏下，告終於崇德里之私第。鞏又有宅在永寧坊。”

按：盧藏言文見《全唐文》卷七六一。

羅隱宅

《城坊考》：“羅隱宅。”《注》：“隱有《西京崇德里居詩》。”

李光顏別宅

《長安志》卷七《開化坊》記，穆宗初曾賜河東節度使兼侍中李光顏崇德坊第，以為別宅。見李光顏開化坊宅下《注》中，原文為“穆宗初賜第崇德坊，以為別宅”。《城坊考》將《志》注改為“《舊書·李光顏傳》：賜開化里第。”《長安志》以崇德坊別宅，注開化坊正第，正次顛倒。《城坊考》所改固是，惟仍應在崇德坊列出光顏別宅方允。唐人正第、別宅分居兩坊事例極多，光顏在開化坊有正第，在崇德坊有別宅，甚為尋常。《城坊考》訂正一處而漏列一處，

欠周。

查《長安志》卷十《大安坊》所記，清明渠由南向北流經該坊之西。《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所記亦同。

崇慶坊

詳興慶坊。

崇賢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八坊，《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惟《長安志》卷十將其列為自北向南之第七坊，實誤，詳見頌政坊。

【坊內建築】

緣覺寺、融覺寺、賢覺寺

《長安志》：“隋有緣覺、融覺、賢覺三寺，并大業、武德中廢。”

海覺寺、元偉宅

《長安志》：“南門之西海覺寺。”《注》：“隋開皇四年，淮南公元偉捨宅為沙門法聰所立。”

《城坊考》加注：“《名畫記》：海覺寺額，歐陽詢題。寺又有王韶應、展子虔、鄭法士畫。”

大覺寺

《長安志》：“街北之西大覺寺。”《注》：“隋開皇二年，文帝為醫人周子臻所立。”

《城坊考》加《注》：“其地本臻之佛堂也。”

法明尼寺、王道買（賓）宅、慈仁尼寺

《長安志》：“西門之南法明尼寺。”《注》：“隋開皇八年，長安富商王道買捨宅所立。又有慈仁尼寺，本在法明寺西，開皇三年（公

元五八三年),隋大興公主有女出家為尼,號曰‘女郎師’,隋帝為立此寺,至開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勅併入法明尼寺。”

《城坊考》改“王道買”為“王道賓”。

《太平廣記》卷三四四《寇鄴》載,元和十二年鄴於永平里買得凶宅一區,賴師崇賢里法明寺僧普照為之驅除,乃得安居。可見元和時法明已改為僧寺,《補記》亦提及此點。

崇業尼寺、宏業寺、崔鳳宅

《長安志》：“街東之南崇業尼寺。”《注》：“本宏業寺，隋開皇十年(公元五九〇年)，尼法覺立於法界之西，其地湫隘；大業三年(公元六〇七年)，合州刺史崔鳳捨宅移於此置；神龍元年(公元七〇五年)，改為崇業。”

嗣虢王邕宅

《長安志》：“西南隅祕書監嗣虢王邕宅。”

盧懷慎宅

《長安志》：“西門之北黃門監盧懷慎宅。”《注》：“懷慎居官清儉，宅在陋巷，室宇殆不蔽風雨。”

竇瑗宅、竇瑋宅、竇潛宅

《長安志》：“光祿少卿竇瑗宅。”《注》：“昭成太后之從父父弟，被咸通中河中節度使竇瑋與弟河夏節度使潛同居崇賢第，家富于貲，疑是瑗之後。”

《城坊考》改《志》注：“從父父弟”為“從父弟”，又刪去“被”字，甚是。此外又改“疑”以下五字為“考《世系表》不載，疑亦瑗之族。”

崔景暉宅

《城坊考》：“太子少師崔景暉宅”《注》：“李華《崔景暉碑》：夫人鄭氏，終於京兆崇賢里。按夫人即崔圓之母。”

按：李華文見《全唐文》卷三一八。

獨孤遐叔宅

《城坊考》：“進士獨孤遐叔宅。”《注》：“《河東記》：貞元中，進

士獨孤遐叔，家于長安崇賢里。”

曹遂興宅

《城坊考》：“中郎將曹遂興宅。”《注》：“《乾驥子》：崇賢里有中郎將曹遂興宅，堂下生一大樹，遂興每患其經年枝葉有礙庭宇，伐之，又恐損堂室。竇父請買之，仍與中郎除之，不令有損。乃出錢五千文以納中郎，與斧斤匠人議伐其樹。自梢及根，令各長二尺餘斷之。因選就象材及陸博局數百，鬻于本行，計利百餘倍。”

裴通遠宅

《城坊考》：“集州司馬裴通遠宅。”《注》：“《集異記》：唐憲宗葬景陵，都城人士畢至。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織觀通化門。及歸，日晚，馳馬驟至平康北街，有白頭嫗步走隨車而來。至天門街，夜鼓時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有哀其奔迫者，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即謂曰：‘與嫗同里，可同載至里門。’嫗荷媿。及至，下車，遺一小錦囊。諸女共開之，中有白羅制為逝者面衣四焉。諸女驚駭，棄于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按自通化至崇賢里，必先經平康，後經天門街。”

羅鄴宅

《城坊考》：“羅鄴宅。”《注》：“羅鄴有《春日宿崇賢里詩》。”

陳樸宅

《城坊考》：“陳樸宅。”《注》：“《西陽雜俎》：陳樸，元和中住崇賢里北街，大門外有槐樹，嘗黃昏徙倚。見若婦人及老狐、異鳥之類，飛入樹中，遂伐視之。樹凡三槎，一槎空中，一槎中有獨木栗一百二十，一槎中襁一死兒，長尺餘。”

崔生宅

《城坊考》：“崔生宅。”《注》：“《西陽雜俎》：灋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

《太平廣記》卷三〇五《崔汾》亦錄載有此事。

曹郎中宅

《城坊考》：“曹郎中宅。”《注》：“李洞有《贈曹郎中崇賢所居詩》云：‘聞坊宅枕穿官水。’按穿官水，即永安渠水也。”

米亮宅

《城坊考》：“胡人米亮宅。”《注》：“《乾膳子》：竇父令小兒拾破麻鞋，每三輛以新麻鞋一輛換之。遠近知之，送破麻鞋者雲集，數日獲千餘量。傭人於崇賢西門水澗，從水洗其破麻鞋，曝乾，貯廟院中。又胡人米亮謂父曰：崇賢里有小宅出賣，直二百千文，大郎速買之。父西市櫃坊錢盈餘，即依直出錢市之。書契日，亮與父曰：‘亮工於覽玉，嘗見宅內有異石，人罕知之，是搗衣砧，真于闐玉，大郎且立致富矣。’父未之信。亮曰：‘延壽坊召玉工觀之。玉工大驚曰：此奇貨也，攻之當得腰帶銙二十副，每副賣錢三千貫。’父遂令琢成，果得數百千價。又得合子、執帶頭尾、諸色雜類鬻之，又計獲錢數十萬貫。其宅并無元契，父遂與米亮，使居之以酬焉。”

儻舍

《城坊考》：“儻舍。”《注》：“杜寶符《杜夫人墓誌》：歿于崇賢里儻宅。按夫人杜黃裳之女，寶符之姊，裴漣之妻。”

滕傳胤宅

《太平廣記》卷三〇五《王法智》：“桐廬女子王法智者，幼事郎子神。大曆中，忽聞神作大人語聲。法智之父問：‘此言非聖賢乎？’曰：‘然。我姓滕，名傳胤，本京兆萬年人，宅在崇賢坊，本與法智有因緣。’與耐對，深得物理，前後州縣甚重之。桐廬縣令鄭鋒，好奇之士，常呼法智至舍，令屈滕十二郎，久之方至，其辨對言語，深有士風，鋒聽之不倦。”是崇賢坊當有滕傳胤宅。

王文義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九《大唐故雲騎尉王府君(文義)墓誌銘并序》：“以永隆二年歲次辛巳正月，卒於本第崇賢之里。”

長孫敬道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九《大唐故公子長孫白澤墓誌銘并序》：“公子年十六，以貞觀九年九月五日遘疾卒於京師崇賢里第。”

按：澤父爲敬道。

王善相宅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三《大唐故大都督王府君(善相)夫人祿氏墓誌銘并序》：“以永隆元年十一月廿七日卒於崇賢之里。”

按：陸心源《唐文拾遺》卷六五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九亦載《王君夫人祿氏墓誌》。

楊忠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三《大唐故大內皇城判官右衛率大明長史弘農郡楊公(忠)始平郡馮夫人墓誌銘》：“天寶九載夏五月□□□于崇賢之里。”

裴澣儼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七《裴澣夫人杜氏墓誌銘》：“大和乙卯歲歿於崇賢里儼宅，以其年十月廿九日權窆萬年縣寧安鄉杜光里。”

按：毛鳳枝《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陸心源《唐文續拾》卷五均載《裴夫人杜氏墓誌》。

查《長安志》卷十《大安坊》及《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與徐松《長安城圖》等有關地圖載永安渠自南而北流經該坊西部，《城坊考》注中之“穿宮水”與寶又令人洗破麻鞋之澗，當均指此渠。

崇讓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七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一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蘇頌竹園

《城坊考》：“禮部尚書蘇頲竹園。”《注》：“《河南志》引韋述《記》曰：此坊出大竹及桃，諸坊即細小。”

顧少連宅

《城坊考》：“兵部尚書顧少連宅。”《注》：“杜黃裳《顧少連碑》：薨於洛陽崇讓里之私第。”

按：杜黃裳文載《全唐文》卷四七八，題為《東都留守顧公神道碑》，云少連卒於貞元癸未歲（即十九年）十月四日。

王茂元宅

《城坊考》：“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宅。”《注》：“李商隱即茂元壻，有崇讓里詩數篇。”

韋瓘宅

《城坊考》：“太僕卿分司東都韋瓘宅。”《注》：“瓘自州觀察使除分司，大中二年十二月七日，過洛溪。題云：‘分司優閒，誠為忝幸；宦途蹇薄，分亦可知。’因吟：‘作官不了卻歸來，還是杜陵一男子。余洛川弊廬在崇讓里，有竹千竿，有池一畝，罷郡之日，攜猿一隻，越鳥一隻，疊石數片，將歸洛中。方與猿鳥為伍，得喪之際，豈足介懷。’”

鄭甫宅

《城坊考》：“舒州刺史鄭甫宅。”《注》：“穆員《鄭甫墓誌》：卒於東都崇讓里第。”

按：穆員文載《全唐文》卷七八五，云甫卒於貞元六年。

李氏宅、王長史宅

《城坊考》：“李氏宅。”《注》：“《宣室志》：東都崇讓里，有李氏宅。里傳云其宅非吉，固不可居。李生既卒，其家盡徙居陸渾別墅。開元中，有王長史者，質李氏宅以居焉。”

《太平廣記》卷四四四《王長史》錄《宣室志》文甚詳。

從政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西第一街街西自南向北之第一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李傑宅

《城坊考》：“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贈戶部尚書李傑宅。”

從善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七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六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袁象先宅

《城坊考》：“坊有梁袁象先宅。”

來庭縣廡

《城坊考》：“來庭縣廡。”《注》：“長壽中，以蕃胡慕義，請立天樞，武太后析洛陽、永昌二縣，置來庭縣廡于此坊，以領四方蕃客。後蕃客隸鴻臚寺，神龍元年省。”

按：《舊書·地理志》：“洛陽，(貞觀)六年(公元六三二年)，移治都內之毓德坊；垂拱四年(公元六八八年)，分置永昌縣；天授三年(公元六九二年)，又分置來庭縣，治於都內之從善坊。”《考》言神龍元年省來庭縣，是年為公元七〇五年，是來庭縣自公元六九二年設，至七〇五年省，僅存十三年。

孝敬皇帝廟

《城坊考》：“孝敬皇帝廟。”《注》：“《禮閣新儀》曰：開元七年，建廟於東都從善里，天寶之後，祠饗遂絕。”按《舊書·玄宗紀》：“于

東都來庭縣廡，置義宗廟，蓋其時縣已省，故即廢縣以立廟。”

按：《唐會要》卷一九：“至（開元）七年十月九日，祔孝敬皇帝神主于東都從善里新廟。”《注》：“故來庭縣署。”《舊書·禮儀志》：“（開元）十一年，從善里孝敬廟，亦令毀拆。”可知孝敬廟立于開元七年，拆于十一年，僅存四年。是祠饗之絕，不待天寶之後也。

劉子玄宅、劉敦儒宅

《城坊考》：“左散騎常侍劉子玄宅。”《注》：“劉子玄宅在歸德坊，而《權德輿集奏孝子劉敦儒狀》云：孝子劉敦儒，年四十九，曾祖子玄，祖况，父浹，住東都從善坊。其時旌表門閭，即在從善坊，洛中謂之劉孝子，蓋其徙居也。”

按：權德輿狀亦載《全唐文》卷四八六。

郭思謨宅

《城坊考》：“孝子郭思謨宅。”《注》：“孫翌《郭思謨墓誌》：無幾何，憶新笋。後園叢篁，忽苞而出。所居從善里，其竹樹存焉。”

按：孫翌文見《全唐文》卷三〇五，題為《蘇州常熟縣令孝子太原郭府君墓誌》，文云：“太夫人嘗有疾，憶菴蘿菓，不可得也。兄弟仰天而歎，庭樹為之犯雪霜，華而實矣。公取以充養，且獻之北闕。於時天后造周，驚歎者久矣。”下接載《考》引文字。《考》注因只明“所居從善里”，故引錄不詳。又《金石萃編》卷七三亦有翌文。

劉太白宅

《城坊考》：“劉太白宅。”《注》：“元稹《送劉太白詩》：‘洛陽大底居人少，從善坊西最寂寥。想到劉君獨騎馬，古隄秋樹隔中橋。’《注》云：太白居從善坊。”

張德操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五二《唐故邠州直羅縣丞張府君（德操）墓誌銘并序》：“（今顯慶五年）二月五日遺疾終於洛陽縣之從善里第。”

董師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二八《唐故董府君（師）墓誌銘并序》：“麟德

二年九月廿三日，終於洛陽從善里之私第。”

裴公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七六《周右豹韜衛倉曹參軍裴公夫人王氏墓誌銘并序》：“調露(年)七月廿一日，終於洛陽縣之從善坊私第。”

路庭禮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八四《大周故右肅政臺主簿路府君(庭禮)誌石文》：“久視元年十二月六日，終於從善里。”

羅承先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五六《大唐前并州司馬府果毅羅承先夫人故李氏(柔)墓誌》：“景龍四年五月十四日亡於從善里之私第。”

裴琨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二八蔣思之《大唐故汝陰郡汝陰縣令裴府君(琨)之墓誌并序》：“唐天寶三載夏六月廿日，汝陰縣令公卒。公時春秋五十有五。公去開元廿六年春，授汝陰宰。旋已秩滿，還里洛州，終於水南從善私第。”

史庭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四五《故皇朝史府君(庭)墓誌銘并序》：“夫人尹氏，開元廿七年卒於從善之里。”

張通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卷中《大□張君(通)墓誌》：“貞觀廿二年六月廿一日卒於從善里□。”

孫君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卷中《唐孫君故夫人宋氏墓誌銘并序》：“以龍朔三年正月廿八日，終於從善里私第。”

李子如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補》《□唐故處士李君(子如)墓誌銘并序》：“以咸亨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卒於從善坊私第。”

邢政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補·唐故右威衛丹川府校尉上柱國邢君(政)墓誌銘并序》：“以如意元年七月廿七日，終於神都從善里。”

邢彥褒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補·大周故處士邢府君(彥褒)墓誌銘并序》：“以長安四年歲次甲辰七匝甲申朔廿四日丁未未時，終於從善里之私第。”

梁秀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三編《唐故涇陽縣令梁君(秀)墓誌銘并序》：“顯慶四年閏十月五日終於從善里。”

通化坊

據《城坊考》及《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通化乃安興之別名；據《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通化坊的名稱，也有當作敦化坊的”；此外《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又云殖業坊一名通化；《類編長安志》則未言通化是何坊別名，視其為獨立一坊，并定為朱雀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六坊。《長安志》對朱雀門街街西自北向南第六坊未標出坊名，《城坊考》則擬將殖業坊安置於此，暗與殖業又名通化一說相合，亦表明《類編長安志》之朱雀門街街西自北向南第六坊為通化與《城坊考》之說一致。又《長安縣志》將敦化坊標於朱雀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六坊，與通化亦作敦化之說相符。《長安志》和《城坊考》將殷開山、顏師古住宅記於敦化坊下，《太平御覽》卷一八〇則又云在通化坊內。均與敦化亦作通化之說相合。要之通化乃安興、敦化、殖業三坊之別名。又福山《長安城圖》亦謂通化是朱雀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六坊，坊內并畫有淨影寺及都亭驛。

【坊內建築】

元復業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四《大唐京兆府美原縣丞元府君(復業)墓誌銘并序》：“開元廿八年三月廿八日，於長安通化里私第瞑目。”

韋武宅

《唐文拾遺》卷二七呂溫《唐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京兆韋公神道碑銘并序》：“公諱武，(元和中)遇暴疾，薨于長安通化里之私第。”

趙正卿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六〇袁都《國子監禮記博士趙正卿墓誌銘并序》：“大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寢疾終於京師通化里。”

通利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五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二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李勣宅

《城坊考》：“太尉英國公李勣宅。”《注》：“按擇善坊亦有李勣宅。”

薛氏宅

《城坊考》：“尚舍直長薛氏宅。”《注》：“《薛府君夫人裴氏墓誌》：夫人裴氏，河東聞喜人，考終於通利之里第。”

玉沙灘

《城坊考》：“玉沙灘。”《注》：“在坊之北，亦曰玉沙磧。”

元濬之宅

《太平廣記》卷一一八《韋丹》：“(丹及胡蘆先生)相與策杖至通利坊靜曲幽巷，見一小門，胡蘆先生即扣之。食頃，而有應門者開門延入。數十步，復入一板門。又十餘步，乃見大門。制度宏麗，

擬於公侯之家。復有丫鬟數人，皆及姝美，先出迎客。陳設鮮華，異香滿室。”

沈士公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九《唐故沈府君(士公)墓誌銘并序》：“永徽六年，歲次乙卯，正月十二日，終於通利之第。”

王力士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五五《大唐故王郎將君(力士)墓誌銘并序》：“(顯慶五年)六月庚午朔□□日庚寅，捨壽通利坊之第。”

張仁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〇〇《唐故處士張君(仁)墓誌銘并序》：“以麟德元年四月廿八日(卒)於通利坊(私)第。”

按：()內字碑文不清，皆鴻年所加。

扈小沖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八九《大周故雍州美原縣扈府君(小沖)之墓誌銘并序》：“於洛州永昌縣通利坊，終於私第。”

按：《舊唐書·地理志》云：“垂拱四年，分(洛陽)置永昌縣。神龍二年十一月，改洛陽爲永昌縣。唐隆元年七月，復爲洛陽。”據此，洛陽永昌實爲一地。

栢虔玉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九七馬光淑《大唐故栢府君(虔玉)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十八年六月六日，終於通利里之私第。夫人隴西李氏，以神龍二年六月廿二日，終於思順里之私第。”

宋夫人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一七齊諸《廣平郡宋氏夫人墓誌》：“河南府河南縣通利坊擇隣而處，夫人享齡六旬甲子餘一紀焉，元和(中)終於私第。”

薛府君宅

陸心源《唐文拾遺》卷一九薛良《唐故尚舍直長薛府君夫人裴

氏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十三年五月廿三日，考終於通利之里第。以明年景寅二月廿三日，葬於河南龍門山菩提寺之後崗。”

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三、《芒洛冢墓遺文》卷中都有《裴氏墓誌》。

通洛坊

《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〇年第三輯高敏《唐兩京城坊考東都部分質疑》文中記有“通洛坊”。“洛”字或是“濟”字之誤，詳見通濟坊。

通政坊

《城坊考》謂是道政坊之訛，詳道政坊。

通軌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三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十一坊（西市作兩坊計算），《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鄴公廟

《長安志》：“鄴公廟。”

文敬太子廟

《長安志》：“文敬太子廟。”《注》：“《禮閣新儀》曰，貞元十七年置，在長安坊，後徙於此。”

劉公信宅

《太平廣記》卷九九《劉公信妻》：“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劉公信妻陳氏，母先亡，陳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

苦，不可具述。”

通善坊

《長安志》卷八云係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十三坊，因《長安志》誤將安興坊列入該街作第十二坊，故將該坊列為第十三坊。《城坊考》卷三及五圖謂該坊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十二坊。

【坊內建築】

杏園

《長安志》：“杏園。”

《城坊考》加注云：“為新進士宴遊之所，按貞元四年以《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詩》試進士，慈恩、杏園皆在曲江之西南也。”

黃渠

《長安志》：“黃渠。”

祁明府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四二《祁明府夫人蘭氏墓誌銘》：“夫人諱尼字三娘，以景龍二年二月廿二日疾卒於京通善里第，春秋五十一。”

通義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二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興聖尼寺、高祖龍潛舊宅、通義宮、高祖四親廟

《長安志》：“西南隅興聖尼寺。”《注》：“高祖龍潛舊宅，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以為通義宮，貞觀元年（公元六二七年）立為寺。”

《城坊考》加《注》云：“《舊書·楊收傳》：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于長安通義里舊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廟。寺有高祖寢堂，景雲二年，寢堂前枯柿樹復生，有勅封植焉。按彭王志陳有《興聖寺主尼法澄塔銘》。”

《陔餘叢考》卷十《新舊書本紀書法互有得失》：“《舊書·高祖本紀》：高祖進位相國時，隋帝令其立四親廟，其時高祖尚未為帝也，乃云立皇高祖已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第，此皆書法之失者。”按高祖即位於武德元年五月，立廟在三月，備法駕迎舊廟神主祔太廟在即位之後，《叢考》批評極是。可知高祖即位前即已在通義坊立四親廟，《新書·高祖紀》言之甚明。

李思訓宅、李安遠宅、武重規宅、咸安公主宅、九華觀、蔡國公主宅

《長安志》：“西北隅右羽林大將軍邢國公李思訓宅。”《注》：“本左光祿大夫李安遠宅，武太后時，高平王武重規居焉。神龍中，又為中宗女咸安公主宅。又為思訓宅，思訓善畫。沅按，《新唐書》，中宗女，無咸安公主。”“後為九華觀。”《注》：“開元一十八年，蔡國公主捨宅立，即思訓宅。”

《城坊考》改《志》注中“咸安公主”為“咸安公主”，刪去“沅按”外，將《志》文“後為九華觀”及其《注》納入李思訓宅《注》中，作“開元中，睿宗女蔡國公主居之，十八年，捨宅立九華觀”。

按：九華觀與李思訓宅本係一處，《長安志》叙述不清，《城坊考》糾之甚是。

楊纂宅

《長安志》：“東南隅戶部尚書長平公楊纂宅。”《注》：“沅按，《唐書》不及長平公。”

《城坊考》刪去“沅按”。

崔鉉宅

《長安志》：“荆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國公崔鉉宅。”

李進賢宅

《城坊考》：“朔方節度使李進賢宅。”《注》：“《劇談錄》：通義坊李進賢第有牡丹數叢，覆以錦幄。厥後進賢徙居長興，其宅互為他人所有。咸通中，劉相國罷北京亞尹，又自承旨入相，尚以十千稅焉。”

徐夤宅

《城坊考》：“祕書正字徐夤宅。”《注》：“按徐寅有《通義里寓居即事詩》云：家住寒梅翠嶺東，長安時節詠途窮。”

劉公宅

《太平廣記》卷二六五《陳磻叟》：“於是中旨授至德縣令，磻叟蒞事，未終考秩，拋官詣闕上封事。通義劉公引為羽翼，非時召對數刻。”按唐人常以坊名冠於名姓之前，是通義里當有劉公宅。

客舍

《千唐誌齋藏誌》七〇四《大唐故□□門衛長史安定皇甫公（慎）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十九年三月二日，告終於京□通義坊之客舍。”

查《長安志》卷十大安坊及《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載，清明渠自南向北，流經該坊之西。另據一九八三年五月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唐通義坊遺址，當在今西安市邊家村十家東北。

通達坊

詳通遠坊。

通遠坊

乃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之東第五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一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

坊考》《注》云：“北抵城。遠或作達。”

【坊內建築】

李龜年宅

《城坊考》：“樂工李龜年宅。”《注》：“《明皇雜錄》曰：開元中，樂工李龜年能歌，特承顧遇。於東都通遠坊，大起第宅。潛侈踰于公侯，中堂制度，甲于都下。其後裴晉公度購得之，移于定鼎門別廬，號綠野堂。”

《城坊考校補記》校云：“‘定鼎門’‘門’字之下，應增一‘南’字。”

查《太平御覽》卷五七三《歌》及《太平廣記》卷二〇四《李龜年》條均云龜年宅在通遠坊。餘書亦未見有作“達”者。

傅思諫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四九《大周故傅君(思諫)墓誌銘并序》：“以聖曆元年九月十七日，卒於通遠坊私第。”

崔玄籍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五三《大周故利州刺史崔君(玄籍)墓誌銘并序》：“薨於通遠坊之私第。”

成惲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九三《處士成君(惲)墓誌并序》：“以長安三年，終於通遠里舍。”

李敬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四五《唐故莊州都督李府君(敬)誌銘并序》：“開元十年七月卅日，不祿乎洛陽縣通遠坊私第。”

崔守約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八二韋隱之《大唐崔府君(守約)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十五年(閏九月廿八日)，終於通遠之里私第。”

蘇氏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三七《唐同州河西主簿李君(全慎)故夫人

蘇氏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廿二年，卒於洛陽縣通遠里蘇氏之宅。”

丁韶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四一《唐故延王府戶曹丁府君(韶)墓誌銘并序》：“以天寶七載八月十七日，卒於河南府洛陽縣通遠里之私第。”

蘇咸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七一樊澤《大唐故金鄉郡君夫人京兆韋氏(順儀)墓誌銘并序》：“以天寶九載□月五日寢疾終于通遠里之私第。”

按：據該《銘》所附解說，夫人之夫為蘇咸，亦有《墓誌》，編號七九三，題為《唐故壯武將軍判左威衛將軍上柱國平陵縣開國男留守蘇公(咸)墓誌銘并序》，《序》云咸以開元廿九年六月廿四日，卒於“公第”。

高嶸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卷下《大唐故右監門衛中郎將高府君(嶸)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十七年五月廿七日遭疾薨於河南府洛陽縣通遠坊之私第。”

通濟坊

《長安志》記為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十四坊，蓋因《長安志》誤將安興坊列入該街作為第十二坊，而將原第十二坊通善坊推為第十三坊，故原第十三坊通濟坊遂推為第十四坊。《城坊考》卷三及五圖糾正《長安志》之誤，將該坊記為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十三坊。坊名下《長安志》注云：“坊南街抵城之南面。”《城坊考》全錄《志》注。

【坊內建築】

桓彥範宅

《長安志》：“侍中扶陽郡王桓彥範宅。”

令狐楚家廟

《長安志》：“山南西道節度使令狐楚家廟。”《注》：“沅按，廟碑劉禹錫撰。”

《城坊考》刪“沅按”。

按：劉禹錫文見《全唐文》卷六〇八。

盧鈞家廟

《長安志》：“尚書右僕射盧鈞家廟。”

劉得仁宅

《城坊考》：“劉得仁宅。”《注》：“劉得仁有《夏日通濟里居酬諸先輩見訪詩》，又《通濟里居酬盧肇見尋不遇詩》。”

權德輿家廟

《全唐文》卷四八六權德輿《請祔廟狀》：“（臣）過蒙渥恩，祿秩崇厚，按《開元禮》文，合立私廟三室，已於通濟坊修建。”是通濟坊當有權德輿家廟。

查《長安志》在記通濟坊後，另行起云：“右皇城東第一街（鴻按：即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之十五坊。”《注》：“沅按，實十七坊，五字當誤。”《城坊考》照錄《志》文，刪《注》文。按未辟丹鳳門街之前，該街自北至南祇十三坊。丹鳳門街將北端兩坊劈為四坊，乃使該街坊數增為十五。《長安志》又錯將廣化、安興誤入該街，遂使全街坊數增為十七。畢沅不省，故云“實十七坊”。《城坊考》刪之是。又洛陽洛水之南自西向東第一條南北大街（也即定鼎門街之西第四條南北大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一坊，亦名通濟。徐松《洛陽城圖》及《城坊考》卷五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河南志》引韋述《記》，通濟坊即隋懷義坊。”坊內建築，《城坊考》未載，他處亦未見。

又《城坊考》在洛陽通濟渠條下，云通濟渠之名通濟，乃因該渠流經通濟坊。實則，渠先坊後。坊實因渠得名。詳見《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〇年第三輯高敏《唐兩京城坊考東都部分質疑》。唯高文在小標題中將“通濟”作“通洛”，或係筆誤。

務本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一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一坊，《長安志》卷七、《城坊考》卷二所記和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下，《長安志》《注》：“景龍三年（公元七〇九年）以駙馬都尉楊慎交父名嘉本，改為玉樓坊，景雲元年（公元七一〇年）復舊。”《城坊考》全錄《志》文。

據《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楊慎交所尚者為中宗女長寧公主。

【坊內建築】

國子監

《長安志》：“半以西國子監。”《注》：“監東開街若兩坊，街北抵皇城，南盡一坊之地。監中有孔子廟，貞觀四年立。”

《城坊考》在《志》《注》後增云：“按《開成石經》舊在務本坊，蓋立於國子監也。”

按：呂大防《長安城圖》在務本坊內畫有東西橫街，街南全為景雲觀，街北西半為國子監。依《志》、《考》，國子監甚大，全占坊西半部地，監東有南北街，縱貫全坊，將坊分為東西兩半。依呂《圖》，景雲觀甚廣，全占坊南半部，觀北又有東西橫街，將坊分為南北兩半，彼此差異如此。福山《長安城圖》則所畫與《志》、《考》同。莫可究詰也。

領國子監太學四門律書算六學

《長安志》：“領國子監太學四門律書算六學。”

《城坊考》在《志》文末加《注》：“《唐語林》：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在國學西北隅，與安上門相對。按國學之北，即安上門。”

先天觀、翊聖女冠觀、景雲觀、龍興道士觀、房玄齡宅

《長安志》：“坊南街之北先天觀。”《注》：“景龍三年韋庶人立為翊聖女冠觀，景雲元年改景雲觀，天寶八載（公元七四九年）改為龍興道士觀，至德三載（公元七五八年）改先天觀。”此《注》文下又緊

接正文：“本司空梁國公房玄齡宅。”

《城坊考》改《志》處有三：一、將《志》文“坊南街之北”改為“坊內南街之北”。二、將《志》正文“本司空梁國公房玄齡宅”改為《注》文。三、另加《注》云：“杜光庭《歷代崇道記》：乾元二年，於務本坊先天觀聖祖院，獲黑髭老君之像。”

按：杜光庭文見《全唐文》卷九三三。又《唐會要》卷五〇《觀》將“先天觀”誤為“光天觀”，應糾正。

張茂昭宅

《長安志》：“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延德郡王張茂昭宅。”

《城坊考》於《志》文下加《注》：“權德輿《張茂昭墓誌》：太尉兼中書令延德郡王，自河中來朝，發塲薨於京師務本里第。”

按：權德輿文見《全唐文》卷五〇五。

于德晦宅

《長安志》：“左散騎常侍于德晦宅。”

按：王昶《金石萃編》卷八〇《于德晦等題名》條也有相同記載。

西川齊州進奏院

《長安志》：“西川齊州進奏院。”

《城坊考》於《志》文下加《注》：“《通鑑》：朝集使京師無邸，率僦屋與商賈雜居，貞觀十七年，始命有司為之作邸。《舊紀》：大曆十二年五月甲寅，諸道邸務在上都，名曰留後，改為進奏院。按進奏院有官居之，郭子儀《祭貞懿皇后文》，遣上都進奏院官傅濤是也。《演繁露》引《宋會要》云：唐藩鎮皆置邸京師，謂之上都留候院，則留後當作留候。”

鬼市

《長安志》：“鬼市。”《注》：“《輦下歲時記》曰：俗說務本坊西門是鬼市，或風雨曠晦，皆聞其喧聚之聲。秋冬夜多聞賣乾柴，云是枯柴精也。又或月夜聞鬼吟：‘六街鼓絕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

月。’有和者云：‘九衢生人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

程懷直宅

《城坊考》：“左龍武軍統軍歸誠郡王程懷直宅。”《注》：“德宗賜懷直務本里宅，詳安業坊下。”

宗義仲宅

《城坊考》：“嶺南節度使判官宗義仲宅。”《注》：“豆盧誥《宗義仲碑》：捐館於上京務本里第。”

按：豆盧誥文見《全唐文》卷四三九。

盧鈞宅

《城坊考》：“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盧鈞宅。”《注》：“《太平廣記》引《神仙感遇傳》：盧公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於務本東門道左，見王山人至盧宅。”

按：《太平廣記》所記盧鈞事，見該書卷五四。

旅舍

《城坊考》：“旅社。”《注》：“《羯鼓錄》：廣德中，蜀客前雙流縣丞李琬調集至長安，僦居務本里。”

《太平御覽》卷五八三、《太平廣記》卷二〇五據《羯鼓錄》亦載有琬事。

韋鼎宅

《太平廣記》卷三〇〇《杜鵬舉》載，鼎宅在此坊。

民宅

《太平廣記》卷三七五《石函中人》：“上都務本里，貞元中有一家因打墻掘地，遇一石函。”據此，貞元中務本坊曾有打墻修屋之民宅。

漕渠

《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載，務本坊東有運炭漕渠自南向北流過，乃永泰二年所開，寬八尺，深十尺。

張方坊

乃洛陽一坊，《城坊考》圖、文均無此坊，茲據《千唐誌》加，不詳所在。

【坊內建築】

仇道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三《大唐故仇君(道)夫人袁墓誌銘并序》：“(道)以貞觀五年七月廿五日終於洛陽張方之里，夫人以永徽元年十一月廿七日，終於殖業坊第。”

陶化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五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三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元稹《贈李二校書詩》《注》：與呂校書同年科第，後爲別七年，元和己丑歲八月，偶于陶化坊會宿。”

【坊內建築】

桓彥範宅

《城坊考》：“侍中譙郡公桓彥範宅。”

蘇頲宅

《城坊考》：“禮部尚書蘇頲宅。”

王希雋宅

《城坊考》：“太僕卿華容縣男王希雋宅。”《注》：“張九齡《王府君墓誌》：薨於洛陽之陶化里第。楚材按，希雋之名，見蘇頲《授王希雋太僕卿制》。希雋又有宅，在西京朱雀門街東第三街親仁坊。”

按：張九齡文見《全唐文》卷二九三，文云希雋卒於開元中。

張軫宅

《城坊考》：“河南府參軍張軫宅。”《注》：“呂巖說《張軫墓誌》：開元廿年六月五日，因調遣疾終於洛陽陶化里之私第。按軫，東之之孫，東之作其父《元弼墓誌》，亦言終於洛陽，是洛陽世有張氏宅矣。”
 穆案：星伯先生，卒於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此條則將屬續之前四五日，手書示穆，令補入書中。時穆新遭妻喪，兒孝蘭疾亦垂殆，倉惶推割之際，寶持手蹟，幸未遺失。附注於此，以志痛也。”

按：《唐文拾遺》卷一九、卷二一均載有《軫墓誌》，卷一九所載乃呂巖說所撰，卷二一所載係丁鳳所撰。《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四、卷五七亦均載有《軫墓誌》，五四所載者乃呂文，五七所載者為丁文。

盧從願宅

《城坊考》：“工部尚書東都留守盧從願宅。”

王光輔宅

《城坊考》：“王光輔宅。”《注》：“光輔名暉，以字行。石泉公方慶長子，官至潞州刺史。楚材按，石泉公居魏鄭公宅，在定鼎門第三街勸善坊。”

高重宅

《城坊考》：“太子賓客高重宅。”

張泉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五六《唐故張君(泉)墓誌銘并序》：“以顯慶五年六月十七日寢疾卒於陶化里之私第。”

徐買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四七《唐故右戎衛裨衛徐君(買)墓誌銘并序》：“以總章二年正月十二日遣疾終於陶化之里第。”

王瞿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〇六《唐故上柱國吏部常選王君(瞿)墓誌銘并序》：“以唐永淳二年七月三日，終於洛州合官縣陶化坊之里第。”

裴回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九九蔣洌《唐魏州參軍事裴回故夫人李氏

墓誌銘》：“以開元(某年)，終於陶化里之私第。”

呂秀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六九侯造《有唐故東平呂府君(秀)夫人霍氏合祔墓誌銘并序》：“(府君)以貞元十四年八月廿一日，捐館于河南府陶化里私第。”

唐張五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八七師禮《唐故晉昌唐氏(張五)墓誌銘并序》：“以會昌四年二月七日，歿于其家，即東都陶化里。”

孫公乂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一三馮牢《工部尚書致仕孫府君(公乂)墓誌銘》：“(大中五年)四月廿五日，薨于陶化里之私第。”

李陞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九九李陞《唐故趙郡李夫人(愨)墓誌銘并序》：“以七月十四日，終於東都陶化里陞之居第，享年二十有九，乾符四載也。”

空宅

《城坊考》：“空宅。”《注》：“《宣室志》：東都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張秀才借得肆業。夜深敲枕，乃見道士與僧各十五人，從堂中出，排作六行，別有二物展轉于地。秀才以枕擲之，皆不見。明日，于壁角得一敗囊，中有長行子三十個，并骰子一雙。”

《太平廣記》卷三七〇《張秀才》條亦錄《宣室志》文較詳。

十二畫

溫洛坊

乃洛陽洛水之北漕渠之南自西向東之第五坊，《城坊考》卷五

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劉慎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四八《唐故朝請郎行司農寺大倉丞騎都尉劉君(慎)誌銘并序》：“開元十三年，終於東都之溫洛里。”

裴孝先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九三《前試左衛兵參軍裴孝先墓誌銘》：“夫人諸葛氏，以丙戌歲四月，終于城居溫洛坊里之私第。公去貞元十九年，先歿于洛陽縣溫洛之私第。”

按：首題“右衛兵參軍”費解，校之《志》文，應作“右衛兵曹參軍”。

溫柔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五坊，《城坊考》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如此。

【坊內建築】

李晦宅、豆盧光祚宅、秦國公主宅、蔡國公主宅

《城坊考》：“李晦宅。”《注》：“太平公主壻豆盧光祚居焉，後為秦國公主宅。按《會要》，無秦國公主，睿宗第七女曰蔡國，或形近而訛。”

瓊山縣主宅

《城坊考》：“瓊山縣主宅。”

薛貽簡園

《城坊考》：“閤門使薛貽簡園。”《注》：“號薛氏奉親園，園內流杯石，傳自平泉徙致。”

王將軍宅

《太平廣記》卷三三一：“東都思恭坊朱七娘，倡姬也。有王將軍，素與交通。開元中，王遇疾，卒已半歲，朱不知也。其年七月，

王忽來朱處，久之日暮，曰：‘能隨至溫柔坊宅否？’朱欲許焉。其女彈唱有名，不欲母往。乃曰：‘將軍止此故佳，將還有所憚耶？’不獲已，王以後騎載去，入院，歡洽如故。明旦，王氏使婢收靈牀被，見一婦人在被中，遽走還白。王氏諸子，驚而來視。問其故，知亡父所引，哀慟久之。遂送還家焉。”據此，溫柔坊當有王將軍宅。

某隆基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〇四盧粲《大唐故蒲州猗氏縣令□府君(隆基)墓誌銘并序》：“夫人以大周聖曆元年終於洛州溫柔里之私第。”

盧府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七七鄭長裕《大唐故通議大夫鄂州刺史上柱國盧府君夫人清河郡君(房鹿娘)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廿六年二月八日，終於河南府溫柔里第。”

杭季稜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五〇程度《大唐故儒林郎試左千牛衛長史飛騎尉杭府君(季稜)故穎川陳氏夫人合祔墓誌銘并序》：“(夫人)去大和元年五月七日，先終於溫柔里之私第。”

劉夫人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九一史實《唐故彭城劉夫人墓誌銘并序》：“會昌四祀秋七月廿一日，捐館于洛陽溫柔里。”

蕭瑾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補》《大隋故滎陽郡新鄭縣令蕭明府(瑾)墓誌銘并序》：“以大業九年十一月廿四日，薨于東都溫柔里第。”

張璈宅

陸心源《唐文拾遺》卷二一張晏《大唐清河張府君(璈)墓誌之銘并序》：“以神龍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終於東京溫柔里之私第。”

按：《陝西金石誌》卷一三、《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匭齋臧石記》卷二五均載《璈墓誌》。

王夫人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三編《大唐故河東三夫人墓誌之銘并序》：“夫人諱師字化并州太原人也，以麟德二年歲在乙丑五月壬申朔四日乙亥遵疾終于溫柔之第。”

富教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六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八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張盛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九《唐故許州鄴陵縣令張君(盛)墓誌銘并序》：“以顯慶元年十月廿一日，終於富教里私第。”

張昱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四五《騎都尉張昱墓誌銘并序》：“大中十三年八月二日，鞏洛折衝府君(昱)卒于河南縣富教里之私第。”

富義坊

詳廣利坊。

敦化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十一坊，《城坊考》所記與五圖中除福山《圖》外餘四圖所畫均同。《長安志》卷九因將修德坊誤列於該街自北向南第十坊之處(詳修德坊)，修德之南乃立政，故按《長安志》所列順序，將敦化坊列為自北向南之第十二坊，遂與各家所說不合。福山則對第十一坊是否名為敦化置疑。坊名下，《長安志》《注》云：“一作敦教坊，按《長安圖》分為長和坊，

非是。”《城坊考》改《志》注爲：“一作敦教坊，《太平御覽》引作通化坊。按《長安圖》分爲長和坊，非是。《西陽雜俎》曰：長安敦化坊百姓家，唐大和中有木蘭一樹，花色深紅。後桂州觀察使李勃看宅人以五千買之，宅在水北，經年花紫色。”《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則云敦化坊又有敦教、長和、通化等別稱。

【坊內建築】

都亭驛

《長安志》：“東門之北都亭驛。”

淨影寺

《長安志》：“南街之北淨影寺。”《注》：“隋文帝爲沙門惠遠立，寺額申州刺史殷仲容所題。”

殷開山宅、蔡王智積宅

《長安志》：“東南隅行台左僕射鄭國公殷開山宅。”《注》：“本隋蔡王智積宅。”

顏師古宅、歐陽詢宅、沈越賓宅

《長安志》：“西門之北祕書監顏師古宅。”《注》：“貞觀、永徽間，太常少卿歐陽詢、著作郎沈越賓亦住此坊，毀顏即南朝舊族，歐陽與沈又江左士人，時人呼爲吳兒坊。沅按，《唐書·詢傳》，詢仕隋爲太常博士，高祖遷給事中，貞觀初至太子率更令宏文觀學士，封勃海縣男。”

《城坊考》除刪去《志》注中“毀”字與“沅按”外，又將歐、沈二宅由《注》文改爲正文。而在沈宅下注吳兒坊事，注文大致與《志》同。

鄭國夫人楊氏宅

《長安志》：“鄭國夫人楊氏宅。”《注》：“武惠妃之母。”

韋武宅

《長安志》：“京兆尹韋武宅。”《注》：“元和人。”

查《長安縣志》《長安坊里圖》在朱雀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二

坊處，亦標有敦化坊。《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亦曾提及。果如此，則長安即有兩敦化坊。唯如此記載者僅《長安縣志·長安坊里圖》一家而已。蓋《長安志》缺載朱雀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一、第二兩坊名，於是諸家紛紛臆測填補，《長安縣志·長安坊里圖》之記，或亦出自臆測。另據一九八三年五月三日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唐敦化坊遺址當在今西安市北池頭村東南。

(洛陽敦化坊)

徐松《洛陽城圖》在定鼎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南向北第三坊處，標名曰敦化。據此，長安洛陽均有敦化坊。坊名下，《城坊考》卷五《注》說：“本名基化坊，景雲初，避明皇名改。”

【坊內建築】

永昌公主宅

《城坊考》：“隋有永昌公主宅。”

麟跡女道士觀、興慶觀、麟德觀

《城坊考》：“麟跡女道士觀。”《注》：“《劇談錄》：東都敦化坊，有麟跡見於興慶觀，殿宇悉皆頽毀。咸通中，畢誠相國別令營造。建基址間，得巨甕，皆貯白銀。”

《城坊考校補記》校說：“《劇談錄》：東都敦化坊有麟跡見於興慶觀。《廣記》百七十一引作麟德廢觀。”

賈敦頤宅、鄭王府

《城坊考》：“洛州刺史賈敦頤宅。”《注》：“後為鄭王府。”

阿史斛瑟羅宅

《城坊考》：“突厥阿史斛瑟羅宅。”

源乾曜宅

《城坊考》：“尚書左丞相兼侍中源乾曜宅。”

陸象先宅

《城坊考》：“戶部尚書陸象先宅。”

嗣許王瓘宅

《城坊考》：“嗣許王瓘宅。”

李勣宅

《城坊考》：“桂州觀察使李勣宅。”《注》：“《酉陽雜俎》：東都敦化坊百姓家，大和中有木蘭一樹，色深紅。後桂州觀察使李勣看宅人，以五千買之。宅在水北，經年花紫色。”按李勣宅，《城坊考》卷三云在長安敦化坊，卷五又云在洛陽敦化坊。前後相悖，俟考。

盧貽宅

《城坊考》：“河南府法曹參軍盧貽宅。”《注》：“韓愈《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卒於東都敦化里。按貽與苗氏，即昌黎之岳父母。”

按：韓愈文見《全唐文》卷五六四。

劉刺夫宅

《城坊考》：“鄆縣尉劉刺夫宅。”《注》：“《三水小牘》：彭城劉刺夫，大中年授鄆縣尉，卒，妻王氏歸其家，居洛陽敦化里第。”

皇甫枚宅

《城坊考》：“汝州魯山縣令皇甫枚宅。”《注》：“按枚撰《三水小牘》云：余在洛敦化里第，渤海徐公讜為余言王知古事。是枚宅在此坊矣。”

張同宅

《城坊考校補記》：“邕管經略使張同宅。”《注》：“《五代史·唐六臣傳》：張策父同為邕管經略使，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十一字。策曰：建安二十五年改延康，十月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

孫氏女子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九三孫偃《唐樂安孫氏女子墓銘并序》：“以咸通十五年五月廿六日，歿于東都敦化里第。”

孫公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二〇五孫紓《試大理評事孫公亡妻隴西李氏墓誌銘并序》：“以大唐乙亥歲六月十六日，終于東都敦化里之私第。”

盧自省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九八《大唐故永王府錄事參軍盧府君（自省）墓誌銘并序》：“以天寶十三載四月十九日終于敦化里之私第。”

按：《碑文》雖未言及洛陽，但《千唐誌齋藏誌》所載諸人大多卒於洛陽，故暫附此，以待考。

何簡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中《大唐故左威衛倉曹參軍廬江郡何府君（簡）墓誌銘并序》：“以天寶元年六月十九日卒於河南縣敦化坊之里第。”

姚貞諒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補遺》上《文林□□□□□□墓誌銘并序》：“公春秋八十有六，邁□，天寶十三年正月十三日卒於敦化里之私第。”《補遺》原按“此《誌》新出土，而漫漶已甚，不辨姓氏。以文內有帝舜之宗，後秦之裔，斷其為姚氏。”

按：碑文既未明言洛陽，又誤“敦”為“敷”，本可不錄。因疑敷化或為敦化之訛，故亦附此以俟考。

敦行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二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司農寺司竹園、周思茂宅

《城坊考》：“司農寺司竹園。”《注》：“本周思茂宅。”

裴灌宅

《城坊考》：“吏部尚書裴淮宅。”

吳競宅

《城坊考》：“鄴郡太守長垣縣子恒王傅吳競宅。”

鄭孝本宅

《城坊考》：“滄州刺史鄭孝本宅。”《注》：“以致仕終于於里，見孫逖所作《墓誌》。”

按：孫逖所作《滄州刺史鄭公墓誌銘》載《全唐文》卷三一三，云孝本卒於聖曆元年九月。

崔系孩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四八《下殤崔氏(系孩)墓誌銘并序》：“以天寶八載九月十七日，□折於河南敦行里之私第。”

崔紆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八八崔延輝《汝州臨汝縣令崔紆墓誌銘并序》：“以咸通十三年十月廿五日，終于洛陽敦行里。”

崔慎經宅

端方《匊齋藏石記》卷三一《唐前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崔公慎經夫人隴西李氏墓誌銘并序》：“以大和七年二月六日，捐館於敦行里第。”

里肆

《城坊考》：“里肆。”《注》：“《杜牧集》：川守大夫劉公，早歲寓居敦行里肆，有《題壁》一韻。”

敦厚坊

乃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二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楊雄宅

《城坊考》：“隋有觀王楊雄宅。”

裴君宅

《城坊考》：“試大理評事裴君宅。”《注》：“柳宗元《裴君墓誌》：終於河南敦厚里。”

張寶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九《大唐故張君(寶)墓誌銘》：“以大唐永徽元年，歲次庚戌，七月戊戌朔，十二日己酉，卒於敦厚坊之第。”

王孝瑜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一《唐故朝散大夫晉府鷹揚王君(孝瑜)并夫人孫氏墓誌并序》：“以永徽六年三月十三日，卒于敦厚坊之第。”

張惠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二三《唐故張夫人(惠)墓誌銘并序》：“以顯慶二年閏正月廿日，終洛陽縣敦厚里第。”

安度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四三《大唐故陪戎副尉安君(度)墓誌銘》：“以顯慶四年閏十月甲戌朔寢疾卒於敦厚之第。”

蘭達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八七《唐故蘭處士(達)墓誌銘并序》：“永徽元年八月六日，終於敦厚坊私第。”

王宣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二四《唐故隋上儀同三司朝散大夫右監門校尉王君(宣)墓誌銘并序》：“以麟德二年二月十二日，終於敦厚里私第。”

某氏(彥)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四三《唐故南和縣令□君(彥)墓誌銘并序》：“夫人郭氏，以乾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終於洛陽縣敦厚坊私第。”

張君表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〇一《大周將仕郎宋州虞城縣尉張府君(君表)墓誌銘并序》：“儀鳳二年十月，終於洛陽敦厚里第。”

段萬頃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六五《故朝議郎行中書主書上柱國段府君(萬頃)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十四年十二月朔廿三日，寢疾而終，權窆於敦厚里舍。”

鍾紹京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九五《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右諭德鍾紹京妻唐故越國夫人許氏墓誌銘并序》：“開元十七年五月八日遺疾終于洛陽敦厚里第。”

安孝臣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三九《大唐故翊鷹副尉澤州太行鎮將騎都尉安府君(孝臣)之墓誌銘并序》：“終于敦厚里之私第，以開元廿二年四月九日，殯於河南縣平樂鄉邙山之原。”

杜府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二六《大唐故杜府君墓誌銘并序》：“以天寶四載八月廿八日，終於洛陽縣敦厚里之私第。”

曹慶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九九殷仲宣《唐故東都留守譙郡曹府君(慶)故上黨樊氏夫人合祔墓誌并序》：“(府君以)會昌六年丙寅歲十二月五日，啓手足於洛陽敦厚坊私第。”

梁府君宅

端方《匄齋藏石記》卷二十《唐故麗山府果毅都尉梁府君妻隴西李氏墓誌銘并序》：“長安四年九月七日，遺疾終於洛陽敦厚里之私第。”

李某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中《唐故李□太原王夫人墓誌銘并

序》：“有唐元和四年己丑九月申辰太原王夫人奄於洛陽敦厚里之私第。”

范袞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三編《大唐故泗州漣水縣主簿范府君（袞）夫人柳氏墓誌銘并序》：“（君）以總章二年正月十六日歿於敦厚里之私第。（夫人）以上元二年六月廿五日歿於敦厚里。”

按：同書同編亦有《范墓誌》，惟袞作彥。

敦教坊

詳敦化坊。

敦義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十一坊，《城坊考》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長安志》卷十列爲自北向南之第十坊，誤，詳見頌政坊。

【坊內建築】

福田寺、靈覺寺、崇福寺

《長安志》：“東北隅廢福田寺。”《注》：“本隋靈覺寺，開皇六年，親王楊雄所立，武德初廢。乾封二年（公元六六七年），武后爲其姊賀蘭氏復立爲崇福寺。儀鳳二年（公元六七七年）改福田寺。開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廢。”

法覺尼寺

《長安志》：“東南隅廢法覺尼寺。”《注》：“隋置，開元二年併入資善寺。”

李光弼宅

《長安志》：“太尉中書令臨淮郡王李光弼宅。”

鄭餘慶家廟

《長安志》：“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家廟。”

查《長安志》卷十、《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及徐松《長安城圖》等載，永安渠自南向北流經該坊西部。另據一九八三年五月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唐敦義坊遺址，當在今西安市丁白村南。

敦業坊

《唐會要》卷四八云天女寺在敦業坊，貞觀九年置為景福寺，武太后改為天女寺。據此，唐世當有敦業坊。而《城坊考》與徐松《洛陽城圖》皆云天女寺在洛陽教業坊。然則敦業乃教業以形近而誤。

善和坊

詳光祿坊。又，程鴻詔《補記》曾對善和坊有所論述，見光德坊。

普寧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四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二坊，《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下，《長安志》注云：“南街西出通衢遠門。”《城坊考》改《志》注為：“南街西出，通開遠門。”查《志》注顯有訛誤，《考》改是。

【坊內建築】

漢太學餘址

《長安志》：“坊西街有漢太學餘址。”《注》：“其地本長安故城南安門之外。”

漢辟雍

《長安志》：“(漢太學)次東漢辟雍。”

《城坊考》於《志》文下加《注》：“漢元始四年所立。”

漢明堂

《長安志》：“(漢辟雍)次東漢明堂。”《注》：“二所并磨滅，無復餘基。”

東明觀

《長安志》：“東南隅東明觀。”《注》：“顯慶元年，孝敬升儲所立。”

《城坊考》於《志》注“儲”字下加一“後”字，又加“規度仿西明之制，長廊廣殿，圖畫彫刻，道家館舍，無以為比。觀內有《道士馮黃庭碑》，又有《道士巴西李榮碑》，永樂李正己為其文也。《唐語林》：明皇所幸美人，忽中夜夢見人召去，縱酒密會，醉厥而歸。歸來，流汗倦怠，因言於上。上曰：‘此术人所為也，汝若復往，但隨時以物記之。’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席，密以手紋印于曲房屏風上。寤而具啓，上乃潛令人詣官觀求之，果于東明觀中得其屏風手紋。所居道流，已潛遁矣。張因為道士，居東明觀，柳宗元有《東明張先生墓誌》。”

《唐會要》卷五〇亦記東明觀在普寧坊。

靈化寺

《長安志》：“街東之北靈化寺。”《注》：“隋開皇五年，沙門善吉所立。北冢崇五尺，不詳姓名。”

《城坊考》改《志》注“五年”為“二年”，又加：“其地本吉之宅，講堂有古冢，崇五尺，不詳姓名。”

李勣宅、弩營

《長安志》：“西南隅太尉英國公李勣宅。”

《城坊考校補記》於《志》文下補《注》：“勣宅後為弩營。《獨異志》云：唐樂懸獨無徵音。天后末，李嗣真聞砧聲，在今弩營，當時

英公宅，無由得之。後敬業敗，濫其官，乃於東南隅掘得石一段，裁補樂缺。”

韋機宅

《長安志》：“北門之西司農鄉（應作鄉）韋機宅。”

祆祠

《長安志》：“西北隅祆祠。”

查一九八三年五月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載，唐普寧坊遺址，當在今西安市大慶路北、漢城路西。

尊賢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六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三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楊玄琰宅

《城坊考》：“楊玄琰宅。”

泉獻誠宅

《城坊考》：“泉獻誠宅。”《注》：“按二宅已見前坊，或跨有兩坊之地也。”

崔玄童宅

《城坊考》：“崔玄童宅。”

鄭叔明宅

《城坊考》：“東都留守鄭叔明宅。”《注》：“宋開府善羯鼓，叔明祖母，即開府之女。尊賢第中有小樓，宋夫人習羯鼓之所。按穆員有《洛陽縣主簿鄭約墓誌》，言卒於東都尊賢里第，疑是叔明之族，附此俟考。”

按：穆員文載《全唐文》卷七八五，文云約父為“東都留守京兆

河南尹福建觀察使御史大夫懿公叔則”，可見約乃留守之子，不僅其族也。明、則當係形近而訛。又《全唐文》卷七八四載有穆員《福建觀察使鄭公墓誌》，文云鄭名叔則，曾任東都留守，是鄭名又以叔則爲是，言叔明者爲誤。文又云叔則有二子，一名納，一名紳，約納字形近，二字當有一誤。《墓誌》云約卒於貞元十年。此外，記鄭宅在尊賢里者，尚有《太平御覽》卷五八三、《太平廣記》卷二〇五。

田弘正宅

《城坊考》：“成德軍節度使兼侍中田弘正宅。”《注》：“《酉陽雜俎》云：宅中門外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餘朵。”

《太平廣記》卷四一六：“又尊賢坊田弘正宅，中門外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餘朵。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花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

趙義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四九《唐故趙君(義)墓誌銘并序》：“乾封二年閏十二月六日，卒於尊賢坊之第。”

王寶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〇四《大唐處士王君(寶)墓誌銘并序》：“儀鳳□年九月廿二日，卒于尊賢里。”

獨孤守義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五五《大唐故潁州上潁縣令獨孤府君(守義)墓誌銘并序》：“以垂拱元年(七月廿二日)，終於神都尊賢里。”

張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七五《大唐左豹韜衛宿衛陪戎副尉張君故妻邢夫人墓誌銘并序》：“以永昌元年(八月十九日)，終於神都尊賢里之私第。”

朱懷智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五四《大唐朱府君(懷智)墓誌銘并序》：“以景龍四年三月廿五日寢疾終於尊賢里之私第。”

張淑子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七二《大唐故游擊將軍行華州永興鎮副張君(淑子)墓誌銘并序》：“神龍二年七月十七日，卒於尊賢坊之私第。”

崔嘉祉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三八《大唐尚輦直長崔公(嘉祉)墓誌銘》：“開元廿二年(二月廿日)，終於洛陽尊賢里私第。”

杜元□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七八《唐故朝議郎行通事舍人京兆杜公諱元□夫人臨清縣君崔氏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廿七年七月十二日，終於洛陽尊賢里之私第。”

源夫人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四八陶戴《唐故源夫人墓誌銘并序》：“以大唐貞元元年五月十五日，卒於洛陽尊賢里第。”

楊宇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八六楊宇《唐故京兆杜氏夫人(細)墓銘》：“(空妻杜氏)以(會昌)癸亥歲二月廿四日，終於洛陽尊賢里。”

張審文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四七李仿《唐故鄉貢進士敦煌張府君(審文)墓誌銘并序》：“大中十三年十月十八日，不祿於尊賢里私第。”

李一娘子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六〇張之美《渤海李氏一娘子墓誌銘并序》：“至(咸通)三年十一月廿三日，以微疾告謝於東都尊賢里之私第。”

薛府君宅

陸心源《唐文拾遺》卷六五《唐故榮州長史薛府君夫人柳墓誌銘并序》：“開元六年四月廿三日，終於洛陽縣尊賢里之私第。”

明質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上《故平原郡將陵縣明府君(質)墓誌銘》：“大業十二年九月九日，終於家尊賢里。”

李誕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中《大唐故敷城公豪鄂二州別駕贈徐州刺史李君(誕)墓誌銘并序》：“以垂拱四年十有一月一日薨于尊賢里之私第。”

柳氏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中《唐故榮州長史薛府君夫人河東郡君柳舉誌銘并序》：“開元六年四月廿三日終于洛陽縣尊賢里之私第。”

盧君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中《唐鄉貢進士盧君夫人博陵崔氏墓誌》：“年二十六，遭疾終于尊賢里之私第，以元和丁酉歲七月十六日歸葬于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祔。”

田嵩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卷下《大唐故滕王府記室參軍田府君(嵩)墓誌并序》：“春秋八十有六寢疾終於尊賢里之私第。夫人清河張氏(早殞)以開元十有一年正月廿八日遷祔於洛都北邙之東原禮也。”

李卅三娘宅

羅振玉《東都冢墓遺文》《維唐元和三年歲次戊子隴西李卅三娘之墓》：“以其年五月十六日遭疾旬日，終於尊賢里之家室。”

按：《匄齋臧石記》卷二九亦收《卅三娘墓文》。

植業坊

詳大同坊。

惠和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七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注》云：“隋大業四年，坊內道東南醴泉涌出，水面闊五尺，暖而甘，泉上常有氣如霧，疾病者取飲之，多效，時人謂之神泉，至九年枯竭。”

【坊內建築】

安修仁宅

《城坊考》：“安修仁宅。”

官舍

《城坊考》：“官舍。”《注》：“王紹宗《兄元宗口授銘序》：垂拱之歲，吾六兄見疾大漸，委化于伊洛之間，僑居惠和里之官舍。”

按：王紹宗文見《全唐文》卷二〇三。

朱通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六三《大唐故處士朱君(通)墓誌銘并序》：“以大唐貞觀廿三年五月庚子，卒於惠和里第。以今咸亨元年(十月廿五日)與夫人馮氏合葬於東都之北邙山。夫人卒於嘉猷里第。”

顏萬石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二四《大唐故桂州始安縣丞雲騎尉顏府君(萬石)墓誌銘并序》：“以調露元年十一月廿日寢疾卒于東都惠和里之私第。”

元思忠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九四歐陽植《大唐故信安縣主(李氏夫)元府君(思忠)墓誌銘并序》：“大足元年四月十一日，卒於洛陽之惠和里私第。(縣主)以開元四年十月廿三日，薨於河南之尚賢里第。”

何取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七一裴泚《唐故河南府兵曹何府君(取)墓

誌銘并序》：“(開元)廿六年春，終於洛陽惠和里私第。”

蘇恩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七八趙博齊《唐故宣威將軍蘇府君(恩)夫人范陽盧氏墓誌銘并序》：“維大唐長慶元年(四月七日)，捐館惠和里之私第。”

楊敬千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二二七《後漢故青州刺史弘農楊公(敬千)墓誌銘并序》：“(夫人李氏)至(天福)丁未歲七月二十四日，薨於洛陽惠和坊。”

惠訓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七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北至洛水。”

【坊內建築】

翻經館

《城坊考》：“隋有翻經館。”

長寧公主宅、楊慎交宅、蘇彥伯宅、魏王泰宅

《城坊考》：“長寧公主宅。”《注》：“按公主為中宗第四女，降楊慎交，後降蘇彥伯。《新書·長寧公主傳》：東都廢永昌縣，主句其治為府，以池瀕洛，築鄣之。又曰魏王泰故第，東西盡一坊，瀦沼三百畝。泰薨，以與民，至是主句得之。按永昌縣廡在道德坊，道德與惠訓相接，故兩坊皆有長寧公主宅，而魏王池在旌善、尚善之間，東與兩坊相屬，長寧因句得之也。”

《城坊考校補記》在《考》注下又增云：“宅倉庫為將作大匠楊務廉所造，見《朝野僉載》。”

岐王山亭院

《城坊考》：“岐王山亭院。”

鄭仁愷宅

《城坊考》：“密、亳二州刺史鄭仁愷宅。”《注》：“崔融《鄭仁愷碑》：寔於東都惠訓里第。”

按：崔融文見《全唐文》卷二二〇，全名為《唐故密亳二州刺史贈安州都督鄭公碑》。

鄭元璣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五二韋良嗣《唐故朝議郎德州司倉鄭君(元璣)墓誌銘并序》：“終于河南惠訓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三，即開元十三年九月四日也。”

中橋

《城坊考》：“坊北舊中橋。”《注》：“隋大業初建，名立德橋。唐上元中，韋機徙于東街。”

查該街自南向北共七坊，惟此第七坊東西分為兩坊；據徐《圖》，東半為道術坊，西半為惠訓坊；依《考》文，則云“半以西道術坊”，《圖》、文互異。待考。

惠節坊

詳會節坊。

殖業坊

《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足立《長安城圖》皆云係朱雀門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二坊。《長安志》卷九對此坊未載坊名。《城坊考》卷四則以□□代坊名，但《注》云：“《張元忠夫人令狐氏墓誌》云夫人卒於京兆府殖業里之私第（《陝西金石誌》卷一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八、《唐文拾遺》卷六六均載《令狐氏墓誌》）

云氏卒於天寶十二載十一月四日。)按以南數坊多以業爲名,或此缺坊爲殖業歟!不言縣而獨言京兆府,以府廨在光德坊,與此坊相近也,存之附考。”因《考》注如此,故徐松《長安城圖》即以“缺”字代坊名。福山《長安城圖》,則在此坊所在地標名爲通化坊。《長安縣志·長安坊里圖》又云此坊名通化。可見朱雀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二坊究係何名,史料所載紛紜。《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亦有評論,詳見光祿坊。此外,《城坊考》不言縣祇言府,云係因府近於坊,此說似亦未安。若謂因近府而然,則近府之坊甚多,并未因此盡略縣也。又,《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還謂通化爲此坊之又名。

查徐松《洛陽城圖》在洛水及漕渠之北安喜門街街東自北向南第二坊處,畫殖業坊。據此,是洛陽亦有殖業坊。《城坊考》卷五亦記有此坊。

【坊內建築】

王戎墓、朱買臣墓

《城坊考》：“坊有晉司空王戎墓。《封演聞見錄》曰：王戎墓，隋代釀家穿其傍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元君王公之銘’，俗傳為朱買臣墓，非是。”

衛國寺

《城坊考》：“衛國寺。”《注》：“神龍二年，節愍太子建，以本封為名，會昌中廢，光化中復建，有小院十一。”

趙仁獎宅

《城坊考》：“趙仁獎宅。”《注》：“《御史臺記》：唐趙仁獎，河南人也。得販于殖業坊王戎墓北，善歌《黃麋》。與官官有舊，因所附託，景龍中負薪詣闕，遂得召見。云負薪助國家調鼎，即日臺拜焉。睿宗朝左授上蔡丞。時崔宣一使于都，仁獎附書于家，題云：西京總御史書，附到洛州殖業坊王戎墓北第一鋪，付妻一娘。宣一以書示朝士。”

《太平廣記》卷二五九亦有據《御史臺記》錄載。

薛朗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〇《唐故薛君(朗)之墓誌》：“以貞觀廿三年，歲次己酉，三月乙巳朔，十日甲寅，卒於殖業坊之□第。夫人王氏，先貞觀十五年九月廿九日，卒於東第。今以其年月廿六日庚午，合葬於邙山之陽。”

按：引文雖未明言殖業坊在洛陽，但從原碑上下文推測，所指當為洛陽殖業坊。下述祖夫人宅條、張君宅條同。

祖夫人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五《唐祖氏夫人張(隴)墓誌銘》：“以永徽五年四月十五日，終於殖業之第。”

張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六九《大唐故并州司兵張君夫人王(智)墓誌銘并序》：“咸亨二年七月，卒於殖業里第。其年八月八日，窆於北邙平樂原。”

董本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九五《大周故文林郎上柱國董君(本)墓誌并序》：“卒于洛陽縣殖業坊之私第。”

董義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〇九《大周故處士董君(義)墓誌銘并序》：“卒於洛陽縣殖業坊之私第，以長安三年(與夫人)合葬于合官縣北邙山之北原。”

孫何師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六六《大唐故散騎常侍華容縣開國公綿州刺史孫何師墓誌》：“卒于洛陽縣殖業坊之第。今用景雲三年正月六日，葬於洛陽城北。”

崔接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七一《唐隴州防禦判官殿中侍御史內

供奉崔揆母林氏墓誌銘并序》：“開成五年八月十四日，終於洛陽殖業里第。”

朱夫人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〇二《唐故吳郡朱夫人墓誌銘并序》：“大中祀二歲五月廿六日，奄于東都殖業里之私第。”

張子虛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九〇崔膺《清河張子虛墓誌銘并序》：“以咸通十四年（十月四日）遘疾終於東都殖業里。”

李氏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九一韋厚《隴西李氏墓誌文并序》：“咸通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遘疾終於洛陽縣殖業里之私第。”

宋璋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三編《大唐故深州晏城縣丞宋君（璋）墓誌銘并序》：“以永徽四年十月廿六日寢疾卒於殖業坊之私第。夫人楊氏弘農人也，以麟德元年六月廿日寢疾卒於綏福里第。”

仇道宅

詳張方坊仇道宅。

客舍

《城坊考》：“客舍。”《注》：“陳子昂《孫虔墓誌》：遇暴疾，卒於洛陽殖業里之客舍。”

《千唐誌齋藏誌》四四七謝士良《大周故右翊衛清廟臺齋郎天官常選王豫墓誌銘》：“延載元年八月廿七日夜，卒於洛陽殖業里之旅舍。”

《千唐誌齋藏誌》六〇〇李稹《唐故處士李君（強友）墓誌銘并序》：“開元十七年五月十七日，奄歸真於洛陽殖業里之旅舍。”

酒家

《城坊考》：“酒家。”《注》：“《朝野僉載》：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業坊西門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偃

肩蟠腹，寢惡之狀，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之。”

《太平廣記》卷二〇一亦有據《朝野僉載》錄載。

景行坊

乃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四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拜洛壇

《城坊考》：“拜洛壇。”

華嚴寺、同德寺

《城坊考》：“華嚴寺。”

《唐會要》卷四八載，該寺景雲元年（公元七一〇年）立，開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改為同德寺。

鄭善宅

《城坊考》：“江州刺史鄭善果宅。”《注》：“在拜洛壇北。”

都亭驛

《城坊考》：“都亭驛。”《注》：“前臨漕水。唐制：駕在京，有馬九十匹；在都，一百五匹。按京謂西京，都謂東都。”

李清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七《大唐故李處士（清）墓誌銘并序》：“（鴻按，此處字跡不清，惟一‘永’字清晰，當是永徽脫落）年正月十五日，卒於景行之里第。”

元勇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〇《大唐故朝散大夫元府君（勇）墓誌之銘并序》：“以永徽六年正月廿一日，卒於景行里第。”

王瑗達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六《大唐故王君瑗達墓誌銘并序》：“以大

唐永徽元年正月十一日，終於景行里之私第。”

車說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六《唐故隋晉王祭酒車君(說)墓誌銘并序》：“以顯慶元年八月十七日，終於景行里私第。”

韓政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二九《唐故隋黃梅縣尉韓君(政)墓誌銘》：“永徽五年五月廿七日，終於景行里私第。”

李遠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〇八《大唐故護軍李君(遠)墓誌銘并序》：“貞觀十六年正月廿二日，(卒)於景行邑私第。夫人麟德元年十二月□八日，終於嘉善坊私第。”

按()內字碑文不清，乃鴻年所加。又唐人亦稱坊爲里，此碑稱邑，少見。

劉盛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七二《唐故游擊將軍劉君(盛)墓誌銘并序》：“夫人以咸亨二年十一月廿八日，卒於景行里。”

趙臣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〇三《唐故陪戎校尉趙君(臣)墓誌銘并序》：“以儀鳳二年九月一日，終於景行里之第。”

盧思莊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七六《故朝散大夫行郢州司馬盧府君(思莊)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十三年十二月廿二日，卒於洛陽景行里之私第。”

王行淹宅

陸心源《唐文拾遺》卷六六《大唐故高士王府君(行淹)墓誌銘》：“以垂拱二年三月廿日寢疾，終於景行里之第焉。”

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三九、《芒洛冢墓遺文續補》均有《行淹墓誌》。

張君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上《唐上輕車都尉張君故夫人可擲氏墓誌》：“以顯慶元年六月十四日，終於景行私第。”

樂君宅

《芒洛冢墓遺文》卷上《唐故樂君墓誌銘》：“夫人隋太原郡太守王氏之女，貞觀五年十月廿日，終於景行里。”

王寬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卷中《唐故王君(寬)墓誌銘并序》：“永徽五年歲次甲寅八月一日王君妻常夫人卒於景行里。”

王朗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卷中《大唐故雲騎尉王府君(朗)及夫人魏氏墓誌銘并序》：“以永徽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終于景行里第。夫人魏氏，以龍朔元年四月四日終於景行里第。”

張達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三編《張達妻李夫人墓誌銘并序》：“以顯慶三年歲次戊午十二月己酉朔卒於景行坊之私第。”

查永淳元年，該坊曾遭水災，詳見立德坊。

進昌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十一坊，《長安志》卷八、《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雍錄·唐都城內坊里古要跡圖》亦即程大昌《長安城圖》雖較粗略，未能將坊名一一列出，但亦在上述位置列出進昌坊。坊名下，《長安志》《注》云：“按唐人多云晉昌坊，然晉進義同。”《城坊考》改《志》正文進昌坊作晉昌坊而《注》云“晉或作進”。《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作晉昌坊，亦云“又曰進昌”。徐松《長安城圖》、福山《長安城圖》作晉昌，足立《長安城圖》、《咸寧縣志·長安坊里圖》作進昌。《長安與洛

陽》四章二節則云：“進昌因與晉昌同音同義，也有這樣寫法。”可見進昌、晉昌并用，與若干坊里之雖有二名而其一不顯者異。

【坊內建築】

大慈恩寺、無漏寺

《長安志》：“半以東大慈恩寺。”《注》：“隋無漏寺之地，武德初廢。貞觀二十二年，高宗在春宮，為文德皇后立為寺，故以慈恩為名，仍選林泉形勝之所。寺成，高宗親幸。佛象幡華并從官中所出，太常九部樂送額至寺。寺南臨黃渠，水竹森邃，為京都之最。會昌五年詔天下廢寺，上都每街各留寺兩所，僧各三十人。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莊嚴。六年，左街添置寺八所，興唐、保壽寺兩所依舊額，六所請改舊名。僧寺四所，寶應寺改為資聖寺，青龍寺改為護國寺，菩提寺改為保唐寺，清禪寺改為安國寺。尼寺二所，法雲寺改為唐安寺，崇敬寺改為唐昌寺。右街八所（《考》無“八所”二字），西明寺改為福壽寺，莊嚴寺改為聖壽寺。八所添置（《考》作“添置八所”），二所依舊名。僧寺一所天（《考》作“千”）福寺，尼寺一所興聖（《考》作“元”）寺，并依舊（《考》於“舊”字下加一“額”字）。所請（《考》改“所請”二字為“六所”）改名，僧寺五所，化度寺改為崇福寺，永泰寺改為萬壽寺，溫國寺改為崇聖寺，經行寺改為龍興寺，奉恩寺改為興福寺；尼寺一所，萬善寺改為延唐寺。《西陽雜俎》（《考》作《寺塔記》）曰：寺本敬覺故伽藍，因而營建焉。凡十餘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勅度三百僧。初三藏自西域（《考》“域”下有“東歸”二字），詔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設九部樂迎像入寺，綵車凡千餘輛，上御安福門觀之。太宗常賜三藏衲，直百餘金，其工無鍼緝之跡。殿前大娑羅樹，大曆中安西進其木椿，賜此寺四楹，楹皆灼因其木，大德行逢自種之，一株不活（《考》無“殿前大娑羅樹”以下數句）。”

《城坊考》對《志》注零星刪改，已見上段括弧內文，未又加注云：“寺有南池，韋應物有《慈恩寺南池秋荷詠》，司空曙有《早春遊

慈恩南池詩》，趙嘏有《春盡獨遊慈恩寺南池詩》。寺有牡丹。《唐語林》：慈恩浴室院有牡丹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朵。《唐詩紀事》：長安三月十五日，兩街看牡丹甚盛，慈恩寺元果院花最先開，太平院開最後。裴潯作《白牡丹詩》題壁間，又有凌霄花，見李端《懷舊詩序》。”

《城坊考校補記》又在《考》《注》後增云：“寺有三藏院。《酉陽雜俎》：慈恩寺唐三藏院後簷階，開成末有苔，狀如古苴，布於塼上，藍綠可愛。”

《通鑑》卷一九九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十二月庚午，太子為文德皇后作大慈恩寺成。”《注》：“《兩京新記》：西京外城，朱雀門街東第三橋，皇城之東第一街進業坊，隋無漏寺之故基，太子即其地建寺，為文德皇后祈福，竹木森邃，為京城觀遊之最。”《通鑑》注文，可議者有三：一、“第三橋”乃“第三街”之誤。二、所謂“第三街”係以朱雀門街為第一街向東計算，按，進昌坊條下云“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未將朱雀門街本身作為第一街計算在內，而將朱雀門街之東第一街作第一街，故二者并不衝突。三、進業坊乃進昌坊之誤，隋唐長安并無進業坊，進昌坊亦無此別名。

《雍錄》卷十《慈恩寺》：“在朱雀街東第三街（鴻按，此亦係將朱雀街作為第一街向東計算）自北次南第十五坊（鴻按，坊下原書有《注》：“名進昌坊。”），貞觀二十二年，高宗在春官，為文德皇后立此寺，故名慈恩。南臨黃渠，水竹森邃，為京師之最。”云進昌坊係“自北次南”之“第十五坊”實誤。視各家地圖及《長安志》、《城坊考》所記，進昌乃自北次南之第十一坊，即今因丹鳳門街將最北二坊分為四坊，進昌亦係自北次南之第十三坊，不能謂之十五。進昌之南尚有二坊，如云進昌為十五，則南二坊當列為一六、十七，史料無此記述。

寺西院浮圖

《長安志》：“（大慈恩）寺西院浮圖六級，崇三百尺。”《注》：“永

徽三年沙門玄奘所(《誌》缺一字,《考》補以“立”),初唯五層,崇一百九十尺,磚表土心,倣西域窳堵波制度,以置西域經像,後浮圖心內卉木鑽出,漸以頽毀,長安中更折改造,依東夏刹表舊式,特崇於前。有辟支佛牙,大如升,光彩煥爛。東有翻經院。(《考》在院下增云:“即玄奘為慈恩上座所居”)”

《城坊考》刪改《志》注,除已見上段括弧內文外,又增云:“按上官昭容、宋之問有《九月九日上幸慈恩寺登浮圖詩》,自後唐人詩甚多,又為進士題名之所。《名畫記》:慈恩寺塔院有吳道玄、尹琳、胡人尉遲乙僧、楊庭光、鄭虔、畢宏、王維、李果奴、張孝師、韋鑾畫。塔前壁有畫溼耳獅子跌心花,為時所重,見《唐語林》。”

《城坊考校補記》又增校云:“寺西院浮圖《注》:《名畫記》,塔院有吳道玄、尹琳、尉遲乙僧、楊庭光、鄭虔、畢宏、王維、李果奴、張孝師、韋鑾畫。校:按《唐畫斷》,吳道玄所畫,塔前面、西面,又小殿前門也;尉遲乙僧所畫,塔前面功德,又凹埵花西面中間千手千眼菩薩也;王維、畢宏、鄭虔所畫,乃寺東院小壁,非西院也。”

河南省歷史學會《史學月刊》一九八一年二期載有閻文儒《西安大雁塔》一文,敘述浮圖頗詳,並附有照片,可參閱。

楚國寺、興道寺

《長安志》:“西南隅楚國寺。”《注》:“本隋興道寺之地,大業七年廢。高祖起義并州,第五子智雲在京,為隋留守陰世師等所害,後追封為楚哀王,因此立寺。水竹幽靜,類於慈恩。《酉陽雜俎》(《考》作《寺塔記》)曰:寺內楚哀王身金剛像,哀王繡襖半袖猶在,長慶中賜織成雙鳳夾黃襖子,鎮在寺中。門(《考》“門”下有一“內”字)有放生池,太和中賜白氍黃膊衫。”

興唐寺、罔極寺

《長安志》:“東南隅興唐寺。”《注》:“神龍元年太平公主為武太后立為罔極寺,窮極華麗,為京都之名寺。開元二十六年改為興唐寺,明皇御容在焉。”

《城坊考》刪此寺。

陸敦信宅

《長安志》：“西門之南左侍極兼右相陸敦信宅。”

《城坊考》刪此宅。

孫伏伽宅

《長安志》：“（陸敦信宅）次南大理卿孫伏伽宅。”

《城坊考》刪此宅。

許圜師宅

《長安志》：“南門之東戶部尚書許圜師宅。”

《城坊考》刪此宅。

陸餘慶宅

《長安志》：“北門之南太子詹事陸餘慶宅。”

《城坊考》刪此宅。

元載別宅

《長安志》：“前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別宅。”《注》：“沅按，《唐書·載傳》有大寧、安仁二宅，不及此。”

《城坊考》刪此宅。

渾瑊宅

《長安志》：“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渾瑊宅。”《注》：“興元元年賜，兼賜女樂五人、錦綵銀器等，宰臣等（鴻按：應作節）將會送，有司備饌，次於李晟焉。沅按，《唐書》傳言，賜大寧里甲第，入第之日，宰臣節將送之，一如李晟入第之儀。”

《城坊考》刪此宅。

義章公主宅

《長安志》：“義章公主宅。”《注》：“德宗女，降張茂忠，賜第。”

《城坊考》刪此宅。

太清宮

《長安志》：“太清宮。”《注》：“《禮閣新儀》曰：開元二十九年，

始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依道法醮。天寶元年正月，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見於丹鳳門之通衢，以天下太平，聖壽無疆之言，傳於玄宗，仍告賜靈符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桃林縣函谷關令尹臺西得之。於是置廟於太寧坊，東都於積善坊。九月改廟為太上玄元皇帝宮，二年正月加號大聖祖，三載勅西京改為太清宮，東都為太微宮，諸州為紫極宮，十二載二月加號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每歲四時及臘終廟獻之禮。初建廟，取太白山白石為真像，袞冕之服，當扉南向，玄宗、肅宗、德宗侍立於左右，皆朱衣朝服。官垣之內，連接松竹，以象仙居。殿十二間，四柱，前後各兩階，東西各側階一。其官正門曰瓊華，東門曰九靈，西門曰三清。御齋院在官之東，公卿齋院在官之西，道士雜居其間。天寶五載詔刻石為李林甫、陳希烈像列侍於聖容之側。林甫犯事，又刻楊國忠之形，而磨塵林甫之石。及希烈、國忠敗，又盡毀之。八載立文宣王像，與四真人列左右；沅按，合上元載、潭城二宅，應併在太寧坊內，本誤入於此也，然無善本可證。”

《城坊考》刪此宮。

淨住寺、裴宏齊宅、姚萇浴室

《城坊考》：“十字街之西北淨住寺。”《注》：“本隋吏部尚書裴宏齊宅，開皇七年立為寺，有石塔，本姚萇之浴室。”

韋安石宅

《城坊考》：“十字街北之東尚書左僕射郇國公韋安石宅。”

陸賓虞宅

《城坊考》：“前進士陸賓虞宅。”《注》：“《前定錄》：陸賓虞舉進士，在京師，寓晉昌里。”

朱泚宅

《城坊考》：“叛臣朱泚宅。”《注》：“建中中，群盜夜分數百騎取泚於晉昌。先泚號其宅為潛龍宮，徙珍寶實之。人謂潛龍勿用，亡兆也。《寺塔記》：楚國寺墻西，朱泚宅。”

《通鑑》卷二二八德宗建中四年：“（姚令言）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第。”《注》：“按《長安圖》，自京城啓夏門北入東街第二坊曰進昌坊。”查啓夏乃長安城南面東首之一門，入門有縱貫長安城之南北大街，街東自南向北第三坊乃進昌坊，《長安志》、《城坊考》所記及五圖所畫均如此。故《通鑑》注中“東街”二字費解，“第二坊”更誤。

若耶女子寓

《城坊考》：“若耶女子寓居。”《注》：“若耶溪女子《題三鄉詩序》云：余家本若耶溪東，不得已從良人西入函關，寓居晉昌里第。其居迴絕塵囂，花木叢翠，東西鄰二佛宮，皆上國勝遊之最。”

《城坊考校補記》又增云：“此女子自題度詞：二九子，為父後。玉無瑕，弁無首。荆山石，往往有。乃李姓弄玉也。”

令狐綯宅

《城坊考校補記》：“令狐綯宅。”《注》云：“《唐書》：綯字子直。《李商隱詩集》有《子直晉昌李花詩》、《晉昌晚歸詩》、《宿晉昌亭聞驚禽詩》。”

唐氏宅

《全唐文》卷二三四梁未賓《大唐故朝議郎行澤王府主簿上柱國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誌銘序》：“以垂拱四年十月五日，終於長安懷德里第。夫人晉昌唐氏，以垂拱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終於長壽里第。”按唐世稱人，常以坊名冠於官稱姓氏之上，此晉昌若無他解，則晉昌坊當有唐氏宅。

查《城坊考》對《長安志》，大抵增多刪少，惟於此坊則刪多於增。按《長安志》關於進昌坊之記載，錯亂之處甚多，畢沅已察及，無怪《城坊考》大加刪削。《咸寧縣志·長安坊里圖》在坊內繪有大慈恩寺、興唐寺、陸敦信宅、孫伏伽宅、楚國觀（鴻按：應作寺）及許圜師宅，既不全同于《長安志》，亦不全與《城坊考》同。《長安與洛陽》五章三節中謂《咸寧縣志圖》雖據《長安志》而畫，但未盲目屈從《長安

志》，所言甚是。又《長安與洛陽》六章三節云：“第二圖（鴻按：指呂大防《長安城圖》）在安興坊內畫的寧王、岐王、宋璟、陸象先的邸宅，《長安志》記在大寧坊。第二圖在大寧坊內畫的陸敦信、孫伏伽、許圜師、陸餘慶的邸宅，《長安志》記在進昌坊。這些事說明，我們所見的《長安志》，把大寧、安興兩坊的記錄混亂起來，使其一部分屬於廣化坊，使其大部分屬於安興坊。又把安興坊接在進昌坊的後邊，夾雜在進昌坊記事的文尾，又和進昌坊中間，攪起了混亂。”將《長安志》錯亂之源一一指明。并可見《咸寧縣志圖》雖已改正《長安志》若干錯誤，但仍未能全部更正，不少仍沿《長安志》之誤。

進業坊

乃進昌坊之誤，詳進昌坊。

進德坊

乃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之東第一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一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北抵城。”

【坊內建築】

辛公義宅

《城坊考》：“隋有辛公義宅。”

許樞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七六邵升《大周故正議大夫使持節都督雋州諸軍事守雋州刺史上柱國高陽縣開國男許君（樞）墓誌銘并序：“久視元年五月廿□日遘疾薨於神都進德里。”

左光胤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一〇張楚金《唐故朝請郎行河南府河清縣

主簿左府君(光胤)墓誌銘并序》：“遂以天寶二年六月遇疾，是歲十有一月壬寅，終於洛陽進德里之私第。”

邠鄆府

《城坊考》：“邠鄆府。”《注》：“見《地理志》。”

集賢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六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二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楊元琰宅

《城坊考》：“刑部尚書魏國公楊元琰宅。”

泉獻誠宅

《城坊考》：“泉獻誠宅。”

孫逖宅

《城坊考》：“中書舍人孫逖宅。”《注》：“孫逖《宋州司馬先府君墓誌，棄背于東都集賢里之私第。”

按：孫逖文見《全唐文》卷三一三，文云其父卒於開元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裴度宅

《城坊考》：“中書令裴度宅。”《注》：“《舊書》本傳：東都立第于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迴環，極都城之盛槩。”

按：《新書·裴度傳》、《玉海》卷一六一及《太平廣記》卷二四四均云裴宅在集賢里。

盧鈞宅

《城坊考》：“太師致仕盧鈞宅。”

孫嬰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七八孫保衡《唐故宣義郎京兆府藍田縣尉樂安孫府君(嬰)墓誌銘并序》：“以貞元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傾背於集賢里之私第。”

按：《千唐誌齋藏誌》九七九孫保衡《唐故藍田縣尉孫府君(嬰)幼女墓誌銘并序》云嬰幼女亦卒此宅，卒時為貞元十七年八月廿三日。

崔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四四《唐右衛倉曹參軍崔君夫人滎陽鄭氏墓誌銘并序》：“以大和五年四月二日，終于東都集賢里之私第。”

崔弘禮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〇〇裴沆《崔弘禮小女(遷)墓誌銘并序》：“遷以大中元年八月五日遭疾歿于河南洛陽縣集賢坊之私舍。”

崔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〇一崔陟《滑州匡城縣尉崔君夫人劉(琬)墓誌銘并序》：“以大中元年五月五日疾終於東都集賢里之私第。”

燕紹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補·大唐故燕府君(紹)墓誌銘》：“春秋七十有五終於洛陽集賢里第。(夫人劉氏)以開元六年五月三日同祔于河南龍門鄉之原，禮也。”

御里

《全唐文》卷七一八金獻貞《海東故神行禪師之碑》：“禪師俗姓金氏，東京御里人也。”據此，洛陽應有御里。惟他處未見記載。待考。

循政坊

詳修政坊。

循善坊

詳修善坊。

勝業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四坊，《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呂大防《長安城圖》及《雍錄·唐都城內坊里古要跡圖》（即程大昌《長安城圖》）所畫亦同。惟《長安志》在勝業坊之北漏記安興坊，故在《長安志》內，勝業即成爲本街自北向南之第三坊，誤。坊名下《長安志》注云：“本名宣仁，後改。”

《城坊考》除照錄《志》注外又加：“《朝野僉載》，鄒駱駝，長安人，先貧。嘗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勝業坊有伏磚，車觸之即翻，塵土澆其餅，駝苦之。乃將鏹剛去十餘磚。下有瓷甕，容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斗，于是巨富。《劇譚錄》，咸通中，左軍張季宏，勇而多力。嘗雨中經勝業坊，遇泥濘深隘。有村人驅驢負薪，適當其道。季宏捉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

【坊內建築】

勝業寺

《長安志》：“西南隅勝業寺。”《注》：“武德初，高祖為沙門景暉立。景暉言事多中，高祖龍潛，景暉夙啓先覺。既立寺，其坊因以改名。寺東又為立祠焉。”

《城坊考》照錄《志》文。《校補記》則於《志》注中增云：“寺有僧

齊之，卒二日而甦，因移居東禪定寺，院中建一堂，極華，飾長座橫列等身像七軀，見《紀聞》云。”

修慈尼寺、宏濟僧寺、甘露尼寺

《長安志》：“街北之西修慈尼寺。”《注》：“本宏濟僧寺，隋開皇七年立。貞觀二十年，以與甘露尼寺相近，初自昭固坊換居之。”

《城坊考》改“昭固”為“昭國”，是。

甘露尼寺

《長安志》：“（修慈尼）寺西甘露尼寺。”《注》：“隋開皇五年立。”

薛王業宅、韋行佺宅

《長安志》：“西北隅薛王業宅。”《注》：“本贈禮部尚書韋行佺宅。”

《城坊考》於《志》《注》中增云：“《舊書·讓皇帝傳》，薛王業於勝業西北角賜宅。”

寧王憲宅

《長安志》：“東北隅寧王憲山池院。”

《城坊考》所記同。

按關於寧王憲宅，史載不一。一、《長安志》卷八《大寧坊》云：“南門之東寧王憲宅。”據此，憲宅在大寧坊，與勝業坊無關。但畢沅在注中駁云：“《唐書·憲傳》，憲於勝業東南角賜宅。”可見《長安志》之說誤。二、《雍錄·唐都城內坊里古要跡圖》將寧王宅繪於安興坊，《通鑑》開元二年《注》所記同，亦謂憲宅不在勝業。三、呂大防《長安城圖》在勝業坊內畫有十字街，將坊分爲四部。東北部薛曲；西北部薛王業宅（有殘缺）；東南部全爲寧王山池院；西南部勝業寺。《長安志》、《城坊考》均云寧王山池院在勝業坊，但位置與呂《圖》不同，言在東北隅。按唐人習慣，宅爲住處，山池院爲別墅，二者不能相混。故呂《圖》、《長安志》及《城坊考》所記寧王宅不在勝業坊。四、《舊唐書·讓皇帝憲傳》：“初，玄宗兄弟聖曆初出閣，列第於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同居，號五王宅。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亦號五王宅。及先天之後，興慶爲龍潛舊邸，因以

爲宮。憲於勝業東南角賜宅，申王、岐王、範於安興坊東南賜宅，薛王業於勝業西北角賜宅，邸第相望，環於宮側。”《新書》《憲傳》、《冊府元龜》卷四七、《玉海》卷一五七、一六四所記略同。據此，寧王憲宅在勝業坊，言之鑿鑿。五、《咸寧縣志·長安坊里圖》在勝業坊東南角畫有寧王宅，又在東北部靠西部位畫有寧王山池院。似寧王宅及山池院均在勝業坊。以上五說，除一說有誤已指出外，餘四說中三、四兩說頗堪注意。此兩說中又以四說更爲合理。因按三說，寧王似僅有別墅而無正宅，此種情況在當時甚少見，更無親王竟如此者。兩《唐書》等既皆明言是宅，而呂《圖》、《長安志》及《城坊考》乃以山池院代之，不知何據。四說倘確立，二說就當不攻自破。五說則似爲調和折中之言。

薛繪宅

《長安志》：“街北之東銀青光祿大夫薛繪宅。”《注》：“繪兄弟子侄數十人同居一曲，姻黨清華，冠冕茂盛，坊人謂之薛曲。”

徐堅宅

《長安志》：“左散騎常侍徐堅宅。”

豆盧建宅、建平公主宅、衛國公主宅

《長安志》：“太僕卿駙馬都尉豆盧建宅。”《注》：“尚玄宗建平公主。沅按，即衛國公主。”

《城坊考》刪“沅按”。

席豫宅

《長安志》：“禮部尚書席豫宅。”

朱巨川宅

《長安志》：“中書舍人朱巨川宅。”《注》：“沅按，李紆《神道碑》云巨川終上都勝業里私第。”

《城坊考》刪“沅按”二字，并改“《神道碑》”爲“《朱巨川碑》”。

按：《城坊考》對《長安志》中“沅按”二字能刪則刪，其按文可取則改“沅按”爲“畢氏曰”而沿用之。

此條刪改，未免有掠美之嫌。又李紆文見《全唐文》卷三九五。

狗脊嶺

《長安志》：“狗脊嶺。”

《城坊考》於《志》文下加《注》：“《通鑑》：武宗斬太原將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于狗脊嶺。《舊書·黃巢傳》，高仙芝令尚君長、蔡溫球、楚彥威詣朝請罪，敕於狗脊嶺斬之。”

陝府鄭滑進奏院

《長安志》：“陝府鄭滑進奏院。”

楊去盈宅

《城坊考》：“楊去盈宅。”《注》：“楊炯《從弟去盈墓誌》，歿於京師勝業里。”

按：楊炯文見《全唐文》卷一九五。

康阿義屈達幹宅

《城坊考》：“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清河郡開國公康阿義屈達幹宅。”《注》：“顏真卿《康公碑》，薨於上都勝業坊之私第。”

按：顏真卿文見《全唐文》卷三四二。

李條宅

《城坊考》：“朝散大夫守司農少卿隴西縣開國男李條宅。”《注》：“權德輿《李條墓誌》，疾終於勝業里私第。”

按：權德輿文見《全唐文》五〇二。

魏邈宅

《城坊考》：“宣州司功參軍魏邈宅。”《注》：“邈居於勝業里，見子匡贊所作《墓誌》。”

吳達宅

《城坊考》：“奉義郎試洋王府長史吳達宅。”《注》：“寇同《濮陽吳達墓誌》，遵疾終於勝業里之私第。”

按：寇同文見《全唐文》卷六九五、《金石萃編》卷一〇八、《匋齋臧石記》卷三一，云達卒於大和四年六月六日。

王處存宅

《城坊考》：“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處存宅。”《注》：“《舊書》本傳，處存，京兆萬年縣勝業里人。《劇談錄》：勝業坊富人王氏，隸左軍，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一日，與賓朋過鳴珂曲。有婦人靚妝立於門首，王生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置酒為歡。歌數曲，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資貨，日輸其門，未經數年，遂致貧乏。按處存世隸神策軍，為京師富族，則富人王氏，亦其族也。”

霍小玉宅

《城坊考》：“霍小玉宅。”《注》：“蔣防《霍小玉傳》，鮑十一娘謂李益曰：霍王小女，字小玉，住在勝業坊，古寺鋪上車門宅是也。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即得矣。”

《太平廣記》卷四八七亦錄載霍小玉事。

韋相宅

《全唐文》卷六八一白居易《祭中書韋相公文》：“去年臘月，勝業宅中，公（韋德載）云必結佛緣，無如願力。因自開經篋，出《大方廣佛華嚴經》中《十願品》一通，合掌焚香，口讀手授，云自持護，始傳一人。會未經旬，公即捐館。追思復視，似不偶然。今即日於道場齋心持念，一願一力，如公在前，以至他生不敢廢墜。”據此，太和中勝業坊當有韋相宅，韋相且在宅中授白居易佛法。

李司倉宅

《太平廣記》卷四一《王老》：“有王老者，常於西京賣藥，累世見之。李司倉者，家在勝業里。知是術士，心恒敬異，待之有加。故王老往來，依止李氏，且十餘載。”是勝業里當有李司倉宅。

王忠憲宅

《太平廣記》卷一二二《馬奉忠》：“唐元和四年，憲宗伐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獲恒陽生口馬奉國等三十人，馳詣闕。憲宗令斬之於東市西坡資聖寺側。斬畢，勝業坊王忠憲者，屬羽林軍，弟忠弁

行營，為恒陽所殺，忠憲含弟之仇，聞恒陽生口至，乃佩刃往視之。敕斬畢，忠憲乃剖其心兼兩脰肉，歸而食之。”據此，勝業坊元和中當有羽林軍王忠憲宅。

俠女宅

《太平廣記》卷一九六《潘將軍》引劇談錄載：京國豪士潘將軍遺失玉念珠一串。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為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曾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三鬢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裝縵縵，穿木屐於道側槐樹下。直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甚衆，超獨異為。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為業。超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為舅甥。後王超以失珠事相告，果復得念珠。據此，勝業坊曾寓俠女。又，文中有軍中少年蹴鞠事，豈坊內尚有軍營或球場歟？

辛察宅、傭車人宅

《太平廣記》卷三八五《辛察》引《河樂記》，略云：大和四年十二月九日，邊上從事魏式暴卒於長安延福里沈氏廟中。前二日之夕，勝業里有司門令史辛察者，忽患頭痛而絕。為黃衫鬼所追，鬼云能致錢二千緡，即放之。察既使家人致錢訖，鬼又謂察曰：“一等為惠，請兼致脚直送出城。”察思度良久，忽悟其所居之西百餘步，有一力車傭載者，亦常往來。遂與黃衫俱詣其門。乃共載而行。是勝業里尚有司門令史辛察及所居傭車人宅。

李訓宅

《新唐書·李訓傳》：“俄賜第勝業里。”據此，勝業坊當有李訓宅。

王思齊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七九《大唐故朝議郎行蓬州宕渠縣令王府君(思齊)墓誌銘并序》：“夫人太原張氏，垂拱元年四月一日邁疾終於京兆勝業里之私第。”

查《唐六典》卷七：“興慶宮在皇城之東南，東距外郭城東垣。”

《注》：“即今上（玄宗）龍潛舊宅也，開元初以爲離宮，至十四年又取永嘉、勝業坊之半置朝。”《長安志》卷九《興慶坊》亦有類似記載。另據徐松《長安城圖》及《長安縣志·長安坊里圖》，勝業坊併入興慶宮之地逾半，故併後之勝業坊已所剩無幾。另據《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記載，龍首渠流經此坊，《長安志》卷九《永嘉坊》有載此事。

開化坊

乃朱雀門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二坊，《長安志》卷七、《城坊考》卷二及五圖均同。

【坊內建築】

大薦福寺、煬帝舊宅、蕭瑀西園、英王宅、大獻福寺

《長安志》：“半以南大薦福寺。”《注》：“寺院半以東隋煬帝在藩舊宅，武德中賜尚書左僕射蕭瑀為西園。後瑀子銳尚襄城公主，詔別營主第。主辭以姑婦異居，有關禮則，因固陳請，乃取園地充主第。又辭公主築戟，不欲異門，乃佯施瑀之院門。襄城薨後，官市為英王宅。文明元年高宗崩後百日，立為大獻福寺，度僧二百人以實之。天授元年，改為薦福寺。中宗即位，大加營飾。自神龍以後，翻譯佛經，并於此寺。寺東院有放生池，週二百餘步，傳云即漢代洪池陂也。”

《城坊考》在《志》注後增云：“《名畫記》：薦福寺額，天后飛白書。寺內有吳道玄、張璪、畢宏畫。常東明《思恒律師誌銘》，律師終於京大薦福寺。王維有《大薦福寺道光禪師塔銘》，又有《薦福寺光師房花葯詩序》。張又新《煎茶水記》云：與同年期於薦福寺，余與李德垂先至，息西廂元鑑宅。又任華有《薦福寺後院送辛嶼尉洛郊序》。曹松有《薦福贈白上人詩》。按唐時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又謂之山臺野邑。《兩部新書》：長安戲場多集於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薦福、永壽。”

法壽尼寺

《長安志》：“西門之北，法壽尼寺。”《注》：“隋開皇六年立。”

韓洄宅

《長安志》：“國子祭酒韓洄宅。”

令狐楚宅

《長安志》：“尚書左僕射令狐楚宅。”《注》：“按《西陽雜俎》，楚宅在《開化坊》，牡丹最盛。而李商隱詩多言晉陽里第，未詳。”

馬總宅

《長安志》：“戶部尚書馬總宅。”

李光顏宅

《長安志》：“河東節度使兼侍中李光顏宅。”《注》：“穆宗初，賜第崇德坊，以為別宅。”

《城坊考》改《志》《注》為：“《舊書·李光顏傳》，賜開化里第。”

沈傳師宅

《長安志》：“尚書吏部侍郎沈傳師宅。”

《城坊考》加《注》：“杜牧《沈傳師行狀》，於京師開化里致（似應作置）第，價錢三百萬，訖二鎮牽率滿之。及在牀之日，周身之飾，易以任器。”

按：杜牧文見《全唐文》卷七五六。

崔垂林宅

《長安志》：“前司徒兼侍中崔垂林宅。”

《城坊考》加《注》：“舊本作崔垂休。”

漕渠

《長安志》：“漕渠。”《注》：“《會要》：京兆尹韓朝宗分渭水入自金光門，置潭於西市西街，以貯木材。又於永泰二年，京兆尹黎幹以京城薪炭不給，鑿渠自京兆府直東至薦福寺東街，北至國子監，正東至子城東街，并逾景風、延喜門入苑。”

《城坊考》刪此渠不載。

蓋文達宅

《城坊考》：“太傅蓋文達宅。”《注》：“于志寧《蓋文達墓碑》：薨雍州開化坊里第。”

按：于志寧文見《全唐文》卷一四五。

柳嘉泰宅

《城坊考》：“右武衛將軍柳嘉泰宅。”《注》：“鄭納《柳嘉泰碑》：終於長安開化里之私第。”

按：鄭納文見《全唐文》卷三五—。

崔允宅

《城坊考》：“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魏國公崔允宅。”《注》：“《通鑑》，崔允居第在開化坊。”

《新唐書·崔胤（允）傳》亦記胤宅在開化坊。

裴公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五〇裴蟾《裴公夫人彭氏墓誌銘》：“以咸通二年正月廿七日終於上都開化里之私第。”

按：蟾乃裴公長子。

崔熾宅

羅振玉《東都冢墓遺文》李舟《□故右拾遺清河崔府君（熾）與滎陽鄭氏夫人合祔墓銘并序》：“（夫人）以大順元年正月廿四日寢疾終於長安開化里。”

于申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六《唐故朝議郎行尚書屯田員外郎上柱國梁縣開國子賜緋魚袋河南于君（申）墓誌銘并序》：“維唐貞元九年歲次癸酉八月十三日，歿於開化里私第。”

按：《陝西金石誌補遺》卷上亦有《于君墓誌》。

酒肆

《太平廣記》卷八六引《錄異記》載，開化坊西北角有酒肆，尚書員外郎王鄴曾於此肆會見任三郎。

石臺

《長安志》卷七載，開化坊附近朱雀街上有石臺一所，景龍中韋庶人置。“雕刻綵樓，上建頌臺，蛟龍蟠遶，下有石馬石獅子侍衛之像。初韋氏矯稱衣箱有五色雲氣，使畫工圖像以示於朝。及節愍太子遇害，韋氏又上中宗《聖威神武頌》，刊石以記其事，謂之頌臺，上官昭容之文也，并勒公卿姓名於上。諂詞偽事，有乖典實，景雲元年毀之”。

查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一九八三年五月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載，開化坊位置當在今西安市南稍門十字西北。又該坊可能別名晉陽，詳晉陽坊。

開明坊

乃朱雀門街街東從北向南之第七坊，《長安志》卷七、《城坊考》卷二所記及五圖所畫均同。

《長安志》記述該坊云：“自朱雀門南第六橫街以南（鴻按：亦即興善寺所在靖善坊之南），率無居人第宅。”《注》：“自興善寺以南四坊，東西盡廓，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城坊考》所注對《志》文無甚更動。

【坊內建築】

光明寺

《長安志》：“光明寺。”

隆化坊

乃洛陽之一坊。按《城坊考》圖、文均無此坊，茲據《千唐誌》補，不詳所在。

【坊內建築】

周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五九《大唐天官文林郎周君故妻公孫夫人(平)墓誌銘并序》：“以垂拱二年(十二月廿七日)遘疾，終於神都隆化里第。”

盧調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八三《大唐處士范陽盧府君(調)墓誌銘并序》：“以神龍元年十月一十三日遘疾終於東都隆化坊之私第。”

隆政坊

詳布政坊。

隆慶坊

詳興慶坊。程鴻詔《補記》在列舉西京外廓城諸坊名時，云“布政本隆慶”。查《長安志》在布政坊坊名下《注》云：“本名隆政，避明皇名改。”《城坊考》照錄《志》注未動。《補記》將“政”作“慶”當誤。

十三畫

靖安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一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五坊，《長安志》卷七、《城坊考》卷二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長安志》在坊名下《注》：“按靖或作靜。沅按，《唐書·武元街傳》亦作靜。”

《城坊考》注錄《志》注文，刪沅按以下。

《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亦明白標出靖安坊又曰靜安坊。《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并云：靖安坊又名靜安坊，乃因靖、靜音同，寫轉之故。

【坊內建築】

崇敬尼寺

《長安志》：“西南隅崇敬尼寺。”《注》：“本僧寺，隋文帝所立，大業中廢。龍朔（應作朔）二年，高宗為長安定安公主薨後，改立為尼寺。”

《城坊考》改《志》注“龍朔二年”以下文字為：“高宗為高安長公主立為尼寺，高宗崩後改為宮，以為別廟，後又為寺。”

樂府

《長安志》：“（崇敬尼）寺東樂府。”《注》：“隋置。”

咸宜公主宅、崔嵩宅、楊洄宅

《長安志》：“咸宜公主宅。”《注》：“玄宗女，降崔嵩。沅按，公主初嫁楊洄，又嫁嵩。”

《城坊考》改《志》注為：“玄宗第二十二女，初嫁楊洄，又嫁崔嵩。”

韓國正穆公主廟

《長安志》：“韓國正穆公主廟。”《注》：“《禮閣新儀》曰：德宗女，自唐安公主追冊，貞元十七年祔廟。”

崔倫宅

《長安志》：“太子賓客崔倫宅。”

武元衡宅

《長安志》：“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元衡宅。”

《城坊考》於《志》文下加《注》：“《舊書·武元衡傳》，元衡宅在靜安里，元和十年六月三日將朝，出里門，賊射之，中肩。又有匿樹陰突出者，以楛擊元衡左股，乃持元衡馬東南行十餘步害之。乃衆呼

偕至，持火照之，見元衡已踏於血中，即元衡宅東北隅墻之外。”

韓愈宅、李樂宅

《長安志》：“尚書吏部侍郎韓愈宅。”

《城坊考》加《注》：“皇甫湜作《神道碑》，李翱作《行狀》，皆言愈薨靖安里第。《昌黎集息國夫人墓誌》云，乞銘於其鄰韓愈。按夫人為靈州節度使李樂妻，則樂宅亦當在此里。”

按：李翱文見《全唐文》卷六三九，皇甫湜文見《全唐文》卷六八七。

《城坊考校補記》又補：“《宣室志》：愈於靖安里晝卧，見神人曰，威粹骨絕，世與韓氏為仇，今欲討之，十二月愈卒。又韓愈《示兒詩》，言屋內外景物甚詳。又有《庭楸詩》。此宅庭內有楸樹五株，他樹四株，東堂可以見山，南亭有松果瓜芋之區，西偏有槐樹，北屋乃內室。”

劉伯芻宅

《長安志》：“刑部侍郎劉伯芻宅。”

《城坊考》加《注》：“按《劉伯芻》又有《安邑坊》宅，見安邑坊下。”

李宗閔宅

《長安志》：“郴州司馬李宗閔宅。”

《城坊考》加《注》：“《宣室志》：唐丞相李宗閔退朝於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擲久之。《唐語林》：元和已來，宰相有兩少師，故以所居別之，永寧少師李固言，靖安少師宗閔也。”

唐昭宅

《城坊考》：“殿中少監唐昭宅。”《注》：“《女端墓誌》：女子字端，蓋殿中少監唐昭之第三女也，終於京兆靜安里之第。”

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二有《女端墓誌》，云端卒於開元十二年六月廿三日。

張籍宅

《城坊考》：“張籍《移居靖安坊答元八郎中詩》云，長安寺裏多時住。按籍先居延康里，見白居易詩。後寓居寺中，又移居靖安也。”

元稹宅

《城坊考》：“武昌軍節度使元稹宅。”《注》：“白居易《寄微之詩》：樹依興善老，草傍靖安衰。《注》云：微之宅在靖安坊，西近興善寺。按興善寺在靖善坊，靖善東與靖安鄰，故元宅西與之接也。《元集》亦有《靖安窮居詩》，又《答姨兄胡靈之詩》，《注》云，予宅在靖安北街。微之宅中有辛夷兩樹，樂天與微之常遊息其下，亦見《長慶集》《詩注》。按微之有宅，已見安仁坊，蓋又移居安仁也。”

《城坊考校補記》又補：“元作《鷺鷥傳》云，貞元歲，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

程執恭宅

《城坊考》：“檢校司空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程執恭宅。”《注》：“《舊書·程懷直傳》：子執恭至京師表辭戎帥，以靖安里私第側狹，賜地二十畝令廣其居。”

蕭直宅

《城坊考》：“給事中蕭直宅。”《注》：“獨孤及《蕭直墓誌》，終於靖安里正寢。”

按：獨孤及文見《全唐文》卷三九六。

張漪宅

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四《唐故朝散大夫著作郎張府君(漪)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廿年十一月廿五日寢疾怛化於靖安里之私館。”

盧踐言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九八《范陽盧踐言墓誌》：“會昌六年正月廿九日遵癘疾歿于上都靖安里之私室。”

嗣澤王李彥回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六一《張觀墓誌》：“咸通癸未歲三月廿九

日啓手足於京兆靖安里隴西妻族之第。”

按：張觀前妻呂夫人早卒。會昌二年再娶隴西李氏，即高宗六代孫，元舅彥回，襲封嗣澤王。張觀卒於嗣澤王彥回宅也。

苗景符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八七《上黨苗君(景符)墓中哀詞》：“以咸通辛卯歲九月四日，不起於靖安里第。”

旅舍

《城坊考》：“旅舍。”《注》：“穆員《河南少尹裴濟墓誌》，卒於京師靖安里之旅舍。”

按：穆員文見《全唐文》卷七八四。

據一九八三年五月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唐靖安坊位置當在今西安市陝西教育學院一帶。

靖恭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七坊，《長安誌》卷九、《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長安志》坊名下注云：“沅按，《唐書·楊汝士傳》作靜恭。”

《城坊考》改《志》注為：“靖亦作靜。寶應二年，萬年縣靖恭坊南街柳樹上降甘露，有賀表。”

按：賀表作者闕名，見《全唐文》卷九六二。

《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亦云靖恭坊又名靜恭坊。《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謂靖作靜，係因字音相同寫轉所致。

【坊內建築】

祆祠

《長安志》：“街南之西祆祠。”《注》：“沅按，(北)《魏書》作天祠，同，古無祆字。”

《城坊考》在《志》文“街南”上加“十字”二字。改《志》注為“《通

典》：唐有符祔正。”

楊慎(審)交宅、韋玠宅、長寧公主宅、高士廉宅、左金吾營

《長安志》：“西北隅駙馬都尉楊慎交宅。”《注》：“宅南隔街有司農卿韋玠宅。沅按，《唐書》傳作睿交，《新唐書》云長寧公主嫁楊慎交。”

《城坊考》將《志》《注》中韋玠宅改作正文，改《志》注為：“中宗第四女長寧公主，下嫁楊慎交。《新書·長寧公主傳》，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衛故營合為宅，右屬都城，左頰大道，作三重樓以憑觀，築山浚池，帝及后數臨幸，置酒賦詩，又併坊西隙，廣鞠場。”

王敬從宅

《長安志》：“中書舍人三敬從宅。”《注》：“開元中為給事中、中書舍人。沅按，孫逖《神道碑》，敬從官終太子庶子。”

《城坊考》改《志》注中“沅按”為“畢氏曰”。

按：孫逖文見《全唐文》卷三一三。

符璘宅

《長安志》：“輔國大將軍符璘宅。”《注》：“璘為昭義軍節度使薛嵩軍副，嵩卒，田承嗣盜其符，璘以衆降焉。遂賜靖恭里第一區，藍田田四十頃。”

《城坊考》注叙璘投降經過較詳，又增云：“李宗閔《符璘碑》，終於靖恭里賜第。”

按：李宗閔文見《全唐文》卷七一四。《新書·符璘傳》亦載有璘事。

又《金石萃編》卷一一三亦載《璘碑》，云璘卒於貞元十四年七月廿四日。

韋建宅

《長安志》：“祕書監致仕韋建宅。”

韋渠牟宅

《長安志》：“太常卿韋渠牟宅。”

《城坊考》在《志》文下加《注》：“權德輿《韋渠牟墓誌》，啓手足於靖恭里。按孟郊有《題韋少保靜恭宅藏書洞詩》，夫知誰宅。”

按：權德輿文見《全唐文》卷五〇二。

吳通微集書院、吳通微宅

《長安志》：“翰林學士吳通微集書院。”

《城坊考》改《志》“翰林學士吳通微集書院”為“翰林學士吳通微宅”并注云：“舊本《長安志》作吳通微集書院，未詳。”

按：“吳通微集書院”與“吳通微宅”不同，人名既異，建築稱謂亦殊。舊本《長安志》言“吳通微集書院”則其名已同。僅建築稱謂異耳。究係“宅”抑“院”，待考。

楊汝士宅、楊虞卿宅、楊漢公宅、楊魯士宅

《長安志》：“工部尚書楊汝士宅。”《注》：“與其弟虞卿（《考》作卿，是）、漢公、魯士同居，號靖恭楊家，為冠蓋盛游。沅按，汝士以工部侍郎改戶、兵二部，旋檢校禮部尚書，未為工部尚書也。”

《城坊考》記汝士官銜作“刑部尚書”，并刪《志》注中“沅按”文字，另注：“《南部新書》：大和中，人指楊虞卿宅南亭子為行中書，蓋朋黨聚議於此爾。”

《城坊考校補記》在《考》注後增云：“《新書·楊汝士傳》，所居靖恭里，兄弟并列門戟。歐陽修《楊侃墓誌銘》：太和、開成之間，汝士、虞卿、魯士、漢公，居靖恭坊，大以其族著。”

按：《舊書·楊汝士傳》、《新書·楊汝士傳》、《唐會要》卷三二《戟》、《太平廣記》卷一五五、卷四九八，均有汝士宅記載。

楊寧宅、楊知言宅、楊知退宅、楊思立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一一錢徽《國子祭酒致仕楊寧墓誌》：“元和間，寧言絕而薨於靖恭里第。”

按：寧為楊汝士、楊虞卿父。另據《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五五、一一九七、一一九八，虞卿子京兆府司錄知言、殿中侍御史知退、鳳翔節度副使思立，至僖宗乾符間，同居靖恭坊，祖孫三世同居靖恭，

凡歷憲、穆、敬、文、武、宣、懿、僖八帝。

史憲誠宅

《長安志》：“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宅。”

《城坊考》於《志》文下加《注》：“劉禹錫《史孝章碑》，薨於靖恭里之私第。孝章即憲誠之子。”

按：劉禹錫文見《全唐文》卷六〇九。

崔彥昭宅

《長安志》：“太子太傅崔彥昭宅。”《注》：“《秦中記》：靖恭崔公尚書為樂卿，自靖恭宅露冕從板輿入太常，觀者樂之。沅按，《唐書》傳無為太常卿事，云是太子太保，非太傅。”

《城坊考》除改《志》注中“沅按”為“畢氏曰”外，并刪去“云”以下九字。

金州進奏院

《長安志》：“金州進奏院。”

李無慮宅

《城坊考》：“忠武將軍行薛王府典軍上柱國平棘縣開國男李無慮宅。”《注》：“賈彥璿《李無慮墓誌》，終於靜恭私第。”

按：賈彥璿文見《全唐文》卷三五—。

韋元魯宅

《城坊考》：“吏部郎中韋元魯宅。”《注》：“獨孤及《韋元魯墓誌》，終於京師靜恭里之故宅。”

按：獨孤及文見《全唐文》卷三九二。

論惟賢宅

《城坊考》：“驃騎大將軍論惟賢宅。”《注》：“呂元膺《論惟賢碑》，寢疾終於靜恭里之私第。”

按：呂元膺文見《全唐文》卷四七九。

仲子陵宅

《城坊考》：“尚書司門員外郎仲子陵宅。”《注》：“權德輿《仲子

陵墓誌》，歿于靖恭里第。”

按：權德輿文見《全唐文》卷五〇六。

宋申錫宅

《城坊考》：“開州司馬宋申錫宅。”《注》：“按許渾有《靜恭里感事錄》，《注》，宋相，申錫也。《舊書·宋申錫傳》，王守澄將以二百騎，就靖恭里，屠申錫之家。”

盧攜宅

《城坊考》：“太子賓客盧攜宅。”《注》：“《黃滔集》有《代鄭郎中上靖恭盧相書》，蓋攜也。”

按：黃滔文見《全唐文》卷八二三。

陸氏宅

《城坊考》：“陸氏宅。”《注》：“《前定錄》：陸賓虞于靖恭北門候一郎官，適遇朝客，遂迴息於從孫聞禮之舍。”

《太平廣記》卷一五四亦錄《前定錄》文，較詳。

夜來宅

《城坊考》：“夜來宅。”《注》：“《酉陽雜俎》：靖恭有姬，字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于破產迎之。”

旣曲

《城坊考》：“旣曲。”《注》：“《寺塔記》：僧康藏本住靖恭坊旣曲，忽覩光如輪，尋光至靈花寺，蓋靈花寺在常樂，即此坊之北也。”

李諮議宅

《太平廣記》卷三〇六：“（盧佩與仙婦婚而心又疑之，）自是婦人絕不復歸佩家，佩亦幸焉。後數十日，佩因出南街中，忽逢婦人行李。佩呼曰：夫人何久不歸？婦人不顧，促轡而去。明日使女僮傳語佩曰：‘妾誠非匹敵，但以君有孝行相感，故為君治太夫人疾，得平和，君自請相約為夫婦。今既見疑，便當決矣。’佩問女僮：‘娘子今安在？’女僮曰：‘娘子前日已改嫁靖恭李諮議矣。’”據此，靖恭坊應有李諮議宅。

趙懷璣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〇七《唐□□大夫洛交郡長史上柱國趙府君(懷璣)墓誌銘并述》：“以天寶十五載三月四日，歸化於西都靜恭之私第。”

向清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三五《向清墓誌》：“大和元年五月十九日，終於京兆府靖恭坊私第。”

苗弘本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二八苗恪《通事舍人知館事上柱國苗弘本墓誌銘并序》：“大中己亥歲三月六日，終於靜恭里第。”

靖善坊

乃朱雀門街東側從北向南之第五坊，《長安志》卷七、《城坊考》卷二所記及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大興善寺、遵善寺、鄴國寺

《長安志》：“大興善寺盡一坊之地。”《注》：“初曰遵善寺，隋文承周武之後，大崇釋氏，以收人望，移都先置此寺，以其本封名焉。神龍中韋庶人追贈父貞為鄴王，改此寺為鄴國寺，景雲元年復舊。《酉陽雜俎》曰：寺取大興城兩字、坊名一字為名。不空三藏塔前多老松，歲旱時官伐其枝為龍骨以祈雨，蓋以三藏役龍，意其枝必有靈也。東廊素和尚院，庭有柏四株，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柏至夏有汗，汗人衣如蠟脂，不可浣；招國鄭相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為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曰：‘我種汝三十餘年，汝以汗為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之。’自是無汗。素公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常有絡子聽經，齋時鳥鵲取掌中食。天王閣長慶中造，本在春明門內，與南內（鴻按，即興慶宮。）連墻，其形高

大，為天下之最，大和二年勅移就此寺，拆時腹中得布五百端，漆數十桶。寺殿崇廣，為京城之最，號曰大興佛殿，制度與太廟同，總章二年火焚之，更營建，又廣前居二十畝之地。”

《城坊考》引用上述文字，唯有增刪。一、刪去《西陽雜俎》以下十八字，而代以“《寺塔記》云”四字。二、由於轉抄刊之故，誤“夏廊”為“東廊”。三、流汗之樹，《城坊考》改“松”為“桐”，寫“招國”為“昭國”。四、刪“素公不出院”以下一句二十九字及“寺殿崇廣”以下四十字。五、加注：“寺有左願蛤像、于闐玉佛菩薩像。《名畫記》，寺有劉焉、尹琳、吳道玄畫。行香院堂後壁有梁洽畫雙松，髮塔內有隋朝舍利旃檀像，堂中有隋時寫《時非時經》。”

足立《長安城圖》、《咸寧縣志·長安坊里圖》亦均將大興善寺畫在靖善坊內。《長安與洛陽》三章八節云：“根據《唐會要》卷五〇，對於六處高地的關心，在宇文愷計劃長安城時就注意了的。就是說在當天子之位的九二上安頓宮殿，在當君子之位的九三上安置官府，在當至上位的九五的崇業、靖善兩坊，建玄都觀和興善寺，以供奉神聖。呂大防的《題記》、《雍錄》和《長安志》，都記有這事。依據《咸寧縣志》卷三，現在城內鼓樓南端為九三的高地，到興善寺是九五的高地，到鐵爐廟村北是上九的高地。”又同書十章《長安城的遺跡》說：“夾着朱雀門街的靖善坊的大興善寺和崇業坊的玄都觀以及東端新昌坊的青龍寺等遺址，足立君都親自踏訪過。《咸寧縣志》說，今日的華藏寺是唐朔善坊保壽寺的遺址。這些寺，每個都成為訪尋唐代坊里時的重要的據點。”據上所述，可見靖善舉坊為寺之因及大興善寺在後世探尋唐代坊里時所處之重要地位。

新昌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八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下，《長安志》注：“南

街東出延興門。”《城坊考》照錄《志》文。

【坊內建築】

青龍寺、靈感寺、觀音寺

《長安志》：“南門之東青龍寺。”《注》：“本隋靈感寺，開皇二年（公元五八二年）立。文帝移都，徙掘城中陵墓，葬之郊野，因置此寺，故以靈感為名。至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廢。龍朔二年（公元六六二年），城陽公主復奏立為觀音寺。初公主疾甚，有蘇州僧法朗，誦《觀音經》乞願得愈，因名焉。景雲二年（公元七一一年），改為青龍寺。北枕高原，南望爽塏，為登眺之美。”

《城坊考》又在《志》注下增云：“《名畫記》：青龍寺中有王韶應書。《東觀奏記》：宣宗勳遵元和故事，以憲宗曾幸青龍寺，命複道開便門至青龍佛宮。《太平廣記》引《逸史》：江陵副使李君下第困迫，於青龍寺門前坐。又《唐語林》：趙璟閒居慕靜，深巷杜門不出。李元素訪之，璟引元素同訪青龍寺日者。白居易有《青龍寺早夏詩》。”

崇真觀、李齊古宅

《長安志》：“崇真觀。”《注》：“本李齊古宅，開元初立。”

裴向竹園

《長安志》：“吏部尚書裴向竹園。”《注》：“元和中，宰相武元衡遇害，或告賊匿於新昌坊向之竹園者。”

《城坊考》將“裴向竹園”改為“裴向宅”，并云“宅有竹園”。宅下《注》文除照錄《志》注外，前又增“《唐書》本傳：向以吏部尚書，致仕於新昌里第，內外支屬百餘人，向所得俸祿，必同其費。按裴遵慶宅在昇平里，向復移于新昌也。”

楊於陵宅

《長安志》：“尚書左僕射致仕楊於陵宅。”《注》：“於陵子嗣復，官平盧軍節度使，其弟損與宰相路巖居相接，巖以地狹，欲易損馬廐廣之。損兄弟在朝者且十數，曰，時相可拒之耶！損曰，凡尺寸

地，非吾等所有，先人舊業，安可以奉權臣？麋不悅，自殿中侍御史命鞠獄黔中。”

《城坊考》除於《志》《注》“官平盧軍節度使”前加“文宗時”三字，改《志》《注》“鞠”作“鞠”，并增注云：“李翱《楊於陵墓誌》：薨於新昌里第。又《摭言》：楊嗣復具（長）慶中繼放兩榜，大宴於新昌里第。”

按：兩《唐書·楊嗣復傳》均載此事。又李翱文見《全唐文》卷六三九。

牛僧孺宅

《長安志》：“太子少師牛僧孺宅。”《注》：“其事具安邑坊李吉甫宅下。”

《城坊考》錄《志》文，刪《注》。

張仲方宅

《長安志》：“祕書監張仲方宅。”《注》：“沅按，《唐書·張九齡傳》云，仲方弟九舉之曾孫。又有《仲方傳》，云仲方祖九舉，伯祖九齡。白居易《墓誌》云仲方王父九舉；應從本傳為是。又云仲方終新昌里第。”

《城坊考》改《志》注為：“仲方，九齡弟九舉之孫，白居易作墓誌，云仲方終新昌里第。”

按：白居易文見《全唐文》卷六八一。

溫造宅、桑道茂宅

《長安志》：“禮部尚書溫造宅。”

《城坊考》加《注》：“《宣室志》：新昌里，尚書溫造宅，桑道茂常居之。庭有二柏，甚高。大和九年，溫造居其宅。”

盧宏宣宅

《長安志》：“太子少傅致仕盧宏宣宅。”

路巖宅

《長安志》：“儋州流人路巖宅。”《注》：“沅按，《唐書》傳無流儋

州，事見《新唐書》。”

《城坊考》錄《志》文，刪《志》注。

《太平廣記》卷二二三紀路巖在宅令丁重為于儆相面故事，可參閱。

蘇頌宅

《城坊考》：“禮部尚書蘇頌宅。”《注》：“蘇頌詩序：先是，新昌小園期京兆尹一訪，兼郎官數子。自頃沈疴，年復一年，茲願不果。”

裴回宅

《城坊考》：“魯郡任城縣尉裴回宅。”《注》：“王維《裴回墓誌》，卒於西京新昌坊私第。”

按：王維文見《全唐文》卷三二七。

舒元興宅

《城坊考》：“御史中丞判刑部侍郎同平章事舒元興宅。”《注》：“舒元興《養狸述》：予愛其能息鼠竊，歸致新昌里客舍。舍之初，未有某居時，曾為富家廩。又《長安雪下望月記》：予與友生，自所居南行百許步，登崇岡，上青龍寺門，門高出絕寰埃。是元興宅在青龍寺北也。”

按：舒元興文見《全唐文》卷七二七。

路羣宅

《城坊考》：“中書舍人路羣宅。”《注》：“《唐闕史》：中書舍人路羣，與給事中盧宏正相善。一日，都下大雪，路在假，盧將晏入，道過新昌第，路方于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巾鶴氅，搆火命觴，以賞嘉致。聞盧來大喜，亟命迎入。”

按：《太平廣記》卷四九九錄《闕史》文。

崔羣宅

《城坊考》：“檢校左僕射兼吏部尚書崔羣宅。”《注》：“《唐語林》：崔相羣，于新昌宅小廳中見門生。”

李益宅

《城坊考》：“禮部尚書李益宅。”《注》：“蔣防《霍小玉傳》：李益至長安，舍于新昌里。”

按：《太平廣記》卷四八七亦載蔣防文。

錢起宅

《城坊考》：“考功郎中錢起宅。”《注》：“錢起有《新昌里言懷詩》。”

侯釗宅

《城坊考》：“侍郎侯釗宅。”《注》：“盧綸有《同柳侍郎題侯釗侍郎新昌里詩》。”

權達宅

《城坊考》：“京兆府咸陽縣丞權達宅。”《注》：“權德輿《再從叔故咸陽縣丞達墓誌》，終於京師新昌里。”

按：權德輿文見《全唐文》卷五〇四。

竇易直宅

《城坊考》：“檢校司空鳳翔尹鳳翔節度使竇易直宅。”《注》：“白居易《惜牡丹花》二首，《注》云：一首新昌竇給事宅南亭花下作。按易直時官給事中。”

白居易宅

《城坊考》：“刑部尚書白居易宅。”《注》：“居易為主客司郎中知制誥時，居新昌里。有《題新昌所居詩》云：街東閒處住。又《新昌新居書事四十韻》云：丹鳳樓當後，青龍寺在前。又《自題新昌居止詩》云：最近東頭是白家。其時有《和元微之詩》，序云：微之轉為江陵士曹掾，會予下內直歸，而微之已即路，邂逅相遇於街衢中，自永壽寺南，抵新昌里北，得馬上話別。按微之之宅在靖安里，永壽寺在永樂里，永壽之南，即靖安北街。樂天下直，每自朱雀街，經靖安之北，《集》中有《靖安北街贈李二十詩》是也。微之蓋東出延興門或春明門，故經新昌之北。又按居易宅有松數株，其《新昌閒居詩》云：但有雙松當砌下。又《寄崔十八詩》云：新昌七株松。”

《全唐文》卷六八一白居易《祭弟文》：“往日亦曾商量，他時身後，甚要新昌西宅，今已買訖。”

李紳宅

《城坊考》：“守右僕射門下侍郎李紳宅。”《注》：“《唐語林》：李相紳，居新昌。紳有詩，序云：新昌宅書堂前，有葯樹一株，今已盈拱。前長慶中，於翰林院內西軒葯樹下移得，纔長一寸，僕夫封一丸泥以歸植，今則長成，名之天上樹。”

王定宅

《城坊考》：“太子右庶子王定宅。”《注》：“權德輿《王定碑》，王公艱貞，歸全於京師新昌里。”

按：權德輿文見《全唐文》卷五〇〇。

韋端宅

《城坊考》：“朝散大夫祕書省著作郎致仕韋端宅。”《注》：“《韋公元堂誌》，公葉背於長安新昌里第。按端先有宅在親仁里。”

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〇、《唐文拾遺》卷二六皆有《韋公玄堂誌》，云端卒時爲元和十四年三月廿三日。

嚴公宅

《城坊考》：“國子司業嚴公宅。”《注》：“穆員《嚴公墓誌》：歸全於長安新昌里之私第。”

按：穆員文見《全唐文》卷七八四。

姚合宅

《城坊考》：“祕書少監姚合宅。”《注》：“姚合《新昌里詩》：舊客常樂坊，井泉濁而鹹；新屋新昌里，井泉清而甘。”

盧燕宅

《城坊考》：“進士盧燕宅。”《注》：“《河東記》：長慶四年冬，進士盧燕新昌里居，晨出坊北街，槐影扶疏，殘月猶在。見一婦人，長三文許，衣服盡黑，驅一物，狀若羝羊，亦高丈許，自東至西。”

《太平廣記》卷三四六亦錄《河東記》文。

丁重宅

《城坊考》：“處士丁重宅。”《注》：“《劇談錄》：丁重善於相人，新昌私第，車馬造門者甚衆。”

《太平廣記》卷二二三亦錄《劇談錄》文。

呂逸人宅

《城坊考校補記》：“呂逸人宅。”《注》：“王維有《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詩》云：柳市南頭訪隱倫。又云：城上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裴迪亦有《與王右丞過新昌里訪呂逸人詩》。”

楊據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補遺》上《唐故弘農楊氏（據）殤女（慧）墓誌并序》：“以咸通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歿於新昌里第。”

孫繹別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中孫徽《唐故京兆韋夫人墓誌銘并序》：“（徽妻韋夫人）以大中十三年六月七日，終於（徽仲兄繹）上都新昌里之別第。”

韋希損宅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三《大唐故朝議郎京兆府功曹上柱國韋君（希損）墓誌銘并序》：“開元七年八月九日傾于新昌里第。”

按：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一、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一、端方《匋齋臧石記》卷二二、《唐文拾遺》卷一八均載《韋希損墓誌》。惟端書所載《墓誌》將“希損”作“布損”，誤。

宇文琬宅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唐故河南宇文府君（琬）墓誌銘并序》：“以天寶三載六月五日歿新昌里之私第。”

按：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二、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三七、《唐文拾遺》卷二一均載《宇文琬墓誌》。

旅館

《城坊考校補記》：“旅館。”《注》：“《聞奇錄》，程顥稅居新昌里，調選不集。”

《太平廣記》卷三七四亦錄《聞奇錄》文。

民家

《城坊考校補記》：“民家。”《注》：“《唐闕史》：青龍寺西廊，繪毗沙門天王，新昌坊民時疫，肩置繪壁下，逾旬能步，逾月以力聞。”

《太平廣記》卷三一二亦收《唐闕史》文。

酒樓

《太平廣記》卷四五二載天寶九年夏六月，韋峯與其從妹壻鄭六會飲於新昌里。則新昌坊或有旗亭、酒樓之類。

查《太平廣記》卷四八六所收《無雙傳》，有王仙客尋表妹無雙立馬新昌南街之事。卷四九七有新昌金杯之說（詳安邑坊），也均與新昌坊有關。另據一九八三年五月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唐新昌坊遺址當在今西安市鐵爐廟村及其北。

新書坊

《太平廣記》卷三五六《哥舒翰》：“哥舒翰少時有志氣，長安交遊豪俠，宅新書坊。據此，長安應有新書坊。惟無其他史料可徵。《太平廣記》在“書”字下面《注》中說：“陳校，‘書’本作‘昌’。”考新昌坊果有哥舒翰宅。是新書乃新昌之訛。

新寧坊

詳談寧坊。

詢善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六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九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北至洛水。”

【坊內建築】

郭廣敬宅、姚崇山池院、金仙公主山池院

《城坊考》：“郭廣敬宅。”《注》：“後為姚崇山池院，崇薨，為金仙公主所市。”

義城坊

乃長安之一坊，《長安志》、《城坊考》及五圖等均不載，茲據《匄齋臧石記》補，不詳所在。

【坊內建築】

呂氏宅

端方《匄齋臧石記》卷一七《大唐文林郎（呂氏）夫人張氏（須摩）墓誌》：“以永徽六年三月四日，薨於長安義城里。”

按《陝西金石誌》卷九亦載《張氏墓誌》。

義寧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四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三坊，《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長安志》在坊名下《注》云：“李名熙光坊，義寧元年改。”

《城坊考》改“李”為“本”，甚是。又增注云：“《冥報記》：蘇州別駕沈裕，于貞觀八年八月，夢其身行于京師義寧坊西南街。”

《太平廣記》卷二七七亦錄載沈裕事，甚詳。

【坊內建築】

化度寺、真寂寺、高穎宅、崇福寺

《長安志》：“南門之東化度寺。”《注》：“本真寂寺，隋尚書左僕射齊國公高穎宅。開皇三年（公元五八三年），穎捨宅奏立為寺。武德二年（公元六一九年），改名化度寺。寺中有無盡藏院。敬宗賜化度經院金字額，御樓以觀之。大中六年（公元八五二年），改為崇福寺。”

《城坊考》照錄《志》文及《注》，并增注云：“《名畫記》：化度寺額，殷仲容題，寺有楊廷光、楊仙喬畫。按武后移此寺無盡藏于東都福先寺，日久漸耗，尋移歸本院，至開元九年，以所餘散京師諸寺，遂絕焉。”

積善尼寺、賀跋氏別宅

《長安志》：“西北隅積善尼寺。”《注》：“隋開皇十一年，高穎妻賀跋氏所立，其宅本賀跋氏之別宅。”

《城坊考》照錄《志》文，惟將《注》中“其宅”改作“其地”，“別宅”改作“別第”。

按：據《長安志》卷十《修真坊》所記，積善寺隋在修真坊，唐武德中始遷義寧坊。

波斯胡寺

《長安志》：“街東之北波斯胡寺。”《注》：“貞觀十二年，太宗為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

《城坊考》在“街”字前加“十字”二字，餘照錄《志》文。《補記》增《注》云：“《槐西雜誌》：西洋艾儒略作《西學》，凡一卷，末附唐碑，稱貞觀十二年，大秦國阿羅木將經卷來獻，即於義寧坊勅建大秦寺，度僧二十一人。《癸巳類稿》：唐建中二年，大秦國僧景淨立《景教流行中國碑》，言大秦寺始貞觀十二年七月。按《通典》《職官》二十二視流內有薩寶府扶正，視流外有薩寶府扶祝，薩寶府率，薩寶府史，《注》云：武德四年，置群胡奉事，取火祝詛，貞觀二年改波斯

寺，開元二十年禁民習末摩尼法，天寶四年改波斯寺為大秦寺。其言不相應，碑稱三一妙身無元真主阿羅訶，又稱其母為三一分身景尊施訶，云室女也，誕聖於大秦。”

《長安與洛陽》十章云：“在第九圖西端的崇聖寺，是第四圖義寧坊的波斯胡寺的遺址。依據北平研究院的報告〔《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四卷六期，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這寺現在叫崇仁寺。”據此，則義寧坊波斯胡寺遺址上，已別建他寺矣。

戴至德宅

《長安志》：“尚書右僕射戴至德宅。”

達奚思敬宅

《城坊考》：“青城縣令達奚思敬宅。”《注》：“員半千《達奚思敬碑》：終於長安義寧坊之私第。”

按：員半千文見《全唐文》卷一六五，全名為《蜀州青城縣令達奚君神道碑》，碑云：“神龍二年（公元七〇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終於長安之義寧坊私第。夫人義興縣君蔣氏，景龍二年（公元七〇八年），十月十六日，終於義寧里。”據此，達奚夫人蔣氏亦終於義寧坊。

閻庭萼宅

《城坊考》：“右龍武軍宿衛閻庭萼宅。”《注》：“《清河張夫人墓誌》：夫人號威德，清河之族，適于閻氏，終于京長安縣義寧里之私第。又云：嗣子庭芳，右龍武軍宿衛；次子庭珍，右羽林軍宿衛。”

按：《陝西金石誌》卷一六、《唐文拾遺》卷二四均有《張夫人墓誌》，云夫人卒於貞元八年二月廿八日。

何禕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九《大唐故何處士（禕）墓誌銘并序》：“以大唐咸亨三年，歲次壬申，庚寅朔七月十八日丁未，終於長安義寧里之私第。”

啜祿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二《大唐故冠軍大將軍行右武衛大

將軍啜祿夫人鄭氏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廿八年十一月廿一日暴卒於京師義寧里之私第也。”

李昕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六《神兮尼姜氏(望本)墓誌銘》：“大唐元和元年三月十四日長安昭成寺尼大德三乘行歸寂于義寧里之私第，春秋七十九。”

按：毛鳳枝《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端方《匋齋臧石記》卷二九、陸心源《唐文拾遺》卷五二均載昭成寺尼大德三乘《墓誌》，并云大德乃姜執珪之女，李昕之妻，年六十為尼。

張公宅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大唐南陽張公□故太原郡太夫人王氏墓誌銘并序》：“貞元八年二月廿九日終於京長安縣義寧里之私第。”

按：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五、端方《匋齋臧石記》卷二七、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六六、陸心源《唐文拾遺》卷二三均載《太夫人王氏墓誌》，又《誌》中“終於京”後似應有一“兆”字。

狂人居處

《太平廣記》卷八四《義寧坊狂人》引錄《酉陽雜俎》：“元和初，上都有婦人瘋狂，俗呼為五娘，常止宿於義寧坊永穆壇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錢葬之。”

遊藝坊

詳積德坊。

道化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四坊，《城坊

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道化一作遵化。”參見皇甫玄志宅。

【坊內建築】

王邵宅、趙才宅

《城坊考》：“隋有王邵宅、趙才宅。”

定安公主宅、王同皎宅、韋濯宅、崔銑宅

《城坊考》：“定安公主宅。”《注》：“公主為中宗第三女，降王同皎，後降韋濯，三降崔銑。”

皇甫無逸宅、蕭琮宅、唐臨宅

《城坊考》：“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贈禮部尚書皇甫無逸宅。”《注》：“本隋蕭琮所居，後為唐臨宅。”

房仁裕宅、隋郡學

《城坊考》：“右領軍府大將軍房仁裕宅。”《注》：“本隋郡學。”

崔湜宅

《城坊考》：“中書令崔湜宅。”《注》：“張說《榮陽夫人鄭氏墓誌》：終于洛陽之遵化里。按鄭氏，即湜之母。”

按：張說文載《全唐文》卷二三二，文云鄭氏卒于神龍元年十一月九日。

辛驥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四四《大唐故刑部郎中定州司馬辛君(驥)墓誌銘并序》：“以顯慶四年十一月廿九日，卒於道化里之第。”

皇甫玄志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八〇《大周唐故儒林郎行魏州館陶縣主簿皇甫君(玄志)墓誌并序》：“夫人隴西董氏，終于洛陽縣遵化里。”

張仁方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五一《仙州別駕張府君(仁方)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廿四年四月十日，終於河南縣道化里之私第。”

查《全唐文》卷九二〇文貞《善化寺記》：“大德以唐宣宗大中十

二年春來燕，選名寺以息留。侍中張公崇敬，別卜禪居於遵化坊吉地。”此遵化坊不在洛陽，但以名同，亦附記於此。

道光坊

乃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二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元壽寺

《城坊考》：“隋有元壽寺。”

昭成寺

《城坊考》：“昭成寺。”《注》：“《名畫記》：寺有張遵禮、程遜畫西廊障日。《西域記圖》，楊庭光所畫。《朝野僉載》：洛州昭成佛寺，有安樂公主造百寶香爐，高三尺，用錢三萬。”

《太平廣記》卷一六三《安樂寺》引錄《朝野僉載》文：“唐景龍年，安樂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樂寺，用錢數百萬。童謠曰：‘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懸。’後誅逆韋，并殺安樂，斬首懸於竿上，改為悖逆庶人。”《唐會要》卷四八《寺》：“昭成寺（在）道光坊，本沙苑監之地，景龍元年，韋庶人立為安樂寺。韋氏誅，改為景雲寺。尋又為昭成皇后追福，改為昭成寺。”由此可知昭成寺之變遷。

韓氏宅

《城坊考》：“韓氏宅。”《注》：“《逸史》：太學博士鄭還古，向東洛，再娶李氏于昭成寺。後假宅拜席，宅主姓韓。”

陸思本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一四《大唐故太中大夫邕府都督陸府君（思本）故夫人河南元氏墓誌銘》：“終於河南縣界道光里之私第。”

劉玄豹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九五李漸《唐故左龍武軍將軍彭城劉公（玄

豹)夫人渤海高氏墓誌銘并序》：“以天寶十三載正月，……薨於東京道光里之私第。”

昭成精舍

《千唐誌齋藏誌》九四五張勸《唐梁州城固縣令渤海封君(揆)墓誌銘并序》：“貞元丙寅歲七月六日，終於洛陽道光里昭成精舍。”

崔樞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三六崔幹《唐故汴州雍丘縣尉清河崔府君(樞)墓誌銘并序》：“告終于道光里之私第，時大和元年三月廿五日也。”

楊順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補·大周故檢校左金吾郎將楊府君(順)墓誌銘并序》：“長壽二年四月十五日終于道光里第。”

道政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五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呂大防《長安城圖》及《雍錄》三卷所載《唐都城內坊里古要跡圖》亦同。

【坊內建築】

護持寺

《長安志》：“隋大業七年廢，有護持寺。”《城坊考》改《志》文為：“隋有護持寺，大業七年廢。”按《志》文不順，《考》改是。

侯君集宅、申王府

《長安志》：“北門之西吏部尚書侯君集宅。”《注》：“後為申王府。”

張行成宅、張平高宅

《長安志》：“南門之西尚書右僕射張行成宅。”《注》：“宅西又有羅國公張平高宅。沅按，《唐書·行成傳》作尚書左僕射。”

《城坊考》將《志》注張平高宅改為正文，列於張行成宅之下。

又刪去“沅按”文字。

劉知柔宅

《長安志》：“東門之北工部尚書劉知柔宅。”

寶應寺、王縉宅

《長安志》：“寶應寺。”《注》：“《代宗實錄》與《會要》曰：本王縉宅，縉為相，溺於釋教，妻李氏，實妾也，大曆四年以疾，請捨宅為寺，代宗嘉之，賜以題號。每有節度使至，輒令出錢助之。《酉陽雜俎》曰：韓幹，藍田人，少時常為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貰酒漫遊。幹嘗徵債於王家，戲畫地為人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歲與錢二萬，令幹畫十餘年。今寺中釋凡天女，悉齊公妓小小等寫真也。寺彌勒殿，即齊公寢堂。”

《城坊考》於《志》注“輒令出錢”之“令”字上加“諷”字；於“為酒家送酒”之“為”字下加“貰”字；於“今寺中”之“中”字下加“有韓幹畫又有”六字；另又改“令幹畫十餘年”之“幹”字為“學”字。未又增《注》云：“東廊北面，有楊岫之畫鬼神。《名畫記》：寶應寺又有張璪、邊鸞畫。”

《舊唐書·王縉傳》、《新唐書·王縉傳》、《唐會要》卷四八均載有縉事。

李嘉宅

《城坊考》：“隰川縣令李嘉宅。”《注》：“楊炯《李嘉墓誌》：終於京師道政里之私第。”

按：楊炯文見《全唐文》卷一九五。

王榮宅

《城坊考》：“鎮國大將軍王榮宅。”《注》：“戴少平《王榮碑》，薨於道政里之私第。”

按：戴少平文見《全唐文》卷七二〇。

東平進奏院

《城坊考》：“東平進奏院。”《注》：“《奇鬼傳》：道政里十字街東，

貞元中有小宅，怪異日見，後為東平節度使李師古買為進奏院。”

《太平廣記》卷三四一錄《乾驥子》文亦叙於道政坊小宅事。

旅館

《城坊考》：“旅館。”《注》：“羅隱《弔崔縣令文》，丁亥年夏，前晉陽崔縣令，死於通政里客舍，殍也。通政，蓋道政之訛。”

按：羅隱文見《全唐文》卷八九五。

章正字宅

《城坊考校補記》：“章正字宅。”《注》：“朱慶餘《題章正字道政新居詩》云：獨在玉樓南畔住；又云：眼前惟稱與僧鄰。蓋此坊近興慶花萼、勤政二樓之南，章宅又與寶應寺鄰也。”

水渠

《太平御覽》卷六二《漚》引韋述《兩京記》曰：“西京東市平準署東隅有放生池，分漚水渠自道政坊東城（《長安志》卷八《東市》所記，“城”字前“入”字）西流注之，俗號海地（疑當作池，惟《長安志》亦作地）。”徐松《長安城圖》等有關地圖亦在道政坊中部畫橫貫東西水渠，流入東市。據此，是道政坊內當有一渠。

安祿山宅

《太平御覽》卷一八〇《宅》引韋述《兩京記》曰：“《祿山事跡》曰：祿山舊宅在道政坊，玄宗以其隘陋，更於親仁坊選寬爽之地，出內庫錢，更造宅焉。”《長安志》卷八《親仁坊》有類似記載，《祿山事跡》作《祿山故事》。據此，道政坊曾有安祿山宅。

崔韶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五五《崔韶墓誌》：“上元元年二月廿六日遘疾于京師道政里第。”

(下馬陵 洛陽道政坊)

按呂大防《長安城圖》道政坊，圖中在坊內畫有十字街，將坊分

成四部。東北部偏東劉知柔宅，偏西下馬陵；西北部偏東侯君集宅；西南部偏東張行成宅。所畫諸宅位置，皆與《志》、《考》相類，但多下馬陵。

查《唐會要》卷三〇《興慶宮》：“（開元）二十四年六月，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十二月三日，毀東市東北角，道政坊北角，以廣花萼樓前。”《冊府元龜》卷一四、《玉海》卷一六四、《長安與洛陽》七章一節都曾提及此事，是道政坊曾被削去一部，以廣花萼樓。又《太平廣記》卷四八五《柳氏傳》有柳氏約韓翃於道政坊坊門相見故事。

又，《城坊考》卷五所載《東都外郭城圖》亦即徐松《洛陽城圖》，在洛水之北，徽安門街街東自北向南第一坊處，標有“道政”二字，是唐東都洛陽亦有道政坊。《城坊考》卷五在該坊坊名下《注》云：“本曰元吉坊，永徽中改。”

【坊內建築】

楊義臣宅

《城坊考》：“隋有楊義臣宅。”

趙睿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三七《大周故朝請大夫行司禮寺主簿趙公（睿）墓誌銘并序》：“終于洛州道政坊之私第。”

蓋暢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五二《大周故處士前兗州曲阜縣令蓋府君（暢）墓誌銘并序》：“以神功元年十月十五日，卒於神都道政里私第。”

任明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九六《大唐故右衛左中候上柱國任府君（明）墓誌》：“以開元六年七月廿九日，終於河南縣道政里之私第。”

劉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二五《唐朝散大夫綏州別駕劉君故夫人張氏（十一娘）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十年四月廿九日，終於河南道政里之私第。”

李琦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三五《唐故前同州華池府別將李君(琦)墓誌文并序》：“開元十一年十二月廿七日，卒于道政里之私第。”

按：道政坊長安、洛陽皆有，引文雖未提及長安、洛陽，但因《千唐誌齋藏誌》所載諸人大多卒於洛陽，茲姑置於洛陽道政坊內，以待再考。以下引文凡未明白指出長安或洛陽者，同此例。

陳思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八四《大唐故□□翊衛陳公(思)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十五年十二月廿七日，卒於河南道政里第。”

楊侶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六四《大唐故吏部常選楊府君(侶)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廿五年七月廿八日，卒於河南縣道政坊私第。”

高德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九八《唐故右龍武軍翊府中郎高府君(德)墓誌銘并序》：“以天寶元年□月□九日，終于東京道政里之私第。”

李懷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二一楊坦《唐故雲麾將軍行左龍武軍翊府中郎將趙郡李公(懷)墓誌銘并序》：“天寶四載二月二十九日寢疾，薨於東京道政坊私第。夫人太原縣君王氏，開元十八載七月四日，終於思恭坊正寢。”

王公宅

《唐文拾遺》卷二八劉礎《唐幽州節度衙前兵馬使王公夫人故隴西李氏(元素)墓誌銘并序》：“以大和六年二月廿有九日遘疾終于道政里之私第。”

千金塢

《城坊考》：“千金塢。”《注》：“《水經注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塢。《雒陽記》曰：千金塢，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千金塢；積石為塢，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

後張方入洛，破之；大和中，修復故場。”

查《城坊考》在叙畢洛陽道政坊後，結語云：“右徽安門西街四坊。”在記述四坊前，即云：“洛水之北，東城之東，第一南北街，北當徽安門西街，從南第一曰立德坊。”按之徐松《洛陽城圖》，可見東城之東，果有一南北大街，向北直當洛陽城北城牆之徽安門。查長安有朱雀門街，向北直當朱雀門。洛陽有定鼎門街，向南直當定鼎門。今東城之東第一條南北大街，既向北直當徽安門，即應名之為徽安門街。故《城坊考》謂“徽安門西街”不洽，并使前後牴牾。如云“右徽安門西街四坊”，似云四坊即在徽安門西街；介又云“東城之東，第一南北街，北當徽安門西街”，又似云東城之東第一南北街與徽安門西街為同一街之兩段，第一街為南段，西街為北段，大謬。又因《城坊考》有徽安門西街之說，乃將徽安門街之東第一南北街，稱為徽安門東街，亦欠妥。為釐清眉目計，本書在記述漕渠以北諸街時，稱北當徽安門之南北大街為徽安門街，以此街為準，一一向東列舉，稱之為徽安門街之東第一街，第二街，以便省覽。

道訓坊

詳道德坊。

道術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七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隋煬帝多忌，惡五行占候卜筮醫藥者，皆追集東都，置此坊，遣使檢察，不許出入。時改諸坊為里，以此偏居里外，既技藝所聚，謂之道術坊。唐貞觀中，併坊地以賜魏王泰，泰為池彌廣數頃，號魏王宅。泰死後，立為道術坊，分給居人。神龍中，併入惠訓坊，盡為

長寧公主第。開元初，復舊。《通鑑》：大業三年，勅河南諸郡送一藝戶陪東都，三千餘家，置十二坊於洛水南以處之。按此，則道術坊即十二坊之一也。”

坊內建築，《城坊考》未載。

按：該街自南向北共七坊，獨此第七坊中分爲二，劃成東西兩坊。據徐圖，則道術在東，惠訓在西；據《考》文，則道術在西，惠訓在東。史料不周，難以遽斷。

《城坊考校補記》補云：“《傳奇》：廣德中孫恪遊洛，至魏王池畔，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云：此袁氏第。”

道義坊

《太平御覽》卷一七三：“《兩京記》曰：道義坊，高祖龍潛舊宅。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以爲通義宮。六年，高祖臨幸，大宴群臣，引見鄰里父老，頒賜有差。貞觀元年（公元六二七年），立爲興聖尼寺焉。”據此，長安當有道義坊。惟其他史料闕。按《唐會要》卷四八《寺》云興聖尼寺在通義坊，乃高祖潛龍舊宅。是所謂道義坊者，豈通義坊之誤歟。

道德坊

乃朱雀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七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并同。

【坊內建築】

澄靈觀、澄虛觀

《長安志》：“隋澄靈觀，武德中廢。”

《城坊考》改《志》在“澄靈觀”上增“有澄虛觀”四字，餘未動。

開元觀、秦王浩宅、永昌縣廡、長寧公主宅、金仙女冠觀

《長安志》：“開元觀。”《注》：“本隋秦王浩宅，武后朝置永昌縣。神龍元年（公元七〇五年）縣廢，遂為長寧公主宅。景雲元年（公元七一〇年）置道士觀。開元五年（公元七一七年）金仙公主居之，改為女冠觀。十年改為開元觀。”

《城坊考》錄《志》文外，加注云：“《名畫記》：開元觀有楊庭光、楊仙喬畫。按《白氏長慶集》詩注云，開元觀西北院，即隋時龍村，佛堂有古柏一株，至今存焉。”

崇恩廟

《長安志》：“東南隅廢崇恩廟。”《注》：“神龍初立，以祀武氏祖禰，景雲元年廢。”

王武俊家廟

《長安志》：“成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王武俊家廟。”

又徐松《洛陽城圖》在洛陽洛水之南長夏門街街西自南向北第七坊處，亦畫有道德坊。是洛陽亦有道德坊。《城坊考》卷五在坊名下《注》中云：“本曰道訓坊，北至洛水。”

（洛陽道德坊）

【坊內建築】

秦王浩宅

《城坊考》：“隋有秦王浩宅。”

永昌縣廨

《城坊考》：“東南隅永昌縣廨。”《注》：“永昌中，析河南、洛陽二縣立永昌縣，治此坊。神龍元年省。按《紀聞》云：唐衛州司馬杜某為洛陽尉，時有賊在洛陽城南午橋人家殺人，將財至城，舍于道德里。欲外出，不能去，乃出道德坊南行。忽空中有火遮其前，不得南出，因此走入縣門，蓋是未省縣時也。”

武成王廟

《城坊考》：“武成王廟。”

景龍女道士觀

《城坊考》：“景龍女道士觀。”《注》：“南北居半坊之地，金仙公主處焉。按公主為睿宗第九女。”

長寧公主宅

《城坊考》：“長寧公主宅。”

史務滋宅

《城坊考》：“內史史務滋宅。”

書生宅

《太平廣記》卷三三一《道德里書生》錄《紀聞》云：“東都道德里有一書生，日晚行至中橋，遇貴人部從車馬甚盛。見書生，呼與語，令從。因而南去長夏門，至龍門。”

張士龍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九七《大周延州敦化府兵曹參軍事張君(士龍)墓誌文并序》：“終于洛州道訓坊之私第，以大周長安三年(與夫人)合葬舊墳。”

太真觀、都玄觀

《唐會要》卷五〇記有太真觀及都玄觀，皆云位於道德坊隋秦王浩故宅，并提及天后朝置永昌縣事，可知洛陽道德坊有此二觀。

道德坊兩京均有，《長安志》不辨，遂將洛陽道德坊諸事，繫於長安道德坊下。《城坊考》未加思索，照錄《志》文，以訛傳訛。《長安志》僅記長安，不及洛陽，僅多收而已，《城坊考》兼記兩京，乃前後牴牾。如秦王浩宅、永昌縣廡、金仙公主觀及長寧公主宅，《城坊考》照錄《志》文，將其列入長安道德坊內，同時又繫於洛陽道德坊下，一事兩出。遂致令人困惑。《全唐文》卷八五二殷鵬《贈太傅羅公墓誌銘序》：“天福二年，薨於汴州道德坊之私第。”可見五代時開封道德坊仍不廢。

萬歲坊

乃洛陽之一坊。按《城坊考》圖、文均無此坊，茲據《千唐誌》補，不詳所在。

【坊內建築】

陶英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八四成公羽《唐故左威衛和州香林府折衝都尉》《陶府君(英)夫人清河張氏墓誌銘并序》：“(府君)以貞元十七年三月十有八日，終於東都河南縣萬歲里之私第。夫人清河張氏，以貞元十有九年十月十有七日，終於前里之私第。”

熙光坊

詳義寧坊。

睦人坊

詳睦仁坊。

睦仁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七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七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仁字避太宗諱(民字)改，當作人。而韋述《記》與世所傳，皆作仁。坊內出柿實，俗稱睦仁之柿，嘉慶之李。坊內有梁袁象先園，園有松島。”

【坊內建築】

朱府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〇〇字文選《大唐故信都郡武強縣尉朱府君墓誌》：“天寶十三載七月□日寢疾遂終於睦仁里之私第。”

睦民坊

詳睦仁坊。

會節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七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四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祆祠

《城坊考》：“祆祠。”

徐堅宅

《城坊考》：“左散騎常侍徐堅宅。”《注》：“《河南志》云，韋述《記》不載。”

趙懷正宅

《城坊考》：“趙懷正宅。”《注》：“《酉陽雜俎》：百姓趙懷正，住洛會節坊，段成式家人，雇其妻賀氏紉針。按《雜俎》作惠節，今正。”

按：趙懷正事《太平廣記》卷四〇〇亦錄《酉陽雜俎》文，會節確誤作惠節，詳見光德坊，原文明載趙懷正住光德坊，趙死後，賀方遷洛居會節坊。故會節坊宅實為懷正妻賀氏者。

呼延章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四六《唐故白州龍豪縣令呼延府君(章)墓

誌銘并序》：“以唐三元三年七月五日，終于洛陽會節里第。”

陳泰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三六大韓《唐故處士陳君(泰)墓誌銘并序》：“以顯慶五年十月十一日遘疾終於會節里私第。”

王景之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四七《大唐故雍州美原縣丞王君(景之)墓誌銘并序》：“永淳二年八月廿三日，終於洛州洛陽縣會節里第。夫人清河崔氏，垂拱元年三月五日，終於會節里第。”

楊瓊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三一徐大亨《大唐故冀州堂陽縣尉楊公(瓊)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十年四月十七日遘疾終於洛陽會節里之私第。”

蕭博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七二《唐故蘭陵蕭夫人(博)墓誌銘并序》：“天寶十一載四月廿六日遘疾終於夏京之會節里。”

孫府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七八孫綱《孟州司馬樂安孫府君墓誌銘并序》：“咸通十一年六月八日，奄然於會節私舍。”

趙智儼宅

陸心源《唐文續拾》卷一四《遊擊將軍趙智儼墓誌》：“(聖歷二年)四月八日，卒于神都來庭縣會節坊私第，春秋五十有九。夫人宗氏，以長安二年七月廿九日，終於(上都)延康坊私第，春秋四十有七。以長安三年(二月廿八日)，合葬窆于長安縣神禾原。”

按：《陝西金石誌》卷一〇、《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三均載《智儼墓誌》。據《誌》《文》智儼卒於洛陽會節坊，宗氏卒於長安延康坊，蓋智儼卒後，宗氏由洛陽遷居長安也，故該宅與其謂係智儼宅，勿寧係宗氏宅，但習慣以男為主，因此仍以智儼宅記之。

孫管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中《唐故前左武衛兵曹樂安孫府君(管)墓誌銘并序》：“大中十四年春，以其年三月廿日終于會節里之私第。”

頒政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三坊，《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惟《長安志》卷十漏列此坊。故《長安志》在叙畢該街諸坊後結語云，“右皇城之西(鴻按，即朱雀門街之西第二街)十三坊”，實則上所列舉者僅十二坊，前後不一。呂大防《長安城圖》所存該街自北向南之第三坊，坊內畫有十字街，將坊分成四部分，東北部偏東處，畫有建法寺。唯該圖未將坊名寫出。因建法寺在頒政坊，從而可知呂《圖》亦以為該坊坊名為頒政，亦可證《長安志》之脫誤。

【坊內建築】

惠雲寺、澄覺寺

《城坊考》：“隋有惠雲、澄覺二寺，大業七年并廢。”

右軍巡院

《城坊考》：“右軍巡院。”《注》：“《舊圖》。”

龍興寺、普光寺、中興寺、惠雲寺

《城坊考》：“南門之東龍興寺。”《注》：“本普光寺，貞觀五年(公元六三一年)，太子承乾所立。神龍元年(公元七〇五年)，兩京及天下諸州，并置中興寺，遂改此寺為中興寺，又改為龍興寺。西北隅本隋之惠雲寺，有舊佛殿，寺內有鄭法輪畫。嚴挺之《大智禪師碑》：開元二十一年，恩旨復令入都。至南龍興寺曰：‘此人境之靜也。’遂留息焉。”

建法尼寺、田通宅、陳叔教母宅

《城坊考》：“十字街東之北，建法尼寺。”《注》：“隋開皇三年，坊人田通，捨宅所立。文帝初移都，便出寺額一百二十枚於朝堂。下制云：‘有能修造，便任取之。’通孤貧，孑然唯有環堵之室，乃發憤詣闕，請額而還。置於所居，柴門瓮牖，上穿下漏。時陳臨賀王叔敖母，與之鄰居，又捨宅以足之，其寺方漸修建。”

證空尼寺、段倫之祖廟、真空寺

《城坊考》：“十字街北之東，證空尼寺。”《注》：“本工部尚書段倫之祖廟，貞觀十七年，立為真空寺，武太后改真空為證空。”

昭成觀、楊士達宅、太平觀、太清觀、魏國觀、大崇福觀

《城坊考》：“西北隅昭成觀。”《注》：“本楊士達宅，咸亨元年（公元六七〇年），太平公主立為太平觀。尋移於大業坊，改此觀為太清觀，高宗御書飛白額。至垂拱三年（公元六八七年），改為魏國觀。載初元年（公元六八九年），改為大崇福觀，武太后又御書飛白額。開元十七年（公元九二九年），為昭成太后追福，改立此名。”

《冊府元龜》卷三〇三有武后為追福其母，請於頌政坊立觀之記載，將此與昭成觀《城坊考》《注》對閱，可知高宗後期以及武周時兩次御書觀額，一再改名之由。

豆盧欽望宅

《城坊考》：“西南隅尚書左僕射芮國公豆盧欽望宅。”

崇明觀

《城坊考》：“崇明觀。”《注》：“《舊圖》。”

徐堅宅

《城坊考》：“東南隅右散騎常侍徐堅宅。”《注》：“張九齡《徐堅碑》：薨於長安頌政里之私第。”

按：張九齡文見《全唐文》卷二九一。

護國天王院

《城坊考》：“護國天王院。”《注》：“天寶二年（公元七四三年），

建顯聖天王寺，咸通七年（公元八六六年）改。”

王行威宅

《城坊考》：“左衛翊衛武騎衛王行威宅。”《注》：“《王行威墓誌》：行威字國寶，遘疾終頌政里第。”

按：《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三、《陝西金石誌》卷一〇、《唐文拾遺》卷四九均有《行威墓誌》，云行威卒於垂拱二年七月十四日。

張承休宅

《城坊考》：“恒州長史張承休宅。”《注》：“張說《張承休墓誌》：終於頌政里。”

按：張說文見《全唐文》卷二三一。

司馬宗宅

《城坊考》：“朝議郎行鳳州司倉參軍上柱國司馬宗宅。”《注》：“《司馬君夫人孫氏墓誌》：夫人字堅靜，建業人，適於司馬司倉宗，終於長安頌政甲第。”

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〇、《唐文拾遺》卷二五均有《孫氏墓誌》，云夫人卒於元和十五年五月十六日。

文安縣主宅

《全唐文》卷九九四闕名《唐文安縣主墓誌銘》：“以貞觀二十三年二月三日，卒於長安頌政里之第。”據此，文安縣主第在頌政坊。

按：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三四亦有文安《縣主墓誌》，卒於貞觀廿二年二月三日。

堵穎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八《堵穎墓記》：“維大中元年歲次丁卯閏三月，其月四日一更時，卒于上京頌政坊。”

查《長安志》卷一二《長安》：“漢高祖廟仕縣，西四里班政坊，皇朝門（鴻按，應作開）寶三年勅修。”據此，是頌政坊宋初猶在。至於將頌作班，或為音同訛傳所致。另據《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永安

渠自南向北流經該坊西部。

群賢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四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五坊，《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元瓚宅、梁軌宅、法身寺、寶王寺

《長安志》：“隋有監門大將軍黃城公元瓚、上柱國鄜城公梁軌二宅。又有法身、寶王二寺，大業七年廢。”

真心尼寺、宋祥宅

《長安志》：“東門之南真心尼寺。”《注》：“隋開皇八年，宦者儀同三司宋祥捨宅立。”

《全唐文》卷九一九載觀川《佛頂尊聖陀羅尼經幢銘序》：“師姓耿氏，諱惣靜，太和五年正月二十六日，長安縣群賢里直（應作真）心寺□滅。”據此，真心寺確在群賢坊，并曾有比丘尼滅度于此。

真化尼寺、馮臘宅、光化寺

《長安志》：“街東之北真化尼寺。”《注》：“開皇十年（公元五九〇年），冀州刺史馮臘捨宅所立。武太后改為光化寺。神龍元年（公元七〇五年）復舊。”

上官昭容宅、南陽郡王宅、南陽縣主宅

《長安志》：“東兩隅中宗昭容上官氏宅。”《注》：“後為南陽郡王所居。”

《城坊考》改《志》注為：“後為南陽縣主所居。”

程元景宅

《城坊考》：“處士程元景宅。”《注》：“《程處士墓誌》，先生諱元景，字師朗，京兆長安人，遘疾終於群賢里。”

强瓊宅

《城坊考》：“內供奉强瓊宅。”《注》：“《故瑯琊王氏夫人墓誌》：夫人即故玉册官內供奉賜緋魚袋强瓊之妻，乾符元年，終群賢里第。”

《全唐文》卷九九六載《王氏夫人墓誌》，作者缺名，文云夫人卒日為十二月廿二日。

沈智果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補遺》上《大周故沈君(智果)墓誌銘并序》：“以天授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遘疾卒於群賢之里第。”

程玄景宅

端方《匋齋臧石記》卷二〇《大周故處士程先生(玄景)墓誌銘并序》：“以長壽三年(正月九日)、遘疾終于群賢里。”

按：陸心源《唐文拾遺》卷一四、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四均載《程氏墓誌》。

柳參軍寓

《太平廣記》卷三四二記，《華州參軍》錄《乾牒子》文，謂崔氏女背夫逃歸柳參軍後，柳曾偕崔由金城里遷至群賢里居住，是群賢坊當有柳參軍住處。事詳金城坊。

辯才寺

按隋世此坊有辯才寺，武德二年徙懷德坊。詳見懷德坊。

綏福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七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五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道沖女道士觀

《城坊考》：“道沖女道士觀。”

元盛宅

《城坊考》：“河南兵曹元盛宅。”《注》：“穆員《元盛墓誌》，終於東都綏福里第。”

按：穆員文載《全唐文》卷七八五，文云盛卒於貞元十一年。

楊約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三三《唐故處士楊君(約)墓誌銘并序》：“以咸亨三年三月十八日，卒於綏福里第。”

栢善德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八七《大周故府君栢善德夫人件氏墓誌銘并序》：“以久視元年臘月廿三日遘疾終於來庭縣綏福里。”

夏侯暉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四四《唐故吏部常選譙郡夏侯暉墓誌銘并序》：“神龍二年四月廿三日，卒於綏福里之私第。”

胡泰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八八薛蒙《唐故登仕郎前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胡府君(泰)墓誌銘并序》：“以寶曆元年正月二日，奄于河南府洛陽縣綏福里之私第。”

劉宣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〇七《鄉貢進士劉宣墓誌》：“大中四年五月十五日，因疾受終綏福里。”

十四畫

寧人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街西自南向北之第一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之下，《城坊考》《注》云：“本曰

寧民，避太宗諱改，其後多作寧仁。”

【坊內建築】

龍興寺

《城坊考》：“龍興寺。”《注》：“《名畫記》：寺有展子虔畫八國三分舍利。穆員有《東都龍興寺均上人功德記》。”

按：《唐會要》卷四八《寺》，亦載龍興寺在寧仁坊。

崔日用宅

《城坊考》：“并州大都督府長史贈吏部尚書荊州大都督崔日用宅。”

韋虛心宅

《城坊考》：“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韋虛心宅。”《注》：“孫逖《韋虛心碑》：薨於東都寧仁里私第。”

按：孫逖文載《全唐文》卷三一三，題為《東都留守韋虛心神道碑》，碑云虛心卒於開元二十九年。

寧仁坊

詳寧人坊。

寧民坊

詳寧人坊。

寧遠坊

詳立德坊。

寬政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街西自南向北之第二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于仲文宅

《城坊考》：“隋有于仲文宅。”

星禪師碑

《城坊考》：“坊有《星禪師碑》。唐中書侍郎嚴挺之撰，胡霽然書。”

河南縣廡

《城坊考》：“河南縣廡。”《注》：“河南縣本漢舊縣，後魏靜帝改為宜遷縣，周宣帝復為河南，隋仁壽四年遷都，移縣治于此坊。”

裴巽宅、舒王元名宅

《城坊考》：“駙馬都尉裴巽宅。”《注》：“本舒王元名宅。”

鄭萬鈞別宅

《城坊考》：“駙馬都尉鄭萬鈞別宅。”

崔日知宅

《城坊考》：“太常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崔日知宅。”

楊令暉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一五《楊府君(令暉)墓記》：“終於寬政□□，天寶三載、厝於金谷鄉。”

榆柳園

《城坊考》：“榆柳園。”《注》：“俗傳隋煬帝置垣牆，內外多植榆柳，亦曰西御園，與師子園隔街相對。”

彰善坊

乃洛陽一坊。按《城坊考》圖文均無此坊，茲據《千唐誌》補，不

詳所在。

【坊內建築】

張肅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四《唐故夫人張氏(肅)墓誌銘并序》：“以顯慶元年七月一日，終於洛陽彰善坊私第。”

張夫人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補·唐故渤海縣太君(張夫人)高氏墓誌銘并序》：“太君以清泰二年七月十九日，終於洛京彰善坊之私第。”

按：清泰乃五代後唐末帝年號，據引文，可見洛陽彰善坊當時仍在。

福善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六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此坊有坡，坡勢隆起，名福善坡。《河南志》云，韋述《記》不著此坡，疑張全義保南州時所築壘垣，其後未嘗平蕩，因此得名。《畫墁錄》云：唐家二百八十餘年，河決二穀，雒城歲為患，壞天津，浸城闕，墊城郭不已。宋時自祥符至熙寧，福善坡以北，率被昏墊，城下惟福善坡不及，城外惟長夏門不及。洛中有語云，長夏門外有莊，福善坡頭有宅，乃知水讖不苟云。”

【坊內建築】

牛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四《唐故隋朝散大夫牛君夫人申氏(好)墓誌》：“以永徽三年，歲次壬子，正月十二日，卒於福善里第。”

王進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四八《大唐故王君(進)墓誌銘并序》：“以顯

慶四年十一月廿七日，卒於福善坊之第。”

周師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八二《唐故周君(師)墓誌銘并序》：“永徽二年五月廿五日，終於河南縣福善里私第。”

王楷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八八《唐故王君(楷)墓誌銘并序》：“以龍朔三年六月七日，終於福善坊私第。”

張海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三六《唐故處士張君(海)墓誌銘并序》：“以乾封二年(七月廿七日)，終於福善里之私第。”

張伯隴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三七《唐故處士張君(伯隴)墓誌銘并序》：“卒於福善坊之私第，以乾封二年八月廿六日，殯於北邙。”

路昭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七四《唐故平陽路夫人(昭)墓誌銘并序》：“以咸亨三年二月十四日遘疾終於福善里。”

王韜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一四《大唐王處士(韜)墓誌銘并序》：“以儀鳳四年四月廿二日，終於福善里之私第。”

邢張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二八《大唐故冀州南宮縣尉武騎尉邢府君(張)墓誌銘并序》：“以永隆二年正月廿六日遇疾終於河南福善里之私第。”

王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三〇《大唐故處士王君墓誌并序》：“以永隆二年四月五日，卒於福善坊之私第。”

唐夫人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一四《大周北海唐夫人墓誌銘并序》：“大周

長壽二年，終於永昌縣福善坊私第。”

趙阿文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四〇《大周故上騎都尉趙阿文墓誌》：“以萬歲通天二年七月朔日遘疾終於福善坊之第。”

邢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三九《大唐河間邢君故劉夫人(達)墓誌銘并序》：“以茲神龍三年四月十二日，卒於福善里第。”

王府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六四《大唐故少府監織染署令太原王府君妻張氏(法式)墓誌銘并序》：“景雲二年二月十二日，終於河南縣福善里之私第。”

能政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二三李退思《唐故朝散大夫試光祿寺丞譙郡能府君(政)墓誌銘并序》：“以長慶三年四月廿七日，終於河南縣福善里私第。”

魏望先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八〇郝乘《檢校太子賓客魏望先誌銘》：“以咸通□年七月廿四日，薨于福善里之私第。”

安重遇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二三二穎贇《大周檢校司徒安公(重遇)墓誌銘并序》：“於廣順元年九月四日寢疾終于西京福善坊私第。”

按：周以開封爲東京，洛陽爲西京。

田博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上《大唐故飛騎尉田君(博)夫人桑氏墓誌銘并序》：“龍朔三年八月十八日，卒於福善里之私第。”

某賞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上□□舒州□□□君(賞)墓□□：“儀鳳四年四月六日，卒於福善里之私第。”

鄭贍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上《大唐故瀛州東城鄭明府君(贍)墓誌銘并序》：“以大唐永昌元年(三月十八日)，卒於永昌縣福善里之私第。”

蕭貞亮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卷下《大唐故遊擊將軍上柱國蕭府君(貞亮)墓誌銘并序》：“以延和元年歲次壬子七月七日，終於洛州河南縣福善坊之私第。”

司馬元禮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中《大唐故上柱國司馬府君(元禮)墓誌銘并序》：“以天寶二年四月廿三日遘疾終於東京福善里之第。”

史信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三編《大唐故史君(信)墓誌銘并序》：“以大唐麟德二年六月廿五日卒於福善坊之第。”

趙夫人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三編《大唐故史氏趙夫人墓誌銘并序》：“以大唐上元二年十二月五日卒於洛州河南縣福善里私第。”

瑤林坊

詳興道坊。

嘉祥坊

《長安志》卷九在記崇德坊坊內建築，謂貞觀二十三年徙崇德坊之道德寺額於嘉祥坊之太原寺。據此，長安當有嘉祥坊。惟別

無史料無徵。查《長安志》卷十有移道德寺寺額於休祥坊之說，豈嘉祥乃休祥之別名歟！

嘉善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五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四坊，《城坊考》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元文都宅、韋津宅

《城坊考》：“隋有元文都宅、韋津宅。”

荷澤寺經坊

《城坊考》：“荷澤寺經坊。”

按：《唐會要》卷四八載，在嘉善坊者乃長壽寺，荷澤寺則在宣人坊，與《考》說異。

鄭果宅

《城坊考》：“鄭果宅。”

嗣虢王邕宅

《城坊考》：“嗣虢王邕宅。”

蘇踐言宅

《城坊考》：“祕書監蘇踐言宅。”《注》：“《五行記》：蘇踐言，左相溫國公長子，居于嘉善里。永昌年六月，與其弟崇光府錄事參軍踐義退朝還第。宏道觀東狹遇暴雨，震電光來繞踐言等馬，回旋甚急，有頃方散。”

按：《五行記》蘇踐言事《太平廣記》卷三九三亦引錄。

吳孝宅

《千唐誌齋藏記》七六《大唐遊擊將軍吳君(孝)墓誌并序》：“以永徽三年二月六日，終於河南洛陽嘉善里。夫人賈氏，以貞觀十六年十二月廿四日，終於嘉善里。”

路基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五《唐路基妻河東解氏墓誌》：“以永徽六年七月五日，卒于嘉善第。”

吳府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二五《唐故吳府君墓誌銘并序》：“顯慶二年三月戊戌，終於嘉善里第。”

劉夫人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九六《彭城劉夫人墓銘并序》：“以龍朔三年十二月四日，卒於嘉善里。”

王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〇六《唐故隋幽州先賢府車騎王府君(君)墓誌銘并序》：“以麟德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卒於嘉善里第。”

呂道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六二《唐故隋車騎將軍呂君(道)墓誌銘并序》：“以咸亨二年九月廿九日遘疾終於嘉善私第。”

何摩訶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二五《唐故何君(摩訶)墓誌銘并序》：“以調露二年二月十六日遘疾卒於洛陽界嘉善之私第。”

陳玄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三六《周故上柱國陳府君(玄)墓誌銘并序》：“以萬歲通天二年二月十九日，終於永昌縣嘉善里之私第。”

孟維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一二《唐故鄭滑節度十將孟府君(維)墓誌銘》：“以元和十二年閏五月廿八日，終於嘉善之里。”

崔璘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九五崔閱《檢校國子祭酒崔璘墓誌銘并序》：“有唐乾符乙未歲五月十四日，崔公無恙告終於河南府河南縣嘉善里之私第。”

斛斯師德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上《大唐故左翊斛斯府君(師德)墓誌》：“以貞觀廿四年十一月廿三日，終於嘉善里第。”

斛斯府君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上《大唐斛斯府君夫人索氏墓誌銘》：“以永徽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終于嘉善第。”

劉明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上《大唐故左領軍翊府親衛劉君(明)墓誌銘并序》：“以咸亨元年五月廿日，卒於嘉善坊私第。”

張波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卷上《隋故張君(波)墓誌銘并序》：“大業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卒於洛陽縣之嘉善里。”

薄夫人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卷中《薄夫人銘》：“以貞觀十五年五月七日寢疾薨於洛陽縣嘉善里私第。”

桓銳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補·唐故司戶桓君(銳)墓誌銘并序》：“以顯慶五年七月一日終於嘉善里第。”

李遠宅

詳景行坊李遠宅。

嘉猷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七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八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北至洛水。”

【坊內建築】

朱通宅

詳惠和坊朱通宅。

嘉會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三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九坊(西市作兩坊計算),《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褒義寺、尉遲剛宅、妙象寺

《長安志》：“西南隅褒義寺。”《注》：“本隋大保吳武公尉遲剛宅，初剛兄迥置妙象寺于故都城中，移都後，剛捨宅立寺，名褒義，材木皆舊寺者。”

《城坊考》加《注》：“《名畫記》：褒義寺有盧梭迦、杜景祥、王元之畫。”

靈安寺

《長安志》：“街西之北靈安寺。”《注》：“武德三年，高祖為衛懷王元霸立。”

鄭國莊穆公主廟

《長安志》：“鄭國莊穆公主廟。”《注》：“《禮閣新儀》曰，德宗女曰義章公主，追冊，貞元十七年祔廟。”

《唐會要》卷一九：“莊穆廟在嘉會里。”

顧非熊宅

《城坊考》：“盱眙尉顧非熊宅。”《注》：“顧非熊有《關試嘉會里聞蟬感懷呈主司詩》。”

韋莊宅

《城坊考》：“起居舍人韋莊宅。”《注》：“按韋莊有《嘉會里閒居詩》。”

王緒宅

羅福頤《滿州金石誌別錄》卷下賈膺福《太中大夫行神都總監

王緒太夫人郭氏墓誌》：“以大周天授二年遭疾，終於雍州乾封縣嘉會坊之私第。”

董君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九《唐故朝請大夫董君夫人戴氏墓誌銘》：“以顯慶四年歲次己未□月戊申朔廿五日壬申卒於長安縣弘安鄉嘉會坊私第。”

按：此嘉會坊上冠以鄉名，似爲長安郊區一里，特以既名嘉會，又屬長安，故亦附記於此。

崔季梁宅

端方《匋齋臧石記》卷二四崔季梁《大唐故奉義郎行洪州高安縣令護軍崔府君夫人河南獨孤氏墓誌銘并序》：“以天寶二年十月十七日，棄背於長安縣嘉會里之私第。”

按：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二、陸心源《唐文拾遺》卷一九、毛鳳枝《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均載《獨孤氏墓誌》，又季梁乃獨孤氏長子。

竇氏家廟

《城坊考》：“竇氏家廟。”《注》：“《乾驥子》：扶風竇父諸姑，累朝國戚。其伯檢校工部尚書交閑廐使、宮苑使，于嘉會坊有廟院。五月初，長安盛飛榆莢，父埽聚得斛餘，往詣伯所，借廟院習業。父夜則潛寄褒義寺法安上人院止，晝則往廟中，以二鍤開隙地，廣五寸，深五寸，幕布四十五條，皆長二十餘步，汲水漬之，布榆于其中，比及秋，森然已及尺餘，千萬餘株矣。”

按：竇父事《太平廣記》卷二四三亦據《乾驥子》錄載。

嘉慶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六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一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

云：“《演繁露》引韋述《兩京記》，東都嘉慶坊內有李樹，其實甘鮮，為京城之美，故稱嘉慶李。”

【坊內建築】

李濟宅

《千唐詩齋藏詩》八五〇劉去奢《唐故國子監丞李公(濟)墓誌銘并序》：“天寶八載閏六月十日，終於東京嘉慶里之私第。”

慈惠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五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一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河南志》引韋述《記》曰：此坊半已北，即洛水之橫堤。《異聞錄》：京兆韋安道，大足年中，于洛陽早出。至慈惠里西門，由里門循墻而南行百餘步，有朱扉西間，扣之。有朱衣官乘安道以大馬，與之聯轡出慈惠里西門，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東行，出建春門。”

按：《太平廣記》卷二九九亦錄有《異聞錄》事。

【坊內建築】

姚崇宅

《城坊考》：“紫微令姚崇宅。”《注》：“胡皓《姚文獻公碑》：公後娶劉氏，累封彭城郡夫人，今紫微令崇、故宗正少卿景之母，終于洛陽慈惠坊之私第。又見張說《姚文貞公碑》、崔沔《光祿少卿姚府君碑》。”

按：張說文載《全唐文》卷二三〇，原題名為《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贈揚州刺史大都督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碑云崇卒於開元九年九月。崔沔文載《全唐文》卷二七三，原名為《朝議大夫光祿少卿虢縣開國子吳興姚府君神道碑》，碑云光祿乃崇之子，卒於開元四年。胡皓文載《全唐文》卷三二八，題為《嶺州都督贈幽州都督

吏部尚書諡文獻姚府君碑》，碑云崇父名懿，崇母劉氏卒於神龍三年正月八日。

又《金石萃編》卷七〇及《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〇，亦分別載有崔、胡二人所作碑文。

張無量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六七《唐故荊州大都督鄴襄公孫女張(無量)墓誌銘》：“咸亨二年，卒於洛陽慈惠□□第。”

某且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一九《大唐故右千牛府鎧曹參軍□(且)墓誌銘并序》：“以調露元年七月卅日遺疾終於洛陽縣慈惠坊宅。”

銀沙灘

《城坊考》：“銀沙灘。”《注》：“亦曰銀沙磧。”

《長安與洛陽》二章，據一九五四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地調查，由古洛渠入洛河處以西一千三百米之白磧村，似即是慈惠坊之銀沙磧。

輔國坊

詳輔興坊。

輔興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二坊，《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金仙女冠觀

《長安志》：“東南隅金仙女冠觀。”《注》：“景雲元年，睿宗第八女西城公主、第九女昌隆公主併出家為女冠，因立二觀。二年，百

城改封金仙公主，昌隆改封玉真公主，所造觀便以金仙玉真為名。武宗會昌中，建御容殿於金仙觀，宰相李德裕為贊。沅按，《新唐書》傳，金仙初封金城縣主，玉真初封崇昌縣主，皆非公主，今此作昌隆，與史不同也。”

《城坊考》改“第八女”為“第九女”，“第九女”為“第十女”，刪去“沅按”文字。

玉真女冠觀、寶瓊宅、寶誕宅、崇先府

《長安志》：“西南隅玉真女冠觀。”《注》：“本工部尚書畢國公寶瓊宅。武太后時，以其地為崇先府。景雲二年為玉真公主作觀。此二觀南街，東當皇城之安福門，西出（外郭）城之開遠門，車馬往來，實為繁會。”

《城坊考》改“畢國公寶瓊”為“莘國公寶誕”，加《注》云：“《長安志》：安國觀在正平坊，不知其坊所在。按安國觀為玉真公主所居，疑輔興即正平改名也。弘道觀道士蔡璋撰《玉真公主受道靈壇祥應記》云：公主又居王屋山靈都觀。按玉真張觀主下小女冠阿容，見《白氏長慶集》。”

劉奉芝宅

《城坊考》：“朝議郎行內侍省內侍伯上柱國劉奉芝宅。”《注》：“趙昂《劉府君墓誌》：大漸於輔興坊之寢居。”

按：《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陝西金石誌》卷一四、《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九、《唐文拾遺》卷二七均有奉芝墓誌，云奉芝卒於上元元年二月十九日。

朱朝政宅

《城坊考》：“官闈局令充閣門使朱朝政宅。”《注》：“崔鐸《朱公故夫人墓誌》，終於長安輔興里之私第。按朝政即夫人子。”

按：《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陝西金石誌》卷一七、《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二、《唐文拾遺》卷二八均有《朱夫人墓誌》，云夫人卒於太和八年四月十六日。

劉漢潤宅、劉仕備宅

《城坊考》：“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副使劉漢潤宅。”《注》：“《漢潤妻楊氏墓誌》：卒於輔興里之私第。又《劉仕備墓誌》：終于輔興里。仕備即漢潤次子。《劉仕備墓誌》作英閏。”

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二、《唐文拾遺》卷二八均有《楊氏（琿）墓誌》，云琿卒於太和四年六月十一日。又《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六、《唐文拾遺》卷三二亦載《仕備墓誌》，云仕備卒於咸通七年十二月七日。

陳忠盛宅

《城坊考》：“內侍陳忠盛宅。”《注》：“裴士淹《陳忠盛碑》，薨於輔興里之私第。”

按：裴士淹碑文見《全唐文》卷四〇九。

劉昇朝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補遺》上《唐故元從定難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兼試殿中監上柱國彭城縣開國侯劉府君（昇朝）墓誌銘并序》：“以貞元十二年六月十二日終于輔興里私第。”

杜公宅、杜文章宅

端方《匄齋臧石記》卷三二《唐故奉天定難功臣遊擊將軍天威軍正將杜公夫人隴西李氏墓誌銘并序》：“以大和九年二月九日，寢疾終於輔興里之私室。”

按：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七亦載《杜夫人李氏宅》。又夫人嗣子名文章。

查呂大防《長安城圖》輔興坊，內畫有十字街，分坊為四部分。在東南部偏東處，畫有金仙觀。另據《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永安渠自南向北流經此坊西部。

嘗樂坊

詳常樂坊。

鳴珂坊

《玉海》卷一六一：“張嘉祐，蒲州猗氏人。兄嘉正（貞）爲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驪導盈間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據此，是確有鳴珂坊之名，特張氏兄弟所居坊之別名耳。此外平康坊內尚有鳴珂曲，因名同，亦爲附記於此。

銅駝坊

乃洛陽洛水之北漕渠之南自西向東之第三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通鑑》：晉懷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水經注》：洛陽城中，太尉、司徒兩坊間，謂之銅駝街。按此坊蓋取銅駝爲名，而非即魏晉之銅駝街也。”

【坊內建築】

鄭生宅

《太平廣記》卷二九八錄《異聞集》《太學鄭生》：“垂拱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度洛橋，下有哭聲甚哀。生即下馬察之，見一艷女，翳然蒙袂曰：‘孤養於兄嫂，嫂惡，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逐我歸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之歸所居。”據此，銅駝坊有鄭生宅。

薛弘機宅

《太平廣記》卷四一五《薛弘機》錄《乾牒子》文，銅駝坊有隱士薛弘機宅。

陳牟少宅

《千唐詩齋藏誌》九〇四陳亢《左中候內閑廐長上上騎都尉陳府君(牟少)墓誌》：“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八日寢疾終於東京銅駝里第。”

毓才坊 毓材坊

詳毓財坊。

毓財坊

乃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四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隋洛陽縣廡

《城坊考》：“隋洛陽縣廡在此坊，西去官城八里。”

李雄宅

《城坊考》：“李雄宅。”

大雲寺、淨土寺

《城坊考》：“大雲寺。”《注》：“本後魏淨土寺。隋大業四年(公元六〇八年)，自故城徙建陽門內。貞觀三年(公元六二九年)，復徙此坊。天壽二年(按武則天年號有天授、長壽，無天壽，如是天授二年，則是公元六九一年，如是長壽二年，則為公元六九三年)，改大雲。會昌(公元八四一至八四六年)中廢。”

馬懷素宅

《城坊考》：“祕書監常山縣公馬懷素宅。”《注》：“《馬懷素墓誌》，終於河南之毓材里第。”

按：《馬懷素墓誌》載《全唐文》卷九九五，作者闕名，《誌》云懷

奈卒於開元六年七月廿七日。

李敬彝宅

《城坊考》：“郎中李敬彝宅。”《注》：“《北夢瑣言》：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敬彝為郎中，宅在東都毓材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過水頭，并不冲圯李宅。”

郭大娘宅

《城坊考》：“郭大娘宅。”《注》：“《廣異記》：洛陽郭大娘者，居毓材里，以當爐為業。”

按：《太平廣記》卷三八二錄載《廣異記》題作《河南府史》云：“洛陽郭大娘者，居毓財里，以當爐為業，天寶初物故。其夫姓王，作河南府史，經一年，暴卒。數日，復活。”據此，是郭死後，夫王仍居此坊。此宅以稱王宅為是。特不詳王之名字耳。

某氏宅

《城坊考》：“某氏宅。”《注》：“白居易有《重到毓材宅有感詩》云：‘軒窗簾幕皆依舊，祇是堂上欠一人。’未知誰氏之宅，俟考。”

邊師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〇四《唐故邊君(師)墓誌銘并序》：“以龍朔三年□月廿四日，終於毓財坊私第。”

元思亮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〇二《周故左衛勳一府勳衛上柱國元思亮墓誌銘并序》：“以長安三年五月卅日，薨於毓財里之私第。”

楊承福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五三寇湫《大唐故梓州銅山縣尉弘農楊府君(承福)墓記并序》：“以景龍三年十一月卅日，終於洛陽毓財里。”

朱守臣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三三《大唐前益州成都縣尉朱守臣故夫人

高氏(嬪)墓誌文》：“以開元十一年六月廿二日遘疾終於洛陽縣界毓財里之私第。”

白羨言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四七《唐故中大夫行太子內直監白府君(羨言)墓誌銘并序》：“夫人河南賀若氏，龍集戊戌八月十有五且遘疾毓財里考終厥命。”

蔡浩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八二趙南華《有唐前睦州建德縣尉蔡公浩故夫人段氏墓誌銘并叙》：“以貞元十九年夏六月十二日，終毓才之里。”

按：文獻多稱此坊爲毓財，“才”蓋“財”之簡筆耳。

邊氏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〇〇文皎《唐故邊氏夫人墓記》：“以元和七年八月一日，奄終洛陽縣毓財里之私第。”

李珪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二二高瓌《唐故鄂州壽張縣尉李珪墓誌銘并序》：“大中七年五月十五日，卒於東都毓財里之私第。”

謝觀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七〇謝觀《唐朝請大夫慈州刺史謝觀墓誌銘并序》：“以咸通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去世于洛陽縣毓財里。”

歐陽琳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七二謝承昭《唐祕書省正字(歐陽琳)故夫人陳郡謝氏(迢)墓誌銘并序》：“以咸通七年三月十日，偶嬰暴疾歿于河南府洛陽縣毓財里之私第。”

查《唐會要》卷八六載，天寶元年曾移洛水斗門於此坊之南，詳見承福坊。

毓德坊

乃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二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洛陽縣廡

《城坊考》：“洛陽縣廡。”《注》：“《元和郡縣志》：洛陽本秦舊縣，貞觀六年，自金墉城移入郭內毓德坊。”

《舊唐書·地理志》：“洛陽(縣)，隋舊。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權治大理寺。貞觀元年(公元六三〇年)，徙治金墉城。六年移治都內毓德坊。”此記洛陽移治沿革較《考》為詳。

鬪富台

《城坊考》：“鬪富台。”《注》：“洛人相傳，石崇、王愷築會之所。《河南志》言，韋述《記》不著，疑妄。”

崔泳宅

《城坊考》：“陸渾尉崔泳宅。”《注》：“穆員《崔泳墓誌》，卒於洛陽毓德里之私第。又有《崔少尹夫人盧氏墓誌》，終於洛陽毓德里之私第。按盧氏即泳之母。”

按：穆員文，俱見《全唐文》卷七八五，文云崔君卒於貞元四年。

程務忠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六八《大唐朝議郎行周王西閣祭酒上柱國程務忠妻鄭氏墓誌銘并序》：“咸亨二年四月廿六日，卒於毓德里第。”

沈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二五《唐故右金吾胄曹參軍沈君夫人朱氏(武姜)墓誌銘并序》：“大周長安四年三月十四日，終於洛陽毓德里私第。”

某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〇一《大唐故朝議郎行岐王府西門祭酒□府君之誌銘并序》：“以開元七年七月十二日，終於洛陽毓德里之私第。”

司馬府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二九《大唐故中書侍郎贈衛尉卿河內司馬府君妻范陽郡君盧氏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十□年正月邁疾十一日，終於毓德里私第。”

司馬銓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〇八張修文《大唐故薛王傅上柱國司馬府君(銓)墓誌銘并序》：“開元十九年六月廿二日邁疾終於洛陽毓德里之私第。”

□浩豐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九二《大唐故中散大夫行汾州長史□府君(浩豐)墓誌銘并序》：“終於東都毓德里，開元廿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葬邙山)。”

司馬望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一三鄭齊舟《大燕故朝議郎前行大理寺丞司馬府君(望)墓誌銘并序》：“終於洛陽縣毓德里之私第。”

崔千里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八三崔恕《唐故登仕郎常州司士參軍襲武城縣開國伯崔府君(千里)墓誌銘并序》：“(夫人)李氏，以貞元十九年夏五月十三日，薨于洛陽毓德里之私第。”

崔行規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六五崔曄《唐守陽翟縣尉崔行規夫人鄭娟墓誌銘并序》：“以咸通六年七月四日，終於洛陽縣毓德里之世第。”

興藝坊

詳興藝坊顏謀道宅。

十五畫

審政坊

詳審教坊。

審教坊

乃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一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北抵城。”

【坊內建築】

王峻宅

《城坊考》：“戶部尚書朔方軍節度使王峻宅。”

程行謀宅

《城坊考》：“御史大夫贈右丞相程行謀宅。”《注》：“蘇頲《程行謀碑》：薨于洛陽審政里第。按政即教之訛。”

按：蘇頲文載《全唐文》卷二五八，文云行謀卒於開元十四年。

陳憲宅

《城坊考》：“陳憲宅。”《注》：“《陳憲墓誌》，薨于東都審教里第。”

按：《陳憲墓誌》載《全唐文》卷九九五，作者闕名，誌云憲卒於開元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又《金石萃編》卷七七、《東都冢墓遺

文》亦載《憲墓誌銘》。

寇釗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三四《大唐前鄉貢明經上谷寇(寇)君(釗)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十一年十月廿七日，終於洛陽審教里之私第。”

張公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五一《大唐都總監丞張公故夫人吉氏(檀波羅)墓誌并序》：“以開元十三年六月廿六日遇疾終於洛陽審教里之私第。”

史待賓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九四《唐故朝散大夫上柱國潁州汝陰縣令史公(待賓)墓誌銘并序》：“終於審教里之私第。開元十八年閏六月廿三日，安措於此。”

姚遷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一七鄭乾《大唐故益州都督府戶曹參軍姚君(遷)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廿年八月五日遇疾終於河南府洛陽縣審教里之私第。”

鄭訢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五七《唐故通議大夫持節開州諸軍事開州刺史上柱國滎陽鄭公(訢)墓誌銘并序》：“夫人清河張氏，終於洛陽審教里之私第，(以開元廿三年)合葬于公塋。”

趙憬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六五《大唐故漢中郡都督府倉曹參軍天水趙府君(憬)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十二年十二月九日，府君無祿，即世審教里之私第。”

竇寓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三九《唐故河南府洛陽縣尉竇公(寓)墓誌》：“以大曆十四年七月廿九日遘疾終於洛陽審教里。”

崔公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三四崔耿《唐故朝散大夫守汝州長史上柱國清河崔公夫人隴西縣君李氏(貞)墓誌銘并序》：“(大和元年)冬十月廿三日，故汝州長史清河崔公之妻隴西縣君李氏邁疾終于東都審教里之私第。”

談寧坊

詳立政坊。

廣化坊

詳安興坊。

廣利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西第二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一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河南志》引韋述《記》曰：廣利坊，其北抵苑，即隋富義坊。”

【坊內建築】

陳叔寶宅

《城坊考》：“隋有陳叔寶宅。”

廣恩坊

詳長壽坊。

廣德坊

詳立政坊。

敦化坊

似敦化坊之誤，詳敦化坊姚貞諒宅。

樂成坊

乃洛陽長夏門街之東第二街臨街之一坊，見《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〇年第三輯所載高敏《唐兩京城坊考》《東都部分質疑》文。《城坊考》漏此坊不載。

按“成”一作“城”。

【坊內建築】

劉夫人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二五《唐故□君劉夫人墓誌銘并序》：“以麟德二年(十月十五日)，終於樂成之里。”

穆碩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六一《唐故處士廣平穆君(碩)墓誌銘并序》：“夫人隴西車氏，以總章二年八月十三日，卒于樂成里之第。”

杜孚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二〇《大唐故靜塞軍司馬杜府君(孚)墓誌銘并序》：“□手足于河南樂成里之私第。以開元廿年十一月廿一日，遷窆于邙山之後原。”

李賓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〇四《唐故隴西李府君(賓)墓誌銘并序》：“以天寶元年八月八日，終於河南府河南縣樂城里之第。”

王式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二五趙儒立《唐太原王公(式)故夫人曹氏墓誌銘并序》：“(長慶四年)十月十四日，終於樂城里。”

張儁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六八殷仲□《大唐清河張府君(儁)隴西李氏夫人合祔誌銘并序》：“夫人以開成□年八月一日遘疾終于東都河南縣樂成里之私第。”

張從古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八五鄭或《唐故處士張公(從古)墓誌銘并序》：“以會昌二祀十一月廿八日，終于樂城里之第。”

張汶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〇九暢曠《唐內莊宅使都勾官清河張府君(汶)墓誌》：“以大中四年正月廿一日，台謝于東都樂城里之私第。”

臧協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補遺》《唐朝散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上護軍臧協亡妻淮陽向氏夫人墓誌銘并序》：“以元和十年九月十五日終于河南縣樂城里之私第。”

按《匱齋臧石記》卷三〇亦有《向氏墓誌》。

樂和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一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一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國子學、韓王元嘉宅

《城坊考》：“國子學。”《注》：“本韓王元嘉宅。”

武攸寧宅

《城坊考》：“同鳳閣鸞台平章事建昌郡王武攸寧宅。”

齊景冑宅

《城坊考》：“齊景冑宅。”

李適宅

《城坊考》：“工部侍郎李適宅。”

李景讓宅

《城坊考》：“吏部尚書李景讓宅。”《注》：“《新書·李景讓傳》：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

按《新書》在記述李景讓事時，《考》所引文尚有“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又云：“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云云。查唐自玄宗晚期後，諸帝已不復至洛陽，景讓長安爲官，竟以洛陽里顯，豈長安無宅歟！又《傳》載景讓爲御史大夫三月，蔣仲輔政，景讓名素出仲右，故不平，遂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乞致仕，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據此，景讓似仍卒於樂和里。

德懋坊

乃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三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獨孤將軍宅

《全唐文》卷二三二載有張說《右豹韜衛大將軍贈益州大都督汝陽公獨孤公燕郡夫人李氏墓誌》，《誌》言夫人於神龍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寢疾終於洛陽之德懋里。是德懋坊當有獨孤將軍宅，《城坊考》未載。

程思義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九八《周故朝議大夫行兗州龔業縣令上柱國程府君(思義)墓誌并序》：“(長安三年)卒於洛陽縣德懋里私第。”

李玄福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一〇《周故隴西李君(玄福)墓誌銘并序》：

“隨男祿仕，居於洛陽，遘疾終德懋里第。”

李府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六〇《大唐少府監中尚丞李府君故趙夫人(秀)墓誌銘并序》：“終於德懋里之私第。以大唐景雲元年十一月十九日，殯於邙山。”

楊越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八一《大唐前□衛勳衛上護軍楊君(越)墓誌銘并序》：“夫人穎川陳氏，開元二年(十二月八日)，卒於德懋坊私第。”

王待徵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五四《大唐太原王府君(待徵)墓誌銘并序》：“(開元中)終於洛陽德懋坊里第。”

敬昭道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五五《大唐故太子舍人敬府君(昭道)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十□年九月十四日，終於德懋里私第。”

馬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四五徐占《大唐兗州瑕丘縣主簿馬君夫人天水董氏墓誌銘并序》：“開元廿三年三月廿一日丁丑，終於都德懋里之私第。”

竹敬敬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六七《大唐故吏部常選內供奉竹府君(敬敬)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廿五年九月十二日遘疾大漸于德懋里之斯第。”

盧愷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六六《唐故孝廉范陽盧公(愷)墓誌銘并序》：“以天寶十載十月廿九日，終於東京德懋里第。”

盧全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〇三《范陽盧氏(全)女子歿後記》：“以聖武

元年三月三日寢疾終於洛陽縣德懋里之私第。”

李進榮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七六靈沼《唐故左衛率府兵曹參軍李府君(進榮)墓誌銘并序》：“貞元十七年十月廿八日，終於德懋里之私第焉。”

蔣楚賓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三編《大唐前崇文生吏部常選蔣楚賓故夫人于氏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六年七月一日暴終於洛陽之德懋里之家第。”

履信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七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三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本恭儉坊，避武太后曾祖改名。”

【坊內建築】

邠王守禮宅、霍王元祥宅

《城坊考》：“邠王守禮宅。”《注》：“本霍王元祥宅。”

館陶公主宅、崔宣慶宅

《城坊考》：“館陶公主宅。”《注》：“公主為高祖第十七女，降崔宣慶。”

韋夏卿宅

《城坊考》：“太子少保韋夏卿宅。”《注》：“宅有大隱洞。元稹有《陪韋尚書丈歸履信宅詩》。呂溫《韋夏卿碑》，薨於東都履信里之私第。”

按：呂溫文載《全唐文》卷六三〇，題為《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僕射京兆韋府君神道碑》，《碑》云夏卿卒於元和元年三月十二日。

元稹宅

《城坊考》：“武昌軍節度使元稹宅。”《注》：“白居易詩注：微之履信新居，多水竹。”

李仍淑宅

《城坊考》：“太子賓客李仍淑宅。”《注》：“宅有櫻桃池，仍淑嘗與白居易、劉禹錫會其上。《白集》有《履信池櫻桃島上醉後走筆詩》。”

盧嶽宅

《城坊考》：“陝虢觀察使盧嶽宅。”《注》：“穆員《盧嶽墓誌》：貞元四年，范陽盧公壽六十，中疾于位，優詔得謝，家東都履信里。”

按：穆員文載《全唐文》卷七八四。

韋珮宅

《城坊考》：“左千牛韋珮宅。”《注》：“元稹《韋珮母段氏墓誌》，終于履信里第。”

按：元稹文載《全唐文》卷六五五，文云，段氏因暴疾，於元和四年九月十九日，卒於履信坊第。

柳當宅

《城坊考》：“將軍柳當宅。”《注》：“《盧氏雜說》：柳當將軍者，在履信東街，有樓臺水木之盛。”

《太平廣記》卷一六八亦錄載《盧氏雜說》文。

韋氏宅

《城坊考》：“韋氏宅。”《注》：“《定命錄》(記)崔元綜事：侍郎韋陟堂妹宅，在東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崔元綜就昏其家。按元綜，一作元諫。”

《太平廣記》卷一五九亦錄載有元綜事。

查《太平廣記》卷三八六錄《玄怪錄》《盧頊表姨》一文稱：“洛州刺史盧頊表姨常畜一獶子，名花子，每加念焉。(後為人擊斃，至陰司為判官妾。及盧氏亡，獶子苦救，令復生。)臨將別，謂夫人曰，請收餘骸，為瘞埋之，骸在履信坊街之北墻，委糞之中。夫人既甦，驗

之果在，遂以子禮葬之。”其事亦與履信坊有關。

嚴氏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五五田聿《勃海嚴氏墓誌》：“維大唐大和七年，後七月二十八日，卒于河南府洛陽縣履信坊里之第。”

田氏女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五一《大唐北平田氏第二女墓誌》：“大唐大和六年八月廿三日，卒河南府洛陽縣履信坊里之私第。”

盧司馬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卷下《唐故永州盧司馬夫人崔氏墓誌銘并序》：“貞元九年龍次癸酉六月廿六日終于洛陽履信里之私第。”

按《匄齋臧石記》卷二七亦載《夫人墓誌》。

履順坊

乃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之東第一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二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牛宏宅

《城坊考》：“隋有牛宏宅。”

許士端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三《許君(士端)墓誌銘并序》：“以永徽二年二月九日遘疾卒於履順里舍。”

許堅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六一《大唐故許州參軍事許君(堅)墓誌并序》：“以調露元年四月廿九日遘疾終履順里第。”

長孫府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五八《大唐故南海縣主福昌縣令長孫府君

夫人李氏(法號彌勒)墓誌銘并序》：“大唐景雲元年八月十五日終于洛州□順里。”

按洛州以“順”名坊者凡二，一履順，二思順，姑以“履”補缺字，以待再考。

長孫氏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六八《夫人長孫氏墓誌銘并序》：“以先天元年九月廿八日遘疾終於履順坊之私第。”

李泉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八二向遷喬《唐故孝廉李府君(泉)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廿七年七月十二日，終於洛陽履順里之私第。”

李府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五六高蓋《大唐故汝州刺史李府君夫人鄧國夫人韋氏(小孩)墓誌銘并序》：“以天寶九載六月廿八日寢疾終於洛陽縣履順里之私第。”

沙苑監

《城坊考》：“沙苑監。”

杜康祠

《城坊考》：“杜康祠。”

履道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七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二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樂平長公主宅、宇文愷宅

《城坊考》：“隋有樂平長公主宅，即文帝長女，周宣帝后也。又有宇文愷宅。”

長壽寺

《城坊考》：“長壽寺。”

果園

《城坊考》：“果園。”

源匡贊宅

《城坊考》：“源匡贊宅。”

高力牧宅

《城坊考》：“高力牧宅。”

白居易宅

《城坊考》：“西門內刑部尚書白居易宅。”《注》：“《舊書》本傳：居易罷杭州歸洛陽，于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憑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為《池上篇》曰：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按居易宅在履道西門，宅西墻下臨伊水渠，渠又周其宅之北。宅去集賢裴度宅最近，故居易《和劉汝州詩》注云：履道、集賢兩宅，相去一百三十步。《新書》本傳，後履道第卒為佛寺，東都江州人為立祠焉。穆按：《元史·塔里赤傳》：也里里白奉旨南征，至洛陽，得唐白樂天故址，遂家焉。是其時猶有遺跡。”

《城坊考校補記》補云：“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注》：“《居易詠興詩序》，七年四月，予罷河南府，歸履道第。《洛下卜居詩》云：且脫雙驂易。自注：買履道宅價不足，以兩馬償之。又有《履道池上作詩》。又《汎春池詩》注：此池始楊常侍開鑿，中間田氏為主，予今有之，蒲浦桃島，皆池上所有。《詠興詩》云：百吏放爾散，雙鶴隨我歸，歸來履道宅，下馬入柴扉。劉禹錫《鶴歎詩序》云：樂天罷吳郡，挈雙鶴歸，今為祕書監，不以鶴隨，置之洛陽第。”

《全唐文》卷六七五白居易《序洛詩序》：“太和二年詔授刑部侍郎，明年病免歸洛，旋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居二年，就領河南尹

事。又三年病免，歸履道里第。再授賓客分司。”白氏在洛概況由此可見一斑。又《全唐文》卷六七七白居易《磐石銘序》：“太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予磐石，轉置於履道里第。”又《全唐文》卷六七九白居易《醉吟先生墓誌銘序》：“以會昌六年月日，終於東都履道里私第。”云係會昌六年（公元八四六年）卒，《舊》《傳》則云大中元年（公元八四七年）卒。

崔羣宅

《城坊考》：“（白居易）宅南吏部尚書崔羣宅。”《注》：“按白居易與劉夢得偶到敦詩（群字）宅，感而題壁，詩云：履道淒涼新第宅。蓋其宅在白宅之南，故居易《聞樂感鄰詩》《注》云，夏鄰王大理，去冬云亡，南鄰崔尚書，今秋薨逝。又《祭崔尚書文》云：洛城東隅，履道西偏，修篁迴舍，流水潺湲，與公居第，門巷相連。”

按：祭崔文載《全唐文》卷六八〇，題為《祭崔相公文》，時為太和六年，居易時仍任河南尹。

旅舍、杜牧宅

《城坊考》：“旅舍。”《注》：“杜牧《上劉大夫詩注》：某六代祖國初賜宅在仁和里，尋已屬官舍，今于履道坊賃宅居止。”

按：牧既明言“賃宅居止”，即當稱為牧宅，《考》以“旅舍”記之，欠妥。

官第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二一王師正《大唐洛陽縣尉王師正故夫人河南房氏（敬）墓誌銘并序》：“長慶二年五月二日，奄終于神都履道里之官第。”

李鈞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四九李夢龜《唐隴西李氏（鈞）長女（招兒）墓誌銘并序》：“以咸通二年三月二日，終于河南府洛陽縣履道坊之私第。”

隣德坊

按：《城坊考》未列隣德坊，《考圖》亦未畫此坊，惟《考》文卷五列有臨德一坊，并云顯慶中立爲北市，豈隣德即臨德歟！

【坊內建築】

元禕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隋故朝散大夫歷陽太守元禕墓誌銘》：“大業三年，授歷陽郡守，四年授朝散大夫，以冬十二月朝天子於東都，遂以五年正月己巳朔十二日庚辰，薨於洛陽縣隣德里。”

王孫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七二《大唐故王君(孫)墓誌銘》：“以龍朔元年六月，卒於隣德里之私第。”

王贊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卷上《唐故王君(贊)墓誌銘并序》：“於大唐永徽三年四月二日，終於隣德里。”

按《唐文拾遺》卷六四、《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三七均載《贊墓誌》。

十六畫

龍首坊

《城坊考》懷遠坊戴夫人宅《注》引冉元一《薛府君墓誌》云：“公諱剛，終于龍首里第，夫人戴氏，終于懷遠里第。”據文意測，龍首里似亦當在長安，但他書未見此里所在，并此里名稱亦無。龍首渠最北一渠自東而西近長安城北墻，幾與城墻平行，流入東內苑渠道流

經長安城東北角兩坊北側。此兩坊一為朱雀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一坊，後全坊築入苑中為諸王住宅；一為該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一坊，坊名長樂。蓋隋唐都城本建於龍首山麓，地名施以龍首者甚多。除此龍首渠外，尚有龍首川、龍首池、龍首原、龍首岡、龍首殿等，故以龍首名里，不無可能。按築坊入苑乃玄宗以後事，前此該坊不當無名。由龍首渠經其近北流過及唐以龍首名物者之多推測，入苑之坊在未入苑前，名為龍首亦近理，待考。

【坊內建築】

薛剛宅

陸心源《唐文拾遺》卷一八再元一《大周故薛府君(剛)墓誌銘并序》：“年□月□□日，終于龍首里第，葬于長安龍首原。夫人戴氏，孤育稚子，卅餘年，以□□□年□□月□□日，終于懷遠里第。即以其年□□月□□日，權殯此原。以久視元年五月廿四日遷墳合葬。”

鄭元果宅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三《大唐故右衛中郎將兼右金吾將軍同安郡開國公鄭府君(元果)墓誌銘并序》：“(夫人)以大唐永淳元年二月十四日寢疾終於京師龍首里之第。”

按：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六、陸心源《唐文拾遺》卷六五、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一、端方《匄齋臧石記》卷二一均載《鄭氏墓誌》。

龍慶坊

詳興慶坊。

親仁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七坊，《長安志》卷

八、《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咸宜女冠觀、睿宗舊宅、昭成皇后廟、肅明皇后廟、儀坤廟、肅明道士觀

《長安志》：“西南隅咸宜女冠觀。”《注》：“睿宗在藩之第，明皇升極於此。開元初置昭成、肅明二皇后廟，謂之儀坤廟。睿宗升遐，昭成遷入太廟而肅明留於此。開元二十一年肅明皇后亦祔入太廟，遂為肅明道士觀。寶應元年咸宜公主入道，與大真觀換名焉。”

《城坊考》在《志》注中增云：“《名畫記》：咸宜觀有吳道玄、解青、楊廷光、陳閔畫。《南部新書》：按女道士魚玄機住咸宜觀。”

按：福山《長安城圖》所繪大抵為開元三至十年間事，故此圖稱咸宜觀為儀坤廟。

于志寧宅、豆盧氏宅、程伯獻宅、李嵩宅

《長安志》：“西北隅尚書右僕射燕國公于志寧宅。”《注》：“後併入相府（《城坊考》作“後併入汾陽王宅”），閒地置廟。後勅賜貴妃豆盧氏。後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黃門侍郎李嵩等數家居焉。沅按，《唐書·志寧傳》作左僕射。”

《城坊考》刪“沅按”文字。

韋琨宅、楊宏武宅、王希雋宅、樊子蓋宅

《長安志》：“街東之北太子詹事韋琨宅。”《注》：“次東又有中書侍郎楊宏武、太僕卿王希雋二宅，雋所居即隋兵部尚書樊子蓋宅。沅按，《唐書》傳，宏武為西台侍郎。”

《城坊考》刪去“沅按”文字，將楊宏武、王希雋二宅改成正文，而將樊子蓋宅注於希雋宅下，是。

鄭萬鈞宅

《長安志》：“北門之東駙馬都尉鄭萬鈞宅。”

勝王元嬰宅

《長安志》：“東門之北勝王元嬰宅。”

《城坊考》“勝”作“藤”。

按：應是滕王元嬰宅。

安祿山宅

《長安志》：“叛臣安祿山宅。”《注》：“《祿山故事》曰，舊宅在道政坊，玄宗以其隘陋，更於親仁坊選寬爽之地，出內庫錢更造堂皇院宇，竚窳周匝，帳帷幔幕充牣其中。天寶九載祿山獻俘至京，命入新宅。《譚賓錄》曰，祿山入朝，勅於親仁坊南街造宅，堂皇三重，皆象官中小殿。房廊竚窳，綺疏詰屈，無不窮極精妙。什物充牣，以金銀織傍筐笊籬等。每欲賞賜之，明皇皆謂左右曰：‘祿山眼孔大，勿令笑人。’”

回元觀

《長安志》：“回元觀。”《注》：“即祿山舊宅，見《津陽門詩》。”

《城坊考》併祿山宅、回元觀為一條，以回元觀為正文，將有關祿山宅文字改為回元觀《注》文，並刪去“見《津陽門詩》”一句。

郭子儀宅、郭承嘏宅

《長安志》：“尚父汾陽郡王郭子儀宅。”《注》：“《譚賓錄》曰，宅居其地四分之一，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又曰：親王里《考》作親仁里大啓其地（《考》同，似應作第），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或云王夫人趙氏愛女方妝梳對鏡，往往公麾下將吏出鎮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悅，視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集列啓諫，公三不應。於是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貴以賤，皆遊卧內，某等以為雖尹、霍不當如此也。’公笑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食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其有貪功害事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壘粉，噬臍莫追。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是興，無所加也。吾是以否？’諸子皆伏。其西本于志寧宅。”

《城坊考》在《志》《注》中加“劉禹錫有《酬令孤相公親仁郭家花下即事見寄詩》。姚合有《題郭侍郎親仁里幽居詩》”。

《太平廣記》卷三四五《郭承嘏》錄《尚書談錄》文稱：承嘏入試誤携書帖，有老吏代為換之。翌日，承嘏自親仁里第取錢以酬老吏。按承嘏乃郭子儀之曾孫，承嘏第當仍是子儀宅。

《舊唐書·盧群傳》：“貞元六年入拜侍御史。有人誣告故尚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兄弟又與尚父家子孫相告訴，詔促按其獄。群奏曰：‘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子儀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勛，伏望陛下特赦而勿問，俾私自引退。’德宗從其言，時人嘉其識大體。”可知子儀親仁宅，子孫繼居。

昌樂公主宅、竇鏐宅

《長安志》：“昌樂公主宅。”《注》：“明皇女（《考》作明皇第十八女），降嗣畢國公竇鏐。”

李勉宅

《長安志》：“太子太師汧國公李勉宅。”《注》：“沅按，《唐書》傳云加太子太保。”

《城坊考》刪去沅按文字。

歸崇敬宅

《長安志》：“兵部尚書致仕歸崇敬宅。”

馮宿宅、馮袞宅、馮堯宅

《長安志》：“劍南東川節度使馮宿宅。”《注》：“《盧氏雜說》曰：宿從子袞為給事中，宅南有山亭院，多養鵝鴨及雜禽之類，常遣一家人主之，謂之鳥省。”

《城坊考》於《志》注中加：“按馮袞，《玉泉子》作馮堯。”

《太平廣記》卷二三四《尚食令》引錄《盧氏雜說》文：“（尚食官人德馮給事，謂曰：）‘某是尚食局造餽子手，不知給事宅在何處？’曰：‘在親仁坊。’”文中所謂馮給事，似即馮袞。

西華公主宅、嚴祁宅

《長安志》：“西華公主宅。”《注》：“宣宗女，降工部尚書嚴祁。沅按，即齊國恭懷公主。”

《城坊考》改《志》注“宣宗女”為“宣宗第三女”，刪去“沅按”文字。

李國昌宅

《長安志》：“大同軍節度使李國昌宅。”《注》：“咸通中朱耶赤心平徐州，以功懿宗賜姓名，編入屬籍，系鄭正房，及賜第一區。”

《城坊考》改“系鄭正房”為“系鄭王房”。

《五代史·李克讓傳》：“乾符中，以功授金吾將軍，留宿衛。初，懿祖歸朝，憲宗賜宅於親仁坊。武皇之起雲中，殺段文楚也，天子詔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文中所謂懿祖，當指李國昌，克讓乃其子。可見國昌後人之在京者仍居親仁宅。

《玉海》卷一七五《唐賜甲第》亦有李國昌宅記載。

楊暄宅

《城坊考》：“駙馬都尉太常卿兼戶部侍郎楊暄宅。”《注》：“《舊書·楊國忠傳》，國忠子暄兄弟，各立第於親仁里，窮極奢侈。”

李石宅

《城坊考》：“檢校司空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李石宅。”《注》：“《舊書》本傳，開成二年正月五日，石自親仁里將曙入朝，盜發於故郭尚父宅，引弓追及，矢才破膚，馬逸而回。盜已伏坊門，揮刀砍石，斷馬尾，竟以馬逸得還私第。”

韋端宅

《城坊考》：“朝散大夫祕書省著作郎致仕韋端宅。”《注》：“《華州下邽縣丞韋公夫人墓誌銘》：邁疾終於長安親仁里之私第。按夫人王氏，韋端之妻。端時為下邽令，宅在此里。端卒於元和十四年，其時宅在新昌里，見新昌里下。”

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六六、《唐文拾遺》卷二三均有《王氏

墓誌》，云夫人卒於大曆十三年三月廿五日。

柳宗元宅

《城坊考》：“柳州刺史柳宗元宅。”《注》：“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終於親仁里第。”

按：柳宗元文見《全唐文》卷五八八。

陸質宅、陸贄宅

《城坊考》：“給事中陸質宅。”《注》：“柳子厚居與陸質同巷，見子厚《答元饒州論春秋書》。”（《隋唐名人所居坊里表》“質”作“贄”，詳後。）

許棠宅

《城坊考》：“前進士許棠宅。”《注》：“許棠《親仁里雙鷺詩》云：雙去雙來日已頻，祇應知我是江人。是棠寓此里。”

唐彥謙宅

《城坊考》：“唐彥謙宅。”《注》：“唐彥謙《親仁里聞猿詩》云，朱雀街東半夜驚，楚魂湘夢兩徒清。”

衛君宅

端方《匋齋藏石記》卷三二《唐左春坊太子典膳郎河東衛君夫人扶風輔氏墓誌銘并序》：“以開成四年八月十五日，終於親仁里之私第。”

按：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八亦載《衛夫人輔氏墓誌》。

孫起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〇八一《孫起繼夫人河東縣太君裴氏墓誌銘》：“起繼室裴氏背代於上都親仁里。”

盧緘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三六《崔夫人墓誌》：“捐館於親仁里第。”

按：崔夫人即盧緘之妻。

旅館

《城坊考》：“旅館。”《注》：“柳宗元《虞鳴鶴誄》，終於長安親仁

里。按《誄》曰，身終逆旅，蓋旅館也。姚合《親仁里居詩》云：三年賃舍親仁里，寂寞何曾似在城。又有《街西居》二首，蓋旅館在街之西也。”

按：柳宗元文見《全唐文》卷五九二。

韓泉寓

《太平廣記》卷一五五錄《前定錄》《韓泉》一文載：德宗末年，泉曾住親仁坊，文謂泉係韓滉之孫。

查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一九八三年五月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唐親仁坊遺址當在今西安市友誼東路東口十字北。惟該表稱陸贄居親仁坊，《城坊考》載親仁坊有陸質宅，豈一人歟！

遵化坊

詳道化坊。

遵教坊

乃洛陽之一坊。按《城坊考》圖、文均無此坊，茲據《千唐誌》補。《城坊考》無遵教坊，有遵化坊，“教”、“化”義近，豈遵教坊即遵化坊歟！

【坊內建築】

王周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三五《瀛州文安縣令王府君周故夫人薛氏墓誌銘并序》：“以萬歲登封元年一月廿二日，終于洛陽遵教里之私第。”

王德表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六二《大周故瀛州文安縣令王府君(德表)

墓誌銘并序》：“以聖曆二年三月二日寢疾終于遵教里私第。”

李通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三三《大唐故處士騎都尉李君(通)墓誌銘并序》：“終於洛陽遵教里第，以神龍二年十一月廿日(與夫人)合葬於北邙山。”

靜仁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八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七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官藥園

《城坊考》：“官藥園。”

靜安坊

詳靖安坊。

靜恭坊

詳靖恭坊。

擇善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六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率更寺

《城坊考》：“率更寺。”

李勣宅

《城坊考》：“大尉英國公李勣宅。”

張仁願宅、來護兒宅

《城坊考》：“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韓國公張仁願宅。”

《注》：“本隋來護兒宅。”

宣城公主宅、宣城公主宅、裴巽宅

《城坊考》：“宣城公主宅。”《注》：“宣城公主，為憲宗第五女。按洛陽第宅，多是武后中宗時居東都時所立，中葉以後，不得有公主宅。考中宗第二女曰宣城公主，降裴巽，宣，蓋宜之誤也。”

婁師德宅

《城坊考》：“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譙縣子婁師德宅。”

袁德師樓

《城坊考校補記》：“袁德師樓。”《注》：“《嘉話錄》，故給事汝南袁高之子德師，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日乃袁德師樓。”

楊純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一四《唐故晉州霍邑縣令楊府君(純)墓誌銘并序》：“神功元年四月五日遘疾終於河南縣擇善里之私第。”

積善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西自南向北之第六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北至洛水。《文昌雜錄》曰：後唐同光三年，洛京蕃漢馬步使朱宏殷，于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曰‘順天元寶’。”

【坊內建築】

周法尚宅

《城坊考》：“隋有周法尚宅。”

太微宮、玄元皇帝廟、太上玄元皇帝宮

《城坊考》：“太微宮。”《注》：“天寶元年正月，置玄元皇帝廟於此坊。九月，改廟為太上玄元皇帝宮。二年，改太微宮。杜光庭《歷代崇道紀》云：衢州為建觀字，穿地，得魚一頭，長三尺，其狀似鐵，微微帶紫碧之色，又如青石，光瑩雕鏤，殆非人功所成也。扣之，甚響。遣使來獻，帝呼為瑞魚，命懸于太微宮。”

明皇舊宅、高士廉宅、五王子宅、崇玄學

《城坊考》：“明皇舊宅。”《注》：“本高士廉宅，聖曆初，玄宗兄弟出閣，五人分院同居此坊，號五王子宅，明皇八分書院額。”

《冊府元龜》卷五三載：“（開元）廿八年五月，帝謂宰臣曰：‘朕在藩邸，有宅在積善里東南隅，宜於此地置玄元皇帝廟及崇玄學。’”據此可見，所謂五王子宅亦即明皇舊宅，處積善坊東南隅，後為玄元皇帝廟及崇玄學。事亦載見《冊府元龜》卷四七、《長安志》卷八、《唐會要》卷五〇、《玉海》卷一一三、一五七、一五八、一七五、《太平御覽》卷一一一、《通鑑》卷二一五、《新書·讓皇帝憲傳》、《舊書·玄宗紀》、《禮儀志》四、《讓皇帝傳》。

韋機宅、邱神勳宅、張易之宅、將作監

《城坊考》：“右金吾衛韋機宅。”《注》：“後為邱神勳宅，神勳誅，以賜張易之。易之誅，為將作監。”

陳該宅

《城坊考》：“河內縣尉陳該宅。”《注》：“陳子昂《陳該石人銘》，遇疾於神都積善坊，考終厥命。”

按：陳子昂《石人銘》載《全唐文》卷二一六，原題為《周故內供奉學士內供奉懷州河內縣尉陳君石人銘》，從文題可見陳該係武后時人。

崔神慶宅

《城坊考》：“司禮卿贈幽州都督崔神慶宅。”

李及宅、李及婦家宅

《城坊考》：“李及宅”《注》：“《廣異記》，李及性好飲酒，所居在京積善坊。”

《太平廣記》卷三八四《李及》錄《廣異記》文：“李及者，所居在京積善里。微疾，暴卒。積七八日，方甦。自云見家人當門，不得入，因往南曲婦家將息。其婦若有所感，悉持及衣服玩具等，中路招之，及乃隨還。”據此，積善坊不僅有李及宅，尚有李及婦家，在該坊南曲。

崔夫人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二二四類至《大晉故博陵崔氏夫人墓誌銘并序》：“於大晉天福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薨於洛京積善坊私第。”按崔夫人卒於五代晉時，可見當時仍有積善坊。

月陂

《城坊考》：“坊北月陂。”《注》：“《河南圖經》曰：洛水自苑內上陽宮南彌漫東注。隋宇文愷版築之時，因築斜堤，東令東北流，當水冲捺堰作九折，形如偃月，謂之月陂。其西有上陽、積翠、月坡三堤。明皇開元末，作三堤，命李適之撰記，永王璘書。其記云：及泉而下，巨木飛輪而出伏水，然後積石增卑而培薄，方下而銳上。餘皆殘缺，不可辨。記之背，列明皇諸子及當時公卿名位。世傳安祿山陷洛陽，觀之云：‘此多有賢士之名。’蕃音訛為‘鹽鼓’，遂號《鹽鼓碑》。”

積德坊

乃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之東第五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四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

坊考》《注》云：“隋曰遊藝坊，坊南即溫洛之地。”

【坊內建築】

楊素宅

《城坊考》：“盡一坊為楊素宅，宅有沉香堂。”

太原寺、武后母楊氏宅、魏國寺、福先寺

《城坊考》：“太原寺。”《注》：“自教義坊徙於此。崔融《代皇太子賀天后芝草表》云，伏承芝草生于東都太原寺舍利塔屋下。”

《唐會要》卷四八《寺》載：“福先寺（在）遊藝坊，武太后母楊氏宅。上元二年（公元六七五年），立為太原寺。垂拱三年（公元六八七年）二月，改為魏國寺。天授二年（公元六九一年），改為福先寺。”將《唐會要》與《考》文對閱，可知太原寺一改名為魏國寺，再改名為福先寺，本在教義坊，後徙於此。又《唐會要》猶云《遊藝》，是《遊藝》之名，自隋歷唐仍存。

司農寺

《城坊考》：“司農寺。”

輸場

《城坊考》：“輸場。”

長松營

《城坊考》：“長松營。”

太平公主園

《城坊考》：“太平公主園。”

興仁坊

《全唐文》卷七八四穆員《京兆少尹李公墓誌》：“諱佐，字公輔。（貞元六年）終於長安興仁里。”據此，長安當有興仁坊。惟未見其他史料。待考。

興化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三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成道寺

《長安志》：“隋有成道寺，大業七年廢。”

《城坊考》所記同。

空觀寺、元壽恭宅

《長安志》：“西南隅空觀寺。”《注》：“隋駙馬都尉元壽恭捨宅所立。”

《城坊考》加《注》：“寺本周時村佛堂，多當時名手畫。《名畫記》：寺有袁子昂畫，又有三絕，是佛殿門扇孔雀及二龍。”

封德彝宅、嗣虢王邕宅

《長安志》：“（空觀）寺東尚書右僕射密國公封德彝宅。”《注》：“中宗時，嗣虢王邕居之。”

邠王守禮宅、邠王府

《長安志》：“西門之北邠王守禮宅。”《注》：“宅南隅（《考》作隔）街有邠王府。”

孟溫禮宅

《長安志》：“東門之南京兆尹孟溫禮宅。”

裴度池亭

《長安志》：“晉國公裴度池亭。”《注》：“白居易詩，《宿裴相興化池亭兼借船舫遊泛》。”

《城坊考》加《注》：“按《獨異志》：裴晉公寢疾，暮春之月，忽遇遊南園，令家僮舁至藥欄，蓋即此池亭。自永樂里視之在南，故曰南園。《太平廣記》引《逸史》：太府卿崔公名潔，在長安，與進士陳

形同往街西尋親故。過天門街，偶逢賣魚甚鮮。曰：‘何處去得？’左右曰：‘裴令公亭子甚近。’乃升亭下馬。俄頃，紫衣三四人至亭子遶看。一人見魚曰：‘極是珍鮮，二君莫欲作鱠否？’詰之，乃梨園第一部樂徒。此人遂解衣操刀，既畢。忽有使人呼曰：‘駕幸龍首池，喚第一部音聲。’切者攜衫帶，望門而走。”

劉震宅

《城坊考》：“租庸使劉震宅。”《注》：“《劉無雙傳》：唐王仙客者，中朝臣劉震之甥。涇原兵士反，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震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待久不至，南望目斷，遂遶城至啓夏門。徐問守者曰，今日有何人出此門？門者曰：‘午後有一人，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識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慟哭歸店，三更向近，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驚走，歸襄陽村居。後知尅復京師，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忽見蒼頭塞鴻。謂曰：‘阿舅、舅母安否？’鴻云：‘并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原注“天門街也”，按天門街即朱雀門街。）鴻曰：‘今日已夜，郎君可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

《城坊考校補記》考注在“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句下按云：“客戶猶言客舍也；《摭言》云：牛僧孺謁韓愈、皇甫湜二公曰：‘可於客戶稅一廟院。’據《摭言》及此《無雙傳》，皆不謂坊里。《會昌解頤錄》：牛生至京，止客戶坊，自坊至菩提寺三十餘里。又《河東記》：段何賃屋客戶里。此二書有坊里之名，意與《廣異記》所云。楊玄英開元中亡已二十載，其子至治成坊削家，識其父壙中劍文同。客戶坊、客戶里、治成坊，皆假借之稱，不能定其所在，附記於此。”

按：《無雙傳》載《太平廣記》卷四八六，可參閱。

寶泉宅

《城坊考》：“都官郎中竇泉宅。”《注》：“盧元卿《二王書錄跋》尾記，貞元十一年正月五日，於都官郎中竇泉興化宅，見王廙書、鍾會書各一卷。”

李少安宅

《城坊考》：“長安主簿李少安宅。”《注》：“權德輿《李少安墓誌》，感疾不起于長安興化里第。”

按：權德輿文見《全唐文》卷五〇四。

蕭徹宅

《城坊考》：“職方郎中蕭徹宅。”《注》：“《河東記志》：大和八年，職方郎中蕭徹，卒於興化里。按柳子厚《答貢士沈起書》，間歲興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疑即此宅。”

清明渠

《長安志》卷十《大安坊》及《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載，清明渠自南向北流經該坊西側。

興安坊

《玉海》卷一六四《唐勤政樓》：“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而賜寧王、薛王第於勝業坊，申、岐二王居興安坊，環列宮側。”查申、岐二王所居在安興坊，此處興安乃安興倒誤，實無興安坊。

興教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五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一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趙雲卿宅

《城坊考》：“祕書少監趙雲卿宅。”《注》：“《河南志》引《蕭穎士

集》：興敬里有趙雲卿宅。按‘敬’即‘教’之訛。”

李師道留後院

《城坊考》：“李師道留後院。”《注》：“《通鑑》：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沓往來，吏不敢詰。《考異》引《河南記》曰：賊帥訾嘉珍于東都留後院，潛召募二百餘人，造置兵仗。會門子健兒有小過被笞，遂使兄弟一人告河南府。當即飭兩縣驅丁壯，悉持弓矢刀棒，圍興道坊院數重，因縱火焚其院。按興道即興教。《通鑑》言，賊出長夏門，望山而遁；興教正在長夏門內也；或原作興道，《河南志》因下宣教而訛。（鴻按興道坊之南即為宣教坊，而《城坊考》列舉諸坊皆先北後南，故有“因下宣教而訛”之說。）留後院，《舊書·呂元膺傳》作邸院。”

王重榮宅

《全唐文》卷八一〇載司空圖《蒲帥燕國太夫人石氏墓誌銘》說：“（石氏）光啓丙午歲（即光啓二年）薨於興教里第。”按石氏乃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之母，文中興教里若別無所指，則洛陽興教坊，當有王宅。

張氏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四三《夫人張氏墓誌銘并序》：“終于東都興敬里之私第。以開元十二年十一月廿八日，葬邙山。”

興道坊

乃朱雀門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一坊，《長安志》卷七、《城坊考》卷二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下，《長安志》注云：“景龍三年（公元七〇九年）以駙馬都尉武攸暨父名，改曰瑶林坊，景雲元年（公元七一〇年）復舊。”《城坊考》全錄《志》注。《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瑶林》條云：“瑶林舊名叫興道，為避武攸暨父名諱，景龍三年改為瑶林。武攸暨是武后女太平公主的夫婿，武氏失敗後，景雲元年改

歸舊名。”此中“武氏失敗後”句改爲“太平公主失敗後”當更確切，蓋當時關鍵人物係太平公主。改名瑶林在公元七〇九年，復爲興道在公元七一〇年，稱瑶林之時極短。

《城坊考》《注》以下文字爲《長安志》所無：“《朝野僉載》：開元八年，京興道坊一夜陷爲池，沒五百家。按事不見他書，未可信。”可信與否姑不論，惟舊籍中有載此事者有《太平廣記》卷一四〇《水災》及《文獻通考》卷二九六《水災》，《太平廣記》已注明出自《朝野僉載》，《文獻通考》或亦出於同源。

【坊內建築】

至德女冠觀

《長安志》：“西南隅至德女冠觀。”《注》：“隋開皇六年立。”

《城坊考》除錄《長安志》文及《注》外，在增注云：“《唐語林》：宣宗微行至德觀，有女道士盛服濃妝者，赫怒。歸官立召左街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別選男子二人，住持其觀。”

按：《長安與洛陽》五章和《咸寧縣志·長安坊里圖》皆云興道坊西南隅有至德女冠觀，可見該觀似爲該坊重要建築。

太平公主宅、李令問宅

《長安志》：“太平公主宅。”《注》：“沒官後，賜散騎常侍李令問居之。”

《城坊考》照錄《志》文。《長安志》卷九《興寧坊》載：“西南隅開府儀同三司姚元崇宅，其東本太平公主宅。”《注》云：“後賜安西都護郭虔瓘。沅按，此即興道坊（太平公主）宅。”查興道、興寧乃兩坊，唐世華族住宅分處兩坊以上者，比比皆是。故興道坊與興寧坊得均有太平公主宅，畢沅以二為一，誤。

吏人宅

《城坊考》：“吏人宅。”《注》：“《尚書故實》：郭侍郎承嘏初應舉，誤納試卷，一老吏為換出，承嘏歸親仁坊，自以錢三萬送興道里酬之。”

按：《太平廣記》卷三五四載《郭承嘏》事，已詳前親仁坊郭承嘏宅條。

旅館

《城坊考》：“旅館。”《注》：“《廣異記》：岐州佐史，嘗因事至京，停興道里。”又云：“《乾廐子》：隴西李僖伯，元和調選時，上都興道里假居。”

按：上述二事，《太平廣記》卷三三四《岐州佐史》及卷三四三《李僖伯》均錄原書收載。按，唐世雖有旅館，然亦有居民以房賃人或借人者，似應與旅館異。

隋煬蕭后宅

《通志》卷二〇《后妃傳·煬帝蕭后》載：“貞觀四年破突厥，皆以禮致之，歸於京師，賜宅於興道里。”《文獻通考》卷二五四《后妃》所載亦同。是興道坊當有隋煬蕭后宅。

鄭相宅

《全唐文》卷八二三載有黃滔《代鄭郎中上興道鄭相啓》。查唐世某相住某坊，世俗即呼該相為某坊某相，據此，興道坊當有鄭相宅。

查《太平廣記》卷一五五《韓泉》條亦提及興道坊，惜文意不明。《通鑑》謂洛陽亦有興道坊。惟據《城坊考》所云，《通鑑》所記之興道坊，乃興教之訛。故洛陽僅有興教而無興道坊。詳見興教坊。

興敬坊

詳興教坊。

興寧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二坊，《長安志》卷

九、《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下，《長安志》注云：“南街東出通化門。”《城坊考》照錄《志》注。

【坊內建築】

清禪寺、安國寺

《長安志》：“南門之東清禪寺。”《注》：“隨（應作隋）開皇三年，文帝為沙門曇崇所立，大中六年，改為安國寺。”

《城坊考》加《注》：“《名畫記》：清禪寺有鄭法士畫。”

姚元崇宅

《長安志》：“西南隅開府儀同三司姚元崇宅。”《注》：“屋宇并官所造。”

太平公主宅、郭虔瓘宅

《長安志》：“（姚元崇宅）東本太平公主宅。”《注》：“後賜安西都護郭虔瓘。沅按，此即興道坊宅。”

《城坊考》刪去“沅按”文字。按太平公主興道、興寧兩坊皆有宅，沅不解此理，以興道注興寧，大誤。《城坊考》刪之極是。

王毛仲宅

《長安志》：“（太平公主）宅北特進王毛仲宅。”

泉男生宅

《長安志》：“東南隅左衛大將軍泉男生宅。”

《冊府元龜》卷九七《獎善》：“高宗咸亨元年六月，帝御冷泉宮亭子，召許敬宗、泉男生及東西台三品舉酒作樂。乃賜男生興寧坊之田第。”

崔琳宅

《長安志》：“太子少保崔琳宅。”《注》：“琳，祖義元、父神慶、伯父神基皆為相。其父昆弟之子洎其自出參朝宴者數十人，鳴玉啓道，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相望，一時矚目。”

《城坊考》於《志》注“其父昆弟”之“其”字下加一“從”字，義更顯豁。

華封觀、高力士宅

《長安志》：“華封觀。”《注》：“天寶六載，車騎將軍高力士捨宅置觀。”

大中報聖寺

《長安志》：“大中報聖寺。”《注》：“《東觀奏記》，宣宗出內藏緡帛，建大中報聖寺，奉獻皇后容，曰介福殿，又以休息之所為虔思殿，由複道出造于寺。”

《城坊考》加《注》：“按獻皇后容，《唐語林》作憲宗御容，當從之。”

李愬宅

《長安志》：“淄青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愬宅。”《注》：“賜第。”

王仁忠宅

《城坊考》：“贈安州都督王仁忠宅。”《注》：“李邕《王仁忠碑》，捐館宇于京兆興寧里之私第。”

按：李邕文見《全唐文》卷二六四。

十王院

趙楚賓《南川縣主墓誌銘》：“棣王第五女南川縣主，天寶十載十一月三日，終於興寧里之十王院，享春秋十有八。”

按：興寧坊乃長安朱雀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二坊，其第一坊玄宗時即築入禁苑，以為諸王住宅，先稱十王宅，後又稱十六王宅，棣王乃玄宗子，理當住宅內。《墓誌》中十王院，或與十王宅有關，亦即十王宅似不只限在第一坊內，或擴至第二坊；否則南川縣主不能終於此坊。

永穆觀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四《大唐故奉義郎行京兆府涇陽縣主簿王府君(郊)墓誌銘并序》：“以其年(貞元十九年)八月九日終於葛年縣興寧里永穆觀之北院。”

按：端方《匋齋臧石記》卷二七、陸心源《唐文拾遺》卷一二均載《王府君墓誌》。

查呂大防《長安城圖》興寧坊，坊內有十字街，但無北門。十字街分坊爲四部；東南部東南側泉男生宅，西南側清禪寺；西南部姚崇宅。據一九八三年西安史跡文物展覽會隋唐史展室所展《隋唐名人所居坊名表》，唐興寧坊遺址當在今西安市長樂中路北。

興慶坊

乃朱雀門街之東第四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四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三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下，《長安志》注云：“本名隆慶，明皇即位改。坊內東南隅有隋禪林寺及中書令馬周、尚書左僕射溫國公蘇良嗣二宅，并併入宮地。其後寧王、岐王宅，亦以益之。《唐春秋》曰，開元二十年，毀東市東北角及道政坊西北角，廣花萼樓前之地。今以《六典》參著其事。”《城坊考》坊名下《注》僅取《志》注首九字，餘均刪。《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長安城圖》亦注明興慶坊又名隆慶坊。隆慶之改名興慶，《玉海》卷一五八《興慶宮》：“玄宗名隆基，即位改(坊爲)興慶宮。”《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隆慶(坊)，玄宗即位後，爲避諱，改爲興慶。”後興慶坊又改興慶宮。可知玄宗即位前，有隆慶坊而無興慶坊。玄宗即位後又有興慶坊而無隆慶坊；改宮之後，興慶坊之名亦廢。惟史籍中隆慶、興慶，仍極爲淆亂。如《舊書·玄宗紀》：“上所居里名隆慶，時人語訛，以隆爲龍。”《太平御覽》卷一一一《唐玄宗》亦有同樣記載。《文獻通考》卷一四五《樂舞龍池舞》：“唐明皇所作，初帝在藩邸，居龍慶坊，及即位，以坊爲宮。”是隆慶坊時又被稱作龍慶坊。又《太平御覽》卷五六八《宴樂》引《唐會要》曰：“《五龍池樂》，玄宗所作也。帝在藩邸時，居崇慶坊，宅中積雨，地忽爲池。及即位，以宅爲宮。故爲樂以歌其祥。”是則隆慶坊亦被稱爲崇慶坊矣。

【坊內建築】

禪林寺

《長安志》：“坊內東南隅有隋禪林寺。”

《城坊考》改《志》文為：“東南隅禪林寺。”《注》：“隋時所立。”

馬周宅

《長安志》：“中書令馬周(宅)。”

《城坊考》加《注》：“許敬宗《馬周碑》，薨於萬年縣之隆慶里第。”

按：許敬宗文見《全唐文》卷一五二及《唐文續拾》卷一。

蘇良嗣宅

《長安志》：“尚書左僕射溫國公蘇良嗣(宅)。”

《城坊考》照錄《志》文。

寧王宅、岐王宅、五王宅

《長安志》在坊內列寧王、岐王二宅。

《城坊考》改《志》文為：“五王宅。”《注》：“《舊書·讓皇帝傳》：玄宗兄弟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亦號五王宅。及先天之後，興慶是龍潛舊邸，因以為官。”

于德芳宅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一《大唐故越州都督(于德芳)碑》：“以龍朔三年歲次癸亥二月庚戌遺疾薨於隆慶里之私第。”

按：陸心源《唐文拾遺》卷六二亦載《德芳碑》。

興馨坊

乃洛陽漕渠以北徽安門街之東第五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二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金谷府

《城坊考》：“金谷府。”《注》：“見《地理志》。”

麟趾尼寺

《城坊考》：“麟趾尼寺。”

顏謀道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一三《唐銀青光祿大夫和州刺史上柱國琅琊縣開國伯顏府君(謀道)墓誌銘》：“以開元九年七月二十九日，薨於東都之與藝坊。”

按：洛陽有興藝坊，無與藝坊，與藝乃興藝之誤。

龐夷遠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二六《大唐河南河陽縣丞上柱國龐夷遠妻李氏墓誌銘并序》：“開元九年十月三日，卒于東京洛陽縣興藝里之私第。”

白知禮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八九《唐故左監門衛大將軍太原白公(知禮)墓誌銘并序》：“以去開元廿二載十月十九日寢疾薨于洛陽興藝里之私第。”

十七畫

臨德坊

乃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三坊，顯慶中，立為北市，見《城坊考》卷五。

《城坊考校補記》北市條補《注》：“《雲仙雜記》：洛陽振德坊，皆貧民，賀知章目為穰市。按振德坊不見所在，《廣異記》：張仁贖貧，居北市，與賀穰市言相應；又本臨德坊地，疑振德是臨德或名。”

臨闕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六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六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姜夫人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六八李怱《唐故譙郡姜夫人墓誌銘并序》：“以咸通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易窆於洛陽縣臨闕里之私第。”

徽安坊

乃洛陽之一坊。按《城坊考》圖、文均無此坊，茲據《千唐誌》補，不詳所在；惟洛陽城北墻有一徽安門，徽安坊或近徽安門。

【坊內建築】

王元泰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三九郭懷琰《大唐故寧遠將軍行左威衛左司階上柱國王府君(元泰)墓誌銘并序》：“天寶七載夏四月，薨於徽安里之私第。”

吳福將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四九周頎《唐故將作監左校丞吳公(福將)墓誌銘并序》：“(天寶八載)冬孟月十七日，終於東京徽安里之私第。”

齊子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七三《唐故雲麾將軍齊公(子)墓誌銘并序》：“以天寶十一載正月廿七日，薨於河南徽安里之私第。”

十八畫

禮泉坊

按《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三所載《大唐故荊州松資縣令湯府君妻傷氏墓誌銘并序》誤書夫人卒處醴泉坊爲禮泉坊，《新編》在《附記》中加以糾正。是禮泉坊乃醴泉坊之訛，實無此坊。又該《銘序》題誤松滋爲松資，《附記》亦予糾正，特錄於此，以供參考。

歸仁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八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四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泰山廟

《城坊考》：“泰山廟。”《注》：“乾寧元年建。”

牛僧孺宅

《城坊考》：“太子太傅留守東都牛僧孺宅。”《注》：“《舊書》本傳：洛都築第于歸仁里，任淮南時嘉木怪石，置之階庭，館宇清華，竹木幽邃，常與詩人白居易吟詠其間。按《白集》有《牛相公歸仁里新成小灘詩》。”

按：《新書》本傳亦云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并云僧孺解淮南爲留守時，在文宗開成初年，至三年又去洛入京，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二年，復爲東都留守。既黜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還爲太子少師，卒。

王公度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一—《大唐故郴州司士參軍王公(公度)墓誌銘并序》：“以天寶二年仲冬次旬之九日，終於洛陽歸仁里之私第。”

歸義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三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十二坊(西市作兩坊計算)，《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蜀王秀宅、家令寺園

《長安志》：“全一坊隋蜀王秀宅。”《注》：“隋文帝以京城南面次遠竟虛文耗，乃使諸子并南郭。彥名秀死後沒官為家令園。”

《城坊考》改《志》《注》為：“隋文帝以京城南面濶遠，恐竟虛耗，乃使諸子并於南郭立第。時秀有寵，封土殷富，起第最華。秀死後，沒官為家令寺園。”

按：《長安志》注文顯有脫誤，《城坊考》改是。

上述為長安歸義坊，另徐松《洛陽城圖》又在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之東第一街街東，自北向南第四坊處，標有歸義坊，是洛陽亦有歸義坊。坊名下，《城坊考》卷五注云：“坊南即玉鷄坊，灑水自北來，東南合洛河。”按該坊或又名弘教或弘敬，詳見弘教坊。

(洛陽歸義坊)

【坊內建築】

太平寺

《城坊考》：“太平寺。”《注》：“垂拱二年，太平公主建。”

穆寧宅

《城坊考》：“祕書監致仕穆寧宅。”《注》：“按寧與夫人裴氏，皆終於此宅，見穆員所撰《元堂誌》。”

按：穆員《元堂誌》凡有兩篇；一載《全唐文》卷七八四，名為《祕書監致仕穆公元堂誌》，內云員父寧於貞元十年卒於東都歸仁里；一名《祕書監穆公夫人裴氏元堂誌》，載《全唐文》卷七八五，云員母裴氏於貞元十三年卒於東都歸義里。

李貽孫宅

《城坊考》：“福建觀察使李貽孫宅。”《注》：“大中時人。”

董嘉斤宅

《千唐誌齋藏誌》五九五《唐故贈游擊將軍董公(嘉斤)墓誌銘并序》：“神龍元年八月廿六日遘疾終於河南歸義里。”

王庭玉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三九《大唐前徐州錄事參軍太原王君(庭玉)故夫人博陵崔氏(金剛)墓誌銘并序》：“開元十二年，終於洛陽歸義里之私第。”

歸德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一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韋承慶宅

《城坊考》：“黃門侍郎扶陽縣子韋承慶宅。”

劉幽求宅

《城坊考》：“尚書左丞相徐國公劉幽求宅。”

劉子玄宅

《城坊考》：“左散騎常侍劉子玄宅。”

韋嗣立宅

《城坊考》：“中書令韋嗣立宅。”《注》：“張說《逍遙公墓誌》，葬於歸德里。”

盧言宅、馬周宅

《城坊考》：“盧言宅。”《注》：“《唐語林》：盧言舊宅，在東都歸德坊南街。廳木是杏木樑，西壁有韋冕郎中散馬七匹，東壁有張旭草真蹟數行。宅之東，果園。《兩京新記》云，是馬周舊宅。”

《城坊考校補記》在《注》補云：“此《注》所引《語林》，與《盧氏雜記》文同，《雜記》即盧言撰。”

盧府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八七《唐故鼎州三原縣令盧府君夫人辛氏墓誌銘并序》：“以開元五年六月，終於河南之歸德第。”

李韜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補遺·唐故李公(韜)崔夫人墓誌》：“夫人清河崔氏，卒於河南歸德之私第。”

旅舍

《城坊考》：“旅舍。”《注》：“《補錄紀傳》：李固言初未第時，寓歸德里。”

長夏亭

《城坊考》：“長夏亭。”《注》：“門內客亭。”

水南倉

《城坊考》：“水南倉。”《注》：“制度甚雄敞，倉南有土冢，俗傳是蔡邕墓。”

水南草場

《城坊考》：“水南草場。”

查與歸德坊有關者：一、《太平廣記》卷一五五引《感定錄》《李固言》(按，同卷題作《李固言》者有二則，另一則錄自《酉陽雜俎》)：“李固言，初未第時過洛陽，有胡盧先生知神靈間事，曾詣而問命。先生曰：‘紗籠中人，勿復相問。’及在長安，寓歸德里。人言

聖壽寺中有僧，善術數，乃往詣之。僧又謂曰：‘子紗籠中人。’既第，再謁聖壽寺，問紗籠中事。僧曰：‘吾常於陰府往來，有爲相者，皆以形貌用碧紗籠於廡下，故所以知。’”據此，李固言所居乃長安歸德坊，《城坊考》云在洛陽，實誤。又聖壽寺乃莊嚴寺改名，在長安永陽坊，李固言第前第後兩次詣謁，更可證固言所居之歸德坊在長安。二、《長安志》卷八《宣陽坊》載奉慈寺在宣陽坊，奉慈寺下《注》云：“本開元中魏國夫人楊氏宅。《明皇雜錄》曰：貴妃姊魏國夫人，恩傾一時，大治第宅，棟宇之盛，世無與其比。所居本韋嗣立舊宅，韋氏諸子亭午方偃息於堂廡間，忽見一婦人，衣黃帔衫，降自步輦，有侍婢數十，笑語自若。謂韋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韋氏降階言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人數百登西廂，掘其瓦木。韋氏諸子既不能制，乃率家童挈其琴書，委於衢路。而自嘆曰：‘不才無爲勢家所奪，古人之戒，將見於今日乎？’而與韋氏隙地十畝餘，其他一無所酬。魏國中堂既成，召匠巧墁，以二百萬償其直，而復以金盆二、瑟瑟三斗爲賞。後曾有暴風拔樹，委於堂上，已而視之，略無所傷。既撤瓦以觀，皆承以木瓦，其制精妙，皆此類也。按嗣立宅在歸德坊，與上文不同，又諸坊亦無名歸德者。”按：洛陽確有歸德坊，而云“諸坊亦無名歸德者”誤。若謂其意爲長安“諸坊亦無名歸德者”，則李固言所居顯係長安歸德坊，故誤。如以長安無歸德坊爲據，即將韋嗣立宅置於洛陽歸德坊內，亦未安。洛陽歸德坊或亦有韋嗣立宅，據《新書》《嗣立傳》，驪山鸚鵡谷尚有嗣立別第，中宗并曾親幸其第。其時權貴兩京有第者甚夥。則長安歸德坊亦可有嗣立宅。《明皇雜錄》關於韋宅記載，言之確鑿，宜輕易否定。三、張說文載《全唐文》卷二三二，原題爲《中書令逍遙公墓誌銘》，文云嗣立卒於開元七年九月二日，終年六十，在陳郡得疾，還洛陽醫治無效而死。可見洛陽歸德坊確有韋嗣立宅。四、《城坊考》在洛陽歸德坊盧言宅下注云，係馬周舊宅。《長安志》在長安宣陽坊魏國夫人宅下亦云，其地本馬周宅。

將此與韋嗣立宅記事參閱，提及洛陽歸德坊，輒涉長安宣陽坊，因疑宣陽坊亦名歸德坊。要之，長安、洛陽均有歸德坊，因坊名相同，故易致誤。錄以俟博考。

豐安坊

詳安豐坊。

豐邑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四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八坊，《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長安志》於坊名下注云：“南街西出，通延平門。此坊多假質方相、輜車送喪之具。”

《城坊考》加注云：“按《李娃傳》：凶肆有東肆、西肆，傳言各閱所備之器于天門街。則西肆在街西，東肆在街東；西肆當即豐邑，未知東肆是何坊，俟考。”

《城坊考校補記》又補：“《啓顏錄》，上都豐邑坊出方相。又《紀聞》，京中方相編竹，太原無竹，用荆。”

按《太平廣記》卷二六〇《姓房人》引啓顏錄文云：“唐有姓房人，好矜門第，但有姓房爲官，必認云親屬。知識疾其如此，乃謂之曰：‘豐邑公相（原注：豐邑坊在上都，是凶肆，出方相也。）是君何親？’曰：‘是某乙再從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姪兒，祇堪嚇鬼。’”又《長安與洛陽》五章二節亦云：“在豐邑坊聚集着供給葬儀用具的舖子。”

【坊內建築】

清虛觀

《長安志》：“東北隅清虛觀。”《注》：“隋開皇十年，文帝爲道士

呂師玄所立。師玄辟穀鍊氣，故以清虛名之。”

《唐會要》卷五〇亦云清虛觀在此坊。

李晟林園

《城坊考》：“司徒兼中書令李晟林園。”《注》：“《舊書·李晟傳》：賜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

按：《考》以“延平門之林園”注李晟豐邑坊林園，係因豐邑坊近延平門。

豐財坊

乃洛陽漕渠之北徽安門街之東第三街街東自北向南之第一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北抵城。”

【坊內建築】

薛元超宅

《城坊考》：“中書令汾陰公薛元超宅。”《注》：“楊炯《薛振行狀》，振字元超，薨於洛陽豐財里之私第。”

按：楊炯文見《全唐文》卷一九六，文云元超卒於光宅元年季冬。

某氏長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六九《唐故處士□君(長)墓誌銘并序》：“以龍朔元年三月十日，終於洛陽縣豐財里私第。”

趙太夫人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九四《大唐揚州大都督府戶曹(趙)太夫人墓誌銘并序》：“以龍朔三年十一月七日，薨於洛陽縣豐財里私第。”

黃承緒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〇六《唐故洪州都督府兵曹參軍黃君(承緒)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八年九月九日寢疾終於豐財之第。”

李敬瑜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二二《唐故曹州冤句縣令李府君(敬瑜)墓誌銘并序》：“開元九年十二月廿五日遭疾終於洛陽豐財之私第。”

楊府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二八《唐故鄭州管城縣令上柱國楊府君妻李夫人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十年五月十五日，終於豐財里之私第。”

官舍

《千唐誌齋藏誌》八二三《大唐故朝議郎行洪府法曹參軍滎陽鄭府君故夫人河南万侯氏墓誌銘并序》：“終於東京洛陽縣豐財里之官舍，即天寶三載四月二日。”

高備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二五寶蘭《大唐故宣德郎通事舍人高君(備)墓誌銘并序》：“以天寶三載六月四日染疾終於東京豐財里之私第。”

段仲垣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三六《唐故上柱國處士段君(仲垣)墓誌銘并序》：“大唐天寶六載十二月十七日時，終於東京洛陽縣豐財里私第。”

張貞慎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五七王伯倫《唐故鄴郡司倉參軍張公(貞慎)墓誌銘并序》：“以天寶九載八月九日寢疾終於豐財里之私第。”

李庭訓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一二《唐故齊州禹城縣令隴西李府君(庭訓)夫人崔氏(上真)墓誌銘并序》：“天寶十載八月九日，終於豐財里。”

楊氏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九六子苗讓《亡妣尊夫人(楊氏)銘序》：“以

元和二年八月十四日，奄於洛陽縣豐財里之私第。”

豐樂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自北向南之第三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法界尼寺

《長安志》：“西南隅法界尼寺。”《注》：“隋文獻皇后為尼華暉、令容所立，有雙浮圖，各崇一百三十尺。”

大開業寺、勝光寺、仙都宮、文帝別廟、証果尼寺、靜安宮、高祖別廟

《長安志》：“橫街之北大開業寺。”《注》：“本隋勝光寺，文帝第二子蜀王秀所立。大業元年（公元六〇五年）徙光德坊，于此置仙都宮，即文帝別廟。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高祖（《考》此處有“為”字）尼明昭廢官立為証果尼寺，貞觀九年（公元六三五年）徙崇德坊，于此置靜安宮，即高祖別廟。儀鳳二年（公元六七七年）廢官，復立為開業寺。”

《城坊考》增《注》云：“《宣室志》：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自寺外門至佛殿。《名畫記》：開業寺有曹仲達、李雅、楊契丹、鄭法士畫。魏博節度使田季安，進絹五千匹，助修開業寺，見《崔群傳》。”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八九賈涉前《河南府戶曹參軍賈洮墓誌銘并序》：“咸通十四年夏五月六日，前河南府戶曹參軍賈洮遘疾，終於上都長安縣豐樂里廢開業寺。”

按：《太平廣記》卷三〇四、《唐會要》卷四八均有開業寺之記載。

李昌符宅

《城坊考》：“李昌符宅。”《注》：“許棠《題李昌符豐樂幽居詩》云：詩家依闕下，野景似山中；又云：破門韋曲對，淺岸御溝通。”

十九畫

懷仁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八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五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南街東出外城之建春門。”

【坊內建築】

徐彥伯宅

《城坊考》：“左散騎常侍太子賓客徐彥伯宅。”

張嘉福宅

《城坊考》：“張嘉福宅。”

鄭夫人宅

《城坊考》：“鄭夫人宅。”《注》：“孫逖《鄭孝本墓誌》，孝本終於東都敦行里，夫人王氏，終於東都懷仁里。”

按：孫逖文載《全唐文》卷三一三，題為《滄州刺史鄭公墓誌》，文云孝本卒於聖曆元年（公元六九八年）九月，夫人卒於開元十八年（公元七三〇年）五月。

崔思古宅

《千唐誌齋藏誌》三八二《大周故漆州司戶崔府君（思古）墓誌銘》：“以(?)二年二月九日，卒於懷仁坊私第。”

鄭仁穎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七四鄭虔《大唐故汾州崇儒府折衝榮陽鄭府君（仁穎）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十五年六月廿四日終於洛陽懷

仁里之私第。”

張先宅

《千唐誌齋藏誌》七一一鄭穆《唐故括州遂昌縣令張府君(先)墓誌銘并序》：“終於懷仁坊之私第。以開元廿年(與夫人)合葬于平樂之原。”

王京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七九《唐故中散大夫滎陽郡長史崔府君故夫人文水縣君太原王氏(京)墓誌》：“天寶十一載十月丙申,棄背於懷仁里之私第。”

李珪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三編《唐故隴西李公(珪)墓誌銘并序》：“開元廿九年三月九日寢疾終於懷仁之里第。”

敬愛寺

《唐會要》卷四八《寺》：“敬愛寺(在)懷仁坊。”

懷直坊

《舊唐書·地理志》：“長安,隋縣。乾封元年(公元六六六年),分爲乾封縣,治懷直坊。長安三年(公元七〇三年)廢,復併長安。”《考證》又云:“長安縣,乾封元年分爲乾封縣,治懷直坊。長安三年,復併長安。《新書》總章元年(公元六六八年)析置,長安二年省。”據此,長安當有懷直坊。惟其他史料闕。又,懷真坊載有廢乾封縣廡。懷直乃懷真之誤,實無懷直一坊。

懷貞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一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五坊,《長安志》卷九、《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坊名下,《長安志》注云:

“武太后以母號太貞夫人，諱貞字，改爲懷賢坊，神龍元年復舊。”《城坊考》照錄《志》《注》後又加注：“按許棠有《冬夜懷貞里友人會宿詩》。”《長安與洛陽地圖》第一圖懷貞坊圖，在標出又名懷賢外，云亦稱懷真。《長安與洛陽》四章二節對坊名解說最詳，其說云：“懷賢，因武后爲避諱其母稱號，把懷貞改爲懷賢，神龍初又恢復懷貞舊名。懷真與懷貞同音，常把貞寫成真了。”

【坊內建築】

乾封縣廡、旋巫八州邸

《長安志》：“東北隅廢乾封縣廡。”《注》：“本旋巫等八州邸。”

《城坊考》於《志》《注》中又加：“按乾封縣，唐總章元年（公元六六八年）置，長安三年（公元七〇三年）省。”

畢構宅

《長安志》：“戶部尚書畢構宅。”《注》：“即乾封縣廡。”

介公廟、樂思晦宅

《長安志》：“西南隅介公廟。”《注》：“本御史大夫樂思晦宅。後爲廟，懿宗咸通，詔增修。”

唐休璟宅

《長安志》：“橫街之北尚書右僕射唐休璟宅。”

《城坊考》於《志》文下加《注》：“蘇頲《唐璿碑》，延和元年，薨於長安懷貞里第。璿字休璟。”

按：蘇頲碑文見《全唐文》卷二五七。

惠昭太子廟

《長安志》：“惠昭太子廟。”《注》：“《禮閣新儀》曰，元和八年置。”

按：惠昭太子亦作惠明太子，乃憲宗長子，見《冊府元龜》卷二六一、五九七。

韋讓宅

《長安志》：“義成軍節度使駙馬都尉韋讓宅。”《注》：“大中三年

侵街造舍，為有司舉劾。”

《城坊考》改《志》《注》“劾”字為“劾”字，甚是。

《唐會要》卷八六《街巷》：“大中三年六月，右巡使奏：義成軍節度使韋讓前任官苑使日，故違勅文，于懷真坊西南角亭子西，侵街造舍九間。勅旨：韋讓侵街造舍，頗越舊章，宜令毀拆。”《舊唐書·宣宗紀》大中三年御史台奏：“義成軍節度使韋讓，於懷真坊侵街造屋九間，已令毀拆訖。”據此，韋讓侵街造屋，經有司劾後，已勒令拆除。

王郎中宅

《城坊考》：“王郎中宅。”《注》：“劉禹錫有《題王郎中宣義里新居詩》云：愛君新買街西宅。”

按：王郎中宅《長安志》無，乃《城坊考》增入。參詳該宅《注》文及宣義里事，顯係將宣義事誤入懷貞，應刪。（鴻按：武漢大學圖書館藏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所據《連筠篲叢書》本。其《校補記》亦云應刪。）

清明渠

《長安志》卷十《大安坊》及《長安與洛陽》三章九節，均云清明渠自南向北流經懷貞坊之西。

懷真坊

詳懷貞坊。

懷義坊

詳通濟坊。

懷遠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三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七坊(西市作兩坊計算),《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法寶寺

《長安志》：“隋有法寶寺，大業七年廢。”

善筆人宅

《城坊考》：“劉禹錫《傷秦妲行序》，河南房開士，得善筆人于長安懷遠里。”

大雲經寺、光明寺

《長安志》：“東南隅大雲經寺。”《注》：“本名光明寺，隋開皇四年，文帝為沙門法經所立。時有延興寺僧曇延，因隋文賜以蠟燭，自然發焰，隋文奇之，將改所住寺為光明寺。曇延請更立寺，以廣其教，時此寺未制名，因以名焉。武太后初，此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為大雲經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雲經寺。此寺當中寶閣，崇百尺，時人謂之七寶臺。”

大雲經寺浮圖

《長安志》：“(大雲經)寺內有浮圖，東西相值。”《注》：“東浮圖之北佛塔，名三絕塔，隋文帝所立。塔內有鄭法輪、田僧亮、楊契丹畫跡及巧工韓伯通塑作佛像，故以三絕為名。按《名畫記》：隋田楊與鄭法士同于光明寺畫小塔，鄭畫東壁、北壁，田畫西壁、南圖(似應作壁)；楊畫外邊，四面又有馮提伽畫瘦馬。”

《太平廣記》卷二一一《鄭法士》引錄《名畫記》文云：“隋田楊與鄭法士同於京師光明寺畫小塔，鄭求楊畫本。楊引鄭至朝堂，指以官闕衣冠人馬車乘曰：‘此是吾之畫本也。’光明寺改為大雲寺，在長安懷遠里也。”此記田、鄭畫寺經過較《城坊考》為詳。

功德尼寺

《長安志》：“街東之北功德尼寺。”《注》：“本在安定坊，開皇五年，周宣帝女細腰公主所立，武德中移於此。”

樊興宅

《城坊考》：“左監門大將軍襄城郡公樊興宅。”《注》：“按碑，終於雍州長安縣懷遠里第。”

戴夫人宅

《城坊考》：“戴夫人宅。”《注》：“冉元一《薛府君墓誌》：公諱剛，終於龍首里第。夫人戴氏，終於懷遠里第。”

盧氏宅

《城坊考》：“盧氏宅。”《注》：“《前定錄》，李揆寓宿於懷遠坊盧氏姑之舍。”

《太平廣記》卷一五〇《李揆》錄有《前定錄》全文，可參考。

樊興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八《大唐故左監門大將軍襄城郡開國公樊府君(興)碑銘并序》：“以永徽元年四月廿三日終於雍州長安縣懷遠里第。”

按：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三五、陸心源《唐文拾遺》卷六二均載《樊君碑銘》。

戴氏宅

詳龍首坊薛剛宅。

華嶽神女第、廢宅

《太平廣記》卷三〇二據《廣異記》錄《華嶽神女》云神女居此坊廢宅。

查《隋書·楊伯醜傳》：“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太平御覽》卷七二八、《通志》卷一八三均有類似記載。

懷德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四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六坊，《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羅漢寺

《長安志》：“西南隅羅漢寺。”《注》：“隋開皇六年，雍州牧楚公豆盧勣所立。”

辯才寺、孝王亮宅

《長安志》：“街西之北辯才寺。”《注》：“本孝王亮隋代舊宅，亮子司空淮安王神通，以開皇十年（公元五九〇年）為沙門智疑立此寺於群賢坊。以智疑辯才不滯，因名寺為。武德二年，徙於此。”

《城坊考》改“智疑”為“智凝”、“因名寺為”為“因名寺焉”。

慧日寺、張通宅、陶寺

《長安志》：“東門之北慧日寺。”《注》：“開皇六年立。”

《城坊考》加注：“本富商張通宅，捨而立寺。通妻陶氏，常於西市鬻飯，精而價賤，時人呼為陶寺。寺內有九層浮圖，一百五十尺，貞觀三年，沙門道□所立。李儼《道因法師碑》，法師終於長安慧日之寺。”

李志遠宅

《長安志》：“天官侍郎李志遠宅。”《注》：“沅按，《唐書》本傳，至遠為天官郎中，與此異。”

《城坊考》改“沅按”為“畢氏曰”。

梁寺宅

《城坊考》：“朝議郎行澤王府主簿梁寺宅。”《注》：“《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誌：梁君諱寺，字師暕，雍州藍田人，終於長安懷德里第。按梁君之卒，在垂拱四年七月五日；又云其夫人唐氏，以垂拱

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終於長壽里第；蓋梁君卒後，又徙居長壽里也。”

按：《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誌》乃梁未寶所撰，見《全唐文》卷二三四。

韓寶才宅

《城坊考》：“韓寶才宅。”《注》：“《韓君墓誌》：君諱寶才，長安人也。卒於京城懷德之第。”

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三七有《韓寶才墓誌》，云寶才卒於咸亨四年十月廿九日。

右賢王墨特勒宅

《城坊考》：“右賢王墨特勒宅。”《注》：“《賢力毘伽公主阿那氏墓誌》：三十姓可汗愛女建册賢力毘伽公主家壻犯法，身入官闈，特許歸親兄右賢王墨特勒私第。開元十一年六月十一日，薨於右賢王京師懷德坊之第。”

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二有《阿那氏墓誌》。

劉峯宅

《城坊考》：“楚州兵曹參軍劉峯宅。”《注》：“《劉峯墓誌》，逝懷德私第。”

鄒鳳熾宅

《城坊考》：“鄒鳳熾宅。”《注》：“坊南門之東，有富商鄒鳳熾，肩高背曲，有似駱駝，時人號為鄒駱駝，其家巨富，金寶不可勝計。”

《太平廣記》卷四九五《鄒鳳熾》引錄《西京記》全文。

張夫人宅

端方《匄齋臧石記》卷二八《唐故清河郡夫人張氏墓誌銘并序》：“貞元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夫人張氏奄歿于長安縣懷德里之私第。”

按：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六七、陸心源《唐文拾遺》卷二三均載《張氏墓誌》，張父名利休。

懷賢坊

詳懷貞坊。

二十畫

勸善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之東第二街街東自南向北之第六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

【坊內建築】

李圓通宅

《城坊考》在坊名之下《注》云：“隋有李圓通宅。”

魏徵宅、王方慶宅

《城坊考》：“東北隅太子太師鄭公魏徵宅。”《注》：“《太平御覽》：魏徵宅山池院，有進士鄭光又畫山水，為時所重。後王方慶居之。”

按《太平御覽》所記魏宅之事，見該書卷一八〇《寺》，出自韋述《兩京記》。

竇希瓘宅

《城坊考》：“開府儀同三司畢國公竇希瓘宅。”

畢構宅

《城坊考》：“戶部尚書畢構宅。”

婁君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三編《唐故忠州司馬婁君夫人墓誌銘并序》：“大周久視元年閏七月十六日卒於洛陽勸善里之私第。”

趙懷慈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二三《大唐故朝議郎行將作監中□署丞上柱國趙府君(懷愆)墓誌銘》：“以開元十年(正月卅日)，終於(河)南府河南縣勸善坊之私第。”

醴泉坊

乃朱雀門街之西第三街街西自北向南之第四坊，《長安志》卷十、《城坊考》卷四所記與五圖所畫均同。

《長安志》坊名下《注》云：“本名承明坊，開皇二年繕築此坊，忽聞金石之聲，因掘得甘泉浪井七所，飲者疾愈，因以名坊。”

《城坊考》全錄《志》注。

《長安與洛陽》五章二節亦據以記述。

《通志》卷一八《隋文帝紀》載：“開皇三年春正月庚子，將遷新都，大赦。三月丙辰，以雨故，常服入新都。京師承明里醴泉出。”

《太平御覽》卷一八九《井》所引《兩京記》，亦載醴泉坊改名事。

【坊內建築】

光寶寺、救度寺

《長安志》：“隋有光寶、救度三寺，大業、武德中廢。”

《城坊考》改《志》《注》“三寺”為“二寺”。

三洞女冠觀、靈應道士觀

《長安志》：“西南隅三洞女冠觀。”《注》：“本靈應道士觀，隋開皇七年(公元五八七年)立。貞觀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自永崇坊換所居於此。”

按：三洞觀徙址，《唐會要》卷五〇作貞觀二十三年。又《唐會要》誤將“永崇”書為“朱崇”。

妙勝尼寺

《長安志》：“(三洞女冠)觀北妙勝尼寺。”《注》：“開皇二年，周靜帝皇后平原公主所立。”

醴泉寺、醴泉監

《長安志》：“街北之西醴泉寺。”《注》：“隋文帝於此置醴泉監，取甘泉水供御厨，開皇十二年，廢監立寺。”

波斯胡寺

《長安志》：“街南之東舊波斯胡寺。”《注》：“儀鳳二年，波斯王卑路斯奏請於此置波斯寺。景龍中，幸臣宗楚客築此寺地入其宅，遂移寺於布政坊之西南隅祆祠之西。”

《城坊考》錄《志》《注》，刪“幸臣”二字。

祆祠

《長安志》：“西門之南祆祠。”

按：波斯胡寺、祆祠均當時稱“胡寺”，《舊唐書·中宗紀》：“（景龍二年十二月）乙酉，令諸司長官向醴泉坊，看潑胡王乞寒戲。”當與二寺在醴泉坊有關。

太平公主宅、陝王府、方回宅

《長安志》：“東南隅太平公主宅。”《注》：“公主死後，沒官為陝王府。宅北有異僧方回宅，太平公主為造之。”

《新唐書·五行志》：“長安初，醴泉坊太平公主第，井水溢流。”《文獻通考》卷二九七亦載此事。

宗楚客宅、申王馮宅

《長安志》：“南門之東中書令宗楚客宅。”《注》：“楚客誅後，其宅後賜申王馮。”

烈士臺、安金藏居

《長安志》：“烈士臺。”《注》：“世傳安金藏之居。”

段志玄宅

《城坊考》：“輔國大將軍右衛大將軍揚州都督襄國公段志玄宅。”注：“《段志玄碑》，薨於京師之醴泉里第。”

按：《段志玄碑》全名為《唐故輔國大將軍右衛大將軍揚州都督襄忠壯公段公碑》，載於《全唐文》卷九九一內，撰人闕名。

王安仁宅

《城坊考》：“王安仁宅。”《注》：“《文林郎王君夫人墓誌》，上元元年，終於醴泉里第。安仁，其子也。”

按：《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三、《陝西金石誌》卷九、《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三八、《匋齋臧石記》卷二六、《唐文拾遺》卷一八均有《王夫人墓誌》，云夫人卒於此年八月廿二日。

郭思訓宅

《城坊考》：“孝子郭思訓宅。”《注》：“《郭思訓墓誌》：終於長安醴泉里之私第。”

按：《郭思訓墓誌》全名為《孝子朝議郎行大理司直上柱國郭府君墓誌銘》，載《全唐文》卷九九四，撰人闕名。又《芒洛冢墓遺文》卷中亦載《思訓墓誌》，云思訓卒於景雲二年九月十三日。

張希古宅

《城坊考》：“遊擊將軍張希古宅。”《注》：“《張府君墓誌》，公字希古，終醴泉里之私第。”

按：《張府君墓誌》全名為《遊擊將軍守左衛馬邑郡尚德府折沖都尉左龍武軍宿衛上柱國張府君墓誌銘》，載《全唐文》卷九九五，撰人闕名。又《金石萃編》卷九一亦有《希古墓誌》，云希古卒於天寶十四載十月十七日。

任軌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卷上《隋故朝散大夫將作少匠任君(軌)墓誌之銘》：“以大業三年六月二日卒於長安之醴泉里。”

湯氏宅

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八《大唐故荊州松滋令湯府君妻傷氏墓誌銘并序》：“以永徽二年正月四日卒于醴泉里第。”

按：陸心源《唐文拾遺》卷六四、毛鳳枝《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三均載《湯君夫人傷氏墓誌》，《新編》附記云“松資”應作“松滋”，“禮泉”宜作“醴泉”，是。

安令節宅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三《大唐故公士安君(令節)墓誌銘并序》：“以長安四年十一月廿三日疾終於醴泉里之私第。”

按：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〇、端方《匋齋臧石記》卷二〇、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九、陸心源《唐文續拾》卷一均載《公士安令節墓誌》。

李仁德宅

《關中石刻文字新編》卷三《大唐故冠軍大將軍行右威衛將軍上柱國金城郡開國公李公(仁德)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廿一年正月廿日薨於醴泉里之私第。”

按：武樹善《陝西金石誌》卷一二、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四、陸心源《唐文拾遺》卷六六均載《李公墓誌》。

籍坊

永寧坊東南隅有京兆府籍坊，《長安志》、《城坊考》均有記載。《城坊考》并注云：“《長安志》文，籍坊未詳，或徒坊、病坊之類，俟考。”查唐坊約有數類，一為居民坊里，本書所言諸坊均是。二為衙署名，如教坊、鷄坊、五坊。三為作坊。此京兆府籍坊或為京兆府管籍衙署，而非居民坊里，故係坊內之坊。要言之，京兆府在光德坊，籍坊則在永寧坊。籍坊與永寧坊性質自異，未可混同。

騰業坊

《長安志》卷八《昭國坊》云甘露尼寺在騰業坊，是唐坊有名騰業者。惟他處未見記載。勝業坊內恰載有甘露尼寺，則騰業或係勝業之誤。

二十一畫

蘭陵坊

乃朱雀門街東側自北向南之第六坊，《長安志》卷七、《城坊考》卷二所記及五圖均同。

【坊內建築】

韋待價宅

《長安志》：“東南隅尚書右僕射韋待價宅。”

《城坊考》記待價官稱為“天官尚書。”

李珍宅

《長安志》：“（待價）宅西工部尚書李珍宅。”

曲環家廟

《長安志》：“忠武軍節度使曲環家廟。”

于頔家廟

《長安志》：“太子賓客燕國公于頔家廟。”

《城坊考》加《注》：“權德輿《于公先廟碑》：元和五年，相國司空燕國公立新廟於京師蘭陵里。”

按：權德輿文見《全唐文》卷四九七。

皇甫枚宅

《城坊考》：“汝州魯山縣令皇甫枚宅。”《注》：“《三水小牘》，咸通辛卯歲，皇甫玄真來京師，寓於玉芝觀之上清院，皇甫枚時居蘭陵里第，日與相從。”

按：皇甫事《太平廣記》卷八五《趙知微》亦有記載，同出《三水小牘》。

李舍人宅

《城坊考》：“李舍人宅。”《注》：“楊巨源有《送李舍人歸蘭陵里詩》。”

蕭氏池臺

《城坊考》：“蕭氏池臺。”《注》：“詳下永寧坊殷保晦宅下。”

殷保晦避難處

《新書·殷保晦妻傳》及《太平廣記》卷二七〇《封景文》載，黃巢入長安，保晦妻曾與保晦共匿蘭陵里。

大菜園、裴老宅

《太平廣記》卷四二《裴老》引《逸史》文稱：“王君拜乞曰：‘末學俗士，願瀝丹懇，須至仙伯山居中具起居禮。’裴老曰：‘何用此！’乃約更三日，於蘭陵坊西大菜園後相覓。”按蘭陵坊乃朱雀門街街東之坊，坊西即街，文中“坊西”指坊之西部。據此，則蘭陵坊西部當有大菜園及裴老宅。

小巷、民宅

《太平廣記》卷四九《溫京兆》引《三水小牘》文：“溫璋，唐咸通壬辰尹正天府。舊制京兆尹之出，靜通衢，閉里門，有笑其前道者，立杖殺之。是秋溫公出自天門街（鴻年按：即朱雀門街），將南抵五門，呵喝風生。有黃冠老而且偃，弊衣曳杖，將橫絕其間，騁人呵不能止。溫公命捽來，笞背二十，振袖而去，若無苦者。溫公異之，呼老街吏令潛而覘之。迨暮，過蘭陵里南，入小巷，中有衡門，止處也。”文中“蘭陵里南”當是蘭陵里南部，可知蘭陵里南有小巷，有民宅。又《太平廣記》卷一九五《蘭陵老人》引《西陽雜俎》文：“唐黎幹為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有老夫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鞵草，掉臂而去。幹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按蘭陵里之南乃一橫貫京城之東西大街，“之南”當指坊內南隅。據此，蘭陵里南部有民宅。

嗣曹王李戡宅

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續補》李庭堅《大唐故寧遠將軍守左衛率府中郎嗣曹王(李戢)墓誌銘并序》：“慶獻歲入朝，賓客盡在於西園，精靈獨遊於東岱，因邁疾，薨于京蘭陵之里。”

崔丞相宅

《十七史商榷》卷九一《崔彥昭事與闕史不合》載：“《唐闕史》卷下云，丞相蘭陵崔公儉德，時所推服。”按唐時常將某人所居坊名冠於其職銜上，故蘭陵坊當有崔丞相宅。

二十三畫

驛坊

《太平廣記》卷一五三《裴度》(錄自《續前定錄》)：“東平帥李師道，有賊殺宰輔意，密遣人由京師靖安東門禁街，候相國武元衡。仍闔中傳聲大呼，云往驛坊取中丞裴某頭。”據此，裴度所居為驛坊，則長安應有一驛坊。惟無其他材料可徵。查《通鑑》卷二三九憲宗元和十年記此事云：“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顛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據此，驛坊即指通化坊。

顯行坊

詳昭行坊。

顯國坊

詳昭國坊。

顯義坊

詳明義坊。

二十五畫

觀善坊

《唐會要》卷四八《寺》云天宮寺在觀善坊，“高祖龍潛舊宅，貞觀六年立爲寺”。據此，唐坊有名觀善者。惟他書無徵，待考。按洛陽有天宮寺，在尚善坊，豈“觀”乃“尚”之誤歟！抑尚善又名觀善耶？

觀德坊

乃洛陽定鼎門街街西自南向北之第五坊，《城坊考》卷五所記與徐松《洛陽城圖》所畫均同。坊名下，《城坊考》《注》云：“隋於此坊，置百官射棚，取射以觀德之義，因以名坊。又有國子監。唐初，唯內臣所居。長壽中，敕不許他人居止。”

【坊內建築】

景福寺、千金公主宅

《城坊考》：“景福寺。”《注》：“本千金公主宅，垂拱中，自教業坊徙景福尼寺於此，會昌中廢。”

蘇永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一三《大周故司官臺內給事蘇君（永）墓誌銘并序》：“卒於合官縣觀德坊之第。”

源溥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四四蔣銖《唐故朝議郎守楚州長史賜緋魚袋源公(溥)墓誌銘并序》：“建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終於東都觀德里之私第。”

附 錄

□陽坊

《全唐文》卷一四五于志寧《太子少師中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上柱國固安昭公崔敦禮碑》：“（顯慶元年）薨於□陽里第。”查唐坊以“陽”為名者有二，一永陽，二宣陽，所缺字或為“永”、“宣”之一。惟該兩坊皆未載敦禮宅，《新書》、《舊唐書》本傳亦皆不言敦禮卒所。查永陽位居京城西南角荒僻之處，坊內唐世祇有兩寺一廟，未載人居宅；宣陽則多民居，缺字當以“宣”字為近。

□修坊

《全唐文》卷二六五李邕《中大夫上柱國鄂州刺使盧府君神道碑》載：“以開元十四年〔闕十字〕修里之私第。”

按：隋唐兩京諸坊之名，以“修”字開端者不少，但以“修”字結尾者僅“行修”一坊，豈碑文缺字乃“行”字歟！又《金石萃編》卷八五載此碑碑文，亦缺十字。

利□坊

康武通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七三《唐故陪戎副尉康君（武通）墓誌銘并

序》：“(武通)以貞觀廿三年，終於(洛陽)章善坊私第。夫人唐氏，以大唐咸亨□年正月廿二日，終於利□坊私第。”

按：隋唐兩京諸坊坊名以利字開端者有利仁、利俗，皆在洛陽，中利俗乃正俗不常用之別名，缺字或為“仁”字。

□光坊

秦侁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五七《皇朝故潞州司法秦君(侁)墓誌銘并序》：“卒于洛陽□光里第。”

按：隋唐兩京諸坊名以“光”字結尾者有弘光、熙光、道光三坊，前兩坊在長安，誌文明記洛陽，則缺字似應為“道”。

□善坊

梁方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四六《唐故郊鄆府隊副梁君(方)墓誌銘并序》：“以總章元年八月十五日，終於洛陽縣□善坊私第。”

□善坊

崔諧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四九宋華《唐故河南府新安縣丞清河崔公(諧)墓誌銘并序》：“以開元□□年四月五日，終於東都□善里之私第。”

□善坊

孫府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一四《故太常寺主簿孫府君墓誌銘并序》：“(以顯聖二年)終於洛陽□善里之私室。”

□善坊

楊松年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四一李翰《河南縣令楊松年墓誌銘并序》：“大中□□歲正月二日河南縣令□□□□□□□□善里之私第。”

□善坊

蘭師宅

陸心源《唐文拾遺》卷六五《唐故僕寺廐牧署令蘭君(師)墓誌銘》：“以永淳元年七月十七日，卒於□善里之私第，春秋五十有八，即以其年八月廿四日，權殯于邙山之北原。”

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三九、《芒洛冢墓遺文》卷上亦均載有《蘭師墓誌》。

又隋唐兩京坊名以善字結尾者，長安有安善、和善、翊善、通善、循善、靖善、詢善、彰善、福善、嘉善、觀善等坊，洛陽有尚善、修善、章善、旌善、從善、擇善、積善、勸善等坊，坊數較多，故以上碑文缺字，較難推測。

□化坊

庫狄通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五七《唐故齊州歷城縣令庫狄君(通)墓誌銘并序》：“以咸亨元年閏九月□日，終□□化坊私第。”

□化坊

孫州宅

《千唐誌齋藏誌》一一二七孫向《唐故鄉貢進士孫府君(例)墓誌》：“以大中九年四月廿四日，謝于東都河南縣□化里之別業。”

按：隋唐兩京諸坊坊名以化字結尾者，長安有弘化、宏化、昌化、昭化、教化、基化、崇化、通化、敦化、開化、隆化、廣化、遵化、興化等坊，洛陽有淳化、清化、陶化、道化等坊，坊數較多，難以推測缺字。

□賢坊

李氏宅

《千唐誌齋藏誌》二七〇《洛州陸渾縣飛騎尉毛君故夫人李氏墓誌銘并序》：“咸亨□□歲次辛未九月九日，卒于□賢坊之第。”

按：隋唐兩京諸坊坊名以賢字結尾者，長安有宗賢、侍賢、待賢、崇賢、群賢、懷賢諸坊，洛陽有尚賢、尊賢、集賢等坊，坊數較多，難以推測缺字。

□仁坊

王君宅

《千唐誌齋藏誌》四〇五《唐故邢州任縣主簿王君夫人宋氏(尼子)之墓誌銘并序》：“以天授二年閏五月廿一日，卒於□仁坊之私第。”

按：隋唐兩京諸坊名以“仁”字結尾者，長安有安仁、光仁、宣仁、依仁、宣仁、修仁、崇仁、寧仁、親仁、興仁等坊，洛陽有里仁、利仁、睦仁、靜仁、歸仁、懷仁等坊，缺字亦因坊多難測。

道□坊

劉夫人宅

《千唐誌齋藏誌》六五七《大唐故劉夫人墓誌銘并序》：“以天授三年二月十四日終于東都道□坊之私第。”

按：隋唐兩京諸坊坊名以道字開端者，除長安有道政、道義、道訓、道德諸坊外；洛陽尚有道化、道光、道術等坊，且亦有道政坊，缺字爲何，亦難推測。

□德坊

衛馮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九三趙向《唐故彭城郡蘄縣安邑衛府君（馮）墓誌銘并序》：“以（天寶）癸巳歲八月十一日，終于□德里之私第。”

按：隋唐兩京諸坊名以德字結尾者，長安有弘德、安德、光德、同德、宏德、居德、振德、修德、崇德、廣德、隣德、臨德、懷德等坊，洛陽有立德、進德、道德、毓德、積德、歸德、觀德等坊，缺字亦甚難測。

□□坊

王季隨宅

《千唐誌齋藏誌》八二二陽陵《大唐故河南府偃師縣令王府君（季隨）妻夫人滎陽鄭氏墓誌銘并序》：“以天寶四載六月廿二日遇疾，終於東京□□里之私第。”

三□坊

李氏宅

《千唐誌齋藏誌》九八一趙南華《唐李氏故夫人劉氏墓誌》：“以貞元十八年九月廿七日，終于河南三□之里。”據此，洛陽當應有三□坊。但因《城坊考》圖、文所列諸坊均無以三為名者，坊之所在，或為它坊別名，仍待續考。

隋唐兩京各種建築所在坊里索引

例言

一、建築分爲宅(包括園林山池亭館家廟等等)、寺、觀、衙署、雜類五項,每項以稱謂首字筆畫少多順序排列。筆畫相同者,以起筆、一丨丿一爲序依次排列;首字相同者,以第二字爲準。

二、一宅祖甲先居孫乙後居者,父甲先居子乙後居者,兄弟甲乙同居者,公主甲居駙馬乙同居者;寺、觀之先名甲,後名乙者;宅、寺、觀等或云在甲坊,或云在乙坊者,均甲、乙同時列出。

索引

宅

- | | | | | | |
|--------|------------|--------|-------|------------|--------|
| | 一 畫 | | | | |
| 乙速孤行儼宅 | 大寧 | (5) | 于知微宅 | 親仁 | (416) |
| | 二 畫 | | 于德芳宅 | 常樂 | (244) |
| 十王院 | 興寧 | (433) | 于德晦宅 | 隆慶 | (339) |
| 丁重宅 | 新昌 | (349) | 下殤女子宅 | 務本 | (288) |
| 丁韶宅 | 通遠 | (284) | 大宅 | 善和 | (305) |
| 丁範宅 | 思恭 | (198) | 上官昭容宅 | 宣平 | (174) |
| 七太子廟 | 永崇 | (31) | 千金公主宅 | 羣賢 | (378) |
| 力車傭人宅 | 勝業 | (329) | 小宅 | 觀德 | (465) |
| | 三 畫 | | | 崇賢 | (269) |
| 于申宅 | 開化 | (335) | | 道政 | (363) |
| 于棕宅 | 長興 | (150) | | 四 畫 | |
| 于詮宅 | 長壽 | (146) | 文經野宅 | 光行 | (106) |
| 于頔宅 | 安仁 | (78) | 文安縣主宅 | 修政 | (218) |
| 于頔家廟 | 蘭陵 | (462) | 文敬太子廟 | 頒政 | (375) |
| 于大猷宅 | 常樂 | (244) | | 長安 | (146) |
| 于仲文宅 | 寬政 | (382) | 方回宅 | 常樂 | (244) |
| 于志寧宅 | 安衆 | (90) | 王乙宅 | 通軌 | (281) |
| | | | 王氏宅 | 醴泉 | (458) |
| | | | | 永興 | (54) |
| | | | | 勝業 | (329) |

	修善	(219)	王相宅	安豐	(102)
	建春	(206)	王備宅	平康	(61)
王公宅	修善	(219)	王起宅	光福	(106)
	道政	(363)	王協宅	立行	(18)
王立寓	大寧	(5)	王則宅	時邕	(210)
	崇仁	(250)		修善	(219)
王平宅	宣教	(180)	王朗宅	景行	(317)
王生宅	宣平	(174)	王哲宅	平康	(61)
王令宅	修義	(221)	王孫宅	隣德	(415)
王安宅	永平	(24)	王涯宅	永寧	(39)
王式宅	教業	(241)	王涯寓	光宅	(103)
	樂成	(405)	王涯家廟	崇業	(264)
王老宅	宣平	(174)	王峻宅	審教	(402)
王君宅	永豐	(59)	王崇宅	太平	(10)
	福善	(383)	王進宅	福善	(383)
	嘉善	(387)	王紹宅	永樂	(49)
	□仁	(470)	王堪宅	永崇	(31)
王延宅	修善	(219)	王習宅	陶化	(291)
王定宅	新昌	(349)	王頊宅	思恭	(198)
	宣陽	(182)	王楷宅	福善	(383)
王京宅	懷仁	(449)	王感宅	修義	(221)
王怡宅	恭安	(208)	王寬宅	景行	(317)
王昕宅	安仁	(78)	王韶宅	教業	(241)
王昕園	昭行	(194)	王榮宅	道政	(363)
王邱宅	長興	(150)	王鉞宅	太平	(10)
王邵宅	道化	(360)		永樂	(49)
王周宅	遵教	(422)	王緒宅	嘉會	(390)
王詢宅	永平	(24)	王廣宅	思恭	(198)
王宣宅	敦厚	(301)	王贊宅	隣德	(415)
王客宅	清化	(228)	王稷宅	永寧	(39)

王稷亭子	宣義	(188)		延福	(130)
王譔宅	永寧	(39)		弘教	(76)
王譔亭子	宣義	(188)		溫柔	(294)
王璠宅	長興	(150)	王元宗寓	惠和	(311)
王縉宅	道政	(363)	王元泰宅	徽安	(439)
王濡宅	平康	(61)	王毛仲宅	承義	(173)
王濬宅	永樂	(49)		興寧	(433)
王鏐宅	永寧	(39)	王仁忠宅	興寧	(433)
王鏐亭子	宣義	(188)	王仁祐宅	來庭	(140)
王翼宅	安業	(92)	王仁皎宅	永寧	(39)
王翺宅	時邕	(210)		淳化	(227)
王龜宅	永達	(38)	王公度宅	歸仁	(440)
王璿宅	布政	(70)	王公素宅	大寧	(5)
王薰宅	延壽	(133)	王本立宅	立德	(21)
王實宅	尊賢	(307)	王仙客宅	客戶	(190)
王韜宅	福善	(383)	王守一宅	永嘉	(46)
王瓊宅	守政	(78)		淳風	(228)
	清化	(228)	王守一山亭院	思恭	(198)
王鐸宅	永寧	(39)	王安仁宅	醴泉	(458)
王力士宅	通利	(279)	王光輔宅	陶化	(291)
王士平宅	昌化	(155)	王同人宅	永樂	(49)
	崇仁	(250)	王同皎宅	道化	(360)
王士貞宅	崇義	(261)	王同暉宅	大寧	(5)
王大理宅	履道	(412)		安興	(97)
王文義宅	崇賢	(269)	王行威宅	頌政	(375)
王文幹宅	安興	(97)	王行淹宅	景行	(317)
	廣化	(404)	王冷然宅	恭安	(208)
王方慶宅	勸善	(457)	王志愔宅	平康	(67)
	平康	(61)		崇政	(259)
王夫人宅	善和	(305)	王孝義宅	思順	(201)

王孝瑜宅	敦厚	(301)	王恩惠宅	永泰	(29)
王希尚宅	陶化	(291)	王俱夷宅	永豐	(59)
	親仁	(416)	王麻奴宅	常樂	(244)
王君廓宅	修德	(224)	王常散宅	布政	(70)
王君德宅	思順	(201)	王處存宅	勝業	(329)
王定保宅	太平	(10)	王將軍宅	溫柔	(294)
王府君宅	孝水	(122)	王富翁宅	布政	(70)
	杜翟	(123)	王善相宅	崇賢	(269)
	福善	(383)	王景之宅	會節	(373)
	遵教	(422)	王智言宅	永通	(36)
王思齊宅	勝業	(329)	王源忠宅	太平	(10)
王郎中宅	宣義	(188)	王義童宅	清化	(228)
	懷貞	(450)	王道買宅	崇賢	(269)
王武俊宅	崇義	(261)	王敬從宅	靖恭	(343)
王武俊家廟	道德	(369)	王德表宅	遵教	(422)
王直方宅	長樂	(148)	王德真宅	永樂	(49)
	常樂	(244)	王緩達宅	景行	(317)
王長史宅	崇讓	(273)	王慶祚宅	淳風	(228)
王忠憲宅	勝業	(329)	王靜信宅	延康	(125)
王居士宅	常樂	(244)	王金吾子宅	崇義	(261)
王季隨宅	□□	(471)	元勇宅	景行	(317)
王承裕宅	仁風	(16)	元素宅	正俗	(69)
王承業宅	崇義	(261)	元盛宅	緩福	(379)
王彥伯宅	太平	(10)	元偉宅	崇賢	(269)
王茂元宅	崇讓	(273)	元結寓	永崇	(31)
王待徵宅	德懋	(407)	元禕宅	隣德	(415)
王庭玉宅	歸義	(441)	元載宅	大寧	(5)
王庭瓌宅	大寧	(5)		安仁	(78)
王秦客宅	仁風	(16)		進昌	(319)
王珪家廟	永樂	(49)	元載家廟	長壽	(146)

元稹宅	安仁	(78)		長興	(150)
	靖恭	(343)	五王宅	積善	(424)
	履信	(409)		興慶	(436)
元瓚宅	羣賢	(378)	五王子宅	積善	(424)
元子上宅	仁風	(16)	支訢宅	修行	(214)
元文都宅	嘉善	(387)	支敬倫宅	時邕	(210)
元玄慶宅	崇政	(259)	左光胤宅	進德	(326)
元行冲宅	長興	(150)	日南王第	昌明	(156)
	宣範	(190)	凶宅	永平	(24)
元思忠宅	惠和	(311)		永崇	(31)
元思亮宅	毓財	(397)		永樂	(49)
元崇簡宅	昇平	(157)		安邑	(81)
元復業宅	敦化	(296)		延壽	(133)
元壽恭宅	興化	(428)	凶肆	布政	(70)
元濬之宅	通利	(279)		豐邑	(445)
太宗別廟	崇德	(267)	牛生寓	客戶	(190)
太平公主宅	平康	(61)	牛宏宅	履順	(411)
	正平	(68)	牛君宅	福善	(383)
	尚善	(143)	牛僧孺宅	新昌	(349)
	頌政	(375)		歸仁	(440)
	興道	(431)	毛鳳敬宅	清化	(228)
	興寧	(433)	仇道宅	張方	(291)
	醴泉	(458)		殖業	(313)
太平公主園	積德	(426)	仇士良宅	安興	(97)
太平公主亭子	昇平	(157)	仇兼瓊宅	安仁	(78)
太平公主乳母宅	修行	(214)	公宅	崇政	(259)
太華公主宅	崇仁	(250)	介公廟	懷貞	(450)
太常樂工宅	永興	(54)	包陳宅	昇平	(157)
太穆皇后宅	宣陽	(182)	尹大簡宅	永和	(28)
太原郡夫人王氏宅			尹思貞宅	安衆	(90)

孔子廟	正平	(68)	田弘宅	永寧	(39)
孔緯宅	光德	(110)	田通宅	頌政	(375)
	和善	(166)		立行	(18)
	善和	(305)	田惠宅	立行	(18)
孔穎達宅	平康	(61)	田博宅	福善	(383)
			田嵩宅	尊賢	(307)
			田少直宅	北市	(75)
玄元皇帝廟	大寧	(5)	田氏女宅	履信	(409)
	積善	(424)	田弘正宅	尊賢	(307)
永昌公主宅	敦化	(296)	史公宅	昇平	(157)
永壽公主廟	光福	(106)	史信宅	福善	(383)
永穆公主宅	平康	(61)	史庭宅	從善	(275)
永穆公主池觀	永寧	(39)	史祥宅	陶化	(291)
平貞睿宅	正平	(68)	史用誠宅	昇平	(157)
玉工宅	延壽	(133)	史孝章宅	靖恭	(343)
正獻太后廟	永陽	(37)	史待賓宅	審教	(402)
	朱陽	(118)	史務滋宅	道德	(369)
古君宅	旌善	(239)	史萬年(歲)宅	待賢	(205)
石氏宅	興教	(430)	史憲忠宅	長興	(150)
石忠政宅	崇仁	(250)	史憲誠宅	永寧	(39)
右賢王宅	懷德	(455)		靖恭	(343)
申王府	道政	(363)	代國公主宅	修業	(223)
申恭宅	思恭	(198)	白知禮宅	興藝	(437)
申王攝宅	永嘉	(46)	白居易宅	永崇	(31)
	安興	(97)		永寧	(39)
	承義	(173)		宣平	(174)
	崇業	(264)		昭國	(195)
	興安	(430)		常樂	(244)
	醜泉	(458)		新昌	(349)
田氏宅	履道	(412)		履道	(412)

白敏忠宅	永寧	(39)	安度宅	敦厚	(301)
白羨言宅	毓財	(397)	安懷宅	思順	(201)
白頭嫗宅	崇賢	(269)	安太清宅	永平	(24)
令狐楚宅	晉陽	(207)	安令節宅	醴泉	(458)
	開化	(335)	安休仁宅	惠和	(311)
令狐楚家廟	通濟	(286)	安孝臣宅	敦厚	(301)
令狐綯宅	進昌	(319)	安重遇宅	福善	(383)
司空圖宅	崇義	(261)	安祿山宅	道政	(363)
司馬宗宅	頌政	(375)		親仁	(416)
司馬望宅	毓財	(397)	安祿山邸	永寧	(39)
司馬實宅	弘教	(76)	安祿山池亭	宣義	(188)
司馬銓宅	毓德	(400)	安祿山遊宴地	永寧	(39)
司馬元禮宅	福善	(383)	安樂公主宅	安邑	(81)
司馬府君宅	毓財	(397)		休祥	(119)
司馬齊卿宅	建春	(206)		尚善	(143)
民宅	永興	(54)		金城	(167)
	正俗	(69)		旌善	(239)
	光宅	(103)	羊士諤宅	永寧	(39)
	金城	(167)	米亮宅	崇賢	(269)
	新昌	(349)	吏人宅	興道	(431)
	務本	(288)	西門珍宅	修德	(224)
皮日休寓	永崇	(31)	西華公主宅	親仁	(416)
			百姓家	敦化	(296)
			曲環家廟	蘭陵	(462)
			同昌公主宅	安興	(97)
				昌化	(155)
				崇仁	(250)
				廣化	(404)
			朱玫宅	和善	(166)
			朱泚宅	安興	(97)

六 畫

江王鷲宅	永寧	(39)			
宇文述宅	立行	(18)			
宇文婉宅	新昌	(349)			
宇文愷宅	永興	(54)			
	履道	(412)			
宇文改別館	永陽	(37)			

		七 畫	
	招國	(143)	
	晉昌	(207)	
	進昌	(319)	沈聿宅 永崇 (31)
朱通宅	惠和	(311)	沈君宅 毓財 (397)
	嘉猷	(389)	沈士公宅 通利 (279)
朱七娘宅	思恭	(198)	沈氏家廟 延福 (130)
朱夫人宅	殖業	(313)	沈智果宅 羣賢 (378)
朱巨川宅	勝業	(329)	沈越賓宅 敦化 (396)
朱守臣宅	毓財	(397)	沈傅師宅 開化 (335)
朱府君宅	睦仁	(372)	沈齊文宅 尚善 (143)
朱朝政宅	輔興	(393)	沈蟻賈區 崇仁 (250)
朱懷智宅	尊賢	(307)	汾陽王園 大安 (1)
成朗宅	立德	(21)	大通 (4)
成憚宅	通遠	(284)	汾陽王夫人宅 永平 (24)
成綸宅	時邕	(210)	宋祥宅 羣賢 (378)
成王千里宅	永嘉	(46)	宋運宅 休祥 (119)
成夫人宅	延福	(130)	宋璋宅 殖業 (313)
成安公主宅	延壽	(133)	宋璟宅 大寧 (5)
	通義	(282)	安興 (97)
竹敬敬宅	德懋	(407)	明教 (164)
仲子陵宅	靖恭	(343)	宋夫人宅 通利 (279)
任丹宅	永興	(54)	宋申錫宅 靖恭 (343)
任氏宅	昇平	(157)	宋王元禮宅 大業 (4)
任明宅	道政	(363)	辛察宅 勝業 (329)
任晃宅	翊善	(234)	辛驥宅 通化 (278)
任軌宅	醴泉	(458)	辛公義宅 進德 (326)
任自遠宅	大寧	(5)	辛京杲宅 長興 (150)
向清宅	靖恭	(343)	邢君宅 福善 (383)
伊慎宅	光福	(106)	邢政宅 從善 (275)
后土夫人宅	慈惠	(392)	邢倨宅 時邕 (210)

邢致宅	福善	(383)	杞公廟	宣陽	(182)
邢羣宅	思恭	(198)	李又宅	宣陽	(182)
邢鳳宅	平康	(61)	李及宅	積善	(424)
邢緯宅	金城	(167)	李及婦家宅	積善	(424)
邢彥襄宅	從善	(275)	李氏宅	來庭	(140)
邢思賢宅	安邑	(81)		崇義	(261)
孝王亮宅	懷德	(455)		崇讓	(273)
孝敬皇帝廟	從善	(275)		常樂	(244)
杜公宅	輔興	(393)		殖業	(313)
杜氏宅	永豐	(59)		□賢	(470)
	修行	(214)		三□	(472)
杜佑宅	安仁	(78)	李石宅	永樂	(49)
杜佑家廟	曲江	(115)		親仁	(416)
杜孚宅	樂成	(405)	李宏宅	時邕	(210)
杜亞宅	永命	(29)	李佐宅	興仁	(427)
	永崇	(31)	李君宅	時邕	(210)
杜牧宅	安仁	(78)		修善	(219)
	履道	(412)	李泌宅	光福	(106)
杜牧私廟	延福	(130)	李表宅	永泰	(29)
杜棕宅	崇仁	(250)	李昕宅	義寧	(357)
杜子休宅	崇義	(261)	李知宅	恭安	(208)
杜文章宅	輔興	(393)	李肱宅	宣範	(190)
杜元某宅	尊賢	(307)	李珍宅	蘭陵	(462)
杜元徽宅	居德	(171)	李某宅	崇政	(259)
杜行方宅	昇平	(157)		敦厚	(301)
杜行敏宅	仁和	(14)	李泉宅	履順	(411)
杜府君宅	敦厚	(301)	李勃宅	敦化	(296)
杜從則宅	修行	(214)	李暉宅	長興	(150)
杜景佺宅	崇政	(259)	李建宅	修行	(214)
杜鴻漸宅	長興	(150)	李勉宅	親仁	(416)

李娃宅	平康	(61)	李鈞宅	履道	(412)
	安邑	(81)	李陞宅	陶化	(291)
李訓宅	勝業	(329)	李靖宅	平康	(61)
李益宅	新昌	(349)	李雍宅	昇道	(161)
李琬宅	宣平	(174)	李愬宅	興寧	(433)
李珪宅	毓財	(397)	李勣宅	通利	(279)
	懷仁	(449)		普寧	(305)
李晋宅	永寧	(39)		擇善	(423)
李晟宅	永崇	(31)	李遠宅	景行	(317)
	永寧	(39)		嘉善	(387)
李晟園林	大安	(1)	李敬宅	立行	(18)
	豐邑	(445)		通遠	(284)
李員宅	延壽	(133)	李誨宅	宣陽	(182)
李條宅	勝業	(329)	李誕宅	安邑	(81)
李清宅	景行	(317)		尊賢	(307)
李袞宅	宣陽	(182)	李嘉宅	道政	(363)
李琇宅	宣平	(174)	李蒙宅	昭國	(195)
李通宅	遵教	(422)	李曷宅	親仁	(416)
李郴宅	宣平	(174)	李綱宅	永嘉	(46)
李晦宅	溫柔	(294)	李潘宅	時邕	(210)
李紳宅	宣教	(180)	李賁宅	樂成	(405)
	新昌	(349)	李適宅	樂和	(406)
李珣宅	永寧	(39)	李璋宅	永崇	(31)
李琬宅	務本	(288)	李璆宅	永崇	(31)
李琦宅	道政	(363)	李嶠宅	昇平	(157)
李雄宅	毓財	(397)	李嶠宅	宣風	(179)
李揆宅	光宅	(103)	李襄宅	昭國	(195)
	懷遠	(453)	李燁宅	安邑	(81)
李巽宅	永崇	(31)	李臻宅	翊善	(234)
李賀宅	崇義	(261)	李嶧宅	長興	(150)

- | | | | | | |
|------|----|--------|------|----|--------|
| 李穆宅 | 平康 | (61) | 李全慎宅 | 通遠 | (284) |
| 李穆別宅 | 安業 | (92) | 李司倉宅 | 勝業 | (329) |
| 李濟宅 | 嘉慶 | (391) | 李安遠宅 | 通義 | (282) |
| 李謙宅 | 康俗 | (237) | 李吉甫宅 | 安邑 | (81) |
| 李翱宅 | 旌善 | (239) | 李有裕宅 | 永寧 | (39) |
| 李翱宅 | 歸德 | (442) | 李志遠宅 | 懷德 | (455) |
| 李懷宅 | 思恭 | (198) | 李光弼宅 | 敦義 | (304) |
| | 道政 | (362) | 李光顏宅 | 崇德 | (267) |
| 李壙宅 | 宣平 | (174) | | 開化 | (335) |
| 李辯宅 | 清化 | (228) | 李伏奴宅 | 永昌 | (27) |
| 李獲宅 | 立行 | (18) | 李多祚宅 | 思恭 | (198) |
| 李聽宅 | 永寧 | (39) | 李孝同宅 | 永安 | (26) |
| 李樂宅 | 靖安 | (339) | 李克讓宅 | 親仁 | (416) |
| 李巖宅 | 大寧 | (5) | 李希烈宅 | 安樂 | (96) |
| | 安興 | (97) | 李伯潛宅 | 崇政 | (259) |
| 李纓宅 | 永寧 | (39) | 李宗閔宅 | 靖安 | (339) |
| 李才仁宅 | 待賢 | (205) | 李府君宅 | 仁和 | (14) |
| 李子如宅 | 從善 | (275) | | 永昌 | (27) |
| 李方回宅 | 昭國 | (195) | | 德懋 | (407) |
| 李元素宅 | 大寧 | (5) | | 履順 | (411) |
| 李少安宅 | 興化 | (428) | | 安興 | (97) |
| 李日知宅 | 曲江 | (115) | 李林甫宅 | 平康 | (61) |
| | 昇道 | (161) | 李抱玉宅 | 修德 | (224) |
| 李仁德宅 | 醴泉 | (458) | 李昌符宅 | 豐樂 | (448) |
| 李孔明宅 | 恭安 | (208) | 李固言宅 | 永寧 | (39) |
| 李玄福宅 | 德懋 | (407) | | 正俗 | (69) |
| 李仍淑宅 | 履信 | (409) | 李固言寓 | 歸德 | (442) |
| 李石座宅 | 平康 | (61) | 李舍人宅 | 蘭陵 | (462) |
| 李令問宅 | 平康 | (61) | 李周南宅 | 曲江 | (115) |
| | 興道 | (431) | 李思忠宅 | 永樂 | (49) |

李思訓宅	通義	(282)		安邑	(81)
李家南園	昭國	(195)	李儋伯宅	興道	(431)
李庭訓宅	豐財	(446)	李儋伯同選人宅	崇仁	(250)
李迥秀宅	正平	(68)	李德裕宅	安邑	(81)
李處士宅	延壽	(133)	李諮議宅	靖恭	(343)
李惟一宅	永豐	(59)	李龜年宅	通遠	(284)
李國昌宅	親仁	(416)	李一娘子宅	尊賢	(307)
李符彩宅	永寧	(39)	李世三娘宅	尊賢	(307)
李敏求寓	宣平	(174)	豆盧氏宅	親仁	(416)
李從正宅	安興	(97)	豆盧建宅	勝業	(329)
李從証宅	廣化	(404)	豆盧寬宅	崇德	(267)
李從遠宅	正俗	(69)	豆盧遜宅	常樂	(244)
李逢吉宅	宣義	(188)	豆盧光祚宅	溫柔	(294)
李景祥宅	修義	(221)	豆盧貴妃宅	親仁	(416)
李景讓宅	樂和	(406)	豆盧欽望宅	修行	(214)
李貽孫宅	歸義	(441)		頌政	(375)
李無慮宅	靖恭	(343)	車說宅	景行	(317)
李進榮宅	德懋	(407)	折氏宅	居德	(171)
李進賢宅	長興	(150)	呂生寓	永崇	(31)
	通義	(282)	呂君宅	修義	(221)
李義琰宅	修行	(214)	呂秀宅	陶化	(291)
李載義宅	永寧	(39)	呂道宅	嘉善	(387)
李著作園	仁風	(16)	呂崇粹宅	永崇	(31)
李敬瑜宅	豐財	(446)	呂逸人宅	新昌	(349)
李敬彝宅	統財	(397)	吳丹宅	安邑	(81)
李嗣真宅	崇業	(264)	吳孝宅	嘉善	(387)
李圓通宅	勸善	(457)	吳達宅	勝業	(329)
李齊古宅	新昌	(349)	吳競宅	敦行	(300)
李齊物宅	宣陽	(182)	吳少微宅	北里	(75)
李輔國宅	永寧	(39)	吳孝恭宅	恭安	(208)

吳府君宅	嘉善	(387)	定安公主宅	道化	(360)
吳師道宅	永豐	(59)	宜城公主宅	擇善	(423)
吳通微宅	靖恭	(343)	官人宅	宣平	(174)
吳通微集書院	靖恭	(343)	空宅	金城	(167)
吳福將宅	徽安	(439)		陶化	(291)
岐王範宅	大寧	(5)	祁明府宅	通善	(282)
	安興	(97)	夜來宅	靖恭	(343)
	尚善	(143)	房元齡宅	務本	(288)
	興安	(430)	房仁裕宅	長興	(150)
岐王山亭院	惠訓	(312)		道化	(360)
岐州佐史寓	崇仁	(250)	房次卿寓	道政	(363)
	興道	(431)	房有非宅	永泰	(29)
岐陽公主宅	昌化	(155)	房惠琳宅	崇化	(257)
	崇仁	(250)	房懷亮宅	弘化	(76)
岐陽公主別館	大通	(4)	幼姪宅	立德	(21)
何氏宅	延福	(130)	奉國夫人宅	修行	(214)
	章善	(232)	武建宅	金城	(167)
何叡宅	惠和	(311)	武三思宅	休祥	(119)
何禕宅	義寧	(357)		尚善	(143)
何簡宅	敦化	(296)	武元衡宅	靖安	(339)
何摩訶宅	嘉善	(387)	武幼範宅	修義	(221)
余君當宅	思恭	(198)	武成王廟	太平	(10)
邠王府	興化	(428)		道德	(369)
邠王守禮宅	履信	(409)	武后母宅	教義	(241)
	興化	(428)	武后外氏宅	休祥	(119)
狄仁傑宅	尚賢	(145)	武延秀宅	休祥	(119)
				金城	(167)
	八畫		武延暉宅	崇讓	(273)
宗楚客宅	醴泉	(458)	武攸宜宅	尚善	(143)
宗義仲宅	務本	(288)	武攸寧宅	樂和	(405)

武承嗣宅	金城	(167)	呼延章宅	會節	(373)
武重規宅	通義	(282)	明質宅	尊賢	(307)
武崇訓宅	休祥	(119)	明皇舊宅	積善	(424)
	尚善	(143)	和政公主宅	常樂	(244)
武嗣宗宅	淳風	(228)	邱夫人宅	永泰	(29)
武懿宗宅	延壽	(133)	邱神勳宅	積善	(424)
杭季稜宅	溫柔	(294)	金氏宅	御里	(328)
林簡言宅	善和	(305)	金仙公主山池院	詢善	(357)
芙蓉園	芙蓉園	(139)	舍利澄宅	布政	(70)
東陽公主亭子	崇仁	(250)	周君宅	隆化	(338)
來濟宅	常樂	(244)	周師宅	延福	(130)
來護兒宅	擇善	(423)		福善	(383)
長孫氏宅	履順	(411)	周渭宅	崇德	(267)
長孫府君宅	履順	(411)	周皓宅	光福	(106)
長孫晟宅	永興	(54)	周法尚宅	積善	(424)
長孫熾宅	教業	(241)	周思茂宅	敦行	(300)
長孫覽宅	宣平	(174)	周道務宅	休祥	(119)
長孫覽妻宅	太平	(10)	周勵言宅	休祥	(119)
長孫無忌宅	崇仁	(250)	周樂昌公主宅	永平	(24)
長孫敬道宅	崇賢	(269)	居民宅	新昌	(349)
長寧公主宅	平康	(61)	屈突通宅	昌樂	(156)
	崇仁	(250)	屈突蓋宅	崇化	(257)
	惠訓	(312)	阿來宅	崇仁	(250)
	靖恭	(339)	阿史那忠宅	尚善	(143)
	道術	(368)	阿史斛瑟羅宅	敦化	(296)
	道德	(369)	孟郊宅	立德	(21)
長寧公主山池別院			孟維宅	嘉會	(390)
	崇仁	(250)	孟温禮宅	興化	(428)
長廣公主宅	長興	(150)			
昌樂公主宅	親仁	(416)			

九 畫

恒安郡王夫人楊氏宅

	安興	(97)	柳元方宅	昇平	(157)
宣簡公廟	通義	(282)	柳公綽宅	昇平	(157)
宣城公主宅	永平	(24)	柳仲郢宅	昇平	(157)
	延壽	(133)	柳宗元宅	善和	(305)
	擇善	(423)		親仁	(416)
美女宅	安邑	(81)	柳知微宅	昇平	(157)
姜夫人宅	臨闕	(439)	柳參軍宅	金城	(167)
姜皎鞠場	光福	(106)		羣賢	(378)
封敖宅	安邑	(81)	柳嘉泰宅	開化	(335)
封德彝宅	興化	(428)	柳誨友人宅	宣陽	(182)
某宅	永崇	(31)	范袞宅	敦厚	(301)
	依仁	(166)	范季輔宅	永平	(24)
	毓財	(397)	范崇禮宅	修義	(221)
	毓德	(400)	范傳正宅	長興	(150)
	思順	(201)	若耶女子寓	進昌	(319)
	宣陽	(182)	苗弘本宅	靜恭	(423)
某且宅	慈惠	(392)	苗景符宅	靖安	(339)
某長宅	豐財	(446)	英王宅	開化	(335)
某彥宅	敦厚	(301)	英王園	崇義	(261)
某賞宅	福善	(382)	南玄陳宅	立行	(18)
某浩豐宅	毓德	(400)	南昌公主宅	崇義	(261)
某隆基宅	溫柔	(294)	南陽郡王宅	羣賢	(378)
相者宅	宣平	(174)	南陽縣主宅	羣賢	(378)
柳氏宅	尊賢	(307)	胡泰宅	綏福	(379)
柳生宅	金城	(167)	胡殷宅	修行	(214)
	羣賢	(378)	胡證宅	修行	(214)
柳渾宅	崇仁	(250)	胡宗約宅	修善	(219)
柳順宅	時邕	(210)	胡蘆生宅	安衆	(90)
柳當宅	履信	(409)	削家	冶成	(122)
柳潭宅	常樂	(244)	貞獻太后廟	永陽	(37)

貞順武皇后廟	安義	(92)	泉男生宅	興寧	(433)
昭成精舍	道光	(362)	泉獻誠宅	尊賢	(307)
昭成皇后廟	親仁	(416)		集賢	(327)
咸安公主宅	通義	(282)	侯釗宅	新昌	(349)
	靖安	(339)	侯君集宅	道政	(363)
段何宅	客戶	(190)	建平公主宅	勝業	(329)
段佑宅	昭國	(195)	韋氏宅	履信	(409)
段金宅	章善	(232)	章聿宅	長興	(150)
段儼宅	修政	(218)	章抗宅	永崇	(31)
段成式宅	長興	(150)		承義	(173)
	修行	(214)	韋青宅	昭國	(195)
段仲垣宅	豐財	(446)	韋武宅	敦化	(296)
段志元宅	醴泉	(458)		通化	(278)
段秀實宅	崇義	(261)	韋玠宅	靖恭	(343)
段郎中宅	修行	(214)	韋津宅	嘉善	(387)
段將軍宅	修行	(214)	韋相宅	勝業	(329)
段萬頃宅	敦厚	(301)	韋建宅	靖恭	(343)
段倫之祖廟	頌政	(375)	韋珮宅	履信	(409)
俠女宅	勝業	(329)	韋莊宅	嘉會	(390)
信安縣主宅	尚賢	(145)	韋堅宅	崇義	(261)
皇甫君宅	思恭	(198)	韋湊宅	尚善	(143)
皇甫枚宅	敦化	(296)	韋湊家廟	立政	(20)
	蘭陵	(462)	韋溫宅	宣陽	(182)
皇甫政宅	金谷	(167)	韋琨宅	親仁	(416)
皇甫賓宅	清化	(228)	韋捷宅	延壽	(133)
皇甫璧宅	思恭	(198)	韋頊宅	永寧	(39)
皇甫鏞宅	宣教	(180)		修行	(214)
皇甫文欽宅	休祥	(119)	韋鼎宅	務本	(288)
皇甫玄志宅	道化	(360)	韋端宅	新昌	(349)
皇甫無逸宅	道化	(360)		親仁	(416)

韋蒙宅	翊善	(234)	韋虛心宅	寧人	(380)
韋澄宅	平康	(61)	韋綱立宅	宣陽	(182)
韋機宅	普寧	(305)		歸德	(442)
	積善	(424)	韋應物宅	昭國	(195)
韋濯宅	道化	(360)	韋行素外族宅	仁風	(16)
韋織宅	光福	(106)	姚合宅	常樂	(244)
韋瓘宅	崇讓	(273)		新昌	(349)
韋讓宅	懷貞	(450)		親仁	(416)
韋文恪宅	宣陽	(180)	姚崇宅	大寧	(5)
韋元琰宅	永嘉	(46)		慈惠	(392)
韋元魯宅	靖恭	(343)	姚崇山池院	詢善	(357)
韋巨源宅	宣陽	(182)	姚景宅	慈惠	(392)
韋少保宅	靖恭	(343)	姚遵宅	審教	(402)
韋中令宅	善和	(305)	姚懿宅	慈惠	(396)
韋安石宅	安興	(97)	姚元崇宅	平康	(61)
	明義	(164)		興寧	(433)
	進昌	(319)	姚南仲宅	宣平	(174)
韋行佺宅	勝業	(329)	姚貞諒宅	敦化	(296)
韋希損宅	新昌	(349)	姚思玄宅	思順	(201)
韋府君宅	建春	(206)	姚思忠宅	立行	(18)
韋叔夏宅	宣陽	(182)	紀洪政宅	清化	(228)
韋和業宅	布政	(70)	紀國大長公主宅	長興	(150)
韋承慶宅	歸德	(442)			
韋保衡宅	昌化	(155)			
	崇仁	(250)	高重宅	陶化	(291)
	廣化	(404)	高輔宅	豐財	(446)
韋待價宅	蘭陵	(462)	高郢宅	永寧	(39)
韋夏卿宅	履信	(409)	高琛宅	尚善	(143)
韋舉家廟	大安	(1)	高德宅	道政	(363)
韋渠牟宅	靖恭	(343)	高頴宅	義寧	(357)

十畫

高穎妻別宅	義寧	(357)	唐夫人宅	福善	(383)
高嶸宅	通遠	(284)	唐休璟宅	懷貞	(450)
高徽宅	尚賢	(145)	唐彥謙宅	親仁	(416)
高力士宅	來庭	(140)	唐思貞宅	太平	(10)
	翊善	(234)	唐張五宅	陶化	(291)
	履道	(412)	唐參軍宅	思恭	(198)
	興寧	(433)	祖夫人宅	殖業	(313)
高士廉宅	崇仁	(250)	馬氏宅	修行	(214)
	靖恭	(343)	馬君宅	德懋	(407)
	積善	(424)	馬周宅	宣陽	(182)
高中丞宅	永崇	(31)		興慶	(436)
高仙之宅	永安	(26)		歸德	(442)
	宣陽	(182)		隆慶	(339)
高延福宅	來庭	(140)	馬實宅	常樂	(244)
高武光宅	宣平	(174)	馬暢宅	安邑	(81)
高霞寓宅	宣平	(174)	馬震宅	平康	(61)
高祖別廟	豐樂	(448)	馬璘宅	長興	(150)
高祖四親廟	通義	(282)	馬璘池亭	延康	(125)
	道義	(369)	馬燧宅	安邑	(81)
高祖龍潛舊宅	通義	(282)	馬總宅	開化	(335)
	道義	(369)	馬存亮宅	永嘉	(46)
高安長公主宅	永平	(24)	馬延徽宅	永豐	(59)
庫狄通宅	□化	(469)	馬鎮西宅	延康	(125)
席豫宅	勝業	(329)	馬懷素宅	崇義	(261)
席氏旅舍	安衆	(90)		毓財	(397)
唐氏宅	進昌	(319)	秦侗宅	□光	(468)
	懷德	(455)	秦義宅	立德	(21)
唐昭宅	靖安	(339)	秦王浩宅	道德	(369)
唐臨宅	道化	(360)	秦國公主宅	溫柔	(294)
唐大節宅	行修	(121)	秦國夫人楊氏宅	宣陽	(182)

泰山廟	歸仁	(440)	烏那昇宅	崇仁	(250)
索玄宅	時邕	(210)	烏重允家廟	崇化	(257)
索行宅	時邕	(210)	徐浩宅	永寧	(39)
索思禮宅	安定	(87)	徐堅宅	勝業	(329)
袁公宅	修德	(224)		會節	(373)
袁氏宅	道術	(368)		頌政	(375)
袁夫人宅	太平	(10)	徐買宅	陶化	(291)
袁天綱寓	清化	(228)	徐夤宅	通義	(282)
袁象先宅	從善	(275)	徐彥伯宅	懷仁	(449)
袁象先園	睦仁	(372)	徐王元禮池	大業	(4)
袁德師樓	擇善	(423)	殷子恩宅	章善	(232)
郝居士宅	永崇	(31)	殷令德宅	章善	(232)
晉王宅	保寧	(205)	殷侑家廟	永平	(24)
桓銳宅	嘉善	(387)	殷保晦宅	永寧	(39)
桓彥範宅	通濟	(286)	殷開山宅	通化	(278)
	陶化	(291)		敦化	(296)
栢虔玉宅	通利	(279)	殷聞禮宅	章善	(232)
	思順	(201)	殷踐猷宅	安興	(97)
栢善德宅	綏福	(379)	書生宅	安業	(92)
恭禧太后廟	永陽	(37)		道德	(369)
	朱陽	(118)	桑道茂宅	安德	(96)
茹公宅	太和	(14)		新昌	(349)
茹守福宅	休祥	(119)	陝王府	醴泉	(458)
哥舒翰宅	新昌	(349)	孫公宅	敦化	(296)
斛斯師德宅	嘉善	(387)	孫君宅	從善	(275)
夏侯矚宅	綏福	(379)	孫侗宅	□化	(470)
夏侯思泰宅	崇義	(261)	孫恪宅	思恭	(198)
柴氏宅	光德	(110)	孫秦宅	延福	(130)
時元佐宅	安邑	(81)	孫起宅	親仁	(416)
恩國公主宅	宣陽	(182)			

孫虔宅	殖業	(313)	梁守謙宅	來庭	(140)
孫遜宅	集賢	(327)		永昌	(27)
孫筍宅	會節	(373)	梁府君宅	永樂	(49)
孫嬰宅	集賢	(327)		敦厚	(301)
孫公人宅	陶化	(291)	梁待賓宅	旌善	(239)
孫伏伽宅	大寧	(5)	寇釗宅	審教	(402)
	進昌	(319)	寇錫宅	永寧	(39)
孫志廉宅	來庭	(140)	寇鄰宅	永平	(24)
孫何師宅	殖業	(313)	章正字宅	道政	(363)
孫府君宅	康俗	(237)	章懷太子宅	安定	(87)
	會節	(373)	章懷太子廟	常安	(243)
	□善	(468)	許芝宅	善和	(305)
孫思邈寓	光德	(110)	許棠宅	親仁	(416)
孫阿貴宅	弘教	(76)	許堅宅	履順	(411)
孫迴璞宅	永興	(54)	許摠宅	進德	(326)
孫常楷宅	安興	(97)	許儼宅	永興	(54)
孫榮義宅	安興	(97)	許士端宅	履順	(411)
孫氏女子宅	敦化	(296)	許行本宅	弘教	(76)
能政宅	福善	(383)	許洛仁宅	金城	(167)
			許圜師宅	大寧	(5)
				進昌	(319)
				仁和	(14)
涼國公主宅	永嘉	(46)	許欽明宅	清化	(228)
梁方宅	□善	(468)	許道進宅	永嘉	(46)
梁寺宅	長壽	(146)	許敏宗宅	修業	(223)
	懷德	(455)		常安	(243)
梁君宅	布政	(70)	郭君宅	修德	(224)
梁秀宅	從善	(275)	郭雲宅	安興	(97)
梁軌宅	羣賢	(378)	郭揆宅	宣陽	(182)
梁肅宅	永康	(31)	郭暖宅	長興	(150)
梁令珣宅	延壽	(133)	郭縱宅		

十一畫

郭大娘宅	毓財	(397)	曹遂興宅	崇賢	(269)
郭子儀宅	親仁	(416)	常偕宅	安邑	(81)
郭元振宅	宣陽	(182)	常無名宅	宣陽	(182)
郭承嘏宅	親仁	(416)	畢構宅	懷真	(452)
郭英乂宅	永崇	(31)		勸善	(457)
郭思訓宅	醴泉	(458)	噉椽宅	義寧	(357)
郭思謨宅	從善	(275)	婁君宅	勸善	(457)
郭虔瓘宅	平康	(61)	婁師德宅	擇善	(423)
	興道	(431)	開休元宅	永興	(54)
	興寧	(433)	崇恩廟	道德	(369)
郭敬之宅	常樂	(244)	崔氏宅	永平	(24)
郭廣敬宅	詢善	(357)		安衆	(90)
庾敬修宅	昭國	(195)	崔公宅	修義	(221)
康智宅	思順	(201)		審教	(402)
康留宅	新昌	(349)	崔允宅	開化	(335)
康藏寓	靖恭	(343)	崔生宅	永樂	(49)
康武通宅	利□	(467)		崇賢	(269)
	章善	(232)	崔芑宅	教業	(241)
康阿義屈達干宅	勝業	(329)	崔廷宅	修善	(219)
扈小冲宅	通利	(279)	崔郊宅	光德	(110)
率府郎某宅	永泰	(29)	崔君宅	集賢	(327)
鄭王府	延福	(130)	崔沔宅	崇政	(259)
	時邕	(210)	崔泳宅	毓德	(400)
	敦化	(296)	崔昇宅	永樂	(49)
麥鐵杖宅	修文	(213)	崔洧宅	教業	(241)
	修仁	(213)	崔洗宅	道化	(360)
堵穎宅	頌政	(375)	崔俊宅	時邕	(210)
曹慶宅	敦厚	(301)	崔涂宅	永崇	(31)
曹明照宅	居德	(171)	崔倫宅	靖安	(339)
曹郎中宅	崇賢	(269)	崔造宅	安仁	(78)

崔恕宅	思順	(201)	崔巖宅	開化	(335)
崔紆宅	敦行	(227)	崔千里宅	毓德	(400)
崔勗宅	仁風	(16)	崔夫人宅	長興	(150)
崔湜宅	道化	(360)		積善	(424)
崔瑄宅	昭國	(195)	崔元亮宅	永通	(36)
崔琳宅	興寧	(433)	崔元童宅	長興	(150)
崔植宅	崇政	(259)		尊賢	(307)
崔揆宅	立行	(18)	崔元暉宅	崇義	(261)
	殖業	(313)	崔元綜宅	履信	(409)
崔郾宅	光德	(110)	崔日用宅	寧仁	(381)
崔嵩宅	靖安	(339)	崔日知宅	長興	(150)
崔圓宅	崇義	(261)		寬政	(382)
	崇賢	(269)	崔氏女宅	永崇	(31)
崔鉉宅	通義	(282)	崔玄藉宅	通遠	(284)
崔羣宅	新昌	(349)	崔弘禮宅	集賢	(327)
	履道	(412)	崔守約宅	通遠	(284)
崔羣家廟	崇業	(264)	崔光意宅	長興	(150)
崔韶宅	道政	(363)	崔行規宅	毓德	(400)
崔寧宅	昇平	(157)	崔系孩宅	敦行	(300)
崔穀宅	延福	(130)	崔丞相宅	蘭陵	(462)
崔圖宅	崇義	(261)	崔尚書宅	宣陽	(182)
崔鳳宅	崇賢	(269)	崔明會宅	尚賢	(145)
崔夔宅	思恭	(198)	崔垂林宅	開化	(335)
崔郾宅	光德	(110)	崔季梁宅	嘉會	(390)
崔郾宅	光德	(110)	崔侍郎宅	永樂	(49)
崔樅宅	道光	(362)	崔宣慶宅	履信	(409)
崔淨宅	思順	(201)	崔彥溫宅	宣教	(180)
崔譜宅	□善	(468)	崔思古宅	懷仁	(449)
崔璘宅	嘉會	(390)	崔神基宅	興寧	(433)
崔融宅	平康	(61)	崔神慶宅	積善	(424)

	興寧	(433)	張先宅	懷仁	(449)
崔泰之宅	永豐	(59)	張汶宅	樂成	(40)
	平康	(61)	張伯宅	時邕	(210)
崔敦禮宅	宣陽	(182)	張君宅	景行	(317)
	□陽	(467)		尊賢	(307)
崔景陞宅	崇賢	(269)		殖業	(313)
崔義元宅	興寧	(433)	張況宅	安邑	(81)
崔慎經宅	敦行	(300)	張波宅	嘉善	(387)
崔嘉祉宅	尊賢	(307)	張昱宅	富教	(296)
崔縣令寓	通政	(281)	張泉宅	陶化	(291)
	道政	(363)	張海宅	福善	(383)
符璘宅	靖恭	(343)	張朗宅	清化	(228)
符太元宅	延康	(125)	張庚宅	昇道	(161)
	延壽	(133)	張盛宅	富教	(296)
第五守進宅	安定	(87)	張通宅	懷德	(455)
魚朝恩宅	光行	(106)		從善	(275)
斛斯府君宅	嘉善	(387)	張翔宅	宣陽	(182)
尉遲剛宅	嘉會	(390)	張植宅	安邑	(81)
尉遲勝宅	修行	(214)	張達宅	思順	(201)
尉遲樂宅	居德	(171)		景行	(317)
尉遲將軍宅	常樂	(244)	張堪宅	平康	(61)
尉遲敬德宅	長壽	(146)	張惠宅	敦厚	(301)
張才宅	思順	(201)	張軫宅	陶化	(291)
張仁宅	通利	(279)	張喬宅	延福	(130)
張氏宅	光德	(110)		昇平	(157)
	修行	(214)	張舒宅	思順	(201)
	興教	(430)	張源宅	永平	(24)
張公宅	義寧	(357)	張義宅	立行	(18)
	審教	(402)		時邕	(210)
張同宅	敦化	(296)	張僂宅	樂成	(405)

張幹宅	大寧	(5)	張仁方宅	道化	(360)
張漪宅	靖安	(339)	張仁顯宅	擇善	(423)
張寬宅	立行	(18)	張平高宅	道政	(363)
張說宅	永樂	(49)	張去盈宅	安業	(92)
	康俗	(237)	張去奢宅	安業	(92)
張說別宅	宣義	(188)	張去逸宅	安業	(92)
張夔宅	思恭	(198)	張守珪宅	永寧	(39)
張銑宅	永泰	(29)		承寧	(173)
張擇宅	利仁	(123)	張仲方宅	新昌	(349)
張錫宅	尚賢	(145)	張行成宅	道政	(363)
張穎宅	安邑	(81)	張宏靖宅	平康	(61)
張肅宅	彰善	(382)		思順	(201)
張璲宅	溫柔	(294)	張良娣宅	延康	(125)
張顏宅	修善	(219)	張伯隴宅	福善	(383)
張騷宅	思恭	(198)	張孝忠宅	安仁	(78)
張寶宅	敦厚	(301)	張希古宅	醴泉	(458)
張籍宅	延康	(125)	張秀才寓	陶化	(291)
	靖安	(339)	張延師宅	安邑	(81)
張鷟宅	康俗	(237)	張延賞宅	思順	(201)
張懿宅	延康	(125)	張直方宅	永興	(54)
張九臯宅	常樂	(244)	張易之宅	修行	(214)
張九齡宅	修政	(218)		積善	(424)
張士龍宅	道德	(369)	張知壽宅	尚善	(143)
張大安宅	思恭	(198)	張君表宅	敦厚	(301)
張子虛宅	殖業	(313)	張君秀宅	清化	(228)
張文瓘宅	永嘉	(46)	張府君宅	永泰	(29)
張夫人宅	懷德	(455)		平康	(61)
	彰善	(382)		思順	(201)
張元忠宅	殖業	(313)	張承休宅	頌政	(375)
張元弼宅	陶化	(291)	張茂宗宅	安仁	(78)

	進昌	(319)	陸賓宅	親仁	(416)
張茂昭宅	務本	(288)	陸贊宅	親仁	(416)
張東之宅	陶化	(291)	陸豐宅	時邕	(210)
張貞慎宅	豐財	(446)	陸文禮宅	靖恭	(343)
張毗羅宅	金城	(167)	陸孝斌宅	宣教	(180)
張家貞宅	長興	(150)	陸思本宅	道光	(362)
	思順	(201)	陸敦信宅	大寧	(5)
張師儒宅	崇仁	(250)		進昌	(319)
張淑子宅	尊賢	(307)	陸象先宅	大寧	(5)
張從古宅	樂成	(405)		安興	(97)
張須摩宅	義城	(357)		敦化	(296)
張惠則宅	正俗	(69)	陸賓虞宅	進昌	(319)
張貴寬宅	時邕	(210)	陸餘慶宅	大寧	(5)
張無是宅	布政	(70)		康裕	(237)
張無量宅	慈惠	(392)		進昌	(319)
張敬銑宅	永泰	(29)	陳玄宅	嘉善	(387)
張家貞宅	長興	(150)	陳樸宅	崇賢	(269)
	思順	(201)	陳京寓	胄貴	(204)
	鳴珂	(396)	陳京妻黨宅	安邑	(81)
張嘉祐宅	安邑	(81)	陳思宅	道政	(363)
	鳴珂	(396)	陳泰宅	會節	(373)
張嘉福宅	懷仁	(449)	陳棖宅	平康	(61)
	清化	(228)	陳該宅	積善	(424)
張審文宅	尊賢	(307)	陳義宅	金城	(167)
張德操宅	從善	(275)	陳諸宅	宣教	(180)
張議潮宅	宣陽	(182)	陳憲宅	審教	(402)
陸氏宅	太平	(10)	陳巖宅	永崇	(31)
	安邑	(81)	陳士棟宅	修德	(224)
陸頌宅	平康	(67)	陳子昂宅	宣陽	(182)
	修業	(223)	陳仲躬宅	立德	(21)

	清化	(228)	黃搗宅	宣教	(180)
陳牟少宅	銅駝	(396)	黃滔宅	延福	(130)
陳府君宅	恭安	(208)	黃承緒宅	豐財	(446)
陳叔實宅	廣利	(404)	黃冠老宅	蘭陵	(462)
陳叔敖母宅	頌政	(375)	惠昭太子廟	懷真	(452)
陳忠盛宅	輔興	(393)	景皇帝廟	通義	(282)
陰公宅	永豐	(59)	貴主宅	昭國	(195)
陶英宅	萬歲	(372)	單思遠宅	宣陽	(182)
	十二畫		舒元輿宅	新昌	(349)
			舒王元銘宅	太平	(10)
渾瑊宅	大寧	(5)		寬政	(382)
	進昌	(319)	短婦人宅	崇仁	(250)
渾釋之廟	常樂	(244)	程顏寓	新昌	(349)
溫造宅	新昌	(349)	程元景宅	羣賢	(378)
溫曦宅	永嘉	(46)	程玄果宅	羣賢	(378)
溫彥博宅	庭善	(239)	程冬筭宅	教業	(241)
湯氏宅	醴泉	(458)	程行謀宅	審教	(402)
馮堯宅	常樂	(244)	程伯獻宅	親仁	(416)
馮貞宅	思恭	(198)	程思義宅	德懋	(407)
馮宿宅	親仁	(416)	程務忠宅	毓德	(400)
馮衰宅	親仁	(416)	程修己宅	昭國	(195)
馮堯宅	親仁	(416)	程執恭宅	靖安	(339)
馮臘宅	羣賢	(378)	程懷直宅	安業	(92)
善吉宅	普寧	(305)		務本	(288)
善箏人宅	懷遠	(453)	傅思諫宅	通遠	(284)
越王貞宅	永樂	(67)	焦賈宅	章善	(232)
	延福	(130)	勝王元嬰宅	親仁	(416)
彭獻忠宅	翊善	(234)	強瓊宅	羣賢	(378)
華陽公主宅	永崇	(31)	賀氏宅	惠節	(313)
華嶽神女宅	懷遠	(453)	賀拔業宅	布政	(70)

賀知章宅	宣平	(174)		崇賢	(269)
賀若弼宅	安邑	(81)	楊洵宅	靖安	(339)
賀若誼宅	金城	(167)	楊俊宅	崇德	(267)
	十三畫		楊黜宅	安仁	(78)
源溥宅	觀德	(465)	楊紀宅	太平	(10)
源夫人宅	尊賢	(307)	楊約宅	綏福	(379)
源光秉宅	宣陽	(182)	楊純宅	擇善	(423)
源光裕宅	康俗	(237)	楊素宅	延康	(125)
源匡贊宅	履道	(412)		積德	(424)
源乾曜宅	敦化	(296)	楊育宅	崇仁	(250)
塞鴻宅	客戶	(190)	楊迴宅	延康	(125)
新昌公主宅	崇業	(264)	楊侃宅	道政	(363)
新都公主宅	延福	(130)	楊媚宅	常安	(243)
	崇業	(264)	楊陶宅	思順	(201)
雍王宅	修文	(213)	楊溫宅	長壽	(146)
義章公主宅	大寧	(5)	楊雄宅	敦厚	(301)
	進昌	(319)	楊越宅	德懋	(407)
義陽公主宅	崇仁	(250)	楊順宅	道光	(362)
煬帝蕭后宅	興道	(431)	楊發宅	修行	(214)
煬帝在藩舊邸	開化	(335)		延福	(130)
達溪思敬宅	義寧	(357)	楊損宅	新昌	(349)
楊氏宅	豐財	(446)	楊暄宅	親仁	(416)
楊公宅	宣陽	(182)	楊寧宅	靖恭	(343)
楊宇宅	尊賢	(307)	楊據宅	新昌	(349)
楊升宅	立行	(18)	楊銜宅	永崇	(31)
楊收宅	修行	(214)		宣陽	(182)
楊炎家廟	曲江	(115)	楊慶宅	清化	(228)
	昇道	(161)	楊憑宅	永寧	(39)
楊忠宅	崇化	(257)	楊憑別宅	履道	(412)
				永樂	(49)

楊凝宅	永寧	(39)	楊承福宅	毓財	(397)
楊鈞宅	安仁	(78)	楊恭仁宅	休祥	(119)
	崇仁	(250)		林祥	(140)
楊瓊宅	崇義	(261)	楊師道宅	長興	(150)
	會節	(373)	楊執一宅	平康	(61)
楊殿宅	修行	(214)		安邑	(81)
楊纂宅	通義	(282)	楊國忠宅	宣陽	(182)
楊士建宅	頌政	(375)	楊務廉宅	宣陽	(182)
楊士達宅	頌政	(375)	楊復恭宅	安興	(97)
楊文思宅	宣風	(179)		昌化	(155)
楊元琰宅	尊賢	(307)		昭化	(194)
	集賢	(327)		廣化	(404)
楊夫人宅	清化	(228)	楊義臣宅	道政	(363)
楊正本宅	安衆	(90)	楊道綱宅	立行	(18)
楊去盈宅	勝業	(329)	楊慎交宅	惠訓	(312)
楊令暉宅	寬政	(382)		靖恭	(343)
楊汝士宅	靖恭	(343)	楊慎交山池	大業	(4)
楊再思宅	永豐	(59)	楊敬千宅	惠和	(311)
楊仲宣宅	永寧	(39)	楊虞卿宅	靖恭	(343)
楊宏武宅	淳風	(228)	楊嗣復宅	新昌	(349)
	親仁	(416)	楊漢公宅	靖恭	(343)
楊志誠宅	延壽	(133)	楊魯士宅	靖恭	(343)
楊於陵宅	新昌	(349)	楊擇文宅	清化	(228)
楊府君宅	豐財	(446)	萬春公主宅	安仁	(78)
楊松年宅	□善	(469)	萬壽公主宅	長興	(150)
楊知言宅	靖恭	(343)	葛威德宅	修真	(219)
楊知退宅	靖恭	(343)	葛公夫人宅	三真	(1)
楊政本宅	永寧	(39)	董本宅	殖業	(313)
楊思立(方)宅	靖恭	(343)	董君宅	嘉會	(390)
楊思勳宅	翊善	(234)	董師宅	從善	(275)

董軸宅	思順	(201)	興化	(428)
董義宅	殖業	(313)	嗣澤王李彥回宅	靖安 (339)
董希令宅	教業	(241)	蜀王秀宅	明義 (164)
董嘉斤宅	歸義	(441)		歸義 (441)
敬昭道宅	德懋	(407)	傭車人宅	勝業 (329)
賈昌宅	宣陽	(182)	鄜國公主宅	安業 (92)
賈珉宅	洛濱	(192)		修業 (223)
賈信宅	思恭	(198)		修榮 (224)
賈耽宅	光福	(106)	鄒鳳熾宅	懷德 (455)
賈曾宅	恭安	(208)		
賈楚宅	修義	(221)		
賈元恭宅	修義	(221)	漢王諒宅	昌明 (156)
賈島精舍	延壽	(133)	漢樂遊廟	昇平 (157)
賈敦頤宅	敦化	(296)	漢顧成廟	休祥 (119)
虞世南廟	永嘉	(46)	漢陽大長公主宅	長興 (150)
虞鳴鶴寓	親仁	(416)	寧王憲宅	大寧 (5)
賊寓	道德	(369)		安興 (97)
路昭宅	福善	(383)		旌善 (239)
路基宅	嘉善	(387)		勝業 (329)
路隋宅	長興	(150)	寧王憲廟	立政 (20)
路羣宅	新昌	(349)	寧王憲山池院	勝業 (329)
路應宅	正平	(68)	寧申岐薛王亭子	昇平 (157)
路巖宅	新昌	(349)	齊王暕宅	宜人 (137)
路庭禮宅	從善	(275)	齊景冑宅	樂和 (406)
嗣許王瓌宅	敦化	(296)	爾朱義琛宅	修業 (223)
嗣曹王李舉宅	宣陽	(182)	趙宅(造樂器)	崇仁 (250)
嗣曹王李暉宅	蘭陵	(462)	趙才宅	道化 (360)
嗣虢王邕宅	崇賢	(269)	趙巨宅	景行 (317)
	崇德	(267)	趙芬宅	太平 (10)
	嘉善	(387)	趙某宅	延壽 (133)

十四畫

趙庭宅	教業	(241)	裴氏宅	立德	(21)
趙義宅	尊賢	(307)	裴老宅	蘭陵	(462)
趙睿宅	道政	(363)	裴回宅	陶化	(291)
趙煥宅	永樂	(49)	裴休宅	永寧	(39)
趙懌宅	審教	(402)	裴向宅	新昌	(349)
趙仁獎宅	殖業	(313)	裴向竹園	新昌	(349)
趙正卿宅	通化	(278)	裴君宅	敦厚	(301)
趙府君宅	永泰	(29)	裴炎宅	永寧	(39)
趙阿文宅	福善	(383)	裴坦宅	太平	(10)
趙虔章宅	平康	(61)	裴洵宅	新昌	(349)
趙雲卿宅	興教	(430)	裴度宅	永樂	(49)
	興敬	(433)		崇業	(264)
趙智倫宅	延康	(125)		集賢	(327)
	會節	(373)	裴度池亭	興化	(428)
趙履温宅	安邑	(81)	裴度別廬	通遠	(284)
趙懷正宅	光德	(110)	裴珀宅	光德	(110)
	會節	(373)	裴垣宅	太平	(10)
趙懷慈宅	勸善	(457)	裴珀宅	光德	(110)
趙懷璿宅	靜恭	(423)	裴珣宅	利仁	(123)
趙太夫人宅	豐財	(446)	裴倩宅	光德	(110)
蓋暢宅	道政	(363)	裴琨宅	從善	(275)
蓋文達宅	開化	(335)	裴攝宅	宣教	(180)
蓋夫人宅	思恭	(198)	裴巽宅	永嘉	(46)
歌者葉宅	金谷	(167)		永樂	(49)
睿宗舊宅	長樂	(148)		延壽	(133)
	崇義	(261)		寬政	(382)
	親仁	(416)		擇善	(423)
裴公宅	永豐	(59)	裴濯宅	敦行	(300)
	從善	(275)	裴寬宅	仁和	(14)
	開化	(335)		安豐	(102)

裴銑宅	永豐	(59)	臧協宅	樂成	(405)
裴談宅	尚賢	(145)	臧夏宅	安邑	(81)
裴瑾宅	光德	(110)	臧希晏宅	安邑	(81)
裴稹宅	光德	(110)	臧懷亮宅	平康	(61)
裴澣宅	崇賢	(269)			
裴隣宅	仁和	(14)			
裴簡宅	思恭	(198)			
裴濟宅	靖安	(339)	潘孟陽宅	昇平	(157)
裴蘊宅	布政	(70)	潘將軍宅	光德	(110)
裴士淹宅	長興	(150)	談昕宅	時邕	(210)
裴子餘宅	昭國	(195)	論惟賢宅	靖恭	(343)
裴六娘宅	崇仁	(250)	論弄熱宅	崇仁	(250)
裴元素宅	教業	(241)	齊子宅	徽安	(439)
裴光庭宅	平康	(61)	廣德公主宅	長興	(150)
	光德	(110)	廢宅	清化	(228)
裴休貞宅	教業	(241)		懷遠	(453)
裴行儉宅	永寧	(39)	褚亮宅	平康	(61)
	延壽	(133)	褚無量宅	恭安	(208)
裴宏齊宅	安興	(97)		崇仁	(250)
	進昌	(319)	褚遂良宅	平康	(61)
裴孝先宅	溫洛	(293)	鄭氏宅	修行	(214)
裴封叔宅	光德	(110)	鄭公宅	教業	(241)
裴通遠宅	崇賢	(269)	鄭生宅	銅駝	(396)
裴榮期宅	仁風	(16)	鄭甫宅	崇讓	(273)
裴遵慶宅	昌平	(155)	鄭仲宅	長興	(150)
	昇平	(157)	鄭注宅	善和	(305)
	宣平	(174)	鄭沛宅	長興	(150)
裴簡永宅	延康	(125)	鄭直宅	修行	(214)
儼宅	崇賢	(269)	鄭果宅	嘉善	(387)
肅明皇后廟	親仁	(416)	鄭易宅	修行	(214)
			鄭相宅	昭國	(195)

十五畫

	興道	(431)		親仁	(416)
鄭畋宅	昇道	(161)	鄭萬鈞別宅	寬政	(382)
鄭約宅	尊賢	(307)	鄭餘慶宅	宣平	(174)
鄭朗宅	宣平	(174)		昭國	(195)
鄭訢宅	審教	(402)	鄭餘慶家廟	敦義	(304)
鄭敞宅	來庭	(140)	鄭還古寓	道光	(362)
鄭綱宅	安仁	(78)	鄭黨五宅	宣範	(190)
	昭國	(195)	鄭國夫人楊氏宅	敦化	(296)
鄭緝宅	昭國	(195)	鄭國莊穆公主廟	嘉會	(390)
鄭鍊宅	康俗	(237)	賈餅胡人宅	昇平	(157)
鄭瓊宅	康俗	(237)	樊興宅	懷遠	(453)
鄭贍宅	福善	(383)	樊子蓋宅	宣風	(179)
鄭顯宅	長興	(150)		親仁	(416)
鄭元果宅	龍首	(415)	慕容氏宅	延福	(130)
鄭元璣宅	惠訓	(312)	慕容君宅	長興	(150)
鄭仁愷宅	惠訓	(312)	慕容詢宅	利仁	(123)
鄭仁穎宅	懷仁	(449)	蔡紹宅	集賢	(327)
鄭生友宅	平康	(61)	蔡浩宅	毓財	(397)
鄭孝本宅	敦行	(300)	蔡王智積宅	修真	(219)
鄭孝本夫人宅	懷仁	(449)		敦化	(296)
鄭孝義宅	安業	(92)	蔡國公主宅	永嘉	(46)
	修業	(223)		通義	(282)
鄭宜遵宅	修行	(214)		溫柔	(294)
鄭叔明宅	尊賢	(307)	蔣係家廟	昌樂	(156)
鄭惟忠宅	宣陽	(182)	蔣楚賓宅	德懋	(407)
鄭善果宅	永寧	(39)	蔣王憚園地	布政	(70)
	景行	(317)	歐陽琳宅	毓財	(397)
鄭雲逵宅	太平	(10)	歐陽詢宅	敦化	(296)
鄭貴妃宅	時邕	(210)	墨特勒宅	懷德	(455)
鄭萬鈞宅	修業	(223)	閻庭尊宅	義寧	(357)

節愍太子宅	宣風	(179)	劉盛宅	景行	(317)
	宣教	(180)	劉軻宅	修行	(214)
節愍太子廟	待賢	(205)	劉感宅	永興	(54)
節愍太子妃楊氏宅			劉慎宅	溫洛	(293)
	太平	(10)	劉瑒宅	宣平	(174)
號國夫人楊氏宅	宣義	(188)	劉震宅	興化	(427)
	宣陽	(182)	劉士備宅	輔興	(393)
儀坤廟	親仁	(416)	劉子元宅	從善	(275)
樂君宅	景行	(317)		歸德	(442)
樂達宅	章善	(232)	劉元尚宅	金城	(167)
樂思晦宅	懷貞	(450)	劉夫人宅	溫柔	(294)
樂平長公主宅	履道	(412)		嘉善	(387)
德明興聖廟	修德	(224)		道□	(471)
衛君宅	親仁	(416)		樂成	(471)
衛馮宅	□德	(471)	劉太白宅	宣平	(174)
衛義宅	北市	(75)		從善	(275)
衛文昇宅	宣風	(179)	劉仁軌宅	光德	(110)
衛國公主宅	勝業	(329)	劉公信宅	通軌	(281)
滕傳胤宅	崇賢	(269)	劉玄豹宅	道光	(362)
滕王元嬰宅	親仁	(416)	劉司農宅	光德	(110)
劉公宅	來庭	(140)	劉老彭宅	安邑	(81)
	通義	(282)	劉守忠宅	崇仁	(250)
劉沔宅	昇平	(157)	劉仲邱(立)宅	來庭	(140)
劉君宅	道政	(363)	劉行立宅	來庭	(140)
劉明宅	嘉善	(387)	劉行深宅	來庭	(140)
劉宣宅	綏福	(379)	劉宏規宅	來庭	(140)
劉胡宅	清化	(228)		來運	(143)
劉忽宅	清化	(228)	劉希進宅	宣陽	(182)
劉晏宅	修行	(214)	劉延景宅	安仁	(78)
劉崑宅	懷德	(455)	劉伯芻宅	安邑	(81)

	靖安	(339)	霍王元軌宅	安業	(92)
劉奉芝宅	輔興	(393)	霍王元祥宅	履信	(409)
劉刺夫宅	敦化	(296)	霍夫人宅	來庭	(140)
劉知柔宅	康俗	(237)	霍國夫人王氏宅	平康	(61)
	道政	(363)	燕紹宅	集賢	(327)
劉昇朝宅	輔興	(393)	燕營宅	光德	(110)
劉彥融宅	修善	(219)	盧氏宅	正俗	(69)
劉貞白宅	安邑	(81)		懷遠	(453)
劉幽求宅	歸德	(442)	盧正宅	康俗	(237)
劉禹錫宅	光福	(106)	盧全宅	德懋	(407)
劉海賓宅	安國	(89)	盧言宅	歸德	(442)
劉祥道宅	居德	(171)	盧君宅	尊賢	(307)
劉崇望宅	光德	(110)	盧直宅	康俗	(237)
劉得仁宅	通濟	(286)	盧珮別宅	常樂	(244)
劉從周宅	昇平	(157)	盧陟宅	康俗	(237)
劉淡潤宅	輔興	(393)	盧就宅	宣平	(174)
劉敦儒宅	從善	(275)	盧賁宅	延壽	(133)
劉善寂宅	永泰	(29)	盧貽宅	敦化	(296)
劉補闕宅	安邑	(81)	盧鈞宅	宣平	(174)
劉遵古宅	宣平	(174)		務本	(288)
劉遵禮宅	來庭	(140)		集賢	(327)
鄧威宅	修義	(221)	盧鈞家廟	通濟	(286)
鄧府君宅	崇政	(259)	盧當宅	宣平	(174)
鄧過真宅	京兆	(138)	盧瑗宅	康俗	(237)
			盧調宅	隆化	(338)
			盧愷宅	德懋	(407)
			盧緘宅	親仁	(416)
諸王府	延康	(124)	盧燕宅	新昌	(349)
	宣平	(174)	盧嶽宅	履信	(409)
諸葛穎宅	思順	(201)	盧攜宅	靖恭	(343)
霍小玉宅	勝業	(329)			

十六畫

盧子鷲宅	永泰	(29)	獨孤守義宅	尊賢	(307)
盧正己宅	修善	(219)	獨孤將軍宅	德懋	(407)
盧司馬宅	履信	(409)	獨孤遐叔宅	崇賢	(269)
盧自省宅	敦化	(296)			
盧宏宣宅	新昌	(349)			
盧府君宅	溫柔	(294)			
	歸德	(442)			
	□修	(467)			
盧思莊宅	景行	(317)	謝綱宅	昇道	(161)
盧從願宅	陶化	(291)	謝觀宅	毓財	(397)
盧景莊宅	清化	(228)	襄城公主第	開化	(335)
盧踐言宅	靖安	(339)	戴夫人宅	懷遠	(453)
盧懷慎宅	崇賢	(269)	戴至德宅	義寧	(357)
閻立本宅	延康	(125)	戴休顏宅	永興	(54)
	延壽	(133)	薄夫人宅	嘉善	(387)
	長壽	(146)	薛氏宅	通利	(279)
閻令琬宅	延康	(125)	薛平宅	宣陽	(182)
閻志和宅	永興	(54)	薛迅宅	安業	(92)
閻濟美寓	清化	(228)	薛朗宅	殖業	(313)
錢起宅	新昌	(349)	薛剛宅	龍首	(415)
錢徽宅	常樂	(244)	薛義宅	金城	(167)
錢方義宅	長樂	(148)	薛敬宅	修業	(223)
常樂		(244)	薛儼宅	安業	(92)
錢氏祖廟	昭國	(195)	薛夔宅	永崇	(31)
穆寧宅	歸義	(441)		永寧	(39)
穆碩宅	樂成	(405)	薛繪宅	勝業	(329)
舉子生友人宅	平康	(61)	薛王業宅	尚善	(143)
興安公主宅	永崇	(31)		勝業	(329)
獨孤公宅	永寧	(39)	薛王超宅	崇仁	(250)
獨孤明宅	宣陽	(182)		豐財	(446)
			薛少殷宅	崇義	(261)
			薛宏機宅	銅駝	(396)
			薛良佐宅	太平	(10)

十七畫

薛伯陽宅	永嘉	(46)			
薛府君宅	通利	(279)			
	尊賢	(307)	顏瓌宅	章善	(232)
薛貽簡宅	溫柔	(294)	顏師古宅	通化	(278)
薛道衡宅	安業	(92)		敦化	(296)
薛獺家廟	永安	(26)	顏萬石宅	惠和	(311)
韓氏宅	道光	(362)	顏謀道宅	興藝	(437)
韓宏宅	永崇	(31)	蕭公宅	康俗	(237)
韓良宅	安興	(97)	蕭岑宅	長壽	(146)
韓泗宅	崇仁	(250)	蕭直宅	靖安	(339)
	開化	(335)	蕭昕宅	永崇	(31)
韓政宅	景行	(317)	蕭符宅	延福	(130)
韓承宅	思順	(201)	蕭琮宅	長壽	(146)
韓琦宅	長興	(150)		道化	(360)
韓象宅	親仁	(416)	蕭瑀宅	開化	(335)
韓滉宅	崇仁	(250)	蕭博宅	會節	(373)
韓慎宅	永崇	(31)	蕭真宅	永樂	(49)
韓愈宅	靖安	(339)	蕭勝宅	崇義	(261)
韓遷宅	時邕	(210)	蕭嵩宅	永樂	(49)
韓公武宅	宣陽	(182)		布政	(70)
韓弘正宅	永寧	(39)	蕭瑾宅	溫柔	(294)
韓德信宅	章善	(232)	蕭徹宅	興化	(428)
韓寶才宅	懷德	(455)	蕭衡宅	崇業	(264)
韓王元嘉宅	樂和	(406)	蕭餘宅	宣仁	(174)
韓國夫人楊氏宅	宣陽	(182)		宣陽	(182)
韓國正穆公主廟	靖安	(339)	蕭灌宅	布政	(70)
鍾紹京宅	敦厚	(301)	蕭氏池臺	蘭陵	(462)
館陶公主宅	履信	(409)	蕭令臣宅	政俗	(192)
鮮于遵義宅	居德	(171)	蕭貞亮宅	福善	(383)
隱太子廟	永和	(28)	蕭思亮宅	崇化	(257)

十八畫

竇璟宅	崇賢	(269)	蘇味道宅	宣風	(179)
竇鏞宅	親仁	(416)	蘇彥伯宅	惠訓	(312)
竇氏家廟	嘉會	(390)	蘇思勗宅	安興	(97)
竇希玠宅	永嘉	(46)	蘇踐言宅	嘉善	(387)
竇希球宅	水平	(10)	蘇踐義宅	嘉善	(387)
	布政	(70)	嚴氏宅	履信	(409)
竇希城宅	章善	(232)	嚴公宅	新昌	(349)
竇希瓘宅	勸善	(457)	嚴祁宅	親仁	(416)
竇易直宅	崇義	(188)	嚴綬宅	宣平	(174)
	新昌	(349)			
竇庭芝宅	安衆	(90)		二十一畫	
竇庭芳宅	光祿	(106)	顧況宅	宣平	(174)
竇連山宅	大通	(4)	顧少連宅	崇讓	(273)
竇懷貞宅	光祿	(106)	顧非熊宅	嘉會	(390)
竇懷哲宅	平康	(61)	蘭師宅	□善	(469)
蘇方宅	安德	(96)	蘭達宅	敦厚	(301)
蘇永宅	觀德	(465)	蘭陵公主宅	平康	(61)
蘇威宅	通遠	(284)		安業	(92)
蘇威宅	永寧	(39)	蘭陵長公主宅	永樂	(49)
	時邕	(210)	鄭王元貞廟	修德	(224)
蘇恩宅	惠和	(311)	鄭公廟	通軌	(281)
蘇勛宅	崇義	(261)			
蘇邁宅	永樂	(49)		二十二畫	
蘇頤宅	陶化	(291)	懿王廟	通義	(282)
	新昌	(349)	懿德太子廟	永崇	(31)
蘇頤竹園	崇讓	(273)	權豹宅	立德	(21)
蘇瓌宅	崇仁	(250)	權達宅	新昌	(249)
蘇玉華宅	居德	(171)	權自挹宅	布政	(70)
蘇良嗣宅	興慶	(436)	權舍人宅	光福	(106)
蘇郎中宅	安豐	(102)	權德輿宅	光福	(106)

權德輿家廟	通濟	(286)			
鬻餅者宅	安邑	(81)			
鬻賣人宅	延壽	(125)	燕君宅	清化	(228)

二十六畫

寺

二 畫

七寶臺寺	光宅	(103)
	懷遠	(453)

三 畫

大法寺	長壽	(146)
大秦寺	崇化	(257)
	義寧	(357)
大慈寺	常樂	(244)
大興寺	光福	(106)
大覺寺	崇賢	(269)
大安國寺	長樂	(148)
大莊嚴寺	永陽	(37)
大雲經寺	毓財	(397)
	懷遠	(453)
大開業寺	豐樂	(448)
大慈恩寺	進昌	(319)
大興善寺	靖善	(348)
大薦福寺	開化	(335)
大總持寺	永陽	(37)
大獻福寺	開化	(335)
大中報聖寺	興寧	(433)
千福寺	安定	(87)

四 畫

天女寺	敦業	(305)
天女尼寺	敦業	(305)
天宮寺	尚善	(143)
	觀善	(465)
天寶寺	曲池	(116)
元法寺	安邑	(81)
元壽寺	道光	(362)
太平寺	歸義	(441)
太原寺	永興	(54)
	安定	(87)
	休祥	(119)
	林祥	(140)
	教義	(241)
	嘉祥	(386)
	積德	(426)
日嚴寺	青龍	(138)
中興寺	頌政	(375)
仁法寺	來庭	(140)
化度寺	義寧	(357)
月愛僧寺	崇德	(267)

五 畫

永泰寺	長壽	(146)
-----	----	-------

永壽寺	永安	(26)	宏化寺	立政	(20)
	永樂	(49)	宏光寺	懷德	(455)
永樂寺	永樂	(49)	宏法寺	長壽	(146)
正覺寺	崇義	(261)	宏善寺	常樂	(244)
甘露尼寺	勝業	(329)	宏業寺	崇賢	(269)
	騰業	(461)	宏福寺	修德	(224)
功德尼寺	安定	(87)	宏濟僧寺	昭國	(195)
	懷遠	(453)		勝業	(329)
本宏寺	昭國	(195)	延興寺	長壽	(146)
	六 畫		妙象寺	嘉會	(390)
			妙勝尼寺	醴泉	(458)
安國寺	長樂	(148)		八 畫	
	宣風	(179)		羣賢	(378)
	宣教	(180)	法身寺	崇賢	(269)
	興寧	(433)	法明寺	崇賢	(269)
安業寺	安業	(92)	法明尼寺	崇賢	(269)
安樂寺	道光	(362)	法海寺	布政	(70)
安樂佛寺	休祥	(119)	法衆寺	金城	(167)
西明寺	延康	(125)	法雲寺	宣平	(174)
光化寺	羣賢	(378)	法壽寺	太平	(10)
光宅寺	光宅	(103)	法壽尼寺	開化	(335)
光明寺	開明	(338)	法輪寺	宣平	(174)
	懷遠	(453)	法寶寺	懷遠	(453)
光德寺	光德	(110)	法界尼寺	豐樂	(448)
光寶寺	醴泉	(458)	法覺尼寺	敦義	(304)
同德寺	景行	(317)	波斯寺	崇化	(257)
先天寺	居德	(171)	波斯胡寺	布政	(70)
成道寺	興化	(428)		修善	(219)
	七 畫			義寧	(357)
				醴泉	(458)
佛寺	履道	(412)			

翊聖寺	宣平	(174)	普集寺	居德	(171)
荷恩寺	永興	(54)	普耀寺	青龍	(138)
荷澤寺	宜人	(137)	報恩寺	崇德	(267)
荷澤寺經坊	嘉善	(387)	菩提寺	平康	(61)
莊嚴寺	永陽	(37)	華嚴寺	景行	(317)
	和平	(165)	惠雲寺	頒政	(375)
救度寺	醴泉	(458)	惠覺寺	延壽	(133)
常法寺	光德	(110)	景雲寺	道光	(362)
崇化寺	旌善	(239)	景福寺	觀德	(465)
崇義寺	長壽	(146)		教業	(241)
崇聖寺	太平	(10)		敦業	(305)
	崇德	(267)	景福尼寺	教業	(241)
崇福寺	休祥	(119)	無漏寺	進昌	(319)
	林祥	(140)	無量壽寺	永嘉	(46)
	敦義	(304)	勝光寺	豐樂	(448)
	義寧	(357)		光德	(110)
崇濟寺	昭國	(195)	勝業寺	勝業	(329)
崇濟僧寺	騰業	(461)	開業寺	豐樂	(448)
崇因尼寺	宣風	(179)	開善尼寺	金城	(167)
崇敬尼寺	靖安	(339)	陽化寺	平康	(61)
崇業尼寺	崇賢	(269)			
通法寺	修行	(214)			
陶寺	懷德	(455)	新都寺	延福	(130)
			道德寺	休祥	(119)
				崇德	(267)
				嘉祥	(386)
溫國寺	太平	(10)		崇德	(267)
	金城	(167)	道德尼寺	嘉祥	(386)
善果寺	永興	(54)		布政	(70)
	布政	(70)	道覺寺	崇仁	(250)
普光寺	頒政	(375)	寶聖寺		

十二畫

十三畫

資善尼寺	安仁	(78)			
資敬尼寺	永樂	(49)			
瑞聖寺	金城	(167)			
聖善寺	章善	(232)			
聖敬寺	光福	(106)			
聖經寺	光福	(106)			
聖壽寺	永陽	(37)			
楚國寺	進昌	(319)			
萬善尼寺	休祥	(119)			
敬愛寺	懷仁	(449)			
圓行寺	淳風	(228)			
感業寺	安業	(92)			
會昌寺	金城	(167)			
經行寺	崇化	(257)			
	十四畫				
實際寺	太平	(10)			
福田寺	敦義	(304)			
福仙寺	延福	(130)			
福先寺	積德	(426)			
福林寺	安定	(87)			
福壽寺	延康	(125)			
趙景公寺	常樂	(244)			
慈和寺	休祥	(119)			
慈門寺	延壽	(133)			
慈恩寺	永興	(54)			
	昭國	(195)			
慈悲寺	光德	(110)			
慈仁尼寺	崇賢	(269)			
				十五畫	
			澄覺寺	頌政	(375)
			褒義寺	嘉會	(390)
			慧日寺	懷德	(455)
			賢覺寺	崇賢	(269)
			樂善尼寺	金城	(167)
			衛國寺	宣風	(179)
				殖業	(313)
				十六畫	
			龍興寺	崇化	(257)
				頌政	(375)
				寧人	(380)
			龍華尼寺	曲江	(115)
				昇道	(161)
			遵善寺	靖善	(348)
			凝觀寺	居德	(171)
			靜法寺	延康	(125)
			靜樂尼寺	崇化	(257)
			融覺寺	崇賢	(269)
			積善寺	修真	(219)
				義寧	(357)
			積善尼寺	修真	(219)
				義寧	(357)
			興元寺	安定	(87)
			興唐寺	大寧	(5)
				進昌	(319)
			興善寺	靖善	(348)
			興道寺	進昌	(319)

興福寺	居德	(171)	寶刹寺	崇仁	(250)
	修德	(224)	寶國寺	居德	(171)
興聖尼寺	道義	(369)	寶勝寺	永樂	(49)
	頒政	(375)	寶壽寺	來庭	(140)
緣覺寺	崇賢	(269)		翊善	(234)
	十七畫		寶際寺	太平	(10)
濟法寺	布政	(70)	寶積寺	宣義	(188)
濟度尼寺	安業	(92)	寶應寺	道政	(363)
	崇德	(267)	證空尼寺	頒政	(375)
應法寺	宣義	(188)	證果尼寺	豐樂	(448)
禪定寺	永陽	(37)		崇德	(267)
禪林寺	興慶	(436)	願力寺	長壽	(146)
薦福寺	開化	(335)	羅漢寺	永平	(24)
薦福寺浮圖院	安仁	(78)		懷德	(455)
總化寺	安興	(97)		二十畫	
總持寺	永陽	(37)	醴泉寺	醴泉	(458)
	和平	(165)	釋梵寺	金城	(167)
	十八畫			二十一畫	
鎮國公(大)波若寺			辨才寺	羣賢	(378)
	布政	(70)		懷德	(455)
魏國寺	休祥	(119)	鄴國寺	靖善	(348)
	林祥	(140)	護持寺	道德	(369)
	積德	(426)		二十二畫	
	十九畫		懿德寺	延壽	(133)
寶王寺	羣賢	(378)		二十三畫	
寶昌寺	居德	(171)			
寶岸寺	居德	(171)	顯覺尼寺	布政	(70)

顯聖天王寺	頌政	(375)	靈感寺	長興	(150)
	二十四畫			新昌	(349)
麟趾尼寺	興藝	(437)	靈寶寺	安業	(92)
靈化寺	大同	(3)		崇德	(267)
	普寧	(305)	靈覺寺	敦義	(304)
靈安寺	嘉會	(390)		二十五畫	
靈光寺	常樂	(244)	觀音寺	新昌	(349)
靈花寺	常樂	(244)			

觀

	二 畫		太平觀	大業	(4)
九華觀	通義	(282)		頌政	(375)
	三 畫		太平女冠觀	大業	(4)
三洞觀	永崇	(31)	太真觀	安邑	(81)
	朱崇	(117)		道德	(369)
三洞女冠觀	醴泉	(458)	太真女冠觀	安邑	(81)
大聖真觀	立行	(18)	太清觀	金城	(167)
大崇福觀	頌政	(375)		頌政	(375)
千秋觀	待賢	(205)	五通觀	安定	(87)
	四 畫		中興觀	崇化	(257)
天長觀	道德	(369)		崇教	(261)
元元觀	正俗	(69)		五 畫	
元真觀	崇仁	(250)	玄元觀	正俗	(69)
元都觀	安善	(89)	玄真觀	崇仁	(250)
	崇業	(264)	玄都觀	安善	(89)
				崇業	(264)
			永穆觀	興寧	(433)

玉芝觀	延福	(130)	金仙女冠觀	輔興	(393)
玉真觀	輔興	(393)		道德	(369)
玉貞女冠觀	輔興	(393)			
	六 畫			九 畫	
宅都觀	永樂	(49)	洞靈觀	常樂	(244)
	永興	(54)	昭成觀	大業	(4)
安國觀	正平	(68)		頌政	(375)
安國女道士觀	正平	(68)	咸宜女冠觀	親仁	(416)
西華觀	崇化	(257)			
	崇教	(261)		十 畫	
至德女冠觀	興道	(431)	唐昌觀	安業	(92)
光天觀	務本	(288)	都元觀	道德	(369)
回元觀	親仁	(416)			
先天觀	務本	(288)		十一畫	
全真觀	宣教	(180)	清都觀	永樂	(49)
				永興	(54)
	七 畫		清虛觀	豐邑	(445)
宏道觀	修文	(213)	翊聖女冠觀	務本	(288)
	修仁	(213)	乾元觀	長興	(150)
	清化	(228)	崇明觀	頌政	(375)
	嘉善	(387)	崇真觀	新昌	(349)
延唐觀	休祥	(119)	通道觀	崇業	(264)
			通達觀	安善	(89)
	八 畫				
宗道觀	永崇	(31)	華封觀	平康	(61)
東明觀	普寧	(305)		興寧	(433)
昊天觀	保寧	(205)	華陽觀	永崇	(31)
金台觀	崇化	(257)	景雲觀	務本	(288)
	崇教	(261)	景雲女道士觀	修業	(223)
				十二畫	

景龍觀	崇仁	(250)	澄靈觀	道德	(369)
景龍女道士觀	道德	(369)			
開元觀	道德	(369)			
	十三畫			十六畫	
新昌觀	大業	(4)	龍興觀	永崇	(31)
	崇業	(264)		明教	(164)
道沖女道士觀	綏福	(379)		崇化	(257)
萬安觀	平康	(61)	龍興道士觀	務本	(288)
會昌觀	待賢	(205)	興唐觀	同德	(117)
會聖觀	侍賢	(166)		長樂	(148)
	待賢	(205)	興慶觀	敦化	(296)
	十四畫			十八畫	
福唐觀	崇業	(264)	魏國觀	頒政	(375)
福祥觀	布政	(70)			
嘉猷觀	平康	(61)		二十四畫	
肅明觀	安邑	(81)	麟德觀	敦化	(296)
肅明道士觀	親仁	(416)	麟跡女道士觀	敦化	(296)
	十五畫		靈應觀	永崇	(31)
澄虛觀	道德	(369)	靈應道士觀	醴泉	(458)

衙署

	四 畫		太子僕寺	尚善	(143)
天下諸州朝集使邸			太常寺葑園	宜人	(137)
	待賢	(205)	太僕寺車坊	光宅	(103)
太史監	尚善	(143)	太僕寺典厩署	安業	(92)
			內僕局	尚善	(143)

	五 畫		吏部選院	立德	(21)
			西川齊州進奏院	務本	(288)
永昌縣廨	道德	(369)	同華等州進奏院	平康	(61)
永達亭子	永達	(38)			
玉山營	安興	(97)		七 畫	
	昌化	(155)	沙苑監	履順	(411)
	昭化	(194)	沙苑監地	道光	(362)
	廣化	(404)	李師道留後院	興教	(430)
左教坊	延政	(125)		興道	(431)
	長樂	(148)	邠寧東川鎮武鄂州進奏院		
	明義	(164)		宣陽	(182)
左金吾衛	永興	(54)			
	清化	(228)		八 畫	
	崇仁	(250)	河南府廨	宣範	(190)
	靖恭	(343)	河南縣廨	寬政	(382)
右教坊	光宅	(103)		毓德	(400)
	明義	(164)	宗正寺	尚善	(143)
右武侯府	布政	(70)	宗正寺亭子	修政	(218)
右金武衛	布政	(70)	官園	昌樂	(156)
右軍巡院	頌政	(375)	官藥園	靜仁	(423)
右神策軍營	修德	(224)	京兆府廨	光德	(110)
	輔興	(393)		宣陽	(182)
仗內教坊	布政	(70)	京兆府學	太平	(10)
	延政	(125)	京兆府籍坊	永寧	(39)
司天臺	承寧	(173)	東平進奏院	道政	(363)
司天監	永寧	(39)	東都河南商汝汴淄青淮		
司農寺	積德	(426)	南兗州太原幽州鹽州豐		
司農寺司竹園	敦行	(300)	州滄州天德荆南宣歙江		
	六 畫		西福建廣桂安南邕州黔		
匡道府	金城	(167)	南進奏院	崇仁	(250)

- | | | | | | |
|----------|------------|---------|--------------|------------|---------|
| 來庭縣廨 | 從善 | (275) | | | |
| 尚書省亭子 | 曲江 | (115) | | | |
| | 修政 | (218) | 旋巫八州邸 | 懷真 | (452) |
| 長安縣廨 | 長壽 | (146) | 率更寺 | 擇善 | (423) |
| 明堂縣廨 | 永崇 | (31) | 都水監 | 立德 | (21) |
| | 永樂 | (49) | 教坊 | 長樂 | (148) |
| 金吾鋪 | 光宅 | (103) | | 長興 | (150) |
| 金谷府 | 興藝 | (437) | | 崇仁 | (250) |
| 金州進奏院 | 靖恭 | (343) | 教場 | 長興 | (150) |
| 弩營 | 普寧 | (305) | 教弩場 | 安善 | (89) |
| | | | 乾封縣廨 | 延福 | (130) |
| | 九 畫 | | | 懷直 | (450) |
| 洛內府 | 大同 | (3) | | 懷貞 | (450) |
| 洛陽縣廨 | 毓財 | (397) | 莊宅司 | 懷真 | (452) |
| | 毓德 | (400) | 崇玄學 | 來庭 | (140) |
| 宣平府 | 延福 | (130) | 崇先府 | 積善 | (424) |
| 威遠軍營 | 安善 | (89) | 崇賢館 | 輔興 | (393) |
| 待漏院 | 光宅 | (103) | 國子監 | 尚善 | (143) |
| | 十 畫 | | | 正平 | (68) |
| 家令園 | 歸義 | (441) | | 務本 | (288) |
| 家令寺園 | 昌明 | (156) | 國子監太學四門律書算六學 | 觀德 | (465) |
| 家令寺伶官署 | 昌明 | (156) | | 務本 | (288) |
| 神策軍捧日都軍營 | | | 國子學 | 樂和 | (406) |
| | 永興 | (54) | 將作監 | 積善 | (423) |
| 邠鄆府 | 進德 | (326) | | 十二畫 | |
| 真化府 | 延福 | (130) | 隋明堂 | 安善 | (89) |
| 徒坊 | 永寧 | (39) | 隋郡學 | 道化 | (360) |
| 陝府鄭滑進奏院 | 勝業 | (329) | 隋國子學 | 修文 | (213) |

	修仁	(213)			
	十三畫			十八畫	
雍州廨舍	光德	(110)	禮會院	長興	(150)
義陽府	宣平	(174)		崇仁	(250)
萬年縣廨	宣陽	(182)	禮賓院	長興	(150)
萬夔六州邸	永崇	(31)		崇仁	(250)
鼓吹局教坊	宣平	(174)	鎮州進奏院	長興	(150)
	十四畫			十九畫	
榷鹽院	宣陽	(182)	懷音府	宣教	(180)
鳳翔陳許湖南進奏院				二十畫	
	永興	(54)	醴泉監	醴泉	(458)
	十五畫			二十二畫	
廣文館	務本	(288)	鑄錢院	崇德	(267)
鄱陽公主邑司	光德	(110)		二十五畫	
樂府	靖安	(339)			
樂官院	太平	(10)	鹽鐵常平院	崇義	(261)
	安興	(97)			
	十六畫				
興元鄜坊進奏院	崇義	(261)			

雜類

	二畫			三畫	
八角井	長樂	(148)	三曲	平康	(61)
			土冢	歸德	(442)

- | | | | | | |
|---------|------------|-------|---------|------------|-------|
| 下馬陵 | 常樂 | (244) | | 光祿 | (108) |
| | 道政 | (363) | 古藤 | 宣平 | (174) |
| 大冢 | 常樂 | (244) | 仙都宮 | 豐樂 | (448) |
| 大安亭 | 大安 | (1) | 司農園地 | 長樂 | (148) |
| 大菜園 | 蘭陵 | (462) | | 六 畫 | |
| 上東門草場 | 立行 | (18) | | | |
| 千斤場 | 道政 | (363) | 飛人處 | 延平 | (124) |
| 小雁塔 | 安仁 | (78) | 百官射棚 | 觀德 | (465) |
| | 四 畫 | | 光祿太子寢堂 | 布政 | (70) |
| 王母臺 | 光祿 | (108) | 曲江 | 昇道 | (157) |
| 王戎墓 | 殖業 | (313) | 曲江亭子 | 曲江 | (115) |
| 天經宮 | 固本 | (165) | 朱買臣墓 | 殖業 | (313) |
| 元覽捨身處 | 洪波 | (191) | | 七 畫 | |
| 太清宮 | 大寧 | (5) | | | |
| | 進昌 | (319) | 杜康祠 | 履順 | (411) |
| 太微宮 | 清化 | (228) | 杏園 | 通善 | (282) |
| | 積善 | (424) | 里肆 | 敦行 | (300) |
| 太上玄元皇帝宮 | 積善 | (424) | 狂人五娘止居處 | 義寧 | (357) |
| 月波 | 明義 | (164) | 妓樓街 | 平康 | (61) |
| 水館 | 長樂 | (148) | | 八 畫 | |
| 水南倉 | 歸德 | (442) | | | |
| 水南草場 | 歸德 | (442) | 官地 | 休祥 | (119) |
| | 五 畫 | | 官舍 | 仁和 | (14) |
| 永寧園 | 永寧 | (39) | | 惠和 | (311) |
| 玉沙灘 | 通利 | (279) | 官第 | 豐財 | (446) |
| 石臺 | 開化 | (335) | | 光宅 | (103) |
| 古池 | 延壽 | (133) | 官蒲萄園 | 履道 | (412) |
| 古冢 | 永樂 | (49) | 放生池 | 光宅 | (103) |
| | | | | 永崇 | (31) |

	時泰	(209)		履道	(412)
奉誠園	安邑	(81)		靜安	(423)
東宮藥園	昇平	(157)		宣平	(174)
長松營	積德	(426)		永寧	(39)
長夏亭	歸德	(442)		殖業	(313)
芙蓉園	芙蓉園	(139)	旅邸	歸德	(442)
果園	履道	(412)	旅館	大同	(3)
狗脊嶺	勝業	(329)		永崇	(31)
	九 畫			布政	(70)
				長興	(150)
客舍	殖業	(313)		宣平	(174)
	通義	(282)		時邕	(210)
某舍	崇政	(259)		通政	(281)
枯槐樹	安邑	(81)		新昌	(349)
柳樹	永豐	(59)		道政	(363)
	靖恭	(343)		親仁	(416)
拜洛壇	景行	(317)		興道	(431)
毡曲	靖恭	(343)	茶肆	永昌	(27)
姚萇浴室	進昌	(319)	烈士臺	醴泉	(458)
	十 畫		鬼市	務本	(288)
				十一畫	
酒亭	安興	(97)		大安	(1)
酒家	殖業	(313)	清明渠	太平	(10)
酒肆	客戶	(190)		懷貞	(450)
	開化	(335)		清化	(228)
	新昌	(349)	都亭驛	通化	(278)
旅社	務本	(288)		敦化	(296)
旅舍	永樂	(49)		景行	(317)
	延福	(130)		崇德	(267)
	清化	(228)	崇聖宮		

畢羅店	長興	(150)	漢博望苑	金城	(167)
彩霞亭	曲江	(115)	漢樂遊廟	昇平	(157)
	昇道	(161)	漕渠	開化	(335)
通義宮	通義	(282)	福善坡	慈惠	(392)
	道義	(369)	裴楷墓	修義	(221)
	十二畫		鳴珂曲	平康	(61)
越王臺	大安	(1)	銀沙灘	慈惠	(392)
華陽池度支亭子	永達	(38)		十五畫	
紫雲樓	曲江	(115)	寫口渠	立德	(21)
	昇道	(161)	廣福官舍	旌善	(239)
御井	善和	(305)	蝦蟇陵	常樂	(244)
	十三畫		綠珠墓	立行	(18)
新潭	立德	(21)		十六畫	
樂地	昇平	(157)	靜安宮	豐樂	(448)
榆柳園	寬政	(382)	輪場	積德	(426)
董仲舒墓	常樂	(244)		十七畫	
傳舍	長樂	(148)	彌勒閣	昇道	(161)
	十四畫			十八畫	
漢太學	普寧	(305)	蕭齋	仁風	(16)
漢戾園	金城	(167)	翻經館	惠訓	(312)
漢明堂	普寧	(305)		十九畫	
漢圓丘	居德	(171)	寶應經坊	延壽	(133)
漢辟雍	普寧	(305)	殯宮	曲池	(116)
漢靈臺	修真	(219)		二十畫	
漢奉明園	休祥	(119)	護國天王院	頌政	(375)
漢奉明縣	休祥	(119)			
漢思后園	金城	(167)			

二十四畫

二十五畫

觀富臺

毓德

(400) 蠻院

平康

(61)